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七冊目次

尚絅齋集五卷　（明）童冀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西菴集十卷　（明）孫蕡撰　明弘治十六年金蘭館銅活字本　〇九〇
友石先生詩集五卷　（明）王紱撰　明弘治元年榮華刻本　一八四
泊菴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梁潛撰　附錄一卷　明刻本　二五七
頤庵文選二卷　（明）胡儼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五一〇

尚絅齋集五卷

（明）童冀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尙絅齋集五卷、（編修朱筠家藏本）

明童冀撰。冀字中州、金華人。洪武九年徵入書館、後爲湖州府敎授。謫北平、坐罪死。此集不知何人所編、分詩文爲二集、體例雜糅、殆不可讀。就其編目考之、原目當爲金華集南行集霅川集北游集四種。前三集兼載詩文、惟北游集有詩無文。後人不知古法、以詩歸詩、以文歸文、分爲二集。而詩文之中、又不各歸其類。前後複疊、職此之由。幸其雖經割裂、尙未竄亂、其次第猶有端緒可尋。今詳考標題、仍分爲四集、中閒時有闕文。又霅川集末跋唐五王醉歸圖一篇、書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後一篇、書王簡死事傳後一篇、書金節婦傳後一篇、書集芳詩文卷後一篇、卜釋一篇、悉有錄無書。蓋蠹蝕殘闕、今亦仍其舊。冀在明初、與宋濂張羽姚廣孝相唱和、詞意清剛、不染元季綺靡之習。雖名不甚著、而在一時作者之中、固亦足相羽翼也。

以下係不全原目不發爲

以下不必抄

題淵明小像
題太白小像
題墨梅三首
題紅梅三首
題墨梅二首
題小画
題白公小画二首
題鈎勒竹四首
題秋江送別圖
次韻題梅花
題宋道君雞冠花黃雀各一首
題扇面小画
題睡凫
題墨菊五首
又題墨菊二首
次胡仲申先生齋居述懷韻十首兼簡宋景濂先生
次前韻奉簡范為先先生
題梅花卷寄潘學士

六言絕句

題雲松山房二首

七言絕句

題子猷訪戴圖
題画唐馬次韻
小遊仙四首次金中孚韻
秦女吹簫
漢武招仙
劉阮天台
芙蓉城仙
冬日道中
題鈎勒竹二首

山行
題墨梅
題扇面小景二首

賦

樂善堂賦
雪賦
閔春雪賦（次前韻）
雪賦（三次韻）
閔己賦（次前韻）
述志賦（次前韻）

五言古詩（南行集）

過洞庭
夜雪簡王雪舟

七言古詩

送胡琪之富陽
謁卞將軍祠
過安慶謁余忠宣公
過賈太傅廟遺址
讀磨崖碑
題梨園小画
題梅溪卷
送冉丘生兼簡金華士友
贈丹崖隱者
水車行
荒田行
漁蕩行

五言近體

江行

七言近體

丙辰立春日留錢塘

江上雨晴晚望
觀盡忠池拜余忠宣公墓
題黃州
登黃鶴樓
登岳陽樓
寄武昌吳廣文二首
次前韻簡衡陽王俊華廣文一首
寄漢陽陳廣文
次前韻寄王廣文
次前韻寄長沙李叔南
寄襄陽李仲訓廣文
送楊明府從軍廣西
送張僉憲從軍柳州
送人還武昌
謝王雪舟惠楮衾
次前韻述懷
對月有懷
竹軒
丁巳生旦有感
題松卷
九月泊安慶城下

五言絕句

病起偶成
題雲山小画二首
題萬桂秋聲詩集

七言絕句

題翠竹紅梅
題古花白頭翁小画
題画古木
題秋江小画
題宋徽宗石榴高宗書韓昌黎詩

五言古詩（雲川集）

題凝清軒三首
清芬室
贈別
送人之安慶
寄永庠士友
雲林書舍
送人入京
種德堂
友竹軒
如在堂
蘭雪軒
並蒂二色菊
次張來儀題金華山居圖韻
送王鎮撫

七言古詩

送馬明府還蜀
送劉溥歸雲中
題廬山圖為潯陽張子善賦
題松陰卷送杜幕長
莫士元山水歌
莫士元画松
閻仲彬山水歌
題趙麟卷郊散牧圖
題筆工溫國寶詩卷
題張來儀青山白雲圖
題王生瞻雲圖
題望雲卷
題江天雪景卷
題蘇平仲詠梅花卷
次張來儀金華山居圖韻

遊道場山追和東坡先生詩韻
登道場山雲峰追和東坡先生遊徑山詩韻
贈翠峯上人
蜀泥行
修園行
燕銜泥
五言近體
赴　京過雨留客邸次公叙韻
七言近體
丁巳晦日立春
戊午生旦次丁巳年生旦韻
承　召入　京朝退偶成
早朝遇雨次公叙韻
送人之　京
送郡守入　覲
郡府公讌次太守韻二首
次郡守遊山詩韻
贈風鑒田生二首
贈醫者
移竹次以貞韻
題翠微吟稾
題清隱草堂
題松風閣
題黄龍洞
題廣陵太守歸葬卷
觀東坡先生和胡完夫詩卷因次其韻
五言近體
題小画四首
題扇面小景二首
題江村片雨圖
題子昂學士所寄詩後
息齋風竹
次張來儀金華山居圖韻
題鈎勒夾竹梅
五言古詩（北游集）
過盧溝橋
題鄭伯言詩集
七言古詩
題朱節婦詩卷
答衍公約看杏花
衍公見和因再次韻
三次韻簡衍師
海子橋大風即事一首
衍師見和因再次韻
三用韻自警
送郡庠諸貢士會試
題商集賢画
和衍公約看杏花詩韻
暑雨邸事感懷
七言近體
謁岳鄂王墓
發龍江
儀真舟中
廣陵道中
韓信廟
黄河舟中述懷二首
過徐州
霜天早行
庚午立春日偶成
送朱長史致仕還鄉
春意堂
登崇文閣

石林為金道遠賦　庚午中秋貢院述懷
酬胡季安學正見味
中秋述懷　次韻衍師約看杏花
次韻酬衍師　次莊孟敬韻二首

五言絶句
次鄧伯言思帰詩韻三首
題小画

七言古詩
題夢桂巻　袁氏族譜詩
再次衍公約看杏花韻
追和東坡石炭詩韻奉簡衍公
再次前韻述懷旦聞衍公積芻為盗竊取
故末句及之
衍公見和且有石炭之贈用韻奉謝

七言
謝楼則中惠炭　次則中見贈韻
薩石軒為樓則中賦
悼袁公安

七言絶句
題扇面小景二首

望魯
尚絅齋童中州集係吾蘇濠南
張雲查先生手録嘉靖庚寅讀比韻係之以詩
云
早識真常子斯文見古風白頭書　青眼比
兒童念載知何處三吳失此翁臨文重嘆息後
學幾人同
四顧青山兩耳蟬半輪明月掛梢天方知貴客
輸蘭客未把時賢讓古賢

尚絅齋文集目録

琴操（金華集）
西山 荊山
越江 禾山
閔蘭
辭
醉經堂辭 宋氏二子字辭
王氏諸子字辭 姜處晦字辭
鄭仲涵表辭
贊
友琴生贊 郡守小像贊
銘
無逸齋銘 清白軒銘
讀書齋銘
箴
五箴（游箴 言箴 行箴 好惡箴 知名箴）
說
雜說 鼠[illegible]鵞說
辨
詩叶韻辨
傳
璜谿生傳 趙立道傳
貞烈姜女傳 楮虛白傳
墨君傳 連華傳
鞠玄傳
題跋
題澹然齋卷 跋王氏家藏硯画
跋米元暉画 跋宋官誥
跋宋理宗御書後 書鄭氏孝義卷後
書鄭仲涵文集後 書姚鄭婦傳後
序
送徐進明序 送王明府序
送沈樵雲序 送林子山帰浙西序
黄山采藥圖序 宋太史新集後序
送金中孚序 送鄭錬師帰上清序
送王錬師帰省親序 送城師序
春草集後序 蓉峰先生諫辭序
贈醫者序
記
拙齋記 雪篷記

辭（南行集）　卜擇
王穆字辭　永庠三子字辭
說
永庠三子字說
銘
拙齋銘
題跋
跋所翁龍
（雲川集）
銘
手植檜杖銘　靈壽杖銘
劬生堂銘　芸軒銘
傳
潭川漁者傳
題跋
跋特苗留犢画卷　題張春儀楚江清暁圖
跋王右軍十七帖墨本 二首
跋唐五王醉歸圖　書柳子伊尹五就桀贊後
書王簡死事傳後　書金節婦傳後
書集芳詩文卷後
雜著

尚絅齋~~金華詩集~~集卷一

○○~~金華集上~~五言古詩

童冀中州

○○古詩十首

弱齡抱高尚雅志在丘園胡為坐維縶偪側城府間窮年守鉛槧嚴程如作官日晏甫朝食冬裘春不完達生貴適意詎敢求宴安永懷沮溺徒躬耕非所歎

窮巷謝輪鞅寂寞如荒村閉門十日雨不知綠陰繁編簡久息意況復謀琴尊日漫倒衣起竟夕坐前軒孫生亦閉戶董子不窺園嗟我獨無為愧此歲月奔

端居澹無營窮巷守環堵食罷何所為臨池聽踈雨秋風入庭樹柯葉已非故人生無百年玄髮忽改素有酒且作樂勿為浮名誤

宿雨霽清曉綠陰布庭隅開軒緬遙岑好鳥鳴相呼茲辰豈不佳擥衣步前除仰睇雲中鳶俯羨淵底魚物性各有適吾生諒何如

空齋閴無事焚香坐清晨客至惟清談客去常杜門茲辰偶愜意駕言出城闉昔遊歲未殫今來已徂春冉冉四序換種種變鬢新盛年不重來俛仰愧古人

豫章生道傍拱把尋斧斤樗櫟老空山百歲長輪囷良材世所用蚤與憂患鄰惡木處散地迺得全其真出處慎所擇君子懼失身

梧桐樹西掖濯濯青琅玕春風一披拂翠葉敷雲端高枝集鳳鳥卑枝宿鵷鸞清秋下白露摧折同艾菅本非歲寒質零落何所歎

蓺菊庭階下草盛菊不蕃物性各有時勿怨雨露偏嚴霜被蕭艾始見金英繁託形寓宇內榮悴非一端窮達安所遇庶以全吾天

結髮業墳典志尚希古人區區守章句坎壈愧此身洙泗道已遠伊洛行復湮歲月不我與五十恐無聞君子貴達道志士斯求仁

天地大無外伊人處其中寸心具萬善上帝所降衷胡為汩利欲擾擾昧始終倚名不早立甘與草木同聖賢亦何人令德垂無窮

雜詩四首

叔孫制朝儀高論傾漢庭綿蕞習野外禮樂何由興東魯致諸儒而生獨不行豈不達時變阿世非人情周公昔制作乃待治化成用舍固有

命出處良不輕

昔有漢陰叟抱甕日灌畦鑿隧入古井功寡力已疲桔槔暫俯仰薄之乃不為區區叔世事有械皆危機斯人不可作吾將誰與歸

翟公罷廷尉賓客如晨星一旦復拜官夾道相逢迎署門亦頗隘外物何重輕四序更代謝日月有虧盈天運且如此況復時世情

原憲守環堵窮巷席為門賜也相衛歸結駟從華軒迂鑾偶見過握手道殷勤窮達各有命貧病安足論君子貴行道毋為羞賤貧

盛生詩

盛生德茂者家世乃儒紳厥兄舍鉛槧吏牘期致身微文偶失慎客網無縱鱗逮繫岸獄中稾瘞荒江濆生時奉菽水升堂拜慈親泣血叩首路弗憚千里勤干戈猶在月道路蕃棘榛崎嶇霜霰途涉歷踰十旬間道負骨歸號慟驚四鄰先壟幸可祔差慰地下魂窮冬十二月積雪遍郊原上天忽敷祐列岫明朝暾窈窕甫安厝浩蕩風雪皆悲人良不遠一念至理存我思天壤間手足惟弟昆周公稱上聖管蔡乃流言舜象本同生謀謨蓋都君前聖且不免況復後世人惟生詩禮家孝義耳所聞趙禮昔讓肥艱難賊推仁繆彤痛自撾諸婦感天倫淮南自貽戚斗粟悲漢文陳思詠豆萁魏帝傷同根喟彼叔世士相視越與秦死喪孰孔懷閱牆誠寡是我作盛生詩庶使薄俗敦

吳貞媛詩（有序）

吳貞媛者和之含山人年十五歸郡人王綱乙未春淮泗兵起媛與家人避地梅山兵卒至家人悉奔散媛獨與一老嫗逃匿獲免既而出求其姑及夫不獲即赴水死未幾綱之宗人克瑀戰沒于敵其婦阮亦不食而死嗟乎是何王氏之多貞婦也世衰道微大義不明求其如王氏婦者幾何人哉感嘆不足繫之以詩

貞哉王氏婦結髮從所天百年奉箕帚中道成弃捐白首會一死甘心即九泉婉婉桃李花隨時競春妍漂泊風雨中零落岐路間死者奚所憾永為生者憐

效何水部一首

看梅東閣上遙憶帝京時梁園雪未下華林春

已歸香飄鴟鵲觀影落天淵池已傷白髮暮敢怨清光遲隴首成異域何用寄相知（便是）

效陰常伴一首

荆楚三年別巫峽千里還彩鷁阻去櫂烏鵲望仙橋山雲自含雨江水不成潮柳長誰共結花殘復易飄陽臺空在望暮暮還朝朝

效李長吉一首次中孚韻

白露下百草庭階隕紅蘭愁腸劇車輪夜夜相迴環青燈照魚目夢向交河還枕冷珊瑚枝不知凄涕潸

七言古詩

宋徽宗秋林野雀

君不聞虞廷盛時鳳來儀聖賢飭戒惟時幾又不聞商宗彤日雉雊鼎石臣遇宄克脩省古來理亂良靡常居安慮危邦乃昌我聞宣和全盛日廊廟懷安事游逸三邊不動無煙塵四海徵求到花石紫宸退朝清晝閑霜林好鳥聲間關乘閑適意一揮灑豈意流落傳人間海上盟寒朔風急邊水輕年斷消息青城月冷烏夜啼一枝莫遂鷦鷯棲嗟乎虞廷鳳商鼎雉千載何人梁園烏雀悲龍沙或有清夢歸

文丞相遺墨（有序）

信國文公手筆公平生大節不待人者或疑公留燕所以久不死者予謂公有在也夫一成之田一旅之衆安知其不如少康者志則不遂意可悲矣感嘆不足繫之以詩

有宋科第三百年季年得士惟文山文山一身能許國精忠日月行中天我觀德祐顛沛日國勢駛若東逝川又如膏肓久沉綿雖有和扁無由痊公時崛起嶺海壖手執忠義為戈鋋疲氓弱卒不滿千壯氣直欲吞全燕倉卒一跌振復顛鷙鳥嬰網寧高騫大酋箕踞叱使前膝不可屈身可捐敵國均禮古所傳驕氣竟折忠義言渡淮粒食不下咽天意未許為瀍仙白馬係組軹遺邊碙川崖山復顛連此身悔不東海塡燕獄甘心坐拘攣四閱寒暑相推遷少康不作志莫宣賫恨白日埋九泉我嘗讀公吟嘯編三復遺墨涕泗漣古人逝去如雲煙公死不朽奚憾焉

090劉氏二子詩（有序）

癸卯秋盜掠烏傷縶劉璹責其窖金不得將殺之二子抱父身扞之數創不釋盜義而免之因為賦詩以勸為人子者

君不聞卞壺二子真孝子以身殉父從父死又
不聞劉璹二子家被兵以身扞父同父生一生
一死幸不幸同愽千秋萬古名身亦何所有子
職所當為獨憐彼冦心天理曾不虧嗚呼人心
天理曾不虧毀常敗俗夫何為

方壺道人山水歌

吾聞瀛海中有方壺山瓊臺銀闕非人寰秦皇
漢武不可到何人醉夢遊其間乃是龍虎山中
學仙子十年辟穀飡芝髓青天白日無羽翰肉
重骨九飛不起雲濤浩渺煙蒼茫海天萬里遥
相望神交意會忽有得身外萬事俱棄歸来
醉吸三斗墨浄洗胷中舊荆棘觧衣盤礴反閉
関日對雲林寫蕭瑟尓来得名三十春眼高四
海空無人殘縉斷楮落人世夜光明月作奇珍
君不見樂善堂中三尺紙開眼應須論萬里自
言曾是揮灑時颯颯風煙生筆底祇今此境絶
代無却向君家看畫圖平生三島惜未到拭目
始見真方壺方壺之山果何處咫尺波濤隔煙
霧欲從坡老借飛車釣竿一拂珊瑚樹

方壺隷書張仲舉承旨海上所寄長律見貽因次其韻

古人製車觀轉蓬學劔偶得白猿翁孰知犧卦
本心畫不待龍圖出貝宮人言造字始蒼頡我
意定禮由姬公乾坤玄象煥昭晰渾沌白晝開
溟濛川流山峙儼高下日升月没恒西東自然
書法良亦顯何物世俗拘未通紛紛墨池疲歲
月往往白紛猶草童長安高僧筆成塜北卬大
官碑佐叢斯氷以来少正體曾鄦而下多變風
嘔心苦購墓中物刮目未覩吴下蒙鉤摹點勸
事剽竊毫分縷析論拙工仲尼陽虎貌則似叔
敖優孟品不同岐山周鼓眛真贋泗水夏禹迷
始終岣嶁雲深宵露濕嶧陽火烈寒煙空鴻都
石經變愈下苦縣棗刻肥失中壺也獨出超萬
彙鳳兮一鳴瘖百鳥胷中况復有丘壑物外久
已無樊籠蹇予涉世遭多難學道勞生詎有功

一卧山林秋草綠十年湖海戰塵紅從公千里
訪貢訣守雌畢竟誰知雄

五言近體

送人之金陵

六代繁華地東南第一州此身雖未到清夢已
先遊月淡烏衣巷天青白鷺洲何時一樽酒同
看大江流

遊智老寺次韻

上方人不到嵐氣晚氤氳爲道初無路僧居半
是雲青山空色相流水悟聲聞擾擾紅塵客疇
能為解紛

題吳節婦詩卷

四海歸無地一身從所天白頭終一死青史可
千年素節冰霜凜高名日月懸紛紛珪組客泯
没欲誰憐

題小画（效王摩詰）

春来常早起幽事静中多采藥行林影看雲坐
澗阿柴門依水竹茅屋帶煙蘿却憶隨朝者嚴
城散曉珂

海上用兵次蕭申之韻五首

帶甲連三郡投鞭海可渠人心異胡越天險謾
金湯火烈牙檣迫星馳羽檄忙春風桃李夜誰
復念流亡

轉餉踰千里屯兵費萬金龍驤頻失利魚腹半
幽沉地勢無夷險人材有古今凄涼江漢詠貔
虎謾如林

西風吹瘴海一炬烈戈船重耳袪猶在相如璧
幸全衣冠爭鼠伏爵位半蟬聯不愧何忠肅臨
危更乞憐

干戈寧海嶠烽火復徐方有詔徵司馬無書諭
樂羊人間徵布縷閫外任膏梁矯首天西将風
雲正渺茫

天網開三面民生亦少瘳釜魚方假息柙虎尚
遺憂海曲閩休戍淮南會寢謀伏波何見晚甘
作賈胡留

送王宰遊上清宮

少日栖東白閒風憶上清蹉跎成異域蹭蹬隔
脩程宇宙干戈滿風塵歲月更故人千里別回
首百年情春水江如縠仙岩石作枰滄煙汀草
合細雨岸花輕葉縣初飛舄緱山舊聽笙張公

僊去遠漢代跡難評玉局懸崖隱金沙布地行
山川稱福地臺殿象曽城斂氣衝霄迴丹光入
夜明青冥仍羽駕白日降霓旌瑤草凌寒碧琪
花發晚晴雲屏迎曙色月舘送秋聲松徑憑猿
掃芝田遣鹿畊夕行馴虎豹夜久嘯鼺鼪塵歎
何年稅蒐裘此地營艱難時事改寥落壯心驚
華構殘烽火高原化棘荊登臨非舊跡俛仰歎
浮生世路猶多梗關河未息兵匡時徒有志學
道竟無成青鏡慚勲業黃塵謝利名桃源如可
問歲晚定深盟

即事次李本存少府韻
鏡裏功名白髮新青彩猶復困黃塵十年厭聽
婁溪雨一菜相依萬里身老覺有情皆夢境窮
将無愧事心神莫言未卜歸何日在處青山許
隱淪
論交久嘆白頭新況復關河有戰塵道在乾坤
非外物人生疾痛舉吾身青燈永夜泣山鬼玄
牝何年養谷神憤勿乘風破高浪世間陸海正
淵淪
姚宋亡来事事新一丘聊復避紅塵劳生未悟

夢中夢舉世皆憂身外身夜月推敲煩木客春
風剪刻藉花神年来了絶功名念獨未忘情向
隱淪
蚤年學業尚奇新半世蹉跎混世塵歲月無端
誠誤我文章何物觧榮身愁能俟隙工為祟詩
到窮人謾有神猶幸他年光猷在不隨塵土遷
湮淪

次本存客居感時韻二首
西江水落卧流槎華屋無人燕作家萬里從軍
工草檄十年為客負梅花人情蜀道九折坂世
事黃臺三摘瓜剩把年光付流水公私不必問
鳴蛙
小齋枕水繫流槎老屋栖雲近釣家半榻夕陽
閒具葉一庭春色净苔花劳生何異蟻旋磨閱
世遷如蠅集瓜眠夜故山垂入夢一窓白月正
鳴蛙

次常德希思歸韻（常京口人丁亥春来金華遂不克歸）
常郎五字繼蘇州妙句難将尺璧酬幾度春風
貧裏過十年鄉國夢中遊少陵斂外猶漂泊太
史周南久滞留聞道王師方轉戰五湖何日遂

歸州

次德希感時韻二首

轅門月射劍光流愁聽量沙夜唱籌黃屋宵衣
嚴待旦黑山戍卒罷防秋蠻夷蜂蠆輕中國江
漢金湯重上游閫外尋常務持重濟河誰復念
楚舟

寢薪未覺涕先流銷印無從借箸籌臺閣望隆
中執法宮闈政仰大長秋秉輿北幸嚴時狩帶
甲東征盡貴游何日皇威清海岱五湖能復遂
扁舟

次前韻寄赤松觀陳一山鍊師

濯纓亭下羽觴流曾折瑤華計酒籌白日蹉跎
三島暮紅塵俛仰十年秋愁來莫問丹砂訣醉
裏聊同造物游近日桃源足輪鞅洞前寧復有
漁舟（濯纓亭小桃源皆山中之勝地）

送孫架閣掾淮南省

二月江南芳草青送君此行空復情掾曹頗勝
州縣職男兒須勒彝鼎銘襟懷無愧范孟博姓
名似是孫子荊落日重城莫迴首長淮吹浪東
風腥

詩會分韻得慈恩寺塔

層梯直上幾百尺獨立中天數暮鴻萬里關河
歸眼底一聲笑語落雲中昭陵無樹聽秋雨泰
華連山走下風落日闌干莫回首天樞突兀五
雲東

送王子充潘生之金陵兼簡楊宗敏

故人八月下金陵秋水揚帆似建瓴王掾有才
頭最黑潘郎多病髮猶青西風燕去烏衣巷落
日人歸白下亭聞道楊雄頻在告閉門定草太
玄經

送翁仲彬回金陵

月明江上櫂歌闋倦客東游未賜環千里鄉關
非白下十年書劍逐黃間水生建業魚初上春
早衡陽鴈未還莫向鳳凰臺上望楚雲盡處是
君山

送王令遊上清宮

張公昔日栖真地飛舄何年出尚方宇宙風塵
三島外神仙樓閣五雲鄉山空丹氣成龍虎月
冷簫聲下鳳凰騰欲從君尋舊約石壇瑤草漸
應長

題画唐馬

翠華十月幸驪山鳳臆龍鬐出帝閑玉殿曉陪
天仗立霓旌夜向月宮還漁陽落日邊聲急蜀
道連雲國步艱拭目風塵重换看丹青蕭瑟鬢
成班

送金中孚赴藩閫辟

腰下吴鉤照日明壺中春酒綠如澠也知孫楚
叅軍舊自愛陳琳草檄能玉帳蒐兵春會獵棘
門留客夜張燈火年蚤識從軍樂莫信詞章動
茂陵

寄金中孚（時新城大捷）

嚴城旌旆拂招摇大野烽煙一戰消塞上新歸
究腰褭軍中獨数漢嫖姚天閑思錫五花馬記
室家傳七葉貂共說陳琳工草檄可能有意向
漁樵

寄宋景濂太史

太史東歸未賜還菟裘營就白雲間—九重一
夜思前席丹陛經年輟近班視草玉堂登要地
紬書金匱記名山頗聞尚抱烟霞疾天上蓬萊
足燕閑

送友人進—表次韻

蘭臺又見上封章鷄舌曾頒漢署香乙夜星辰
經（抬頭連寫俱似此）
御覽九秋宮殿動高涼中朝典禮藏金匱上界
仙人直玉堂白髮詞臣猶奉使故園松菊老柴
桑

題竹隱卷

向曲仙人舊隱居門前種竹翠扶踈高人已作
遊仙夢諸子猶能讀父書孝感定應冬有筍閑
居可是食無魚最憐好事殊庸俗千里徵詩到
草廬

次金中孚韻寄陳一山鍊師六首

聞道樓居山色近白雲只在屋簷栖舊栽黃獨
如拳大新種蒼松與屋齊桂楫每隨波上下草
堂恰似瀼東西太玄近日渾慵覽上有去年春
燕泥

有客苦吟生白髮常時得句似黃初牧羊舊識
左元放瘞鶴近臨陶隱居石田歲晚惟收秫野
水秋深堪種魚莫信文成能玩世飯牛虛寫腹
中書

枕流亭下青山近過雨嵐光照碧窗宇宙黄塵
清氣少江湖秋水白鷗淩山中有客如孫楚狀
下何人拜老龐猶喜山田多種秫西成看釀酒
盈缸
我識苗巢陳外史辟穀幾年飡日華燒丹每說
勾漏令妙墨能追蔡少霞案上陰符書柿葉林
頭春瓮釀柳花也知別有滄洲趣臨水時時繫
釣槎（山中有閣臨水曰滄洲趣）
東海揚塵又幾年神山無地可求仙夢回禹穴
勾無洞身在仇池小有天幾處丘原存馬鬣誰
家蛙組尚蟬聯山中幸有桃源近試買扁舟學
美泉
蓬萊高閣枕秋水開窗政與碧山齊海東有信
傳青鳥天上無書降紫泥藥熟桐君時按譜詩
成木客夜分題醉来尚憶雲房宿幾看闌干北
斗低
再次韻酬中孚時新卜築優游洞中
徵君久客厭城府年来旋買碧山栖墻頭薜荔
秋陰合屋角篔簹雲影齊人言遺逸似柳下我
憶画圖如竹西有約明年定相過杖藜隨處蹈
春泥
故人歸隱優游洞對客清談似泰初舊栽露果
猿能摘新構雲巢鶴共居市上三人傳有虎山
中一月食無魚漢庭當有公車召莫學虞鄉窮
著書
諸公袞袞登西掖有客悠悠卧北窗當代人才
殊不乏如君國士諒難淩風流江左聞諸謝耆
舊襄陽憶差龐見說山齋新釀熟瓦盆能共倒
秋缸
黄金不解化丹砂青鏡時能照鬢華舊讀春秋
演繁露近飡日月嚥晨霞硬黄小字臨章草太
白深巵對菊花好約安期羨門子秋風海上覓
星槎
懶從唐舉問流年且服黄精學散仙海上何人
来看日山中有客去朝天碧窗夜雨琪花落金
殿晨班玉筍聯最憶蓬萊潘閣老白雲無夢到
松泉
碧山學道幽居好新種篔簹繞屋齋客至時時
尊有酒春来日日醉如泥但須百斛斟雲液不
用千金買月題却笑山公騎欵段秋風揺曳玉

山低

三次韻奉簡太史宋先生

憶昔公車徵待詔東書歲晚起岩栖蓬萊望日
三山近閶闔倚雲雙闕齊
當宁每承宣室問退朝多在掖垣西山林此日
惟高枕疇念彤庭拜紫泥
蚤歲能文賦子虛掛冠甫見二毛初久依丹地
朝王所恒憶鈞天夢
帝居紫禁九關嚴虎豹青山一榻註蟲魚漢家
天祿新雲構劉向能忘舊校書
一舸秋風下大江歸来寄傲倚南窓平生諾重
黃金百有子才如白璧雙進善舊師羊舌赤退
畊近學鹿門龐山田見說秋多秫雲液懸知釀
滿缸
太史在官多病久幾年簪筆侍金華
上嘗賜告踰三月內錫黃封醞九霞退直不言
温室樹歸休每憶上林花雲山未覺青霄遠星
漢還連海上槎
帝鄉一別又經年却向丹丘訪羽仙閶闔五雲
丹鳳闕江湖春水白鷗天儒林接武登羣彥官
署弘文易舊瞻頗念草玄揚執戟白頭能復賦
甘泉（時楊宗敏尚留京）
東華曉漏聽朝鷄幾見彤庭簇仗齊乙夜榻前
催草詔九重天上降芝泥拜官西掖承殊渥
策士南宮憶舊題此日江湖殊戀
闕蓬萊北望五雲低

次鄧作霖韻三首（名士龍湖山人）

傾蓋相逢見素心別来夢隔楚雲陰不斷下里
巴人曲幾和南陽梁甫吟鴻雁書回千里遠魚
龍水落大江深雙谿此夕知何夕解后官曹又
盡簪（時作霖置酒溪南官舍會金華士友）
十日春無一日晴可堪折柳送君行還知客舍
聞鷄舞尚憶賓興賦鹿鳴戀
闕幾彤青瑣夢還家共羡錦衣榮少陵老去孤
忠在定有新詩紀北征
故山親舍白雲間歲晚移舟楚水灣一棹清風
唯載月孤蓬落日更看山雪晴五老明雙鬢煙
淡小孤深翠髮詎羡還家榮晝錦高堂自有綵
衣斑

再次前韻贈別

一第功名負壯心先鳴寧復記平陰乾坤又見
朝周正湖海誰憐尚越吟兵火十年雙鬢改家
山千里暮雲深漢廷未信馮唐老青鏡優尋雪
滿簪

馳道塵香宿雨晴故人春早
帝京行雪消上苑聆鶯語日上高岡有鳳鳴宣
室已聞還賈誼輜車會見錫桓榮四方玉帛皆
廷貢不日王師罷遠征

舊識匡廬晉畫間艤舟幾夢落星灣卜居未遂
東西瀼招隱空懷大小山四海風塵求駿足十
年林壑閟煙鬟若為得似南山豹霧雨何曾露
一斑

次彥德廣文元夕詩韻八首（前四首奉廣文後四首簡潘叔文別駕）

八詠溪山舊倚闌十年湖海客氊寒重來已悟
三生夢老去難逢一笑歡草酌春風浮蟻釀花
甆香露瀹龍團醉歸一夜梅飛雪愁絕江城画
角殘（廣文壬辰寓郡庠別去十載復會于此）

倚遍南樓十二闌中天月白劍光寒六朝往事
空陳迹百歲相逢且盡歡汗馬功名輕草檄雕
蟲事業付蒲團山林鐘鼎何須計人去黃粱夢
未殘

小雨苔花滿石闌東風簾幕晚生寒青雲負我
平生志白首懷君舊日歡槐市夜歸燈影亂梅
簷花落粉香團祇今寂寞山窗下一榻松明耿
夜殘

玉版烏絲界小闌銀鈎光照墨花寒西堂夢草
留佳句北闕傳柑詫合歡雲屋醉歸花氣暖月
階坐久樹陰團挑燈又復繙青史衛霍功名半
紙殘

節物驚心怕倚闌家山千里暮雲寒桑田俛仰
人間世菽水團欒夢裏歡衡石事嚴宵漏盡博
山香暖瑞煙團故人今日皆天上還有雙魚寄
瞻殘（潘公姑孰人由相府博士仕孟郡子童有太郡文學）

綠窗睡起怯凭闌小立東風敵晚寒一咲尊前
殊解后百年身外幾悲歡淡雲螺岫橫天末落
日鷗波點雪團何事休文尚詩瘦鏡中華髮易
彫殘

北望神州倦倚闌帝城三五尚餘寒玉堂夜直
追殘夢金谷春遊憶舊歡絲仗鳴騶驕馬過絳

紗籠燭舞蛾團山城此夕渾愁絶獨對青燈待
漏殘
小樓醉起怕危闌豪傑當年骨已寒漢武虗闌
召徐樂宇文貢復識高歡草荒陋巷車無跡花
滿征袍錦作團昨夜壯遊還入夢蒼龍觀闕月
初殘

正月十三日飲滿茂清家（廣文詩附于此會稽人）
燕寢香凝畫角闌滿庭月色不勝寒申辰我愧
同年小元夕君先此夜歡醉後傳柑黃玉鈹尊
前擘蟹紫膏團却憐壯老嚴公幙獨宿江城蟬
炬殘

次彥德廣文遷居韻二首
十年烽火照吴中環堵空懷一畝宮客舍驚烏
翻夜月宦途飛鵲遶天風梁園賓客餘枚叟楚
國衣冠老白公昨夜壯遊還入夢東華十逐軟
塵紅
蚤歲論文陋管中策名曾擬薦南宮雕蟲信巧
徒淹日畫虎無成笑捕風待詔遠慚金馬客學
書翻愧白猿公夜窓悞聽鷄聲舞三尺龍光繞
殿紅

次前韻簡用和郎中
燕寢香凝畫省中日長鈴閣静齋宮上台躔度
聯卿月南國衣冠盛士風諸將策勲書太史四
方馳捷奏膚公陋儒擬製河清頌夢筆生花夜
吐紅
大江一帶限天中千古繁華六代宮虎踞龍蟠
鍾王氣天荒地老幾秋風百年周禮存中國九
命桓圭錫上公聞道水犀嚴大閲華車千乘薄
蒐紅

次蘇平仲編脩北山紀遊韻二十四首
上方臺殿倚新晴曾憶當年此地行松籟半天
驚雨過竹窓中夜聽泉鳴黃金未煉丹砂就青
鏡先催白髮生欲訪舊遊還自笑故山猿鶴肯
相迎
梯航重譯會京都喜見皇風冒海隅郏鄏萬年
新定鼎玉關千里罷飛芻匡時有志隨群彥學
道無成惜壯圖已遂鷦鷯一枝願春風寧羨上
林烏
丞相祠堂一徑深百年宰木尚陰陰朝端又見
新黃閣天上長懸舊羽林祖逖中原應有恨孔

明梁父謾長吟神州在望空回首落日青山澹
暮岑（王丞相進墓在山麓）
桃花源洞石梁低闊有漁郎此路迷白鶴歸来
作人語蒼松種久與雲齊水深夜壑藏金室雨
過春泥印虎蹄共說前岡更幽絕誰能結屋事
岩栖
曉入禅関千里深上方高處訪叢林行穿蘿磴
雲生屐笑拂松花露滿襟華表鶴歸千歲久靈
湫龍蟄半岩陰亂離學道嗟遲暮頭白侵尋負
壯心
新築茅堂江水東開軒日日看晴峰百年世事
如蓬轉三月春光似酒濃乍可前川閑問柳誰
能絕壑暮飡松北窓睡起聞啼鳥差勝東華聽
曉鍾
矯首鍾山澹暮煙帝鄉一別又經年玉堂夜直
如天上丹地春来夢日邊西掖故人應好在北
窓無事且高眠興来忽憶參寥約杖策同參玉
版禅
空山茅屋掩柴門獨鶴歸来自不群有客日邊
同步武何人林下更移文石田黄獨荒春雨澗

壑蒼松起暮雲便好深居絕還往世間黙陟不
須聞
神仙樓閣倚晴空高下軒窓　面通萬疊好山
如画裏一聲長嘯落雲中海天未返乗槎客洞
口常逢采藥翁欲訪蓬萊仙路杳無由縮地似
壺公
清朝鵷鷺日相倍却伴空山獨鶴回三月春風
辭絳闕百年姓字在舟臺天空霓節雲間下日
落星樓海上来聞道蓬萊又清淺三山東望好
浮盃
紫皇宮殿枕岩幽星斗闌干在上頭玉局懸崖
稱福地青山繞屋似羅浮雲間瀑布千年落洞
口丹光白日流浮世黄塵方眯目祗應吾道付
滄洲
精藍結構自前朝金地莊嚴映綺寮臺殿四時
常五色觚稜初日絢重霄黄龍聽法空山静白
馬馱經故國遥尚憶禅房曽借榻松聲午夜撼
江潮
北窓睡起正無聊日轉閑階樹影交恰恰一鶯
啼午夢飛飛雙燕定新巢丹青佛寺藏山崦白

壁人家傍水坳隨分春風且行樂青雲得意莫
相嘲
枕流亭子碧山圍石澗橋危過客稀流水落花
春自老濕雲栖樹晚猶飛山人和露扠松子木
客臨池製芰衣欲向丹崖同采藥黄精雨後漸
應肥
浣花溪上築茅堂好客過從只漫郎白鷺飛来
汀草碧鱖魚初上柳花香放舟日日釣春雨挼
翻時時惜夜光好罷絲綸閑袖手世間陸海事
茫茫
嘉遯幽人在澗阿飯牛中夜獨商歌光風霽月
時時有野水閑雲處處多屋外好山渾似畫門
前芳草漸成窩人生得意須行樂百歲光陰能
幾何
小池春水漲微瀾把酒臨風且盡歡三月韶光
付流水百年心事幾凭欄芳士已信儒冠誤閱
世方知蜀道難得失由来會天定雨雲翻覆謾
多端
故人天上綴朝班日向雲林載酒還閶闔九重
天帝所蓬萊方丈道家山一年春色二分過百

歲浮生幾日閑頤性滄洲陳逸士抗塵時復到
人間
金陵漢闕屹岧嶢臺殿參差上九霄閶闔五雲
浮王氣石城午夜撼江潮中華文物衣冠盛上
苑春風鶯燕嬌四海梯航效庭貢信知干羽格
三苗
金華山下舊松扃曾讀黄庭究始青丹竈有時
仍羽駕青霄白日降雲軿千年福地人間少九
奏鈞天夢裏聽太史周南尚留滯何時扈從禪
云亭
丹砂未就二毛新却向名山訪異人庭下樵夫
評种放山中羽客似吴筠看雲日日浮松醸臨
水時時正葛巾欲向桃源營草閣故人還許卜
比隣
少日論文似馬遷要將勲業勤燕然青雲無力
追才彦黄卷窮年對聖賢老去肯為題柱客時
来懼作出山泉東風昨夜吹芳草又見西楼斗
柄旋
謾説桃源別有天人間無地息塵緣黄粱未覺
三生夢白日難謀一醉眠浮世秪今方尚白故

人何日共談玄山林已遂幽栖志底用燒丹更學仙

十日春無一日晴興來騎馬出江城陽林黃鳥間關語夾道青山次第迎流水落花春自老虛堂夢草夜偏清明朝又作紅塵客慚愧浮雲去就輕

次平仲酬唐宗魯侍郎韻二首

粉署凝香晝省中歸來一笑大江空客星躔度連卿月王國衣冠盛士風玉帛四夷重譯貢車書一統萬方同東華門外塵如海尚憶天街踏軟紅

十載懷人寄夢中愁来咄咄謾書空黃塵有恨非今日白首論心見古風市道交情多雨散士林高論亦雷同歲寒自昔期松柏莫學春花旦暮紅

追和子昂學士鄂王墳韻

二龍絕漠竟流離五馬浮江勢尚危北上忠臣生白髮東南興運止黃旗新亭誰洒中原淚大廈良非一木支落日湖光明埤堄鳳簫遙應角聲悲

五言絕句

題春郊曉牧圖

頻年事征戍父子各關山得似春郊外吳犍帶犢還（按匯韻云似豹人首一目此用云當再詳）

題太乙蓮舟畫

一葉杭天風萬里秋雲遠慎勿向三山蓬萊近清淺

題古木寒禽

野雀下庭柯斐回弄清影豈無上林枝愛此山月冷

題扇面小景

天開虛白寒露滴空翠冷誰持明月光鑒此山河影

題淵明小像

采菊東籬下南山入望時葛巾新燒酒正耐晚風吹

題太白小像

不到長安久帝鄉風月閑而餘山水色知是夜郎還

題墨梅三首

索笑山窓下霜清月在簷平生青白眼今始識
無盐
幾年求洛客衣袖滿緇塵面色有深墨知非肉
食人
昏昏俱守黙皎皎欲誰憐詎意林和靖年來亦
尚玄

題紅梅三首

玉骨攙丹砂夜雪迷春色欲學絳雲飛東風苦
無力
月殿春風早瑶姬試晚粧為憐
霓裳
流水小橋西東風路欲迷漁郎莫回首不是武
陵溪

題墨梅二首

歲晚湖山曲風塵到士林定知松處士移貌不
移心
莊子觀虛白揚雄守太玄無塩與姑射不必問
媸妍

題小畫

喬林出華構落日幾凭闌十載干戈後傷心畫
裏看

題白公小畫二首

伐木空山裏停雲憶故人山人莫啁哳愧爾白
頭新
世路荆榛滿青衫塵土深何如兩幽鳥頭白老
山林

題鈎勒竹四首

月澹秋陰薄庭空夜色寒西風剪雲母片片墮
琅玕
漢女挾湘妃霓旌導羽衣夜深風露下却誇白
鸞歸
野鶴弄清影徘徊臨曲池離離霜羽短不奈曉
風吹
世路蕃荆榛抗節風塵底秉兹貞白心歲寒奉
君子

題秋江送別圖

江上西風急維舟待曉行前山新月上正是晚
潮生

次韻題梅花

南枝春信早倦客鬢痕深歲晚空江曲相看只

素心

題宋道君鷄冠花黄雀各一首

絳幘秋風裹青城夜月中君王有先見應寫鴈
来紅

艮岳春風暖飛鳴意自閑寧知他日恨却在紇
干山

題扇面小畫

煙凝舟嶂晚木落鏡天秋可惜清宵月無人共
倚樓

題睡鳧

夜月沙如雪春江水似天煙波幽夢遠不到鳳
池邊

舊日柴桑里黄花白髮新悞為彭澤令贏得滿
衣塵

栗里秋香晚東籬菊未黄翛然山月下忽見黑
衣郎

九日濁醪盡黄花笑酒盃夜深山月黑不見白
衣来

白髮陶彭澤東籬立晚風寧能效王掾早作黑
頭公

彭澤休官後西風滿面塵故交零落盡誰是素
心人

又題墨菊二首

采采東籬菊秋香正滿庭定知陶靖節不讀太
玄經

東籬秋色晚白髮對斜暉獨恠休官後猶紆墨
綬歸

次胡仲申先生齋居述懷韻十首燕簡

「宋景濂先生

晚来新南過忽憶桃邊書睡起推牕看茅簷月
上初

相逢三島客東海又桑田不記遼東鶴歸来近
幾年

一春常苦雨晴意晚方佳坐看庭前蟻成行上
古槐

寒食多風雨年年苦欠晴淒涼麥盃飯不到北
邙塋

平生胡伯始曾是漢廷人老去長為客儒冠果
誤身

亂後追遊簡難逢一笑歡青春眼前過白髮鏡

中看

故人時見過有酒即須留但得時時醉百錢餘杖頭

每憶宋夫子終年坐北軒著書良自苦得意好忘言

勞生將半世志不在功名欲效菟裘計黄金苦未成

金華山下路吾亦愛吾廬終歲無車轍階前草不鋤

次前韻奉簡范景先先生

陰陽一太極羲畫本無書欲究先天意應思未畫初

種學須特習工夫似力田終身似穮蓘不必問豐年

奕世衣冠盛應須子弟佳如何王相國辛苦樹三槐

寒食好天氣東郊踏晚晴去年金碗出今日有新塋

紫陌多芳草年年閱世人空懷百年慮誰是百年身

亂後居城府青山每見留晚來新雨過秀色滿墻頭

浮生何荏苒百歲幾悲歡留得脩名在從教後代看

二月山城暖春風到小軒茅簷喧燕雀桃李自無言

陋巷無車馬幽居好避名不因書帯草誰識鄭康成

南山青繞屋秀色似匡廬好買山中地春來共把鋤

題梅花卷寄潘學士

雪後逍遥谷春風近玉堂定應承雨露白髮對清光

六言

題雲松山房二首

天上豹關九重海中鰲抃三峰用我玉堂金馬不用閑雲野松

泰山僅膚寸合徂徠已千尺強成用汝作霖雨慎勿傾人棟梁

七言

題子猷訪戴圖

晉室頽波已横流濟川功業謾悠悠渡江一楫
無人畫却寫山陰雪夜舟

題畫唐馬次韻

泥融輦路雪初乾蹀躞霜蹄散晚寒十載華清
春夢覓風塵今向畫圖看

小遊仙四首次金中孚韻

秦女吹簫

月冷瑶臺語鳳凰紫簫悽斷白雲鄉西風回首
山河異鳷鵲樓閒漢未央

漢武招仙

建章宮殿土花鮮仙掌亭亭曉露前沆瀣未晞
松月墜桐人已迫茂陵阡

劉阮天台

桃花流水舊天台萬丈紅塵眯不開見説白雲
天路遠當年劉阮若為來

芙蓉城仙

三生應誤讀黄庭謫向人間老月明欲躡鳳翎
尋舊夢剛風秋隔五雲城

冬日道中

日落踈林度小橋天寒歳晚路迢遥道人已是
歸心急更為梅花住一宵

題鈎勒竹二首為程將軍賦

白旄風急秋陰薄玉帳雲深夜色寒飲散轅門
天似水一庭霜月在琅玕

玉帳屯兵渭水涯瓊林錫宴夜歸遲四山蒼翠
秋無影月沒中天白羽旗

山行

一策秋江萬籟鳴白雲堆裏扣禪扃歸來兩耳
松風在留得秋濤入夢聽

題墨梅

一枝欲寄隴頭思春早江南鴈到遲月黑小樓
清夜永紫簫吹斷玉參差

題扇面小景二首

月殿笙簫十二樓霓裳按徹小涼州西風吹斷
鈞天夢香老琪花幾度秋

玉鈎半揭水晶簾金鴨餘香晚倦添腦熟紗厨
天似水緑荷凉月夜厭厭

○尚絅齋集卷〻日二
○○金華集下
○○賦

○○○樂善堂賦

世有至樂兮非荒忽與混茫僉不悟其在中兮續外索其皇皇蒙婁菲於文繡兮豢腊毒於膏梁聽五音以爲聰兮昧五色以爲明外耳目之暫愉兮衷憂患之搶攘惟賢達其登覺兮體吾樂於天常揭孟氏之遺訓兮建高明以爲掌仁以爲柱兮義以爲梁嚴忠信以植內兮外禮閑而爲防正牙籤之秩秩兮炳聖謨之洋洋儼愽帶而峩冠兮抗高論於虞唐伊萬善之攸萃兮嗟吾樂其未央昔宣聖之飯蔬兮藐富貴如浮雲顏氏之燕樂兮在陋巷而忘貧舜鷄鳴而孳孳兮又樂取之於人輒反身而誠兮亦強恕而求仁企聖賢之遐躅兮曾莫執其遺塵觀瞻之獨樂兮乃從欲而病民郭善善而弗用兮邈顛國而隕身援古事以鏡戒兮恒惕厲而書紳東平之嘉善兮克永終譽滂不爲惡兮乃因強慓固厥過不同兮惟吾行之不詭君子兢業兮有終身之憂勉脩善而弗怠兮汔心逸而日休小人之恂名兮亦矯情而外飾羌患得又患失兮盍中心之戚戚善與僞其幾何兮憂與樂其倚伏誠否在人兮自求多福彼趙孟之所崇兮亦趙孟之能卑繫天爵之尊嚴兮匪夫人之得私諒俯仰之無愧兮實君子之攸宜亂曰言人爲善惟日不足將乾乾而夕惕兮寧懷安而自佚嗟善人之不可見兮吾將樂其善而無斁

雪賦

文賦曰賦體物而瀏亮則体物迺賦体也雪齋寂寥偶思醉翁汝南故事輒用禁体物語作賦一篇然要非賦体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以下の本文行

歲律遒餘寒淹積陰泄微陽潛冰霜沍結天地戒嚴於是滕六沓遝玄冥御驂召屛翳役飛廉雲騎畢屯風刀斯銛戰野而十林棖槁鏖山而萬疊埋嵐沙揚粮漢氛連天南湯泉畫凝火井宵燐飛霰清道以先集雨雪樓迹而仍無其始至也則蹁蹁躚躚乍却乍前儷舞鶴之毿毿其少進也則淅淅瀝瀝載疎載密殷食葉之春蠶羌徘徊於兩楹漸掩冪於重簾紆迴風之妙舞瑩玉塵之清談姑歌臺之粉英玷書室之牙籤投明月於暗室倒寒光於虛簷仰而覗之則馮

馮翼翼邈混沌未判之先天俯而察之則連連延延緬海濤雲靜而風恬山岳夷其峻除乾坤大其包函混一視而同仁霈德澤而遐沾累萬鈞之莫舉由積漸於微纖調玉燭之至[illegible]兆金穰之吉占當斯特也孔席罔溫墨突弗黔縮禹牛其如蝟凝土脉之不黏遏洛陽之高臥滯灞橋之幽探迴北風而悲歌欝憂心其如惔已而馮夷返旆羲和載遲雲陣解歛風師鼓倦廓萬里之青冥流片月之冰蟾耿踈梅於遠空挺孤松於寒岩客有棲遲下邑偃蹇窮閻平素之心未已汎剡之興方酣悵白雪之寡和睇青雲而自慹於是泚璇霄之琛露濡玉兔之霜髯聊攄懷而作賦顧体物其何嫌

閔春雪賦（次前韻）

去冬大雪予既竊取醉翁之義作賦一篇八春雨雪弥甚當陽和發育之時肆陰沴嚴厲之氣草茅隱憂不能自已輙次前韻復為之賦庶幾觀民風者或垂采焉伊大鈞之專籥（簪）蒸（兮）運四序而帝淹畢天高而地下兮閑動植與飛潛方青陽之肇和兮忽玄陰之載嚴賀雨雪其弥旬兮汩泥淖於征驂緬僦詞於九天兮跪敷衽於飛廉悼下上之凋瘵兮厲戈矛之方銛四郊閒其荼蒼兮皓積素於層嵐續中華之簪組兮蹇就食乎江之南宇宙廓其無塵兮寂炊煙[illegible]晝熸遺桂玉之交迫兮果憂患而仍蕪膴原田之麰麥兮失翠羽之紀孫闌柔桑於疏萌兮昌笙管之可蠢顧上天之垂鑒兮散陽光於重簾彼盈尺之呈瑞兮誠不根之緒談申黃竹之哀歌兮、殷餘聲於簡籤回颺忽其振林兮驚落屑於梅簷覽世故而惕厲兮恒夙夜而罔怙考春秋之災異兮驗倚伏之相函方百穀之始播兮亦霡霂之既沾宜條風之扇和兮簇花雨之廉纖諒天道之匪遠兮微人事而可占肆干戈之擾攘兮化傾白於黎黔迅日月之跳丸兮孰煎膠而可黏慨李愬於千載兮眦虎穴而勇探誠力業之不建兮欝中懷其如惔嗟競時之桃李兮遲榮耀於朝遲固予生之蒙昧兮敢冒進而自儳送予目於孤鴻兮耿予心於寒蟾偉喬松之耿介兮表獨立乎嵌岩景袁氏之高躅兮偃僵卧於窮閻映孫生之餘輝兮澈六藝以沉酣御廟

堂之調燮兮配皐夔而無慙溷予衷於蘭素兮託予跡於兎髯及大史之觀風兮列氏謠而何嫌

雪賦（三次韻）

庚子冬大雪入春未已偶做醉翁禁體物語作賦再疊今冬雪中登迎華觀因復次韻賦之以呈用和郎中云

愛柏先生觀雪乎迎華之觀招玄暢之沁約懷岳陽之仲淹慨斯人之旣遠發德光於幽潜乃延梁園之鄒枚萃金馬之徐嚴道置鄭莊之驛門停晏子之驂有生未至立于堂蕭笔陣貫百戰之勇鉛刀利一割之銛于時瘴海息波丹崖捲嵐北風與乎衛詩干城羡乎周南兵塵廓其晝清烽燧寂其宵燈合四美二難之會有文事武備之兼東望則天台桐柏羣山出沒翼霓旌羽葢之縿紕西望則雙谿瀆漫白石璀璨孕扶桑覔簡之氷蘂南望則栝倉大末冰崖合沓溢瑤空爽氣於踈簾北望則夫容岌業奇峯玉立對瓊樓羽容之高談先生裴回四顧按簡典籤激清風於蓮慕索孤笑於梅簷起謂客曰方今而暘時若武嬉文恬美化洽乎江漢先聲讋乎殺函瑞雪霈膏澤之潤草木畢句萌之沾蒐異材於岩穴用無間於洪纖四序調玉燭之和三白應金穰之占客顧室而懸磬哭惕弗黙忘鵬翮之天飛滯蝸涎之壁黏咼不挾白雪之高詞覡青雲而冥探含陋巷之獨樂極斯民之焚惔客乃磬折傴僂拜且謝曰天造草昧大明繼遲股肱之臣旣東戡而西定仁義之師不阻隘而鼓儀炎精麗暘谷之烏餘光被月窟之蟾義聲漸子朱垠仁風扇乎氷岩蕞爾樽散遯迹閭閻懷雪案之辛勤玩六籍以沈酣廟堂之高方稷契之比德山林之下託箕潁而何愁先生瀏然一笑接脩柏之蒼髯尋歲寒之深盟吾與汝其無嫌

閔己賦（次前韻）

閔予生之蹇阨兮胡歲序之弗淹獨乾乾其夕惕兮玩六籍以況潛窺詩禮之中正兮識春秋之謹嚴固陋巷而簞瓢兮寧羨乎服車而駕驂申古訓以自飭兮志直溫而簡廉顧孱質之駑鈍兮極砥礪而弗銛昔予之約吾心兮樂雲水

而煙嵐遘中原之多事兮蔓戈鋋於東、南羌歲行之既復兮欝宵烽其未熸慨曩歲之荐饑兮又疲癘之仍蕪蹇煢煢其子立兮甚孤鶴之毿毿憂来忽其無緒兮沸繅繭之春蠶耿青燈於玄夜兮面搖搖之風簾蒐陳篋之遺篇兮味前脩之緒談惟昔賢之勤政兮警中夜之投籤亦焚膏而繼晷兮惜短景之經營矧予生之寡昧兮敢怠遑而自恬違亂離而適全兮仰大鈞之包函綮文治之聿興兮欽教雨而濡沾伊大匠之掄材兮誅無間於洪纖顧出處之靡常兮爰命龜而載占曰孔席不暖兮墨突不黔彼跂壁之微蝸兮適濡涎而自黏豈伊人之為靈兮弗旁搜而遠探聆斯言而遐舉兮釋中懷之憂怏寥居太之飛英兮挹扶桑之朝暹羌反顧而忽悟兮嗟吾言之夸僾喟人生之一世兮駛旦暮之烏蟾苟脩名之不立兮愧莘野與商岩誠侘傺於軒冕兮亦何異夫蹬蹭於閶闔激商音其浩歌兮命清尊而醺酣及齒髮之未暮兮庶斯言之無憖瑩剡豁之雲英兮擢廣寒之霜鬟聊矢辭以自誓兮配閔己而何嫶

述志賦 次前韻

予悲不及古之人兮汩時俗以自淹進微黃鵠之遐舉、兮退慚鱣鮪之淵潛緬高風於巢許官逸步於徐嚴日栖栖其弗遑兮蹇却行之羸驂繫深遯而遠逝兮愧於陵之未廉將希用於當世兮又悲鉛刀之為銛旦予陟於雲林兮挹蒼翠於晴嵐營蒐裘於下邑兮謝捷徑於終南羌延矚於原陸兮般野憐其未熸儻斯懷之誠遂兮信熊魚之可兼漱石泉之淙淙兮颭岩花之紉緣因草衣而木食兮亦何事乎畊蠶蔭白雲以為牖兮揭冰泉以為簾席風林而偃卧兮面雲山而高談桓瑤琴之朱絲兮倒緗帙之牙籤搴薜荔於前榮兮聆松濤於後簷夫豈蟬蛻而颺舉兮庶怡神而養恬方宇宙之紛爭兮日有事乎戈函幸踈拙而見遺兮苟自足其沾沾寧浮沉於市里兮競錐刀之微纖伊予志之堅定兮奚龜策之載占曩予之自許兮竊有志乎蒼黔懷酖毒於宴安兮甚濡膠而自黏進既才之匪稱兮逝將幽處而窮探苟一夫之弗獲兮証忘心之憂怏濯予纓於滄浪兮晞予髮於朝暹

將矢辭以自誓兮懼群言之傹儳悄空山其無人兮佇孤光於寒蟾睇白雲之孤飛兮撫蒼松於嵌岩解聲利之矢弢兮邀虛竇於里閭澹暮山其凝紫兮送落日之紅酣苟予情其信姱兮企古人而何懃斷雲根之烏翼兮擷碧澗之龍鬚聊引年以玩世兮追松喬其何嫌

金華叢書

尚絅齋集卷之二

金華集下

連前篇

琴操

天苶苶兮日曛復幽幽兮曀雲欲灝天兮不吾聞謂商纂兮吾君謂姬仁兮吾為之臣采西山兮蕨[illegible]薇聊以槃兮朝飢唐虞世遠兮吾安歸

右西山

荊山兮日曛歎予璞兮君門世玉石兮周分皇覽以余為謾足再刖兮心不懲予玉誠珉兮君之明痛泣血兮山阿君不聞兮柰何君不聞兮矢心不移石之腐兮君我知

右荊山

越山兮峩峩越之水兮魯波父不見兮柰何父不見兮泣于昊天天不聞兮予生可捐江之深兮深可側天有知兮父可得父可得兮予悲釋

右越江

我昔家兮禾山之陽今我曷為釣于蘭江禾山之下有黍有稌我田我漁我室我宇自我不見三載于茲江水東流悠悠我思

右禾山（西江蕭文用從寔蘭江嘗有歸歟之嘆其家禾山也為作禾山）

蘭生兮滑滑歛厥華兮混蕭艾而群處世罔余（操以洩其思云）
知兮緊其所孰植于門兮芳以賈憲謇捋鉏兮
曷返賀乎空山視世奚悲兮嗟嗟乎爾蘭

右閔蘭

○○辭

○●○

醉經堂辭（為中山賈寔伯輝作）

緊玄酒兮味淡泊醒洙泗兮釀瀍洛誰其得之
兮顏氏之樂酌聖言兮以道酬酢挹孟之醇兮
視馬鄭其糟粕彼昏不知兮疇其先覺

宋氏二子字辭（曰男）

太史宋先生之二子伯曰瓚字仲圭清慎端愨季曰璲字仲衡敏而有文先生嘗俾冀序其說冀惟古者命名之義其別有五曰信曰義曰象曰假曰類取於物為假假者寓名以存其義者也夫名者義之符也字德之輿也名以章義義以制字字以載德德以行禮是以名成而義著今先生之命二子厥有旨哉夫瓚者宗廟之器故稱絜為璲者佩服之象故取乎爲昔之君子比德於玉良有以也古禮有字辭繫之以辭曰

民之初生父命以名既冠而字是曰禮經古之
君子以名考實名實相須是謂成德瑟彼玉瓚
黄流潔清穆穆清廟厥作祼將亦有佩璲有瑲
蔥衡秩秩大庭周還有章敬爾威儀維民之則
匪物為珍繄德其物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夙興
夜寐戰兢惕厲展矣君子戒之敬之我作斯銘
式配字辭

王氏諸子字辭（有序）

古者子生三日則父命以名既冠而友字之禮也中古、以來始為之說誠欲其循名顧義焉爾古禮之廢久矣歷陽王君東昊名其諸子曰璥曰璛曰瑾曰瑀曰玖曰珷屬予字之且徵其說予謂古君子比德於玉非徒然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循名顧義則豈遠哉請字之曰敬肅謹圭文武益之以公公者正大之謂體是六德輔之以正大亦可以為成人矣雖然玉不琢不成器士不學不聞道今君諸子質信美矣盍亦各顧厥義而益務學也哉異日述君群玉之府觀厥中和之成則大圭桓璧天球琮璜所以登郊廟而儀朝廷者是必有在古禮有字辭因

申厥義為之辭曰

敬以持己肅以待人禦侮以武黼黻以文謹而將之執圭是則洞洞屬屬如將弗克勉成一德厥有令名脩之弗怠全德可成士之成名玉之成器百爾君子惟學為貴

姜處晦字辭（有序）

姜君彥名岳歲嘗銳意問學有志功業蓋將侶金閨之群彥依日月之末光以焜耀當世既而嘉遯邱壑更其字曰處晦以自隱焉予聞而疑之夫處者動之機晦者明之微也晝之君子其處也以俟夫動其晦也以養其明非止於此而已也盍亦觀夫水與月乎夫水以不息為体者也然不處而精則無以盈科坎而放四海月以明為用者也然不魄而晦則無以復朏而致弦望今君之處天晦也其將終隱於是乎抑亦處而有待也聞諸古禮有字辭因繫之辭曰

處者動體晦為明微如水之漸如月斯恒混混源泉蓄而有待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月之踰望營魄載生既晦而朏其光乃盈相彼滿汙朝湍夕涸熯熚熛膏火秖以自鑠衣錦尚絅闇然日章亦有美玉韞匵而藏展矣君子允蹈斯義朝斯夕斯誠之為貴

鄭仲涵哀辭（有序）

浦陽鄭仲涵與予交三十年所居相距僅百里然自始及今會合者無幾焉蓋予杜門為童子師仲涵足迹罕至城府故間能一會會輒契闊累歲今年春予卧病再閱月與仲涵不相聞暨予疾起而仲涵死久矣嗚呼仲涵之殖學砥行不獲一用於世其不大可哀耶然犧尊青黄乃木之災仲涵之不用安知其非幸耶矧仲涵生孝義家族姓累千百指公私內外各有攸職仲涵獨以疾無所與挾冊讀書安坐而食仲涵之所得良亦厚矣然仲涵亦無他疾苦惟司聽有未瑩其為學更得以專志焉年將知命人道畧備奉先迪後具有家法其亦可以無憾矣已昔韓子作歐陽生哀辭哀其父母老無所於養仲涵無是也故予之所哀不在於是夫天之生人未嘗不欲其安也人之所貴乎壽考者亦在乎安其生也竊嘆夫世之人困頓道途蒙犯霜露至於老死而後已彼雖壽於彭聃亦奚益於生

哉若仲涵者既獲安矣而不假之以年將天斬夫安不欲人多得耶抑人處夫安者理誠不可久耶使仲涵後死遂其著書立言之志則其所就未可量也是則予之所哀也仲涵有子能世其業其亦可無憾已矣予生先仲涵二年由其安不逮仲涵而求者未可期也是亦予之所哀也繫之以辭曰

蒼蒼無倪上有天耶人之有生其偶然耶貴賤壽夭果無預乎其間耶相彼世人其生孔艱憧憧道途老死百年亦有君子式遂其安壽則不永孰獲其全我觀古今萬化一原委順而已理亦何憾嗟惟先生處世獨潔身雖云亡不亡者存有子績學克紹其傳奕奕高門子孫日蕃我作哀辭以慰後昆匪君是哀用哀世人

○○贊

○○○友琴生贊（并序）

友琴生者尚友於琴也生倜儻不苟合於時常登山臨水往伐木之詩則悲歌慷慨予竊悼友道之不古重感生之志因為之贊云

友者五品之人倫將以取乎人不文人而友諸琴君其何心

郡守小像贊

外圓而內方外柔而內剛惟其圓故於物無凝滯執其剛故不與時低昂此其所以當用武之世牧千里之郡而能邁迹乎龔黃豈詩所謂豈弟君子邦家之光耶

○○銘

○○○無逸齋銘

暨陽俞伯仁名其齋居曰無逸益將貽厥子孫也間來徵予銘詩予惟無逸之書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末學謏聞豈能窺其蘊奧哉姑述稼穡之艱難所以啓後人者為之銘曰

天地兩間中立者人天運不息人生在勤相厥農民服勤稼穡一日不耕或匱其食有土有壤是耨是耰我苟無逸歲其有秋惟昔先民罔敢遑息厥子不知乃諺乃逸聖有謨訓無逸是師匪惟稼穡百行是宜奕奕高堂用貽爾後百爾子孫庶其肯構夙興夜寐陟降在茲所其無逸弗替引之

清白軒銘

舜江揚瑞名其齋居曰清白軒貽先訓也金華童冀為之銘曰

民之初生肇自古先木之有本水斯有源在漢東都政由宦寺桓桓太尉振國之紀世道方否志則弗神獨遺清白垂裕後昆舜江之濆其流湜湜厥有聞孫於焉是宅祖德日遠遺訓弗忘日星貽垂有扁在堂曷承其清曷守其白匪涅不緇匪撓不濁清爾志操精白乃心毋曰暗室上帝是臨朝斯夕斯戰兢惕厲造次顛沛罔敢失墜化行一家肇由一身曷以一身貽厥子孫自我先人克承克繼四世上公垂則後裔嗟我承式亦有後人無念爾祖淑慎爾身百爾子孫以引弗替我作銘詩永錫爾類

讀書齋銘

聖人之心寓諸方策讀而知之措諸事業詩書禮樂易象春秋萬理咸具無一不周兩漢以還各立訓傳繁文日滋去道逾遠不有濂洛孰濬其源其源孔長其流遂分聖有謨言學問思辨匪惟知之貴乎實踐大學之道脩齊治平學而底此其業乃成展矣君子是則是傚道不遠人庶其允蹈

〇〇箴

〇〇五箴

予生三十有八年齒日以長而業不加進身日以困而志益荒落偶讀韓子五箴而有感焉然予之所愧者非特五事而已姑先其近者云

學成于勤而游以荒弗荒而勤其道乃光在昔大禹寸陰是惜吾儕小人放焉朝夕當寐而嬉當誦而嬉齒髮逾邁而業日隳前之歲月如駒馳隙後日幾何能不自力往者莫咎來庶可期及今弗勵後復何追

右游箴

人知善言為世之利而不知為時之忌知直言能藥於人而不知蘇濟其身言之信美於己奚利言之諒直適以焰疢子不見夫立仗之馬一鳴斯黜責言者寡冥冥默〻可以保生厲不能鳴亦以自烹謂予終默木在之類慎而擇焉庶其無悔

右言箴

行者一身之基始之弗慎終焉曷追我今告汝

謹始之道惟義之從惟禮之蹈時之所隆於禮
或愆衆人所趍汝則避焉苟咈于時義固斯在
舉世所非汝謹勿怠惟忠與孝惟禮與義造次
顛沛罔或失墜旣慎爾始又朂爾終朝斯夕斯
以靖厥躬

右行箴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好惡之公已焉得私好其
可好反以爲媚惡其可惡卒以爲忮當惡而好
當好面惡人皆謂然汝獨不悟汝非仁者汝非
鄉愿同爲合汚察斯媒怨聖有謨訓誰毁誰譽
佩之終身衣

右好惡

照空

名者可畏而不可
一名衆忌彼歸苟弗
不顯其光衣錦尚絅
斯灼亦旣煒煒能不銷
病無其實弗病無名汝之不
幾何其聞者久

右知名箴

說

雜說

人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士志於立言
其亦不獲已哉然自六經而下立言滋多去道
逾遠而言固未可廢也亦幸其有裨於世教焉
爾去古寖遠諸子各以所挾馳騁當世高者騖
於玄虛若捕風繫影浮海望洋而無所底止卑
者淪於綺靡栝青配白浮商泛羽不異夫好鳥
繁音之過耳也如是而曰著書立言焉嗟夫古
人之所謂立言者其若是夫

人之所恃以生者食與衣而已至於珠玉人何
賴焉然世不貴乎菽粟布帛而寶明月夜光者
以其得之艱也得之難而不適於用人猶貴之
矧其適於用者乎賢才之處世其適用又非菽
粟布帛之可比也然累千百人不一人焉其亦
可謂得之艱矣然世非徒弗之用也又且弗貴
焉非徒弗之貴也又或鄙賤之今有人焉毁璧
棄珠而莫之惜則人必爭非怪之有賢才弗之
而世且習以爲常其可嘆也夫

貴生於所無賤生於所忽中流失舡一壺千金
崐山之下以玉抵鵲彼非弗知玉之可貴獘之

可賤也急其所賤用急其所輕也士生斯世亦若是夫雖然寧為玉弗為瓠也砥砆售而泯壁混矣將韞匱而藏之乎抑待價而沽之乎玉乎玉乎吾懼汝之抵鵲也

蔦之柔不能自立附之喬木則可以凌雲參天石之重至不可舉載之方舟乃可以越江浮海何則得其所因也人之因於人亦若是已雖然木仆舟覆則終不免於泥塗之歸況淪之棄爾是以君子貴自勉焉昔者齊有管仲雖無鮑叔吾知其必能致一匡九合之功漢有陳平雖微魏無知其六出奇計未必不用也世之志士猶喋喋然曰世無鮑叔魏無知云者亦証甚矣哉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鳩民以後之晝力弗迨戊大夕以繼之民疲弗堪右尹子革夕王謂之曰臺其崇矣夫對曰臺則崇矣臣懼王之國其日蹙也夫土者臺之基也民國之基也今王徒知積土以崇臺而不知養民以厚國是崇一臺而蹙一國也王弗聽臺成而及於難

楚王好細腰後宮希寵幸者咸約食以效之餓死者相籍也予深悲之夫寵幸者身之榮也身死則寵幸何賴焉彼婦人之知宜不及此也世之名大夫位卿相者類皆徇君之欲君悅倖焉則己訑訑而為諛君好同焉則己壘壘而為昏此無他誠欲固其寵利也而不知卒償其國以及其身亦足悲夫

燕人有善奕者國中無與為敵趙使之燕闘而欲觀之請諸燕王而召之且召其次善奕者與之角過次善奕者病焉求而得其下數等者既至善奕者心得甚睨之若無人置枰布子惟手是應弗暇計也下數等者惴惴焉慄慄焉熟思而審計惟恐其失之也終局而善奕者北焉君子曰事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奕小數也善奕偶弗慎反取敗焉而況於將三軍本兵柄者其可以小敵而弗慎也哉

惠子與客觀魚濠梁之上人魚相忘也投之以黍其來盈車明日復往觀焉魚潛而弗出惠子怪之客曰曩子之來也意未嘗在魚也今而羨之有鉤餌之心焉惠子嘆曰甚矣物之靈也夫人之機心一萌魚猶知之矧以人為物之靈而欲以機心御之哉

與宏五

越人釀酒大廡下夕則鐍其户人跡罕至群鼠輙肆飲焉纍纍甕盎間吽啜銜突越人弗知也一夕客至中夜取酒觴客燭而往鼠方酣飲適甚不虞燭之至也驚遽溺焉世之乗暗而盜利沽名者盍亦少自儆哉

造父之太行見覆車焉其轔輻相其御笑曰是所謂前車覆而後莫甚焉其御進曰君徒笑之紂嘗非夏桀矣而不知卒踐紂矣而不思改其度也今君不已安知後之人其不啖君也哉（阿房宮賦結意）

趙有大賈耄矣所居室廬堅緻完好猶曰視其鎛隙而時葺之杞梓楩楠無不樹也棟梁榱桷無不儲也常曰吾後世子孫誠賢信克任堂構矣苟或不然使吾材素備庶免其覆壓焉鄰之民咸嗤之既而賈没十餘載大風雨以震鄰之屋多壞賈以有備獲免君子曰趙賈可謂貽厥孫謀者矣使古有天下國家者能預養賢材以貽後世亦何傾危之有也哉

越之南有錦鷄焉每旦日出則出聽其羽悅其文采揚揚自得也既而浮于江澥顧見其影睥睨翔舞裴回不能去久之眩而溺焉大難惟蔽於文而忘其身之溺也人之眩於文而自取覆溺者亦豈少哉

靈丘之鵲與上林之烏相遇乎丹穴之山烏謂鵲曰吾與若形質無大相遠也音響未至遼絶也胡若鳴則遭人之喜予輙逢彼之怒也鵲曰是固然爾夫予之鳴先吉而示之儆故人喜焉予之鳴未凶而告之咎故人惡焉子不聞夫夏癸商辛之廷乎蜚廉惡来訑訑而諛則悅龍逄比干謇〻而争則殛矣子何知之晚也烏不懌復相與質諸鳳焉鳳曰有是哉子所謂不惟其時而自取焉者也昔予嘗舜之時嘗一儀焉文王之世嘗一鳴焉千百年間予特一鳴一見而已今子不惟其時而聒聒焉日號諸人何往而不逢怒也哉

鼠驚鵝說

物之戾常者雖小足以致異非偶然也以鼠之微而能驚夫鵝焉亦怪矣哉夫鼠陰類小人象也鵝素質皓白有廉潔之象焉豈其有廉潔之

士為小人所中傷乎雖然彼亦處汙濁而僅能自潔者尔然有羽翼而不能高飛遠舉斯其所以致害也與

詩叶韻辨

音韻之書古未有也非古無音韻也未聞有其書也亦子生而五方同音其本然也長而變於時俗其習然也然閭巷小人妾婦孺子見於歌謡者初未嘗變也自沈約撰四聲韻壹以當世之音為主正音於是微矣然古之載籍具存識者尚能辨之也至宋吳棫復取古之正音變於今者為叶韻焉者不待叶也唐陸德明昔釋群経間有叶韻之言未敢的為之名也陸氏猶未足徵也漢鄭康成為詩箋其名物度数音韻之說詳矣誠有之則鄭氏言之矣鄭氏亦未足徵也齊魯韓三家以詩專門三家未嘗言之也不寧惟是也子夏親傳聖人之経其序詩也有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韻固重矣誠有之子夏寧靳而不以語人乎子夏猶賢者也三百篇親删於聖人取其善悪可為勸戒者以訓後世曾謂音之不正而聖人不删正之乎然詩猶非聖人所自作也易之文象皆出於聖人其韻語猶詩也自今觀之秦漢以前載於竹帛者皆可考也東都而下音漸不古沈約已承其誤吳氏察之弗精又強名焉過矣不然則先秦古書若天明慶行之屬無一語作今韻者其是非較然矣夫文有音韻者猶弗之能察則無音韻之可考者又可既耶嗟夫聖人之大經大法載諸方冊後世所當明辨之者宜亦多矣人顧屑屑乎音韻之辨亦末矣雖然行遠高自卑古之明訓也若夫遠且大者蓋也竊有志焉

璜谿生傳

璜谿生者蓋太公望後人也始太公釣渭水得玉璜故生因以為號焉生少時游心問學漁獵載籍亦有志釣取當世功名會天下多故遂脫畧世務放浪山澤間垂綸終日弗設釣餌志不在魚也人或疑焉予聞昔之尚志士多隱迹屠釣間生豈其人耶

贊曰昔嚴子陵披羊裘釣澤中庸常人爾及其

動星象歸江湖抗節當時流芳後世遂與許由務光爭烈矣使生有志於斯豈下古人哉

趙立道傳

趙立道者故宋宗室諸孫也家素饒於財立道幼即簡靜寡欲居常弗御酒肉年四十復屏去醯醬甘脆之味日啖饘粥兩杯盛暑未嘗揮箑不澡沐者亦三十年客至輒促席清談或終日忘食晏如也予間至浦陽嘗造其居立道時年幾七十矣雖攻苦食淡風神秀拔氣貌腴澤予甚異焉嘗聞空山窮谷中其人食淡寡欲壽有至百數十歲者然皆山澤之臞立道豈所謂義勝而肥者耶

贊曰老子有言五味合人口爽世之嗜甘腊而獲酖毒者多矣聞立道好神仙則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者立道其有得於是乎非耶

貞烈姜女傳

貞烈姜女寧者越金華邑人也姜故邑大家以貲雄鄉閭閭子姓姻婭率以華侈相高寧獨尚質素居常紡緝足不踰閨閾其母憐之每曰妾賸幸不乏毋自苦也寧曰聞女之職業以麻枲絲繭為事竊自樂之無苦也聆諸兄讀誦往往習知其大義戊戌冬兵入郡城母挾寧暨諸女同避一室兵猝至徑前持寧欲犯之寧目其母姊姊咸出即抽兵佩刀自刎兵不意愕眙大呼他室兵皆至曰此貞烈女也嗟惋者久之予與姜同閈知其事為詳懼其久而湮沒無聞也竊取春秋傳信之義為之傳云

贊曰昔劉向傳烈女取其事可為勸戒者以貽後世若寧者豈不足為世勸也然世之業載籍襲珪組者或不知出此聞寧之風亦可少愧矣

楮虛白傳

楮虛白字曼卿會稽人也以文墨顯其先有楮先生者與中山毛穎弘農陶泓絳人陳玄相文善事見穎傳虛白悃愊無華不事先業病時狹薄務崇寬厚弗拘邊幅之行時郡守有臥護淮陽者召祭帷幄虛白應隅脩整處置周密人莫窺其罅隙守得以高枕無事先是居臺閣者風稜嚴厲郡邑冷官夙夜弗遑謁席往往以病在告賴虛白調護獲終更者甚衆性和易與人交不為翕翕熱人自以為坐春風中然素苦貧外

第不可測而中實能容物亦不以顏色䛕媚於人同懐金張羅韋方貴幸用事出入卧内比周家蔽虛白嫉之未嘗與接後大會二人者侍妓服華麗一坐風動虛白屏退坐隅邈若無人數曰吾乃今知炎涼之世態哉同自鮮免未幾守坐事罷金張羅韋相繼辭去杭塵走俗容色銷沮惟虛白不易其素云

贊曰自竹帛道廢古之載籍賴以弗墜者楮氏之力也虛白雖不學無文然能世其清白不爲市道交是亦可尚云

墨君傳

墨君其先蓋出孤竹氏孤竹氏有國當商周間子孫代以貞節自守厥後有居淇澳者事衛武公詩人美之漢興渭川諸族尤盛惟墨君之先無聞唐元和中協律蕭悅始物色之至宋而文洋州同壮其志節其名遂著君少有奇氣恒欲樹立功業垂名縑素然質性耿介不能與時俯仰方他族貴盛起家釋褐衍服青紫者布列中外君未嘗過焉家徒四壁每清風時至皓月在庭悠然自得不知形影之相忘也襟韻蕭散人一見之則鄙吝之心俱盡亦可謂有德君子者聞其先世亦仕嘗綰墨綬故子孫因以爲氏戰國世有名翟者又一墨家者流非其族

贊曰孤竹國自夷齊克讓中子嗣有其國其後支庶皆有分地惟墨君無茅土䛕者以爲別出管城裔云

連華傳（陳氏園池忽產瑞蓮並蒂聯芳永愛其華予因爲之傳去）

連華其先萍鄉人嘗司馬氏之時有主浮屠之社者一時士流之所欣慕子孫世以清白相承焉華蓋其後也華之生也其父以奇偶之數筮之遇坎之比曰是謂比其首克昌厥後子人同心麗乎垂陰出汙而清處幽而馨其澤中之英乎既而華與其弟實虛生爲總角聯居篤同胞之義中道而立不能與世浮沉病時之險薄也尤尚交道傾蓋相遇至白首而不渝元和中使者採訪河間閩華之名舉而薦諸朝昆季相繼脫白俱宦於陳之澤陂習其水土遂終老焉兩房諸子尤苦心於學治長年術亦見齒於人厥後有顯於濂洛者蓋其族也然予不能物色其人故未暇詳其世系云

贊曰連華昆季當波流橫靡之中而能卓然特立直道不倚可謂君子矣嘗聞其文庶有別為何其生亦蕃然未聞有連理者周成王之時有合穎之禾產于唐又一農家者流非其族

鞠玄傳

鞠玄剡人也其先蓋黃華之苗裔當戰国時有名英者為楚三閭大夫之所齒至漢而南陽諸族始盛晉末有家柴桑者亟為靖節徵士所採擢其後遂顯於世玄之生也實有異焉其母嘗城氏曰嘗游墨池感而有娠厥父以玄经筮之曰黃中通理金復于水毋顩厥子童烏之祥奕葉其昌太玄其有光反生狀傾而黙故命曰玄素業貧無立錐之地寄迹褚先生家時宗人競以黃白術顯賓客騎從雜遝旁午玄環堵蕭然晏如也迨諸族凋謝玄巋然獨存性沉黙不以寒暑榮悴一變其色當道貴人或館致之尊諸座右既而久弗見及載召衣冠垢弊因拂拭之笑曰君非出塵之器邪對曰玄所謂抗塵走俗者遂自免歸君子謂玄合卷舒之義矣以時進退遯世無悶其知道者哉

尚絅齋詩集卷四

金華童冀

○雪川集

○五言古詩

○題凝清軒三首

高齋闢華館列樹臨清渠綠莎被文砌長楊映綺疏芳洲雜衛杜金塘擢芙蕖瀅波蕩彩鷁弱藻栖文魚良辰啓華宴列坐徽名儒衣冠集觴詠劇歌謝塵竽香清凝綺席酒淥湛芳壺心賞自云逸日晏不知劬既醉歌太平桑扈詠樂胥適遂寓宇內不樂復何如

其二（效陶靖節）

少無簪組念雅志在丘岑結廬古澗阿棲遲嘉樹林南軒納朝陽北牖延夕陰衡門無深轍入室有鳴琴良朋以時至清坐談古今秫田秋向熟濁醪行可斟傾筐擷園蔬杼笋釣清潯歡飲聊共適過滿非所欽

其三（效韋蘇州）

高軒臨曲澗長夏有餘清微風灑然至林木起秋聲焚香坐清晝素心澹無營幸微軒冕累庶免憂患嬰於陵樂灌園沮溺志耦耕晤言聊自

適誰謂薄浮榮

清芬室

幽人抱高尚結屋城南垌琴書有餘暇山林無俗情春蘭被後圃秋鞠麗前榮幽香適何來撤風相與清竟日淨相對不為塵慮嬰消搖一室内庶以全吾生.

贈別

古人重送別送別惟贈言今人亦送別送別重華筵華筵亦何有水陸具醲鮮燕歌遂趙舞齊管閒吳絃豈無一日歡顧為千日憐不如贈言好情意馨所室上言保忠孝竹帛千古傳下言加餐飯相期黃髮年黃髮不易致青年當勉旃贈言良不多持比白圭篇

送人之安慶

皖城在何許乃在楚江湄客行良亦勤王事有程期揚〻艫出江浦挂席指中坻簡書豈不勞山水多清暉公餘肆遐矚退食常委蛇功名分所有冰蘗慎自持加餐何足道願子崇令儀

寄永庠士友

弱齡抱高尚遯跡栖丘園胡為負鉛槧遠涉湘水源山水堂不佳風氣良亦淳況有二三子晨夕共討論寒暑未云易迨逮下吳門尺書昨夜至眷眷道殷勤矯首天一方永念懷故人江水日東流無緣復西奔惟應北風起日送南飛雲

雲林書舍（效陶靖節）

少微軒冕累雅志在林垌讀書三十年乃為塵事嬰束裝去京國遠遠抵南荊疾風吹單艫五月凌洞庭東還豈不樂尚阻千里程永懷園田蕪歲月忽屢更披圖覩斯境依依念平生雲山諒悠邈緬焉起深情

送人入——京（效陰常侍）

送客上京國彌節向春江山花為舞女江水當離觴單艫逾島疾疊浪似人忙明發東華路足踏軟塵香

種德堂

種竹期作林種松望成陰種德何所期乃在方寸心勿謂寸心小生意無古今勿謂萌蘖微拱把可十尋柯葉日以茂根本日以深尚慮斧斤伐莫使牛羊侵我歌聊自儆持用比心箴

友竹軒

伐木久輟響谷風遂成詩友道已不古況復叔、
世時耳、餘亦構陳寄祿良可知君看友竹軒爲
事豈好奇擇交逮草木此意誠足悲管鮑不可
作吾將誰與歸

如在堂

奉親有高堂堂無百歲親思親有孝子子無百
年身親去日已遠我心諒如存入室想音容謦
欬如有聞豈惟嚴恭寧甘旨方具陳皦皦心目
間膝下奉晨昏我身良有盡我心浩無垠百年
堂不長子後亦有孫所愧爲人子莫報罔極恩 四
戴歌蓼莪篇此恨終乾坤」

蘭雪軒

猗猗謝庭蘭玉立美無度託根已得所況復依
瓊樹天寒霜雪繁祇恐歲年暮春風不披拂何
由覩情素所賴晞春陽時時承湛露

並蔕二色菊

秋林已凋謝晩菊忽獻奇煒煒霜中英一幹各
異姿初疑金玉蝶騈棲璇樹枝又疑道家術變
幻之所爲我聞菊稟性眞正恒自持胡爲逐世
慕華兩非所布容色信可易本根諒難移所以

古君子堅白無磷緇草木非所憐永爲時世悲

次張來儀題金華山居圖韻

我昔來玄芝東上金盆山仙人五雲車可望不
可攀授我日月咼粲然鉛永班持歸石室中神
光燭茅菅自從落城府歲運亦已還頻閒青田
鶴近自滄海還口啣五色圖飛下青冥間山中
舊茅屋言歸老雲關丹液庶有成白首回童顏

送王鎮撫

將軍官隴西家住東海頭隴水豈不長不入東
海流將軍歸東海莫覩海上洲獨有隴頭月相 五
隨歸故丘隴月行復圓王事不可留再聽隴水
鳴思親恨悠悠矯首海上雲只向天南浮願學
海雲飛莫學隴水流

○○七言

○○○送馬明府還蜀

蜀道易昔如上青天今如履平地借問昔難今
易之所由劍閣插天猿猱愁水行復有黿鼉憂
大明日月照九州山無險道江安流陸走秦鳳
輦馬牛水下江漢無停舟蠻夷九譯聀貢脩東
喻濊貊西渠搜馬卿家住錦水頭少年把酒看

吳鉤柢今五十雙鬢秋萬里作官江海濶三年
宰邑政理優桑麻棲吟民歌謳問渠何事懷故
丘春雨霜露悲松楸人生百年水上漚老我白
髮思歸休前年東下岳陽樓冷官自可歸田疇
苕溪又作三載留矯首先隴雲悠悠今年赴
闕覲
見撫承恩幸復來滄洲石田茅屋山之幽一
身湖海雲萍浮嗟君素志亦已酬太平歸鄉復
何求歸故鄉守桑梓蜀道昔難今孔易千村萬
落無荊杞但願千萬年薄海內外無遠邇遺民 六
在在安田里太平有象自今始

送劉簿歸雲中

陰山六月天雨霜大磧草白寒雲黃邊民肉食
無稻粱追逐水草隨牛羊劉郎家居古定襄少
年走馬臨戰場上功幙府羞我行東書甘作藏
省郎將命專對行四方揭來佐邑東海傍幡然
掛冠歸故鄉北風吹沙鴻鴈翔黃河十月冰無
梁問君遠行安所望關河酒綠蒲萄香鷙鷹走
犬獵近岡歸來馬上懸兩狼後車細載兎與獐
割鮮行酒據胡床酒酣耳熱起彷徨少年此樂
無時忘方今四夷盡來王塞上有土皆畊桑五
風十雨時歲康歸去歡樂殊未央人生百年誰
短長鏡中贏得雙鬢蒼君今已謝名利韁笑我
未識閑中忙冷官十年坐寒氈吾伊五夜聲琅
琅三徑松菊日就荒把酒送君增慨慷仰視雲
漢何茫茫明年詣
闕上封章
聖恩若許歸滄浪白首擊壤歌虞唐

題廬山圖為尋陽張子善賦

我昔放舟下江水拭眼廬山如畫裏披圖一別 七
又十年却望雲山隔千里雲山於人殊有情開
帆秀色遥相迎當時山靈不解事不邀我向山
中行別來見山每相憶咫尺黃塵不相識三生
宿緣知未盡又向君家看山色留侯子孫雪滿
顛結茆正近廬山前山中采藥今幾年翩翩兩
神生雲煙我家金華好煙嶂赤松牧羊在其上
知君有意相從遊蚤晚支筇一相訪

題松陰卷送杜幕長

杜郎家住淮水東早年學種徂徠松讀書牕前
愛松綠日夜望松高過屋蕭條兵火二十年有

夢不到家山前長林大谷化荊棘蒼松久作夔
下煙揭来之官向吳會松樹童童偃華蓋官曹
白日困簿書客邸清宵聽竽籟故園三徑久已
荒東鄰西舍渾相忘昔時遺老無一在頹垣碧
草如人長三年坐嘯長松下神武門高冠好掛
買舟載取明月歸更寫蒼松入圖畫人生出處
非偶然問君宦遊今幾年青雲得志自可樂白
頭歸鄉也不惡

莫士元山水歌

吳興畫手古所傳近代復數莫士元莫郎畫山

惟畫意不學吳人金碧繁前年為我寫岑寂落
筆悲風動蕭瑟不知渾沌開何年絕壁猶含太
古色兩株古木蒼蘚皮煙雲髣髴迴風吹廣樂
秋張洞庭野鐵網夜起珊瑚枝林下古木荒茀
茨綠蘿交絡蒼間垂抱琴来訪者誰子路險不
畏隱橋危顛崖石磴何逶迤仙人往往凌丹梯
九疑衡岳儼在目復恐有路通仇池我家金華
山色裏見畫忽憶山中時明年春雨堆草綠荷
鍤歸株南山芝

莫士元畫松（為許煎書賦）

天下幾人畫古松近代獨稱唐據好莫郎棣也
里中子每見虬枝驚絕倒閉門一月坐風雨敗
壁頹垣恣揮掃不知何年得神助意匠經營出
天巧晴牕示我雙松圖滿幅煙雲生縹緲高堂
六月無炎蒸颯颯悲風起林杪蛟龍欲雨動鱗
甲虎豹拏空奮牙爪孤根盤盤踞厚地高標落
落撐晴昊嘆息但徠久荊棘何處立厚存合抱
客邊忽遇許元度要我林泉共幽討君家并山
古雲麓歲歲畊雲種碧草松根茯苓如斗大便
擬服食思輕矯只恐明堂須棟梁長材未許山
林老

闇仲彬山水歌

總章古相之子孫（欵）丹青名家今尚存老来寫隱
吳市門白頭未覺兩眼昏荊關范郭久擅場彬
也醉来下筆親吳興作者何紛紛眼中忽復見
此人高堂雪壁垂縑素白日蒼茫起煙霧長林
大谷少人行海闊天低風景暮蓬萊圓嶠不可
到咫尺仙凡隔歸路丹崖瀑布懸秋旻入耳颯
颯悲風度重岡複嶺雲氣連陰洞或有蛟龍眠
人間霖雨不易致便欲辟穀求神仙丈人偶立

秋風前帳望落日心悠然明朝拂衣下衡霍來芝共入商山煙

題趙麟春郊散牧圖

古人畫馬稱曹韓近代獨數趙集賢一往不可得筆法付與諸孫傳天閑駿壯喻萬乘神定擇毫覺天勝人間羈靮不敢施散牧春郊見真性一疋膝坐雙足拳一疋噴吐煙青煙就中一疋倚樹立雄心已馳青海邊雪峯上人今支適不惜千金變神駿客胞留我展畫圖復見開元閑淸峻秪今騂騮世豈無虞坂往往逢鹽車何如

駑駘立仗下日飲太官三品芻

題筆工温國寶詩卷

古筆以竹資簡牘椎朴遲鈍古所服後人製穎乃神速工巧有餘拙不足書契而下篆籀續魯壁汲冢光熠熠張鍾嗣興尚圓熟妙用允屬中山族吳興作者首馮陸温氏父子踵其躅翰林雄文聯巨軸重之不啻連城玉紛紛末工事角逐文犀象管炫凡目吁嗟温生老而禿世無具眼甘退伏百金不售久韞櫝安得一用古制復嗚呼安得一用古制復書契載觀皇羲俗

題張來儀青山白雲圖

天下幾人畫董元近代獨數高房山房山不獨妙形似輔以丹碧增其妍往年未識廬山面曾向房山畫中見高堂白日生雲煙分明坐我南康縣大山崔嵬倚天立倒捲銀河瀉空碧小山起伏爭坡陀海濤出沒晴雲多醉酣老眼重摩挲此身便欲栖煙蘿十年一夢隔雲海却向長江聞櫂歌青山於人如舊識滿眼黃塵非故國蓋將白髮照滄浪咫尺家山歸未得先生舊業廬山前丹青登得房山傳還能作畫遠相寄白

頭共賦歸來篇

題王生瞻雲圖

王郎家住越水東讀書養母越山中一朝薦書上藩府捧檄又逐西征鴻去年將命來雲水日日思親春雲起今年重到雲水頭看雲思親雙淚流自言少小失所怙鞠育恩深賴慈母母兮孝養猶有時父兮一別終天悲當年兵塵暗廣路大母年高髮垂素山中一月食無魚日夕臨流心獨苦跰足弗憚百里遠六月火雲天宇高鮮鱗深甕貯江水頳肩赤日行逢蒿中途潦水

深莫涉、咫尺蒼茫失舟楫解衣抱甕身與俱甕
沉鱗躍身為魚天高茫茫誰與訴此水終年有
人渡我聞此語心孔悲天道幽遠諒有如君不
聞姜孝子舍側雙魚出江水又不聞王休徵天
寒解衣魚出冰當時傳信書太史至今孝感人
間稱百年幾人稱孝子九原有知猶不死古來
上壽無百年紛紛泯沒誰與傳王郎有父亦有
母母今白頭稱節婦一門孝節世所無教子復
有瞻雲圖我作歌詩徵不誣他日太史春秋書

題望雲卷

他鄉見白雲故鄉有慈親慈親白首隔鄉縣白
雲日日他鄉見雲飛有時還故山遊子為客何
時還我願遊子心相隨白雲去莫學白雲飛只
共白雲住白雲住止吾親舍遊子晨昏居膝下
坐令天下思親人歸去家山看白雲栽雲作春
衣釀雲作春酒舉酒勸慈親願親千萬壽從今
相期黃髮年子母人間永相守

題江天雪景卷

海風吹濤作山立遙天、萬里雲一色天人薄暮
剪飛花半夜寒光動牕白山人睡起僵欲扶摩

峯醉眠猶模糊推牕不知人在世拭眼一觀天
地初乾坤渾沌含太素溟海茫茫隔煙霧霓旋
羽蓋紛相迎咫尺蓬萊有歸路仙人鶴髮顏如
童翱翔貝闕遊珠宮萬年瑤草凌寒碧千歲蟠
桃如日紅瓊林玉樹交相倚白鹿軒騰素鸞峙
纖雲不動天無聲一色瓊田三萬里六龍海上
飛金烏鵾鷄啁哳鳴天衢剛風吹夢落人世却
向蓬牕看畫圖、黃金未就丹砂訣青鏡蕭〻滿
華髮從今更約三千年歸去三山白銀闕

題蘇平仲詠梅花卷

我懷蘇子瞻白髮謫嶺南當時梅花有佳句至
今清氣遺江潭江南見耳孫氣貌殊不凡生平
不識耕與藝經史六藝俱沉酣昔年橫經坐太
學壁水浩蕩恩波涵高堂忽念垂鶴髮
舟陛一夕辭朝簪歸來結屋依蒼岩白日對客
惟請談我家茅屋深烟嵐門前綠樹垂黃柑、微
書一夕下君穴長江萬里隨風帆雲根黃獨如
斗大十年無夢携長鑱讀君新詩如夢覺令我
一唱歎者三遍仙舊君偶一過夜雨蒼苔荒石
龕南枝久已化荊棘縞衣無復來毿毿我方東

書上京國百拙自嘆無一堪長途兩脚倦行役
黃塵撲面羞青衫明年儻遂歸田約白首相見
期無慚

次張來儀金華山居圖韻

我昔好山未識山跡足日日勞躋攀歸來小樓
坐清晝佳處政在阿堵間蓬萊岱輿豈不好挂
帆入海經東鰲崑崙靈鷲亦良遠流沙萬里經
玉關不如故園攬奇秀南北兩峯開髻鬟半生
足跡不出境詎意天道如循環白頭南行近萬
里壯心未○○○○（空四格）官舡柁樓高於屋（十四）長江利
涉無險艱逢脕日日看山色脫畧塵鞅遺世患
眼中臺殿畫荆棘岩岫無復金碧鼓匡廬衡岳
不可識殘碑斷礎済草菅江山無情亦銷歇豈
有大藥能駐顔孤舟歸來豈天意山泉尚許聽
潺湲何物微官苦維縶幅巾行逐孤雲還煩君
寫圖斛卷寂臥游償我平生閲石渠天祿無憂
到姓名久在丹臺班

遊道場山追和東坡先生詩韻

具區西南古雲麓聞有於菟嘯林谷何年天竺
道人來結茅宴坐蒼山足雨花散落春漫漫四時香靄煙雲盤浮屠千尺倚晴漢方池六月鳴
驚湍山僧閉門長不出白日跏趺惟文席清涼
境界無業緣菩提善根由宿植洞庭龍女青雲
鬟常時獻果來山間蓬萊方丈在人世安用入
海求神山人間昏夜何時旦却望雲林在天半
少年學道今白頭搔首東風一長嘆

登道場山雲峰追和東坡先生遊徑山詩韻

十年不見金華山歲月閱人如逝川孤○○○（空三格）
五千里復興山水相周旋朅來（十五）吴會浮○○○
庭下瞰神龍淵道場秀色接朝暮有足未上○
峰巔荒山五夜殷燐火寶地一夕開青蓮浮屠
突兀倚天半石磴百折何蜿蜒未將足力伏眼
界凝坐且學山僧禪堂無籃輿捷飛步亦有杖
頭沽酒錢勞人本欲息四体何如一醉山中眠
今晨登覽頗自適得意仰羨雲中鳶勞生宇内
己頭白百年幾受憂患煎平生兩足厭奔走瘦
筇獨許登山便同行况有二三子忽到絕頂心
悠然蓬萊東望又清淺一笑回首三千年

贈翠峰上人

方壺仙人古詞伯千里聞風未曾識奇書名畫數相遺矣塵不一見顏色雲山望斷今已仙他生相見應千年、翠峯上人遠相過下筆似得壺公傳高齋反關無俗客日對雲林寫蕭瑟丹青脫略兒女姿篆籀橫陳古人蹟古來草聖曾幾人近代獨數張藏真藏一真往不可得吾師醉來下筆親高堂雲壁照人目運肘揮毫風雨速青天雲霧生晦冥白日龍蛇起平陸枯藤老樹懸蒼煙珊瑚玉玦相鈎連郟鄏九鼎出泗水支祈鐵鎖淪重淵世人貴耳恒賤目奇寶往往棄道側 十六

憂久未信百里吳燕市自售千金骨半生湖海西復東春如社燕秋如鴻地肺山前踏蘿月天目嶺上眠松風十年鄉國不相見白首他鄉初會面形容未識聞語音知是山人共鄉縣握手訪舊心為驚舊交落落如晨星相知少年盡頭白卻話故山雙眼青老我思歸歸未得咫尺江濤隔吳越憑君為我圖家山早晚東歸看山色

蜀泥行（吳田河高田下雨淋水蕩岸自低薄每歲農民蜀取河泥澆岸然不能高也蜀音覺吳人讀作儂音）

朝蜀泥暮蜀泥河水繞田河岸低吳中有田多滷舄河水高於田數尺雨淋浪拍岸善崩歲歲蜀泥增岸勝載泥舡小水易入船頭踏船船尾立吳兒使竹勝使篙竹筐漉泥如濁醪水流泥滑僅沃焦岸上浮土何時高此身便作淘河鳥河水終多河泥少君不聞越上之田高於城連車引水千尺坑車聲軋軋夜達明田間濁水無時盈吳田苦澇越苦旱越水常慳吳水滿嗟乎世間至平惟水猶不平請君不用觀世情

修圍行（俗書作圩韻書無圩字疑當作圍）

吳田膏腴畝壹鍾吳地有米皆、宿舂吳人畏水不畏旱只愁圍滿田水滿家家護圍如護墻老少蜀泥河水傍前年差夫運官木半歲風飡并水宿去年處處捉逃軍白日家家深閉門兩年無力修圍岸河水入田天不管今年官令催修圍河深蜀泥泥亦無岸傍在處無剩土撐舡遠向南山取大圍浩渺如望洋小圍不啻千畝強田家舡小無十斛低岸長圍何日足朝輸百舡防罅漏暮輸百舡防水口舡去舡來來去頻岸上何曾土加尋問君圍岸何當成請君少待南山平 十〤

燕銜泥

燕銜泥年年飛向畫梁栖燕足猶懸舊時綫華
屋年年換新主去年人作陌上塵今人不見去
年春海棠花開春雨歇綠肥半捲珠簾揭十二
闌干春晝遲美人沉醉簫聲咽繁華一夢隨飛
煙燕子歸來如舊年昨日花開今日落得意春
風且行樂花開花落年年春行樂年年非舊人
却還茅簷舊時燕主人歲歲長相見

○○五言近體

○○○赴—京過兩留客邸次公叙韻 十八

積雨青燈暗辭人白髮生愁知清夜永老覺黑
貂輕賓館悲長鋏泥途畏遠程故山茅屋好深
泊愧浮名

○○七言近體

○○○丁巳晦日立春

前年孤櫂泊錢塘去歲三湘送鴈行萬里歸來
猶是客一身強健即為鄉土半鞭裹春先到野
馬塵中日又長獨喜故園茅屋在小山松桂未
全荒

戊午生旦次丁巳生旦詩韻

去歲三湘把酒危洞庭煙浪渺無涯雲萍易地
懷鄉國風木終天感歲時客裏交情貧獨在鏡
中勳業鬢先知半生舊學皆荒落只有歸心不
外馳

承—召入—京朝退偶成

陋儒華髮入—金門也向
彤廷預討論朝退每陪賢俊後詩成曾感
帝王尊九重
親為書
宸翰多士人均仰

十九

聖恩共羨太平千載遇白首無力報乾坤

早朝遇雨次公叙韻

閶闔晨開扇影分風飄仙樂靜中聞
九天雨露垂恩澤五色旌旗絢彩雲犀象效賝
来絕域衣冠錫宴總元勳陋儒擬筆圖王會昭
代于今政用文

送人之—京

澤國深秋江雨晴郎官報政上
神京金陵東望三山遠震澤西風幾日程
雙闕曉瞻鴉鵲觀

五雲天近鳳凰城定知朝罷承
殊渥錫宴南宮預寵榮

送郡守入覲

陌頭官柳綠依依三月春風上
帝畿京口帆移
雙闕近鍾山日上五雲飛
天開閶闔瞻
龍袞樂奏簫韶有鳳儀想見在廷稱治最歸來
五馬足光輝

郡府公讌次太守韻二首

江郊曉日迎
丹詔一札綸音四海傳
聖主九重親制作儒臣千里任承宣文章喜見
隆三代京國遙瞻尺五天尚憶
彤廷曾錫宴衣冠濟〻秋初進

其二

昔年承
召趨京國曾聽
東華曉漏傳廊廟夔龍新黼黻藩垣方虎舊旬
宣

朝回青瑣依
丹地酒賜黃封下
九天此日江城迎
鳳詔白頭猶得預華筵

次郡守遊山詩韻

一年忽忽春將暮下馬山亭暫解鞍晴日撲簾
花氣暖晚風迎路麥秋寒青林佛寺明金刹白
壁人家近翠巒知是公餘来問俗不因遊衍事
追歡

贈風鑒田生二首

湖上春風生綠波扣門有客遠相過閑憑共愛
青山好臨水方憐白髮多勲業鏡中還自笑聲
名身後定如何雲間黃獨行堪斸歸去茅簷隱
薜蘿

少年功業已無心況復蕭蕭雪滿簪蔡澤生平
空自許杜陵老去即長吟煙中草色孤村晚雨
後松花一徑深正憶家山無限好隔林何處語
幽禽

贈醫者

新築茅堂雲水湄喜無車馬到柴扉雨荒苔巷

夫須合日上芸牕脉望飛丹室夜寒珠有暈華池春暖玉生肥不須更學壷公隱恐有文光動少微（夫須莎也詩南山有臺柱脉望可飌書中得一髮捲視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頭滴水方士曰此脉望也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雜俎）

移竹次以貞韻兼懷湘中士友

泮水秋風吹鶴髮江湖夜雨憶魚竿客鄉賴有書聲好官舍新添竹色寒粉節飄香浮綠蟻錦箋題字寄青鸞美人遠隔瀟湘浦日暮碧雲天外看

題翠微吟藁

幽人結屋翠微裏日日哦詩面碧岑嵐氣曉侵書帙潤煙光晚入硯池深千金白璧無輕售三嘆朱絃有賞音珍重錦囊傾什襲莫將聲價動鷄林

題清隱草堂（在城中書雲二水會處）

沈氏草堂何所有開門惟見白鷗波樓臺上下通雲氣城郭中間聽櫂歌一夏軒牕秋意早四時闌檻月明多喜無車馬紅塵客時有高人載酒過

題松風閣

若耶溪上毗盧閣萬箇長松繞屋青半空雨歇龍吟曉午夜風生鶴夢醒孤舟八月過彭蠡廣樂何年張洞庭我亦平生識天籟抱琴來就月中聽

題黃龍洞

湖州城北山如畫聞有黃龍宅上頭六月林巒常帶雨四時風物總成秋雲根下伏千年洞巖竇中藏百丈湫昭代于今崇秩祀只將明德答神休

題廣陵太守歸葬卷

戎馬驅馳歲月遷南柯一夢竟遊仙丁年有恨違鄉國丙舍猶憐有墓田幾處丘原存禹鬣誰家珪組尚蟬聯披圖不用重嗟感金粟荒岡澹暮煙

觀東坡先生和胡完夫詩卷因次其韻（完夫名宗愈常州人）

承恩出守鬢毛斑趣召遄歸虎豹關閶闔九重天帝所蓬萊方丈道家山一時文物隆三代百世才華重兩間獨恠買田陽羨約清朝何事也求閑

○○五言近體

○○題小畫四首

秋水隆蓮房幽禽語夕陽故園歸未得飛夢繞林塘

落日湖光淨芳洲野蓼紅幽禽殊有意獨立向秋風

野水帶平沙叢篁映白花鳥啼人不見春盡客思家

竹外幽花白山禽立晚風行人莫迴首不是故園中

題扇面小景二首

前山新雨過碧樹晚風寒可惜清秋景無人共倚闌（山雲）○

澗底雲根濕林梢風葉鳴何時明月夜來此聽秋聲（石木）○

題江村片雨圖

斜日江村外蒼茫片雨秋披圖忽相憶曾上岳陽樓

題子昂學士所書詩後

香奩佳句好知是舊王孫留得風流在生綃見

墨痕

息齋風竹

夜久商飈起蕭蕭山月明小牕雲影亂無處覓秋聲

次張來儀金華山居圖韻

聞說山中路經年斷客行山人理歸屐莫遣綠苔生

題鈎勒夾竹梅

美人隔秋水贈我金錯刀頫因青鳥使報之應瓊瑤

問綱齋文集

靈川集

迎荷鳥○○○○手植檜杖銘

質之堅聖澤存制之樸謝丹雘危能安持永年

靈壽杖銘

杖之靈危弗傾杖之壽持永久錫斯銘予攸銘

劬生堂銘

維天生民不能自生託體父母具人之形身自
提孩煦嫗食息訓我迪我迨于成立日月逾邁
孝養弗時風木興感蓼莪纏悲炯炯音容儼在
心目永言孝思惟日不足親去日遠我心弗忘
我心之存我親在堂永念劬勞昊天罔極堂不
百年痛猶一日奕奕高堂陟降在茲百爾孫子
永言孝思永言孝思以引弗替我作銘詩永錫
爾類

芸軒銘有序

盈天地間惟萬物物之類有善惡故人之類亦
有君子有小人使皆小人焉而無君子以治之
則善類或幾乎熄矣惟物亦然故物之惡者斯
有善者勝之是以蛇虺惡物也而雄黃足以禦
之鳥附毒藥也而蓄草有以制之然非徒勝之
也又致其用有以藥夫病焉則夫君子之除小
人也豈不足以俾之遷善改過而適於用也哉
吳興顧祐蚤從予學未及卒業而仕奪其志其
藏書之室曰芸軒弗忘其舊習也不遠千里來
謁請予銘予惟芸辟螙者也蟫之為蠹書之蠹也
生既知有以辟之矣則夫為心之蠹者其可不
思所以辟之也哉予故特為之銘俾之朝夕有
所儆者云銘曰

天地兩間物有萬類善惡既殊利害斯異各稟
爾性各賦爾形胡不自靖利害相淩惟木之生
惟蟻實蠹亦有蟫魚迺蠹緗素有芻除蟻有芸
辟蟫人惟物靈豈無厥心相彼世人厥蠹匪一
耳蠹惟聲目蠹惟色口鼻四體臭味佚安惟心
之蠹諛非一端昌以養心要在寡欲天理既明
日用恒足心得其養百體具從推以治人昌止
靖躬古之君子克自惕厲功加于時名垂後世
士之為學希聖希賢念茲在茲終日乾乾

○○傳

○○○譚川漁者傳

潯川漁者鎮之葉城人也少留心問學屬海宇俶擾間關戎旅中踰二十年及四方底定爲當道者推轂長萬家邑時徵調繁急比邑長貳率以事病免去漁者獨竭心政理以畢集以故上官撫譴訶焉尋得告歸鄉里遂放浪山澤間所居去潯沱不數舍因自號曰潯川漁者去人或疑焉漁者嘆曰是豈不足遂吾志乎始吾之少也亦有志當世矣暨得宰一邑謂可以少攄吾志然操刀未習而遽製錦幸獲免去爲榮多矣今優游田里鼓擢扣舷煙水間是豈有志於釣

廿六

餌乎哉昔曷嘗鄙世之漁者矣操網罟賦笭箵以涉不測之淵偶獲尋常之鱗則軒然喜自足厭其志矣彼曾未覩任公子之所獲也夫任公子所獲猶小者耳彼曾未聞嚴光之獲高致重名也然嚴光所獲亦未足多也彼獨未若呂尚之獲千乘國也然吾之志弗在是也非特志弗在是也才識有所不逮也故吾所以假名於是者非欲援古人以自高也亦將持竿引綸相逐漁人舟子以適逞餘年也非吾所志也予聞而韙之惜其志之弗白也爲之傳云

贊曰自昔逸人高士弗屑世故往往自託於畎收屠釣間若潯川漁者其有志於是乎非耶然呂尚嚴光不可尚已視彼屑屑世故以漁獵勢利於尋常間者亦何可勝道哉

○○題跋

○○○跋時苗留犢畫卷

時苗留犢人槩稱其賢廉則近乎矯情于擧時苗之志疑不出此也乎切意其蓋爲務農數本而然觀者盍於意外求之

題張來儀楚江清曉圖

先

右楚江清曉圖潯陽張羽來儀爲予作也予別瀟湘五年每一念至雲山煙水曈焉心目間因念結髮讀賢書志聖賢學其能不遺忘者鮮矣展玩之餘書以自警

跋王右軍十七帖墨本

右軍十七帖刻于唐貞觀而歷代法帖勒于宋淳化後貞觀踰三百載其存者已鮮則貞觀所刻宜不多得也此帖刻畫精好予平生僅一二見然是帖初傳豈止什百而已哉由夫識焉者寡莫知愛重往往淪棄此蓋其僅存者耳嗟夫

豈特帖為然哉

又

予發歲閱晉唐諸帖其刻畫或未盡善輒弃去不取後觀諸名家所藏善本與予向所見者蓋無大相遠然後知向所弃者未易得也及得此本寳愛殊甚今三十年而所見益鮮則知世間凡物求其全美固不可得也嘗怪世之取士往往失於求備是以有遺才之嘆因論此帖為之慨然

○○○~~跋唐本耒耕~~歸圖　跋

書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後跋

書王簡死事傳後　跋

書金節婦傳後　跋

書集芳詩文卷後跋

卜釋跋

尚絅齋詩集卷五

金華童冀

○北游集

○○五言古詩

○○○過盧溝橋

夜度盧溝橋隱隱聞寒更居人久已寐行子尚
宵征青天四垂幕仰見北斗橫石梁河界漢關
下倚空明朔風凄以寒况乃霜露零我行豈不
勞簡書嚴有程同行荷戈卒萬里赴邊城我身
弗遑恤念之感中情

○○○題鄧伯言詩集

時雨滌煩暑焚香坐清晨開軒面山色有客過
我門袖衔珠玉篇高論懸河瀉清辯及妙語往
往與道隣嗟予生苦晚弗獲窺道真詎意衰謝
餘正始乃復聞古人不可見古道良未湮俛仰
三歎息永言懷古人

○○七言

○○○題宋節婦詩卷（深州人）

洛陽三月春風起吹落南園桃與李紛紛飛逐
馬蹄塵不學芙蓉抱霜死張家女兒夫蚤亡閨
閫戎馬隨姑嫜當年紅顏若桃李即今白髮如
秋霜百年世事隨流水留得芳名照青史君不

見東家桃李移西家年年歲歲開春花

○○○答衍公約看杏花

城南招提紅杏花春風歲歲開晴霞燕城自昔少春色出門開眼惟風沙去年抱疾臥官舍闈道花開已花謝東君不念客鄉愁十日春光不相借起來繞樹行數嗟落紅滿地春日斜旋掇殘英實（賓）懷袖留得餘香歸（瀹）瀹茶今年二月春光早花開更比年年時好出門十日九愆期復恐韶華開過了一年春事寒食天節物驚心思少年揚鞭載酒城東道繁華一夢隨飛煙即今老作他鄉客每藉春光慰離索裁詩先為報花神莫教一夜東風惡

○○○衍師見和因再次韻

曲江昔年千樹花馬蹄踏水蹴明霞春風一夢生白髮幅巾千里衛黃沙歲月閱人如傳舍過眼榮枯更待（代）謝百年歡樂能幾何一日清閑不相借醉來自笑還自嗟挑燈坐待朧月斜明朝擬赴看花約汲泉旋誠（試）蒙山茶隣鷄催人故鳴早起看樓頭天色好東家蹇驢許相借惜負詩囊無便了人生行止本由天居然負約如去年百年何時有暇日三月清明過禁煙老來羞作看花客還擬持觴慰離索落紅一任滿蒼苔收拾煎酥也不惡

○○○三次韻簡衍師

祇園何年天雨花春風西樹棲丹霞蒼苔歲歲落紅滿不數布地黃金沙上人西來住王舍過眼空花任開謝兩年約我送春歸半榻白雲許相借新詩脫口猶咄嗟展卷坐玩山月斜一自鄉山別妻約十年不試趙州茶客裏相逢恨不早道義相忘無醜好花前幾約共凭闌身外多愁未歇了黃塵世事相拘牽況我齒髮非壯年流光催人劇奔電病眼看花如隔煙人長忝信長為客早晚南還慰離索迎門稚子笑牽衣此日老懷良不惡

○○○海子橋大風即事一首（借韓王房兄思不王良宗子礼）（中行及故之詩）

海子橋西風大作撲面驚砂似飛雹蹇驢局促驅不前僕夫睢盱行屢却傍人指點笑相語誰遣先生此行樂韓公半醉紗帽偏童子球立高吟肩惟有王郎跛能履柱杖落手心茫然君宰

杖頭無酒錢羊市街西尋鄭虔。避風如避箭閑
門經月不相見剥啄移時始啓關旋吸（汲）清泉沃
塵面墻頭濁醪如井泉沉醉不覓歸路遠城南
招提老贊公三日不見心忡忡回鞭便欲造虛
白鷺見斜陽天際紅歸来獨坐增永慨三復平
生康節戒青燈永夜長自憐白首相隨惟影在
故山萬里孤雲飛一身憔悴誰復知從今風雨
閑柴扉養取病鶴江南歸
○○○衍師見和因再次韻
少年一鼓氣方作出語驚人走氷雹詞林無日
不吟哦騷壇有敵皆奔却（林）鉢心劇胃良亦苦秪
掌撫髯方自樂中年始悟學術偏閉門默坐聊
息肩徒知出處亦還爾未信行藏非偶然耕田
而食鑿井飲童有奪懷弃嬌慶暮年忽作弦上
箭楚水吳山得相見孤帆一日下春溪十年不
覩廬山面今年又復上燕山回首家山路逾遠
東林避近逢遠公常時謝我憂心忡秖園共躋
寒月白禪林許看春花紅客鄉慎勿生嘆慨老
境情懷須自戒萬里休嗟路遠邅百年但願身
長在秋風旅鴈將南飛尺書先報雲山知明年

春雨黄獨肥釀泉待我山中歸
○○○三用韻自警
詩亡然後春秋作究異不獨書兩雹一朝夾谷
會強齊片言立使萊兵却當時門人誰好學陋
巷獨稱顏氏樂後人往往學術偏自謂聖賢堪
比肩董賈猶存二三策荀揚其然豈其然易經
王弼詩鄭玄（元）春秋何林禮服虔東南之美僅竹
箭肅慎楛矢何曾見千載之下得程朱夢見聖
人獨觀面六經自此昭日星伊洛未覺洙泗遠
我生獨後此數公望道未見心忡忡秋霜暗添
短鬢白春酒不借衰顏紅憂來中夜恒嘆慨猶
幸平生守三戒志勤道遠力已微夙興夜寐心
長在春風花開秋葉飛歲不待人知不知青年
幸從君子學白頭庶免小人歸
○○○送郡庠諸貢士會試
聖明紀元首洪武二十三年歲庚午北平貢舉
數已三南宮科第誰為伍
朝廷在處興學校河朔于今似鄒魯燕城自昔
號多士黌舍書聲喧兩廡諸生結髮守章句五
夜挑燈坐風雨十年經傳久鑽研一旦雲霄共

軒蕭張生蚤誦毛氏詩不泥漢儒專訓詁郭生
卯歲學爻象三絕韋編感屋（尼）父晉張二子業吳
趙頗知褒貶異家斧一經直筆重王正三傳闕
疑存夏五王郎曾窺孔壁書古文魯魚參石鼓
苑生丁卯已策名三載潁學心更苦諸子同生
聖明世聯鑣共上春官部黃河十月水無冰高
帆大艦鳴雙櫓京師人才輻輳地車馬駢闐
耀珪組四夷萬里玉帛朝七旬兩階干羽舞天
人三策對
大廷忠孝百年事
明主白玉階前集鳳麟黃金榜上題龍虎錦衣
遄歸榮里閭青史流芳照今古老我尚蒙稽古
歲糜廩粟知何補
聖恩浩蕩天地寬要使疲癃咸得所樗（朽）壞猶能
出芝菌良材自可充梁柱青雲子幸成令名白
首我歸老環堵擊壤康衢樂太平日作歌詩歌
舜禹

○○○題商集賢畫
天下幾人學董元近代復數商集賢集賢畫山
惟畫意不將點畫分清妍乾坤元氣尚渾沌百
年此意無人傳我生遭亂變公畫亂離不見三
十年
大明開天四海一江山在處還依然欲求公畫
不可得夢中往往看雲烟昔年為客上湘水雲
山好處長留連九華秀色開藹（藹）匡廬瀑布晴（晴）
虹懸洞庭雪浪渺無際華蓋曉峰青可憐今年
又上燕山道憑高四望惟青天舟行一月少山
色北風吹沙塵晝昏暍來燕市厥（厭）闤闠旦暮車
馬爭駢闐蓬萊真境偶一到拭眼復見公山川
當時舊物無一在嗟我與公良無緣公家子孫
今白髮十年湖海相周旋客鄉邂逅重相遇趣
裝又上通州舡我家金華山色秉雲間白石如
羊眠柴門小橋枕流水溪聲久不聽潺湲昨霄（宵）
又作故人夢耳邊忽似聞清猿松根伏苓如斗
大便欲歸去求神仙安得壺公縮地法南歸道
里猶五千官船利涉急於箭一月可到家山前
白頭儻獲遂此願耕雲自種南山田

○○○和衍公約看杏花詩韻
客鄉不識花時節官舍蕭條如巷陌閉門猶恐
迎朔風況復看花事行樂前年又得殷師疾往

往空中闘打麥回思少年真一夢幸免涅（泥）塗陥（陷）
雙脚非無萬里封侯志膽落繩橋懸度索亦欲
州縣謀斗升束帶晨趨謁方伯坐是蹉跎四十
年不知兩鬢如霜白東鄰有子早宦（宦）游駿馬雕
鞍日馳躍西隣有客亦從軍十載歸来門列戟
書生半世成何事出門却笑天地窄南北驅馳
今幾年猶喜青衫尚如昨去冬十月上燕薊朔
風入懷衣縫拆弊裘百日走黃沙縱有清泉誰
浣濯平生故人幸相值一一襟懷皆磊落四海
誰非兄弟親百年同是乾坤客興来載酒數相
過如此客懷良不惡昨霄（宵）忽作鄉山夢便欲飛
書謝妻約来春玉版行可參擬約參寥同大嚼
○○○暑雨即事感懷
江南五月黃梅雨溽暑熏蒸無燥土燕山道上
走黃塵不識南中霖潦苦今年燕山暑雨多六
月日日聞滂沱跣頭汗衣欲沾體門前流潦看
成河東家墻頹空四壁西家水入深三尺群（羣）蛙
白日堂上鳴孤螢後夜梁間出束薪斗米不論
錢城中比屋無炊煙泥塗不異犀浦道禁火翻
同寒食天我生炎方困溽濕不知朔土猶蒸鬱
朔南由来地勢偏氣候一月相後先我頼天公
憐遠客白頭早遂歸鄉約秪今溽暑行已過歲
晚苦寒其奈何
○○七言近體
○○○謁岳鄂王墓
鄂王遺廟空山裏斜日荒烟澹暮嵐一死曽微
贖身百孤忠寧愧過河三戰場有敵皆奔北冢
木無枝不向南白髮書生謁祠下叢泉一勺酹
芳甘
○○○發龍江（十月己巳㊉明）
帝城惜別重依依權發龍江已夕暉十月尋常
寒食短孤帆搖颺暮雲飛天空萬里海青遠水
落三冬淮白肥却憶故鄉鱸正美季鷹何事不
思歸
○○○儀真舟中
石頭城下雨如煙倦客不知方醉眠中宵舟移
揚子岸拂曉人喚真州舡推篷喜見紅日上望
眼欲到青天邊一夕風波夢中過百年身世真
悠然
○○○廣陵道中

廣陵自昔號繁華過眼春風一夢賒商女隔江
歌玉樹仙人騎鶴問瓊花荒村石屋無歸燕遠
道斜陽有暮鴉二十四橋明月夜清光此夜屬
誰家

○○○韓信廟
淮陰事業已荒涼猶幸封侯在故鄉古廟有碑
眠宿雨長陵無樹掛斜陽曾聞杖策歸真主安
用論功覓假王千古是非曾未定英雄回首事
茫茫

○○○黃河舟中述懷二首
昔年承｜召沐
恩波投老飄零感慨多清夢常時懷
絳闕白頭今日過黃河朔雲鴻鴈來邊塞落日
牛羊散近坡最憶故山茅屋好春風日夜長烟
蘿

其二
解纜龍江暮雨寒朔風迴薄楚雲間五更酒醒
惟聞鴈一月舟行不見山半世悠悠孤枕夢百
年擾擾幾人閒勞生宇內成何事獨羨斜陽倦
鳥還

○○○過徐州
十月朔風辭上京孤舟一月到彭城黃河九曲
流無盡白髮數莖猶有情戲馬臺荒沙草合釣
魚舡小浪花輕老來不負壯游志又指燕山問
去程

○○○霜天早行
茅店鷄聲落月孤車聲催我上征途晨裘猶訝
刀侵指拂面不知冰在鬚草屋幾家門尚掩野
橋何處酒堪沽却思曩歲禪房宿日上山牕正
擁爐

○○○庚午立春日偶成
一別鄉關十五年寸心日夜望歸田孤舟暮雨
滄江上茅屋秋風夕照邊歸夢常時隨越鳥倦
遊何意復幽燕小樓昨夜東風起又見天邊斗
柄旋

○○○送宋長史致仕還鄉
鳳城曉日軟塵紅鶴髮承
恩出
九重千里鄉關淮水北
五雲宮闕大江東漢廷倩議賢疏傅楚地耆年

重白公想見到家頻致客擊鮮釀酒醉春風

○○○春意堂

燕山趙民隐居好種德幾年春意深見客不談當世事滿腔渾貯活人心紫芝來處雲生袖丹杏開時錦作林光我故園歸未得時來花下聽鳴琴

○○○登崇文閣

春明試上崇文閣病起猶憐步武輕遲暮遠為千里客登臨不盡百年情談雲天外青山小斜日煙中白鳥明皓首江湖歸未得故園春草又應生

○○○石林為金逍遙賦

鶴髮仙翁匿石心何年曾種石為林參差玉樹參天秀礧砢雲根入地深雨餘有苔常帶潤月枝無葉自成陰季倫當日何曾見鐵網徒勞海底尋

○○○庚午中秋貢院述懷呈同志

夜火棘闈風露涼盡替解過至公堂百年幾度看明月千里相逢各異鄉謾把金尊斟綠醑羞將白髮對清光少年獨羨蟾宮路折桂歸來兩袖香

酬胡季安學正見和

何處玉簫吹晚涼月明如水侵華堂神游自信非人境清夢長思在帝鄉天上漏聲傳鳳闕雲間劍氣射龍光燕山此夕知何夕猶醉揚州滿殿香

中秋述懷

去年江上送歸舟迢遞心隨江水流千里異鄉猶昨日一年孤館又中秋青山有恨能遮眼白髮無情自滿頭謾說今宵好明月清光兩地照人愁

○○○次韻衍師約看杏花

去年已負看花約今歲看花復後期白社雲深難載酒彩毫春盡謾題詩東風有恨埋芳草香雪無情滿故枝猶喜家山無恙在明年歸看未開時

○○○次韻酬衍師（時病頭風未愈故詩中及之）

白首論交得衍公片雲猶恨隔西東百年謾說三生舊十日曾無一笑同大藥可能消鬢雪新詩自可愈頭風歲寒心事如松柏不學春花旦

暮紅

○○○次莊孟敬韻二首

日暮誰令涉遠途此身天地一遽廬請宵無夢迨班馬白日何心校魯魚萬事已師齊物論一愁未有絕交書故人有意憐岑寂時致香醪為破除

異鄉白首倦長途故里青山守弊廬北上慣看沙苑馬南行真食武昌魚陶翁晚歲雖無酒惠子平生頗有書白日閑門惟靜坐不教塵土到階除

○○五言絕句

○○○次鄭伯言思歸詩韻三首

萬里江南客思鄉無限情白頭誰作伴清夜讀書聲

其二

故鄉書不到歸雁亦無情猶幸春來好會無杜宇聲

其三

睡熟山脚白鄰雞殊有情為憐歸夢好報曉獨無聲

○○○題小畫

夜雪掩柴扉漁舟艤釣磯開門聞犬吠知是故人歸

○○七言

○○○題夢桂卷（為舉人張人賦）

釣天有宮名廣寒上有桂樹青團團剛風迴隔九萬里何人飛夢游其間乃是螢窗讀書客清夜神遊生羽翼手摩天上最高枝來向人間占桂籍我聞昔賢曾夢松他日徽應十八公世間萬事有先兆精神交感潛相通人生出處有定分身外悠悠不須問致身富貴須流芳青史千年有公論

○○○袁氏族譜詩

生民之初自古先林林芸芸天壤間後來作者有聖賢制為氏族分姻婭猶慮後世昧本源復著譜牒存簡編袁氏之先何蟬嫣宣仲起家初氏轅周為博士經術專益一名絲或氏爰不知何年定為袁紹卿公登用遘時艱垂紳正笏立朝端九重倚賴四海安魏晉而下亦有年代不乏人秉貞堅石頭忠節貫九泉九原不死愧褚淵怨已殉唐尤可憐功在社稷垂不刊謚為唐相

有圭田請立家廟嚴王蘧子孫似續遥綿延散居四方日以蕃鄭邑之族自宋遷近代復有玉堂仙奕葉業儒操槧鉛玦究六籍益覃研自惟受姓歲二千譜牒散軼伊誰愆乃述所聞手自箋尚病簡畧弗克全我言爲功始濬川放諸四海乃滔天春秋書法得韋聯如彼瓜瓞方綿綿枝牽蔓引相攀援後人繼承能勉旃一傳可至千百傳我作歌詩知其然子孫世守如貞詮

○○○再次衍公約看杏花韻

我生獨後邵康節白首黃塵走阡陌興來猶作山水游不減當年謝康樂歸來讀書茅屋底不悟庭中雨漂麥往年為客上湘水萬里不畏僧行脚東還苕霅又十年日夜思歸嘆蕭索移舟五湖弔范蠡釃酒三高祠太伯堂無蒼弁晴嵐翠亦有洞庭秋月白不問烏飛與兎走自樂鳶飛共魚躍去年買舟上呂梁橫波利石森戈戟狂吟不信風濤險浩飲祗恐滄溟窄眼中往往逢故人謾說人民已非昨去年二月到燕城官河水動冰初拆解裝孤館深閉門塵纓未暇滄浪濯城西柖堤雙杏樹閒道花開亦將落湯休妙語數見相憐我同是江南客嗟予卧病已旬浹出門不奈東風惡西家蹇驢許相借明日無風便如約政使飄零滿地香也拾殘英帶冰嚼

○○○追和東坡石炭詩韻奉簡衍公

山泯鑿煤山脈斷覓煤出穴冒抵骭荒山無人種禾黍百里郭煤入城換燕城居人十萬家家家燒煤勝燒炭土炕潛陽九地回寒谷凝陰一時散常年此物賤於土棄置道側無人看今年雪深頗艱得北風排戶勁而悍閉門兀坐塵文鐘經月不效嵇康鍛煩公為我致一車更借山中之款段

○○○再次前韻述懷旦聞衍公積芻為盜竊
○○○取故末句及之

我不學賤夫罔利登龍斷布衣雖弊聊掩骭又不能莢膏午夜坐窮經虛負流年暗中換北燕南越走萬里所至嗜好如冰炭故園松菊久荒蕪平生親舊雲萍散白頭綿交廬山遠黃塵每蚤青眼看天寒為我致烏薪剛陽可却頑陰悍側聞豪客夜相過乞取薪芻充冶鍛為問此客果誰與定知不是踰垣段

○○○衍公見和且有石炭之贈用韻奉謝
君不聞百年木作溝中斷又不聞寗（甯）戚單衣適
至骭一朝欑（犧樽）尊升廟堂布衣亦有軒裳換世間
貴賤良靡常萬物變化獨銅炭我生不知行路
難五十年來任蕭散白日無事常杜門青山每
向墻頭看暮年南北倦奔走炎雲燥面朔風悍
荷公贈我煤專車助我吟哦精鍊鍛諒無報公
青玉案感公意重錦繡段
○○○謝樓則中惠炭（則中名庸四明人）
白頭萬里客幽燕牀席獨憐有舊氈客舍尋常
饒積雪
帝鄉迢遞邈非煙故人頻致烏薪贈豪室空餘
獸炭燃昨夜西樓瞻斗柄椒花又喜頌新年
○○○次則中見贈韻
海鶴東遊久未還青田芝老白雲寒前身已悟
三生石大藥難逢九轉丹好景每從愁裏過鄉
山長在夢中看百年身世貢（真）何物白首勞生未
得安
○○○蘿石軒為樓則中賦
海上鰲峰僅一拳綠蘿深護覆春煙風回影轉
龍蛇動月落庭空虎豹眠已喜孤根蟠厚地曾
閱五色補青天摩挲莫問前朝事適見移來五
百年
○○○悼表公安
漕粟三韓萬里城同颿中夜颶風驚身捐魚腹
孤忠苦命落鯨濤一羽輕報
國已酬平日志事親不盡百年情承家喜有連
枝在荊樹春來又發榮
○○○題扇面小景二首
百尺樓臺十二闌重重簾幕護春寒繁華過眼
空陳跡留得春風畫裏看
斜日池臺生晚涼綠荷萬點蘸波光因思五月
西湖路畫舫紅雲十里香
○○○望魯
我家西江言望東魯雲山邈悠道脩且阻睇白
雲兮天末懷秋風兮延佇西江兮幽幽跂洙泗
兮道阻且脩憂而弗見兮我心悠悠道在天地
兮何所非魯理會吾心兮靡間今古我心之存
兮繄道之所

題跋

題澹然齋卷

（保定馮仲涼雅性恬淡嘗出仕與有禄秩矣既老而休居扁其齋曰澹然已見志焉予嘉其得出處之宜也故假跋辭以贊云）

澹元亨利幽人之貞彖曰澹淡也險而止乎潤柔外以正剛中而應是以元亨利幽人之貞也象曰澤上有水澹君子以薄於自奉不願乎其外初九澹其趾素履貞吉象曰初九素履積德基也九二華其衣裾中心泊如、匪吝象曰華其衣裾行素位也泊如在中志舍外也六、三澹其服赤芾在下雖榮弗處象曰赤芾在下義弗處也六四玉帛几几賁于其里象曰玉帛之賁嘉尚志也九五匀其玄酒挹之用缶匪鬯斯卣象曰玄酒用缶以饗帝也秬鬯非馨明德為貴也上六端冕峩峩章甫之加君子是宜象曰章甫在上高不危也」

跋王氏家藏碩畫

右仙都王公碩畫一通蓋南北否隔時也今觀其所所取武侯而下論策凡九條亦海寓未一之世也公之意槩可見已惜其悵於下僚鬱而弗施其子魯齋先生栢悼先志之弗伸也裝潢成卷以貽後人百年之間先達名公論贊相望所以發公之孤憤而惜事機之失者誠可為流涕也夫有志之士失時與位固足深憾其得時得位懷於宴安奄然無志者尤足恨也嗟夫聖人之大經大法布在方冊舉而用之亦在乎人焉後之覽者其尚有感於斯

跋米元暉畫

古人論文多貴自然而巧麗不與焉豈不以雕琢者易工而渾成者未易以力致也今觀元暉畫其殆文之渾成者歟然人之所好不同譬之五味各有攸嗜則雕琢者亦未可廢也君子欲知其人觀其所好可以得其人焉」

跋宋官誥

陳君仲文出其先世宦牒示予宋咸淳初元所授也時賈似道秉政國步斯瀕又十年而來改物矣咸淳距今百有餘歲而斯誥墨跡尚新夫有國者信任非賢猶弗克守以一誥之微有子孫焉乃流傳至今其可感也夫

跋宋理宗御書後

有宋理宗賜其臣劉轉詩令其繕寫唐人詩以進且有志貞觀開元之治其欲治之心可謂勤矣然帝王之學不在是也二典三謨說命之書帝王之學備矣若詩之爲用蓋以示美刺垂勸戒誠有志於是周宣車攻六月之詩非當時急務乎舍而弗論顧屑屑乎貞觀開元抑末矣雖然誠有房杜姚宋之臣爲之佐則貞觀開元之治亦未易少也等而上之唐虞三代帝王之盛詎非時君所願欲哉惜乎當時之臣不聞爲是言展對遺墨爲之慨然

書鄭氏孝義卷後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人道之當然也人孰不知而莫克盡之者私欲蔽之也然有一人焉能盡其道有一家焉能行其道則世必爭稱譽之稱譽之不足又從而頌歌之猶以爲未足於是相率列其事於邑若州州邑修吾民之有是也聞之大府大府加禮敎焉上之方伯連帥以達於
朝廷焉由是朝廷舉褒旌之典下蠲復之令且登其名氏于太史誠欲以風厲天下也夫以一人一家行其當然之道而鄉黨知好焉州郡知禮敎焉
天子加寵異焉亦可見人心之所同然矣然而四海之廣郡邑之繁未聞有一家一人興起焉者其故何哉徒知好之而莫思反躬效之也浦陽鄭氏聚其族同居九世矣其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親親長長之道無一之不盡焉人美之則曰吾行其當然之道也事聞于
朝亦既加寵褒矣凡名公巨卿俊民秀士所以鋪張德美激揚風誼者炳耀簡冊亦未聞有一人興起焉予與鄭氏居同郡誠慕其義而樂效之者顧以門衰祚薄事與志違竊嘆夫世徒好之而莫思反躬效之也嗟夫自大學明德新民之教不明誠意正心之功有愧冝乎脩齊治平之效不古若也向使長民者誠悅鄭氏之風反求而明其明德以新吾民則孟氏親親長長之效豈欺我哉百爾君子無徒好之亦允蹈之

書鄭仲涵文集後

木之本深者其發必茂水之源遠者其流必長

人之積學有禮義爲之本則其放而爲文也必肆而昌浦陽鄭氏同居九世矣其子孫往往行立而言揚惟仲涵氏生而孝友宜其聞孝日就而月將深蔵學積不施諸用其所表褫僅見於詞章連篇累牘根仁本義皆其日用之常故其切於世用如菽粟布帛異乎文繡之與膏粱嗟君入今也則亡三復遺編有涕浪浪後之覽者尚有以知其人而弗忘

書姚節婦傳後

始予讀五代史觀王凝妻事未嘗不爲之感憤激烈竊獨怪夫五十年間亂離相尋貞女節婦宜亦多有然見錄於史氏者一人而已將世衰道微人不知有禮義故邪柳處乎卑下不能自達於當世湮沒而無聞也婺爲禮義之邦閭門之教夐非他郡所可倫擬戊戌之變死於節者蓋以十數予所審得四人焉今觀李君宗表所傳姚婦李事信鑿鑿可徵其他獨吳節婦謝嘗見紀太史宋景濂氏若姜女寧方婦李者其貞烈亦可書惜予言微不足傳信後世姑附見其名氏于此嗚呼禮義不明久矣以予今之所聞見猶不免傳如此則五代亂離其不克傳者信亦多矣不然豈百年治平之教吾婺禮義之邦要非五代所可及也與

[illegible]序

[illegible]送徐進明序

天下多事志士之幸而民生之不幸也夫志士非幸天下之多故也非其時則無以見其志士焉昔者三代而降天下多故無甚於戰國與午之季而志士幸遇亦無甚於斯世然當時生民塗炭爲何如哉是則志士之幸誠民生之不幸也然非志士無以靖天下則志士幸遇生民亦與有幸焉海宇混一以來垂八十年宴安無事尚志之士偃蹇於山林岩穴之間沒世無聞者曷可枚舉視當時群生嵗遂幸莫大焉承平寖久兵弛吏媮姦起不虞因以鐵鍵戈戟蔓延半東南故世之志士往往攘袂奮臂日趨於功名吾友徐君進明亦有志焉進明早業進士[illegible]不得志於有司懼親老不逮祿也將東走憲臺于王公大臣以發其志以就其功名歸以爲親榮同游之士既歌以贐之且徵予序予既傷天下

之多故重懼斯民之不幸且嘆志士不世遇也聊於進明焉發之進明其慎乎哉毋以得志為可幸也異時猜禍亂者幸出於志士俾民生亦與幸焉則吾有望焉爾不然則居易俟命豈非志士之上策也哉

送王明府序

金華為邑不過百里而山谷居其什之三故其地頗多磽瘠而鮮肥沃在来嘉定間經界制行郡以邑居近郡其科賦視他邑恒數倍而邑於是始病邑之為鄉東西各六慶雲直郡城西南負山枕溪高者多燥剛而卑者附砂磧無大陂澤以瀦水加之土性善洩而桶稍不時則黍稷無孑遺然其穀畝視鄰壤及羸焉以故其田多蕪廢不治里胥歲代其輸至破產者相繼歲壬寅建業王君興宗来宰是邑收圖考賦思有以更張之屢矣興事數未逮遽革乃取一邑料調之計等其地里而高下之由是茲鄉之賦獲少紓焉民方仰君以衛刷宿弊而君陞倅南昌將戒行鄉之士民感君之惠謀所以頌君之德美者相與徵言於劉子謂君之惠利非止一鄉而已也而是鄉之民獨感之深蓋自嘉定迄今垂二百年其賦也屬民非一日矣前後長是邑者非一人其視民之困苦漠焉若秦人之視越人肥瘠也今君獨有志於是其賢於人也遠矣其惠利之及人也深矣宜其民之思頌德美而弗忘也惜予言微不足為君重姑記其事之梗槩以慰邑人之思且俾後之長民者有所取式焉

送沈樵雲序

天下之物其可欲者必有累乎人者也然物非能累夫人也心蔽於欲而不能自克焉爾今夫南金寶璐大貝文犀其為物非切於世用者也然世之欲之者甚於菽粟布帛焉彼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陸不可以載而水不可以杭也然世爭欲得之者以其能充夫欲也欲之者衆則其物不足以應世之求其勢必至於競競而不已不至奪攘矯虔不厭也吾懼夫世之競之攘之者未有紀極也然人之生有耳目口鼻心腹四體固不能無欲也苟不節之以禮閑之以義則必沉浸陷溺肆焉放決不至於淪胥以亡不止也夫南金也寶璐也大貝也文犀也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也陸不可以載而水不可以抗也有目有耳者皆飫見而習聞之也然而競之攘之者雖沉浸陷溺淪胥以亡而弗悟也夫鉤吻烏喙野葛鴆羽非病狂易心者皆知其不可食也今有目有耳飫見習聞甘心於沉浸陷溺而弗悟也夫鳥俛而喙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誠以慮夫患也然而卒入於羅網投於陷穽者欲誘之且昧於不知也豈以人焉飫見習聞甘心於沉浸陷溺而不悟也武林沈樵雲棄紈綺之習爲黃冠師彼其有見於此者耶夫雲之爲物無心者也固非世之人所欲也世之人所不欲而吾取焉則不至於爭競而攘奪矣不至於爭競攘奪庶其免於累乎樵雲將有四方之行持是卷微予言予方懼世人之胥溺而不悟竊喜樵雲之有見於此也故書是以贈之樵雲名其故巨室子也生而厭紛華其淡泊蓋素志云

送林子山歸浙西序

道在天地間未嘗一日忘也其本具於心其用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其理易明也其事易行也太古之世民俗熙熙耕鑿作息莫知所爲有聖人出因民固有而開導之使合乎中於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咸得其常然古之道著於德而施於事功故其理易明而事易行後世道不行而託載籍以傳六經群聖人之書是已嗚呼聖人之道不行徒託空言以傳其亦不幸也已雖然使[illegible]無六經載道以傳後世則人之類不淪於夷狄禽獸者幾希嗚呼吾猶幸有六經之言載道以傳後世俾人知夫之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不至於大失也然自孟軻氏沒聖遠言湮一晦於異端之充塞再晦於漢儒之附會韓愈氏特出於千載之後著書立言排斥異端雖聖人之道不大於時然學者由是知宗孔氏黜異端迨夫濂洛諸儒一出數闡正學六經之旨粲然如日星麗天有目有識者咸知敬而仰之人之所以不淪於夷狄禽獸者庶可不知所自乎是則聖人之道雖不大行於時猶幸六經之言載道以傳後世謂道不藉言以傳不可也吳興林靜子山有志於道者也不遠數百里竭蹷來金華問道於葉儀先生范幹先生之門先生蓋學於文懿許公

而得其傳者也許公之學等而上之四傳而至勉齋黄公黄公則受業考亭者也其師友相承可徵不誣子山之來也豈徒慕其名而已哉亦將傳其言以淑其身歸而推及於人人吾見考亭之學將大行於浙河之西也昔漢丁寬學易田何業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子山之歸也則吾雖謂考亭之學必大傳於浙河之西亦宜也子山博學工文辭故予推本六經載道之說與夫濂洛諸儒所以闡明夫道者以明之庶後之人或能因其言以行斯道則唐虞三代之盛於是乎在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竊有志焉嗚呼豈特今爲然哉

黄山采藥圖序

新安汪山人賣藥金華市中人往〻稱道之間踵門告予曰某自幼抱奇疾嘗游黄山遇異人授以服餌之術而疾良已由是往來山中山棗多靈藥間昔黄帝與容成浮丘合丹於此竊有志焉每風晨月夕荷鋤攜筐窮歷幽險遇有所得則擷之將之間以藥人薦獲奇效茲來金華好事者繪而爲圖不鄙見貽先生幸賜一言爲之鍼砭焉予惟天地之間生植蠢動無非藥者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姑以一草木論之其根莖柯葉用各不同初有老者穉者細者巨者倚者短者昂而仰者偃而伏者其所性既殊其可徇其名而槩用之乎不寧惟是也世固有以偽易真者鉤吻似黄精杜衡亂細辛蛇牀類蘼蕪又可惑其形似而一其用耶昔人嘗以良醫方良相矣予於是而知用人之道焉夫人之才品萬有不同世果能不枉其才而當其用乎君子小人進有疑似苟不審其真偽而進退之未有不爲蛇牀蘼蕪者也因山人有請偶論及此遂書以贈山人名某字景榮其先世嘗有德於郡人子孫迄今蕃衍云

宋太史新集後序

鄉先生太史宋公發以文章著名當代其文舊有前後續三集行於世晚際維新之朝薦當載筆所以潤色鴻業登載勳庸者別爲十卷命曰新集臨川黄公雖嘗爲題其端會先生得告歸金華間以示冀俾識其末冀惟先生之文志古道者也古之道斯行諸今古之文顧不可新諸

今乎兵興以來古道寖隱先生首翼文軌黼黻新運凡王業肇建內脩外攘文事武備咸加纂錄舊典新制蔚然可觀昔陸賈述古今成敗爰著新語桓譚考當世行事厥有新論其視昔人蓋蔑之矣年踰耳順好學靡倦六經諸子史傳讖緯百氏之言蒐羅剔抉自成一家其於著述之功方日新而未已也蓂於先生無能為役過承獎誘於茲有年竊自結髮讀書知尚古道思附逸居舊矣第消後之徼周以增崇丘山益浚河海而餘波所及承潤良多詎容接魚目於夜光並碔砆於結綠珠玉在前適章瑕纇固辭不獲因廁名末簡庶幾異日昌黎之門或齒籍湜云

送金中孚序

自阡陌開而兼并之患生賓興廢而游說之風靡士生斯世其亦不幸矣哉昔者成周盛時有井田以聽其生」有鄉舉里選以興其賢者能者故士窮居有以自養達斯見用於時何其幸也及周之衰諸侯擅制井田廢則豪强得以兼并而士始無以自存選舉廢則賢能弗獲進用而士始無以自達於是連袂接軫游說天下以口舌劫取爵位以輿服夸耀愚俗波流風靡淪胥墊溺至析首覆宗而不悔陵夷至於暴秦極矣予讀書至戰國策未嘗不嘆秦士風之弊而又重悲其生之不幸也鄉使井田選舉之法未廢則彼詎肯甘心而為是哉漢唐而降其事槩可見矣宋興以來士風漸靡予懼游說之風復萌蘖於此而深惕焉同郡金中孚學古而甚文誠尚志之士也惜其無田以為養無室廬以為安懷抱利器而弗克施也方且偃蹇下邑不期聞達世所謂背而馳者也間有薦之大府者俾校鄉校之經學予於是深有望焉夫惟經學不明人徒見利而不知有義故戰國之弊是以至此極苟知有義則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尚何勢利之有哉今有人焉以經學薦士執事者亦以經學仕之士固以經學受知其効用當何如哉予於是不能無望於中孚焉郡之大夫士率為歌詩以道其行予與中孚交相好志相同也識不敢效回路爰贈之義竊懼士風漸靡猶幸中孚以經學見知也中孚尚勉乎哉士風丕變請自

君始

送鄧鍊師歸上清序

金華距信之龍虎山僅七百里漢有異人居之聞其間多珍禽異獸奇草嘉木迨今居之者類多卓犖奇偉之士信其山之靈也僕少也有志游焉膠擾塵埃因循未果幸而居抵金華山不半舍而近是山實晉皇初平牧羊之地雲根白石班班可識累歲恒屢游焉兵興以來聲聞不至山中者十年況所謂七百里外者哉去年夏鄧君仲倚自龍虎山來觀其風度信其為山中人也因與之商畧其山川風物今年秋復會之於玄暢樓相與道舊悵然念昔太史公足迹半天下而唐司馬承禎徧歷名山勝蹟僕誠不敢企踐昔人然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昔之壯麗宏偉者已不可見今之僅存者其又可必耶嘗聞山有異人曰方壺氏妙蘊胸中五嶽君之歸也幸為我寄聲僊儕山中之白雲飛以示我俾卧游其間則異日入山不為生客矣因鄧君行輒疏此以致遠懷鄧君亦識慈士名有道術者其再至也禱而輒有應云

送王鍊師歸省親序

始予讀昌黎公送張道士序深愛其有文武長才而寄迹老子法中以養其親蓋其不以功名畢其事親之老可謂知所重輕矣及方鎮構兵乃不廢朝廷之憂詣闕獻書不報則拂袖徑歸非決於去就者能如是乎予竊怪夫世之為老氏學者未始不以虛無自高其視君臣父子之倫蓋蔑如也然而膠擾塵埃汩沒聲利求其能税塵鞅解天弢者幾何人哉四明南澗王鍊師幼歲以父兄命從黃冠師比壯遂歷游名山博求真詮頗若有得會四方兵起裴回異域者迨十餘歲今將假道海濡言歸定省慕吾儒之教力求贈言予謂儒者之道不過明父子君臣之懿而已今君誠不忘倚閭之思駕言遄歸奉菽水之清歡時晨昏之定省則為子之道得矣畊田鑿井采山釣澤朝饔而夕飧冬裘而夏葛則養生之賴畢矣又烏有離親弃俗絕粒導氣而可以致長生哉吾聞海上諸仙密邇蓬萊子歸其有所遇矣不然則吾儒所謂父子君臣之懿蓋亘千萬世而不可易者盍歸而盡心焉

送城師序

吾婺之叢林上首予所逮識者曰東陽輝公輝公之道宏而邃其所交極天下之選如吾鄉則待制柳公侍講黃公禮部吳公咸與之交予獲執經三君子之門因得以知輝公焉得輝公之傳者曰德隱仁公仁公之學介而通其所交亦當世名士吾鄉則郡博士胡先生仲申起居來先生景濂王先生子充皆忘形与之交予獲託後塵焉今又得鐵關城師城公蓋慕輝公之道而受學仁公者也方仁公講道智者山中遠邇學者雲集輻輳視城師獨超等夷由是延譽叢林丞登文席烏傷金鱗山者唐曉悟禪師之道場也雖鷲嶺云遠而象教攸存城師之往也必將邁迹前脩流風來業今則錫飛金華之麓轅指備湖之濱於是士林交游重惜其去且冀其道之克行也相與來徵鄙辭以中贈言冀幸迨識輝公復託交仁公師弟子間且習聞諸先生之緒論其何敢辭惟昔道林湯休見禮於安石明遠推重當時流芳後裔顧予誠乏謝鮑之逸才卓識然希蹤遐躅竊有志焉因述鄉諸先達所以歸交方外者題諸篇端庶以為城師之重云

春草集後序

夫比興之述所以探大義之賾擬百氏之英模倣乎物象而攄陶性情者也識理政之本風教之基躡藝苑之術徑涉詞源之津涯者矣粵自大雅輟響正始淪音秉柔翰者方駕乎麗縟之圃振教鐸者接軫乎紛葩之林夫其匠意立言摛華鋪藻鈌形月露馳情魚鳥閒海岳之高深軼雲霞之宵渺誠足尚已若乃比物寫興激詞寄聲諷意達乎意表美刺緣乎人情規以攷政治之得失關世運之替興時則有若春草集者焉春草集者蓋源乎比興而致文乎綺縟者也惟昔靈運凝思形西堂之幽夢文通悅別流南浦之瓌詞雖藻繪稱工而比興乏體僕自卯歲即尚斯文鑽研百家殆乖三紀徒徇言辭之末罔窺理義之歸今則覩佳製而覿頻聆希音而心醉雖欲企蹤遐躅其道無繇輒復襲軼後塵措辭末簡云爾

蓉峰先生誄辭序（[illegible]所）

某年月日蓉峰先生宋公卒歲星告徹少微掩耀松飈輟響蘿月罷照先是世道下降隱德中微峩汶上之高風踵終南之捷徑是以周生習隱孔氏獻畝樊子處聲漢廷鍾議先生夙抱高尚番企玄蹤龐公志樂於耦耕尚平期畢於婚嫁僭傀靡耀嘉遯終身子惟席珍道光朝署石史戢記言之重東朝推興學之尊允重加恩千里歸覲董金學錫於疏傅輜車特寵於桓榮蓮貴萊衣家榮芝製承菽甫隆於變日風木還感於終天吾道興嗟士林胥弔昔伯喈致哀於有道靖節見誄於延年異代同悲殊音共嘆伊予小子邈述先塵緬碧山而引懷歸白雲而枚涕式稽禮典爰述誄辭誄曰啓賓王室胙土受封玉產驊國蔚為詞宗弘登三事均題九江嬌嬌今丈人中之龍嗟惟先生奕世高蹈方駕嚴鄭追蹤夷皓漆園養恬蘇門長嘯丹霞非高白雲同徽道輕軒冕志樂丘岑遡風解佩望雲披督元酒寡味大呂希音篤生令子時惟國琛三釜娛親百年變日掛冠遙歸安車寵錫攀謝列郡慷迴捧檄涉岵纏悲蓼莪貽感嗚呼哀哉在昔太丘海宇赴弔亦有孝叔錫類稱孝持狀夫子異代同調生榮歿哀年高德劭玄閱暫閟泉臺永扃松月夕墮薤露宵零表石樹道新宮載銘小子述誄太史是徵

贈醫者序

天下一郡邑也一身一毫竅也善覘天下者觀一郡邑而天下可徵已善察疾者視一毫竅而一身可俟已故以一邑之旱一郡之安未足以亂天下也而禍亂之漸則自此始一毫之損一竅之滯未足以病一身也而疾病之萌則自此始善相善醫恒於是焉慎之方朝廷乂安四方無事下邑或水旱焉邊郡寇與焉弁冕瑞委者優游廟堂之上不曰水旱天數則曰鼠竊狗偷不足恤也太官未至於肉糜嚴城不接乎烽燧曠時引歲日銷月鑠不知天下已不可為已人當壯武之時元氣充盛雖一毫或有損焉一竅或有滯焉彼其動作起居未異平日不曰膚髮之微則曰瘡痍之疾毋膚憂也飲食不關乎慎節脊力未至乎衰德浸淫荏苒氣血潛耗不知是身已不可藥已是皆不知防微杜漸未能謹

乎內而遺忽其外者也昔之治天下者未始不重內而輕外不知四方之釁亦朝廷之漸也治疾者未始不急本而後標不知瘡痍之萌亦腹心之候也使朝廷處置誠得其宜則四方之釁無自而起腹心榮衛不失其調則瘡痍之證曷從而生吾故曰郡邑者天下之徼而毫竅者一身之候也同郡吳仲祥以治瘡瘍人垂三十年予切怪世人類忽瘡痍之徼而不慮其為害甚大因論天下之事有類於醫者故因以贈云

拙齋記

天下之物巧拙相形而拙恒勝於巧非拙工於巧也拙得天而巧寓夫人爾昔者宋人刻玉楮三年而成一葉巧果何為哉離朱弗能索遺珠賴象罔得之拙果可廢乎同郡陳國光發精畫學而以拙名其齋居或者疑焉予謂不然夫拙不足而後有巧巧者拙之靡也嘗試與子因畫而論之自宓羲造書契而畫存乎其中矣今觀山川之文而流峙之形賦焉日月之文而盈虧之理寓焉草木之文而萌蘖之情具焉魚鳥之文而飛潛之機著焉何其容其巧乎去古寖遠人僞日滋昔人謂書莫古於篆猶自一變為隸楷再變為行草而拙不可見矣予亦謂畫莫古於林壑自一變為花卉再變於蟲鳥而巧不勝既矣今君寓名於拙庶幾有意於復古者哉雖然是未足以言夫拙也蓋予幼嘗學嗜書習之累年而罔知楷其點畫比壯復嘗學琴亦勤之彌月而弗能布其指爪故凡天下之拙莫予若也以君之意匠經營動有天巧拙云乎哉然聞古有大巧若拙意者君之拙其殆近是乎予將抱拙終身竊喜君之有志於是也遂為之記

雪篷記

人之於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焉夫人亦天地間一物爾苟凝滯於是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昔者劉伯倫之寓意於酒既遙集之寓意於屐其迹似曠遠其中實留於物也君子欲玩物適情當於是辨之武川徐允恭早歲遨遊湖海間玩雪篷之趣而有得焉既而惜其境之不常在也歸而繪諸圖以寓意焉予謂是境在天地間固不能以常在而亦未嘗忘也昔予家双溪上每江空歲晚積雪皓然孤蓬短棹交錯洲渚間

意未嘗不在是也信宿之後則平沙斷岸已失故態於是境與意相忘久矣然而每一見之意亦未嘗忘也今君之爲是圖得非留意於物乎雖然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自予落城府向之所寓意者不特忘之而遂不可見矣嗟夫溟海浩瀚風波不時意者君將出爲濟川之舟揖願乃自放於荒煙野水之濱其將蟬蜕於污濁乎抑將浮湛於斯世也吾聞昔人藏舟於壑夜半猶爲有力者持去況皓皓之易污耶吾懼或者按圖索驥則子雖欲爲絶壑之屋舟並十畫不可得已安得與子載太古之雪汎無爲之波以淳游乎太素之天乎

尚絅齋詩集卷之三

金華童冀

南行集

五言古詩

過洞庭

嘗聞楚粵交積水之所匯我來當五月雨過百川會滄淪詎有底磅礴信無外日月互呑吐風雲時霾靄夷夏斯界限江漢相襟帶吳檣與蜀柁飄忽風雨快平生獨往意頗覺空眼界孰云呑八九胷中不芥蔕行當登日觀一覽瀛海大

夜雪簡王雪舟

兒時不識愁見雪喜欲顛長大頗不喜所望在有年蹉跎齒髮暮況乃憂患煎一身去鄉國道里踰五千北風昨夜起積雪被南天故鄉美醽醁不到蓬窗前頗聞王子猷夜泛湘江船豈無戴安道掩關方醉眠人事每如此遠客殊可憐

七言古詩

送胡琪之富陽（琪永康邑人永康有花溪西北流入雙溪）

花谿水下雙溪迤邐百里西南馳北折蘭臯復東騖却繞金華山下路金華山色年年青年去年來相送迎我家金華山色裏與子共歡雙溪

水去年送子作賢良握手一笑溪水傍今年我亦金陵去解后錢塘復相遇錢塘江上三日留送子又登江上舟富春南望未百里江流猶是雙溪水我今暫別行當還扁舟還過富春山好買江魚釀江酒同向春風開笑口百年懽樂能幾何一年春色成蹉跎明年子亦作歸計衡門待子重相過

謁卞將軍祠

五胡雲擾鑾中原五馬渡江江欲渾闕中帝子已北狩洛下士族爭南奔新亭英雄相對泣國體艱危僅能立姑孰甫見擾搶沉歷陽又聞猰貐入江左卞吾身退高廊廟重臣劉與刁幼君母后等孤注元舅鼠伏先遁逃將軍精忠貫白日氣吞餘子前無敵身冒白刃如無人此身不知知有國二子從父身爭先父前子後同九泉當時豪傑誰不死一門忠孝今千年六朝往事隨流水將軍至今猶廟記世間萬事等飄風只有忠孝傳無窮

過安慶謁余忠宣公祠

舒州城小如堵牆舒州城外皆戰場遺民千百多殘創官中況復無餽粮余公東來植綱常民心險固踰金湯開門四野煙塵黃青天白日騰虎狼公執忠義為鋒鋩追奔逐北如驅羊群盜出沒猶披猖蜂屯蟻聚稱侯王孤城屹立當中央羽檄徵兵驚四方援師不至振復僵此身真與城俱亡舉室效節沉滄浪聲名日月齊輝光新朝褒忠勸貞良作廟秩祀嚴烝嘗平原睢陽遙相望雲車風馬來翱翔我嘗拜公潮水傍繡衣玉節何煌煌今公遺像儼在堂九原不作淚泗滂秋菊春蘭薦馨香歲時奔走來巫陽江水日夜東流長遺民千古心弗忘

過賈太傅廟遺址

洛陽年少古希有誰其薦之河南守聲名一日傾京師漢廷無人出其右是時天下方治平朝廷柄用皆老成惟生新進談世事開口磊落令人驚流涕未已復太息絳灌諸人豈相嫉不愆不忘舊章法令紛更果何益一官迢遞來長沙承恩又看梁園花寢薪書上痛時弊鵬鳥賦成悲日斜當時未識治安策宣室何勞問前席漢家禮樂興百年身後時方用儒術武皇銳志

追古先待詔金馬非才賢使生當時偶未死致治三代良非難我聞古人任黄耇大器由來晚成就舉世皆知非漢文惟我獨憐生不壽空山落日寒煙昏千年遺廟無復存荒庭古井久不食寒泉一勺薦芳蓀我生已是千載後老去惟知懶開口致身富貴須少年獨立乾坤重搔首

讀磨崖碑

昔年豎稚頗好奇先達示我磨崖碑是時未識文書故豈知中有千古悲躊躇歷世逾半百鏡中白髮有成絲竭來薄宦向南紀葉舟夜泊清湘湄道傍巨石屹千尺舟人指此為浯溪呼兒篝火徑登岸草樹蒙密無旁蹊回舟終夜四五起仰視清漢聽晨鷄遲明攀援陟巉崿石磴仄足難階梯平生兩目久昏眊大字盈尺無由窺粤從少小偶誦憶口占夢想心追惟乃知天寶全盛日宴安酖毒鍾禍危華清十月車馬集漁陽一夕煙塵飛馬嵬倉皇六軍發靈武偪側千官隨俯從人望計良是不稟君命禮則非三綱委失開國日萬事寧論叔世時翠華東還果天意回首西内非人為閹豎竟一竊國柄牝鷄幾再鳴宮闈向非奸黨自魚肉禍患正恐無時衰中興功名屬李郭致治政績慚皐夔藩鎮侵尋事任強朝廷姑息惟羈縻唐家由此訖不振百年禍亂基於斯邇來涉世六百載當時舊物無一遺高崖峭壁亦消泐大字深刻生癬胝古今幾人此游歷賦詠往〻與歎咨豫章歌詩明大義廬陵作賦推事機人情天理兩曲盡嗟我欲詩難措辭江風東來飽帆腹舟人告我行路遲攝衣登舟亟就枕回首百里浮烟霏古來變故亦何限貽厥事業須良規周宣一去不可作三復常武車攻詩

題梨園小畫

君不聞昔年天寶全盛時梨園玉雪千萬枝君王夜入月宮去後庭愁損千蛾眉銀橋閣道相連屬十二闌干倚寒玉歸來不憶天上游獨記霓裳羽衣曲沉香燕坐清夜長流蘇寶帶懸明璫一百五日寒食節三十六宮明月香阿環睡足嬌無力夢繞巫山楚雲碧六花散作晴雪飛落地瑶華曉無迹漁陽一夜飛邊塵六龍萬里天西巡馬嵬腸斷埋香玉蜀道天高空白雲東

歸坐數年華暮遶夜漫漫誰與度梨園弟子生白頭滿眼新人不如故尔来此恨六百年花開歲歲春風前乾坤舊事逐流水畫圖却向人間傳半幅齊紈渺蕭瑟拭眼春風香霧濕當年畫史知幾人不為君王寫無逸

題梅溪卷

我昔雙溪溪上住手種梅花千萬樹門前流水橫小橋屋後青山更無數醉來放舟溪上流青山處處隨行舟十里春風落香雪一溪雲影如浮鷗年來作客向荆楚夢中猶記來時路披圖不省是他鄉徑欲挐舟便歸去溪光山色殊有情梅花夾路遠相迎南枝昨夜報春信歸去花前看月明

送丹丘生熊簡金華士友

吾聞赤城之東丹穴山上有珠樹青琅玕蒼麟白鹿共翩僊翩翩五彩停鳳鸞瀛洲圓嶠在咫尺瑤臺銀闕青雲間邇來人世竟寥絕青鳥久不來塵寰前年衡岳竹多實鳳雛飛來栖石檀朱陵洞深海雲濕華蓋風高秋月寒三閭廟古江蘺碧二女祠荒湘竹班頗聞蓬萊又清淺刷羽夜渡滄江滸滄江東望接雲海霞城石壁高巑岏赤泉出穴味如醴瑤草青青冬不蕃九苞綵羽久相遲碧梧翠竹交檀栾東歸幸謝赤松子千歲玄裳當復還

贈丹崖隱者

吾聞零陵東有丹崖山青天削出青屏顏丹梯百丈不可到仙人煉藥巢其間丹成仙去已千載至今草木餘清寒我來覽古訪陳迹石磴仄足難躋攀上有撐雲柱日之喬松下有懸崖竇塹之驚湍幽林野鳥作人語陰洞或有蛟龍蟠何人結屋倚蒼翠抱琴林下聽瀑漫乃是丹崖仙人老孫子少年早脫名利關祇今五十如處子雙鬢鴉黑顏渥丹門前種秫釀春酒屋後黃獨供朝飧野猿有時来獻果木客賦詩常往還留我石上煑春茗松花落地雲班班我家金華五千里失身作客天南端檄書昨夜趣歸與葉舟徑下湘江灘弘文館深難置足神武門高宜掛冠山中草屋幸無恙拂衣歸共浮雲閑明年花開倘相憶把酒北望興長嘆裁書欲寄無鴈過少待遼鶴東飛還

水車行（永州水車不假人力分送諸溝可以及遠數里之外其田亦仰此水又）

零陵水車風作輪緣江夜響盤空雲輪盤團團
經三丈水聲却在風輪上大江日夜東北流高
岸低岈開深溝輪盤引水入溝去分送高田種
禾黍盤盤自轉不用人年年祇用修車輪往年
比屋樓單伍全家載下西涼府十家無有三家
存水車臥地多作薪荒田無人復愁旱極目黃
茆接長坂年来兒長成丁夫旋開荒田納官租
官租不闕足家食家家復藉水車力一車之力
食十家十家不憚勤修車但願人常在家車在
軸不愁禾黍秋不熟

荒田行（永州四野荒田彌望入全州境即無曠土矣）

永州荒田多宿草永州田多人苦少南村田荒
無人畊北村草深人不行往年峒猺據城壁驅
迫編戶充軍役十戶迨今無一存當時寧望長
兒孫壯者隨軍入軍伍老者盡作泉下土少者
僅存雖長成十家九戶惟單丁應當門戶倦奔
走豈有餘力到農畝荒田積草如人長熟田近
年亦抛荒男婦女號飢不足草根木實常充腹
荒田幸免官徵科熟田徵科真奈何永民自嘆
生來苦不信人間有樂土君不見陽岸即是全
州山四時畊墾無時閑

漁蕩行

永州江清拂見魚永民歲歲輸魚租當年差官
閘湖蕩尺水從茲起波浪江濱湖岸多沙洲一
望不見人盡頭常時風色黃塵起一夜雨聲滾
潦流丈量繩引計頃畝丰抑編派強分受黃綾
大冊書入官歲歲催糧頒甲首大家有田無宿
春小家寄食身為傭年〻逋負遭箠楚儉歲惟
閘（空[illegible]格）舟載糧輸入倉倉倉歲額常虧糧
君不聞道州魚課年年足當年閘課官不酷（永州魚糧畝一斗道州繳數升又無永泊之患民至今賴之）

五言近體

江行

客路四千里江行兩月程乾坤雙髩改身世一
舟輕事業愁先達聲名畏後生少年容易過零
落壯心驚

七言

丙辰立春日留錢塘

鶴書歲晩下君局千里迢迢去
上京春事又從今日始月華獨是故鄕明鴰來
無復聞鷄舞酒醒生憎聽鴈聲獨喜歸心似潮
水夜來又過冨陽城

江上雨晴曉望

老去情懷厭雨聲蓬窓曉起坐新晴雲間一鶴
從天下江上群山照眼明身世悠悠渾是夢客
鄕事事總關情白頭竟爲檄書起深愧當年魯
兩生

觀盡忠池拜余忠宣公墓

荒池斜日暝雲陰獨立空山淚滿襟遺老能言
當日事寒泉猶照死時心百年妻子皆魚腹一
代河山竟陸沉故國春風又芳草祇應遺恨九
泉深

過黃州

楚天雲淡雨初收江上南風五月秋勝槩幾年
懷赤壁宦遊今日過黃州乾坤故物青山在歲
月無情逝水流白首此身千里外登臨不盡古
今愁

登黃鶴樓

城上高樓樓翠微樓前山水淨朝暉青山萬古
塵長在黃鶴千年來一歸吳大淒涼悲燐集雲
霄突兀又翬飛登臨不用重嗟感城郭人民幾
是非

登岳陽樓

片帆西泝大江流五月南風過岳州吳楚尋常
多巨浸東南形勝有斯樓百年共老人間世一
代誰先天下憂顧我登高尚能賦不堪重起望
鄕愁

寄武昌吳廣文二首

大江東下鄂州城千里頻煩遠寄聲壯志每慚
人易老異鄕猶喜月同明雲萍半世偶相遇膠
漆十年無此情聞道歸來黃鶴語五湖曾許白
鷗盟

春風艤棹楚王城曾向蕭齋聽雨聲臨水忽驚
頭併白看山誤喜眼猶明愁來無復軒裳夢老
去難忘兒女情寂憶故園春事動石田茅屋要
尋盟

次前韻簡衡陽王俊華廣文一首

八詠樓前婺女城一年不聽早鶯聲登樓誤喜

青山在覽鏡羞添白髮明故國春風頻入夢異
鄉啼鳥寂閑情愁來更憶王文學何日東歸共
結盟

寄漢陽陳廣文

永西門外西州路猶記津亭折柳枝鴻鴈一年
無尺素江湖兩鬢各秋絲三湘地控巴人國八
詠樓連婺女祠聞道日來頻在昔莫因鄉土重
懷思

次前韻寄王廣文

一冬不見衡陽使開遍梅花到北枝照眼山雲
晴冉冉捲簾江雨曉絲絲青楓落日三閭廟翠
竹何年二女祠早晚湘江春水暖好憑雙鯉寄
相思

次前韻寄長沙李叔南

孤舟一別李徵士飽聽三湘詞竹枝太白莫空
尊裏月還丹難黑鏡中絲素王禮殿崇新構赤
帝行宮有舊祠想見登臨足佳製綵毫日日寫
幽思

寄襄陽李仲訓廣文

劉郎新自渚宮還每說襄陽李謫仙夜月醉傾
千日酒春風爛醉五雲牋習家池上閑調馬漢
女江邊誤鳧船白首何由一傾蓋暮雲春樹思
年年

送楊明府從軍廣西

蚤歲棘闈曾射策轅門老去却談兵烏紗有恨
黃塵滿青鏡無情白髮生半世春風蕉鹿夢孤
舟暮雨竹雞聲家山萬里天西北猶喜長空共
月明

送張僉憲從軍柳州

千古清風柳柳州謫官誰復得清游十年事業
邯鄲枕半世風波舴艋舟鸞鳳有時棲枳棘貂
蟬自昔出兜鍪白頭且遂從軍樂一任東陵說
故侯

送人還武昌

湘口驛前江水流故人亭下送行舟五更山月
不知曉一夏江風渾似秋無事取琴彈越調有
時把酒看吳鉤月帆我亦東歸去早晚相期黃
鶴樓

謝王雪舟惠楮衾

楮生家住剡溪濆每念無氊鄭廣文月夜久諳

塵榻冷春風今向雪舟分玉堂天上無清夢茅屋山中有白雲見說梅花消息近好將心事問東君

次前韻述懷

倦客南遊湘水濆故山猿鶴久移文半簪華髮催年暮一榻青鐙坐夜分季子已無衣卒歲相如徒有賦凌雲昨宵又作還家夢茅屋分明見少君

對月有懷

杖老山林種秫田春風吹上楚江船鄉關一別四千里京國遙瞻五尺天崇武日來稀有字廣文客久更無鐙多情賴是湘江月照我清光似舊年

竹軒

聞道君家軒子好高情更借竹為名開門蒼雪灑衣漚當晝青雲滿眼生林下四時無日色枕邊六月有秋聲丁寧慎勿開三徑便有蕭蕭車馬鳴

丁巳生旦有感

獻歲高堂奉壽卮白頭兩度客天涯百年父母劬勞日一歲乾坤交泰時故國音書歸雁寄異鄉心事落梅知斗杓又復回東北江水歸心日夜馳

題松庵（余伯恭江西人以醫寓居清湘）

余氏安居如斗大長松繞屋四時青雲根有時孕琥珀露氣滿山藏伏苓鶴踏仙花枝上落風傳天籟夢中聽清宵借我蒲團坐來讀黃庭內景經

九日泊安慶城下危廣文餉酒走筆奉謝

舒州城頭山可憐舒州城下水如煙一年客路又重九咫尺鄉山猶二千青眼故人殊念我白衣送酒可如泉定知後夜到京國兩地懷人江月圓

五言絕句

病起偶成

一病又十日春歸了不知開門見芳草不省是何時

題雲山小畫二首

不到家山久茅簷長薜蘿最怜春雨後幽徑白雲多

不踏鄉山路于今又幾年茅簷知不遠只在白
雲邊

題萬桂秋聲詩集

露冷三秋月香清十里風都将春草夢吹入小
山叢

七言

題翠竹紅梅

瑪瑙坡前雪未消小樓翠袖倚嬌娆醉中不省
看圖畫行過西湖第六橋

題杏花白頭公小畫

曲江池上踏殘紅十載春風似夢中誤向花前
听啼鳥不知身是白頭公

題畫古木

漢室掄材構建章斧斤日日到山岡誰知寂寞
滄江上猶有參天古木長

題秋江小畫

兩岸青山宿雨收西風木落洞庭秋若為得似
游魚樂只恐煙波有釣舟

題宋徽宗石榴高宗書韓昌黎詩

金風吹綻紫綃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猶喜稍頭
風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

尚絅齋文集
南行集

連前爲辭

王穆字辭

王生穆名厥父攸命長而加冠字以熙敬古人
制字名實相須一有弗稱豈不厚誣惟人之生
匪敬曷存一身主宰萬事本根穆之為義惟遠
惟深外著于貌內存乎心本末交脩表裏一致
勉而弗怠聖賢可至在昔大聖穆穆文王緝熙
斯敬其道乃光吾儕小人唯恐失墜夙興夜寐
罔敢逸豫洞洞屬屬執玉奉盈戰戰兢兢臨淵
履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念茲在茲終始弗替
匪惟知之行之實難匪惟行之繼之惟難想彼
川流不舍晝夜我月斯征而日斯邁勿謂敬止
惟恐弗虔勿謂繼止惟恐或愆朝斯夕斯克敬
克繼曷以致之惟學為貴百爾君子各究尔忱
我作字辭式配心箴

永庠三子字辭 有序

子生三日父命以名既冠而友字之禮也古者
人之命名其別有五以民生為信以德命為義

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火爲類義也永庠弟子員鄭生復泰生泰劉生升皆以易卦命名其弨德命之類乎三子亦既冠矣謁字於予因字復曰孟陽字泰曰志同升曰允升復衍原義爲之辭曰民之初生知愚同類亦既有名盍思其義幼而弗學曰未有知既冠而字如何弗思古之君子以義制名匪惟名之實踐於行惟子之名本乎大易聖人垂訓猶名責實復之爲義惟陽始生字爾孟陽進德之亨天地相交其道爲泰字爾志同終始罔悖地中生木進而上升信惟積學乃克有成泰道尚同陽德無息升而不已胡學弗積百爾君子勉之敬之朝斯夕斯視我字辭

說

永庠三子字說

予攝教永庠之明年將復如京師弟子員唐政秦楙鄧良請於予曰政等無似僻在遠方未嘗聞大人君子之餘論先生弗遠數千里幸不鄙夷而辱教之今先生遽舍去政等弗獲摳趨負笈以承聲欬深懼荒墜舊業以遺君子羞願賜一言而卒業焉予告之曰若亦知夫爲學之道乎夫學所以盡爲人之道不假外求也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德者何人所稟於天之良心也良心之發則爲善政誠勉之弗怠爲學之道豈外是哉然人莫不有是心也而物欲蔽之存焉者寡孟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者也苟操之弗謹放而不求心且弗存而况於爲學乎因字良曰秉彝字政曰以德字楙曰士勉俾之循名顧義而勉學焉庶不負斯名矣雖然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名而無其實君子弗與也子其勉焉思其名以踐其實庶可以爲學矣三子皆諄謹有志乎學故予樂以是語之猶懼其或忘之也遂書以爲三子字說

銘

拙齋銘

邃古之世民俗熙熙巢居穴處泊乎無爲粵自結繩夐遠書契風氣日開俗由以鑿繢素爲絢雕質以文是非雜揉真僞紏紛變故相淩譎詐相尚徐偃飾仁燕噲竊讓漢陰抱甕桔槔見嗤

亦有吳客善用不龜機心日萌機械日盛射利抵巇以拙為病代有貞士究觀古初抱朴行素以拙為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蠶我衣我田我食人謂不足我則有餘人皆奔競我獨休居相彼世間物有萬類伺伏相尋利害攸繫謂鳩為拙乃居鵲巢蛛蟄信巧一身莫迯惟人之生真罔實偽抱拙終身庶其無愧有扁昭揭勿替厥名朝斯夕斯視我斯銘

題跋

跋所翁龍

昔之善論畫者不于其形似視其筆意而已予嘗見古人作畫規摸畧是（似）而趣度閑遠蓋有出乎筆墨畦逕之外者後人徒泥其迹古意遂不可見此畫獨得古人筆意信其為所翁作無疑夫龍之為物神變不測尤不可以形迹物而世謂張僧繇畫龍不欲點睛恐其飛去此所謂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者可為一笑因閱此畫遂識其末

西菴集十卷

（明）孫蕡撰

明弘治十六年金蘭館銅活字本

西菴集九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孫蕡撰。蕡字仲衍、廣東順德人。洪武三年舉於鄉、旋登進士。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召入爲翰林院典籍。出爲平原主簿、坐累逮繫、旋釋之、起爲蘇州經歷。復坐累戍遼東。既而以嘗爲藍玉題畫、坐玉黨論死。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編前有黃佐粟春及所撰小傳、稱蕡著述甚富。自茲集外、尚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和陶集古律詩。其孝經集善則宋濂爲之序。蕡歿、諸書散逸。其詩文今行世者爲門人黎貞所編。然佐稱西菴集八卷、而是編詩八卷、文一卷。卷端題姑蘇葉初春選。或初春別加釐訂、抑佐但舉其詩集歟。蕡當元季綺靡之餘、其詩獨卓然有古格。雖神骨雋異不及高啟、而要非林鴻諸人所及。小說載書生見蘇軾侍姬朝雲之魂者、得集句七言律詩十首、七言絕句十五首、今乃在此集第八卷末。蓋蕡游戲之筆、即黃佐傳中所稱集古律詩一卷是也。黎貞乃綴於集後、又併載其序。遂似蕡眞有遇鬼事者、殆與林鴻集末附載張紅橋詩同一無識。姜南蓉塘詩話又從而盛稱之、更無當矣。

西菴集序

言假乎脩飾而成者乃其淺者也理爲氣之本氣充則才具矣於是發之爲言則必沛然有餘莫可得而限量焉夫詩爲言之精故詩之工可學而才非學所能及惟理無不明氣得其養者能之若洪武間西菴孫先生之詩爲然先生於詩觸口成章宛若宿搆略弗費思而意味自足何哉蓋先生於經傳之旨素講明天人古今之變式詳究猶孟子謂之集義者則浩氣以之自充奇才由之自具所以發而爲詩斯須數十百言渢渢弗能休悉皆樂厚沉着暢茂條達體製嚴而不至乎拘聲律縱而不底乎肆嚴之於廟朝逸之於山林固無所弗體尊之爲道德顯之爲政教明之爲事功幽之爲仙鬼亦無所弗著與凡懷思遊行羈泊貶謫咸不失於性情之和若水在溪澗流衍而靡息在江湖浩蕩而莫測夫豈規規模擬雕刻剽掠必假脩飾之淺近而爲之工者乎先生嘗言人之爲詩苟或磨墨椓筆皆不足以言詩昔爲吾蘇郡長司故老聞而猶傳之如此觀之驪山朝雲等作可見真可類文不加點倚馬萬言者矣然戲哉

朝肇造區夏之初痛洗[illegible][illegible]夷狄之陋乾坤[illegible]靈淑鍾萃故發然[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言良足以鳴正始之音煥人文之光為天下後世之所景仰詎立勉強苟且而已者哉迨今百有餘年往往播誦其一二於人口又嘗見於正音選粹等編然其平日所作甚富其全則未之見習承乏廣之提學徧求士夫家尤以未獲為慨茲引老歸檢舊篋得西菴集一帙固未可遽謂之全然有樂府歌行五七言古律絕諸體稍備大理寺正陳公以道過吳取覽而悅之謂吾郡太守林公思紹圖欲印行二公皆先生鄉人敬慕之深而好之篤林公仍屬習較其文家釐為十卷畀于諸首習學膚言[illegible]將何以副[illegible]概先生去今雖久澤猶未斬而已不能考見其所業之全况加百年之久耶用菡村夫大夫士所以知名之難微二公之好[illegible]則是詩卒不能見之後世故不遜而僭舉先生之才之博且敏原之必有所以造之自復之公并告凡觀是詩者烏敢言文哉先生諱賁字仲衍西菴其別號廣東南海人官翰林典籍奉使秦晉楚蜀之境改經歷左遷魯之平原簿後又戍遼陽以終云

弘治十六年歲癸亥蜡月朔

賜進士廣東按察司僉事致仕吳郡張習書

卷之一　五言古體

雜詩六首　詠月
新夏日酬二三　吳山懷
道上作　與羅浮葛鍊師丁下
寄棋林黃道士　王山有感
安斯昇仙臺　夏日尚甫酬予相和
墨竹　寄題七星巖之上
西郊秋日　南園與李子修
贈從弟三首　贈留陳子美

北上　別弟
別隣　別友
別女　代友贈別
代內贈別　寄王給事
寄鄭進士數　篤遊天界寺
歡宴呈諸閣老　贊鄭林宋先生諸老
輸役蕭墻　治縣事作
送王給事南還　遊山作

卷之二　樂府

將進酒　紫騮馬
烏夜啼　望行人
長相思　飲馬長城窟
古行路難　行路難
行行重行行　白頭吟
昭君歎　湘妃曲
阿嬌怨　班姬怨
烏孫公主歌　白紵四時詞
團扇詞　梁父吟
挂劍臺　銅雀臺
楊白花　休洗紅

蔣陵兒　上京行
長安篇　鬭歌行
苦寒行　傷哉行
懊惱曲　採蓮曲
長歌行　短歌行
古意

卷之三　樂府

秋風詞　南浦曲
橫塘曲　春愁曲
花開曲　游絲曲

落花曲　木蘭曲
蓮花曲　葵花曲
鴛鴦篇　蛺蝶詞
古鏡詞　漁父詞
樵父詞　田家故
秋夕詞　牧牛詞
牧羊詞　射雉詞
射虎行　採菱曲
採蓮詞　蠶婦詞
貧女歎　[illegible]昔昔鹽

卷之四　歌行

南園歌　廣州歌
草書歌　羅浮歌
智空和尚種松歌　右司堵郎中山水歌
南京行　虹縣行
平原行　平原田家行
驪山老妓行　高昌老翁行
碌碌行　湖州樂
雲南樂　飛仙歸來詞

卷之五　七言古體

鬬子規　曉發英德
贈端孝思　贈高彬
送何三元帥北上　昭陽草堂卷
白雲山房卷　會鄉友
送張仲庸歸陝西　送高文質游杭州
異橘圖　憶白雲山
桑梓圖　石城秋晚圖
西塘爲吳隱君題　贈塞甫文遠
黃萬戶羅浮圖　贈關元帥
戲贈端孝思　送何都閫省覲還齊
送友歸富春　代內贈別
往平涼別高彬　寄訶林明長老
寄羅都事　送都大行
贈虹縣顧景明　送虹縣陳大尹
送翰林張典籍　送崔振宗

卷之六　七言古體

捕魚圖　堵法曹匡廬圖
過隋宮故址　次李陽河
阻風雷港　次武昌
武昌別魯侍儀　瀟湘景圖

次歸州　過瞿塘
贈畫者徐文珍　鹽井
發忠州　下瞿塘
桂巖　蘭雪軒
古雪卷　獨冷軒
瞻雲軒　雙鯉軒
可居軒　楊補之梅花
畫竹　墨菊
雪夜泛舟圖　夢雪舟
菊莊　唐仙方伎圖
桃源圖

卷之七　五言律

雨中寄友　山中寫懷
光孝寺　酬王道薦
過東河懷雪蓬　荔灣漁隱
翠筠軒　朝雲一百韻
琪林夜宿聯句一百韻

卷之八　七言律

南山雜詠　峽山寺
羅浮　月華寺
拜祖墓　重過林氏別業
海漁　景泰寺
靈洲　贈黃觀復
元日　送人之南京
別王彥舉　秋江送別
送林穀寄彭萬里　送趙宣使
乙丑元夕送傅進士　到京
朝奉天門　鍾山應制
駕遊鍾山應制　新春從幸天界寺
駕幸天界寺　陪翰林遊鍾山
贊宣國李公　呈中書參政汪公
奉左司顧郎中　送趙晉　寄趙進士
送張典籍　奉致仕詹天官
奉太史令護軍公　投贈山東何方伯
寄鄭御史　送張翰林
寄張御史　酬劉黎二御
題黎御史先君墓志　寄彭萬里給事
送沈主事知西安　懷王彥舉
懷劉子高　寄羅友章
寄黃文博　懷黃觀復

圜丘大祀　諸王之國醮禮
送劉芳之入蜀　奉餞承旨宋先生
懷鄒文學　寄梁孟素
贈端孝思　和牛士良使安南
贈達祿脩撰　宋伯禎東園
寄王主事將官漳州　西樵
懷朱脩萬二首　贈性空上人
冬至　乙卯除夕
喜雨　鳳凰臺
再遊鍾山　再寄羅友章
懷舊遊寄李士行　寄高彬
送蔡九節　春興寄端方
征南將軍回京　送人還鄉　西巖圖
懷白雲山房　懷海珠寺　除夜

卷之九　七言律

出京　之官平原別諸老
別妓　代妓送別
江上　金山寺
過揚州懷蕭太守　寄揚州解通府
送夏仲寅　送牛應祥
高郵　秋風
復虹縣顏徵士　虹縣九日登五女塚（丘臺）
淮上思家　淮南贈友
淮上憶京　清河口
圯上　過三洪
過呂梁　徐州洪
漢祖廟　項羽廟
歌風臺　戲馬臺
范增墓　黃石公祠
過高唐　過東昌與王通守話舊
過睢寧懷葉知縣　客平原春日
宿高彬第　挽夏尚忠
重過玄都觀　懷彭萬里給事
送陳史御之官　贈楊主簿
黃河　古河
出關　驪山
冬至　思家
南昌鉄柱　立秋次清江
十八灘　張曲江祠　除夕次英德
寄高彬四首　懷京

采石太白墓（三首）
次黃州
次池州
望廬山
次潯陽
次九江
寄江州陳徵士
至諸瀧廟留題
過岳州
岳州送丘祥甫
歸州贈莫三
巫峽秋懷（六首）
酬四川戴僉憲
懷四川
懷青城
懷羅浮
馬圖
訪單孟雄不遇
曾氏耆壽翁
懷朱儋萬
顧左司吳中別業
寄文淵學士吳
懷朱太史宋舍人
懷揭孟同
懷蕭止菴
寄贈鄭憲使余貢
懷碧虛蕭鍊師（五首）
三友堂
過濟南別何方伯
思家
悶興
觀海
戍[illegible]渡海
渡海呈同遊
沙門島（四首）
與謝縣丞坡山聯句

卷之十　七言絕句

紅菊
墨菊
紅梅
墨竹
王孫圖
宣和枯木翎毛
折枝桃花
桃花白[illegible]
楊妃出浴圖
楊妃對鏡圖
昭君
葡萄
雜畫（十首）
四皓圖
畫梅
松
梅
萱草圖
舞馬圖
送宋翰林致仕歸金華
寄王彥舉
寓小樓懷以成
[illegible]
龍江夜泊
過揚
下邳
呂梁洪
聊城
聊城見荷
武城
過在平望嶧山
周公
范蠡
伍子胥
黃歇
荆軻
昭陵
[illegible]堅
二喬
赤壁
綠珠
姑蘇臺

靈岩寺
姑蘇開元寺
望九華山
過赤壁
過荊
巫山
出蜀
次張仲舉詩韻
幽居雜詠七十四首
秋閨思四首
閨怨一百二十首

西菴集目錄

西菴集卷之一

五言古體

雜詩

飄風報長薄夕日澹無輝良人久辭蜀今在沅水西別時春花發秋葉忽已飛無由通精神夢寐長相隨欲寄一尺書臨風久徘徊游鱗沒水曲征鴈杳雲涯哀猿寄對吟東鳥亦並栖居然獨処廓坐使恩愛違何能一會晤以慰悽惻懷

浮萍無根株泛泛江海間狂風簸巨浪漂泊何當還亦似離家客長年去鄉關莽莽涉萬里迢迢度千山沉憂

損精魄遠道多苦顏無爲歌此詞惻愴傷肺肝

大堤有游女盛服珮鳴璫冶容麗皎日錦綺華若英含情采秋渌薄暮不盈筐問女何所思疊疊哀怨長夫君久離索杳邈江與湘寒涼入短褐波浪汎舟航芙蓉謝初夕巖桂亦已芳渺渺燕北歸飛飛雁南翔風飄流塵起未落天雨霜俯覩慚遊魚仰視愧七襄此情君詎察懷玉空自傷

粲粲園中樹灼灼枝上花朝迎雲間日暮逐東逝波秦樓起荒煙鄭谷栖餘霞浮雲等霧露富貴焉足多

邊城亘長雲迢迢接沙漠時平宣威遠壯士從軍樂霜

風朝出獵錦旆鳴輝霞營田懸兩狼都護挂雙貂前矛擁宛騎後勁吹羌角官勳四時轉征戰胡塵邈腐儒身計疎中夜思奮躍何能投章甫從爾上麟閣

十月良家子從征上邊州明月照劍匣北風吹馬頭少年有奇志思欲分國憂誰能學李廣百戰不封侯

南園

詩社良讌集南園清夜遊條風振絡組華月照鳴騶高軒敞茂樹飛甍落遠洲移筵對白水列燭散林鳩雅興殊未央旨酒泳思柔玉華星光粲錦綵雲氣浮麗景不可慮衆賓起相酬長吟間劇飲楚舞雜齊謳陵陽杳仙駕韓衆非我儔聊為狥時序娛樂忘百憂

南園夏日飲酬王趙二公子澄佐（[illegible]）

郡城多暇日公子專幽尋招携無俗士歡宴盡華簪臨水釣遊魚凌風弋高禽南園當盛夏灝氣滌煩襟澍雨朝浥道流雲澹輕陰芙蕖被曲渚灌木秀窮林展席羅長筵美酒對坐斟交交黃鳥啼聒聒玄蜩吟歲時遞遷斡好惡皆銷沉於時不痛飲負此芳賞心（[illegible]）

溪山小隱

日出景更好流青入窓户木落葉上霜泉添夜來雨策驢過石橋傍舟向沙渚遇此幽貞期何須美簪組

道上作

高林翳當道莽莽秋向深回風亂落木驕陽亦化霖我行泥塗中凄厲入我襟白日晦平陸還雲生夕陰歸鳥靜不飛暝猿長哀吟感此時景邁況將陽月臨不怨行路難所嗟歲驟尋悲鳴激楚奏思苦調南音鍾儀久已死誰復知此心

訊羅浮蕭鍊師不至

石室松桂秋涼風滌殘暑柴門敞空曲曠夕懷仙侶眞坐久不至鶴馭今何許朗月流清輝山中幾延佇

寄琪林黃道士

雨後天景佳前榮樹光綠遥憐採芝侶遠在春山曲琴歌久已断酒賦何由續有約今夕同開樽掃茅屋

厓山有感

崖山峙海門延宋宅國所雙[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義不赴強虜妻子驅先淪焚香亦可[illegible]我來弔忠魂[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舞[illegible][illegible]璽發光淒其為懷古

安期昇仙臺

神山莫可稽欲弔跡多[illegible]雜有安期生遺臺[illegible]半[illegible]嘗避秦亂南遷事冶鍛砂擣芙蓉靈火煬竈光燭丹成逐輕舉跨鶴步雲表尚留如[illegible]舄此上[illegible]許[illegible]飛騰今

何之翹首越千歎

夏日過蒲㵎寺後二巖觀菖蒲

炎威鬱難攄況值日方永揮筆偕同袍遠詣山中靜消青得清泉流來自巖頂滑澗見石菖彌布水次礦蝟毛荊紏鋩虎鬚簇錐穎婆娑濃擬數翠色香挺挺傳是古堯韭一覽心已領採餌可明目欒欒電光耿尤嫌引壽齡久視閑遊景遂躡安期蹤雲路恣馳騁旋驂乘天風浩笑盧夢醒

墨竹

兼兼太湖水娟娟文玉叢龍光起夕霧鳳羽生秋風冰輪出寒梢瘦影篩玲瓏因之懷所思邈在蓬萊宮

寄關大舉隱士

秋陽化爲霖流潦漲平陸陰霾晦萬象歲暮時連連[illegible]者窘爲行者困馳逐晨興起慨嘆撫懷傷局促甌屋報叢畄屋塗没車軸庭樹無全柯原草變餘綠靜念鄉居士杳然蒼山麓短褐寸掩脛饘粥常不足從事[illegible]失命養高動違俗空匱隋侯珠誰識卞氏玉貧賤少知己隱淪懷親族勵節希世賢君子善自勗

西郊秋日

斗柄揭西峩杪秋天氣肅零露沾野草驚飆振林木雨嘯農務成勤忙事刈穫歲時樂豐稔膏澤遍纖悉昔遊宗洛寒至未成服弊裘感季子生資仰鮑叔哀樂如流電撫己心已足無煩拂龜策更就詹尹卜

南園懷李仲脩

幽獨攄雅懷逍遥步南園繁卉耀陽德嘉木秀春暉時暘燠土膏流澌漲通川荃蘭揚朱英山礬炫文軒蛺蝶列曲渚鳴鳥何關關展席芳醑陳斛觴群物妍韶暢[illegible]儔侶高情寄所宜馳思望遠人適在伊洛壖賢勞事會計日夜不遑安聊復縱長吟引領希令言何能此會合宴樂舒我顔

贈從弟 三首

鴻鵠在陂澤立志恒不群獨鶴唳九臯音響常上聞大器逢盛時豈將久湮淪無爲秉孤節甘與巢許鄰青陽播林麓百卉生光妍如何深谷質尚爾霜霰經守節抱苦貞豈不幽且寒由來松栢性羞學桃李[illegible]荊山有良玉韞此璞石中玉人雕琢之始能成珪琮良玉豈非寶亦在雕琢功願言保令譽黽勉矣吾宗

贈留愚士 中美

旋飆落寒木芳歲倏已遒感此流序易惻惻但懷愁念我同志友不得偕宴游一居玉堂署一在炎海陬王道

今清平有才贊鴻猷誰令抱孤志坐戀林與丘

北上

京華文物盛東南紫氣浮祥雲開甲第春陽藹道周觀國方振纓彈冠始鳴騶皐夔傾棲武多士爲我儔如何務北去北上賦遠遊揚帆渡淮水驅馬入青州青州非故鄉躊躇此淹留西望太行巔南臨清濟流行行日以遠役役不得休微官宦況薄旅邸芳歲遒嚴風被草木咨衰沾衣裳迢遥百越地杳邈炎海陬那能計歸日苦道阻且脩

別弟

離離原上草歲晚霜霰滋與子爲兄弟生世遭亂離漂落各分散生死安得知樂土僕無食南州歎無衣哀詩幸休明天路開清夷翩翩兩鴻鵠振翼思奮飛一朝故山樹一望雲中涯東西各異勢顧影相徘徊遠道去茫茫會合未有期吞聲念同氣淚落不敢揮他鄉儻言歸賤命遥相思

別隣

諺云骨肉遠不若鄰里親往來旦夕會眷意一何勤願言永相保不謂遠離分僕夫與擇楂洪戒衢路津含愁向征軸酌酒當霜晨戀戀疎者厚依依故情新去去歸

未期留家猶食貧有無通假借此道古所敦無爲忘斯託別語多苦辛

別友

喔喔晨鷄唱蕭蕭征馬鳴行裝戒往僕游子趣脩程嚴風裂弊裘霜氣集冠纓亦知歲聿暮奔走詎遑寧眄眄依衢路縈縈別友生鸛鶴傍我飛楓樹送我行商歌慘無懽飲酒催盡觴車輪倏已遠賓客如晨星離別固可惜志在身與名相期各黽勉天路方清平

別内

秋霜凋女蘿夕露浥兎絲依依兩夫婦貧賤生別離思

昔結縭日適際離亂時布衣纔掩脛糟糠不充飢性拙命復窮懷寶世所嗤賴子同甘苦孤貞常自持幸逢王道平天路振羽儀歡愛未云竟殷勤方自兹執袂詎忍分清涕流蒙蒙淹留日月促去去無歸期晨鷄咿喔鳴行李戒路岐僕夫已嚴駕寧能更遲延所嗟長辛苦不爲兒女悲遺語屬鄰曲含酸望親知惻惻重惻惻此懷當告誰

代友贈別

金蘭結深契厚逾兄弟親歡娛暫相逢一日勝九春如何捨我去去逐衢路塵行役冒雪霰驅馳極宵晨寒雀

思集樹凍池念潛鱗物候尚有托君作歲晚人歲晚風色寒蕭蕭吹車輪征袍弊不補對飯新亦陳別曲亂無聆別酒醉失巡私情豈遽忍欲止知何因落日如銅鉦遠山生紫雲君去意惻惻我皆涕紛紛王度今清夷世途無荊棘前期慎努力莫用懷苦辛

代內贈別

閨人重惻惻君爲遠行客遠行無時還千山復萬山不怨別離苦所嗟道路難鴻鴈集沙渚鳥雀棲山樊遑遑將何之竟歲不得安昔爲風中柳今若霜後蘭雪霰被平野風沙侵苦顏苦顏日以凋去路日以遥妾今守空閨歲暮不自聊寒花無妍姿凍柳無秀條淒冷舊容色坐爲憂患銷臨期一樽酒且以永今朝前途各珍重努力登雲霄

寄王給事佐

休沐展幽睇步出鐘阜阿卉木春氣盎淮水揚素波泛泛波上鷗游泳鮮羽儀端坐愧此鳥長遊成蹉跎安得理歸檝翩然解珮珂揚舲過闗石鼓枻入江沱友于事讌集物候方陽和酌酒南園上與君同笑歌

寄鄭進士毅（并引）

步出城東門豁我幽素懷茂樹交綠柯鐘陵敞雲崖有鳥鳴春懷顧聲何喈喈静言感物理心思寡所諧生人同門友襟期情以乖聯衛未接武丘樊尚高棲王度今清夷縉紳若雲來鳴珂登鳳闕曳履上鸞臺誰憐抱孤貞甘分草萊朝吟小山篇暮詠猛虎詞會酬素昔懷天意諒不違

駕遊天界寺

車書混文軌海㝢[illegible]嘉祥皇風載清穆王度日隆昌時歲時豐慶九域[illegible]堂璇[illegible]丹紀五色日重光順令下寒游招提隨[illegible]行靈淵渦[illegible]道條風清太常萬騎羅長雲千官鶯鳴璇[illegible]華旃地軸[illegible]闢天闕紺殿[illegible]林金蓮籤上方百[illegible]儀盧嘿龍象肅周行于時春始和淑景播[illegible]陽卿雲麗羽蓋瑞旭炫虹梁多士溢[illegible]從湊翱翔王音開[illegible]黔　御翰洒琳琅賡歌[illegible]忠粲堯蕈天顏穆以渝清宴樂未央頗音敷　聖澤仁風被八荒

朝回呈諸閣老

承恩入𦾔苑竊祿侍彤幃日月行王道璣衡耀紫[illegible]才忝下列丹衷無由披凌晨陪鵷契日宴揖[illegible]燮海岳方莫安神人亦恬熙飲甘膽鑾馭鳴珂集鳳池逶迤雙闕門飛甍切雲霓文琥羅結綺初柳轉文鸝輕裾隨風

旋緑樹晝景移翔良讌嘉會文物應昌期濯濯聯華采翩翩秀羽儀宣情寄芹藻聊用頌清夷

贊翰林宋先生諸老

依依野田雀本在桑榆淵深林蓊栖息卑枝覆荊棘春風熙九垓暢和德澤寬翺翔高漢上乃得濟鵷鸞群公珪璧才盛世仕明君出入金門裏百辟間繽紛頌宮極崇高下顧念斯文惠然枉禮遇揣己愧明恩際會信有特感激復何言挈文謝嘉誨又敢道彌敦

輸役蕭墻

係組赴烏臺鮮珮辭禁垣弛刑許輸役淒譴尚未畢踊蹐感明宥引咎復何言平明操板築日没就徽纆寒氣襲弊裘重負賴我肩撫己諒無愧服勤思蓋愆息杓外屏墻仰瞻東華門祥風拂左纛御雲護形軒暈鳳麗羽翰飛稜高中天重關起象魏光彩一一何鮮百辟羅周行鳴珂翕鏘然皐夔儼穆肅董貫來翩翩白日光昭融下照寧有偏徽命嗟蕭勞獨茲阻周旋

治縣事作

訟庭敞公館牒訴日紛紜退食常少暇吏牘苦長勤刻未對胥曹皇華勞遠賓清晨起坐署日入未解紳出沐事宴遊聊用散我神雲還幽谷曙鳥鳴芳樹春信美非久居欲留嗟無因逝言謝簪綬垂綸越水濱

送王給事南還

良時幸一遘嘉運難再逢流序若飛電倐忽歲云終美子瑚璉器林麓隱高蹤適此徵俊彥奮起惠家邦觀光充上賓恩禮殊以隆金門拜給事百辟肅敬恭迴翔忽歛翼言歸滄海東昔若雲中鳳今若南飛鴻出処各有道顯晦誰能同微君慚苟禄仰首慕清風文成德亦著節立道斯崇願言秉夙志永保貞素躬

還山作

禽魚不可友出就斯人居迂才忤盛世復此歸弊廬艾迹近逸民振衣辭高衢白雲繞我屋清澗循我除深林挽風軒松竹鬱森踈貧家何所有但有琴與書日暮無人來濁酒聊自娛神全慮斯澹妙得景亦俱豈不樂守貞幽抱恒未舒屯膏違聖訓獨善曠仁譽徘徊望嵩衡惻惻懷居諸

西庵集卷之一

西菴集卷之二

樂府

將進酒

青瑤案上離鸞琴一徽巳直千黃金開樽花下對明月欲彈一曲還沉吟沉吟沉吟幾低首彈商聲勸君酒旋[illegible]風樹春蕭蕭地下田文骨應朽

紫騮馬

紫騮馬黃金羈兒家夫壻金陵兒金陵正值繁華時日與遊俠相追隨追隨遊俠金陵下長跨金羈紫騮馬睹勝初登蹴踘場縱酒還來鬪鷄社越羅替練照晴空飛鞚揚鞭去似龍御轡端門回輦路斜穿夾道過行宮大道通三市長使傍人談意氣紫陌春遊錦繡連青樓日暮簫笙起青樓娼女綺羅裙清歌宛轉駐流雲歌闌陌上春風度舞罷樓前壁月斜陌上樓前相識多相陪相引屢經過房櫳寂寞交疏裏雲鬢粧[illegible]

烏夜啼

龍蔥窓閑雲凝影織錦梭傳蜀絲冷蘭心欲語遠目緘待郎不來秋夜永秋烏夜夜啼啞啞鳳書應來郎至家開門自把枇杷花

望行人

高樓臨廣路朝巳麗綺疏美人盛容飾凝涕倚踟躕[illegible]長太息愁思鬱煩紆愁思知何爲自言惜離居將期歲暮返忽歷三載餘昔如春園花今若秋水濱盛年詎可再獨宿誰與娛思逐北風翔相從千里餘中途儻相失浩歎何所如

長相思

洞庭清秋灝氣多金盤影月搖碧波湘靈朱絲奏雲和九疑木落颯娑娑長相思渺何極湘山雲斷湘水深淚竹年年雨花碧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去迢迢征馬鳴蕭蕭馬飲月窟水長城長萬里征人一從軍離家今幾春春花復秋草閨人念遠道遠道歸無期漂流不相知徘徊復展轉展轉長相思相思不可見悁目涕泫鉛華滋風從西北來吹我井上桐寒涼颯將至惻惻傷我中乘月擣寒衣丁丁碪杵悲衣成欲寄遠君在天一[illegible]瘦馬戀破櫪倦禽思故巢君行亦已久孤妾空自聊遠使來長城帶得音信還書中何所言但道寄平安平安不願返歲月忽已晚君心知若何妾意今無限

古行路難

君不見翟公昔時作廷尉蟬聯賓客塡門至披縱披書長裾夕振鳴珂晝停綺冠博帶稱往古吐氣揚君論當世交態云如金石堅朋情肯數芝蘭契當時意氣何豪雄炙手可熱噓生屆日晏聯鑣登紫閣平明騎馬出銅龍只道浮華長若此誰云生死不相從一朝官罷成索寞門外麻前可羅雀寂寞蓬居向午開蕭蕭木葉寒秋落古來此道今可悲須知榮悴亦無時花前且盡一壺酒世事悠悠儻不知

行路難

龍門西接崐崙丘中有一帶黃河流風雷噴薄了可以利涉鬼浪吐雪龍爲愁我行欲濟無方舟長吟澤畔咸久留暮天搖落對羇客白石迷迷青楓似行路難歲將夕靈槎八月秋風生安得乘之泝空碧

行行重行行

岐路一尊酒送君久遠行交持未及竟絲管激哀聲冉冉歲華暮悠悠雲氣征馳車戒往路惻惻傷我情我情慭已傷歡愛不可忘昔爲春花姸今爲秋草芳秋草芳有時夫君見無期獨宿坐長夜淚落如綆縻白日儻回照孤懷君所知

白頭吟

妾昔深閨裏風情未嘗識獨有如花容嬋娟自憐惜顧言嫁得同心人共駕雙飛綵鸞翼君時走馬從東來揚眉吐氣萬人開當時鴻鴈豈無侶妾獨憐君英俊才一夕踰粉垣從君共君語君指松栢枝歲寒永相許從君衣錦還故鄉道屋蕭然但環堵相守在貧賤栖栖遂共居自除翠花罷起結青羅襦當壚滌器不知恥送君他日乘高車一朝意氣題橋柱偶上金門見明主十年詞賦髮成絲縱博黃金只如許才華備供奉富貴能幾何文園病消渴憔悴亦已多余莖瑞露不得賜起視雲漢空星河不謂羈旅餘而來聘私室舊好如塵埃新情若膠漆消茂起坐白頭吟哀怨凌天薄雲日哀怨復哀怨蛾眉惟自惜生來見事晚怨妾不怨君投珠擲璧不自惜晚節末路當何云妾已無復言於君更奚道顧君與新人 歡愛永相保莫貪春日兎絲花亦作秋霜女蘿草妾有青銅鏡蛟螭蟠玉臺自君一爲別弃置生浮埃志殊心異不在貌珠簾繡匣盛勞開案上龍唇琴冰絃冷將絕悲來試一彈不覺淚成血因君一曲鳳求凰誤妾淒凉百年月浪濫指明月清光無定時君心亦如此中路豈不移妾心懷氷霜凜凜君詎知君心儻有能回日缺月重圓應可期

昭君歎

憶初少小入宮時風鬟霧鬢綠萎蕤自言佳色已無匹
不謂天家猶未知十二瓊樓動光彩三千彩女妬蛾眉
鷩幃不作春宵夢紅葉常題秋日詩畫工不識嫣姸趣
卻遣丹青故相誤買工不是必黃金黃金已盡翻如賦
乍知容貌世稀有臨別夫君猶可顧翻將寂寞倚門悲
啼向迢迢去鄉路穹廬雪落似梨花五月天山草未芽
鏡玉塵昏孤鳳影背紅香袖守宮砂長門無復沾恩澤
絶域誰知有歲華不恨胡沙埋絶色還聞漢國選良家
人言北狩封姑衍盡日凝粧候金輦憔悴雖緣別恨添

娉婷尚勝良家選五雲迢迢山宛宛日近長安一何遠
新愛雖濃獨自憐舊恩未斷誰能遣琵琶一曲苦從軍
調苦單于醉不聞霜壓氍毹秋欲半月低絃索夜將分
溶溶淚濕龍香撥冉冉愁看鴈塞雲病裏常思霍去病
夢中猶詛奉春君

湘妃曲

沅江木葉下洞庭秋水多湘靈美清夜綽約倚孱阿冰
雪膗玉容遠山斂翠蛾鳳鬟散香霧美盼溢回波明璫
結珠珮鮫綃夾素羅金支色璀璨翠蓋光瀲灩小環奏
玉簫雙成鼓雲和瑤管雜哀怨清彈間嘯歌妙曲遺風
猶餘音泛流霞林端舞鸞鵠水際起蛟鼉問汝何所思
斑斑歎慕重華軒居去會邀黃陵妃嗟峨汀洲生蘼蕪松
杉挂女蘿清淚下洒竹斕斑隱成花日暮天氣寒星移
歲蹉跎靈筌不可見婉孌悲如何九原儻可作千載復
來過

阿嬌怨

妾昔初入昭陽時横雲學得内家眉風鬟霧鬢在君側
長得娉婷不自持侍宴前樓春爛熳承歡別殿夜逶迤
西凉絃索龍香撥北苑蔔萄金屈巵一從寵薄恩光歇
長門永巷宣呼絶斗帳香銷荳蔻垂舞裙寬褪丁香結

熏籠夕倚瑣窓雨羅襪秋凌玉階月淒迷夢醒心似灰
零亂憂來涕如雪横塘浦口大堤邊女伴年年憶採蓮
雙飛翡翠渾如畫並蔕芙蓉只似仙傍舍誰吟白華曲
下堂長詠綠衣篇君恩若許重相借缺月清光應再圓

班姬怨

燕燕復燕燕飛來尾涎涎胡爲烏衣國春入昭陽殿羽
毛一何好似許令儂羨遂令同輩人咫尺不相見新愛
易舊歡物情有遷變白日尚移光君恩詎能徧懷今思
倒永感昔淚如綫秋草生玉階流塵滿紈扇紈扇知妾
心攜持何障面棄即所遇勢失貴亦賤庭樹秋風生

無芳匣中怨

烏孫公主歌

咽咽復咽咽羊車鳳輦恩光絕新新復新新駝來貂帽
來相親昔爲花月漢宮女今作風沙胡地人漢宮胡地
何分別人生過眼如一瞥彩雲易銷月長缺作底如娟
淼女雪且喜華夷罷戰爭天南天北樂昇平一坏紅粉
壠頭葬百萬兒郎邊上生漢宮剩有三千女豈憚邊庭
有強虜從此龍泉不用磨只從天下選嬌娥銀鞍白馬
金鞻駝琵琶絃索聲相和葡萄酒綠朱顏酡壻家兒孫
日日多年年只報烽火息莫問嬋娟傷綺羅

白紵四時詞

姑蘇臺上春風和江花亂落江水波交蹤楊柳綠參差
華筵夜列開綺羅當筵西施間群娥朱顏爲君起微酡
自拈紅牙節清歌飛花著人思繁多華月秋耿度斜河
疎星出河夜欲過烏啼啞啞奈爾何
閶門輦路薰風時江光瀲灩芙蓉披翠羽寶旌照洲渚
鑾輿出遊初避暑西施含嚬嬌不語群娥鬪起歌白紵
回風舞袖爲君舉歌聲紛飛一何長白紵之白白如霜
木瓜花紅荔子香東山月出西江光銀壺酒多樂未央
館娃宮畔風蕭蕭尖[illegible]香楊柳凋銀河迢迢烏鵲橋
熒熒雙星麗碧霄美人微醺臉紅潮筵前舉袖僬玉簫
罷歌白紵鬪妖嬈裁羅楚練風雨飄此時奉君情欲絕
銅龍夜深宮水咽銀牀低轉梧桐月
北風吹江日宛宛江天飛雪篩攏滿美人臺上鬪腰肢
月觴流霞照華瓚筵前西施含醉眼歌停綠水聲欲絞
姮娥玉環低款款別宿臺前水仙館芙蓉帳高錦雲暖
儂覺寒宵作那短

團扇詞

團扇復團扇秋風淅淅昭陽殿燕燕飛來尾涎涎同輦
夫君不相見長信宮深秋夜長玉階坐對明月光玉繩

低垂夜未央牽牛織女度河梁自投長袂數愆殃夢魂
彷彿若有亡夫顏夢見在我傍覺來遥若天一方起撫
鳴箏發清商舊怨未了新怨長新怨復舊怨怨此無已
梁上燕雙飛雙宿令人羨還來啄人背如箭燕燕于飛
奈爾何閑愁不爲傷綺羅長陵百尺高嵯峨山銜日落
悲薜蘿誰能爲譜螽斯羽翻作筵前白紵歌

梁父吟

江水何深深青楓映雲林衡門一盃酒抱膝梁父吟君
不見夷吾奮袂投南冠故人薦引登君門揚眉吐論下
荊楚糾合冠裳朝至尊又不見樂生徒步從西來燕平

一擁帚謁笑黃金臺轅門一日見旌節七十齊城生暮
埃古來英俊人所遇皆有立袖拂驪龍珠能令鬼神泣
而我獨何爲幽泉凍蛟蟄荒蘿繞屋秋雨凉山鬼吹燈
冷光濕幾欲乘風朝太清芙蓉縹緲白玉京天田角井
文炯霧阿香布鼓瑯璫鳴星辰可望不可即手把琅玕
空復情爲臣自古良獨難我更懷之摧肺肝田彊古冶
三飯士昔者虎視青齊間吳懼相國二桃計恨血今殘
春草班白頭勳舊且如此何況新知而覥顏梁父吟齊
正苦日落未落天昏黃西園灌木秋楚楚青青千里草
如霧兀不嘗塗高嵎虎長陵百尺空嵯峨夜半山精泣

風雨世無女媧五色石天柱欲傾誰人補荆州水碧岷
峨青思英王孫渺何許梁父吟聲苦傷歌闌玉壺缺白
髮千丈長起坐擊長劍仰天悲流光西歸白日爲誰照
東流之水何泱泱青冥黃鵠儻垂翅我亦凌風隨爾翔

挂劍臺

我有白虹青霜之寶劍舞時爗爗蓮花艷去年北上燕
蒙峰君眼如猫看不厭今年匹馬歸江東將朝谿我抑
鬱磊落之心胸懷君不見淚如水墳樹索索生秋風歲
華零落對盃酒酒酣脫劍爲君壽今爲君友昔不知墳
前挂向挂樹枝等死酬知心所許劍有神靈劍應語金

環魚腹定足數草平翁仲月荒凉山鬼提携學吾舞

銅雀臺

阿瞞在時起臺殿宰割山河幾征戰賦詩橫槊氣何壯
膏履分香淚如霰良辰上日人自悲安有繁華非昔時
華容婦舞對松栢歌笑喧喧知爲誰有歌有舞還尚好
況聽西風翠蛾老君不見栢梁興廢樹無人登煙草萋萋
茂陵道

楊白花

楊白花花離離隨風化萍草蕩漾無還期仙桃醉日紅
絲暖弱枝縈凍黃金盌連臂歌殘翠華餘愁來玉環低

款款春宵長春宵短

休洗紅

休洗紅洗紅顏色落莫思君思君懷抱惡君恩原不淺
妾命由來薄君如白日不回光妾有芳情向誰托

蔣陵兒

蔣陵健兒身手捷青年好遊仍好俠錦衣繡帽綵絲囊
綠鬢葱蘢映朱顏春風二月蔣陵西柳暗秦淮花滿堤
紛裊金鞍搖日出輕盈紫燕踏花嘶佳人紈扇和詩贈
上客金瓶帶酒攜上冢留連正及時佳人妙舞闘腰肢
舞回壁月當空見歌罷楊花似雪飛楊花似雪紛紛落

酣醉人前誇浪謔自然不分掛金張況肯低頭拜衛霍
意氣由來凌七貴豪華豈必資三略五侯宅裏聽啼鶯
廷尉門前弾羅雀楊雄寂寞掩柴扉草得玄成鬢若絲
歲歲年年書閣底惟應羨殺蔣陵兒

苦寒行

隆冬十二月四野雲氣浮寒日霾夕光層陰肅幽幽苦
哉離家人歲晏尚遠遊遠遊況北上太行高離樓西轅
指張掖東轍望幽州嚴風裂短袂密雪凋弊裘熊羆啼
路隅鬼火照林陬車轂陷泥濘馬毛凍飀飀涉險終日
行瀕暮不得休苦顏帶氷屑涕淚沿眶流空山絶人煙
對此依古丘行囊已罄盡何以慰旅愁苦哉離家人坐
念生百憂

鞠歌行

熒熒園中花濯濯堤上柳春日齊敷榮秋至就衰朽萬
物隨化變浮生詎永久自非彭與聃誰能得壽耇君看
少壯顏倏忽成老醜及時當黽勉遲暮復何有

傷哉行

長夜何漫漫秋氣悽已悲浮雲掩明月涼風吹我衣曳
履出房帷鳴珮下重階俯觀菊露集仰視星宿稀倦鳥
止復翔百虫鳴聲哀飛翔念儔侶呻吟知歲時感兹時
物變惻怛傷我懷誰能駐流光息此心所感

懊惱曲

妾家良人壻執戟明光裏四時遷顯官寵幸無與比似
妾初嫁時容光照鄰里芳榮有衰歇輝赫詎可恃火熱
變灰冷懊惱何可已

長安篇

長安形勝地京華富才雄北闕左馮翊南列右扶風帝
道方全盛象魏何穹窿逶迤長樂坂壯麗未央宮游俠
名少年妖姿秀華容凌雲飛甲第照日輝文窗行樂正
及時綺羅繡蔥蘢珠葉搖蟬鬢銀鞍被玉驄千花色絢
爛萬柳景昭融擊鞠都門外鬪雞馳道東青樓夢夕月
瑤箏沸春空良時逝不留流運會有終且極娛心意無
爲虛景光

上京行

京華全盛日江南鉅麗時鳳閣凌天翥雕甍向日披隄
楊游宛轉瀟水去逶迤萬國年方泰三陽景載熙少年
縱娛游游俠相追隨載酒聯絲絡乘驄轡玉羈鬪雞初
賭錦擊鞠復争馳百卉照眼明步障隨風移珍禽哢幽
響咬嗄一何悲日暮宴青樓稱觴侑瓊姬開筵列上客
急管闐哀絲爲樂殊未央但惜白日欲豪雄極志意黃

歲歌爲期

採蓮曲

江南好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下鷗飛蓮葉過蓮
葉蓮花耀洲渚桂櫂蘭橈下長浦採蓮採葉悉採花爾
來停船共言語暮語不還顧妾心將奈何回船向明月
明月照江水波粼粼無妾影明月知妾情郎心得似此明
月與葉應須平地生

短歌行

擊長劒和短歌短歌聲無歡調促情苦多聘流光疾逝
波青銅霜飛奈老何

長歌行

彈鳴弦發清商悲吹激林木激響一何長歌聲長絃聲
緩百年鼎鼎不易滿

古意

山礬花落春風起吹妾芳情渡湘水夢中蝴蝶相交飛
門前鵲聲郎馬歸
梧桐初落金井牀斷蛩聲裏月如霜沉沉玉漏清秋夜
妾顏如花恐愁謝

西菴集卷之二

西菴集卷之三

樂府

秋風詞

魏文帝作燕歌行盖秋風四愁之變而其音節鏗
鏘情思悽愴爲千古七言之祖其後如少陵秋風
兩首邢君實秋風三疊皆本此而作者也今將衍
其詞語分爲三首略竊三疊之意未以配詩祖則
亦可彷彿四愁之遺響云詞曰

秋風嫋嫋天意晶寒虫唧唧霜露零白雲孤飛鴈南征
念君歲闌遠遊行長年驅馳竟何成閨閤盻望空煢煢

哀來傷秋百感生感極沸淚沾衣纓何人月高彈鳴箏
繁絃急絲攪離情銀河横天湛空明哀猿寥寥共淒淸
微禽安栖夜不驚夫君胡爲未遑寧
秋風颯颯林木空吳山楚山千萬重湛湛江水上有楓
念君遊行遠從戎不遑寧居走西東寂寞空閨掩房櫳
獨宿涕淚沾襟胸悵望不見憂怔忡長雲遙天呌孤鴻
哀音嗷嗷思無窮黃姑斜河夜正中牽牛七襄淡横從
夫君胡爲苦怱怱
秋風淅淅庭宇虛日行南陸露如珠江空木落芳歲徂
念君遠遊今何如別離久倚尺素書妾久悲傷惜居諸

惆悵涕淚盈衣裾凝思關山倚踟躇南隣誰家吹笙竽清聲撩人思煩紆繁星麗天明月孤城頭夜栖白頭烏夫君胡爲未盧居

南浦曲

君家住南浦妾家住橫塘少小曾相識况復是同鄕妾年廿君相上下月下花前幾相許相憐相愛君不知卻共何人隔花語芙蕖被霜那得連荷風蕩露那得圓君情君意苦難定妾貌妾心長自憐

橫塘曲

鴛黃不染衣蝶粉不勻面有情翻作無情悲相見軍如

不相見落花深處紫騮嘶紅藕香中畫舫移藕絲難疊同心結花影空成連理枝君如呼沙鴻妾似泛波鴈暫時照影相和鳴逐浪隨風各分散分散窅然去幾時還合并芙蓉易謝月常缺亦似人間離別懷

春愁曲

妾意一何長春光一何短良人遊冶郎去去不知遠含桃石竹花盡紅房櫳胡蝶醉春風令人翻愛遠離別孤絶相思情更濃

花開曲

去年百花開春風妾顏窕窈如花紅今年花色仍自好妾顏比花已漸老良人新愛移平生妾顏如花空復情花開無人妾不語妾淚長垂花帶雨

游絲曲

游絲映戶春風搖颺雨浥蜘蛛網春花亦笑綺帳空故遣飛紅入虛幌青樓夫婿醉忘歸魂夢相尋意轉迷把似妾心情猶愛還如君意戀新枝綺疏鸚鵡通人語纖手枇杷撥金羽含情暗卜無心負今夕渠儂到家否游絲罥花風葉葉共雛依薄新寒怯蜂遊亦解鑽綺疏不獨房櫳出胡蝶懷人不爲青春過別有閑愁幽思多君情妾意俱腸斷舊愛新憐奈爾何

落花曲

昨日見花開今日見花落花落花開還滿枝人老終無年少時勸君及時且行樂莫管花開與花落

木葉曲

南風木葉青北風木葉黃木葉有零落客心與爾同悲傷悲傷日日人漸老明年木葉依舊好

蓮花曲

蓮花復蓮花蓮葉相交加葉如雲鬟偏宜綠花比妾容深更佳蓮葉蓮花相對好妾容妾鬟愁中老

殘花曲

蜀葵花開開復落黃金滿地秋風惡良人遠去不歸家
秋風吹落蜀葵花蜀葵花落開復好良人不歸愁欲老

鴛鴦篇

南浦雙鴛鴦生來不獨宿葉底巳雙飛花邊還對浴鴛
鴦可羨猶可憐況妾容華方少年

織婦詞

兵中白紵白如霜春風入衣蘭麝香二月城南桑葉綠
新蠶初出微於粟採桑日晏攜筐歸夜半懸燈待蠶熟
繅成黃絲經上機兩日一疋猶苦遲織成裁衣與郎著
妾空辛苦教郎樂家中貧富誰得知郎無衣着他人嗤

古鏡詞

貧女池邊得銅鏡鄰媼歎呼喜相慶持歸鉛粉三日磨
龍影糢糊面猶瑩機中有素為鏡囊染絲繡作雙鴛鴦
橫看豎照心不厭借插金釵學上堂廢銅雖舊惜於寶
無錢買新舊亦好誰識青樓金鏡開珍珠綴匣邊為甚

漁父詞

順流得魚易逆流得魚難難易有天定順流心所安網
維跌竦鉤曲直老翁取魚魚取適

樵父詞

清晨腰斧出日暮腰斧歸青青遍原野造化若有私戕
頑巖霄殺荊棘蒼松翠栢高千尺

田家歎

田家養牛如養龍妻孥望歲長防冬耕田得暇縛茅屋
編竹着泥防北風山田不雨禾欲凋田頭水車鳴角角
歸來夜半猶未眠新婦懸燈照蠶箔田家作苦無休時
夏來糶穀春賣絲無因昨日到城郭羨殺狂遊輕薄兒

耕父詞

耕山下田藝耕山下田辛苦食筋力持用終歲年耕
田得穀豈不樂但願年豐莫作惡

牧牛詞

朝出牛亦出暮歸牛亦歸牧牛如種樹貴在不擾之放
牛散各山下草草香水甜牛自飽

牧羊詞

隴羊毛褷褷山虎毛離離願得山虎生隴羊長自足蒼
茫大化良亦苦作抵生羊復生虎

射雉詞

春雉巢草中子母不相離時時引子嬉翅短還唶地下
弓落箭不射之深山大澤從汝飛

射虎詞

射羊得羊食射虎被虎傷始知學射虎不如學射羊村

前村後腰我弩但願今年莫逢虎

採菱曲

朝遊大堤口暮入横塘泉紅粉照綠水自羨還自憐紅粧照水人見好涉江採菱何可道

採蓮詞

誰家遊冶郎日日在横塘只採蓮葉綠不採蓮花香採蓮採葉猶自可憐新奪舊寧殺我

蠶婦詞

朝看箔上蠶暮取繭上絲絲成給日食不得身上衣早知何家蠶事苦悔不當初學歌舞

貧女歎

寒花黯為紅貧女難為容蕭條鏡中影寂寞林下風娥眉翠黛誰家女日日東鄰教歌舞

擬昔昔鹽

青青河畔草

阡陌鄉林薄春氣匝道周婉孌都人子采桑南陌頭脩蛾婉清揚玉顔和且柔明粧照碧落五馬為久留久留詎成為姿非貴者儕貧守蓬蓬篠廚食獨安羞

青青原上栢

置酒高堂上賓友列長筵綺食羅雕盤烹鱉膾熊蹯回

風吹繡縠悲管間清彈遺響妙入雲忼慷有餘歎流光皆逝水安得長駐傾薄酒聊斟酌幽懷良可歡

今日良宴會

南國有佳人窈窕桃李顔容華一何麗顧盻生光妍進退禮自防秉德幽且閑良媒候佳意君子希令言鴻鴈念儔侶雎鳩鳴河間盛年若流水隱処獨長嘆

西北有高樓

華月散高樹列曜何參差流光射結綺思婦慘中閨良人涉遠道感嘆夜何其清響發妙曲宛轉有餘悲妙曲固可聽餘哀知為誰春至桃李妍歲暮花色衰浮然獨処窮顧影久徘徊

涉江采芙蓉

故人隔千里寄我青琅玕琅玕色美好愛重若丘山感兹纒綿意將以遺所歡路遥不知至欲揷排風翰

明月皎如夜

離離谷中樹燦燦春花芳枝葉何盛茂忽然隨風揚流光有凋換物理安可常擾擾路傍子哀歌使我傷杪秋天氣肅白露結嚴霜攬衣不能寐起視夜何長明月出東壁衆星羅縱横歲暮鶗鴂鳴百草青自黄遠道者誰子驅車登太行行行鬱嵯峨天路無津梁興言念同志

淚下沾我裳

冉冉孤生竹

青樓何高高顯敞臨道傍美人娛永夜皓齒發清倡玉顏羞掩媚妙曲婉成章含宮亦泛羽忽復轉徵商行雲駐遠漢飛塵遶虹梁識曲世所稀遺音空軆揚歌竟夜寥闃悠悠哀思長

庭中有奇樹

洞庭木葉下悲吹激微寒美人倚脩竹凝睇九疑山層雲沒遠巘軒車絕來還既懷文玉珮復采澧水蘭結言欲有贈天路遠險艱況憂坐將老歲月銷令顏

迢迢牽牛星

北風吹雪霰同雲四垂陰惠而能好我寄我瑤華音蟋蟀入林下晨風飛北林川梁限楚越思子潤傷心

迴車駕言邁

壯士悲白日達人愛景光景光無停晷鬢髮忽以蒼淒霜被野草行旅思故鄉禽鳥有所適百蟲知潛藏如何不黽勉老至空自傷

東城高且長

咸陽九原上昔日[illegible]葢場秋風遶禾黍曠野浩茫茫大化無停留榮耀[illegible]可常煙雲迷五柞榛棘沒長楊時運

理則然來者徒自傷所以放志意酣歌我稱觴鳴箏縱繁響緩此憂思長回車長樂坂將去復彷徨願爲雲中鴈寥廓恣高翔

驅車上東門

良辰集賓友載酒登北邙百草何離離高墳被山岡四野生悲風夕日慘無光狐貍穴空塚樵子覓亡羊人生寄一世奄逝若朝霜高堂與大宅終作荆棘場蓬萊隔弱水仙說成荒唐及時且行樂勿用徒悲傷

去者日以疎

白日無留光逝水無回波浮生類轉燭運盡歸山阿松栢夾長路高墳起嵯峨古來皆若此咄咄將奈何誰絃雍門琴和此薤露歌

生年不滿百

日月遞朔望推遷無時停[illegible]百年內所爲竟何成賢者解斯理達生外其形良辰有美酒日對賓友傾逍遙閬風丘奇樹秀瑤瑛穆王沒八駿天路杳冥冥

凜凜歲云暮

江潭十月交霜露萃郊原卉木無留榮百草日夜乾鴻鵬鳴洲渚猿狖悲空山閨人念遠道撫節涕汍瀾川梁一睽隔魂夢夜不安厚愛君詎知新恩忘前歡忠誠不

見白剖心良獨難望望千里道無由生羽翰

孟冬寒氣生

愁人起視夜北斗低復昂中垣罹室壁良月知我陽客行涉遠道曷攊屭嚴霜顛欲同苦辛江漢愁且長飈風付書札鴻鴈無來翔悄悄閨闈心歲暮惟獨傷

客從遠方來

妾有錦繡段文采裁為衾上羅連理枝下織雙飛禽惜此嫁時物珍之比南金良人隔山海歲月亦已深頤因飛鴻翼寄以表此心

明月何皎皎

歡愛夏日短憂愁寒夜長房帷敞虛白對此華月光薄寒凄以至入我羅衣裳悄悄感心目欲寐還回遑良人遠行役三載滯遠方別時木葉落今已花卉芳無由達衷曲悵望隔河梁

西菴集卷之三

西菴集卷之四

歌行

南園歌贈王給事齊舉

昔在越江曲南園抗風軒群英結詩社盡是詞林仙李園二月千花明當門綠柳啼春鶯群英組絡照江水逈縈共結滄洲盟滄海之盟誰最雄王郎獨有謫仙風狂歌放浪生壺缺劇飲淋漓宮錦紅青山日落情未已王郎拂袖花前起歡呼小玉彈鳴箏醉倚庭梧按宮徵哀絃冷冷樂未終忽看華月出天東裁詩復作夜遊曲銀燭飛光白似虹當時意氣凌霄宇湖海詩聲萬人許洒

徒散落黃金空獨卧茅簷夜深雨分飛幾載遠離群落來城市還相親閑來重訪舊遊迥沓煙萬頃波粼粼波粼粼日將夕西風一葉凌虛舟猶可題詩寄肖壁

廣州歌

廣南富甲天下聞四時風氣長如春長城百尺白雲裏城下一帶春江水少年行樂遊處佳城南南畔更繁華朱樓十里映楊柳簾櫳上下開戶牖閩姬越女顏如花蠻歌對曲聲咿啞嵯峨大船映雲日賈客千家萬家室春風列屋豔神仙夜月滿江聞管絃良辰吉日天氣好翡翠明珠照煙島亂鳴鼉鼓競龍舟爭賭金釵鬪百草

遊冶留連忘所歸千門燈火爛相輝遊人過処錦成陣
公子醉時花滿堤扶留葉青蜆灰白盆飣檳榔邀上客
丹荔枇杷火齊山素馨茉莉天香國別來風物不堪論
寥落秋花對酒樽回首舊遊歌舞地西風斜日淡黃昏

草書歌贈顏景明隱者

鍾王去我忽千載字體變怪少復真虫文鳥跡久不見
壓姿俗態空紛紛邇來繼者誰獨步前有秃張後醉素
詞林秘府頃見之令我抑唧生遠慕君家此本尤清妍
神奇老筆真可傳頹墻敗壁辟歷死枯檜古栢蛟龍纏
秋蛇春蚓未易得見爾爲爾重嗟惜寳之不翅追與璧

煩君收取謹護藏莫遣風雷化真迹

羅浮歌寄洛陽李長史仲脩

亭亭西樵峰宅在南海湄日華麗仙掌影漾金銀池我
昔扁舟恣長往凌風浩蕩煙霞想尋幽更欲探神奇復
向羅浮事仙賞仙家三十六洞天羅浮翼與滄州連丹
壁射影四山靜群真環珮來翩翩蕊珠之峰數千丈君
時與我綠蘿上水簾直下飛晴虹萬壑天風度流響山
中劉郎司玉臺仙舊授我琅函開心如明月炯虛照身
與浮雲同去來此時會合那能再塵土分飛忽三載我
行參賦登金門君亦乘軺渡淮海淮海迢迢煙樹深相

思歲晚結愁心長風萬里碧雲遠何由一寄還山吟山
中洞房春寂寂山中之人長嘆息松花酒熟人不歸瑤
草春風幾回碧

智空和尚種松歌

老僧種松如種柳封植不知年歲久寒梢未解蟠蒼
已見蔚律蛟龍走焚香展席坐松陰白石清泉清消心
虛無自有神鬼會風雨不妨猿鶴吟老僧與松有深契
淨華淨盡存實際歲寒不受氷霜欺靜隱山中閱人世
亭亭只作如是觀松年僧臘俱高寒夜深滕六雪中立
日落山精林際看老僧愛松如骨肉不比枯梅與瘦竹

君不見人家艷陽枝春盡飛花滿岩谷

題皇甫文遠所藏左司郎中堵炳山水歌

繁花孔翠時共喜金膏空青人罕識每觀皇甫先生圖
令我感此三嘆息墨樵避俗如避鴉折簡但見先生招
亂雲團成樹宛宛瀋墨揮作山迢迢人言此是雲谷底
武夷下映九曲水不然五老匡廬峰萬疊芙蓉照彭蠡
低低茅屋溪澗濱墨樵更寫先生真千章古木一藜杖
毛骨自是仙中人塵緣淨盡丹砂熟蒼虬停飛虎亦伏
山童卷取琅函經縱有黃庭不須讀煙霞此樂真不迂
臨風卻作長嗟呼十年未得還初服蕙帳石室今何如

先生歸來早卜築我亦同栖此山曲更煩作賦邀墨樵
叟與泉南數竿竹

南京行

南京自古說豪雄遠勝秦中與洛中吳越千山高拱北
巴江一道遠朝東秦淮水入丹陽郭北固城連六代宮
支葉石頭如踞虎逶迤鍾岳似盤龍龍樓鳳閣天中起
萬戶千門霄漢裏太乙勾陳紫極通翔鸞舞鶴珠峰峙
卻日觚稜駕寒廓行空複道侵箕尾仙掌銅盆玉作流
靈芝華蓋霞爲綺華蓋靈芝粲綺霞御橋金水正當衙
五門彩旭朝天仗馳道香風散日華細柳千章爭拂地

嬌鶯百囀鵑啼花紫電龍光飛武庫雕甍甲第列侯家
侯家卿相眞才彥玉笋蟬聯奉天殿屈宋摛文入石渠
韓蘇耀武專方面黃閣承恩宣雨露烏臺執法行霜霰
環珮聲清散早朝葡萄酒綠沾春宴春宴春風坐百花
東來里巷鬪香車金張富貴人爭羨王謝風流世共誇
綽約商姬隨赤羽葳蕤心蕊映彤牙纛陀寶炫光前導
組絡鳴鑣隘狹斜狹斜西下通三市紫霧紅塵拂天起
阡陌東廂馬似龍烏衣朱雀人如蟻爭看賣珠輕薄兒
亦訝探丸游俠子猶懷鳳臺醉李白無復新亭泣周顗
井傍美人悲麗華道上行人譚結綺結綺臨春總可憐

龍河一帶但寒煙天界叢林開象魏冶亭高閣駐神仙
神仙盡是蓬瀛侶更畫秦樓玉簫女渺渺青鸞月下來
飄飄彩鳳雲中舉別有青樓大道傍煙花萬樹儼成行
飛瓊裊裊翠羅袖小玉峨峨紅粉妝小玉飛瓊兩下來
清歌妙舞鬪嬋妍舞態盤迴芳樹底歌喉宛轉落花前
彩雲作雨朝朝合璧月流光夜夜圓朝朝暮暮長如此
秋月春花若流水去歲今年景不殊南來北去人相似
生綠蘿昇海上客流蘇被枕邀公子爛熳三春過禁城
空濛一片笙歌市繁華佳麗樂無邊我獨胡爲困一壘
已似楊雄栖白屋還如司馬卧文園誰將積業三千牘

換取揚州十萬纏桃李風前歌扇底看花騎馬過年年

虹縣行

虹亭村落如秋花十里五里方一家山城縣治開草屋
草屋低窄旋桑麻丁男當官應徭役婦女看家種山麥
沐濤淤塞無稻苗麥足家家黍爲食野桑養蠶收繭絲
棗根染綃紅作衣秋湖水落蓮芡盛臘月雪深鵝鴨肥
歲時澆酒五月暮但願開雲雨女沐蠶成麥熟有[illegible]
柳堤人唱桑枝樹

平原行

古原縣郭如荒村家家草屋荊條門自罹喪亂新復業

千家今有一家存稚子採薪割蒿草婦女携筐拾梨棗
丁男應役不在家長駕牛車走東道黃河水涸無魚蝦
居人七月方食瓜入煙星散不成集棠梨苦葉烹爲茶
凌州九月官稅促黍子在田猶未熟春霜夏旱[illegible]車空
不實新絲賣黃犢銀河七夕如水流明年麥好君莫愁

平原田家行

參星矮屋茆數把散住榆林柳林下磊牆遮雪防驟風
婦女傾垣拾磚瓦黃牛買得新墾田土乾犂淺牛欲眠
古洞無水挂龍骨自縈蒲繩採苦泉山蠶食葉黃蟲老
野火燒桑桑樹側四畔靈鷄喔喔啼九月霜風落紅棗

春絲夏絹輸折錢木緜紡布寒暑穿夜舂黃米作新酒
學唱貧家爲管絃平疇旱多麥少熟杏盡梨枯惟食栗
衣粗食惡莫用悲猶勝北軍離亂時

驪山老妓行補唐天寶遺事戲効白樂天作

秋風楊柳凋金縷冷露芙蓉落芳渚寒香晚色何所如
驪山唐姬教坊女蛾眉淡拂山遠碧蟬鬢半拋雲亂吐
特妝無復新妖嬈裊態猶存舊嬌嫵我昨或姿縱冶遊
出遊爛熳過西州青山直抵登龍陂綠水橫過五鳳樓
南國佳人金錯落長安公子玉驊騮銀壺送酒青絲絡
皓齒當筵白雪謳琵琶橫笛空聒耳唐姬擲箏妙無比
請彈一曲久含羞呼喚百迴方強起移柱相參雁成列
調絃未就人先喜俛首斜拖珠步搖向人高露春纖指
樓高韻發響泠泠急管悲歌一霎停初聽乍如風雨至
再彈漸作鳳凰鳴清如玉女鈞天奏壯似雕戈出塞聲
澗水帶冰時嗚咽春雷震后忽憑陵未已旋清悄
清悄漸凝聲漸小四座無言俱寂寥餘音已斷猶縈繞
溶溶宛宛復悠悠切切凄凄還窈窕深閨斷蜩怨寒宵
淺谷嬌鶯破春曉緜緜萬恨與千愁婉意柔情不肯休
蔡琰胡笳悲紫塞班姬團扇掩清秋樓前皓月明如練
天外行雲凝不流促拍未終南內曲新腔忽遍小梁州

梁州一摺月向午唐姬此時心獨苦鐵甲北來不忍彈
衷腸斷盡無由語低鬟掣袖揾香泪斷使[illegible]凄楚
訴盡半生富與貧可憐人世今成古憶昔開元正太平
兒家生長在天京十三學舞曾驚座十四彈箏能擅名
玉貌羞花長窈窕宮腰怯柳更輕盈[illegible]鴛鴦枕
日晏方開孔雀屏五陵年少秦川客爭愛兒家好顏色
殢雨尤雲最惱公追歡買笑爭[illegible]直聲名每出流輩上
風致獨覺傍人惜承恩況得近掖庭宛轉[illegible]侍君側
海晏河清久息兵四夷賓貢盡來庭炎方已見來丹荔
交趾還聞進雪鸚耀日香車連紫陌飛雲畫棟列朱甍

空濛一片笙歌海浩蕩三春錦繡城驪山山上多樓閣
萬戶千門通碧落大駕深居在九重四時多暇惟行樂
二管連昌勝結綺復起芳鳳齊花蕚飛玉女通更簫
舟戲金龍動鱗甬侍臣傳詔選嬌容特許兒家步輦從
宮扇影移花洞外山呼聲徹綵雲中千林火樹爭明月
萬炬金蓮鬪彩虹子夜歌詞翻白雪霓裳舞隊散旋風
歌停舞歇徘徊久銀箏獨進纖纖手明眸麗質一當前
合輦美人俱在後數聲清響動絃索八面涼風生戶牖
豔曲新裁蕚綠華中官催賜葡萄酒年年秋月復春花
多在宮中少在家嬌笑不愁宮監怒豔粧長得阿姨誇
朝遊複道瞻天表夜步西廂拜月牙鬪草經春陪虢國
藏鬮竟夕伴昭華韶光忽逐流年轉蹴鹿銜花上林苑
鐵騎東來鳳闕空金根西狩蛾眉遠上方無復聽宣召
新藉寧辭避差遣約臂金環雨雪寬凌波錦襪風埃蹇
星移物換得無情復向驪山悄地行紫禁無人芳草合
瑤階雨過綠苔生歌臺索莫花千樹舞榭蒼涼月半櫺
繡閣秋陰連瑣闥銅仙清淚落金莖高梧隕翠蓮飄玉
大乙勾陳看不足百子淒涼霧影昏長生殿古煙光綠
宮牆瓦落見蒿萊輦路塵生走麋鹿舞馬雕牀惱夢思
花奴羯鼓驚心目故宅新人作宴遊內家紅錦別纏頭
珠簾繡柱俄成夢鳳管龍笙總是愁舊曲聞來眉自斂
盛年說着口應羞飛蓬短鬢難禁白老屋疎茅不耐秋
舞衫長借隣人着同伴相呼只推卻臉玉香殘翠黛消
淚珠暗逐燈花落憂來倒插黃金鳳愁裡時彈白翎雀
百感中來不自由芳心一片從誰托唐姬言語一何長
句句淒其字字傷滿座聞之聲唧唧沾巾我亦為浪浪
滄桑轉瞬誰能識富貴浮雲安可常覽鏡每聞悲素髮
舉盃長欲勸流光唐姬亦莫懷抱惡自古佳人多命薄
傾城西子逐鴟夷絕代明妃嫁沙漠尊前有酒且歡笑
身外閒愁付冥漠皎月秋來幾度圓穠花春盡從渠落
唐姬攬涕復陳情請作驪山老妓行桃李風前霜月下
長吟亦足慰平生不因水上琵琶語那識江州司馬名
為爾臨風歌一曲百年哀怨起秦箏

余既作此詩本戲筆吟哢以為歡笑耳而客有問余者曰子詩淺易明白彷彿樂天然用事不免多誤上林苑是漢家事白翎雀是世曲子百子花蕚樓恐不在驪山上如何余笑曰那知許事且啖蛤蜊西山朝來頗有爽氣

高昌老翁行

高昌老翁背隆然黃鬚高鼻毛髮拳自言少小家幽燕

生長適值繁華年出身從戎事西邊十七八九南營田
雕戈如雲護中堅流蘇暖帳搖蛇蜒三珠虎符誰喜縣
偏裨盡戴黃金蟬軍中無事惟游略錦袍白馬青連錢
胡鷹一掣沖九天鴐鵝洒血來連連夜闌愛月醉不眠
衆賓呼盧各爭先輸籌唱酒開錦筵美人照座紅娟娟
涼州葡萄斗十千金盤丹荔明珠圓到駝之酥香不羶
爭持寶刀誇割鮮忽爾不樂心悄悄琵琶催張鳳凰絃
纖歌一曲清聲傳華嚴天魔問采蓮美人起舞鬬嫣妍
腰肢宛轉飛花旋玉釵斜橫翠袖偏春風徐來拂筵前
此時意氣如熊虎伯仲翺翔革鞋組青雲頭上高楚楚

卻笑傍人不好武一朝零落來南土白髮蕭蕭守環堵
北風怒號朔雪舞羊裘無溫弊不補人間俯仰成今古
老翁無為獨愁苦霸陵將軍舊征虜青門秦侯亦開府
浮榮飄風何足數

碌碌行寄保昌縣丞童豫

碌碌復碌碌驅馳半世為斗粟去年臘冬江左邊今春
又駕江南船家貧每長別離苦不知攜累還顛連炎雲
四月關門道青泥滑滑雜流潦黃梅雨裡軥輈啼瘦妻
前僵子後倒君時相見能相憐自出林頭官俸錢東家
蹇驢覔借我使我枯槁回春妍貧賤結交常草草多難
逢君識君好不得與君長周旋關門長望令人老

湖州樂

湖州溪水穿城郭傍水人家起樓閣春風垂柳綠軒窗
細雨飛花濕簾幙四月五月南風來當門處處芰荷開
吳姬畫舫小於斛蕩槳出城沿月回菰蒲浪深迷白紵
有時隔花聞咲語鯉魚風起燕飛斜菱歌聲入鴛鴦渚

雲南樂

成都賈客向人語黎州多風雜多雨雪山萬古長不消
山下四時風氣暑竹林西畔是雲南不論冬夏披氈衫
蠻官見客花布襖村婦背鹽青竹籃繩橋踏濕石巖業

部落馬蹄皆灌鐵引筒貫索通客行插木入崖防棧絕
郫筒酒熟蠻人歌太平今喜無兵戈縣車不戍相公嶺
賣馬安行大渡河牛纓換簑躋邛笮路出彭門緣劍閣
火井秋菫截洞簫巴腔吹作雲南樂

飛仙歸來詞

武林朱以方隱居好詞章奇尚嗜古之士也寓越之
河陽作亭樹以竹木畜胎禽三數群玄白潶映且放
于海山之曲暮則揮白羽扇招之題曰招鶴軒子惜
其有聲無文故為作飛仙歸來詞以助其嗥呼之音
詞曰

飛仙歸來無徘徊乎臨皐蜀江雲落灘嘈嘈潛龍起舞
風怒號霜明赤壁山月高瓊琚仙翁塊夢勞飛仙兮歸
來無容與乎青田春龍破玉耕紫煙群仙環珮聲鏘然
思乘逸響盤九天羽衣不得長蹁躚飛仙兮歸來無留
戀乎高軒華虫巍冠多禍愆漳河之水流潺湲商都帰
草生芊緜崇居廣厦不可以久延飛仙兮歸來無嘹唳
乎華亭琳琅金薤慚世英文章錦綺身後名終古白璧
多青蠅三吳雲間不可以久留飛仙兮歸來無浩蕩乎
遼海離家一去三千載蜃氣罡風晦文采華表凌寒欲
誰待城郭如故人民改飛仙兮歸來歸翱翔乎餘杭武
林水綠山青蒼海潮八月來錢塘潮頭白馬神龍驤西
湖凱風菱芡香三高琪樹可以棲玄裳飛仙兮歸來歸
洞隱于越山臨清屠蘇雲半間晴窗月榭開雕闌前楹
平跨玉珊珊素琴鳴絲朝羅彈匏尊濁酒可和顏衣汝
以五彩之春粲食汝以百斛之琅玕軒庭不驚樂且閒
飛仙歸來莫盤桓

西菴集卷之四

西菴集卷之五

七言古體

聞子規

交疎日射房櫳曉碧樹初聞子規鳥驚回殘夢了無歡
慘切春愁破清悄獨宿何曾下繡幃空勞勸我不如歸
鶯花爛熳江南道好向遊人醉處啼

晚發英德

山城斗大臨江横數椽茆屋炊煙青炎風吹林桂花落
斜日倒影滄江碧滄江萬頃舟如葉舟子齊棹歌激烈
一篙新水淨悠悠今日江頭雨初歇

贈端孝思

端郎白皙如冠玉能詞麗藻撑滿腹生來未作九品官
聲價早已驚流俗阿翁舊日尚書郎出領方鎮專衡湘
披垣休暇會賓客冠帶楚楚盈華堂憐君三十猶未娶
卻向窮簷守章句紛華固自無足云昔者出門今不遇
楊花三月石城西翠袖紅裙滿大堤良辰歡笑暫行樂
永夜索寞猶孤栖興來呼酒秦淮屋宣州雲梨如碧玉
座中北客為燕歌歌附前朝數般曲看君頻面人中英
暫時遜縮非避名鳳雛未必老丹穴謝安亦豈忘蒼生
玉堂學士龍門叟日日談君不容口擬翩青雲諒匪遙

與君且盡杯中酒

贈高彬

高彬魁梧身七尺秀眉豐頰仍廣顙幾年共食越江魚此中同作鍾陵客鍾陵上國要路津出門大道連青雲交游脫略舊時輩拜揖盡是英豪人小年一字都不識近日能詩兼讀易看君意志肯如此世人見者誰不惜平生於我最知己旅邸浮沉共生死得錢慷慨即相贈異家不問妻與子玉壺美酒桃花春酣歌每到清夜分衝人俠氣儀郭解不惜窮愁如有神人生窮達何足道微名於世須亦早但憐零落故山雲未得相從逐幽討

送何玉元師北上

春風吹花江水波江頭楊柳綠差差臨期送別增慷慨我與何郎情最多何郎昔年十六七明珠虎符光照字錦臂蒼鷹掣暮雲青絲白馬嘶晴日此時我作座上賓星樓月帳長相親班超英傑恥投筆孫楚凡傲猶參軍何郎嚴親初入覲何郎咲解封侯印鵲血弓弰滿壁懸青門瓜地從人問今年會轄蔣陵西爛熳鶯花醉欲迷梧桐葉落鳳臺曲楊柳煙籠白下堤何郎於我情最厚此別盈堪酌春酒平原北上路迢迢白鴈南還寄音否

題昭陽草堂手卷爲增城縣丞謝英賦

太傅風流一千載烏衣金雀今誰在銜年文水見文孫玉樹亭亭繼光彩茅茨還枕小東山山下銀溪玉作灣不獨登江淨如練金屏想像如花顏陂塘別墅恣清適演漾寒波映寒碧隱隱疑聞蟻履聲青青似帶羅裙色羅裙錦帶總相宜君家兄弟況能詩細雨蛙聲來坐席淡雲疎影落漣漪南陲作郡無復意那更傍人知許事訟庭窄窄臨溪水日借鷗群伴清致清夢迢迢若箇邊鳴蜩初變柳盈園詠歌未必慚康樂俊秀真堪比惠連惠連別來年歲久夢裏知能相見否且停憶草遠生愁便可巡池酌春酒伯仲聯翩珪組才聲名遠播鳳凰臺暫時分手何有哉行當聯袂赴青瑣莫學柴桑歸去來

題高彬白雲山房手卷

高彬昔年喜學武七尺長軀力如虎往昔追遊過營門日來從我事藩府錦袍白馬金連錢騎將校獵城南邊鼻頭火發不知熱耳後風生猶著鞭秦楚山川歲華改萬人零落惟彬在腰間不揷黃金符卻向詞林學文彩白雲遠在藩府陰彬馳疋馬恣幽尋秦臺古樹挂秋色堯澗冰泉清客心娛遊月夕歡不足更傍山腰結茆屋多種琅玕引鳳凰大開門徑邀麋鹿雨龍歸洞白雲濕縈縈綿聯窗戶間月映餘輝長不夜雲拖曨靄以巫山

山中白雲如白石高彬與雲同枕席雲來萬樹似開花
雲去千岩同一色何年作客京皇州卻按新圖憶旧遊
紅樹不知淮水晚白雲遥認故山秋故山白雲長白好
且共看雲被山惱他年謝病辭朝衣我亦從君拾瑤草

會鄉友

京城冬至沽新酒旅邸蕭條百無有秦淮釣得槎頭鯿
旋學中吳鱠魚手此時懷抱同君開況有同門故舊來
醉裏時忘蔣陵道夢中猶記越王臺

送張仲庸歸陝西

虹亭臘月天欲雪洪州旅客歸心折秦關遠在黃河西

行李蕭蕭待明發憶昔長安全盛年君騎白馬錦鞍韉
五陵花月映紅袖京兆春風摇玉鞭年光去去如流水
華髮棲遲簿書底卻隨征鴈向南雲三載離家數千里
浮雲往事復誰論近喜芝書出午門黃簾事簡得休暇
歸訪商顏山下村臨岐送君飲君酒五女峰頭握君手
壯君行色百無有明年二月君到家寄聲爲道平安否

送高文質遊杭州

君昔從戎佐南伯歸朝名在驍騎籍有兒戳鎗能跨馬
請官得應長番役繁華三月帝皇州馳道千花過棗騮
豪俠應憐白日晚狹斜還作少年遊玉瓶一雙和酒絡

九陌三衢縱歡謔白雪猧兒翠毯鮮石榴裙子春紗薄
今晨告我武林行一束圖書畫舸輕賓客追隨白下里
鶯花明媚石頭城蘇堤雨餘春水長三高祠下聞漁榜
冷泉濯足乘風歸野寺呼猿共僧往可憐雲水空西湖
畫船遡來一隻無沉酣久矣厭流俗清冷政可娛潛夫
武林舊日豪華國一一煩君吊遺跡明朝白馬擁波濤
落照銅駝卧荊棘銅駝翁仲事應非惟有孤山似去時
君行若過逋仙墓折取梅花一兩枝

異橘圖

憲郎高隱林泉日種得江南幾株橘春日熒熒吐瑞花

秋風磊磊懸嘉實去年起作京華遊臺端六月如丸月
烏啼翠栢玉柯冷鶴唳璧山琪樹秋歸來風景慰吟目
依舊繁陰蓋書屋萬顆重垂丹井黃千頭再結龍洲綠
綠映紅稀壓四鄰洞庭隱隱波粼粼羲之帖就霜凝筆
巴叟棋敲香滿身廣文右才過屈宋解撰王孫楚聲頌
煩君採摘籠白鵝載酒詣玄作清供

白雲山

白雲山下春光早少年野遊風景好載酒秦陀避暑宮
踏青劉鑲呼鸞道木縣花落鷓鴣啼朝漢殿前日未西
歌麗美人簪茉莉飲闌稚子唱銅鞮繁華往似東流水

昔時少年今老矣荔子楊梅幾度紅柴門寂寂秋風裏

桑梓圖為左布政徐本賦

君侯早歲逢間關聲名出鎮三楚間江湘霖雨起諸葛
環堵蒼生思謝安憂時兩鬢蝟猶綠捧日孤衷明獨丹
決揮霜簡向戎壘倒挽銀漢清人寰功成入奏麒麟殿
中外好官數歷遍才華已羨冠西曹手采還來照方面
荔子香凝粉署戟桄榔影入薇垣甸遇高作賦羨才華
拄笏看山憶鄉縣鄉縣迢迢路幾千齊安遠在長江邊
石牛青嶂接巴蜀螺湖綠水通湘沅鷗飛竹樓笑傲吏
鶴過赤壁懷詩仙迴廊忽披生色畫一幅穩潮萬金價

書屋斜連洛浦陰漁船暝泊臨皋下天低故壠鎖松栢
秋入平田熟禾稼征帆去住那無情王事鞅掌倘由暇
皇恩詔賜許歸榮稚子牽衣父老迎更植社蓮招惠遠
添栽徑菊學淵明香醪再潑新醅白斷綺重尋舊譜聲
匡濟老臣心未藏卻從江國望神京

題石城秋晚圖送人歸金華

金華才子天京客登眺京城壯心魄鐘巖群峰紫翠開
巴江一道東南折石頭艇子泛中流白紵清歌起莫愁
雙闕五雲籠建業三槐萬樹接揚州揚州煙景何緜遠
對面楓林更蕭索月落烏啼北固城朝生鶴唳丹陽郭

懷親作賦已堪憐更托新圖與代傳瓊珮暫辭丹戲下
斑衣歸舞鯉庭前遠歸去去毗陵道歸日還懸及冬早
冰下鮮魚暫可又霜餘柑葉行堪綵大官若奏選材臣
靡念詞林卓犖人君往承頒多暇日看花重入帝城春

西塘為姑蘇吳憑君題

放臣海曲懷京華孤旅天涯念鄉國誰傳此意入圖畫
令我一見三歎息毗陵野老吳中人舊與季子曾相親
太湖三萬六千頃蕩波咫尺閶門雲姑蘇臺荒煙樹綠
下著詩翁數椽屋涼風洲渚芙蓉開細雨林園木瓜熟
畫船撾鼓海天晴越女新栽白紵輕館娃宮暗暮雲合

子夜歌闌春水生季家風流誰與比況是吳興外孫子
出几時攜舊賜書牙籤滿插前朝史南來無復少年狂
茅棟低低一炷香久嫌塵居隘容膝更置別業開西塘
西塘隱約湖山曲山塘還種虎丘竹對酒菰蒲照座明
捲簾鷗鷺當窗浴此圖風致真可人點染直欲窮天真
平子愁來獨長詠張衡老去誰為憐吾儕季子好風骨
風塵許可長汩汩正好還家及秋律筆牀茶竈逐天隨
蓴菜鱸魚莫相失

贈皇甫隱士文遠

[illegible]濟濟登廟堂無復幽人卧空谷胡為冠帶隱塵市

有似山海遺珠玉先生半度常人殊面如赬玉仍禿鬢
侯門不挂一步脚厭殺人間呫囁儒蔣陵白下清溪曲
垂柳踈踈數椽屋芸窓磊落一萬卷客去自倚風軒讀
秦淮買竹起高樓與來酌酒樓上頭科頭擧白羅浮叅
胡琴羌笛聲啁啾朋賓自飮還自散先生醉眠忘早晏
蒲葵巨扇揺不醒人定鍾鬧始知飯沉酣本以陶性灵
有時兀坐深惺惺也蒙火足金毋嘯封氣白白升黃庭
看君出処有妙秉爲人不遷亦不激隨時光恠互隱顯
意欲不遺人人識我作初交沆逸民卜居遂與先生隣
雪中長歌東郭履花下時挂淵明巾生平落落人少喜

先生一見便知己非因情性酷相似安得傾倒能如此
居安食飽即爲家山林未必強京華君不見西湖処士
骨已朽至今惟有寒梅花

題黃萬户德清羅浮圖

將軍昔年在東都虎頭鐵面專城居重營柳暗流蘇帳
上夜花明金虎符東都郭外多林巒將軍公餘事行樂
露冕旌幢隘北山行廚賓從如東洛紫雲白雲千萬峰
羅浮更在二雲東古木千章排疊巘飛泉百道瀉晴虹
仙家洞天三十幾羅浮复出滄洲裏紫極房櫳倚日開
黍珠樓觀經天起飡霞道士不知年夜禮星辰誦内篇

龍種玉芝耕赤谷鶴啣瑤草下青田將軍比時事幽討
追攀直欲凌雲昊扶桑縹緲徐福舟葦路依稀漢陵道
別來倏忽幾冬春京洛相逢車馬塵石室琅函仙夢遠
朱衣瓊珮歲華新新圖誰爲將軍摸點染猶能記緜邈
雨過琪花定滿壇星沉寶氣應連閣我与將軍總可憐
遠遊經歲復經年羅浮清賞如堪載同賦陶潛歸去篇

贈闗元帥景淵

君在前朝帥東閫虎符三珠秩二品棘門裨將懸金章
黃頭奴子州縣尹揚僕樓船下瀨時君隨左相入京師
端門萬鼓宴珠履管路千花明錦衣天官宗伯司邦典

藻鑑論君第高選君言下國覊旅臣生來好武文筆淺
頋綰銅章佐北征還來作史錦官城宣勞豈計爵高下
貴在晚節完虛名歲華荏苒容鬢改朋舊飄零滿湖海
晨星霜木餘幾人我与蟠溪老高在前年佐縣淮山陰
今春待詔入詞林比來奉節領祀事會面錯愕驚愁心
郢筒新酒凝寒翠清夜懸灯共君醉醉來自起彈鳴筝
一曲清歌數行泪有歌有酒君莫辭人生會遇信有時
百年莽莽任所適不必借箸籌前期但憐奔波稀會面
此去何時復相見明朝挂席下瞿塘我似伯勞君似燕

戲贈端孝思

君不見長安遊俠兒銀鞍白馬青春時朝出呼盧夜飲
酒美人娟娟照窓牖君爲君作梅花仙不隨桃李爭春
妍臨流自歠書畫軒獨夜可憐邀月飲一春長是背花
眠

送何都閫濟南省親至京還廣

伊昔趨河事征戰君家嚴君擁方面君拜元戎領大藩
虎旗耀日光於電北山之北南河南鯨波虎壘相巉岩
轅門上日開將閫白馬朱纓銀作銜軍中呼盧日向午
錦筵置酒夜擊鼓龍潭降卒解西歌翁源女兒學東語
有時殺賊珠海頭海門六月如九秋牙旗輝天虎豹怒

霹靂迸火魚龍愁銀漢淋漓洗空昊嚴親入覲承恩早
角巾還第誰最高君與君家兄弟好揭來盛親東入齊
歸舟一繫將陵西鶯花爛熳春如海歌舞留連醉似泥
蟠溪高彬故部曲開宴斗門橋下屋宣州梨子鵝兒黃
吳姬指纖白如玉酒酣耳熱悲故鄉孫蕡在座情更傷
熙明此去五千里目斷南天如許長秦淮水生風似雨
十幅蒲帆醉中舉龍灣江口辭故人小孤洲北及前侶
知君第宅遶西湖門對羅浮列畫圖梅花白白想猶昨
盧橘青青今有無三郎今年三十幾平生與蕡最知己
明歲春還若寄書玉堂華館西清裏

送友人自餘杭歸富春

君住西湖已清楚胡爲更憶莊邊渚歸舟昨日凌天風
湖水秋風似秋雨憶昔往遊載酒行畫船爲屋花爲城
銀箏度曲對豪客紈扇題詩招小瓊小瓊雲鬟十八許
自按紅牙歌白紵歌罷流雲咽大堤舞回落月低南浦
高陽酒侶散如雲君亦携書隱富春俠氣未全銷野興
青蓑聊復謝塵氛富春世外真林壑不比西湖近城郭
楊柳當門春正深珊瑚拂袖花初落英髦豈必老江濱
天上應須有故人重著羊裘趨鳳闕還將高卧動星文

代内贈別二首

君之去也青驪之駟不可追妾之留也凌波之襪不可
隨僕夫倉黃戒往路斷柳錯莫留殘暉玉觴行酒和淚
血問君此去何時歸何時歸亂心曲春風看盡長安花
莫道新人如美玉

君不行兮夷猶長風颯颯林木秋歲云暮矣白日晚君
之行也不可以久留山川悠悠靡終極獨立空閨長嘆
息臨岐不得逐君行別後相思復何益水中摸月那得
輪鏡中照影那得真百年長是遠離別塊夢相逢那得
親　壹

往平原別高彬

銀壺綠酒沾春宴環珮朝回奉天殿平生不作兒女悲
獨向高彬戾如霞高彬昔年桑梓雄好賢乃有古人風
東林詩社靜來結北海酒樽長不空竭來弓劍已蕭索
短髮如絲猶好客塞上蒲萄火齊紅宣州梨子鵝兒白
沉綿不獨重相知文彩今還勝昔時小樓焚香每謂易
淨几把筆常題詩今晨我作平原別高彬不意情欲絕
芋蔘香冷不堪贈楊柳枝黃未宜折龍灣江口石城頭
一幅蒲帆萬里秋暮雲紅樹儻相憶應有音書慰別愁

寄詶林長老明靜貽

厖眉老僧無住著不問山林與城郭談禪到処即跏趺

[illegible]書天花如雨落心知一境萬緣空靜與晴霄海月同
錫振春山嘗伏虎鉢含秋水自藏龍問師今年僧臘幾
手種蒼松舊松子松身已作蛟龍鱗定中一念猶未起
白石垂蘿淨窈冥爐香一炷兩函經澗猱時擎野果供
山鳥或倚寒巖聽荷爲帬裳荔爲帶世人見者皆再拜
師言是悉有漏因我今已入無色界十年奔走亂如絲
對榻論空不遂期每嘆道緣於世淺惟師與我最相知

寄羅都事友章

梁侯昔在東藩時分符帥閫兼左司君爲幙府當賓客
咳唾落地成珠璣君年於我當父執我纔弱冠君六十

惠然下作忘年交今我夜夢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吟[illegible]江水邊
青賓幾時同罟旋題詩秋寫林竹載酒夜泛蘭溪船
蘭溪溪水清如練興盡[illegible]船復開宴[illegible]京浮鼓[illegible]鳴簫
玄[illegible]皓月搖秋[illegible]梁侯權勢盛莫當偏裨小校皆遇郎
惟君與我得禮貌過者嘖嘖盈路傍別來星散何可道
[illegible][illegible]春歌但春草我騎羸馬走西東梁侯去矣君亦老
人生本是風花枝升沉聚散何足悲優悠晚歲謝微祿
僮僕從君林下期

送都大尹

使君家住餘杭曲年少狂遊事追逐蘇公堤上夜浮舟

趙王祠前朝擊鞠餘杭山水綠葱蘢一片西湖照晚空
桂棹影搖桃葉浪菱歌聲徹竹枝風高陽酒侶動盈席
使君丰儀偏白晳湖光山色淨娟娟秋月冰壺影相射
折節年來學讀書褒衣章甫逐群儒已超藝苑時流上
復恥陳編章句拘年紀今年三十七風流衆中稱第一
有才作縣寧久勞銅章綠綬須暫屈石頭艇子泛清秋
曉發金陵信下流已逐行雲經北固還隨煙浪到瓜洲
生來我亦悠悠客邂逅論文心莫逆家住江南五千里
送君又過江之北秋風淅淅江水波君行我留可柰何
長干日夕一壺酒從此關山魂夢多

贈虹縣薛景明

淮易老人讀周易風吹鬢絲人不識興闌移席傍寒梅雙眼如猫對花碧天風毛骨江海仙偶來花下同清緑凌雲才思鳳凰見照室丹光龍虎全清琴調古無人續且可潮墩掃茅屋胎禽起舞和雲謠山月光於書樓燭

送虹縣尹陳景明

甲寅三月春欲盡我來洪州尋吏隱芳聲令譽誰最多太丘之孫陳大尹大尹昔是會稽人文章破的推殊倫奉天門下拜天子來作洪州司土臣文章固自不必道爲官作事仍更好閭里小民持牒來撫摩直欲置懷抱

洪州昔日盛繁華大尹來時一百家稍闢坵墟攢井里旋披荆棘樹桑麻桑麻春深滿地黑更掠浮泥種牟麥接舍鷄鳴桃李場生蕟火吹藩墻側祭社枌榆簫鼓鳴群農皆醉吏獨醒群農有酒只自飲相見不揖亦不迎官清事省無鞭扑縣治門前可羅雀種柳寧漸似老陶栽花直欲強潘岳父老皆言大尹賢願留大尹更三年政成入覲不可住百里盼望心悄悄舉車就道虹亭曲卧轍扳轅泪相續囊裡全無劉寵錢車傍肯挂時苗犢三年俸米鶴同飡焦尾琴輕古錦寒蕭然行李可一咲贏得車中裀面覔芙蓉花開亦已謝十月清霜被平野何因欲去不遲留父老祇看不相捨黄河近日漲淮流車到淮陽當換舟送行父老在平地蹙額先作風波愁跨淮浮橋有客路我教兒男送君去便從淮右向琅琊卻望丹陽登北固北固青山連石城石城南下是天京仙臺浮雲萬樹直帝里旭日千花明看花騎馬金陵道行行行行須及早知君富貴心淡然功名得後亦良好宗伯金門奏美除政須賢令立高衢天京到日知安穩多寄洪州父老書

送翰林典籍張敏行之官西上

墩煌城下沙如雪墩煌城頭無六月關西勁卒築防秋

捷書夜半飛龍樓九重下詔徵貔虎推轂上將開邰府昔旂捲日大軍行旐頭化石夜有聲墩煌逶迤五千里十月即渡黄河水上將翩翩才且雄平戎行數貳師功叱咤猶在輪臺北疋馬已入渠黎國左校從裨曉射鵰倚鞍醉索單于朝西山黑風吹嘷瓦霜角吹秋寒壇下太平今見遂宣威君徃從戎幾日歸幕下文儒兼解武詞林從此有光輝

送崔振宗

入幕初抛憲郎粟芙蓉照水揺紅玉鶚書迢遞楚山雲孤棹夷猶越江曲龍江二月千花繁好客元戎開酒樽

花前岸幘一回首應識前朝丞相孫

西菴集卷之五

西菴集卷之六

七言古體

捕魚圖

小孤洲前春水綠泛湖小船如小屋白頭漁父不解愁往來捕魚湖水頭得魚換米納官稅妻孥衣食長優游大兒十三學網罟小女七歲能搖櫓江口賽神夜吹角村邊賣魚朝打鼓雨來維稍傍古岸風起鳴榔入長浦荻芽短短桃花飛鱖魚上水鯖魚肥鱠魚燒筍醉明月蠻歌唱和聲咿啞月明在天光在水但願年年只如此無風無浪安穩眠湖中有魚魚有錢

題堵法曹文明所畫匡廬圖

墨樵仙翁鬚垂耳少年嗜畫今老矣山雞野鹿是前身每見青山為山死高堂醉掃匡廬巔香爐縹緲生紫煙我來一見似相識彷彿偃卧彭郎船小姑漁肥春酒好何當擧白醉五老芙蓉倒影月出早與君同上樂天亭令人夜喚琵琶聽

過隋宮故址

伊昔隋家全盛年周陳鄰曲按三邊端門徹夜笙歌合琪樹經春錦繡纏絓春漁繡何搖漾別有迷樓九霄上闘拱連甍次第開珠簾繡柱森相向樓中美女花葱籠

寫翠圖黃照曉空璧月瓊花新態度臨風結綺舊手容碧山螢火光於電更傍沉香山底宴窕窈清歌來夢見輕盈妙舞蓮花旋行樂還來爛熳遊天京移蹕渠揚州高起離宮連鳳闕斜穿汴水入龍舟龍舟錦纜映牙檣王簫金管切雲長仙禽自蛻蕨紲羽野鳥還爲鸞鳳翔棹歌楊柳春風晚扇影芙蓉秋露香芙蓉秋露香飄玉臺樹俄成走麋鹿翠華夢斷雷塘路鐵馬聲喧太行麓遼東浪死鬼啼道馬上夜遊誰度曲燕泥時自落空梁庭草無人隨意綠繁華堪羨復堪憐高塚麒麟若箇邊古路斜陽懸木末寒鴉流水遶村前荒基遠對唐陵樹斷刻猶存太業年往事悠悠誰與共臨風爲爾一潸然

次李陽河

櫓聲咿喔如人語魚吹浪花作飛雨停船把酒酹孤山頃刻回稍失前侶危檣五兩飛向東李陽河水起西風江豚翻江出復沒舟人倚柁認晴虹秋雲陰陰樹葉脫樹頭黃雕猶聒聒明日雲開楚天豁

阻風雷港

秋霜夜落南港沙丹楓柿葉如春花江豚風應九月節浦口獵獵吹蒹葭柁工移船出沙尾蒲帆逆風不得使鬪鳴雙櫓助咿啞鴈應中流水聲起白頭浪裏龍氣[illegible]

三日不到舒州城擺船把酒酹河伯爲問湏湧何當平九華山色長自好行人一見一回老

次武昌

大風吹船如馬走船頭水聲作牛吼挂帆初發岳陽磯轉柁纔灣武昌口武昌城頭黃鶴樓飛簷遙映鸚鵡洲漢陽樹白煙影濕行人如立沙際鷗江南風土寒氣運居人九月著紵衣酒旗臨江開竹屋當壚小姬能楚曲蜻蜓船尾旋引風今夕停船酒家宿

武昌別魯侍儀舍人文濬

嘖嘖復嘖嘖人生交契真罕得我居翰苑君儀曹幾載

相聞不相識君名早已播南衢出入金門早奏書不謂同來建業水還來共食武昌魚武昌魚肥春酒好竟日留連得傾倒黃鶴樓頭樂亂飛金沙洲上秋將老狂歌浪謔清致同看君更有古人風才如關西楊伯起性似城東陳孟公相歡未幾還分手可憐新知樂未久君隨征鴈入巴陵我挂雲帆泝川口臨期去去各悽然今夕星河共一天秋晚還朝共促膝与君同賦遠遊篇

題錢叔昂瀟湘圖

遠山如游龍近石如踞虎秋陰迢迢樹楚楚乃是洞庭瀟湘之極浦西來白波浮太虛鬼物似與空濛俱潭深

蜃氣結樓閣鮫人踏浪隨游魚織綃更泣明月珠綴成懸璫素裙襦九疑並迎翠華葍絳節影底群真趍須臾長風起木末高林側亞葉亂脫浮雲散盡天宇豁雲水逶迤帝青闢蒼松翠竹點未分殘霞斷霭餘二抹錢郎毛骨清畫此無衆妙踪跡臨水花勻白遠山燒恍疑一葉寒沐中雨後開篷晨清眺日落君山吹鳳簫水雲相間作[illegible]過荒祠二女應魂斷試把夫容天外招

歸州

半天裏白雲晚向城下起市廛架屋依岩巒鄰汲江水巴山雪消江水長城中夜聞灘瀨響

谷舟樹杪釣石稜漁父雲端晒繒網家家燕田山下犂倒枯[illegible]樹燒作泥居人養犬獲山鹿稚子縛柴圈野雞楚王臺高對赤甲四時狂風長颯颯柂工鳴䶣避漩渦榜聲搖上黃牛峽

過瞿唐

我本江湖遠遊子扁舟遠過瞿塘水瞿塘八月秋風生天上眉聲落篷底鬼門關黑路險幽我行短髮寒颼颼洪濤搖山角井裂怪石濁雪龍鼉愁冥搜欲極造化窟颯爽始可清毛骨朝衡神女弄珠宮夜瞰鮫人織綃室人生哀樂本無端歷此百折生淒酸橈翻健翅疾於鳥

那敢此地長盤桓離家江月今三皎歸棹乘流須臾早布帆明日挂回飆晴灘水落漩渦小

贈成都畫者徐文玲

徐郎蕭散雲月姿早年讀易仍工詩金門獻賦鬢種種天隨艇子天之涯黃牛白馬瞿塘峽雨雪蕭騷鬢毛颯馮虛歷覽窮冥搜眼如飢鷹凍不匝揭來調咲諸侯門錦城住屋如住村撐腸拄腹何所有銀漢百摺千崐崙酒狂興發一揮掃渺漭雲煙塞晴昊點入虛無鬼魅悸光奔霹靂神蛟倒煙收雲散江海空峰巒錯出金芙蓉恍疑八月十五夜一葉著我瀟湘中徐郎善畫世稀有

同時亦復稱妙手豪家屏幛粉壁間見者嗟唧不容口我謂徐郎莫自輕便須濯筆寫蓬瀛圖成弱水三萬里與爾翱翔歸玉京

鹽井

巉泓石底毒苦冷百尺長梯挂殘綆荒山寂寂無飛煙父老相傳古鹽井瀼東瀼西十萬家煮鹽射利爲生涯篘筒直下汲清泚出釜槃白如霜花太平幸覩烽火息十萬今無二三百官封此井不敢開歲歲渝州買鹽食

發忠州

頂風飆山雲墨黑星河無光江翁翁搖船夜半發忠州

漩深浪緊船欲立宣公祠下灘灘嘈船頭著水低復高石稜割裂箕斗影山鬼出雜須龍號亦知風水莽四五王事有程那得顧誰歌太白蜀道難和我灵均遠遊賦

下瞿塘

我從前月來西州錦官城下十日留回船正值九九節巫山巫峽風飈颸人言灔澦大於馬瞿塘此時不可下公家王事有期程敢憚微軀作人鮓人鮓瓮頭飜白波怒流觸石爲漩渦柁工敲板助船客破浪一擻如飛梭灘聲櫓聲歷亂聒緊搖手滑櫓易脫沿洄劃轉如旋風半側船頭水花沒船頭半沒船屋高水花作雨飛鬢毛爭牽百丈上崖谷舟子快捷如猿猱擢船把酒聊自勞因笑輕生博奇好吟詩未解追謫仙天遣經行蜀中道巴東東下想安流便指歸州向峽州船到岳陽應漸穩洞庭霜降水如油

桂巖題王昌泰卷

桂樹叢生山之坰岩石磊落枝交撐隱如虬龍出滄溟玄雲盤盤團叢清源秋石底金飆生天香紛飄浩盈盈廣寒落陰湛空明五岳印影青岩亭珠光粼粼搖洞庭美人到躡黃鶴翎玉簫吹秋入冥冥嫦娥酌以玻璃觥飛廉列缺撼不醒歸來芳洲呼禰衡記余天游神所經仙家篆作山中銘

題四川都府照磨陳庭學小蘭雪軒

鮮桃郁李烘錦城白雪幽蘭冷空谷喧譁綺靡人所羨君獨胡爲愛清馥君方少年富文采早入西清掌書牘天官宗伯司銓衡以佐邊臣鎮巴蜀開府同專三品印退食初架三椽屋既營楚畹栽碧叢復對天花詠黃竹春還國香始吐穎飛霞尚集風軒曲丹跂著粉餘嫩紅劒葉堆瓊隱新綠一時芳致正稱妙更與千載相追逐魯連節操高摩雲太白丰姿瑩如玉玉堂學士今太史壯以詞翰盈篇軸龍鱗篆籀爭雲鮮金薤文章共蘭馥

我吟君亦本好事好買溪藤數千幅聯篇寫作清風圖長使虹光貫岩麓

題緜州同知曾儀古雪卷

左緜在巴西之西其西爲陰平又其西爲雪山雪山起南瀘接北劒橫亘數千里四時嶙峋皓白一色每歲六七月江流不雨漲衝涪陵激巫峽浩淼崩裂崖岸舟楫不得上下郡人曰西山之雪萬古不銷此迎日而化者其餘澌也望中瓊崖玉樹猶凜凜自若焉歲八月余以太常之節監祀事于四川會賢倅曾侯錦江之東侯蘇人也脩潔而文云在郡時抗風軒解

宇之曲當西山之麓公餘退食日與寒光灝彩爲對

用舊以其処目之曰古雪云邀余詩余爲賦曰

開風軒望古雪瓊崖瑤嶂千萬尋琪樹珠林互明滅此雪千年亦不消寒光灝彩長岩嵬火雲六月爍金石勝六萬片天花飄曾侯仙中人胸次同皎潔公餘對雪開風軒岩竇窓扉兩奇絶高寒上與元氣通氷光百道飛白虹群真縹緲下遥夕高架縞車乘玉龍我昨神游共清賞羽服翛翛恣長往浩水花明載酒船天也月照披風氅蛾眉蒼翠接仙臺縹緲坡翁跨鶴來桃花上吹空齋眞黄竹柴門君自開

題張侍儀貞白獨冷軒

留侯之孫瓊玉相倚然曼立洞八荒顏如梅花開曉芳曲晉煙霏婉清揚朗吟碧虛古洞章飄流風鈴韵何長瞪川瑩瑩夜未央天壇萬籟鳴清商歸來人間寄倘徉深山沍谷開雲房層冰嵯峨照座光虬龍松檜交青蒼瀧慮怒號滕六狂舞霰不作天花香四簷銀竹聲琳琅山鬼獨速神蛇藏漁童樵青凍欲僵先生兀然方坐忘虛室生白萃吉祥金彪不躍龍不驤華池神水淡汪汪開元丹田内煒煌幽齋無人隙軒窓雲封茶竈無烟清故人山陰回酒航老鶴赤壁愁横江神遊清都朝帝鄉玉珠爲佩 玉爲堂群真環珮紛紛翔皆騎素鱗白鳳凰滙中六月川氣黄我行汗雨如迸漿桂舟無楫川無梁多將送我置汝傍衣之織女青霓裳酌以西母玻璃觴飲令煩歊化清凉毛骨颯爽三千霜

題葉夷仲瞻雲軒

天台之山天尺咫葉侯家住天台裡侯家兄弟聯班行紀以才名佐天子大侯作縣多政聲小侯差小亦作永鄉人聚首作東語阿堵名門生寍馨名門寍馨相濟美大侯好文兼好武小侯詞賦亦驚人五言七言追樂府天台本與仙家鄰二侯亦是仙中人芝蘭玉樹曉煒映

桃花淶水春氤氲十年分散遊梁楚匆匆高堂日將暮大侯去家豈可憐小侯在官心更苦日暮嚴親鬢已霜二兒有泪如迸漿凌風正將借黄鵠千里送兒還故鄉故鄉何物令儀羡雲去雲來千萬片雲來桑梓杳莫分雲去鄉關隱還見豈無楊子屋三椽亦有蘇秦二頃田同居貧賤心亦樂富貴遠別徒悄悄二椽足以避風雨二頃寧當代禾黍宦遊經歲復經年胡不歸歸來何許丹陽水通東浙河儂今欲度水無波石頭舩子無錢買雲去雲來奈爾何

題唐侍儀雙鯉軒

唐生昔侍雙親時當庭日舞如花衣嚴親去世慈母在
孝養足慰無窮悲唐生今年三十幾慈母高堂尚多祉
恭志誰能論八珍作堂暫寄名雙鯉雙鯉雙鯉白且鮮
日須二斗新銅錢盜勞妾姊水中覓不學王家氷上眠
人生有親殊可樂親饌有魚尤不惡娛樂從茲到白頭
芳名況是登黃閣我生我生纒百憂庭闈風木悲清秋
爲君援筆賦雙鯉每一讀之清涕流

題孫典仗可居軒

吾宗孫子雲鶴仙荷衣蕙帶神飄然朝吟屈子遠遊賦
夜諷莊生秋水篇五湖風月窮清賞青雀爲艫桂爲舫
二女祠前聽鳳簫小孤洲北聳漁榜歸來匹馬逐嫖姚
環珮鏘鏘近九霄承恩日侍金鑾殿卜築還依朱雀橋
橋頭流水清如玉楊柳青青映書屋照座雖無鄂渚花
當階亦種沅湘竹沅湘竹色報春遲文、玉竦踈只數枝
客去每憑詩作伴朝回偏與淨相宜軒楹不雕亦不畫
厭事門前僅旋馬高題漢篆名可居君作其中可居者
人生出處本無端坎止流行信所安君不見長安甲第
連雲起贏得人間圖書裏

題荆徵士茂之藏楊補之梅花圖

老荆好梅如好色嘉樹豈論萬金直屢乘泛雪王子舟
長補登山謝公屐萬壑千林秋葉乾飛鴻墮影報新寒
塞北偏令百草折江南還得一花看此花看處真奇絕
豹腳蛇鱗潑香雪楚女輕盈練素裙湘娥冷澹臙脂血
破寒踈瘦未宜人照波臨水韻如真卻月觀前新態度
淩風臺下舊精神梅花萬樹先春發老荆此時情欲絕
爛醉寧辭水部狂清吟擬補離騷缺歸來白髮老京華
無復孤山興趣佳凍蕊枯枝誰更羨夭桃郁李世爭誇
畫圖忽覩陽和面老荆手腳輕於旋彷彿瑤池月下逢
依稀庾嶺雲中見無情有恨獨遲遲世外丰容只自知
黃閣由來皆貴藏楊郎老去負明時開圖見花被花惱
有圖無花圖亦好月落參橫柰爾何江空歲晏令人老
老荆老荆吾所憐九還詮訣會當傳芙蓉寶鼎丹砂熟
去作羅浮峰頂仙

題蘇名遠畫竹圖

蘇郎寫竹如寫帖珊瑚爲枝篆籀葉寒梢不及三尺長
遠勢直與青冥接青冥不辯西與東雲光竹色俱空濛
飛廉排山振驚霹靂迸火驚蛟龍奇搜不獨竹色好
竹傍有石仍更好想其落筆當酒酣人間屏幛愁絕倒
近時吳興趙子昂最能寫竹窮青蒼蘇郎晚出繼芳躅
湖海二妙相輝光十年不到瀟湘浦環珮空懷玉簫女

相期共泛書畫船濃墨淒迷掃煙雨

題楊肇初墨菊圖

蘇郎畫菊真有香老墨落紙生秋霜宛然著我三逕底日與野老同徜徉生平愛畫仍愛菊令人見此二美足猶疑已是重陽過寒花踈業心簇憤昨蘇郎畫菊時君家數本方離披誰云清致不兼得更對濁酒開東籬明朝酒醒賓客去君獨沉吟空繞樹繞樹還看墨菊圖君家此樂陶家無

題袁清溪所藏雪夜泛舟圖

錢顯畫山工畫雪山下寒江更奇絕萬壑千林鳥倦飛

蒼松古栢凍欲折清人何日縱冶遊銀濤渺渺著孤舟黃罌碧杓置篷底定是山陰王子猷故人高居剡溪曲窄窄柴門鎖黃竹遥憐孤鶴怨空山塵榻無人伴幽獨披蓑童頭縮蝟毛龍鱗冰片難容篙凌競歷覽有何好博得老眼如饑猫衝寒乘興莫匆促回船攏岸也不俗故人開軒掃茆屋品字牀頭抗酒壺留連坐到東方旭

題廉徵士夢雪舟

廉生心性如野鷗前身恐是王子猷城居十載困炎熱夜夢泛雪乘扁舟扁舟一葉凌冰更著蓑翁蓬底鼓枻疑過柳港邊乘潮似出沙洲觜月華雪色水玉同

縱萬頃涵晴空虛明上接元氣白皓彩直與銀河通故人山陰無茆屋何処重尋剡溪曲惟應赤壁鳴皋仙夜半橫江慰幽獨

陳隱君菊莊卷後

隱君種豆南山陲清晨荷鋤暮蓑歸餘閒更學樹叢菊茅屋前頭花作圍此花不比桃與李萬木凋零方吐蕊雖以黄金淺色紅凌霜白玉深深紫孤芳似与九九期落英不落長滿枝嫣妍羞作兒女艷高潔獨抱幽人姿此時隱君徐步來晨光熹微風獵獵晚圃寒花語斷虫東籬冷露留殘蝶洛陽金谷盛繁華江渚芙蓉照館娃

歌臺舞榭豈不好淡煙芳草令人嗟歲華將暮衡門下寄傲羲皇時隱几見月開籠放白鷴穿林採藥尋黄綺平生嗜酒仍嗜書詩比淵明差未如還開三徑招儔侶亦有五柳臨庭除素琴無弦為袖手葛巾且漉茅柴酒莫勞更賦歸去來惹得聲名滿人口

題唐仙方伎圖布政徐本所藏

九重春色浮金輦柳[illegible]陰[illegible]閣門無事簡書稀朝下三郎幸南苑仗下微風拂赭黃熏爐別殿浮天香昭容宛孌翠娥黛內使委蛇宮錦囊飄飄野老來何許賜坐從容陪讌語卦氣初驗石髓丹清風自是蓬壺侶

溪童忽沒入書箱白騾隨地走如羊金華不識紫煙客那得化石初平方驪山未起朝元閣誰遣御前方伎作招致青鳥天際來勾引霓裳月中落漁陽鐵騎戰塵生雲棧縈紆路不平此時安得仙翁術化作潼關百萬兵

題桃源圖

我昔城居困塵土十年不到青山下扁舟夜夢泛滄浪鼓枻揚舲逐漁父江岸沿洄落日低尋源直上武陵溪逶迤綠水春將晚燦爛桃花路欲迷欲迷忽得青山口彷彿微香露林藪溪流已盡忽潛通石洞斜穿不知久地廓川平景曠然還疑別是一重天逍遥山逕莓苔雨縹緲人間桑柘煙遥觀但見攢林木近入茅茨始成族居人不改故衣冠井里猶存舊風俗風俗依依世上人皆言來此避強秦初期斯須還鄉邑遂爾高居隔世塵兒孫長大供衣食男事耕耘女蠶績春至桑麻雨露深歲寒松栢星霜易東皐北隴恣鉏犁戴勝飛飛布谷啼似舍雨晴雲外牧餉田日晏草中歸歸來路暗山光滅婦女繅車聲未歇舴艋仍教稚子撑漁罾更喚溪童結往來墟落只逍遥無復州司下吏囂社日冬旬會村曲黃鷄白酒話漁樵漁樵不識人間世雨笠煙蓑但容裔澗水氷融覺候和庭欄葉落知風厲問我胡爲作此來仙凡迥隔兩悠哉園裏青蔬爲君摘瓦盤蒲酒爲君開來隣西舍爭來聚相引相邀具鷄黍旋除新竹敞南軒更種落花開別墅初聞嬴氏好紛奢不謂山河歸漢家金雀重來飛灌木銅駝還去卧煙沙銅駝金雀何時已年代不知今半是世上紛紜日漸過山中歲月誰能紀棹開酒醒悵遠遠卻向山家對畫圖物外煙霞猶彷彿空中樓閣已糢糊糢糊彷彿何由辨只似當時眼中見鶴唳松梢露氣銷鷄鳴樹杪晨光炫臨風撫卷獨踟躕欲寄桃源父老書磵户岩扉應未改筆牀茶竈近何如桃源桃源休莫莫未必山林稱城郭卑者四海今混同來享人間太平樂

西菴集卷之六

而集三書均檢查但未及題識身閒
更將費子建集可尚見借白樓校評本詳
作小跋以致其異同乎山房活印僅
天方作世覽之要　弟壎潤頓首啓
楚大爺

五言律

雨中寄友

客有還家夢空山雨夜來涼生衣袖薄風急樹雲開掩户坐終日思君更淺迴琴邊有清興能復醉深杯

山中寓懷

野館愁俱寂空林日未斜看雲偏憶母為客久辭家獨自嗟浮梗非關戀物華晚來山雨裏猶見杜鵑花

光孝寺

雨葉菩提樹天花薝蔔林塵機方外息幽趣靜中深野色連香積秋聲雜梵音隨緣僧供裏予亦長禪心

酬王道原

鳳池鴛鷺侶幾載此南遊柳色迎征棹薇香惜歲年訟庭栽白蠟官步到紅船我亦金門客逢君思黯然

過東阿懷雪蓬

故人今不見孤客悄誰憐事業清時困名聲舊邑傳崇觴風獵獵紗帽月娟娟遂幽圃約琴樽共晚年

荔灣漁隱

家住半塘曲沿回幾折灣門前荔枝熟屋後釣舟閑杳遞熊羆兆空遂虎豹關如何三里外便是五湖間

翠筠軒爲源上座題

望竹本脩脩僧房分外幽祇園栽未合因地養初稠苦節頭陀行虛心般若舟禪餘金粉落定起籜龍抽渭葉慈雲護湘枝法雨流斜穿齊鴈塔高過講經樓色映菩提淨陰連薝蔔浮軍持澆記日山偈刻知秋桂衲踈螢入煎茶病鶴愁箇繁教略洗籬鈌更須求臘紀應同祖清緣或共脩移牀看翠篠斫汗試銀鉤玉版供香積漁竿拂石頭風播搖瑣碎月磬和蕭颼閱歲開荒逕尋盟到野鷗閒門要蔣詡精舍候王猷石上攤棋局林邊引酒甌素琴調白雪彩筆畫滄洲興與梅花共心同造物遊更須參內翰飛錫問揚州

朝雲

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峰遺址還艤舟西湖小蘇隄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霜月如畫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卧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急呼小奚童籠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倣衛夫人書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蹤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望斷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

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illegible]家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蘺漠漠荇田田遠籬哥菜飛黃蝶糝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鵑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腳垂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孤棹蟬曳殘聲過別枝青塚路邊南鴈盡問君何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去騎白馬傍垂楊鶴群[illegible]遶一株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卻羞郎其七曰孤月無情掛翠翹金爐香燼漏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殷勤爲探看其八曰杏花踈雨又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寂寞欲生愁有劫此身雖異性

當存潮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魂倚桂尋思倍惆悵夜寒皴玉倩誰溫其九曰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濕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除盡切切不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落殘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胡蝶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浮王仙姑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乃人間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爲北風所滅月亦煌晦林木淅瀝作山

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立即還室掩户踉蹌而臥夢一美人上衣紅綃衣下繫荷絲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艶逸麗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淒冷殊不類人世中所見者彷佛有余支翠蕤導從其前後隔竹先聞歎聲似吳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而聽之則悠揚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栢作笙簫聲助其清婉而蟄蚓唧唧爲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歌扇舊因緣萬古傷心在目前異物不殊鄉國異夭桃窓下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續有華燕子啣將春色去愁中猶記夜梅花青山隱隱水迢迢客夢

都陵歲月[illegible]惟有芳時令不忘水邊楊柳赤闌橋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吳香吊書客夢中同躡鳳凰翎遠上巫山石徑斜宮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怨東風當自嗟[illegible]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居指別來經[illegible]一任長離亭旅寓殘燈夜不眠湘皮冷浸一枝蓮何用更是悲君[illegible]月落烏啼霜滿天欲寫[illegible]腸愁不[illegible]依稀猶記妙高臺別余別恨知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紫煙衣上繡春雲一樹繁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脩道半緣君春愁冉冉帶餘酲珍簟銀牀夢不

成知子遠來深有意酷憐風月爲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芳草多舊枕不禁容夢斷秦雲非雨暗相和身前身後思茫茫紫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卻羞郎歌已復續擲體詩三首白袷玉郎寄桃葉余歎駿馬換小妾絕可憐猶生別離南園綠草飛胡蝶野棠開盡飄香玉細雨霏霏爲[illegible]紛紛忽忽飛燕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illegible]嘈嘈十二灘邊船明月江水寒欲贈郎猶看明月將絲落絮春漫漫其聲哀而不傷怨而有容豔逸而不窮如孤鳳之鳴梧桐雖龍之吟水中也歌闋余不覺泣下

亟趨見之環珮瀝落餘音猶泠然異香馥郁襲人沁入肌骨含涕作羞態已而謂余曰君知妾之來意耶妾乃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公昔南遊諸侍姬皆雲鳥散去獨妾結衣從之巾櫛之餘吟弄筆墨粗識其風致晚得泗上比丘尼教誦金剛釋典頗悟佛法今命落於茲無所復恨但幽情婉意鬱蔚無相知者方將鎔金而鑄子期買絲以繡平原江波悠悠歲月延佇君富有文采思如流泉獨弗能一吐胸中華藻少慰妾之岑寂耶古人有云心誠同隔世通不投機促膝離千載而下君之情思惟妾知之耳言訖因

忽不見余亦驚覺恭莫察其繇詰旦尋壁間字已漫滅不可復辯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今数百年矣焄蒿悽愴時露光景豈或其餘魄也耶余為怛然自失者累日既陳椒漿酹之復竊高唐洛神之意為詩用紀其事凡一百韻悼粉香之零落寫冥漠之幽姿纏綿悽惋宛然思婦呻吟之聲非獨以慰朝雲亦聊以自解云爾

恩斷蘭臺路愁填濯錦川錢塘清楚會金谷狹斜聯少負傾城譽名居弄玉仙十三工寫月二八擅韶年東素宮慣怯凝脂國色鮮倚風楊柳弱炙日海棠嫣跳脫鬆

龍腕琵琶重妥肩塗黃勻漢髻安鴈破秦鉛綠水酣潛岳紅顏惱黃賢流霞烘錯落嬌燕掠鞦韆舞歷梨園社歌翻樂府編彩雲生袖底璧月墮樓前鏡掩三星瑞[illegible]隨五馬轎青樓辭女伴瓊珮挹詩仙蠟炬催傳賜烏絲待草玄姨婷驚世外風度益吟邊霜拼眾[illegible]畫除橫粉署埤逆鱗天咫尺垂划路三千黛減蛾眉翠箏斜蜀國絃武林牽北望庾嶺入南遷白鶴峰千尺黃茆屋數椽練裙參般若彤管搨張顛蜜唧調蘇合邊[illegible]瀹海膻斷膋廿荔嶼晴雪素馨田妾命真成薄郎行底未旋塵蒙瓔珞串珠韡步搖鈿往事腸堪折殊方瘴莫痊娃童占

吉卜鄰媼訪沉緜楚峽深秋氣羅浮潛曉妝巫陽招古些下女泣新阡海氣籠翹鳳嵐光濕鬢蟬封囊留粉恨長帽斷塵[illegible]壠樹含悽綠經文帶淚[illegible]雪[illegible]低鶴馭雲母[illegible]龍涎桃葉僧前渡梅花夢裡天蛾旋三昧火鵑吊六如禪入道應偷樂凌虛想步蓮浴蘭依淨上遺玦贈靈筌天路雲和悄瑤池脉[illegible]圓迴鸞珠斗没驚鵲玉繩偏木落山精笑苔平石獸眠香魂啼子夜慧魄悶重泉絡緯停寒[illegible]飛廉捲夕旃譜餘蘇小曲書暗薛濤牋亂緒紛團結新知永棄捐屏幃空孔雀衾繡冷文鴛清吹群真下叢林積水連幽禽螢樓榻舊叢草芊芊巴舞陳

椒酺吳歈裂楮錢霓裳飄蜀雨斑竹點湘煙暮雨從渠濕春冰敢自堅縞衣迷故國華表暨層巔白紵行人唱銀缸傍舍懸芙蓉羞爛漫蛺蝶倦聮翩孅壤遮王嗇鈎欄鎮阿甄紅顏多蹇劣清涕莫潺湲在世誰非幻鍾情我獨憐微生同泆墺幽恩久婉嫕禁闥初通籍儒材早備員詞華掌五點帷幄餘三鱣眉目端如畫丰姿美且賢袞坡披擁牘馳箱鞋乎駩雅譽傾時輩清流冠吏銓賓筵音有咨羽獵賦于畋綺席延枚叟寄車屈鄭虔天衢卻下顧雲路快高騫昔似冲霄鶴今如跕水鳶九關嚴虎豹平楚落鷹鸇拜命寬三宥歸耕困一廛壯心徒激烈長袖幾翩翾倦泛張騫梗虛彎李廣弦古苔封片石荒櫪卧隻騝草菱臨丹竈紫扉枕碧漣奚童開雀網稚子縛魚筌白石潘郎鬢青燈子敬氊夜箏開綠蟻椎劍擗烏犍雨露從枯槁山林且靜便朝真探玉訣觀妙解名詮丹鼎圜龍虎玄龜一潤瀍屋頭杉隱隱庭下竹涓涓薜荔栽秋服楓香富晚饘鬻元存太乙文火養純乾七夕邀金母三山訪偓佺醴泉清似玉瓜棗大如拳老去渾無賴愁來獨惘然有懷通尺素何計索蓮箋孤況憑誰問冲襟待子宣薄飄知意苦藕斷識絲纏慘淡黃姑渚玲瓏織女躔交疎期屢爽謀拙去何遄畫餅文章貴嬰兒造化權盜勞賡短偈端合掩真詮病骨相如在芳心宋玉傳韓憑春寂寂杜宇月娟娟邂逅時將晚淹留景莫延流星光晻靄雄電動連蜷艷態千秋隔羈腸百慮煎錦蕤空薄暝絳節映重淵洛浦凌波襪西湖卷畫船佳人不可見長誦法華篇

琪林夜宿聯句一百韵

歲六月余還自鍾山與王河東佐尋真郡城琪林因寓宿其東偏之得閒亭亭蓋蕭鍊師之所築去蓋闕三十餘步顯敞清僻遠脫凡境前有茂林嘉卉竹栢之屬野意藹藹是夕夏之望後石油風節三日澍雨初止星月明朗河東與余焚香瀹茗共話疇昔因思年十八九時承先人遺徵弛擔負過從貴溪之列一時聞人相與友善者若臨李長史仲脩齋林黃別駕楚金東平黃通守庸之武夷黃徵士希貢維楊黃長史希文古岡余廣文滋暇諸暢進士安上及其弟通守濟徵士訥北平蒲架閣子文三山黃進上原善皆斯文之表表者也共結詩社於園之曲豪吟劇飲更唱迭和翩然翥鸞鳳鏗爾奏金石而河東與余為同庚情好尤篤務會未幾殿憂柄仍城治丘火朋從散落河東與余治跡奔走邈不相見凡十餘年乃

幸前左轄寶山何公陟復益郡開署求士而吾二人首被禮接因偕從軍西征談笑油幙方懟離索之氣而倥傯又告别矣兹焉紓平菀清冀吾二人者乃復會遇于此怳然思痛潸然涕零晤然顧懷猶以爲此身之尚在夢寐中也於是相與披寫情索聯爲韻語肺腑滂沛莽不知其繁凡人之初生其本無謂庚庚一形之累鼎鼎百年之間忽焉而蛟龍翔倏爾而蚓螻伏將造物者欲賦人以智慧而勞之邪不然何向來哀樂遷變若是其多也故於終篇遂有御風遺世之意蓋亦昔人所謂無聊之際而托之以自擴者

詰旦因書二通其一以遺觀長黄翁其一以寄羅淳

蕭鍊師云詞曰

紫府黄金榜玄關白玉京偶尋方外侶（佐）因識静中情夕景低崇闕（賁）秋光澹列甍宛聞天籟杳（佐）渾覺世塵清縹緲群真下（賁）森羅萬象呈鈎陳聯左界（佐）析木近前榮竹炫湘川葉（賁）荃拂楚琬英旙幢行道影（佐）環珮步虚聲桂露蜡光濕（賁）松濤鶴夢驚古囊織綠綺（佐）陰壁倚蒼精淨几從容凭（賁）佳篇取次賡奚童鬘髮秀（佐）仙客氅衣輕頓使心期曠（賁）從知境界宏堂因衆妙扁左軒以得閒名宴坐成嘉會（賁）興言憶舊盟手儀初得覩（佐）懷抱即相傾友誼芝蘭契（賁）文聲鐵石銘鄉關雖異縣（佐）年齒幸同庚才邁誰能匹（賁）情親我所兄長於期楚蜀（佐）任挾擬幽并雅結南州社（賁）詩爲北郭行山風紅叱撥（佐）野日錦繁纓連帶晉特彥（賁）高筵即上卿柳塘晴睡鴨（佐）杏圃煖啼鶯句内窺奚曲（賁）梁州鵰柱箏風流追謝朓（佐）俊逸到陰鏗刻燭誰長句（賁）飛篇促巨觥傲娛隨地有（佐）意氣扎有崢樂事俄成夢（賁）憂端忽設生秦樓絲管歇（佐）漁陽鼓鼙興培塿封屯蟻（賁）滄溟吼怒鯨孤城尋劫火（佐）萬姓轉飢阮奔走羞徒步（賁）艱危學避兵彭衙愁杜甫（佐）戰國老侯嬴袖貯生手刺（賁）家餘折腳鐺嬌嬰須橡栗（佐）鄰媼遺蔓菁舊繡裁新褐（賁）寒燈翳短檠苦心从一寸（佐）吟鬢牵千莖養志悲莊黍（賁）傷時賦代櫻草玄供寂寞（佐）居素保幽貞世態何多易（賁）人情實飽更駑駘先歷塊（佐）嫫毋如傾城康瓠迷周鼎（賁）淫哇亂帝韺含沙叢毒蜮（佐）鷙氣捷飛蝱默處憂心悄（賁）傍觀怒目瞠狂然思舊迂（佐）鬱爾困拘攣旅邸孳枯枕（賁）秋棋黑白枰正懷三月弔（佐）復有二天憮左担通書速（賁）群僚倒屣迎劇談勞見許（佐）吾道賴端亶楚楚紅蓮幙（賁）團團翠柳營前茅瞻白羽（佐）從勁擁玄旌尚想從軍樂（賁）深慚待士誠淵千里駿（佐）

食共五侯鯖祖逖心何壯（賁）陳琳伎善鳴鬪鷄三尺動
（佐）倚馬萬言成勳業秪如此（賁）行藏莫重評島夷新板
籍（佐）煙雨舊柴荊鳳曆頒洪武（賁）鴻圖啓大明包茅輸
禹貢（佐）冉服奉周正黃道三台正（賁）蒼穹八柱擎文臣
登稷契（佐）武將拜韓彭洓拓神應助（賁）提封孰敢爭大
荒空朔漠（佐）平楚露攙搶閫土妖氛淨（賁）鍾陵王氣橫
渥恩[illegible]岳瀆（佐）至禮慶宗祊貔虎分環衛（賁）蛟龍對拱
楹可沈漢后璧（佐）廟列呂公璜交趾來馴象（賁）雕題進
語鸚堪輿欣有戴（佐）師旅遂無征邊翰開華省（賁）名臣
秉重衡遠猷咨上士（佐）深惠洽疲氓自念余生息（賁）于

今覩治平屠羊安返津（佐）貧櫝事歸耕栗里山無數（賁）
桃源水一泓墾田先種秫（佐）結屋便誅茅故作深林隔
（賁）還從曲港縈屋蘿猿疊疊（佐）雲木鳥嚶嚶徑狹交平
仲（賁）洲迴接杜蘅斷岸欹[illegible]鐵（佐）懸瀑碎飛瓊冉冉松
花粉（賁）娟娟筍脫綳草寒愁[illegible]蝶（佐）沙霽喜鵁鶄魚網
樵青結（賁）禾船稚子撐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付（佐）吾意豈求贏藥
果從堆案（賁）書籤或滿榻緗帙低窗兀（佐）石[illegible][illegible]彭脝
甕具家粗足（賁）閑工日計程埽巖採野蠶（佐）堰水擣香
秔紫斷蹲鴟芋（賁）紅收薦蔗槎缺籬添補竹（佐）荒圃勝
移埋[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佐）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賁）任真形放浪（佐）坐懶

髮鬚簪更學丹砂訣（賁）長離世網嬰御風求抱朴（佐）縮
地候茹盈綺食青精飯（賁）黃茅紫石瑛凌虛朝日起（佐）
羽化覡天晴蠢蠢[illegible]群動（賁）飄飄隘八紘瑤[illegible]傳鳥信
（佐）緱嶺度鸞笙弱水秋初淺（賁）清都夜正[illegible]寄言[illegible]羽
士（佐）來此[illegible]逕瀛（賁）

西菴集卷之七

西菴集卷之八

七言律

南山雜詠

湘潭千頃碧波澄爭似南山一段清山雨欲來雲氣重
江鷗飛去釣船輕詩成多是琴邊興老去應憐物外情
閑喚小童敲白石不知芳草夜來生

峽山寺 三首

峽東滄江萬壑雷梵王樓閣倚天開山從中宿城邊去
水自連州港口來雲葉捲時猿獻果雨花飛處客登臺
青鞋未訪和光洞奏賦金門亦壯哉

竹裏維舟認翠微閒門臨水路欹巇雲生佛殿飛來處
猿嘯山僧出定時斷刻尚餘梁日記古松猶偃漢朝枝
煙霞二妙應相笑盛世藏光負夙期
明日青陽逼歲闌繡衣聊得共躋攀雲鋪鶴背浮金殿
風引猿聲怨玉環薄宦豈堪重作客故鄉惟有一登山
繩牀聽殺梅花月輸與蒲菴老衲閒

羅浮遊題 三首

白鵝峰頭春暮時水簾峒口倉庚飛千林錦樹化紅雨
百道玉虹穿翠微沖朝帝闕鶴爲騎靈語仙壇霞作衣
生憎乍致惱魂夢應[illegible]人知息機
四百峰巒列海圖飛雲絶頂敞玄都丹砂五色時光焰
紫翠中天半有無觀裏松株皆住鶴山中竹葉盡成符
鐵橋歸去尋清賞爛醉仙人白玉壺
四百峰巒拱御臺蕊珠樓閣倚雲開荔枝花落山鵲語
盧橘子生江燕來黃老故居羊化石葛洪丹竈錦爲苔
仙遊僊逐凌風約羽服黃冠亦快哉

月華寺

急喚稍人且繫舟月華寺裏散離憂苔封曲徑人稀到
門對長江水自流兩岸峰巒千古畫一川松檜四時秋
城山遺壘成灰燼老衲千秋說未休

拜祖墓

芳草凄凄夕照前獨將春酒酹芳阡已嗟人事成千古
才說清明又一年滿目江山增舊恨一村榆火起新煙
從來俯仰傷懷抱不似于今倍黯然

重過林氏別業

曾侍先君訪太丘葛巾投老尚封侯青篛簾捲風生席
白紵歌殘月滿舟興發每吟鸚鵡賦飲闌重解鷫鸘裘
傳家幸有賢孫子別業新成似舊游

題海漁詩卷後

海屋珊瑚幾度花仙籌長爲紀年華火晴霧雨籠蛟室

夜冷星辰泊釣槎巢父詩篇留宇內嚴陵名字達皇家
無因一遂神遊約共訪安期覔棗瓜

景泰寺

何年鷲嶺列群仙寺外千峰紫翠鮮白露積山秋藹藹
蒼松夾道澗涓涓三城鴈翅斜連海雙塔龍光直到天
此地登臨送車騎路人爭說使君賢

霰洲

金鰲露背出滄溟捧足惟應倩巨靈坡老留題空樂石
德雲種栢滿幽庭天寒怖鴿依江渚夜靜灵鼉听塔經
畫舫圖書催入覲庾梅關北樹青青

贈黃觀復先生

先生舊業西南塢白髮重來避亂離流水桃花西晉夢
野雲晴樹盛唐詩秋池竹影浮書席午竈茶煙颺鬢絲
同抱遺經老林壑顧慚何用副明時

元日

故國東南氣候偏頻婆盧橘得春先每逢元日與人日
共說今年勝去年漢苑秦臺連錦繡游絲落絮送鞦韆
艱虞弟妹知誰在爲爾臨風一悵然

送人之南京

知君迢遞拜金鑾誰信西風送別難路入楚天千里外
心隨明月五雲端石門潮落孤帆遠庾嶺秋高白露寒
翰苑若逢相識問爲言還着舊儒冠

別王彥舉

東風吹赴龍頭選又別王郎听雨軒既擁青綾吟北牖
更張紅燭醉西園秋還芸草書香祕夜久芙蓉漏滴繁
後夜玉堂追往夢一簪華髮共誰言

秋江送別

千家城郭遠依依握手離筵話夕暉碧海雲深秋自老
蘆花風急鴈初飛客情猶醉千鍾酒書劍誰憐萬里歸
慈母白頭應問信倚門遥識老萊衣

送林毅寄彭萬里參政

聞君作官山西去為我持書問故人青社部符藩屏重
黑頭當軸龍光新中原幾載無狼虎大野清時識鳳麟
詔侍禁闈今遠別鷓鴣啼殺上林春

送道宣使之德慶

阿翁高步金鰲背南郡今留彩鳳雛名姓幾年通上國
才華早歲入中書花明畫省詩千首木落寒灘酒一壺
若到康州煩借問故人黃趙近何如

乙丑元夕送傅城進士還桂林

舊時相見即相歡見說如今又作官湖海別䰟空宵宵

天涯愁思獨漫漫春風幾日來江上燈火逢君坐夜闌
忽報故園歸思切素琴惆悵不勝彈

到京
金闕瑤宮擁翠華茫茫人海聚豪奢　明廷禮樂超三
代　盛世車書混一家龍虎山川昭勝槩衣冠文武際
升嘉卑南草莽臣欣覩瑞日祥雲護彩霞

朝　奉天門
三陽寂靜簡書稀不謂餘生覩盛時月窟天根周正朔
環居玉珮漢官儀蓬萊舊隱瀛仙賞葵藿微衷結主知
尚想宸軒膺顧問徘徊當宁退朝遲

鍾山應　制
蒼翠巍峨插昊穹紫金突起大江東三山避跡投鯨海
五岳齊肩擁　帝宮珠樹鳳鸞鳴瑞日寶圻龍虎壯威
風萬年　聖壽高堪並嘗有神人祝華嵩

駕遊鍾山應　制
玉宸鸞蹕出蓬萊近望名山翠色開松栢屯雲車騎過
峰巒簇錦節旌來九成奏樂喧泉澗百職聯班蹴磴苔
讌賞太平當賦詠小臣侍從愧非才

新春從幸天界寺次詹冢宰鍾山應　制韻
天界叢林開象魏朱衣環珮儼群仙瑞露迎鑾飛扈蹕
皇都佳氣藹新年玉宸香滿三千界蓮座光浮尺五天
勑使御前催應制侍臣簪筆思如泉

駕幸天界寺和朱太史芾韻
宴語從容對上方侍臣揮翰筆如杠從行衛士隨僧拱
出定經聲歇梵腔鷲嶺曉雲扶輦轂龍河春水漾旌幢
淸平自昔文章盛長憶天兵未渡江

陪翰林宋承旨遊鍾山
天上禪關鎖薜蘿每緣休沐得經過雲籠梵宇青蓮濕
地接皇居紫氣多甘露結花凝木末醴泉和雨落巖阿
欲陪謝傅金屏約未解朝簪奈爾何

贊左相宣國李公
吾　皇神武定山河上相奇勳蓋世多周室輿王尊呂
望漢朝開國任蕭何形圖麟閣威當仰銘勒燕然耿不
磨胙土分茅延世賞振振麟趾沐恩波

呈中書參政汪公
龍飛江左際風雲忠赤謀猷夙夜勤楓陛論思嚴函[illegible]
薇垣計策淨煙氛後賢　丞畫黄麻勑補袞華蟲色綫
文承薦鶚生何以報秪將俚語頌元勳

奉左司郎中顧光遠
九天拜　命帶天香萬粤甸宣禮義鄉青瑣闈前　恩

渥重紫薇垣裏政聲揚田疇萬頃蟠秋黍海國群黎賀
棧航奕葉傳家忠與世化爲霖雨濟遐方

詞林送趙生晉南歸

幾年經月共林坰此日看花入鳳城老我未酬清世念
羨君同是故園情　朝廷有道容慵散獻納無才愧
聖明歸去爲煩先問訊滄江漁艇白鷗盟

寄趙進士汪中

詞林每羨歸安使聞說先生在德清暇日黃籐公吏散
春風垂館子衿明三年不見新書札百里空傳舊政聲
日暮碧雲何處合思君吟遍石頭城

送張典籍訥之官大同經歷

春風鳴玉下天階萬里從戎亦快哉遠仗皇威清朔漠
更依雲氣望蓬萊參軍孫楚登瀛客草檄陳琳補袞才
塞上太平烽火息柳營羌角爲誰哀
邊陲見說青烽滅贊畫遙知白羽閒夜月衛蒭氈帳遠
春山篳篥柳營閒賈生長是懷金闕定遠那能老玉關
沙漠年年飛捷羽想看驃騎凱歌還
文華堂上論交日對榻哦詩白晝長猶日畫簷觀水影
暖風羅袂散天香尋常應制才堪並四十從戎鬢未蒼
今年黃河水片解旌麾幾日到燉煌

又騎征馬向西州沙渺沙場不盡頭行色愧無光祖餞
相思惟有倍離憂予邊旅鴈雲容杳闕下文星曙彩浮
幸喜燕然今勒石免勞飛羽報防秋

奉致仕詹天官

京華帝城春事幽相君家住城南陬垂楊缺處水當戶
燕子飛時花滿樓賓客金魚懸玉佩兒孫錦帶挂吳鈎
鄉園父老儻相問佐國元勳今白頭

奉太史令護軍公

虞淵捧日體鑾儀文事武備天人師筆端詞翰河漢決
胸次韜略風雲隨邦基肇造古伊呂謨猷篤棐今皐夔

畫圖麒麟盟帶礪仙遊更與赤松期

投贈山東何方伯

碧落初霄玉氣清丹山喜見鳳凰鳴分符出鎮留遺愛
賜第榮歸荷　聖情李勣忠貞明日月竇融勳烈著丹
青白頭風度渾如昨尚可登庸佐太平
皇風來播南陲日開府專持將相權千里分封鸞誥下
三軍擁日虎符懸長憐對遠違清顧且喜　恩光照暮
年勳業已成頭弁白蔣陵佳氣麗中天
君侯昔在宋藩時雄風遠略人共知帳前鐵騎金鎖甲
腰下寶玦珊瑚枝將相兼權未足貴身名兩存今始奇

便可臨風搔白首對酒且賦歸來詞

寄鄭御史穀

不見能詩老鄭虔七閩山色遠依然桃花流水瀛洲客
蘭葉春風御史船別後丰姿渾似玉醉來毛骨欲成仙
勲庸封拜多殊澤歸日應陪上相筵

送張翰林孟兼赴山西行調

日倚珠履下瀛洲奏對鑾坡最上頭校藝曾聞三獻賦
從軍喜過一封侯轅門羽檄清秋靜奎府文光午夜浮
顧問舊臣多特名泥金會見出龍樓
漢將防邊意氣豪參軍行処擁旌旗雲連白雪飛花出

風捲黃沙似海濤塞曲但聞吹篳篥人家多自種蒲萄
軍中見說從戎樂欲解儒衣問戰袍
清時況是元閫老躍馬關河騎未華翠柳東門開祖帳
黃河北岸擁高牙安邊羽檄傳司馬落帽西風憶孟嘉
萬里封侯吾輩事遲君談笑淨胡沙

寄張御史常泰

故人清夔舊能詩去歲東南折桂枝久擬手容清百辟
故將文采應昌期詩題翠柏趍朝早頌奏嘉禾出殿遲
寒客與君長見面無煩千里寄相思

奉酬劉友賢黎仲輝二御史見過

故人驄馬晚相過錯莫逢人避王珂朝下楚城高盖今
春深門巷落花多飛騰每羨青雲早衰懶無如白髮何
相見惟期樹勲業蔣陵佳氣正嵯峨

題黎仲輝御史先君墓誌

廣文振佩趍朝日當宁臨軒策士時黃閣侍臣催奏牘
玉堂學士誦清詩千花曉日文園合一鐸西風客棹遲
遺老寂寥芳歲換空山松栢雨絲絲

寄黃萬里給事時參[illegible]西政

與君文采舊同朝翠管文章上九霄輦路香風隨鹵簿
天壇花雨聽簫韶鵷鸞一別京闕遠雲月三年楚水遙

遙寄清詩慰寥闃汴河東去近無潮

送沈主事起復除西安知縣

年少天官舊考功馬蹄催入未央宮聲名已在雲霄上
鄉郡猶懸涕淚中輦路繁花明旭日佳城喬木語天風
傳家政欲存忠孝千古君臣此道同

懷王彥舉

懷昔南園王給事同開書社向滄洲凌風欲赴三山約
聽雨還為十日留蟻綠新醅浮翠盎鵝黃舊紙試銀鉤
別來風物應無恙幸喜微官未白頭
早歲南園開洛社哦詩縱酒野雲邊元龍豪氣三千丈

翰苑文章二十年春暖翠環歌白雪夜闌銀燭颺青煙幽期寂寞滄洲裏何日天風泛畫船

聞道南園華物冷小煙寒雨閉柴門頻年久負滄洲趣此日誰過杜曲村肯有文章千載重不知朋舊幾人存芳晨樂事成塵跡江水江花酒一樽

懷劉憲副子高

尽酒兵曹老戟方蔣陵花柳縱清狂雨晴振佩還西掖日宴鳴鑣出未央朝散錦袍香拂拂吟成詩句玉琅琅燕臺北去西風冷誰伴吹簫引鳳凰

寄羅友章先生

三年薄宦淹吳楚長憶先生在海涯不着朱衣垂玉佩還將白髮映烏紗遥天劍氣藏珠斗百越文光絢綵霞雲路相期苦相失春鶯啼徹上林花

寄黄員外文博時出佐守徐州

使君文學冠初科入拜工曹意氣多五色雲中披奏牘九重天上振鳴珂趨朝共沐恩波闊出守誰憐歲月過會有甯輪徵故舊未應黄髮影蹉跎

懷黄徵士覲復

積翠西南天柱峯中天彷彿玉芙蓉時清有客歌鳴鳳池畔何人見卧龍白璧明珠淹下國丹崖緑蘚寄高蹤佳時正有丘園念幾欲馳書道莫從

圓丘大祀

松栢蕭森倚半空天壇高峙帝城東宸旒肅穆千官合鹵簿輝煌萬國同上界清都移碧落泰階黄道隱晴虹相如莫獻青鸞賦不是祈靈太乙宮

諸王之國觀禮有作

帝子承恩辭九重廷下詔趣分封珠旒列拜宸居肅玉佩齊行禮數同祖訓丹書皇有極天人寶曆世無窮君親在望頻回首旌旆翩翩鳥隼風

送劉芳之入蜀

峨眉西上穆陵關猶似簫韶響佩環華月高秋沉延館綵雲清曉散巫山鸞衾寄恨今宵永錦字傳情幾日還惆悵東風花落盡相思惟有淚潸潸

奉餞承旨宋潛溪先生致仕歸金華

鰲峯朝日鵠聲稀内使傳宣下紫微與告不須辭秘閣許歸仍及賜春衣恩濃玉檢天書濕人去金莖瑞氣晞況是陽和二三月都門柳色正依依

先生家住金華裏門對雙溪緑水流煙樹幾年勞故宅雲林此日送歸舟懷京想夢三呼祝戴酒還登八詠樓今夜寂寥清禁直紫薇花上月如鈎

承其初入詞林日亦得叨陪侍從班雲影九重開鳳閣天光咫尺近龍顏彤闈侍讀青春煖彩筆題詩白日閒此老定酬優老願軟輪游遍浙東山

少傅儲皇二十春白頭歸去歲華新優賢寵屋非緣老蓋世文章不是貧錦誥渙頒雲五色青宮喜見日重輪誰知戀闕丹心在長傍遙空望紫宸

一自先生離禁闥玉堂清夜更無人金蓮燭彩初寒夕燕寢凝香散暮春著作有宗推故事論思此道竟誰陳青雲意氣慚悲梗不覺臨岐淚滿巾

妙學旁聲照簡編丹青不待繪凌煙清朝禮樂詞臣出

史館文章異域傳貝錦春明天竺國虹光夜貫日南郡此時正是吾儒事贏得高參面壁禪

龍門作殺接仙山舊築茅堂紫翠間世外羽人霞作袂瀛洲歸客玉為顏常時望氣瞻京國午夜朝真響佩環願祝聖朝千萬壽還隨笙鶴到天關

懷錙文學中美

村居最憶龍津好五月南風熟荔枝綠樹千章宜莫漢明珠萬斛火離離風亭日榭攜人興漢水淮山總夢思遙想故人惜舊隱幾從須鶴問歸期

寄熊孟素

昔侍鰲峰先大夫歸山仍得佩金符樓船載酒春將半花寺尋僧日向晡京國風雲催去武浙江煙雨送頭顱音容久曠交情在歲晚臨風憶鳳雛

贈端孝思文學

慶門昆季總能文京國長隨老使君休沐東山人似玉退朝南陌騎如雲金龜換酒猶能憶玉樹臨風夐不群莫向炎門悲往事詞華已足繼清芬

和翰林典籍牛士良使安南之作

五兩招搖百尺杠官舟十月下藤江波心犀氣寒通劍石甬潮聲夜撲窗酒薦吳鹽浮臘味歌傳楚艷入巴腔

揚舲我亦蓬萊客應趁春風畫槳雙

贈達祿脩撰道夫

蓬鬢飄蕭洛上翁金門日日候晨鍾論思入奏天光近對御題詩燭影紅衣故尚餘當日繡馬寒猶是舊時驄詞華已作青雲客聖代于今雨露濃

宋伯禎処士東園

買得長鑱斸翠苔青茄白莧繞籬栽園翁作伴還成趣野老賡詩只謾裁蛺蝶蜻蜓隨上下葛巾藜杖久徘徊臨流學試羲之帖會有函詩馬上來

寄王主事希文之官漳州

湖海交遊似曉星南宮長史獨多情清時吏散詩同賦
濁酒朝回日共傾金水橋邊看浴馬紫薇花上听流鶯
歲華搖落人千里何処漳州海上城

西樵

西樵山勢捲飛龍萬里扶桑海色通日麗錦岩開畫
雨餘銀渚漾芙蓉紫河車蔭仙人掌白鶴花明玉女峰
上相朝元鳴玉佩三城佳氣鬱龍蔥

懷朱備萬脩撰

先生舊是瀛洲客文藻風流第一人華月玉堂仙署冷
西風滄海鬢毛新文園最憶相如賦茅屋誰憐杜老貧

聖世寘衡需俊彥肯令漂泊暮江濱
濟濟群賢聖度寬憐君何事戴南冠清時文物爲儒貴
晚歲關山行路難丹鳳五門春日麗玄菟萬里海風寒
蒲車早晚徵耆舊莫作長沙謫宦看

贈性空上人

一見清容類遠公六傳清泒出南宗心離世相諸方外
偈挂詩名萬衲中龍鉢夜咻將海月虎臺秋木嘯山屋
天遊不畏長枯寂舍利神光似火紅

冬至

冬至至日日初長久客天涯懷故鄉梅蕊惟愁雪嶺峻
柳條又是春相將懶朝違世真自笑憶遠寄書殊未央
海門關外暮雲合應有南還征鴈翱

乙卯除夕

四十今已過二年明日又復歲華遷頭顱種種見白髮
生計薄薄仍青氊梅花亂開客愁裏雲物長迷鄉國邊
且可吟詩酌春酒爛熳取醉東風前

鳳凰臺

綺鄰千年去已遙古臺猶見碧岩嶢楓林曉霧迷三楚
柳陌春風暗六朝狂客昔時揮綵筆飛仙何処捻瓊簫
惟餘一道巴江水流向天門作海潮

喜雨

崆峒雲氣遠嶙峋萬片從龍下孟津三月久晴農事晚
一時甘雨帝城春蟠桃花發丹砂炫御柳條長翡翠勻
老我宦遊歸計阻仙臺幾度藥苗新

再登鍾山

空青樓閣窈冥間云是東南第一山武帝鸞旗煙草碧
誌公龍錫雨花閑江光遠盪黿鼉窟雲氣常籠虎豹關
欲駕天風凌絕頂上方琪樹夕陽還

再寄羅友章先生

白髮中林老散仙別來長憶共周旋鳳臺僧舍秋題壁

蘭石清溪夜叩舷漁唱晚霞紅藹藹醉吟夜月白娟娟
然因一獻長楊賦辜負清遊四五年

懷舊遊寄李士行

憶上高臺望赤霄火輪光動綵虹飄鮫人夜織明珠佩
龍女晨參絳節朝適北關山周正朔平南將校漢嫖姚
狂遊又是三年別海上蟠桃露氣銷

寄高彬

條風二月古隋堤楊柳青青拂水齊萬里客懷將白髮
一年春信又黃鸝親朋歲久愁多望故國書成醉懶題
惟有別君情不淺夢中時到石城西

送癸九節還南安

幾年爲客怕逢秋每見春來憶舊遊歸夢夜隨寒雨急
片帆春逐大江流看山有興還堪寫惜別從來不解愁
斗酒殷勤拚一醉相思何処卻登樓

春興寄端方故居

亂藤高竹散清煙獨倚闌干思渺然流水慢隨春浦闊
故人家住白雲邊三年遠別空相憶一段新愁自可憐
欲得山陰晴夜雪東風吹放子猷船

征南將軍回京

統領貔貅淨海隅封豨狡兔總消除風雷自昔憑神筭
巢樓從今息戰車不學伏波私薏苡得如武惠載圖書
勳階冠着蜩蟬貴捷報當看錫　帝居

送人還鄉

歲晏那堪送獨歸石門煙樹晚依依幾回客思愁江浦
十幅蒲帆挂夕暉沽酒乍聞何處笛問程應爲故山薇
到時猶想多幽興一樂堂深見舞衣

西巖圖爲嚴彥恭題

欲寫滄浪愧不才畫圖今喜見君開峰巒影落寒潭靜
款乃聲從返照來千頃白波龍伯國百年高興子陵臺
問君早晚趨金闕風月漁磯長綠苔

懷白雲山房

家住滄洲洲上山數椽茅屋亂雲間天晴疊嶂開金碧
雨過清泉響珮環高興別來長寂寞故人誰與共躋攀
洞門猿鶴應相問何事先生久未還

懷海珠寺

海上蠙珠占一泓分明梵宇住蓬瀛虹浮光彩生蜃蚌
樹擁樓臺壓巨鯨湘女珮遺存顆粒商人帆過拂簷楹
十年京國心南騖應負沙頭白鳥盟

除夜

大地白雪似白沙游子況復未歸家寒雲黯淡暗海曲

春風浩蕩來天涯楚山盧橘漸舒葉故園枇杷應著花去年乘船出京口枯坐旅邸如潛蛙

西菴集卷之八

西菴集卷之九

七言律

出京

水落輕舟閣淺沙客心長是戀京華祥雲曉護鍾山樹旭日春明上苑花仙佩每聞催夾仗宮壺曾記出流霞白頭歸去丹心在茅屋三年夢帝家

之官平原留別諸老

朱衣和淚別龍廷瘦馬嘶風出鳳城托迹禁幃原已重之官名邑未全輕驅馳秪笑儒生拙憫念難忘聖主情後夜玉堂清漏永紫薇花月向誰明

別妓

驪駒西上帝皇州斜抱雲和淚暗流予夜歌詞翻白雪殘春風物似清秋青鸞信斷陽臺路翠被香寒燕子樓七十二泉縈別恨濟南煙樹綠幽幽

代妓送別

清歌一曲轉陽關況是山城春景闌翠黛愁來空自斂華容別後倩誰看風過綠酒和花飲月晃銀箏帶淚彈此去鳳城多近遠到時千萬寄平安

江上

江上青楓初著花客帆和月宿蒹葭透[illegible]踈雨數十點

臨水小村三四家風起漁船依釣石潮回歸鴈認平沙
秋懷已向南雲盡又是滄洲閱歲華

金山寺

玄州貝闕爛相輝夾岸人家對敞扉四壁波濤長齧石
孤山花木自成圍橫江鶴向楊州去泛棹僧從建業歸
遷客憑闌重回首蓬萊雲氣曉熹微

過楊州懷蕭太守惟一

不到揚州四五年凌風臺觀尚依然天晴錦樹開千葉
雨過瓊花耀八仙杜牧愁來春寂寂何郎老去月娟娟
風流太守今塵土誰借纏腰十萬錢
二十四橋春水波東風楊柳客船過關心往事成陳迹
照眼花枝奈老何狂客此時金錯落紫騮無狀玉盤陀

寄揚州通府解真白

澹雲芳草繁華地不道遊人感慨多
我與黃昌是故人也知通守最情真詩如水部翻成癖
官到黃州只自貧妬雪瓊花臺觀舊行春露見歲華新
懸知別思如春柳長逐飛花到泗濱

送夏仲寅之桐城

山到淮西遶運平舒州遥對皖公城憐君歲晚之官去
似我年時捧檄行書卷更因爲掾懶詩篇渾要在朝清

壽陽千載遺祠廟爲將江瀕一薦馨

送牛應祥都閫

將軍淮北分符地正在隋家古汴河別館芙蓉飄繡帽
御堤楊柳映雕戈強兵戍久通胡語降虜年深解漢歌
此去看花朝上國春風天上聽鳴珂

高郵

山日未出煙渺茫高郵放船催下江搖櫓唱歌白鷗子
過湖打鼓黃頭郎鳥拖雲低跆水魚噀浪花高接窓
微官所得幾何許吟鬢四十今蒼蒼

秋風

秋風淅淅吹屏山汴州古寺聲潺潺歸雲一似宦情薄
飛鴈不將鄉信還千峰潑對數莫凄孤客淚[illegible]鸝旅間
且可狂歌對樽酒未用登戚歎[illegible]關
秋風淅淅吹虹亭汴河之柳猶青青黃姑東渡會七夕
白帝西來朝日[illegible]洞琳瑯[illegible]一夜[illegible]客忘今未醒
欲寫鄉書寄南鴈故園[illegible]出天[illegible]冥

宿虹縣懷徵士景明

江淮北岸涼威早六月秋風動虹亭公館清宵長寂寂
汴堤楊柳自青青愁鎖[illegible]文[illegible]結夢[illegible]秦仙彩鳳翔
今雨襟期又云暗暮雲[illegible]滿少微星

虹縣九日登五女塚（五首）

又見殊方風物新宦情羈思兩紛紛杝山南下稜嶂外淮水東來鴈拍雲黄菊最憐貧靖節西風還識舊參軍

昔遊所得都能幾三載柴扉怨鶴群

每愛崔顛杜曲翁登臺此日對西風吟過菊蘂盈頭白醉裏茱萸潑恨紅故國音書憑去鴈殊方節物嘆飄蓬風流擬次之千古寞落誰憐賦未工

柯氣經秋夕采下佳辰酌酒看君傾可惜黄菊非無意風落烏紗最有情仙客此時緱嶺上彩鸞何處玉簫聲淒進未就丹砂術俛仰微官愧此生

老去佳辰得幾逢登臨此會嘆匆匆雲來汴水波光白日落屏山樹杪紅抱病獨憐貧子美休官惟羨老陶翁遥知弟妹家山裏幾向天涯倚斷鴻

五女塚頭煙樹荒登臨聊得散徜徉忽驚重九今朝是卻恨三千客路長冷露餘花偏有色西風斷鴈不成行益教醉裏逢佳節且免醒來望故鄉

淮上思家

正月二月花草芳水鴨拍拍茭菰塘蘆橘荔枝赤璀璨雞頭菱角青相將春光偏向越山好客路苦阻淮天汶杜鵑不解帶愁思空寄音書還故鄉

淮南贈友

淮水西風吹白蘋丹楓黄葉總愁人鱃餘已入荆州俗舴艋何時越水濱幸有故人同綺席可無佳句對芳辰清吟未擬追郢曲一笑臨風岸葛巾

淮上憶京

去歲斯辰客帝畿蔣陵西曲鴈蜚蜚秋風叢菊開青逕落日浮雲滿翠微老去塞邊芳物改別來天上故人稀登臨復對青樽酒醉倚淮山憶禁闈

清河口

清河黄河相間流四月五月如九秋墨雲壓地箕斗黒濁浪吐霧魚龍愁江湖萬里杳何極行役半生猶未休故園清興自不淺此日松竹風颼颼

圯上

草沒荒臺煙樹踈艤舟凝眺久躊躇凌波見説求仙履博浪曾聞誤副車勲業赤龍三尺劒風雲黄石一編書獨憐衣赭人如玉鴻鵠歌殘怨有餘

過三洪

官舟已落三洪口猶在飛流頑湍間放棹忽聞過亂石開窗始覺慰愁顏雲連灔澦瞿塘峽樹隱青泥古劒閣謾有微吟追太白此行疑謫夜郎還

過呂梁

二月三月寒尚饒上洪下洪春雪消奔霆出地星火裂
吼浪落石黿鼉驕神官霧底蒼水佩兮于雲中丹鳳簫
雲風爲我送歸棹故國越海天迢迢
彭城三月風未和呂梁雪消春水多濁霧蟠空作飛雨
崩濤薄岸爲漩渦蛟人珠佩影明滅龍女金支光蕩摩
碭山雲物幾時見遷客此地長經過

徐州洪

呂梁積石天崢嶸徐州上洪波稍平獰龍怒捲四時雨
抵柱亂落三秋星辛夷杜若散洲渚貝闕珠宮開窈冥

舟人倚棹笑相語九里山色連彭城
龍門鐵石倚天開彷彿瞿塘灩澦堆萬里剛風來灝氣
九秋晴雪迸驚雷馮夷水府和雲見濁浪漩渦劃岸洄
小艤扁舟待明發霸王臺下久徘徊

漢祖廟

長陵見說石麟荒遺廟丹青野水傍古劍星光時出沒
大風雲氣尚飛揚三秦寶鼎垂鴻業萬歲英魂戀故鄉
莫恠憑高重回首蕪臺煙樹鬱青蒼

項羽廟

武安城郭水光中云是前王舊霸宮秦漢寂寥悲霸業
煙霞叱咤想重瞳金輿已廢三秋草鐵馬猶嘶午夜風
惆悵夕陽芳草路一天愁思滿江東

歌風臺

漢陵秋樹悲蒼煙故里高臺夕照邊逐鹿洪圖今已矣
歌風遺跡尚依然赤松人去封留後夢澤雲寒狩楚年
可是君王思猛士青峰和雪暗胡天

戲馬臺

蓋世英雄亦壯哉古河三面對荒臺漢家陵闕迷春雨
嬴國江山起蒜埃雄劒昔年金簶鐵龍媒此日錦氈穗
綵雲一笑山花動疑是君王衣繡來

范增墓

舊識荊州老將名秋風此日過佳城群雄逐鹿留遺跡
稚子求羊入廢塋玉斗有聲松雪落蒼精無影石麟橫
可憐牢落祥雲氣又向芒碭谷口生

過黃石公祠

塵編寂落千秋事野客停舟問隱居烟月高盟興漢後
風雲遠略避秦餘赤松仙子依丹室黃石山精護素書
歲晚圯橋風物改泥中履迹近何如

過高唐

疲馬嘶春北郭門郡城茅屋似山村荒墳胼子雄風在

野曲縣駒舊譜存霏霧出林銷殺氣行雲駐彩閣朝昏千年往事今塵土寥落幽花酒一樽

過東昌與通守王孟璘話舊

天官曾記共論詩綠幔茅簷晝景移花近鬢絲晴冉冉日明宮錦暖霏霏黃河水落官舟遠粉署香凝禁漏稀忽憶舊遊霄漢上不知塵土涴征衣

過睢寧懷業知縣夷仲

扁舟夜泊睢寧岸對月臨風憶故人嘉樹百年留惠愛華文幾度見清新高秋旅館凋青柳何处柴門敞翠筠芳歲五湖歸棹早可能同戴紫綸巾

客平原春日有懷

悵望鄉園去計違春來惟有思依依客程故向南天遠花信偏於北地遲漢帝苑邊盧橘熟秦陀墓上鷓鴣飛柴門獨對東風掩此日松筠冷翠微

宿髙彬第

夜宿故人孤旅邸更深華月滿晴空朋游動是經年別樽酒寧知此會同上國鶯花明咸里故山松栢語天風髙吟未覺清狂盡醉裏詩成氣吐虹

挽夏尚忠

述禹江南遠度關寒雲撩亂撲燕山故鄉風物頻回首同輩衣冠竟厚顏使節謾隨征鴈遠宦情長似野鷗閑黃灣淥水深千尺此日西風旅櫬還

重過玄都觀

蓬臺南下敞壺天春日桃開錦綉鮮石室丹光長五色道人神氣已千年龍依羽蓋臨靈籥樹化虬翁禮太玄亂後重來風物改古壇瑤草綠荒煙

懷彭萬里給事

最愛黃門彭給事雅懷於我獨相親承恩御果常分賜應制清詩每動人金雀芙蓉開曉齋蘭茗翡翠戲青春荒凉泗水清宵月別後遥知夢寐頻

送陳御史孟陽之官三河

數年文墨侍彤闈妙句曾看對御題翠栢臺前聽雨漏金蓮炬底立春闈當時意氣青雲動此日栖遲皂帽低岐路相逢又相別灤河煙樹冷淒淒

贈楊主簿時爲金銀閘埧官天台人

寥落清時老孟嘉向風長是整烏紗西江見說詩無敵東郡誰憐鬢有華金埧晚關湖泊雨巾峰晴漾海門霞微官未遂清遊願辜負仙桃幾樹花

黃河四月駐官舟河上梁山紫翠浮馬頰餘波衝岸斷龍門殘雪帶星流熹微曙氣鄉心遠颯還凉風鬢影秋

遙憶釣魚洲渚上幾番吟興負沙鷗
青齊北地寒威盛四月黃河雪始消啼鳥落花春寂寂
綠蘋芳芷水迢迢三千客路迷鄉國四十頭顱荷聖朝
此去定酬山斗顧不煩猿鶴更相招

古河

蕭關之北黃河流昔時禹蹟今成丘荒碑苔蘚不辨色
古水蛟龍猶有湫野人千載見清淺海宇萬里無戈矛
明當作頌獻　天子高鑄寶冊垂鴻猷

出關

忘卻看花上帝都出關猶記佩兵符龍歸古寺雲初定

鳥落寒灘水半枯萬古文章關氣運十年風雪老頭顱
憑將翠管三千牘換取黃柑二百株

驪山

朝元高閣倚嵯峨十月時巡樂事多寶樹天香迎劍佩
青繩輦路沸笙歌龍頭暖浪芙蓉玉馬上喧風蛺蝶羅
一瞬繁華千載事空山寂落後人過

冬至

朝來喜色動鍾山雲氣從龍杳靄間宮扇影搖春仗下
佩環聲散早朝還蕃祥謾有三千牘獻頌長違咫尺顏
已擬陰何同結社過題新句老江關

思家（京華）

京華薄宦已沾巾寥落三年濟水濱冷雨青燈吟客夢
東風蓬鬢異鄉人雲濤渺渺滄江暮榆柳依依旅邸春
朋舊別來多野興故園應已賞芳辰

南昌鐵柱

琳宮古郡露岩嶤云是千年此鎮妖方外羽衣能濟世
城中仙甃亦通潮蛟龍水底蟠金鎖鷄犬雲間聽玉簫
行潦已垂思點石祈靈壇上倚逍遙
無復腥風捲怒江何年羽客受神方層陰贔屭衝潮出
薄熾珊瑚遶樹香貝闕珠宮雲杳邈敗鱗殘甲水微茫

神遊欲問蒼精劍仙意人間想未忘

立秋次清江

初見星杓轉素商忽驚靈籟報新涼雲來太華芙蓉白
露滿清江杜若黃絕磴群真迷鶴騎廢城孤劍隱龍光
東還已遂蓴羹興獨倚遙天望帝鄉

十八灘

五城一別三千里孤棹重經十八灘柏岸怒濤雷噴薄
橫江亂石鐵屏頑大險紫疊進商舶夜冷蒼龍吼劍關
猶記平南諸將下樓船此地凱歌還

張曲江祠

鐵石肝腸鯁不阿千年廟享未爲過胡兒反相知偏早
人主荒淫諫亦多金鑑錄存明皎日玉環事沓逐流波
嶺頭手種松猶在想見高材柱大羅

除夕舟次英德

西清去歲侍群仙坐候晨鍾拱御筵滄海頭顱今四十
彤庭禮樂舊三千盛寒頗似庚申夜飄泊還逢癸丑年
明日扁舟江上路梅花開遍對雲邊

寄高彬

宦游三載黃河北長憶蜡溪好隱居火齊明珠攀荔子
紅綠玉板拎鰣魚枇杷結實暄風裏橘柚垂花細雨餘

溪上故人今在否來鴻不寄一封書
知君應有通家好堂上嚴親未白頭野寺花明春載酒
清溪月朗夜浮舟陶潛此日生歸思屈子長年賦遠遊
煙水五湖歸棹早爲余開逕碧林幽
蜡溪溪頭春水生故人卜築茆堂清開門雨過芳樹綠
對酒風來幽鳥鳴我纏薄宦去鄉國君亦久客留天京
不知何日遂歸計重結漁郎鷗鷺盟
蜡溪溪頭潮沒沙遊子十載未歸家柴門春老荔枝樹
茅屋風吹盧橘花林下舉杯聞鳥雀柳陰搖艇賣魚蝦
不知蓬鬢滄江上誰將十年負歲華

懷京

一官旅寓青齊北長憶江南是勝遊雲日九天龍虎氣
鶯花三月帝皇州美人扶醉歌金縷狂客揮鞭縱紫騮
寥落客懷歸計阻江湖煙水正悠悠

采石太白墓

蛾眉亭下襱扇舟曾記王孫舊壯遊彩筆題花留御几
錦袍和月泛清秋仙都縹緲鯨爲馭貝闕空濛蜃起樓
亦有金龜能換酒不知何處醉荒丘
伊昔開元全盛日詞林供奉被恩光鸞簫曲奏清平調
宮錦春明七寶牀野鹿啣花人似玉長鯨吸浪月如霜

來遊不見凌風處迢遞青山入夜郎
冠屨何年墮世塵先生元是謫仙人春雲彩筆驚飛燕
暮雨滄江泣石麟牢落清名元不歿褒崇大雅竟難陳
儵然我亦狂吟客思殺風流賀季眞

次黃州

日落放船鸚鵡洲漢陽煙白樹淵幽江豚數起浪花夕
野鶴一聲山木秋帆影掠雲過赤壁櫓聲搖月下黃州
何因散髮臨皐下得似坡翁爛漫遊

次池州

向晚九華山下泊望雲遙憶宋齊丘煙中曳履留仙迹

方外尋眞是勝遊寶匣龍鳴星彩動砂牀虎躍電光浮
楓林影落墟壇靜何処天風鶴馭秋

望廬山

扁舟夜泊潯陽岸隱約香爐五老巔紅葉天燈飛鳥外
白蓮僧社斷猶過蒼林影合東林寺銀漢光連瀑布川
亦有宗雷違四想下峰無路訪群仙
東林佛閣倚岧嶢靠邐迤傍石橋松栢千章連左纛
芙蓉萬疊倚層霄琪樹雲影江心見蓮社天香世外飄
歸老儻酬仙賞願華文不待遠公招

次潯陽

最愛清狂老司馬潯陽江上泊扁舟風前醽醁開芳宴
月底琵琶喚旅愁千載淒涼秋瑟瑟四絃哀怨水悠悠
天涯我亦漂淪客淚洒青衫憶勝遊
幾欲香山尋九老十年未辦草堂貲蒼苔石鏡懸涵月
白社蓮花想滿池世外叢林秋似水天涯遊客鬢成絲
黃蘆苦竹湓江岸獨艤扁舟歲晚[illegible]

次九江

日出煙沙開遠汀白鷗南畔九江城迎船山色多吳望
隔浦漁歌南楚聲青草湖鋪雲葉掩鯉魚風歇浪花平
旅懷牢落新詩少逕付行囊數日輕

寄江州陳徵士

匡廬山色倚晴天君住香爐若箇邊松裡雲巢懸伴鶴
竹間棋局或逢仙義門詩禮京華重翰苑文章相府傳
歲晚王猷清興發凌寒思泛九江船

至諸漳廟留題

五老峰微楚路分贑灘猶禮洞庭君行空鐵馬寒嘶霧
帶月蒼龍夜吼雲瓊佩倩誰招姝女桂槳聊復奠靈氛
清吟寄遠成孤絕思入滄江白鳥群

過岳州

渺渺孤舟江漢間歲華搖落鬢毛斑裁成方朔三千牘

博得瞿塘十二灘峽口瘴深迷岳渚洞庭風順過君山
無端又是重陽節起對黃花一破顏

岳州送丘祥甫

日落君山生紫煙岳陽樓下水連天蒼梧夜色浮仙佩
貧竹春陰滿畫船雲路幾時聲籍籍鬢絲贏得影翩翩
歸逢父老如相問飄泊洪州四五年

歸州贈莫三

憐君萬里客歸州每憶鄉園涕泗流百摺漩渦江渚晚
千章雲氣蜀山秋登高好作思玄賦近水宜開醉白樓
聞道清時多雨露肯令車轍久淹留

巫峽秋懷

淅淅金風霄漢間火雲猶自繞巫山雨餘神女收旌旆月朗明妃響佩環萬頃波光人鮓甕一天秋色鬼門關冷塊未向三巴斷尚逆東吳畫舸還

赤甲白鹽秋氣多黃稜黑石沸漩渦驚聞楚客吟山鬼欲趂巴童拜浪婆靈雨乍晴仙掌出雄風初動使旌過金門此日瀛洲客應已朝回散玉珂

蒲帆十幅楚江洪百折飛流一瞬東將雨峽光時隱映小寒風氣半清深秋陰澹鎖黃魔廟夕景時明白帝宮寒落江陵霜豬客旅懷應與此時同

八陣渦連灩澦堆永安宮下水縈迴風雲舊磧森猶在竹在荒萁久已鎖鐵馬躍雲嘶凍雨木牛遺恨吼驚雷英雄一去今千載殘照西風首重回

漢柏祠西江水煙晚風平漩送歸船千重古錦雲端石一帶空青峽裏天詩思每懷秋放鶴客心那更夜聞鵑憑誰爲寫高唐賦譜作朝雲蜀國絃

嫦娥西風吹鬢絲天涯獨客暮秋時艱虞不涉王陽道搖落寧知宋玉悲巫峽踈楓明斷錦瞿塘亂石點殘棋相如見說餘祠廟欲折芳香遺所思

白帝城荒楓樹凋關門磧石尚岩堯卧龍諸葛雄風在

躍馬公孫霸氣銷萬里客心雲共遠九秋吟鬢葉同飄誰能歲晚悲搖落江水江花慰寂寥

秋菊騰香已半開晚風香散楚王臺濤聲觸石鏦錚去山色迎船紫翠來鄉國每懸他日念禁幃深愧子雲才清時萬里無征戰羌角寧勞送暮哀

奉酬四川戴僉憲文信見訪

濯錦江波漾繡衣隣翁走報入柴扉雨餘門巷青驄滑花外旌旛白鳥飛豈有雄文傾輩行屢煩青眼顧寒微游仙夢覺驚題鳳倒着山公白接䍦

懷四川

蜀城風物冷凄凄馬上哦詩日向西雪嶺水融春水漫錦江花落子規啼卧龍祠廢碑橫草杜老堂空雨漲溪回首勝遊成往事倚風吟斷意俱迷

草堂煙樹入青霄漢殿荒臺秀黍苗宇宙詩名今尚在風雲霸氣未全消寒星夜落支機石錦水春明駟馬橋花柳舊游今幾載西風搔鬢影蕭蕭

懷青城

青城觀裡尋真処萬樹琪花映雨開林鶴或乘仙佩去洞龍時化羽衣來天清紫氣遙金闕夜冷琅風散寶臺幾度神遊高興回五雲依約隱蓬萊

懷羅浮

十年湖海歷狂遊長說仙家景致幽陰洞雨龍眠白石古壇風鶴語清秋青楓化客深林靜丹鼎成虹瑞氣浮遙想吹簫明夜月群仙應已下滄洲

悞解蘭纓下翠峰十年飄泊厭西東秋風楚塞塵隨馬夜雨吳江浪打篷旅邸寂寥芳歲換仙遊瀾熳幾時同羅浮此日南薰轉無數漫山荔子紅

馬圖

御柳西風白下時宛龍曾見內官馳可憐洪武新粧束畫復開元舊羽儀去國丹心常捧日按圖今鬢欲成絲嫖姚百萬平秦蜀不借相如一疋騎

訪單孟雄不遇

不見龍灘單孟雄欲從山蘚覓行踪門前烏桕經霜紫樹杪青霞著日紅蠟屐穿過蝴蝶洞竹門長掩鷓鴣峰桃花流水仙源近歲晚漁郎或再逢

曾氏耆壽翁詩

詞林每憶鄉園友曾定才名偉縉紳觀國倦騎沙苑馬幽棲長戴華陽巾芙蓉火尺龍播鼎松樹天寒鶴近人天上歸來今白髮泉南水竹頗爲鄰

懷朱倄萬脩撰謫惠東

垂老謫官瀛海上夢聞鳴咽淚沾巾長憐偃蹇難堪俗豈信文章解誤身賦鵩幾年留賈誼懷沙此日弔靈均無勞更用悲萍梗見說皇穹雨露鈞

聞君遠謫三韓去萬里天風裂素衣　聖世君恩殊未薄暮途吾道一何微金蓮炬暗梅花落鴨綠江寒鴻雁稀我亦漂流向滄海相思惟有思依依

顏左司閑居吳中別業

輪蹄不到稱閑居日伴松筠檢舊書雲擁溪山青入戶雨添澗水綠循除薇垣政頌休官後竹簡文傳濟世餘華髮莫勞憂歲計幾多門下帶懸魚

奉寄文淵學士吳公

翰苑摛文沐　寵多又陞近侍在鑾坡讜言屢進分香日直筆常濡太液波入相內廷稱褚亮薦賢當路說常何獨憐落職東淛客遠道西風鬢欲皤

懷宋太史希宋舍人璲

誰憐漂泊向江關獨倚長風憶妙顏老我黃塵三楚外羨君華藻五雲間清時步武蜚聲早晚歲逶迤奉詔閒鍾阜冶城蒼翠裏何由更得共躋攀

懷揭孟同

弱水神仙路渺然欲從何處訪群仙金門正合容方朔

滄海盌當老鄭虔白玉堂前秋月冷紫薇花上曉風嶺
吟䰟想挹天光近鳳尾游絲五色鮮

懷翁止善

美君㒞貌吳興帖一變依稀逼古人筆塚鱗埋煙草綠
墨池龍躍雨花新銀鈎鉄畫工無敵鶻起弦驚興有神
擬挹遺縑誇俗眼頗慚書法似羊欣

寄贈廣東鄭憲使金寶

一掃炎氛瘴海東栢臺明月晃丹衷群黎頓使無夷習
遠俗能令有古風當道豺狼寧躑躅啼飢兒女得從容
殊方深仰綱維肅何日歸游化育中

懷碧虛觀寄止菴蕭鍊師

安期臺下蕊珠宮舊雨題詩紫翠中五夜丹光虹貫日
四山松樹鶴呼風雲深洞口藏金母歲久[illegible][illegible]化玉童
冷客遠遊仙子去歸桃春晚爲誰紅
爲愛碧虛蕭道士十年窗下讀黃庭山飛枸杞龍蛇白
石井丹砂螮蝀青詞客素秋吟夜月羽人、清夜禮寒星
別來仙賞幽期曠誰共松根採茯苓
飛泉作雨落炎岩蓮闢處天、起翠嵐禹栢千年青藹藹
仙蒲九節玉毿毿、存別我知誰共世故撩人、秖自慚
雲月舊盟應未冷可逆相詩解[illegible]暜

平生最有滄洲趣一住三吳十二年愁逐亂雲生隱隱
思隨孤鶴去翩翩尋真謾爾懷仙侶鍊藥憑誰授秘編
自斷南濱心欲絕秖今無計脫塵緣
前身恐是臨臯鶴長占煙霞物外交幾向滄洲乘野艇
更依蓬島結書巢千年蒼熟雲明樹五粒松寒露滴梢
爲報羅浮舊羽士好開蘿逕碧山凹

三友堂

白白朱朱桃李蹊畫中仍得覩山溪蒼龍霧捲明珠現
彩鳳風回萬玉低積雪匡廬紆綠襪層陰太華隱丹梯
幽期歲晚憑誰共獨撫新圖意自迷

過濟南別何方伯

明公清儉情何厚賤子華年數苦奇巫峽秋濤停棹日
太行烟雨返輪時春回槁木陽和盛雀報金環歲月遲
明發又爲千里別暮途惟有淚沾衣

思家古河

古河煙草暗南天此去鄉園路幾千燕子來時春寂寂
海棠開後雨緜緜滄江水遶吟詩社綠渚花明載酒船
更憶故人王給事愁來書破薛濤牋

悶興

無奈客愁愁不醒惟憐新舍在南溟佳人夜夜占烏鵲

令弟沙邊喚鶺鴒庾嶺南來雲漠漠清江東下雨冥冥
幾回吟罷空惆悵謾對寒梅倒醁醽

觀海

海上蟠桃冬著花蓬壺高處敞仙家天兵霧雨籠鮫室
夜久星宸泊釣槎神女步蓮珠結鳳醉翁題竹墨淋鴉
連鰲未試任公手欲借前籌紀歲華

戍途渡海

天風萬里噀洪濤驚見神峰立巨鼇紺節影搖龍伯國
繡幢光拂海鳧毛浮空貝嶠隨波長繞石珊瑚出浪高
儻許從戎樹勳業白頭歸路擁旌旄
清詩字字斷琅玕水底蛟龍夜起看求結鄰船驅五鬼
又將蓬鬢北三韓靈筌降夕通仙語海屋添籌紀歲闌
萬里封侯期可遂春風笳鼓入長安

渡海並同遊

同來文苑諸鉅公昔時作宦今從戎不論西蜀與東廣
共渡北溟期南風將軍錦帶佩雙虎左校寶刀藏一龍
明年奏凱會神既羽書歸奏蓬萊宮

沙門島

憶上鼇坡拜紫宸沾恩曾醉杏園春空餘姓字傳江海
那得新詩泣鬼神徐市樓船風信杳安期瓜棗露華新

等閒鷗鷺休相笑猶是金蓮炬底人
白銀堆裏湧仙臺歲晚登臨亦壯哉妖蜃吐煙成海市
巨鼇擎石作蓬萊金鞍翠羽空中見貝闕珠宮水上開
羈旅北旋應有日同遊俱是濟時才
五古登瀛客十暨蜃樓高過百花岩興來寄筆才無敵
老去從戎力尚堪詩卷長年留海內夢魂清夜遶江南
綸音早晚需前席日望發來使者驂
沙門滄洲洲上山九河碣石高屏顏雲來氣湧出女峽
月出光映藍田關宮前彩鳳駕車下祠底白龍行雨還
浴鳧飛鷺立沙際疑是青瑣晨朝班

與謝縣丞坡山聯句

幾年來作交州客今日方登第一樓謝萬頃滄波涵碧
落四山雲氣藹清秋孫晴雲鷗鷺排空下白石行光傍
井浮謝蓬島依微天路近凌風直欲訪丹丘孫

西巷集卷之九

西菴集卷之十

七言絶句

紅菊

龍山九日宴斜曛萬朶秋香散彩雲醉岸綸巾對芳[illegible]西風應識舊參軍

靈均且莫怨清醒楚水朝雲炫落英宿酒未平佳[illegible]過西風吹帽最多情

墨菊

熏微衡宇露初乾九月江南動午寒肺氣暫平新斷酒天香零落醒中看

三徑松間掩翠[illegible]白鷴飛去曉霜多大隨艇子無人共寥落寒香奈爾何

紅梅

瑤池王母閬風西夜宴群仙錦繡圍月落參[illegible][illegible]向曙醉騎丹鳳繞湖歸

丹青学寫壽陽姿艷杏仙花嫩柳枝猶記醉遊[illegible]水部淮西歌吹舊臺池

墨竹

洞庭春盡水溶溶錦瑟聲寒起睡龍行客欲投蒼[illegible][illegible]亂雲遮斷九疑峰

誰拈禿筆寫淒迷亂石横江碧玉低猶記畫船初攏岸落花時節郭公啼

江[illegible]雲影[illegible]參差赤壁艅艎晚更移春雨乍晴燒玉版[illegible]魚上水鱖魚肥

[illegible]雲臺下曲江頭一派笙簫萬頃秋莫向晚涼歌白紵[illegible]叢深処有鞦韆

秋[illegible]萬玉倚雲青青入君山白鳳翎偷得雲和千載曲夜深吹與老龍聽

昨夜春雷震楚山籜龍驚[illegible]錦斑斑蛾眉老客禪心在夜化横江老鶴還

君上煙銷見日光歌聲遥隔木雲鄉漁翁莫[illegible]清湘綠留取高梢宿鳳凰

澧水[illegible]陰午未銷[illegible]椅[illegible]護木蘭橈天[illegible]風物[illegible]空[illegible]應[illegible]皐[illegible]點飄

[illegible]萬[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清溪野水東更畫接[illegible][illegible]倒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緑陰中

王孫圖[illegible]

[illegible]拈金彈倚青驄鞍面開元結束同好似華清二三月緑陰籠仗入離宮

東風馳道直如絃琪樹春陰護馬韉從幸少年初[illegible]錦

數聲啼鳥落花前

　宣和枯木翎毛

上林芳樹藹崇宣澹墨疎翎膩粉牋何似白榆栖凍雀
蕭蕭風雪滿祁連

　折枝桃花圖

扁舟獨上武陵溪花暗漁郎路欲迷忽見畫圖驚一載
東風憔悴一枝低

　桃花白練

沅江江口武陵溪翠影紅香粉翅低為見東風煩寄語
馱將春色到安西

　楊妃出浴

浴罷温泉體未乾斂襟非爲玉肌寒胡兒一掐痕猶在
只恐三郎着眼看

　楊妃對鏡

舞鸞金背隱清光中有開元墮馬粧一線枕痕春色淺
夜來知是夢漁陽

　梨園按樂

白雪飛香玉作城霓裳度曲按新聲東風吹醒漁陽夢
一段春愁畫不成

　昭君

莫怨嬋娟墮虜塵漢宮胡地一般春皇家若起凌煙閣
功是安邊第一人

曉來擅帳理鉛華對鏡偷憐復自誇如此玉容君不顧
更從何處選良家

閶闔罷鞍開玉陛嫖姚馬影度旌旗誰憐漢道昇平日
是妾漂流薄命時

回從殷勤莫寄辭君王此去苦相思容華自昔能傾國
只為風沙遠別離

玉顏啼淚濕胡沙東望長安不見家月滿穹廬愁似海
強將心事付琵琶

　題葡萄

驪龍弄影照高秋萬斛明珠露氣浮還憶玉人歌舞散
紫駝銀甕出涼州

　雜畫

曾從東林借杖藜遠公門對石橋西長松月落猿聲歇
寫得青山似虎溪

羅浮一水滄江曲木末清溪碕連屋舊雨仙翁來與去
荔枝應過楊梅熟

溪雲漠漠樹冥冥不是三湘定輞川花氣曉迷桃葉渡
虹光夜貫米家船

小寧松杉已潑醅縛柴門子夜長開天寒動有王猷興
應放清溪夜艇回
翁岸一片海門關秋色吳楓未著斑十載宦遊今弄盡
芳煙針日小孤山
不見扁舟採芰荷天風何處度空歌芒鞋此日雲門寺
共鑑湖秋水多
望湖亭上倚清秋水落吳城樹色幽何日松巢招五老
九江同泛釣魚舟
愛此名山似蜀中山如斑筍樹如龍雙塘幾日漩渦下
欲簡扁舟訪赤松
沾恩幾載入承明雲冷漁磯白鳥盟忽見新圖被山惱
欲辭簪組乞歸耕
白鷺洲前野艇歸釣魚磯上綠楊垂人間野況都如畫
柰此窮生薄祿爲

四皓圖

只合飡芝老萬山誰教鶴髮動龍顏蛾眉對酒歌鴻鵠
怨入商於紫翠間

畫梅風竺烟月

游龍扶風忙上天明珠萬斛爭春妍師雄醉夢颯驚覺
羅浮月墮西湖邊

梨花香冷月陰陰青女橫陳萬玉林繡箔珠簾人不見
相思無地著春心
小國佳人窈窕娘春風環佩素綃裳千年獨抱靈均怨
夏結明璫獻艷王
仙樓十二鎖春風千樹桃花似錦紅瑤水王娥清宴罷
素鸞歸去月明中

松

雙松如蓋倚雲長曾憶匡山問草堂拂石坐來龍影濕

梅

半陂春雨茯苓香
天風吹墮白霓裙五嶺雲深路不分千丈玉階尋步襪
碧林香落始知君

嘗草圖

蒺藜勾吻總青青慚愧春山草木榮幾欲騎龍叩天闕
綠章祈雨護黃精

舞馬圖

露鬣風鬃錦彩鮮登牀胡旋更翩翩青騾秖識連雲棧
不解啣盃獻御筵

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

海內才名五十年　聖恩榮許晚歸田金華父老如相

問曾是瀛洲第一仙
新暘宮衣雪色如歸榮光及早春初公卿祖帳東門外
人道風流似二疏
二十餘年侍禁闈趍朝常早晩歸遲春坊一榭臨分袂
記得垂髫受業時
門生日日侍談經獨向孫黃眼尚青幾度背人焚諫草
風灰蝴蝶滿中庭
千載班楊亞六經先生高步續芳聲高麗日本朝正使
長向仙班問姓名
萬丈文光北斗懸清名不獨域中傳東夷買得潜溪集

已向扶桑石上鐫
頭白勳庸列上卿　君王豈是重文名朝廷禮樂新製
定半是先生撰次成
幾批龍鱗進治安朝回只說　聖恩寬小儒日侍絲綸
閣不得囊中奏藁看
令子內廷專制誥小孫復作序班聯　門三代沾
澤更着錦衣歸故鄉
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緣輕雙溪水繞長松下
只讀楞伽一卷經
紅鞓金帶荔枝花三品詞林內相家歸去山中無有事

瓦缾春水自煎茶
盛世文章未是雄真純直有古人風賜金長是沽春酒
醉後隣家桑苧翁
乞與山童潤筆錢歸時正及早春先玉堂分取薇花樹
手種多栽淺水邊
玉經步蘭取次成小孫開歲亦能行懸燈夜讀元朝史
謚何煩著老祖名
不用黃牛教子孫為儒三世受　君恩卻將視草堂前
筆貼去題詩小竹村
山僧羽客與相過碑板人間刻已多徐此黃庭仍須寫

日閒池水養群鵝
紫泥詔許老山炯火棗交梨養性靈秘府司書翻閱盡
卻從方士借丹經
近欲長參不語禪水雲飛盡月輪圓惟餘一冊龍門子
留與西江學者傳
後學無師悵少年在於黃也更堪憐為班欲上陳情表
留取先生住講筵
華髮朱顏六袞餘還鄉猶駕軟輪車龍江關吏如相問
應止青牛乞著書
祖考榮封寵數優　君王親為製詞頭臨流好起

閣高壓清風八詠樓
羽衣來自大江西打得旌陽鐵柱碑開道珊瑚纓樂石
碧潭清夜老龍嘶
建業鍾殘禁漏稀九重天上早朝時玉堂清署風霜冷
常恐先生入奏遲
鳳書龍飛御製文人間才見墨花新　恩榮獨爲詞林
重親句宮門賜老臣
晚出金陵望故鄉芙蓉峰影月蒼蒼歸途跨得銀鞍馬
原是天閑小乘黄

寄王彥舉
綠楊陰下玉驄嘶絲絡銀瓶帶酒携夢入南園聽夜雨
不知身在秣陵西

寓居傳小樓慷以成
故人何処艤蘭舟誰念西窓客滯留賴有嫦娥憐寂寞
流光偏照讀書樓

憶得
憶得垂髫少小時青燈黄卷日相隨于今放浪江湖上
一段閒情總付詩
憶得初年不解愁藥欄花遥日風流臨池書罷黄庭帖
走馬城南覓舊游
憶得栖遲泉石間衡門無事鎖常關日長書困南下窓
燕子驚回夢裡閒
憶得曾陪紫府仙風流儒雅興翛然夜來貪翫西窓月
花影侵階尚未眠

龍江夜泊
蔣山山頭秋月明龍江江上暮潮生行人又是金陵客
臥聽城頭鼓角聲

維揚
江上垂楊覆白蘋斜陽啼鳥斷吟魂朱樓翠箔今何在
一帶寒城鎖暮雲
垂楊白白折殘枝春盡瓊花作雪飛少日往遊今是夢
竹西歌吹舊臺池

下邳
淮南五月叫春鳩花落清河錦緒流偏作寂寥鄉思裏
澹煙寒月下邳州

呂梁洪
驚濤激石雷潺潺五月河風尚作寒問訊南來荊楚客
官船幾日到淮安

聊城
雨浥頹墻岸壁空魯連千載見高風愁來自撫鴉翎箭

日落登城射斷鴻

　聊城見荷

踈踈葉綠間天香細雨微風澹曉粧憶在古原山縣裏
寂寥二載負紅芳
花不成粧蘸未乾嫩紅新葉捲輕寒官河　落南風
不似賀家湖上看

　武城

獨上荒城暇日陰弦歌千載憶遺音黃堂皂盖成塵上
何处春風綠綺琴

　過茌平與嶧山

邑弊天寒草殞青授經誰吊伏生靈嶧巖石刻雖奇古
終憐沙丘混鮑鯉

　周公

帝子揮戈復故都三監才略佐鴻圖扶危不仗蒼龐老
誰奉新王六尺孤

　范蠡

已作江湖物外仙歸舟誰遣載嬋娟登樓有客思傾國
幾度臨風夜不眠

　伍子胥

忠言極諫起君猜嚭宰讒行劍賜來從此強吳諳作沼

果然麋鹿走高臺

　黃歇

終古天心不可窺陰謀秖是得傾危春申更使能成事
只似秦家呂不韋

　荊軻

悲歌慷慨髮衝冠上殿披圖卻膽寒生刼詛盟緣底事
錯將秦政比齊桓

　昭陵

萬里山河幾戰征阿爺機不見先明春城鼓吹黃金甲
肯伴藩臣奉乃兄

　苻堅

戰鬪爭雄國作墟僻民恨不總為魚誰云未得降王長
先向長安為卜居

　二喬

中原落日一星黃虎躍龍跳有底忙漳水鳳臺高百尺
小姑何用嫁劉郎

　赤壁

百里旌旗蔽楚天黃龍青雀化炎煙可憐釃酒臨江上
正是孫郎躍馬年

　魏臺

魏臺金雀舞晴空劍閣雲煙起卧龍詞客倚樓空作賦
不見羸馬向西東

姑蘇臺

嫋嫋江風泛玉莖荔枝香老木瓜開蛾眉不飲盃中酒
日暮閶門野鹿來

靈岩寺

徠廊猶記館娃名照水荒臺草自青幾樹芙蓉依水閣
雨餘西子醉初醒

姑蘇開元寺

梵宮春盡落花時倦鳥猶啼竹樹枝想見風流唐太守
緑陰滿院坐題詩

朢九華山

一葉扁舟渺漠間白雲飛処九華山生來自有清幽興
每被微官悮卻閑

過赤壁

樓櫓炎烟舊事非為題孤棹日斜時周郎忼慷空横槊
如此江山不賦詩

過荊州

尚情長記仲宣樓醉裏臨風賦倦遊千載詞華人似玉
客船今日過荊州

巫山

巫山高亦知幾重朝雲暮雨楚王宮人心對面有谿嶮
更勝高唐十二峰

出蜀

白帝秋高木葉黃蜀中長是雨浪浪瞿塘水落漩渦小
一路看山到岳陽
雄風淅淅雨淒淒啼殺春山蜀子規江到岳陽舟楫隱
梦魂從此怯巴西

次張仲舉詩韻

重重疊疊水南峰五五三三石上松釣艇蕩歸春雨足
草堂猶有白雲封
江上依稀栗里峰峰前隱約故園松征鴻盡向南天没
不爲離人寄一封
遠遊三載別清峰見畫長思問竹松歸棹五湖煙水闊
柴門應有落花封
雲連江上九華峰露沐仙家五粒松但使風光如畫裏
余生不羨五侯封

幽居雜詠七十四首

仙衣自種一池荷采采青黃當綺羅檻底週來秋氣早
水禽飛去曉霜多

紈綺紛紛幾戰場閑身夢得水雲鄉扁舟日暮鳴榔去
付與沙鷗管夕陽

少日三吴樂事饒飾金船上醉吹簫松風驚覺游仙夢
疑是錢塘八月潮

自別瀛洲鶴背寒石田茅屋歲漫漫梅花幾樹先春發
猶似金蓮炬照看

學煉還丹歲月遲要觀滄海倒枯時人間甲子成何事
不勾山翁一局棋

偶趁新涼理釣船秋雲映水色澄鮮漁童解撥閑江網
遮得槎頭縮項鯿

淺水漁船學搶風竹竿斜着抗孤篷青蒲葉底寒波起
吹入蘆花港汊中

野老烹鷄會四鄰瓦盆盛酒亂無巡風林自奏陽春曲
一日鶯聲到夕曛

遠公蓮社久相招老大無心度石橋遥想東林山月出
白猿啼處樹蕭蕭

十載山中讀道經石壇煙雨桂花生年來賣藥長安市
漸喜無人識姓名

隱去無心戀歲華惟同野老問桑麻門前莫種青青柳
怕有人呼縣令家

酒伴詩僧日見尋高歌劇飲坐樨陰留連莫怪盃中盡
賸有牀頭舊賜金

高原極目浩茫茫鳥盡遥天若个長一片夕陽秋草地
不知今古幾興亡

醉裏臨風弔屈原楚吟空賦遠遊篇凌空語意誰能解
千古惟應待我傳

試學鴟夷物外情水雲空闊釣舟横從來用盡無高策
浪得歸湖范蠡名

終古無名識是非百年高興子陵磯沙鷗不管人間事
細雨斜風自在飛

王裴仙子住山椒静夜能來不待招莫怪寒林星斗黒
野人踈懶坐相邀

長樂歌鍾醉五侯滄浪何好泛扁舟無人解得閑中意
雲滿秋空水自流

厭看桃李媚春陽最是秋來樂意長千點黄花數行柳
幽居人道似柴桑

野吟詩句出天成景物如雲眼底生白石江頭烏桕樹
夕陽踈雨鷓鴣聲

鶴背腰纏有幾家老圃貧薄太無涯青鞋布襪歸來好
卻使無錢對菊花

倚山茅屋小如舟吟對風光憶舊遊平地白雲秋萬頃
五湖煙水似揚州

村醪舊甕挼新篘四月蚕成麥亦收但使百年都若此
吾生於世亦何求

幽花滿樹酒盈尊白水斜陽度曲村曾憶少陵風雪裡
也曾朝叩富兒門

恠底襄陽孟浩然蹇驢衝雪踏江天無人說與寒梅樹
只合開花幾閣邊

幽居僻類杜陵家春日垂垂橘柚花花逕今朝緣客掃
瓷瓶汲水自煎茶

凍霧初開日暈青長松落雪報新晴茅簷閑滌俄驚起
何処鴻門碎玉聲

野人於世本無營尚有閑功日計程筍竹縛梯求樹客
筒車運水灌香秔

夢覺哦詩醉後眠春來秋去總茫然山中曆日從來少
欲倩何人記歲年

本學埋名坐釣磯誰言天上客星移前灘水落西風冷
覓得羊裘不敢披

迴塘曲渚月明多遊女相呼采芰荷老去風情渾盡減
滿花誰唱竹枝歌

歸休贏得卧中林坦腹蓬頭綠樹陰非是葛巾渾忘着
邇來華髮不勝簪

垂柳陰陰護釣磯溪流盡処着柴扉時人莫用知名姓
清世林泉老布衣

為報奚童掃綠苔縛柴門子便教開曉煙晴日鵲聲急
應有故人天上來

勳名本不到旂常徒得煙霞冷趣長林下一瓢桑落酒
誰云得及市朝香

書生元亦羨封侯經世才迂不自由萬一鶴書求野逸
素琴重到碧山幽

青年出仕奉明君老去投簪卧白雲十載周顒風致在
北山先自錯移文

桂樹叢生山正幽王孫歲暮儘優游不知招隱緣何事
聒聒風前詠不休

約客聽琴掃石臺竹門咿軋倚風開空山日暮碧雲合
天外美人來不來

卯酒初醒午夢餘南風入戶北窓虛閑身已在羲皇上
到此令人悔讀書

韓子高軒不再逢草廬長倩落花封苦無韜略能匡世
伏枕惟應愧卧龍

淵明千載我知音縱有冰絃不皷琴聞說商於尋綺甪
寂寥誰識古人心
雲本無心偶出山幽林薄暮鳥知還如何世上驅馳了
只在紅塵擾擾間
故人肥馬衣輕裘意氣揚揚得自由林下雨餘苔徑滑
免勞相過碧山幽
多才宋玉本能詩誤對青秋景物悲湛湛長江楓樹底
扁舟正好學鴟夷
寂愛佯狂阮嗣宗秋懷賦得十分工酣歌裸袒青林下
晚歲心期與爾同
容得蕭閑亦已多敢論官綬與漁蓑東流逝水西飛日
百歲只消如此過
雨浥琪花落滿牀寂無人到讀書房閒中不覺青春過
靜裏方知白日長
露氣横山夕未晞古松枝冷鶴聲遲東林日出西溪白
正是仙翁睡熟時
呼龍種朮豈無經瘞鶴藏碑亦有銘獨對梅花寫道恨
招魂未縮楚騷聲
欲鑄鍾期未買金[illegible]絲只[illegible]一頭琴空堂月夜彈清曲
別鶴離鸞自賞音

笑殺仙源避世翁洞門猶與世人通臨流莫種桃花樹
惹得春來著處紅
一自衰翁惹世譁川原歸樹斂紅霞關門不借煙霞鎖
卻向春風怨物華
笑殺山陰王子猷凌兢雪夜泛扁舟地爐滿着松明火
芋栗香中酒一甌
梅花不解十分清香影撩人說姓名林壑未忘居鼎鼐
老枝留子待調羹
一巔幽絕人稀到棋子陰涼客屨過不見晚來傾白噎
小闌當奈月明何
幽幽綠樹團華蓋聒聒流泉奏玉琴不必畫堂絲與竹
自然山水有清音
黃菊花開貧不厭茅柴酒熟醉相呼平生愛殺陶彭澤
風味全全似老夫
柳塘昨夜雨聲急早起春水欲平橋放教汀草芊緜綠
添着桃花婀娜嬌
春酒獨酌不成醉可憐溪上百花開花前幾日南風緊
門外今朝好客來
柳花女兒春柳腰商歌自駕木蘭橈彎彎繞見初三月
隱隱斜明第四橋

鄰屋白酒近初熟老子盡日爲花忙將隨粉蝶聯翩舞欲趁遊蜂上下狂

不出門外春已過只說飲酒日豪吟林花盡被娟娟色淵竹鄰房密密陰

初開草堂二五日池上鷗鷺日頻來桃花枝嫩未堪折楊柳陰疎還更栽

江上好景莫虛度屋邊亂紅今已深不是春風相勾引道人爭看日携琴

栢子香消晝景遲坐調元氣學希夷傍人那解玄中意文火溫溫只自知

半世爲儒好自輕狂歌浪謔鬪詩聲內庭消盡還丹火博得江湖說姓名

自入珠宮捧玉宸別招猿鶴作新隣空林寂靜無來客千載丹楓作老人

麗綠靜盡覺神清對越虛皇煉鶴形采得石楠花上露研硃自點石臺經

禹步天壇禮帝車星文拱北似連珠寒雲不鎖丹砂井一夜虹光徹太虛

煉得梅花白雪顏闡元靜夜浴金丹呼龍耕種春田玉白日山精倚樹看

蒲團靜坐思窈冥清晝只誦大洞經碧壇玄鶴忽飛起瑤花亂落風泠泠

天台二月風景新石橋流水起龍鱗美人相約看花去雲煖洞房仙帳春

齋戒入極恣神遊蓬闕風隨鶴騎秋上苑看花餘一念五雲回首帝王州

秋閨思

天上嫦娥也可憐廣寒宮裏夜孤眠早知人世相思苦不若移居桂樹邊

涼夜簫聲處處過玉樓高起逼天河西風瘦盡梧桐葉添得西窗日影多

壁月斜明翡翠屏水花零落點秋螢夜闌院院垂金鎖獨立蒼苔望帝星

踈櫺鉄馬亂風飄火冷金鳧百和銷怪底芙蓉清漏永不知何事苦迢迢

閨怨一百二十四首

憶初凝小嫁君時只道長年不暫離鴛被未寒揮別淚悲來心事悄誰知

都來不去亦何妨行色匆匆有底忙欲向碧桃花樹底牽回白馬紫遊韁

別來初種小桃花艷蓋今成滿樹霞辛苦遠遊宍底事
半生贏得負韶華
小閑蝴蝶太愁儂作對雙飛趁曉風已逐蜂黃過隣家
還隨花片入簾櫳
不恨韶光似水流緣他景色自生愁門前幾樹垂楊柳
日日對啼黃栗留
一段春愁未易裁百勞飛去燕飛來房櫳半掩東廂晝
幾度山櫻落復開
家住長千白下間黃頭奴子識花顏欲趁郎船看明月
寒潮惟到小孤還
青年幾許謾狂遊一種相思兩地愁早晚郎船發楊子
相迎不憚下瓜州
欲向東風訴別因四[illegible]原自不傷春熏籠靠着交踈東
婀娜濃花惱殺人
新燒鉛粉作春紅捎掃雙蛾淡復濃宮樣鬟髻巧粧束
不知愁裏為誰容
忍殺聯翩白馬蹄歲將夫壻去東西歸來繫在垂柳下
辟破春風錦幛泥
寄語多情燕與鶯莫勞花底弄春聲千吟萬轉知何益
空使寒閨夢不成

阿王雙成奉紫姑自拈香炷禮仙覓郎騎白馬歸來日
得及庭花未落無
打殺春山業子規風前雨裏幾淒淒如何只繞深閨樹
不向遊人醉處啼
晚起沉沉倦倚闌玉簫聲歇酒闌珊澹雲還掩初三月
誰護梨花昨夜寒
睡到黃昏坐到明只緣君去沒心情常時欲寄平安字
又至人行寫未成
別恨愁容怎地看任他塵撲鏡中鸞腰肢不學昭陽舞
作那羅衣日日寬
生兒不合住京華綺陌香衢見百花雲鬢約成村婦樣
只教夫壻學農家
翠竹陰中栖鳳凰綠蘋深處浴鴛鴦迢迢萬里巴江水
比妾春愁分外長
故國園林玉樹新路傍休戀斷花稀尋常世上癡兒女
只重黃金不重人
[illegible]母[illegible]隱玉臺合歡羅帶下粧開深房內閣無人到
怎麼春風驀地來
[illegible]女歌兒豔兩川回裙掩面鬥嬋娟那堪白馬狂遊日
止是青樓薄倖年

愁寂偏多感物華春寒故故入窓紗無端一夜東風起
吹落庭前夜合花
誰識沅湘路幾千夢魂夜夜到君邊春光不管愁人恨
故傍楓林呌杜鵑
薄寒猶可夜藏閨向晚那堪獨倚樓最是着人添懊惱
海棠枝上月如鈎
繡線針寒不待拈爐香火燼亦慵添月移花影偏當户
風攪遊絲故入簾
昨夜裙腰忽褪圍清晨蟢子繞深閨春來吉兆頻頻見
定是遊人此夕歸
試掃雙蛾偶便成容華今日倍分明緑楊堤上嘶春雨
莫是吾家白馬聲
見說新隨蜀客船亂漩渦裏下西川還聞又向瀟湘去
偏是君山有夜猿
夜漏沉沉似歲長小鬟貪睡懶添香春風莫撼流蘇帳
待妾分明夢一場
接得封書妾自開分明說與便歸來千回枕上聽春雨
幾度階前掃緑苔
不如嫁與弄潮兒潮去潮來自有時誰似向歡無信幸
說歸長是誤歸期

壓夢春愁懵不醒忽聞剥啄猛然驚羅裙旋繫開朱户
原是幽禽啄木聲
舊栽楊柳色毿毿千里渾忘寄一緘春鴈高飛惟向北
不知遊子在江南
腸斷關山路轉迷房櫳風氣冷凄凄幾回愁倚高樓望
錯認行人到日西
燈不成花夢欲闌素羅衾薄掩春寒忽聞風響秋千索
夜半倉惶出户看
雖緣遠別抱憂煎正合同心到百年莫學錢塘蘇小小
不隨人上販茶船
聞說風濤暗洞庭只將心事托神靈一爐香篆寒星下
學誦蓮花妙法經
月斜風細夢初回日掩重門夜卻開花影亂中人影過
失驚原是小璫來
靜夜焚香禮玉蛾杏花凉露濕衣羅幽情不遣傍人解
盡是喃喃細語多
問喚飛瓊學問禪緣何於意獨悄悄未酬前世鉛華業
來結今生寂寞緣
對盤雙陸打黃金挂樹朱籠賭百禽不是愛他延日子
免教提起別時心

殘春寂寞似深秋風滿簾櫳月滿樓一捻芳心椰子大
若爲裝得許多愁

春雲莽莽欲遮天滿眼如雲復似煙明月趕回青陵外
長風吹到畫堂前

淚似花枝雨點流愁如江上亂雲浮淚盈方朔三千牘
愁滿瞿塘十二樓

青春桃李少年時正好歡娛又別離直到紅顏都去了
卻來相對喜成悲

莫入襄陽與洛陽綺羅勾引少年郎歌樓美酒三千斛
舞榭金釵十二行

青樓曲譜怨湘娥半是關山別意多愁緒春來怕絃索
雪兒休更抱雲和

理得粧成坐少時淚痕依舊濕臙脂從今已後無心性
鉛粉常拋不要施

怨女和戎黑水河玉環埋恨蜀山坡佳人薄命頭頭是
比較兒身好幾多

月色花香冉冉來不容些子暫開懷子規啼血方停舌
芍藥移陰緊上階

生來自愧不爲儒斂手逢人忌起居空有一腔離別恨
倩誰修作萬言書

新愁舊恨積如林欲訴還羞復不禁安得越禽秦吉了
替人終日道勞心

雨態雲容惱殺人虛無似夢復疑真陳留子建多才思
莫向江皐賦洛神

春來道是雨浪浪卻又開門見日光欲啓朱奩看明鏡
頭風半日不成粧

對花誰與擲樗蒲自倚危闌到日晡愁裏漏聲遲欲咽
自傾新水入金壺

記得兒孫樂事多女郎同唱採蓮歌紫騮嘶入落花去
禁此空閨日暮何

適從要與善爲隣況復炎涼世態新不用爲他煩惱得
阿歡原是讀書人

爲怯琵琶不忍聽龍香撥子暗塵生東墻怪底春風過
又是鄰姬按玉箏

細展占書繡閣前不知速起定留連憑誰斷得郎歸日
愿與金釵當十錢

遥及月暈一環紅明日商量定起風想怕玉娥心緒亂
故教閑住廣寒宮

已許紅絲繡鏡囊更饒金粉拭清光鏡中神聖知人意
托夢兒家白馬郎

遠意秪憑遠語傳幾回臨起復纏延天長白鴈梢將去
知在南雲若箇邊
黃昏也待睡些些月影撩人故放斜簾幔數重花萬疊
愁不只是不能遮
畫頭鸚鵡日喃啾自與離人替說愁戲擲枇杷打金羽
見夫去後憶奴否
世籙文星苦不齊戊辰生處值孤栖大都離合原關命
諸怨車輪與馬啼
朱簾落索掉簾鉤日裏狂風夜未休花底忽來吹蠟燭
也知人淚一般流
愁裏飛花一夕空寸心無那倩神通閨闈不省文王易
卦落誰知吉與凶
便擬招魂誦楚詞何緣生別故遲遲臨風試學巫陽些
偷把鸞釵挂竹枝
春宵誰道直千金妾獨愁多思不禁花月只消長惹恨
管絃惟有更傷心
昔聞仙客好幽棲除卻清齋醉似泥生世不諧遭遠別
妾身何異太常妻
百年夫婦本同心舊愛新憐就裏深料得君非題柱客
枉教人賦白頭吟

少日雙眸炯動人倚風回顧頰生春無因暗滴相思淚
減卻秋波一半神
午夢驚回是兀誰阿奴偷撚紫簫吹寒聲未斷腸先斷
怨曲將成淚已垂
過眼年光總是愁嫌春春去淚還流荷香柳影淒涼夏
月色蟲聲冷淡秋
碧草初看上玉階飛花又見點蒼苔年年好景牽人顧
懷抱何時得少開
繡閣朝來興頗新試拈公案斷餘春花言巧語梁間燕
舊管新收鏡裏塵
怯雨愁花過一春嬌婢半是女兒身朝來逐伴鬪芳草
門外大風吹倒人
玉臂無人點守宮戲拈花瓣貼春江香痕忽被風吹落
彷彿逢君是夢中
一從君去負芳春幾嘆容華誤妾身也似崔徽帝別後
蕭條不及卷中人
供佛清齋折露葵課經時洗白蓮池雲鬟祗合金刀剪
頓是山菴苦行尼
班姬紈扇奉餘恩蔡琰胡笳墜虜塵此命一生如紙薄
好和孤妾是三人

夜雨偏傷獨睡情芭蕉點點助寒聲分明隔着窓兒紙
直向心頭滴到明
村巫市媪莫相過聞汝深中術數多心似後園金井水
從來不會祈風波
採桑隨伴出城隅不謂途逢使者車錯把明粧照垣落
攔他駐馬久踟躕
年少離家志未堅聞雲讚雨滿江天舟行若過巫山渚
莫向蓬窗白晝眠
枉控珠簾十二鈎一身何用許高樓桃花流水隨郎去
只學漁家住小舟

寫得蠻箋數十言緘成不寄淚如泉瑤池欲倩西飛鳥
帶到湘靈錦瑟邊
窓紗雲影作梅霖冷蓺香凝案上琴幾日生疎絃上手
愁來無地着春心
心如金鈿只須堅歸早歸遲總信天差聽幾聲簷外鵲
朝朝江口望郎船
高堂朝夕奉姑嫜冬裏溫湯夏扇涼不是西山寒日薄
只拋孤妾亦何妨
悞透單居一味禪丹光如月靜中圓人間若有蓬萊島
也合乘風作女仙

無非抵死隔關山若箇牽縷久未還二十五程荊楚路
順流江水霎時間
臂上紅絲錦作符竈前香火玉爲爐無人爲起凌煙閣
畫作紫姑仙女圖
欲掃鸞箋寫綵雲惟將心事怨夫君蜀山花竹湘潭雨
杜宇春深獨不聞
婉意柔情似海深卻半離索負光陰村妹野媪無風致
也解閨辭怨藁砧
青草湖邊日欲西黃梅雨裏鷓鴣啼江南氣候春來惡
莫聽寒聲助慘悽

生兒豈免涉江湘身世無成恥故鄉人事由來多錯忤
知君不是故相忘
遠路迢迢水滿天流光冉冉箭離絃惟應自築青陽室
學煉還丹駐少年
薄命真成枉嫁郎嫁來三載守空房鳴鳩語燕皆求匹
秋菊春蘭各自芳
翻羨南鄰賣酒姬近來嫁得住家兒何常蕩着風波性
步步相隨不暫離
金屋長年貯阿嬌好教虛度幾良宵尋常百姓人家女
也向深閨怨寂寥

楚水吳山萬里餘兩年方見一封書都來費得鸞牋紙
何処春江無鯉魚
那弄青梅凭短墻誰騎白馬傍垂楊撩雲潑雨來相擾
不是巫山窈窕娘
洞庭暮雨起春波翠旆金鞭帝子過遙想泊舟明月渚
夜深欹枕聽雲和
放著南來北去舟江波不住也東流良人解有西歸日
可道相思到白頭
灘錦江邊楊柳絲浣沙兒女詫裙腰子規啼罷春花落
携手青驂萬里橋
瞿塘猿聲天上哀白帝城下水如雷百指漩渦人鮓甕
莫着郎船八月來
湘江女兒單紵衣娥皇廟前歌竹枝春來只會閒相惱
不管人家有別離
客程愁雨復愁風君意憐儂卻忘儂把似相憐不相忘
只消那轉馬頭東
歲歲年年君去家年年歲歲樹開花年年君去無消息
歲歲花開感物華
寂寂寥寥紙半張嗟嗟唧唧淚千行言言語語空相憶
恁若頓頓更寄將
別恨過於別緒濃背身斜着倚東風庭前偏是春花樹
樹樹花開枝上紅
對月臨風不自由都緣觸景便生愁春來總是相思夜
夜夜相思月滿樓
將上街頭好幾回連連去語道來來當樓素月明於練
一任房櫳徹夜開
喜鵲朝來噪屋山奚童先背錦囊還銀鞍隱隱穿青柳
珠淚滋滋濕玉顏
朱鉛數日不曾施貼翠塗黃只半時為報小環休寫月
且教留着澹雙眉
相逢錯愕喜傷神臨到相親且未親清夜已涼猶秉燭
對君疑是夢中人
執手翻成喜極悲到來嗚咽淚沾衣流光去去不相待
落盡春紅君始歸
去年記得打春牛夫壻歸來上翠樓醉把春泥揮綵筆
引教春色上簾鈎

西菴集卷之十

舊嘗見劉櫻園大參題先生詩後美其格韻高粹而惜其舊作多散逸謂由世鮮好德之故蓋其所得於嶺南朱玉集中纔七十餘首爾乃今僉憲張公所藏諸體略備篇章凡若干亦既富矣而序說之旨若出一口何哉夫博雅之士於時世玩好充斥華第視誠不屑若商彝周鼎制度高古文采煥爛求之每患不得得之每患不多心恒若不足焉劉張二公雖嘗過先生之地而世數相去已遠於先生之詩同然好之並以不見所業之全為恨非所謂得之而心有不足者乎况太理陳公太守林公皆先生鄉人老成典則尚在心目敬而愛之欲廣其傳固宜凡此皆不可以倖而得之於人也他日購得先生全集續當刻梓以成一家之言俾後世未見

國初文章之盛前人著作之全則凡好德如諸君子者盍不為一快乎

崐山八十七翁顧恂題

跋明活字本西菴集

西菴集十卷明孫蕡撰蕡字仲衍廣東南海人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此活字本半葉十行々二十一字板心上方有弘治癸亥金蘭館刻八字前有弘治十六年吳郡張習序據言舊藏西菴集一帙諸體稍備較其家所蓄為十卷是知此集即習所編因就吳中刻之當為蕡詩最古之本矣按文淵閣著錄為九卷四庫提要言詩八卷文一卷題此蘇葉初春選其卷第視此不符余頃從東方文化會假得葉本覽之乃萬歷時所刊有蔡汝賢序因以兩本互校葉本詩凡八卷其前七卷次第略同惟取此本卷七中朝雲琪林夜宿二篇別出為卷八又增入蔡蘧文等四首為卷九其末卷詩什初無去取而標為選本何耶且不獨此也此本七言律詩二卷（活字本為卷八九萬麻本為卷五六）以萬麻本詩校不特詞句大有差殊且篇什更為懸絕因手勘終卷此本有而萬麻本無者多至九十一首是此本不僅以稀見為珍其陸澗道篇足以補閩本之闕失為尤足貴也或疑七律所少近百篇安知非葉氏選錄所遺何所據而為之增益然

余編稽久奏凡五七言古詩以及歌行樂府近體
之屬以二本相校篇目未嘗減削何獨於七律嚴
加芟汰其爲原刊無疑可知矣蓋葉氏亦知所得
未爲完帙故特題選本以掩其迹耶設非親見此
本寧不爲所欺耶考黄佐撰蕡傳言詩集爲
門人黎貞所編未言其曾付刊梓余意張氏在弘
治時距洪武僅百年其篋藏舊帙或葉氏原編故
篇什視他本爲備惟以活字排印傳布雖稀至萬
厤時已不可得祇就原以精鈔帙而以付梓致有此
失耳至葉本之詩爲山本所無者有七律二首七
絶五首其據何本補入不可詳矣同年
董公綬金癖古嗜書与余雅同好尚陌者不惜
重金獲此書於廠肆持以相示余生平於金蘭館
活字本惟見范石湖集尚有闕卷爲李樹微先
生所得至西菴集則向未聞知披玩移日鄭重
歸之已而心識其異不能釋然於懷因復爲一
瓻之請由是旁參群籍肆志丹鉛乃於兩本之
異同灼然共見設[illegible]重加攷覽寧知其含奇蘊
寶乃至如此耶余嘗謂凡得古書必廣蒐衆本
尋討源流博觀詳審方能辨其良楛若忽之
過眼如皮相觀人鮮不失之交臂近世南北以藏
書名者亦不乏人然真能讀書者殊不多覯偶
有所觸聊於此發之我
公爲藏書而兼讀書之人歟詳書始末以報於
公又爲此書之深慶得所也
歲在庚辰三月既望傅增湘識於藏園

友石先生詩集五卷

（明）王紱撰

明弘治元年榮華刻本

王舍人詩集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紱撰。紱字孟端、無錫人。別號友石生、又曰九龍山人。洪武中、徵至京師。尋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卒於官。事蹟具明史文苑傳。集爲其子默所編、又名友石山房稾。前有曾棨王進序、後附章昞如胡廣等所作行狀墓表。紱博學工書畫、所作山水竹石、風韻蕭灑、妙絶一時。説者謂可繼其鄉倪瓚。其詩雖結體稍弱、而淸雅有餘。蓋其神思本淸、故雖長篇短什、隨意揮染、不盡計其工拙、而擺落塵氛、自然合度。都穆南濠詩話獨稱寄別娶婦者一絶、則傖父面目、不足以見紱之長矣。

王舍人詩集序

故中書舍人毘陵王君孟端自少以聦敏聞好讀書喜吟詠而尤工山水墨竹中更多故厄窮連蹇於羈旅道路之間者十有餘年其後乃用薦以善書選入翰林者又十餘年始得拜官未幾遂以疾殁于

北京之官舍嗚呼其命矣夫君為人負氣節狀貌奇偉襟懷灑落其平生於人無所屈雖工於画遇知已輙縱筆揮洒無所悋惜往往至於入神造妙有不可於意或非其人輙白眼相視至詬詈弗顧其為詩觸景撫事即形之於言隨其興之所至情之所發初不計其工拙而自合矩度其所著凡若干篇君沒後若干年其長子陰陽訓術默持以至

京師請予為序嗟夫詩之道大矣以其時之高下世之治亂而音調見焉是豈細故也哉古之人嘗因此以觀世道尚矣君之生也幸際

國家無事泰平之時以得有官于

朝假之以年則其惕厲奮發見於和平之音以鳴當時之盛者宜何如其至耶惜乎其僅止於此也君諱紱孟端其字其别號曰友石生又曰九龍山人云

永樂二十年壬寅秋七月下澣

翰林侍　讀學士奉訓大夫兼脩

國史廬陵曾棨書

友石先生詩集序

士君子以一長擅名於世必其苦心焦思用志不分乃能超出凡庸而造夫微妙其有不經思慮而奇絕卓異者則又天資之美學力之至而非偶然也無錫王君孟端自幼負瑰偉之材遊學邑庠時鄉之先進若四輔官周士平侍讀學士王達善長史錢仲益教諭呂志學引禮舍人浦長源華皆以詩著名于時孟端窮經之暇每相過從倡酬賡和甚為諸公所稱許尤善於繪事長江遠山叢篁怪石隨意所適無不妙絕字書深得鍾王筆意雖兼衆長然當揮灑吟詠之際援

毫立就未嘗見其凝滯也後被逮屏處邊陲十有餘年而寓物寫懷發於詞翰意趣益工以知者薦授中書舍人玉堂儒碩咸器重之焉永樂丙申以疾卒于官舍其子默裒輯遺稿得詩若干首彙次成帙題曰友石先生詩集將壽諸梓求余序之余自弱冠與孟端交處雖中更契闊後復同仕朝著情好尤深今孟端不可復作有子表章其所著述以傳於久遠可謂能繼志者矣茲承其請寧可以蕪陋辭余聞詩以理性情貴乎溫厚和平固不以葩藻富麗為尚也今觀集中長篇短章春容爾雅無斧鑿痕而理

趣無逕蓋其心志坦夷故詞語渾成
而不假於琱琢也然非學識之超邁
曷能臻於此哉孟端名紱友石蓋其
別號云

洪熙元年龍集乙巳仲春朔日
翰林院侍　講承直郎吳門王進汝
嘉書

弘治元年歲次　月　辛丑科
賜進士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知縣藍田榮華重刊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一

中書舍人錫山王[illegible]

白華美孝子也

彼白者華維色之潔彼美君子脩德孔哲脩德伊何
歆親之悅　彼白者華維色之純彼美君子脩德孔
仁脩德伊何以安厥親　厥親在堂既怡且安旨酒
稱壽室家相懽朝夕在斯外慕曷干　君子之行莫
先乎孝是曰順德有裨名教子孫百世是則是效

白華四章〻六句

瀨水美仲瑛也史仲瑛能紹先志故美之

瞻彼瀨水其流湯〻有美君子築堂于傍厥心孔臧
受天之祥　瞻彼瀨水湯〻其流有美君子築堂于
丘厥德允脩受天之休　有澤可漁有丘可鋤我堂
我居先人之廬我樂我志先人之書　惟尓先哲積
善有基〻于為善而無自欺爰及後昆乃慶之餘
後昆振〻德鍾于門繼尓先志此心常存勗哉敬哉
薄俗斯敦

瀨水五章〻六句

五言古選

雜詩

鴻鵠志四海燕雀賀欄端四海一何遠欄端亦以
安扶揺豈不槩跡拘諒危難鍛羽喧朝景安得追
風翰俛啄蕭艾間仰視天風寒斯舉咫尺足何必
萬里搏撫已宜自養功多身外千

其二

志儕食哽咽情懽酒忘醉如何飲食間憂樂竟莫
類達人無不可一以理自會時序沒煥寒晨昏互
明晦苟能守吾中外患亦何憨忠信與篤敬乃足
寘危悔賢哉子張紳吾當永為佩

其三

秋早露氣白初陽澹無暉羣雞正亂叫棲禽猶倦
飛我行適中野躑躅烟路微蒼莽荊榛深零露霑
裳衣去々既寘惻々中心違玄忘詐難易知音
古危稀側身復惆悵拂早吾當歸

雜詩

楚人獻奇璞號泣足見傷宋愚得燕石十襲固以
藏至寶終自白瓦礫歸糞壤遺聘自重輕沒世誰
短長儀秦乃赫々孔孟徒遑々仁義信迂闊功利
足富彊舉世已如此念之熱中腸

其二

雅樂古而澹其如世不好鄭聲何淫淫四座舞且
蹈感慨既異致善惡難頻繳論天苦幽玄紛々弱

於寔所享苟非誠罪福恐顛倒立身豈無術理物
良有道嘗聞舜干羽苗格罷征討

其三

淒風西北來時序屬秋暮林野何蕭條草木怨霜
露霜露亦何心大化運行故須臾為嚴冬堅冰日
凝沍蛟龍已沉淵蟄虫亦坯戶塗我林下屋裂我
機上布防春望々遙謫吾善調護

訪陳羽士道寧因贈

我生樂夷曠幽抱常沖虛偶客
京華塵不與林泉居時來訪仙侶相與論道書凝
神入無象妙觀天地初物我既莫立孰謂形泊拘
吹笙碧桃春天風動霞裾孫雲度碧落六合乃吾

廬山門感舉動役々將何如

雜詩

客有三代器寶之金玉重考制謂尊彝求形類斑
斕文歎歷班駁光潤豈磨礱所嗟去古遠未足適
時用什襲鉛珎藏棄置相伯仲縱有好奇者相看
為玩弄

題悅心卷

人生貴有養所養將如何惟以養吾心一善靡有
他俛仰苟無愧靈臺藹天和雖彼夸毗人嗜欲何
其多所養亦以異紛々鼓風波仁義實嫁養千載
吾師軻

公子得野鳥

公子得野鳥來自虞羅中羽毛何㦗々穀音復嚘嚘珎愛日爲翫殷勤貯雕籠々々豈不貴勝彼荊棘叢飲啄就左右乃足安微軀野鳥性難馴飛撲九仲々比類思莫同永觸惻與雄孰知野鳥苦愁悅公子容

爲翰林典籍沈民則題樂琴書處

沈君構華軒藏書復藏琴書以載古道琴以傳古音古人不可見唯此悅我心々々既自悅外慮俱消沉涼生深竹淨日轉高梧陰弦誦竒世守矣須滿籯金

送楊溥昂

我適桑乾歸君猶五溪去飄流若萍蓬何由復相遇迢々江上山歷々烟深樹後夜月明時相思渺何處

其二

數載不相見一見驚復喜翻思兩地情音問隔千里宿雨晴洲渚飛鴻度江水發棹即飄然離愁又重起

題秋菊軒

九月霜露零秋氣已云肅草木盡凋瘁而有籬下菊綵々如有情盈々抱幽獨我欲餐其英采之不盈掬呼兒具鷄黍白酒正可漉衷心二三人於焉敘心曲陶然付一醉萬事亦已矣咏歌崇乘詩千載有餘馥

憺雲軒

愁顏日已衰游子日已遠路阻千里脩心逐孤雲飛雲飛想其下輕陰覆庭闈何由獲終養日舞班斕衣王事靡有程歲紀曷言歸望々徒自傷暮景西山微

爲張生寫竹

生也總弱齡骨氣已拔俗青衿三尺強對客瑩如玉頗亦好清事拼我求寫竹我方困塵途悴抱苦煩燠翰墨交久違硯破筆已禿憐渠意甚勤聊爲掃新綠生能會我心進益必宜篤切磋與琢磨更人請歌淇澳

味易齋爲周叔訓賦

厚味人所嗜子獨味於道味道夫如何羲經日窮討大而天地外細則秋豪杪所遇各有味咀嚼湖了々至味不可言惟應自知好非若人流甘忘飢復忘飽澹泊養吾神恭和沃吾抱長年味斯味兀兀不知老掩卷坐忘言見此庭前草晴光宿雨收遠色連天杳咄彼蒭豢徒胡爲養其小

澹雲巢（大學士黃君宗命僕作澹雲巢圖爲其尊翁洪先生壽誕徵詩遂賦）

有客居東山結屋山之隅林深鵲芳潤清陰閟庭除泊然入無倪與時相卷舒自名澹雲巢其志將焉如雲以頤從龍巢以庭鳳雛及徵勝昌運嘉應良不虛鳳既上

阿閣和鳴向朝儀寔乃爛碧落聆回工絲桑部學
巢與由負山
唐虞時

寫墨竹與

蜀府明長史贈別

相逢意方洽相別情尤難殷勤欲有贈唯此青琅
玕矯矯蒼龍姿濯濯丹鳳翰稟茲拔俗韻高擲青
雲端願言君子心冰霜同歲寒

寫竹贈上孟彬紀善

昔我王子猷襟懷淡而冲獨結此君好彌久情愈
隆不可一日無彌愛金玉同有竹輒宜造寧令通
主翁我亦抱茲癖豪縱託幽叢遐躅邈難繼與君

抱清風

寫竹寄贈顧教授祿謹中

秋聲起巫峽暝色迷湘渚悵望千里遙佳人渺何
許幽期邈難作欲往復延佇中夜獨遐思西窗颯
然雨

寫竹寄琴士張逢吉

美人背相見為我鳴瑤琴初彈別鶴怨復奏孤鸞
吟捲抑其餘意華堂夜沉沉涼月照綺席靈颯度
瓊林一與美人別令我發思深塵囂日盈耳何由
滌煩襟我欲裁鮮谷遠諧美人心六律既已調爐
陽翁聲陰美人如見與先此通微悰相期洞庭野
共奏鈞天音

題成趣軒

桑麻日已長稼穡日已成門巷蔭榆柳簷屋鱗卑
鳴生平素嘗為遂此田園情衣食苦不乏公賦尤
寬平舉家情欣欣澹然忘世榮力作雖云勞濁酒
時共傾豈意事高尚所樂安吾生

盆裡黃楊

黃楊乃嘉植彼蜀多產之喬柯起百尺小榦猶拱
圍作器不沾垢擲具材其宜故人有好事全株遠
相遺嶔高僅盈咫徑不踰分厥置之背蓄叢何由
別奇姿況茲種來久十易寒暑時顏色固自好長
茂何遲遲賦性恐或異雨露寧有私曾聞於閩
此理疑見欺水土託盆盎滋養良可知嗟余久辭

寓對此心神怡親之若賓友愛護如嬰兒清晝置
書几良宵露階墀時時為灌溉元氣猶淋漓黃葉
蔚芳潤孫枝尚撐披願言保貞操與世相推移材
良名斤斧曷用郢匠為唯應處岩壑庶可全天資

題清適軒

脩鱗泳深淵勁翮凌遙空命分不可易出處諒難
同達人會斯理委順安厥躬外嗜既莫牽襟懷澹
而冲蔡君夷曠士養素烟霞中軒居面湖水几案
羅群峰開樽待明月展席延清風心開體常逸神
完氣彌充惟以適所適寧煩計窮通嗟彼夸毗人
冒進何忡忡患得復患失冰炭交心胸悵然慕高
躅無由得相從

琴室為林典樂賦

楣間揭寶齡床上橫玉琴對客未成弄令人先歛襟地位近彤邸門逕幽且深瑤草露盈砌琪花香滿林應知月明夜時有鸞鳳吟我來偶相訪簾垂晝沉沉為敲一再行宛見名軒心靈飈度餘韻祥烟散微陰氣和體自適神靜心愈欽曲終莫敢問訝是鈞天音

送秀才歸江右

京國久為客悵然懷故山孰云之知己念親已頹顏窮居恥明時曠達良獨難回思衣錦榮何如綵衣班空江一鳥度遠道孤舟遥分手淚迸佇極目蒼茫間

送端木貟外孝思養病歸漂上

都門已設祖冠蓋聚朋儔讌別未云已騶從羅道周大夫何賢哉寵被
君恩優為郎列仙署美翰登瀛洲
內帑出
賜衣太官具時羞盧懷戀
闕心補報嗟無由奈茲抱病貿霜鬢颯已秋上疏
浮
優許養痾還舊丘々々況京甸咫尺溧水脈依々農圃隣鷄々犬拓稠頑齡尚可駐餘生浮安休悠然遂高志[illegible][illegible]生離憂於時正陽月霜寒水痕收飄颻[illegible]空[illegible]浩蕩滄波鷗私懷徒嘆羨逸駕安可留

題梅花

結心已鐵石陽春怨先希[illegible][illegible]英寧能慮霜露澹然絕世韵幽人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洛陽花池館資貴富姚黃與魏紫綺羅粉許擁春風闘壺高車馬日馳騖遂令貪者心對酒起遐慕乃知遊冶人誰復重貞素流澌古磵春殘雪空江暮清香不自知豈意人相傾

題靜庵巻為黃學士乃尊作

永嘉有高士簪纓舊名門耆年際
昭代有子承
君恩綵綸慎所職寄勿居詞垣黃裳竭忠藎惟思濟元々先生遂高志脩然樂田園種植森且繁芝蘭滿階軒沖懷澹無慮隱几時忘言山光散餘靄水色明朝暾旬得靜者妙豈云厭塵喧
賜金屢歸奉日以供盤飧時々敘隣叟倒此花下樽
酒酣念
恩澤一々相與論中心增感激永矢惟弗諼嗟我靜中意乃有仁道存高風振千古里俗應孫敦

代作送卓民逸歸浙東迎養

憐君懷親苦我亦別親久千里滯庭闈孤雲幾迴首君今得歸省而我尚株守惆悵送君行潸然淚盈手春潮漲水船夜市蘭陵酒到家春未闌園林正花柳風飄萊子服盃獻蟠桃壽此志君已遂此

樂我何有我亦欲效君未卜如君否

題思本堂

吳生攸鄉來相見出詩卷自言構新宇思本揭堂扁所哀怙恃忠遺物若多外存亡既莫及罔極情難假乱悰風木悲對客淚常泚頌言求名筆幽光庶揚闡時〻一披覽或俾哀悰遣嗟余久淹泊名畀材復謭指出固辭謝再四終難免嗟哉吳生賢所志匪浮淺能存孝悌心悖理固應鮮惟恐人弗思能思即為善況復思務本〻厚支自衍慎勿事虛文浮華肆詩演慎勿無益思戚〻徒悲恫所貴在立身名揚身益顯敬動為生言進善當自勉

蔡芝林為鴻公進求畫扇遂題

蔣君我未識好事能延賓從游蔡夫子是可知其人謂我隘而介傲兀長居貧尚耽山水癖豪縱掃嶙峋一介不以取尤難輕交親片紙疇可得吾將永為弥夫子為之請一〻重莫陳仍持君扇來求寫湘江春我方習吾靜天將浩無垠適聞夫子言笑落頭上巾丈夫貴知己誼合情使真為能志吾志寧謂非吾倫況聞君遠祖三逢招隱淪清風千載餘邈躅君能遵遺筆一揮灑翛〻見霜鶴交加林彩閒閒〻月如銀時方涼雨歇齋居絕纖塵緬焉懷二仲安能與之隣鄉翁逐夫子衣袂凌風振為我先謝君義酒宜多詢秋高月明夜直造君寧嗔

上太常少卿雲巖先生

雲巖何巍〻鄉黨日漸聚孕秀鍾奇才靈氣鬱蒙守己闇追蹤龍詎肯效巢許文章湖昌達禮樂佐

明主陽回棘寺春月滿薇宮午尊榮位崇秩學力在稽古自勵斗馬走貧凡性尤骨鯁懔剛學心殊〻庸足數徒切霽似墻無由造堂戶居然成遺鱗久矣困焦土頓公岩上雲化作天下雨

寫竹贈廖紀善

霜風動高秋草木抱悽惻惟此幽篁枝含翠終自得虛心養直氣勁節發寒色持以贈君子願言崇令德

為姚生題終養堂

姚生義昆季孝養怡親顏嘉味極甘旨彩衣舞斕斑慈烏堂下啼斜陽滿西山所思得終養區〻百年間百年復能幾離會尤相關來日良可愛去日難再還義哉孝子心及時常追攀嗟余命獨舛怙恃早已艱何由奉百年未得供一饗因君欲題贈使我摧心肝

題萬安山樵

山高樵逕險山深樵逕迂采樵雖云勞覽勝尤足娛飛泉落林杪好鳥鳴丘隅敬遂天風還身與閑雲俱日夕行負薪烟深望吾廬得失既莫較孰知賢与愚逍哉朱買臣富貴將焉如

題義方書舍

我昔童卝時蒙養絶訏謨朝夕常趨庭頗解學詩
禮祭何繞蒻冠畢已失怙恃誨言何由聞定省不
復理徒懷風木悲沒齒殊未已及余生两龍将以
託宗祀既欲承箕裘當令業經史無何我多故謫
戍向邊鄙迢々父子心隔越數千里惟恐有行役
不暇較賢否漂流無定居歲月動盈紀幸余初還
家無恙共歡喜跪蹌拜我前並立肩可比詩質雖
成人愚騃誠可耻大兒僅識丁惟足代耘耔小兒
復荒嬉真乃豚犬耳近令親筆硯十日書一紙我
心痛責樂隱忍懷中止吁嗟我平生父子乃如是
抑若義方訓諸郎盡賢嗣芝蘭滿階庭玉樹映昇
凡歲時行具慶稱壽羅拜跽嘉賓每過從迎立具
甘旨侍家務諄厚動必蹈前軌瞻彼天倫間藹若
和風裡椿桂司數榮雨露光嶷々綿懷燕山竇今
昔良可儗所云陰德德說亦自茲始推興家政齊
可致風俗美詩成發三嘆愧我曷能企宜推頌君
賢充當示吾子

題孝子曾鏞卷

曾君本右族乃是武忠孫孝義出天性鮮毅恭而
溫念昔父早沒而獨母氏存母子守清素終對弟
与昆躬居力弗贍藜藿供盤飧時有好善者有女
願與壻既以承祭祀復無奉晨昏奈何願成立母
老病且殊近醫及禱祈徒然自趨奔母病日已劇

惻々心憂煩於焉割其股調和煮成饘一啖病即
愈依然對庭萱後來病屢作夫婦相與言孫三丕
刲肝聞者驚心祝老天念其誠遂使母子完曾從
視其傷肌膚尚留痕母壽盡天年此心可無冤至
今問其故對客凝猶吞嗟哉孝子心勇為過孟賁
殺身以成仁矧茲罔極恩唯知母所重此身何暇
論世多不然怖貽議爭喧喧
聖朝崇孝治特為旌其門豈徒事奬勸要使薄俗敦
吾知孝義名千古留乾坤

閑居與沈倩撰小酌寫枯木竹石遂題

我本山澤臞棲身伴樵漁謬承翰墨選布衣登石
渠朝野孰云異依然樂閑居地位近
清禁事罕人迹疎遂令公宇中乃若幽人廬苔蘚
上階砌竹樹羅前除匪惟宜壺觴況茲有琴書文
會不待速朝夕與之俱俯仰皆自適此樂將爲如

題耕讀軒

出處既莫同趣舍亦云異君子適其宜窮達靡一
致世榮我豈薄先業非可棄復恐書心違蹇路同
頗瀕畊田食盡力讀書樂吾志欣々一家親朝夕
寡憂慮俯仰爲自得外慕奚足嗜鹿門非求安南
陽豈忘世古人不可見惟將古心契

過沈倩撰留酌醉後書贈

旅跡無可往兀然乇隱憂素性本簡拙出門寡綢
繆感君獨知己情真久交遊況茲相近居來往常

遂留笑談潵堙尊盃酒屢勸酬供具即所有無煙
倚狩羞陶然各盡醉不忮亦不求人生契合難数
造君毋允

題畫

芳春始云邁倏忽驚素秋志業獨未就歲月不我
留覊懷渺難託寫此林塘幽喬木蔭苔逕孫亭倚
清流悠然故園想詎敢為身謀含情委豪素度或
宜神遊

雨中過歐陽編脩館題竹木畫上

我生本寂寞况兹久覊旅偶君素心人來往疎賓
主秋聲動高樹暝色渺烟渚孫館坐題詩蕭々正
風雨

題松鶴軒

吾宗有令弟所志樂夷簡載筆遊兩
京襟抱常坦々自言外祖翁素不治資產平生有
硯田耕種同渭濱揮毫擬羲獻伯仲固無報前輩
雖蒲官名士交無限所居有長松蔚々張羽鱗上
有雙白鶴對之怡歲晚吳興趙公子書價重圭璧
為寫松鶴軒騫翥龍蛇縮翁今久仙去往事不可
挽軒居成丘墟軒扁獨遺板青松未化石白鶴去
不返追昔成夢寐令人淚長潸求君為寫圖庶幾
衆可副君當憫其情不敢數催償我亦重其請不
復辭以懶欣然為一揮庭宇已蕭散須臾點染成
高致如在眼急須酌吾筆沽酒奉盃琖九原如可
作翁亦笑而莞

為徐學正曦叔寄題其尊翁晚香卷

徐君素高尚雅志難適俗慕彼柴桑翁種此籬下
菊黄花秋正繁白酒時可漉一觴聊獨傾三嗅仰
餘馥有兒抱遺經典数瀛溪曲迎養固縣逞時奉
千里祿較之五男兒此事亦已足何當結比隣歲
晚相往復

寫画題贈蘇性初歸吳

我家住錫麓君家住吳城相去百里近一日孫就
程君才日方茂我鬢日已白相逢一笑間共作
京華客君今忽歸去別我將晨征懷我舊[illegible]寫
此丘壑情丘壑不可戀宜奮青雲志長安三月春
沽酒待君至

五月蒙
賜衣五端

自知素蹇劣謬忝列近
侍執云載筆勤
清禁日無事
聖心念長夏
恩以絺綌賜感激既盈襟持歸復滿笥
光榮動隣曲喜色見僮婢服之固難忘無補獨深
愧

偶成題畫

玉署坐凉旦野人忝簪纓謬以詞翰職遂得陪羣

英蹤雨潞東旭嘉樹蔭西清樂簃館閣靜悠然抱閒情於烏兎蒙素興谷紛縱橫幽逕邅曲岸鳴泉遊豕亭同遊留未暇寓目猶可弃非才惜何補生幸承休明

獨善堂爲施惟政賦

窮達雖不同在我固無累獨善兼善此道一而二施君素高尚衛陽久蔵器雖曾佐花縣牛刀所小試未幾即歸休自謂猶未至藥堂面南嶽相高争氣勢講道通天人讀書飽經濟遲當達
天朝揄揚明至治不見有莘士躬耕豈忘世幡然一早起恐澤蒼生被君今已頭白
明時塵遭値顉言發其蘊青雲借高志勿效栖栖人

林居事幽致

永嘉勝槩卷爲黃太守賦

永嘉古名郡山水足游賞王謝舊登歷境在人已往遺躅不可攀千載徒追仰黃侯來牧守政暇愛西爽邀人繪成圖歷歷如在掌嵐光樹蒼翠海氣天沉瀁松塢出禪宮花汀隱漁榜舜蘇接壘青樵村連村響樓臺俯崇墉阡陌遍膏壤彷彿行春時苴歌散輪鞅憩余繆逍藉涂輪近
天松披圖諒難即神遊趣遐想

題畫贈李醫士士文

養痾坐盧館何由制頹齡藥物固所賴奈此白髮生攘忘聊自適寒慢當前楹凉風颯已至庭柯蕤

秋声天空暮雲遠日落過山横撼懷託夢素悠悠塵外情卷之聊遺君非敢侔報瓊

平易齋爲李先輩賦

李君素閒適襟抱常坦夷富貴與貧賤此志終不移蕭然一室中和氣藹春熙歷險思詭遇校之孰爲宜

重過劉竹深孟功

昨朝復今晨造君何其頻我來適我暇君喜良不嗔話言有餘味所樂皆天眞都城十萬家潞酒情偏親

臘日梁脩撰用之以還家初散然哀朝七字爲韻命賦七首還字

大化無停機寒暑如循環歲華忽云莫陽和亦已還人生百年内憂喜互相關顧匪金石姿安得長朱顔達人會斯理意與雲俱閒悶道愧獨晩衰也吾何歎

家字

憶我童稚時鄉儺競喧譁自從別鄉縣歲歲天之涯俯仰能幾時兩鬢忽已華今年在
京國臘蜡泛流霞酡顔發高詠悠悠與何賖
皇風無遠邇四海同一家

初字

寒旭上東觀殘雪明石渠嘉平錫華宴曉入承明廬佩珂肅西清韶音聞笙竽自顧草木同澤被

仁風盡孰知四序周正無萬物初報
國之經濟白首徒嗟吁
　散字
八蜡聞古禮臘日在茲旦迎祭恩報勞貓虎禦田
患
鑾輿幸郊原校獵旌旗爍獲禽足練武震蕩妖氛散
上以共乾豆下以具賓餼時雍年穀豐河海永清
宴
　煞字
十五初志學性頗嗜經史謀生計已疎豈復親耒
耜自期德業成拾芥取青紫中年遂蹉跎五十始
從仕黽從遊兩京伏臘已三祀寸勞不能效竊祿
抱深恥
　寢字
瑤花已三白臘戌當茲晨田家願豐稔對此尤欣
欣歲功已云畢斗酒叙比隣共言足公賦擊壤同
堯民慚予不耕者承乏侍
紫宸素餐不見斥惟應仰
皇仁
　朝字
我本山澤民浪跡隨漁樵豈意蒙齒錄置身事
清朝剡居翰墨場交好皆英僚歲時遇伏臘詩酒常
見招壯懷固浩浩白髮何蕭蕭醉來日雲漢寂默
神弥超

　送炯生菴之寧波都綱
師本學佛徒而我忝從仕儒墨雖不同崇教各鳴
世泝流求其源要亦無二致
皇朝設僧司統屬官府例自非名勝流此職良不易
師今預茲選領
命辭
丹陛都城雪初晴越水春將媚齋餘只翻經公退
但哦偈難忘
北闕心應演西乾意慚予老無成素餐糜廩餼終當
汝李真共結方外契
　為游伯壤題靜觀卷
靜動日擾擾何由止囂煩我心一以靜庶或澄其
源天高四山寂日落孤雲鳥至理無不在
朝市同丘園君應領斯妙吾亦忘吾言
　贈友
君家住蘇城我家居錫縣鄉里舊知名都門才識
面君當職筦庫我幸勤筆硯退公無所為得暇輒
相見清玩常命觴芳樽屢叨濫交情尚平易世務
揔諳練優靜惟端莊遇劇即通變歎羨徒爾嘉懷
慚未能薦涵發代者至復顯宦選誰言九霄長獨
快六翮健扶搖良可期惟恐跡初遠
　送松溪宰周景辰調連城
君從松溪來又復連城去宦遊若萍蓬流轉那能
住百年多遠別握手幾催遲況茲當暮齡幽抱浸

難慰都門一杯酒回首知何處天南與天北相思
渺雲樹

病起寫山水圖謝張逢吉先生

少小昧調悔動或遺天和迫茲晚年至疾疢宜其
多所念竊美祿置身在
鑾坡寸效未及施報
國將如何張君負奇術曲情屢見過爰以慰微忠
匪徒起沉痾日來初揃宅稍能盱庭柯殷勤理冠
屨截報朝
天河感德蜀云喻銘心久難磨揮毫寫山水持奉意
靡他山以崇令德水以衍後波

題畫

衡門掩秋色苔徑鮮人跡雖罕至簡編良可
親脩篁度涼颸高梧落繁陰時聽散幽籟來禽適
中林

為王彥本題樂道堂

萬類既莫齊人生有賢愚所趣各異向所樂亦已
殊仰惟古聖哲動與道誼俱窮巷雖飲水寸心常
有餘嗤彼夸毗人多貪競忘軀苟得適暫欣旋踵
即憂虞吾宗有佳士近寓都城佐形跡隱廛市心
志在詩書生業惟是循何當遂豐腴有妻主中饋
有子從師儒老老復幼幼一家常晏如我適
邑躍來相延邀其廬新酒初發醅時羞開園蔬維時
春正好芝蘭滿階除累觴不知醉賓主情怡愉諧

襟末暇論亦足叙交于高堂扁與書此語良不虛
酒闌袖出卷辭章揖我須我惟三槐澤今尚蒙沾
流後裔能不墜其亦在子歟願言崇令德始終永
無渝

贈胡都給事中

都給事中胡君源潔文雅溫慎志趣高朗
與予有同郡之好嘗自大江而上峨蜀由
關陝至于中原凡名山古蹟之間罔不
至今年邂逅
北京同宿寓所因得相與登覽之勝聞見
之廣不覺令人鄙吝頓消而神爽飛越也
遂賦詩美之

皎皎瑤臺鶴濯濯冰霜姿宿昔有仙契於焉慕安
期翱翔歷蓬瀛飲啄來上池寸丹以已熟八表隨
所之靜與元氣并動與祥飆馳因象莫可測玄珠
應自知乃令鵷鷺羣矯首徒嗟咨

寄贈任給事中（時在武當山中）

君本霄漢客降謫留人間人間不可住又復遊名
山彩霞納春衣瑤草映朝餐高風邈難及悵悵心
所攀

和曾侍講古意

靡靡風外花濯濯路傍柳盈盈馬上姝皎皎出素
手揮鞭度南陌行人盡回首芳香襲和風結綺奪
目久轉盼睇他人百媚自成態孰云君子配終恐

匪佳偶會合寧不懼別離恐難守懷哉羅敷言使君自有婦

寄鄉友沈得淵

沈君非凡流宿稟尚高潔羨門注仙籍安期授真訣偶然落人寰世味逾已閱混迹雖同塵心神乃超絕蕭然一室內隱几常自悅時把玉簫吹[illegible]鸞舞明月

中秋玉堂夜集分韻得成字

素秋已云半繞風滌炎歊況茲良夜月清光湛層霄玉堂有仙侶觴詠集英俊不以殘朽遺招簡枉見格頹然顧我影白鬢何蕭蕭適同語自契意適興弥超佳章比金石迭奏諧雲韶匪徒愜清賞所樂際昌朝沉沉漏將曙遲遲斗轉杓良會自忘寐詎謂永茲宵

題喬柯竹石

涼風起東嶺朝雨洒西清琅琅亞琪樹瑟瑟鳴秋聲爽氣集几研逸興悠然生涂翰適餘暇聊茲寫閒情殷勤欲持贈披玩久彌譽多君墩無虞素抱幽人貞願言勵高節固此歲寒盟

題畫

高林俯清流小徑遵岸曲書舉松桂深知有幽人屋索居非遯迹讀書豈干祿義理發我蒙悅繹心自足古人已云遠古道寧自勗掩卷三嘆餘江天晚涵綠

閏九月王脩撰直宅對菊分韻得喜字送其兄行敏

故人勞遠來所念在難弟久別忽相覲安能不相喜況茲值閏九黃菊正靡靡擷英泛芳樽持羞雜陳几匪徒叙友于簪纓集鄉里顧余忝同姓相交蒙見齒意洽形俱忘佚佚洽有禮既久復秉燭籤咏青雅已斥論固云樂文會尤足羨明河轉虛檐雲迦襲華紳舁賓雖已散遲留獨未起明發理歸棹離憂復茲始

暮上呂梁洪

黃河從西來萬里走濁渾呂梁乃故道勢若逸馬奔我來纔王程至此日已昏挽夫識予意駕牛乘夜喧灘雨石亂鬭水與船相吞攀援一失勢轉眼不可存匪灘雖云牢懷畏時自惘須臾踩安流猶覺寧心魂因之勞其勤斗米代雙罇汝勞勿復道吾儕賴君恩

夢兩兒

兩兒別來久累夜夢何頻得非我念兒無乃兒憶親夢中宛如昔田廬荒且貧猶能具雞黍為父拾比鄰覺來尚征途渺然萬里身歸期固難必歸夢諒非真願言各努力進善光前人忠君我自勉孝悌兒當勤

五言排律

題徐訓導廷獻魁山舊隱

人品如瞻斗山名合應魁地靈知孕秀天賦肖淹
才筆陣驚同列文光燭上台高攀蟾窟桂勇躍禹
門雷已作鵾鵬化空令猿鶴猜經横芹泮静琴弄
杏花開宦志雲霄待鄉心歲月催昔幾松逕菊綠
爲石田苔君便尋歸舊移文恐勸迴

呈太常少卿高先生

襟樂推三代文章似六經應時明出處當世仰儀
刑負誼超宣室植榮表漢庭青雲登棘位皓月映
[illegible]德大筆頻追謚豐碑屢作銘祝釐迎茂社贊祀
岱宗靈、
聖主加榮寵儒林慕德馨聲名騰宇宙輸毅佐
朝廷小子成樗櫟明公推德星朽材難切琢鈍刃
費磨硎得照青藜火甘為白擇釘高山恒仰止鄰
葉久荒寧詎敢忘推輓何由乞建瓴鮒魚愁旱轍
籠鳥羨秋冥未敢升堂室深懷捧户屏可憐昏瞽
久欣觀鳳凰翎

送趙僉事之福建任

鶯棲淹枳棘鵰鶚出風塵重寄藩維任榮遷耳目
臣拜
恩辭北闕僉憲入南閩驛路梅含笑郵亭柳帶顰馬行
吳地晚帆度浙江春聽宇榕花合園林荔子新好
山供日詠列郡待時巡本任糾彈職宜加撫育仁
威聲銷墨吏膏澤拯黎民佇聽廉明譽君無讓古
人

上邑宰韓相公三十韻

朝廷分郡邑守令職摩英列爵郎官象親民父母
情學能知大體志不在虚聲廉介秉冰蘗襟懷役
月明牛刀纔小試驥足暫淹程木鐸來東魯弦歌
近武城下車施德惠分治總戢兢待吏如奴僕同
官若弟兄得人無不衆守節盡皆旌尊俗行鄉飲
矜農緩賦征薄徭猶念重疑罪必從輕懦弱皆能
立豪強莫敢攖便期銷獄訟何必事笞搒退食親
琴瑟横經難友生禮儀全考古動静一於誠鬼泣
淫祠毀神欽正典行黌宫登俊乂壇社潔牢牲蝗
旱隨時雨陰霾不日晴野人多頌德朝士素知名
百廢咸興舉群黎享太平市廛泉湧貨郊墅屋連
甍烟草人閒牧花村犬不驚酒肴堆伏臘温飽樂
蚕畊獨嘆還家客常爲守塞兵窮軀來絶域悲涕
省先塋牢落傷弓鳥漂流泛海萍無因舒羽翼徒
切羨鯤鯨燕石終身誤吳絲上鬢縈年華留莫挽
志業苦無成安得除邊籍相容列下氓

題蘭蕙軒

陳氏好兄弟宛如蘭蕙姿幽馨殊可愛雅操不求
知但自栽培好何妨采佩遲叢深滋雨露花長滿
階墀芳澤傳先世香名達盛時和風同一室相對

兩怡々

送祖上人韶石住東山

故鄉人到喜况是故鄉僧寓館纔相見歸途又欲
登杯浮解徠棠錫動下蘭陵新領禪宮席單傳祖
派燈性圓滄海月行潔玉壺冰舊社高風振名泉
勝槩增別情江渺々鄉思樹層々憑語翔霞侶塵
緣殺未能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一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古

過華叔瑞草堂寫晴雨竹壁上（諱洛號賞獨平年七十七）

我愛君家遠城郭繞簷竹色從簾幙醉中揮翰寫晴
梢湘雲一翦春陰薄看來搖逆風颯清耳邊恍若聞
秋聲嘯歌到晚不歸去高卧翠陰呼月明

高軒置酒延夕燕眼前知己無如君酤得醉後有逸
角手揮高節凌霄寄斟成自覺精靈發素管歡然儼
然羽擬得秋深直造來剪燭連床聽風雨

溪山煙雨圖為包公憶寫

溪山茆屋知何處隔岸青山暗烟樹一棹誰分路欲
迷綠流似逐桃花去嗟予落寞江海濱到今懶欲問
通津因君翦底塗狂墨烟雨甚蒼一片春

為寅楮椰題枯木竹石

修竹娟娟淨如洗古木槎牙半空倚崢嶸怪石長蒼
苔當年曾中將軍矢將軍年少多奇勲平生意氣凌
秋雲他年太史書勲業汗簡須當用此君

吳姬留客行

吳姬年少纔十六能抱琵琶唱新曲愁連山黛鎖青
蛾汗透冰綃濕香玉問郎今去宿誰家却須聽妾彈
琵琶吳娘有酒不肯住已嫁未必顏如花逕須那得
情相與芳心一一絃中語空江霜落叫征鴻似訴風
高響秋雨消更彷彿路三湘切切哀猿總斷腸巫陽

雲黯楚巫晚故山不見蜀山長彈到胡笳少三拍郎心欲去何匆匆挽郎不住郎過船滿江月色秋潮白

題枯木脩篁圖

老幹昂霄幾千丈天籟時聞夜深響一竿修竹共蕭森復托絲蘿半空上寒姿久抱幽人貞良材就肯摧為薪揔令匠氏未相過故山風雨年年春

早行索水

雞鳴晨炊戒輪鞅開門一點明星上路出長林不見人徑深岬蜿車聲斷須臾日出氣象分往來行旅終紛紛儂人莫指都城近宮殿皆是五色雲

為楮府高先生賦牧雲歌

我聞黃初平牧石驚其已至今山中石尚作羝羊形又聞蘇子御風雪牧虜庭辛勤十九年猶持漢家旌來聞牧雲誰氏子牧雲自號逃其名雲中所牧竟何物以雲為牧何所況比之牧石仙猶乃縈塵櫻意為牧雲人足不到邊城但見長嗟曳候第傍人指是侯門英靜中默與元氣會雄談四壁風雷驚端倪變化竟莫測騎海孰可知其情待非常年豢龍氏馴致神物驅幽靈豐隆施鞭掣明電天吳出浪翻滄溟厥術乃是厥德良可稱吾將薦之達天府游帝廷好施霖雨蘇蒼生嗚呼好施霖雨蘇蒼生

題張縣丞凝翠軒卷

張君結廬倚竹裏一榻清風淨如洗幾翻過雨看新晴簾捲春陰落烏几自從作官今未迴家僮日掃林間苔何當直造逕吟嘯不問主人毋見猜

少婦行

東家少婦年十九嫁得良人出為賈經年書到不言歸宵念春閨別離苦西鄰年少稍空房紅纓白馬羽林郎眼傳芳意已相寄領作双棲鴛與鸞朝聞賈死驚來訃暮夸巳作西家婦六親蒙恥無光輝方逞妖淫擺態度憐情得遂無幾時羽林從心須別離欲去翻思疇昔事叮嚀恐亦還家進妾言勸郎郎勿疑妾今貞守無他為可憐婦道真能盡去後郎心肯全信

為易朴度寫蘭菊于雪洲之上因賦敘別

我生負氣尤好奇襟懷抑塞蟠蛟螭屢遭屈折莫我知向人委順長低垂偶爾逢君雪洲上酌我涼州寄來醪醺傾墨汁為君塗一吐胸中氣千丈維時雨歇涼風生遠陰零亂綠復橫執龍蛇骨冷雲濕驪珠出海秋蟾明世間觀者皆驚訝何由買悵人間料想今凝眼把令心主者於歲始知豈知我知君能有幾此術聊將遊戲耳白鷗湖海一身輕長揖謝君吾去矣

題青山白雲圖

我居九龍山下住結廬正在雲深處日日看山還看雲長教剪卻當階樹無端一別棲鶴群馬蹄南北徒紛紛塵途底事拂衣脫迴頭愧負山中雲

贈竹隱

君家遠屋多脩竹簷外時聞響寒玉雨歇林窓風日姸春陰一榻侵衣綠閑戶常令俗駕迴從教三逕長蒼苔予今亦有王猷癖直造休嫌數往來

倭扇謠

倭人繭紙摺為扇缺月生輝銀滿面闕下年年多貢餘都人重購何紛如杭工巧黠思爭利效倭為扇渾無異價廉百十人不快說是倭來方直地倭來道便經杭州無價却將杭扇衣倭衣杭扇堪驚怪轉眼街頭高價賣買扇還家誇扇真街頭猶賣真倭人倭人繭紙摺為扇缺月生輝銀滿面闕下年年多貢餘都人重購何紛如倭言我扇不錢利只欲人間古銅器君好年年多扇亦多猶爵摩挲看欵識倭能論器不論財尊盉彝鼎填街來幾人懷金不得扇手中無器空徘徊吁嗟古器日應少倭貢年年扇來好

送醫士張孟紹歸華亭

張君深得活人理白髮蕭蕭垂兩耳顏面如童步若飛自說平生能服餌京都賣藥三載餘蕭蕭一榻塵中忘榮名利祿不掛口向人只譜岐黃書曾聞桔業松陵由井擔依然隣二陸鱸肥秋浦尊正香虎卧芳林杏初熟今年忽復思東歸海門一葉春帆飛到家尊酒作良會當時耆舊今應稱都門柳花飛白雪欲折長條贈君別不知此去幾時來我欲相從問舟次

送潘知縣之餘干

潘郎年少才力強筆端五色成文章新承寵擢宰山縣送別都門春酒香君今與我交雖淺志業人生宜自勉此日牛刀聊試為他時驥足應須展千里江流一帶斜餘干地沃多桑麻時清自喜少徭役琴弄春風滿縣花

送傅子晦教授之興化

扁舟欲別之何處一官典教閩中去細雨榕陰面面山黃蕉風荔子家家樹憐君年少非常倫才贍人稱席上珍黌館講餘清晝永玉琴閑弄杏壇春

贈朱編修

朱君乃是青雲器讀書不負平生志向曾龍躍禹門雷挑浪翻空應得意聲名籍籍動京華策對明廷衆所誇驚人已攀蟾窟桂馬頭還看鳳城花斯文仰羨增光顯稱述猶存贈行卷鏗鏘金石韻相宣遠大期君意非淺君今寵擢登鑾坡玉樹花深響珮珂五色文章成黼黻九天光采動星河嗟余久已閑染譽勢比雲泥同業會年年枯死案頭螢四十無聞何足畏不期邂逅同清朝菲才未免傍人嘲癡蠅附驥亦致遠託身願結青雲交

挽徐母

半生嫠居冰雪清教子讀書名已成正期祿養[illegible]

健俄聞凶訃人皆驚楊柳青青楊子渡江山依舊来時路春風冊旐引歸航遺骸並葬良人墓

題漁樂圖

遶天雨歇明殘霞涼風颯颯吹蒹葭晚来隨處可棲泊五湖烟水皆吾家得魚日覓津橋酒旋採溪毛雜芰鷄除肴沙鷗飛可親隔蓬喚取隣船叟生計年年一葉舟全家不識別離悲婦能斫鱠兒行盞一笛橫吹萬頃秋

為袁將軍題梅軒卷

我家舊業梁溪濱雪晴溪上梅花新瓊林餞餘賜書屋天然富貴誰言貪花時陪覺多賓友經月勞勞事詩酒滿座香風半醉時一簾皓月微吟後自從

承薦遊

帝鄉十載看花白玉堂貞操久應心似鐵風流其奈鬢成霜今年邑從來幽薊僕面緇塵滿衣袂欲覓梅花香莫聞江南驛使憑誰寄春到都城十萬家管絃處處歌嘔啞不識冰姿尚清素只知豔質爭繁華剩来雪花如手大興来不管貂裘破蹇驢蹤訪友安不似當時開門自弓矢森嚴擁馬喧羽林期獵窮郊原見予一笑不復出呼酒且共登梅軒未始栽梅向軒下高扁梅軒聚驚訝自說平生極愛梅此地無梅僅看畫畫師乃是錢塘人西湖久與逋仙隣曾作烏臺鐵面使筆端解寫梅花真嗟余久

梅花思感戀

君恩忘歸計畫中纔見即相親分明一段家山意慘游岐石雪未乾灑然清氣逼人寒君今與我心相合莫厭敲門數借看

題中條舊業圖卷為王士烈大尹題

中條之山何雄哉層峰疊嶂高崔嵬太行嵩少與之相脈絡禹門鑿斷迴向中天開下有黃河水奮激聲如雷波濤萬里接銀漢到此曲折其勢相縈迴佳氣日磅礴孕秀多奇材寶藏百物不足貴鍾祉閒出人中魁不見巖下士版築將終身寧知一旦叶夢出大施霖雨康斯民唐有裴中立平淮之功誰可及宋有司馬光文章事業何煌々至今行人過闕里景仰式車臨路傍吾宗有兄王士烈世

向山中營舊業數頃良田萬卷書父祖傳來今幾葉父祖唯積善素無功名心到君尤加學問力長年閉戶松桂林九經百氏貫串一律曆地理俱精深鶴書遠名來相尋小試百里彈鳴琴岐麥穟々桑陰々黃童白叟皆謳吟近歲

皇家事陵寢北京山水明如錦塋師不下數百人取驗求真口皆噤郭朴之術君所閑天下山川指掌間[illegible]唐陵擬考分寸恨々一奏開

天顏[illegible]々悅懌恩加尊太官供羊光祿酒嵯峨起長陵北山阜有詔封山號

天壽海晏河清億萬年知君名與茲山久君今還閑居帝鄉駿馬嘶踏青雲途

聖明在上不可棄隨時正好陳嘉謨勿作尋常滾丈
夫區區懷土胡為乎傳說諸君久已往空山猿鶴
空相呼白雲紅樹秋糢糊為君寫作中條圖古今
志士同一符君當解衣為我沽會須一飲傾百壺
醉中與尓歌嗚嗚唾壺擊折青珊瑚中條佳氣無
時無嗚呼中條佳氣無時無

平胡歌

皇天久厭胡羶腥生我
太祖開大明一劍龍飛起淮甸掃蕩六合收群英胡
人遠遁莫敢停散處窮漠如殘星君臣上下俱已
紊紀綱倫理何由興往往跳梁肆兇奮易置其主
反掌輕強弱互吞併彼此紛交爭長年彎弓冒霜
雪老稚轉徙心憂驚吾
皇聖德配天地惻然隱念其生靈覆載之內皆赤子
我不忍之孰與寧屢費遣使諭逆順彼乃驁桀如
故醒比來邊將出巡邏獲其所部俘于廷語言嘔
啞拜且泣以哀乞命涕泗零
皇心弘仁重閔惻謂其皆有父母妻孥情諒令宥釋
解其縛遣人護送歸虜營與彼蒙德化黃枯將來
庭寧知狠愎不可變拘留信使加諸刑慢恩背義
莫此甚驕言尚欲侵邊城非惟吾
皇赫斯怒聞者莫不思從征思從征擒胡穴掃胡[illegible]
飲胡血胡命今欲盡胡運今已絕丕奮誓六師[illegible]
鐵行九戍廟算通神靡有遺號令嚴明誰敢越[illegible]
兵百萬壓胡境如火燎毛湯沃雪胡山雖云重一
擾將欲裂胡水雖云長一飲將欲竭我軍勇氣如
雲屯穹廬破散雖生存雄旗連天白日慘金波動
地黃沙昏曉尓渠魁何所奔悔不效順霑
天恩駝牛撒失輜重遺棄披靡血淋漓瀚海雲
凝氷雪冷陰山日暮霜風悲嗟尓殘孽無所依悔
不效順先來歸
皇言用兵非得已彼既傾摧兵可止罪在天誅不可
容滅亡寔乃胡自取逆者殲我威順者施吾仁賜
衣給食各蒙惠苟能從化皆吾民皆吾民胡無人
封山川布維新熙熙萬物皆陽春陽春沛澤被八
荒中外日月增輝光班師布告整戎行鼓歌凱奏
夾道傍翠華南還五雲鄉金闕煇煌威鳳翔冕旒
端拱闢明堂萬國入賀聲洋洋飲至行賞醉瓊漿
文恬武嬉珂珮鏘梯航職貢來遐邦
大明基業何煌煌周宣漢武不足方至治熙洽超虞
唐臣竊自愧才匪賢叨榮翰苑書金箋快覩滅胡
非偶然喜躍拜舞呈詩篇詩篇效雅頌頌與金石
宣
帝業廣大誠如天武功文德掛燕全齊握立法世永
傳
聖子神孫億萬世世世尊昇平億萬年

月夜舟中酒後寫呈胡祭酒熙同行諸公

官船泝河明月夜千里河流金波瀉水拍船窗貝

在天月色波光兩相射此時清興不可遏須待壺
觴共陶寫行苞美味雖云重更覓溪鮮問漁舍蟹
螯初肥良足珍霜餘梨棗甘於蔗同行況復皆賢
豪襟懷豈是尋常者胡公一代大司成文章聲譽
追班馬延陵給事錢塘容每出新詩擬風雅東陽
兄弟居翰林一雙白璧千金價林黃二子才更奇
往々碎章凌鮑謝雲間尤喜紫陽孫筆底龍蛇架
驚詫一時會合非偶然共沐
恩光來日下霏々珠玉動生風灑々衣冠凝成畫堂
余年少嘗好遊臨水登山日無暇時當有問達旦
飲典衣肯頓山妻罵年來老病不禁飲朋見深杯
輙生怕不知今夕是何夕狂態依然莫能罷酒闌
興盡不復散共向船窗相枕藉須臾月落水自流
斗柄低回柁樓掛騎鯨李白逮莫攀夢鶴坡翁久
仙化人生所貴在適意塵慮何須苦縈罣燈前謾
尓寫長謡留向他年作佳話

題竹送周以柱之長清寧

故人別久幾相見又拜
恩光宰花縣去思勿々不我留鄉門沽酒徒攀餞我
有五色之彩翰為君寫作青琅玕虛心慣承雨露
重高節豈畏氷霜寒此意贈君々達否清風飛樣
君皆有君到長清轉覺清不須更種陶潛柳

題竹寄長清胡判簿仲文

胡君倜儻情見真昔曾同客京華除一官去作長清簿吏民懷惠如陽春[illegible]
不負經年久愧我蹉跎空白首為寫清風慰遠思
殷勤致問平安否

題鄒給事中畫

網盡空山不知老崖石相依共相保月影秋清舞
瘦蛟風聲夜半驚栖鳥鐵節盤扠松且奇古琴瀟
身皆辭匠石自知難入眼年々春雨長孫枝

頌師將軍壽椿堂

我聞南華老仙所談之靈椿長年度世殊可人亦
柬萬有八千歲方乃一秋兼一春桓々師將軍忠
昇欽可倫緬思此椿壽將以奉嚴君嚴君乃是
先皇之虎臣英姿雄略如有神起家昔任荊溪潘曾
同周慶為比麟惟將三尺劍掃淨六合塵
先皇騎龍上蒼旻攀髯不及空逡巡至今心尚赤其
素鬢如銀將軍纘爵尤忠勤遠持節鉞鎮八閩列
鼎之養何足論唯思種椿構堂怡其親君不見椿
枝長茂椿葉榮前人樹椿陰濃靈根蟠結託厚
地高柯直上凌蒼穹繞挑見之猶若滕喬松並之
應欲容光照藥眉揚柳低頭溶世間凡木莫與同
鳴呼世間凡木莫與同唯應孔明廟前之老柏千
古萬古可與相爭雄

贈王宗為彭主簿賦

君家子弟道王謝玉樹森々滿庭下器美雖容韞
櫝識才高應得連城價豈所見容溫且和德器具

宜更瑩磨逢肯懐貲聯班出南陌珊〻響珮珂

題北堂春畫卷

堂下萱花照人目堂中阿母顔如玉寸心難以答春暉手線尚存遊子服遊子白雲空復情年來從宦留

神京他時得請當歸省聞思應看畫錦榮〻

題徐進士峒山讀書卷

徐君結茅傍巢峯白雲掩護青林中十年閉户不肯出讀書樸樸來松風一翻射策黄金殿青霄萬里鵾鵬變羅馬騎看紫陌花鳴珂曉入瓊林宴只今禄食居京華籍〻香名衆所誇不獨身霑新雨露且能光貴舊烟霞慨然萍跡遍江海百事無成鬢容改數卷殘書久已忘舊物惟留叔榮在年來感荷

君恩優日令揮翰居瀛洲姓名自謂登仙籍人笑馮唐已白頭

題黄庶子瑞菊軒卷

紫陌朝回鳳城曉羅衫冷怯霜風早軒前佳菊吐奇花合蕚連葩向人好陽光一照色更鮮盈〻兩臉胭脂妍同心可比連理木清香絶勝雙頭蓮簪纓列坐皆僚友賞〻看來莫希有宜將絲筆寫新圖持歸遠為雙親壽由來種德生賢郎家庭晩景何輝光綵綸日學侍清禁阿閣五雲儀鳳凰物因人瑞皆從類人今況與

明時會乃知

聖主得賢臣兹花亦是

皇家瑞

送永嘉趙惟善之北京司倉

趙司倉初辭

闕一鞭遠冒燕山雪燕山雪滿河氷結酸風刮面肌欲裂長安沽酒與君别酒酣不覺雙耳熱嗚〻作歌〻激烈煩君為我同擊節試看昭王臺黄金致英傑黄金散盡臺已空至今士氣何曾歇幸茲際昌期沈淪盡招越班資正為賢才設況君年芳才更哲鵬化南溟十萬程君今始上青雲梯肯為兒女情臨岐別淚切丈夫要使心如鐵江南梅花為君折路長勿使音書絶兩地相思共明月

題畫魚

上池春綠冰初泮駿過小桃紅欲半纖鱗猶得泳

恩波何異鯤鯨運溟瀚變化逢時誠有媒相忘濠藻且翻翻為龍門激浪行雨紙恐禹門雷電催

送張知縣邦達

我初長安識君面四十才華正強健北海雲鵬翅欲張南山霧豹文初変自言來

京已三載足跡勞〻半郵傳東浮浙水駕風濤西

上蒼梧驕雲欺懷中無復茂才金身上空餘慈母
線別去無何忽相報近得高閑適安便乃知優給
有庠序禪師教育君齊選絳帳三間坐百人青衿
一字敘千適三暑纔過又六經終日吾伊不知倦
叮嚀天意諒有在有美如平豈貧賤今年
詔下大搜賢公論推君當鶚薦扶搖直上試天官一
策數陳雲錦絢賞音不獨主司驚嘖〻旁觀盡稱
當綠綬初無何所之獨向炎方宰花縣炎方近年
無瘴癘民物安然樂豐歲遠繳尤宜寬政施
皇恩有待仁風扇此行所重民社寄臨別肯為兒女
戀秦淮弱柳無青〻折取長條共攀餞沙口帆移
燕語留花前酒續鶯聲勸明朝應發嶺頭雲千里
相思一回聽遲予三年政績成還來此地重相見
慧說曾為馬援珠歸囊肯帶包公硯驥足應知難
久淹嘉聲又達
明光殿

題王將軍梅雪軒卷

襄陽耆舊孟浩然雪中騎驢聳吟肩西湖處士林
逋仙梅邊引鶴烏帽偏二子寒酸無所托遂與梅
雪同清妍將軍執鉞常被堅奇勳要使彝鼎鐫雖
家優擢入衛尉可容梅雪相留連我知將軍非泥
此朝市乃欲知林泉况今四海同一天無勞萬里
橫戈鋋雅歌投壺分內事孰謂梅雪非我便種梅
五六株搆軒數十椽花時雪霽江月圓香影溯庭
氷玉鮮時〻退直得清暇開軒命客烹肥麵從教
曲奏譙樓角任取寒生玉帳趣梅以供鼎鼐要以
呈豐年上祝
天子萬〻歲歲歲陽春生意全乃知將軍愛梅雪寒
畯之士正爾霄壤懸

題樓橫軒為叔敏賦

長年耕鑿東臯阿結得草軒如草蔵栖身僅足蔽
風雨抱膝猶能發咏歌窓外鳩鳴花霧重門前檐
卧柳陰多愛予久作
京華客來得歸日奈尔何

送深上人湛然遊方

我生憶當年少時清狂縱逸誰能覊杖頭百錢一
壺酒布襪青鞋隨所之不肯低頭學干謁每向名
山訪幽絕片帆瀟灑浙江濤疋馬寒衝薊門雪黃
河西來一帶横岷江東下連滄溟望中惟覺隘寰
宇物外尚欲登蓬瀛年來老倒渾無用疾氣攻身
常隱痛稍因休暇輙欲眠並舍相呼懶行動矧兹
感荷
君恩深優容散逸居詞林私懷固有尋山約激切難
忘戀
關心雲水烟霞窟宿好靜自尋思還自笑至今天
姥與匡廬清夜猶能夢中到深師乃是學佛人與
子似有三生因嶺上孤雲久為伴天涯片月長隨
身清容磊落蒼厓石破衲斕斑雜綿補不惟灑底

鮮降龍總遇山深即馴虎初從雲中登五臺誰泛
杯渡江雲開少林長蘆雖古刹叢林須向
京都来京都諸山遍遊羈猶能過我蓮菴宿對榻
聽殘上苑鐘論詩剪盡西窗燭相看身世總忘機
水自潺〻雲自飛師刹遠尋居士室大顛留却史
君衣無心偶尒於相遇又復飄然拂衣去問師此
去遊何方多半名山我遊處大江南北浙東西足
處堪行路不迷試覓名山最奇處石間多有我曾題

送知府之廉州

廉州作守六載餘懸知撫字常勤劬土風自古少
排篠民業至今多採珠歸路懽迎竹為馬公庭示
辱鞭施蒲他年太史論循吏惠政應推君最殊

過梅花室

我曾泊棹西湖濱千樹萬樹梅花春孤山月照一
蓬雪十里湖光如爛銀與主家對客酣清醼達旦賡
吟騁雄健燈前索紙呵手題霜兔鏦鏘水滿硯年
来浪迹隨西東看花多在驅馳中縱有香醪對明
月渾無好興酬春風只今萬劍来
京國欲訪梅花杳難得亭館多栽逞艷姿山林誰
重凌寒色春来未幾薄雪餘蹇驢偶過西城隅睐
花叢歷三五樹中有一室幽人居室中幽人廣平
後儂窗看花為花瘦窗横古影神愈清盃吸寒香
骨愈透相逢休言一事無隣家有酒須賖沽迹取
樓頭未吹角莫教地上魚鱗鉶我因看花狂興發

花應笑我生華髮曲逆長貧豈足論馮唐已老誰
能按憐君與我同襟期看花酌酒情相宜五年一
任世所棄寸心獨許花相知我家君家隔江浙一
水相通吳與越此夕何妙對榻眠夢魂還醉西湖月

長詩一章美韓侯也侯宰無錫多善政復以
擇禦有功遂陞州守之秩行且有日鄉人王
紀會予次師能具述侯德予辱知遇尤深
非得歸頌燕之別敬用次弟紀言賦成長
詩五十韻作邑人歌之竊比甘棠之詠云耳

有客黃昏来窩郎扣門吳語知鄉里肅客升堂再
拜餘袖出平安書一紙上言間關苦憂思下叙寒
温詢動止燈前雞黍款客嘗品味無兼嗟客裏酒
酣詢訪悉鄉閭祇說韓侯政聲美自從侯莅下車
日務敦朴厚消浮靡勸民衣食務農桑游食咸驅
業耘耔西風阡陌涼雨晴黍稷盈疇光熒熒日斜
村巷歸牛羊霜老園林熟梨柿每歲春秋社祭餘
親率吾民行飲禮推崇有德尊高年一〻酒行躬
拜跽賓主從容酬獻間觀感人〻良有啓時因公
暇入庠舍左右琴書坐凭几諸生濟〻趨上堂問
難執經窮至理遂致吾鄉孝弟風敦睦彝非他邑
比纖有兊頑亦革面訟庭罕見施鞭捶豈獨強梁
化柔順坐使妖巫絕淫祀寸心既正天弗違雨暘
任意如願指事神治民各盡心實以一廉先律己
處心寬仁復明恕皎若日星清似水況復尤長桿

傑功文武全才孰能擬象緯今年示災變天兵抵剿除艱究雄師百萬総渡淮敗卒南奔散如蜂劫來川縣市刼掠行旅道邊相枕死頃便前時華面徒犇惡乘風亦羣起白晝揮戈肆仇殺閭空連村遭破燬

聖皇戡亂已登極如日行空正天紀

詔書馳布宣至仁此輩猖狂猶未已侯言我職當字民塗炭吾民能坐視協謀修寨集吏卒爰正戈矛張弓矢奮身鼓勇當衆先盡獲渠魁磔諸市從此居民始貼席老稚欣、免驚徙且今無恙共相見不得我侯安得爾事之侯來達

上聞奏功特啓

寵褒喜錫賚榮須品秩尊縣令喬遷州刺史只今催

上去有期無計攀留嗟失恃徒切甘棠去後思撫字情親恩浹髓我聞客言興嘆嗟始信學優才可仕憶予前歲初還家舊業荒蕪沒荊杞亦曾脩刺謁侯堂一見下階蒙倒屣諄承奬諭勉前脩不以孤寒鄙相鄙延來別侯已三載雅論洋、猶在耳會侯來

京我入蜀彼此參商乃如是感侯知我情更深聽客之言良有以古云郎官應列宿益信斯言非謬矣百里民心有休戚政關令佐人臧否嗟我韓侯能惠民政聲足與龔黃齒願言守令皆韓侯尭舜吾民立堪俟侯當此去不再留發軔青雲自茲始

客還為我深致辭攀餞無由身絆此山斗區、之景仰情作詩頌侯頌送以

駙馬公命寫枯木復戲題于上

歷盡冰霜廿老朽不作嬌柔效花柳夜撼風聲鳥雀驚涼生月影蛟龍走嗟予好奇成畫圖墨痕猶帶烟模糊寄言匠石勿相顧未必良材眼底無

寫墨葡萄

香墨濃翻研池汁眼前零落秋雲濕曾看月上海天高水冷驪龍抱珠蟄何當釀得酒如川日醉北窓高枕眠底羨涼州二千石題詩日寄瀛洲仙

題胡學士從叔祖母曾氏死節卷

此身所托惟良人良人云亡安用身未遂生前與偕老宜從地下長相親事關生死豈不大心全節義惟其仁貞魂路遠念不滅銘文炳煥留堅珉

端午賜觀騎射擊毬侍讌

蕤榴花開蒲艾香都城佳節逢端陽龍舟競渡不足尚

詔令禁籞開毬場毬場新開向東苑一望晴烟綠莎軟萬馬騫騰鼓吹喧五雲繚繞旌旗展羽林年少青綸巾秀眉豊臉如神人錦袍窄袖巧結束金鞍寶勒紅纓新紛紜來往尤迅速馬上時看藏馬腹背挽雕弓金鏃鳴一滴、赤絲、新綠忽聞有

詔命分朋毬先到手人誇能馬蹄四合雲霧集驪珠落地蛟龍爭彩色毬門不盈尺巧中由來如破的

劃然一擊電光飛平地風雲轟霹靂不知何以能爾爲慣曾戰虜張天威鬼神変化妙莫測此技乃知聊亦嬉

聖心樂此重閲武逸不忘勞在戎伍將幣鮮華來過陳馳騁許教便捷取自矜得備意氣兼萬夫誇羨聲喧呼從金伐鼓助喜色共言此樂人間無

駕與臨幸

天顔喜醼賜千官醉蒲新光禄尊開北斗傍簫韶樂奏南薰裏微臣何幸遭

盛明清光日近多

恩榮呈詩敢擬長楊賦萬歳千秋頌太平

青雲軒爲頣御史題

君家高軒絶塵欲知君逸氣長飄飄謝却山中白雲侶来尋天上青雲交蛟龍相從作霖雨鵰鶚每共摩晴霄丈夫如此真自快好將志業崇

昌朝

送鍾子勤之南京復職中書

天寒幽薊漫山雪爲柳蕭條不堪折考績總者上國來諸蕃又向都亭别别騎南征遂去塵長安紅紫正芳春色諸老應相慶官喜如初

寵命新

爲劉竹深題雲山圖

白雲縹緲山嵯峨幽入茅堂巖澗阿玉田瑶草峻烟碧落花流水春風和来松釀酒正堪醉掃石弄

琴還自歌何當結隣成兩叟杖策日日頻相過

題畫

結屋千山萬山裏軒窓四面峯巒起捲幔晴招嶺上雲烹茶夜汲巖前水二三高人同素心杖策特復來幽林抱琴相過坐亭上一曲雅詠山水音屋頭隙地肯相許爲作比隣共相處勝採松花釀香醪更覓黄精斸春雨

騶虞歌

紫禁神閶闔開五雲繁騶虞来嗟兮騶虞豈偶然而来哉大化賦其德大塊成其材貌有虎軀雄且壯玄文郁郁素質白斕然雲漢同昭回其動也不疾而速其静也不猛而威不肯食生物履生草虎

麻百獸日與相追隨嗟我騶虞必應昌期而来歸始吾

皇之御極兮出于陽翟之大野今吾

皇之時巡兮又見于曹邑之林野迨由吾

皇盛治之所致德合光岳之無爲順四序平三台五風十雨阜民財嗟哉騶虞乃得於此時遊于

帝苑而徘徊入靈囿近瑤臺麒麟用侶角端爲儕文月白象相參陪萬姓乃畢賀歡呼如雷

聖心謙抑不自聖推而弗有尤謙撝兮洋洋盈八埏微臣作歌愧菲才仰祝吾

皇聖壽億萬歳德業廣大功巍巍德業廣大功巍巍

贈醫士李士文

李君業醫兼業儒閉戶著方仍著書濟生利物不求報人多感德交称譽嘗年賣藥吳門市相去吾家無百里得與尤能日往還一幅風帆度烟水慚予謭宦久辭家君亦移居住京華春風二月城南陌尚得相尋看杏花

送道會歸西昌

西昌羽客初朝天足迹裳帔何翩翩上界從知有官府俗人謾說無神仙花已聚九還畢一粒長存鶴翅先飛欲攀留倏然去鶴背玉笙凌紫烟

送　教諭

燮寄拂晚辭

京闈相見匆匆又相別草色初黃劉比雲梅花漸白江南雪殺勸沽酒送君行斷鴻西風十里情此去莫言官冷好將經術授諸生

贈醫士鄭德中

鄭君襟抱如陽春一廛賣藥京華塵家無所蓄惟善藥六陳之外餘皆新製成丸散及咬咀按方如法皆精真見人抱病不得差痛苦有如同其身老人之老幼人幼切近不異骨肉親不肯屑屑趨勢利不肯淺淺輕孤貧一心治療忘勞辛直待病已情方伸人多感德巾謝忱鄭君笑受尤欣欣人多感德來又報再三再四良不負吾知鄭君非常倫高誼直欲干青旻宜乎姓名傳譜納誰言宋清之後無其人於戲誰言之後無其人

怡壽堂為張指揮賦

將軍乃見留侯孫少年好武兼好文胸藏兵甲自整整心懷道義常存存若翁不幸早殂落獨侍慈親顏尚遲只今綠鬢正康強勝種忘憂以自樂慈親怡樂樂有子子已成名與夫似顏穀世世樹功勳豈但區區奉甘旨將軍年年海上行杭艫橫旗旌明鎧仗豈足寇盜息海波平帖軍民寧延來北京偶相見禮貌辭容情繾綣自言怡壽奉親堂願得詞章發光炫慚予才短思茫然濡毫勉為成詩篇他年太史書青簡定著將軍忠孝全

萬木圖歌為楊庶子

君不見竇十郎靈椿丹桂何芬芳又不見三槐王子孫世顯必可望君家萬木不可當乃知令祖種德心孔臧樂善行義於此鄉邑當發粟賙饑荒一鄉之人無流亡鄉人感德心必悉為公種樹家山陽樹高應得千尺強頗公之仁壽而康樹材應得成棟梁頗公之後繁且昌種來不知今幾霜昂霄擢翠森成行孫枝茂衍不可以數計但見滿山亘嶺烟蒼蒼至今鄉之人蒙惠曷可量生為室廬死棺槨隨數適用不取償皇天報應何昭彰生君際遇當明良功名足為親顯揚兩京

侍從登薇飾職當輔翼居春坊大御劍復參翱翔
林峦西之重出色泉石自此增輝光我能為君染
彩繪淵玄漿寫出君家之萬木混融元氣搜冥茫
蛟龍翻躍雲霧鳳凰飛舞鳴琳琅須臾展掛君
之堂祥風佳氣來四傍請君勿與吾言狂等閑莫
作圖畫看
君恩先德寓于此儼然如在其洋洋若當掃地更焚
香瞻對載拜十襲藏子孫百世存奕燁奇材大用
殊未央嗚呼奇材大用殊未央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二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三

送王仲理復任四川僉事

蜀道古云險憐君久宦遊一家渾八口萬里只孤舟
雪滿岷山曉霜飛峽樹秋吏民懷舊德去去莫遲留

送蕭絅歷致仕歸建寧

十載塞垣外一身戎馬尚拜官饒受責謝病卻投閑
黃菊晚迷徑白雲秋滿山邈多鄰可及悵望送君還

題璿陽子手卷

璿陽高懸廬山色五湖中路與煙濤隔船從浦漵通
斂搖秋影紫丹伏夜光紅安得謝人事從遊鶴背風

送呂太守之沁州

沁州汾水北茲地舊曾過郡郭雲山繞人家土屋多
民淳無獄訟時泰少徵科此去君為牧應聞五袴歌

送梁先生

賢郎居諫職定省惜相違別此未為久如何又歎離
家園梨栗熟濠市蟹鰲肥京邸行還便莫將音信稀

寄龐山人士南

為問龐居士年來安穩無高閒唐陸羽清逸宋林逋
竹裏茶煙細梅邊鶴影孤逃名渾不許好句落江湖

夜宿黃牛峽

煙景添蕭森黃牛峽轉深灘聲孤棹月山影半江陰
感慨追陳迹登臨愜壯心倚篷眠未得何處人猶吟

送吳掾郎從難無錫省親

作掾已三載矣當典要機久能勤案牘今喜訪庭闈

沽酒黃花晚行庖芋菽肥故山無限好惆悵不同遊

題江村漁隱

釣舟隨處泊風颭一絲輕夕已潛踪迹那能識姓名
雨添春水潤山帶夕陽明獨有沙邊鳥月來共結盟

送王御史還松江

擬復烏臺任如何便乞還
特恩憐母老多病許身閒舊業松陵尚扁舟泖水間
必眠應有夢衣繡肅朝班

送解大紀遊北京

黃金臺下路曾是舊都城此去壯遊樂能忘遠別情
燕姬留客醉閬大護卓行登覽詩千首多應弔古成

送呂永明復任饒州司稅

與君同里閈遊宦異西東饒郡久司稅天官初考功
估平常課集貨聚遠人通自此應超擢休言秩未崇

野航

蹤跡渾無定生涯一葉輕自應耽野趣無復重浮名
汀草斜陽晚鷗波細雨晴不因時買卜那肯泊江城

送張知縣

作宰麻陽去民風雜五溪世傳盤瓠後地接夜郎西
臈釀多藤酒春禽半竹雞到官應不便莫惜寄緘題

送高員外省親毘陵

攜手纔相見論懷未忍違我方瞻
帝里君復訪庭闈曉日辭
丹陛春風戲綵衣應知到家後歡別更依々

題橫舟卷為醫士許友恭賦

采藥芳洲遠放船心自閒朝隨漲潮去暮趁落潮還
鷗鳥斜陽外桃花流水間趣高人未識風景出塵寰

謝華樗林先生寄佳菊四枝

佳菊淵籬東朝來寄好風花連人共晚香與意兼濃
皎々鵞肪白盈々鶴頂紅相看思欲賦才拙句難工

病中雨夜著

不眠孤燭在風雨送凄涼病骨秋加瘦羈愁夜倍長
自應強飲食誰復問衣裳蟋蟀如相念時來啼近牀
懷抱怕生愁病來難自由雨聲孤館夜人影一燈秋
書劍乖前志江湖憶舊遊無端身外事々上心頭

作平湖秋色圖題寄陸亮巴考功

近自吳門別而今已半年文游心固切會褱恐難緣
宦況青雲表閒身白鳥邊設圖秌色去還肎憶林泉

題流杯別墅卷

曾聞高隱處風景似山陰曲澗通流水脩篁蔭茂林
興來觴且詠趣在古猶今此本吾家事囙君感慨深

製成鶴氅偶作

氅衣成野服飄逸類黃冠雪素輕狨絡風袪散羽翰
不嫌過膝短正喜著身寬見影心猶[illegible]時披月下看

寄華采芝

只說暫還去如何竟不來莫非多契合遂是久徘徊
咲傲風前榻歌停月下杯却愛鱸正美歸興又將

寄包徵士公愷

愛尓閑情好林堂白晝長楷書臨小晉近體學中唐
水蒔一池芡園栽十畝桑不知籬下菊秌後肎分香

憎蚊

繞眼便翁々憑陵若騁能微軀不自愛利口向人騰
座客勞揮扇書生厭炙燈秌風来旦夕知爾不須憎

宿維揚

淮海風流地經遊記往年飄零重過此懷抱惣非前
囊索唯孤劍妻孥共一船故鄉回首望烟樹渺江天

題自怡軒

亦非世所宜斂迹且棲遲口獨與心語人皆莫已知
落花啼鳥處臨水看雲時此趣古今在誰云不自怡

雪夜與鄉人旅邸中小酌

客舍雖寥落清樽喜對傾偶同今夕醉忘却異鄉情
炭熾寒猶在燈殘雪更明獨憐分手去一騎上邊城

代州道中

堪咲漫堪嗟行々路轉賖稍陰還雨雪纔霽苦風沙
逆旅人欺客征途犬護車不知緣底事淪落向天涯

南歸沁州道中曉行

冒曉促歸程嵐霏是沁城路隨流水去人入亂山行
澗底春冰滑崖陰凍雪明鶯花南國近深慰客途情

喜家兄以中自濵南歸用朱公孟韻

弟兄無幾人舊業且客身共歎久行役應知多險辛
裝賫詩卷在鏡裏鬢絲新得遂歸来志琴樽日可親

題雲山樓閣圖

煙霞知幾重樓觀羽人宮路向橫頭過船從溪口通
枯藤懸絕磴古澗夾高松安得投身去長吟鶴背風

題漁樂圖

釣罷得魚鮮舟維野店邊閒同二兩伴盡醉百千錢
弄笛船頭坐枕簑篷底眠煙波隨處好身世揔悠然

雨夜過鄭氏溪東別業

溪口暫維舟敲門喚見投雨来山郭夜木落野塘秋
寢閣香猶在行庖火尚留主翁情意厚將酒更綢繆

題老圃卷

桑榆宜晚境築圃近芳堂鑿沼分流水編籬補壞墻
雨晴瓜蔓綠風暖菜花香客過饗鷄黍村醪勇進嘗

韓蒙菴先生同留夏雪洲館中韓以詩留別遂次韻

閑身江海上世事每嫌聽吟藁逢人論扁舟到處停
雪銷新水綠雲盡遠峯青何事思歸早潮生未滿汀

寄郡齋遂校書兼簡芥行東屏

蹤跡俱是客書館喜相隣来往無多路分違又一旬
酒應端午醉賽伯少年負煩詩賦來道池魚好餉賓

代雪洲端陽招客

佳節逢端午葵榴照眼新君雖非飲客我豈獨醒人
絲索牢須繫蒲樽正可親高情如不棄林下望車塵

病中述懷二首

卧病得休暇提撕自念非任真招物議隨俗與心違

露草亂蟲響雲霄一鶴飛

君恩知未報何敢遂忘歸

問年才五九底事便奄奄壯志逐時减新愁與病添日晡思啖粥風冷怕鈎簾有客来看命猶談蔗境甜

送王檢討使朝鮮

秉節赴朝鮮時

恩承殿前華奐寧有間雨露白無偏駟騎經遼地雲帆拂海天遠人迎拜處應識使君賢

病後寄同志

少小頗知學老来何足論自慚書翰力難吞

聖君恩一病較纔好兩眸看漸昏客囊無舊物唯喜綎榮存

寄沈徵士

東陽沈徵士於我久相疎間別已三載往来無一書情懷終白若容鬢近何如遥想諸郎好家庭樂有餘

贈蔣御醫用文

醫名追扁鵲傳派自長桑屢見迴生効多藏經

進方竹深通藥逕花外掩丹房脩合常供

御衣紛襲異香

送宏上人住保寧寺

別来忘歲月相見又飄然去住渾無着行藏只任緣故山唯落木廢刹鎖荒烟師去重開社香燈祝萬年

送寧府黄源紀善歸莆田

送別秦淮上秦湖浚淺沙寸心應戀

闕千里暫還家客路多芳草都門正落花徵書看又至未必久煙霞

送人歸省

遠別念親闈

君恩獨賜歸鄉關經月到泗水片帆飛梁稻歲初熟蟹螯秋正肥遥知調膳處綵服映春輝

送梁益州長老之四明

懷公方外士去住兩翛然有相皆成幻無心即是禪鐘聲山寺月杯影海門煙為續祖燈去能忘應世緣

送章秀才歸松江

挾策来

京國經年未一官籍名通秘閣僦屋住長安身病憐親老妻亡念子寒

恩教暫歸去不是學張翰

挽吳母

令子居郎署慈親白髮垂每聞期就養誰料遽成悲太史書阡表名卿集挽辭獨憐斜日裏無復倚門時

送鄭州同知

考績上銓衡三年喜政成郡人多頌德朝士半知名落日孤城遠秋風疋馬行遥知溱洧上父老久相迎

中秋對月追憶去年諸公遂有存沒升沉之感因成近體一首

中秋已過半芳樽誰共親可憐今夜月空憶去年人得失蕉間鹿存亡草上塵揮杯勸孤影只合伴閑身

寄蔡景顏

始因從宦出先世福州人蹤跡久居楚語音猶帶閩田廬依婦族圖繪贈交親千里聊相問身安莫厭貧

寄劉士俊

劉郎醫術好夙契已逢仙制藥少人見秘方多祖傳家貧雖亦笑客至即留連廿載不相見令人思惘然

寄徐伯玉

每懷徐孺子高致共誰親早歲憐多病衰年又復貧苔痕封古逕松影過比鄰獨喜添丁好詩家幸有人

寄徐九齡

氏族南州派遺風亦好潛幽居隣陸羽清藝祖蒙恬地近傍城角花深露呈尖年來怕徵起蹤跡隱魚鹽

寄潘子安

潘郎豪且逸佐郡上瞿塘縱酒宦情薄耽詩野興狂才名雖籍甚家業已荒涼聞說喬公女鶯舊鎖洞房

寄孫景昭

每愛孫公子風情不可禁留賓開博具呼妓合胡琴杯泛忘形酒囊存買笑金別來嗟已久緑鬢雪應侵

中秋醮集分韻得青字

秋半露初白月高天更青相逢如夙夜不飲若為醒急管奏清響長筵列廣庭百年能幾會杯到莫留停

題源隱

風景似仙家山廚飯熟麻恐人知姓字避地隱烟霞流水一溪雨種桃千樹花莫教漁父識出向世間誇

贈陳司倉廷玉

司倉雖小職京國掌軍儲天近承朝見官閑如隱居秋風三畝宅春雨一園蔬咫尺頻相過毋煩重致書

送張邦達之四會

送君之四會接境近番禺其僚居相雜炎涼候頗殊時清銷瘴癘地廣闢膏腴政績二年後應知德化孚

送王生還錢塘迎養

親老當迎養江帆去路賒故鄉翻是客上國久移家慈竹添新筍春萱著晚花到來應倍喜甘旨樂繁華

送楊教授之邵武

教鐸之閩郡諸生待琢磨莫言居職冷應見育材多晚柳投孤驛春衣換夾羅去途經浙水儒業喜相過

送黃仲遜之安平鎮巡檢

聞說安平鎮荊湖當要關瀟湘合二水衡霍拱千山地僻居民少時清邏卒閑遙知到官後多在醉吟間

挽翁庄余德厚先生

別去兩經春寄來書更頻只期重握手寧料永傷神祿養慈闈子情親泣故人遙憐籬下菊今歲為誰新

雪夜凱師留宿戲贈

回奕年將老無由斷愛憎閉門辭俗客下榻待吟僧

茶黄春水溜梅横雪夜燈要能同此趣
京國許誰曽
寄匡世德
匡君一別久踪跡近誰依囊畫風流在年高故舊稀
浩歌邀月上獨立看雲飛只歎階庭下無人戲綵衣
題臨清書屋
吾家舊文獻世業喜聯芳書積數千卷門開半畝塘
天光朗鑑滿燈影夜窗涼未許終嘉遯還應入
帝鄉
深靜軒為雲石長老賦蓋取杜少陵竹深留客
處荷靜納涼時之句以為其軒云
何處可追游兹軒景最幽穿林開小逕鑿池引清流
竹色明書幌荷香散茗甌高僧尤好客欲別更遲留
贈陳景中昆仲題所畫竹上
到
京今六載良病獨煢煢在客誰知己惟君弟與兄經
過常饋藥慰問每留情詩此豈云報相期歲晚盟
暇日讀楞嚴經偶成
勢化何漫漫衰鬢已蕭蕭偶得楞嚴讀都將世慮消
水流盂谷靜雲度碧天遥獨坐忘言久西山對寂寥
初度
此日逢初度長年客
帝鄉兩京川
鳥一徙四海共御康猴珮趍青瑣濡毫向玉堂不須辭

壽者歌此進瑶觴
濟寧分水閘訪鄉人王大使
自說到官久往來多見臨上堂詢旅況對酒話鄉音
日落郡城晚河春閘水深南歸應有待停棹擬重尋
東昌與陳德軒夜別
匆匆客路邊不得共留連公館燈前酒王程月下船
孤城横曠野斷雁落平川別後重相憶應知夜不眠
和趙彥如先生中秋對月韻
秋半晚涼新空庭迥絶塵共看今夜月況是故鄉人
展席聊呼酒烹魚庖用蓴清光千萬里隨處可相親
送台州醫官袁訓科南歸
學業究岐黄新除拜
龍光濟人唯用藥從官不離鄉選勝登霞嶠尋真訪
石梁因知歸思速不敢問奇方
賜椰瓢
炎方充貢物頒
賜出
金門外表匏瓜質中涵雨露恩香甘宜作果堅確可
刳尊銘刻須珍襲留傳及子孫
挽李母其子玉大理副
閭里共稱賢中途丧所天教兒登顯仕抱志卒餘年
京國輿靈櫬横山入墓阡銘文書琬琰尤足慰重泉
得家書
昨夜鄉人到家書喜見投展開三四讀添却萬千愁

舍弟貧依舊山妻病未療那堪諸幼稚日日望歸舟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三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四

[illegible]

七言律詩

送倪知縣克明服闋赴京

解綬遙來廬墓側俄然三載廢鳴琴哀情那盡思
親淚壯志難忘報
國心馬識
京塵斯晚道入經官驛聽秋砧
恩榮不日除書下好爲林泉早寄音

題琴教諭先生鶴塚卷

琴羅杳㝔長自舞翩躚何處永相逢謾誇拔老身
中夢難渡丁仙海上歸聲斷夜臨松月在跡存春
迷雨谷微空留泮水蕭蕭塚落日淒風鳥雀飛

壽雪洲

半百纔過一載餘鬢鬚如漆美髯裾富將詩禮傳
先業老向田園樂隱居椿桂陰森環第宅芝蘭萌
茁滿階除從聞賢母冰霜操千古名傳太史書

過趙徵君文昂隱居（其宋宗室趙狀元之七世孫也）

只今誰識舊王孫高隱澄江郭外村宗室世傳家
譜在狀元坊建昂魁存清秋山色橫當檻靜夜潮
痕直到門擬滌初春重相過索嘗新酒薦河豚

酬華梅林見寄韻

可笑先生七十餘年時宿習未能除閒門寂寞輕
忘酒老眼昏花不廢書半榻秋聲吟細細一樽燈
影鬢蹤蹤幾番欲得相尋去尚恐嫌人亂隱居

送楊帥從戍

溪口停橈別故人臨行不覺淚沾巾一身囊橐親同旅滿眼松楸託近隣蠻洞曉雲晴復雨瘴鄉冬日暖如春于今聖主多恩澤久屈應知漸可伸

留別雪洲東峯

江上好溪山名行議參差竹第映喬柯偶来為客住同久漸忘依々識較多春好壺觴陪醼集秋清蕉帆聽絃歌無端謾復西遊去主意勤惓柰君何

夜宿丹陽道中

行李出門纔數日離情無那便思家初從異縣登千險又下輕舟上小車客路晚来投旅店鄉音日復近京華不眠苦被詩情惱吟落寒燈一穗花

宿天界寺用石菴遊惠山詩韻

木落空山古寺秋尋僧聊遣世間愁塵勞似海何時了蹤跡如萍著處浮對榻蹔同林下宿芙茶閑引幽遨遊明朝又欲飄然去一幅輕帆過石頭

謝慶壽寺長老惠綠香

持向薰爐玉筯閒當軒懸處瘦藤牽纔焚頻覺塵氛遠初製應知品料全餘炷每延孤館月微風時颺一絲烟感師分惠非無意卓觀令人悟入玄

秋風臺

黃屋初乘入故鄉悲風曾此醉壺觴固知有國因三傑復思無人守四方豐沛到今何寂寞風雲終古自飛揚荒臺獨上追陳迹空見殘碑傍夕陽

元日早朝

七年從事玉堂間又值新正立晚班夾道旌旗嚴五輅充庭犀貝雜諸蠻和風暖入承明殿瑞靄晴開萬歲山聖代信然無隱者布衣都得拜天顏

和錢博士先生除夕感懷韻

京華住久客囊殫對影蕭然守歲闌酒浸屠蘇憐獨飲盤堆苜蓿共誰餐家山在夢相思切心事逢人欲說難年復一年多白髮駐顏何處覓金丹

觀大祀

雲漢昭回月正中聖君嚴祀答蒼穹冕旒肅々威儀成玉帛煌々典禮崇鹵簿香飄凝瑞靄簫韶敷奏度祥風百神咸格宸衷喜顯祝繁釐萬國同

除夕有感

坐擁寒爐夜不眠漏聲聽徹欲朝天但知舊歲逢新歲不覺中年又晚年斗轉正臨丹闕近春回應自上林先幸逢昭代慚無補獨立東風思惘然

送朱州服還江西寫送別圖并詩于上

初拂東風美曉寒送君沽酒出長干開身已遂還
家樂直道方知處世難雲燕迷盤山色好雪消彭
蠡水容寬離情一段難圖畫留取相思別後看

送張副使赴四川憲司

憲節遥臨白帝城
聖心欲慰遠民情豺狼退伏霜風勁鷹鷂高搏海宇
清劍閣日斜驄馬驟錦江春好綉衣明遥知到日
循行處父老懽呼夾道迎

寄題伍長老萬竹深處

萬竿森立翠交加蒼雪紛如天雨花風度微涼侵
貝葉月明清影蘸袈裟林深煙暝時聞磬逕裡烟
生自煑茶何日相過叅玉版禪關尤恐碧雲遮

牡丹

魏紫姚黄取次栽清和將近始花開羣芳任意叅
前去國色多情殿後來簾外日高施帳幄酒邊風
煖醉亭臺東君賦予何多也無限繁華獨占魁

梧桐

近種高梧金井傍童々如盖勝彫墻豈惟清廟中
琴瑟佇看朝陽鳴鳳凰得遂自憐承晚露知時那
肯著秋霜賴侯公退鈴齋處滿院清陰白晝長

送吳太僕還京

歲暮金臺雨雪飛匆々相見叩相違年來每歎交
遊少別後休令信息稀馬渡浩舡春意早人還
京闕晚光微親朋見問無多及況味依然老布衣

重過小姑山

不到小姑今十年望中風景尚依然廬山金削遥
天外漢水綠浮飛鳥前祠下女巫鳴賽皷沙頭津
吏候官船登臨獨覓舊題處崖石歲深蘿薜牽

黄鶴樓

日暮江天獨倚樓々高凝望思悠々仙人不見鶴
不返江水自流山自秋七澤渺茫孤鳥度三湘寥
落片雲收數聲長笛知何處懷抱不勝今古愁

黄牛峽早行

灘下待明船早發起來篷底尚餘酣浪花夾棹迷
晴雪空翠撲人飛曉嵐勝跡登臨多自愜畏途跋
涉信難諳何當長揖人間事老卧林丘頗自甘

月夜過瞿塘

瞿塘灧澦足風波一葉官航抵暮過峽盡須看江
路濶山開尤喜月明多圖分八陣石猶在柱鎖重
關鐵未磨惆悵英雄俱已矣令人千古獨悲歌

重慶道中苦熱

巴近瘴鄉秋暑熱客行長日汗流顋草蒸惡氣薰
人醉馬蹴飛塵撲面來望近驛樓思偃息行當山
路苦縈迴旅懷謾有相如渴深愧應無作賦才

夜發資縣

過雨晚來涼氣好征鞍夜發肯遲渴月華照路皎
如畫風葉滿山渾是秋度水杵鳴津口邏闌烟燈
起驛邊樓驅馳本亦勤

王事添得詩情分外幽

曉過雙溪道中

殘月欲低溪水明林香拂々曉風清鳥從萬木陰中響人在亂山深處行境異自令心獨賞趣幽翻覺句難成不知蜀道幾千里一路吟哦到錦城

至成都

帝國遠來將萬里士民懽悅共謳吟久欽西伯施仁政終見東平樂善心江帶錦城花爛熳山橫劍閣樹蕭森只今々宗社安如石

聖念尤親九族深

題杜工部浣花草堂

浣花溪上草堂前想像當時思惘然蹟老風塵多自感身經喪亂復誰憐懶從江夏誇鸚鵡獨向西川拜杜鵑知己惟應有嚴武醉言何事又招愆

武侯廟

忠義分明兩出師令人讀罷想當時躬耕本云樂由志識拔聊將管樂期魚水一時心已合風雲八陣石難移長星不使營前墜禮樂重興未可知

相如駟馬橋

相如辭賦擬風騷浪跡臨邛逸氣飄犢鼻豈應甘滌器駟車直欲揚題橋才名當世黃金重高志凌雲碧漢遙富貴如何纔滿意白頭吟裡恨偏饒

酬四明王徽投彬見贈韻

君才堪作濟川舟促我無能鬢已秋江左家聲渾衍裔山陰宗譜高綿綏絲橫絳帳崇師道詒曳金門久虔遊政總相逢又相別玉瓶同撥醉沙頭

再用韻留別

西風江上促歸舟落木啼猿搖是秋惱我半生多旅寓憐君一見即綢繆官情那肯輕同志鄉語偏饒話舊遊別後相思重回首吳雲遙遞海東頭

酬廖紀善去怠贈韻

文采芙蕖映碧灣令人相對意忘還官閑得俸唯酤酒公退鉤簾只看山簪筆毁頭居紀職曳裾門下出朝班思君政似仙凡隔瞻望蓬瀛弱水間

再用韻留別

巴渝西上幾千灣纔待停橈又促還歸路漸看京口樹吟節難逾蜀中山黃花老我思秋送白蘭憐君綰晚班會別人生那可料信音須仗洪來關

中秋對月

皎々冰輪對客圓客心相對兩堪憐清光此夜異常夜狂興近年非少年弟戍邊城勞別夢兒留鄉井空縫船一家骨肉分三處應共感懷多春眠

送陳尚賓還靖州

嗟余閱歷度年華爾復飄零更可嗟舊業幾曉翻似客異鄉重到即為家洪崖雷雲孤帆遠白落無湘斷猶斜後夜月明何處泊相思回首各天涯

舟中晚望都城有懷諸公

炯深孤塔是長干路近都城暮帆寬江水今南
北限山形原作虎龍蟠雲開
魏闕朝陽滿月落秦淮曉色寒遥想此時
天上客從容鳴珮列
朝端

謝惠皮墩

拜惠仙墩三尺圓淺成文彩瘦藤穿最宜貲踏長
松下又好跏趺鋪座前四體但能安即了寸心老
覺詩相倚題詩欲擬瓊瑤報坐對青燈夜不眠

題贈秋林早還圖

書劍飄飄年復年感疾初見即相憐行藏只說都
由巳窮達寧知郎在天遠塞關河迷落日故山亭
院鎖秋煙多情猿鶴應貽誚荒卻當年種秫田

為黃侍讀賦瑞菊

秋英特表君家瑞合蒂聯葩色更佳讓國夷齊雙
節在分金管鮑兩心諧霜凝畫譜連環子風動芳
叢並股釵知是花神意加倍何妨賞日斟高齋

悼松庵性海師

方外交情師最優尋常相見即相留黃鸝對坐鳴
松雨茶具同攜滿硐流文室獨存禪榻冷一燈空
照影堂秋因知去住皆虛幻賴我能無感舊遊

送陳指揮文懿還京德

將軍先世太丘陳功著
簡今深沉臣多効忠勤劇
聖主久將威信服蠻人船衛官渡湖激怒馬踏
京塵柳色新聞說轅門臨勝地桃花開遍武陵春

寄以中家兄（時韋叔子仙洲卜居）

客窗無事即思兄消息傳來信且驚萬里獨遲悲
發千一身誰料老依舊田園尚是供庖蘗杯酒聊
侍適性情安得乞閒尋舊隱白頭相對了餘生

寄錢汝庸

衣冠楚楚整容儀吳越雲仍第幾支應從最勤官
府事逢入多誦鬼仙詩秋收南畝時供酒燭剪西
窗夜與棊愧我塵途歸未得衡門何日共棲遲

送陳孟敷隨吳中粛簡諸友

緋袍官舍落朝暉田首鄉山子獨歸去路衹愁梅
雨滯到家應喜樂苗肥青樽舊約呼鄰酒白髮新
歲換容衣吳下故人如有問多慚泉石久相違

送任大參勉之福建

都亭南望路迢迢伏據雙旌引去軺官拜大參行
外省入推清譽滿
中朝風迴海舶珠年集雨洗閩山瘴沴消服遠最
宜恩信立佇聽嘉政播民謠

題竹

林下蕭然拔俗姿難隨花柳競芳時秋深風雨總
誰憐歲晚冰霜只自知節帶粉痕龍甲粉紫鳳詩
影鳳毛披去獄去後高風遠世眼相看總未宜

題潘克誠菖蒲巻

一寸靈根九節生入傳先進是佳名曾聞久服身長健取書相看眼倍明露帶曉光珠滴瀝水涵秋影劒崢嶸題詩已滿池亭上窓几無塵宿雨晴

寄内弟对平

別來不覺又秋風歷想君家化眼中稚子情嬌初學語慈親年老近加斛新尸每對千竿竹先寵應添幾尺松世業喜聞能復舊佳將百禹一梟空

題友竹軒

緣易飄零松已老此君交久更多情晚涼移榻林影秋夜讀書來雨歇勁節豈隨時俗態虛心常識歲寒盟王猷來必非知己直造敲門肯見迎

寄鄭舜英

妻耽書法又能詩眉宇分明玉雪姿共樂琴樽兼有弟獨持門户欸無兒數間茅屋風生榻千畝木田水遶陂惆悵別來渾二載旅窓明月幾相思

寄潘克誠

年來潘鬢漸成霜滿架牙籤総是方數轉曲欄通鶴逕一披低處卷花房賢郎試暑調湯僕童子新晴曬藥忙聞說家西新買地半栽疏果半栽桑

寄余彥行

客途無處寄相思交誼如君更有誰豈獨世間沾我輩久將詩禮教吾兒齋前曲逕耕深合門外溪橋細柳垂鄉夢覺來猶歷歷不知何日是歸期

寄古鐵先生

鶴髮童顏九十翁數間書屋住環東通仙每得懸壺術遺世長思荷錦風春暖消磨浮蟻綠夜深丹火伏爐紅別來高致空懷仰何日從容話咲同

寄德常先生

拔萃時猶到山城鶴骨清癯步履輕不是聖朝遇知空因官府報開明黃花緩逕秋霜曉紅稻登場宿雨晴聞說近看莊子熟滿群家鷹盡能鳴

寄呂毅卿先生

生平典教老歸休有背能鐘雲湖韻聖主特頒新誥勑朝臣多說舊從遊園池雨歇魚静窓凡秋清竹樹幽昨日有書來翰苑墓銘先欲向人求

寄一齡余君（時喪母）

聞君哀毀若為情骨立蕭然鬢雪明升曰秋應營闕政簞瓢猶且記門生慈帷慘澹秋燈影破屋淒涼夜雨聲如此孤貧良不惡軒肥那得免憂驚

寄崔世德

風流應不似當年鏡裡愁看雪滿顛博奕更無虧客對酒杯聊共細君傳久拋租逕難供來舊積房奩盡賣錢肯信多男又多累一身贏得出高眠

寄浦徹翁

一幅烏紗兩鬢絲令人常想舊容儀詩名老去九推重藥術年來更絕奇紅杏軒窓春濟濟綠楊陌

巷晝遲〻遠知燕處泮無事水淺排龍浴画眉

松筠軒

窓户無塵一逕深古松脩竹翠陰森采花為酒落金粉桃笋作蔬抽紙籜夜月每看棲鶴宿秋風時聽老龍吟平生獨抱幽人操誰復歲寒同此心

送王經歷

六十難稱致仕年昔今獨許樂林泉近臣殿陛宣恩旨朝士都門列祖筵江帶去程辭建業山迎歸棹入臨川遥知今歲重陽酒應共比隣醉菊邊

題蒼筤池館

軒窓開處小池平翠竹漸栽遶逕生洗藥每驚魚躍起掃苔時放鶴來行凉生清籟秋偏早影動微波月倍明惹得王猷知此處幾番直造不通名

扈從回京舟中渡江而作

千里樓船江上遥狂歌酣舞浪花問今宵對酒莫辭飲明日到京無此間落日寒潮楊子渡淡烟衰草秣陵山壯懷不必悲前古共聽鳴珂侍曉班

送鄧尚書致仕

或顧南宮雪滿簪尊榮重沐聖恩深名成早遂還山計身退猶存戀闕心車馬都門爭祖餞盤飧鄉曲共追尋知君孝義傳家久子弟猶能惜賜金

用韻元日早朝和鄒先生

珊〻珂珮共趨蹌絲仗森嚴翊戟旋僊樂奏隨方物表天香飄及近臣袍風微玉陛春光早露濕金莖日影高班退又聞催入讌宮花簪帽醉前歸

和蘇檢討先生除夕前一日齋宿翰林

臘盡重城暮雪殘詞垣齋直坐更闌金蓮光燦青綾被寶鼎香飄玉署寒阿閣喜聞威鳳宿明堂遥觀袞龍盤此身幸際昇平日三策何須獻治安

贈潘勝初

都門一笑喜相逢典却春衣酒肆中且放襟懷同笑傲莫將眉宇論窮通卧龍出後今安在良馬群中久已空老眼到今無著處醉來江上目飛鴻

送陳指揮赴甘肅

家聲曲逆傳來久計畧尤能每出奇寵命近聞陞上將兵威應見振邊陲旌開渚野千營列獵過祁連萬馬馳聖代豈徒脩武備要將恩信伏諸夷

題杏花春色卷

年来芳杏種成蹊結得數椽茅屋低草長堦除雀席卧花明簾幙聽鶯啼曉天白映梢頭月雨造紅

粘衣瀾泥自是蓬仙風致在漁郎休道武陵溪

曉發通州望

京闕作

小雨初晴曉霧開

五雲深處見樓臺山連遼海

金城固春滿關河

王氣回星漢共瞻

天漸近衣冠重整客初来欲憑子墨誇雄覽愧乏

楊雄獻賦才

別南京

紫禁鐘殘萬馬奔曉隨仙仗出

都門送行不盡親朋意屢從深蒙

聖主恩日出海霞紅散彩雨添江水綠生渾憑高回

首瞻鍾阜

王氣龍蛇勢獨尊

到北京

總別南京又北京客途渾是月餘程舟車不覺經

行遠冠珮重叨屢從榮廣陌遍嘶初到馬

上林時聽舊啼鶯群藝且醉

都門酒自慶餘生際

盛明

和曾侍講禁中聞鶯韻（棨字子啟號西墅甲申狀元）

綠陰涷雨濕朝霞

紫禁啼鶯競物華聲度蕭韶偏宛轉地臨霄漢縱

喧譁繞穿瑣闥千條柳又隔微垣萬樹花佳倡寄

来難即和只愁貽咲大方家

和鄒侍講雨後夜坐喜涼有作韻

一雨渾無六月炎

御溝流水晚來添近居直院新開第初試涼飆稍

颺繡古鼎香飄風滿席涼薦光射月當檐夜深不

覺吟我又詩法輸君律最嚴

再和鄒侍講韻

雨餘殘暑不知炎此夕多君逸興添燈下展書橫

一榻酒邊濡翰[illegible]簾月高棲鳥爭喧樹風約流

螢直到檐我欲放襟[illegible]醫坐休將禮法待人嚴

三次鄒侍講韻

天近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笑秋来涼氣雨餘添樓臺何處秋

橫笛[illegible]杼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繡吟對篆烟遲曲几卧看銀

漢傍[illegible]擔翻思[illegible]纖江南日冠服何由得整嚴

酬朱逢吉先生見寄韻

聖主鑾輿事北巡山川皆被寵光新榮當

邑蹕叨清職忝預絲綸愧昔人斗采未曙闡潛久

緘題先寄見情真近知[illegible]桂陵寒[illegible]畢竟均霑雨

露春

和曾侍講題新建秘閣韻

帝城東望勢岧嶤

阿閣新成逼九霄玉署近臨

青瑣闥粉垣深映赤闌橋夜窓燈火明蓮炬春殿笙歌識鳳韶誰似相如才獨瞻賦成光覺氣飄飄新成秘閣聳岧嶤碧瓦朱甍映紫霄翠柳夾戯香塵路玉欄斜轉御溝橋絲綸絢爛文成錦歌頌鏗鏘韻協韶定有青藜来照夜紅光高逐斗牛霄

題華節婦卷（夫病亟遂自縊）

偕老曾將百歲期一朝凶變竟何爲微軀只合從夫死大節寧堪使姊知鏡掩青鸞藏細匣縷垂白練繫雕楣于今同穴埋雙柩連理應生墓上枝

挽許生岳偸

若翁已失平生望對客無言淚濺袪遺墨尚存新著藁小齋空積舊藏書樓成作記應難測地下脩文恐不虚自古多才偏夭折茫茫造物竟何如

挽張真人

憶昔燕京覲見日許同仙籍注清班蹕開馭氣遊無極不復焚香換大還笙鶴逍遥三島上樓臺縹緲九霄間世人空自藏遺翰邈矣高風不可攀

和醫酒胡先生題種菊韻

佳菊移從何處來裝絲相對共徘徊閒情未得離邊種老眼長看客裡開花吐清香飄滿逕根培宿土砌成臺高風逸巣陶彭澤詩句應須著酒催

又次聞鴈韻

燈殘孤舘獨醒醒斷鴈那堪此際聽老去情懷渾似水年来踪跡尚如萍一天霜月飛何處千里關山想寥寥料得豪家無此况酣歌清夜對娉婷

北京八詠

居庸疊翠

峯巒疊疊樹冥冥黛翠浮光向日横高聳青霄臨壯極遥連紫塞到東瀛路通絶域来番使天設重關壯帝京四海車書今混一好磨崖石頌皇明

玉泉垂虹

樹杪潺湲落翠微分明一道玉虹垂天濆低映廣寒豁地脉潛通太液池遥望直從雲盡處近聽渾似雨來時煮茶不讓中濡水陸羽多應未及知

瓊島春雲

蓬島瀛臺金碧輝春雲郁郁又霏霏曾爲甘雨從龍去又向朝陽逐鳳飛玉几爐烟同縹緲彤垣花霧共依微從来此地多佳氣五色成文繞禁闥

太液晴波

翠浪粼粼帶碧烟瑶臺西畔玉樓前九重地隔人間世一片秋涵鏡裡天星斗轉時入

漢近芙蓉開處綠雲連此身已得隨鵷鷺共沐
恩波祝
萬年

薊門烟樹

雉堞微明散曙鴉重々烟樹萬人家輪蹄雜遝香
塵騎樓閣空濛酒旆斜翠柳陰邊横宿雨綠[illegible]
處紛晴霞都人歲々清明近此地尋春競物華

西山霽雪

雪滿西山繞
帝城憑闌清曉看新晴千章玉樹臨風倚九疊銀屏
向日明都市酒香春已近
御溝氷泮水初生天應預報豐年瑞萬姓謳歌樂
太平

盧溝曉月

鳧蹀重來趁曉裝雞聲殘月樹蒼々數峯雲影橫
空闊一帶波光入渺茫人語暗喧孤戍火馬蹄寒
踏滿橋霜望中風景皆詩思況復樓臺是
帝鄉

金臺夕照

黃金此地曾延士極目平川夕照斜水遶易城遺
霸業田連督亢屬農家蒼茫暝色烟中樹縹緲晴
光雨外霞千古高臺餘舊址西風殘柳集寒鴉

一

送周綸倚復任還
南京

十載詞林來考績兩京佳麗適遊觀紀行隨處添
新藁拜
命歸時復舊官雨過秣陵山色好潮生揚子水容
寬慇知別後重回首塞樹江雲路渺漫

送李教諭之無錫

送別
都門酒淺卮吾鄉今喜得賢師
中朝正值文風盛後學應蒙化雨施鴈度江淮霜
落早馬行齊魯雪晴時故人相見如相問為說年
來鬢已絲々

仍翠樓爲金溪趙公理賦

君翁仙去竟如何寺植琅玕已滿坡門口直開三
逕入樓中應待七賢過書長卷寫飄蕭悞夜靜清
風響珮珂最好年々雷雨後階前[illegible]錦綳多

挽穆先生（共二子蒲雖皆[illegible]）

聞說當年謁
至尊寸布袍藜杖入軍門六韜適遇風雲會二子皆爭
雨露恩丘壑豈期身遠跡功勳應與
國長存董公遮道真奇事太史于今可並論

元夕賜宴觀燈應
制

紫禁春回景物饒千官陪
宴賞元宵鰲臺和影來二島燈月交輝徹九霄錦
隊喧時呈角觝

共臨慶炎簫韶太平氣象年々同萬國謳歌仰
勅
人間元夕喜天晴況復繁華在
帝京
鳳輦遥臨雙闕迴燕山高聳萬燈明春風車馬塡
都市夜月笙歌滿
禁城不是吾
皇重時令要同黎庶樂昇平
翠微燕山對
闕開萬燈森列㨂樓瑩初疑星宿微垣聚又見神
仙閬苑來火線走空飛夜電香車塡道動春雷臣
民共樂
恩光裡頌獻吾
皇萬壽杯
望近仙家十二城
君王元夜宴
瑤京月華且誘燈毬趁春色先從火樹生平地蓬
瀛開勝槩半天歌管奏新聲小臣願獻昇平頌壽
歲千秋仰
聖明

四友軒爲陳考功賦
每愛大夫多晚節復憐仙子占陽春此君既共稱
三友我輩何妨爲四人歷盡歲寒盟已舊生同風
致意偏親幾番詩酒高軒下從此忘形各任眞

送康教諭再仕松溪縣庠
匆々相送出都城回看松溪兩月程行橐近添新
著述到官仍復舊師生壇開紅杏微風暖泮長青
芹細雨晴今歲秋闈攀桂客多應講下占姓名

遊天王寺用倚談王時彥韻
古寺尋幽竟夕暉敗垣芳草路依微鳥啼空院僧
何在樹老閑庭鶴自歸靜對方池移石坐高臨孤
嶠看雲飛平生自信心無著不是衰年始息機

送友人
投老還鄉鬢已絲風流誰說異年時數間書屋鶯
花繞千里樓船婢妾隨寶劍每將燈下看玉簫忽
向月中吹人生此樂如君少莫笑吾儂拂袖遲

送武當道士李幽巖用王倚談奚韻
暫攜笙鶴遠朝
天盡道丹成骨已仙巖構往來馴虎豹荷衣着破
帶雲烟歲周甲子何曾記夜遇庚申使不眠回首
故山疑與好咲歌風月浩無邊

贈孫碧雲還武當
纔朝
金闕便言還自是高風動
聖顏身作地仙逢
盛世向承
天語住名山重々臺殿空青上六々峯巒紫翠間對
得塵緣無一點此心應只伴雲閒

哭林侍講

早登科第占魁名載筆曾同客
兩京夜靜玉堂邀看月春深
丹禁坐聞鶯才華未及施經濟泣詢寧知隔死生
老我情懷怕傷感不勝雙淚為君傾

送張中書恩中

扈從出塞

聖主巡邊馭六師君當
扈蹕共稱宜
天威震動風雲合胡虜歸降雨露施策馬曉行隨
仗濡毫夜直近
彤墀人生際遇真非偶既殺功名及

感時

胡祭酒索寫洪厓圖依韻奉荅辭之

纔過中年又晚年筋骸疲憊眼茫然久將清事拋
成懶忽得佳箋喜欲顛珠浦光寒秋見月玉田雲
潤暖生烟便當十襲藏書篋留與兒孫作世傳
纔過中年又晚年一身多病已頹然設將詩消愁
遣遣不須毫纔醉裡頻斆葉竹稍承雨露一拳苔
石寄風烟若言貌得洪厓景仙跡元難我筆傳

題何雅言古柿山房卷

山房栽柿久成林手澤傳芳直到今根與芝蘭同
長養葉連楠桂共蕭森霜明秋色垂朱實雨過春
雲結翠陰每見奇材常筆出應知先德種來深

竹溪處為劉孟功題

萬竿森立草堂前門巷迂廻小逕穿席展翠陰留
客醉詩題玉節許僧鐫未秋已覺涼生枕清夜那
知月在天老我情懷怕蕭索郤疑風雨君為眠

茅屋為秋風所破有作

西風昨夜起狂顛捲我茅齋屋頂穿紅日逕光來
枕上白雲拖影到床前破鐺煑茗煎明月古硯濡
毫蘸碧天一夜寒窗渾不寐寸心直至斗牛邊

過淮安送周文威歸吳

我昔送君〻舉家君今回棹我天涯萍蹤又向燕
時會蒲類共驚雙鬢華淮海雨晴潮湧日邊城春
暮雪湧沙江南最是關情處茅屋晚風開杏花

題赤壁圖

當年坡老謫黃州與客曾從此地遊簫舞潛蛟幽
壑底船迎孤鶴斷磯頭半篷月色冰輪曉萬頃波
光玉宇秋三國英雄誰復在一樽還為酹江流

潼川驛宰潘君復任持卷求詩

三年傳舍宦如舊來往追陪不厭頻掃逕惜迎
天上客折梅長寄隴頭人驛樓樹暗濃烟映官柳
花明楚水春待我南歸重經過索茶竹酒莫相嗔

登盱眙

縣郭高臨紫翠間泊舟乘興一躋攀俯瞰南望無
多路淮楚西來第一山僧舍迷離松影合水祠碑
在蘚痕斑登臨不用悲今古波日寒潮日往還

月近河

軒居窄〻小於舟窗户虛明瞰碧流月色正圓思載酒波光難定懶垂鈎不憂平地風濤起最喜近人星漢浮無限滄洲烟水趣謫仙何必醉鯨遊

客中元夕對月

異鄉何處看燈好片月多情對客懸遙憶故人千里共又看新歲一番圓愁中燈火逢今夕醉裡笙歌記往年踪跡漂流難定止舉杯端欲問青天

出塞述懷

欲和天閽杳不通身投荒服遠從戎王孫誰復哀韓信行伍何由拔呂蒙風折布棱邊地冷月明笳吹塞樓空丹心去〻終期報早下那能得戰功

從役

鷄骨昂藏七尺身年來趨逐用紅塵順時語笑皆非我在己形骸轉屬人負窘每遭同輩傲迂疎常畏長官嗔獨能枕上番〻夢尚與滄波白鳥親

塞上五月見蝶感懷

五月塞邊纔見蝶令人忽動故園情牡丹亭館微風暖芳草池塘細雨晴花底撲來歌扇小酒邊飛逐舞裙輕遽〻肯作江南夢沙漠應知負此生

九日諸友醼集分韻得將字

塞北秋高思轉傷孤城風雨又重陽杯盤強欲酬佳節踪跡還驚老異鄉白髮幾人存故舊黃花何處覓清香烽塵那忍登高望南國音書絕寄將

寫家山圖贈松江陸宗善

千里家山阻道途昔曾遊處謾成圖青山斷處非三泖白鳥飛邊是五湖楊柳陂塘茅屋小杏花村落酒旗孤殷勤寄與同來客此景江南彷彿無

送子侄歸二首

離情於汝倍多愁相顧無言只淚流舊業未知還可葺邊城猶恐不宜留凍雲衰草橫沙磧落月悲笳起戍樓歎我歸期難預卜好將詩禮散箕裘

情親不覺淚紛〻頓足牽衣未忍分後累定知致及汝中年誰料苦從軍一身弓劍邑青海千里關河望白雲汝母早亡遺多弟古來同氣汝曾聞

送曾勉省父後南歸

故鄉南望路漫〻回首嚴親淚眼昏未別只言歸思切臨行猶覺去情難關門月落雞聲曉塞草霜枯鷹影寒知汝到家眠未穩又思行李促征鞍

初歸

征衣漠〻帶風沙覺得歸來重可嗟在客每憂離作客到家誰信却無家解裝莫貰隣翁酒借榻多分野衲茶堪笑此身淪落久夢中猶自謫天涯

宿西源上人山房寓懷

西風林下髮蕭然轉眼中年近晚年蹤跡自憐飄泊裡情懷偏愛寂寥邊秋燈茗碗同僧話夜月蒲床對鶴眠自喜拙謀從事簡豈應高尚絕塵緣

次韻詠獨鶴（用西源韻）

昂々絕俗誰為侶不是高僧即隱君遠水獨歸隣片影空林清唳憶同羣夢隨坡老舟中月舞亂支郎桐外雲惆悵我來難近狎飄然猶似避塵紛

酬承天寺幻師病中見寄

語話相投意便親底須交久往來頻半生未得吾忘我一點方知妙入神大患有身々是患至真無點々非真是非形跡俱忘却可擬當年問病人

白雲深處為陳孟端題

高隱白雲深復深階除晴晝亦生陰山藏暝色迷繩鶴窓捲朝嵐溼潤琴忽尒去留那有跡飄然舒卷絕無心道人只自閒怡悅俗客要來難便尋

題遠碧樓

縹緲樓居高百尺每來憑檻極天涯望窮絕嶺一痕斷坐對遙空四面垂樹杪平湖春雨後烟深芳草夕陽時才疎未敢追王粲興入蒼茫獨詠詩

重過虎丘為天雨上人寫画

世味年來吟似冰名山猶喜得重登百年心事誰知己半日閒情獨訪僧木葉下時風淅瀝莓苔掃處石峻嶒寫成一片秋林意應對清吟雨夜燈

送范宗輝歸四明省覲

對酒長歌遊子吟酒闌歌罷淚盈襟百年不是逢知己寸草何由得遂心烏鳥聚時吳樹晚白雲飛處越山陰到家拜舞怡親日應說倚門待士深

黃廣文席上詠白甆杯

愁抱相逢一笑開廣文今夕試新杯淺深自是甄陶出製作應從模範來清夜舉時宜對月初春攜處好尋梅席半醉眠燈前看玉質娟々絕點埃

耳聵自嘲

自喜從今不畏出是非無較悼成承心情要與分叫解指掌須數點畫未每事應酬將意測卒時些喚宵頭廻低逢生客初相訪木及交談便指陋

謝呂先生惠帽巾

烏紗寄惠承恩渥兩帶翩々一幅全製度想從周禮出風流得自晉入侍寒爐然守漏相稱曉鏡看來亦自所作衣亦梅到山寺僧言疑是老逋仙

為夏以廉錫和于翁

寵拜秦封未足誇昂霄聳壑勢槎牙抑烟曾見燒成墨釀酒常思剩采花夜靜風敲驚鳥宿月明林影走龍蛇持歸好為而翁青歲晚相看色轉嘉

題蕭仲和戍成都思親卷

劍閣崢嶸列翠岑東吳一望一沾襟不怕客久懷鄉切後想親老念子深甘旨百年烏鳥志關河千里白雲心知君近得榮歸好愛日惟憂暮景侵

寄樗林華先生

先生眼底雖無子懷抱老年能自開今日女孫稱閨閣秀外甥充抱孝廉材一樽吟影梅邊月雨後行淞竹下苔別久令人想高致雪中應傚泛舟來

為夏雪洲舟中屏上寫竹

一剪烟雲落小舟緩將書法效湖州清遊便欲過
坡老雅好還宜載子猷蓬底影橫湘浦月燈前聲
帶海門秋興来欲作長竿去釣邦連鰲訪十洲

贈徐君邦孝

難後不知何處在客中相見鬢絲新此身已老誰
知己舊業如今盡屬隣歸夢幾迴勝嶺月信耕十
畝練塘春人生萬事應難料未信長年穉子貧

用韓先生看梅韻述懷

嗅梅林下看新晴頓覺蕭然俗慮清事往語人猶
在夢才疎於世君忘情向溪江水春無跡雪墮松
梢夜有聲自古人生須適意是非身後託誰明

適問翁以松蕈風銷見餉以詩戲呈

寄来佳品見高情露角風銷始識名翠釜煮時雲
朵々玉纖傳處雪盈々香甘絕勝牛酥餅帶滑偏
宜豆乳羹却咲老饕難便飽吟腸依舊作雷鳴

釣詩釣

好句如璜得者難江天佳趣浩湯々長吟對酒初
投餌小文支節㑹兒竿興逐白鷗揮彩筆思牽華
藻出層瀾只今湖海多風雅不獨名高七里灘

煅詩爐

物情爲炭趣爲銅始信經營意匠工光欲騰衝天
上下詞鋒淬就劍雌雄推敲句法從精鍊陶冶心
靈入混融推煩白篇存古製定將崇蕃敲度風

貯詩囊

奚奴肯上日隨行小李當時早得名搜括尋常風
月趣包容今古詠歌情珠璣粲々光華滿文錦輝
輝彩色明累牘聯篇藏已久未逢剛來向誰傾

送謝長司歸山西守將

左遷花縣居蓮幕故道經行尚避驄正待爪期登
上考遽齎椿壽告初終松楸望遠愁雲外山水程
多淚眼中吏好節泉思爲
國莫徒傷毀慟蒼穹

趙縣丞以事繫法司乃弟自台州來赴難及
獄平始告歸者以詩送之

急難每聞人共勉況君骨肉最情深不惟友
義正欲怡愉父母心花底醉歌忘旅況燈前憐
敘話鄉音到家具慶尤堪羨椿桂滿堂中晝陰

送郎御史致仕歸義門

壯年從宦老京華歷仕先朝歲月賒自入烏臺頻
攬轡近承
優詔許還家今頒
内帑衣裁錦繡鈔
南宮帽簇花如此
恩榮光閥閱向人誰說信非誇

和曾侍講對雪韻

朔風吹雪送殘冬坐擁貂裘不厭重大地銀鋪上
苑闕遙天玉削兩三峯晴光掩映都城柳曉色蒼
涼禁苑鐘詩思逼人吟不就謾將濁酒助衰容

對雪再用韻

一天風雪又深冬添得詩人興趣重壓樹只疑花撲地看山無復翠為峰管絃沸々青樓酒亭毀盈盈古寺鐘忽聽陽春歌絕調令人不和若為容

送寔即中之杭州都綱

自是人天說法師新承

恩命換官資春乘短棹逐山去曉著方袍向闕辭楚向蒼茫殘雪盡海天空闊片雲遲諸僧迎候知應久共看松房偃舊枝

哭眷弟道炳平

我昔新婚子弱齡而翁從戍適當行別離去國不足念生死訣孤深注情萬事轉者皆徒夢寸心猶恐負前盟別來十載不一見老淚寧知為爾傾

送胡直秀才下第歸南京胄監生

白髮科場未得名鄉閭先達半諸生典文漆有披沙恨失路雖無抱玉情夜雨燈窓鐘上舍春風花柳別都城祇今且讓諸年少他日鰲頭屬老成

題凝碧書房卷為江陰徐孟照賦

愛爾高齋傍柳陂綠陰長滿讀書帷曉涼燈火秋聲早晝靜軒窓日影遲晒洗竹林通鶴逕遠分潮水入魚池何當借地相隣住日旬同為歲晚期

瑞應獅子詩

西戎獅子進

神京粲々金毛映日明幸際

盛時親覩此絕勝前史但聞名萬方歸化群妖息一孔能令百獸驚不是吾

皇恭遠物遠人深意慕

朝拜

麒麟詩

華夏同春海宇清麒麟先後進

皇京信知和氣多祥瑞亦見遐方仰

聖明鼓協簫韶

金殿奏步循規矩

玉堦行四靈祥首昭仁瑞為歲千秋享太平

挽胡母吳宜人（學士胡公之母也）

身膺王福介期頤出自名門衆所知井臼相夫成顯宦詩書教子達

明時

恩然已拜宜人誥懿行當為女氏師婦道母儀俱不泯文光輝赫墓前碑

題醫訓張良用全安堂卷（有藩府書扁）

醫名猶得動侯王為寫今文墨有光種德豈惟燒藥券傳家都是活人方門庭雨後生蕊蘚龍風前散異香共喜拜官需

郛遊

聖心端欲萬民康

送陳吏部再赴交阯安撫

災荒滿里喜班師又奉

綸音向闕辭鑾地旣平為鄰縣
聖心尤欲撫創殘山川瘴盡風霆肅
雨露恩深草木滋遥想旌旄重到日姓名先慰遠
人思

送周經歴之廣東神電衛

落々襟懷自不羈客逢相見即相知幾番官舍同
談笑千里雲帆遠別離拜
命正當初夏日到官應值早秋時年来戎幕應無
事對酒投壺日詠詩

贈別經歴諸僧

詔集高僧館右渠得陪清論半年餘太官飲設
天廚供法藏文編貝葉書柳外香来知

仗近花陰日轉退朝初告成又復東西別目送飛
雲眇碧虛

題風雨竹

楊柳情懷得似渠望秋先已影蕭踈狂風怯雨從
教橫直節貞心只自如昔遇軒轅調六吕曾同先
顏作中書年来雖是無知己志抱氷霜自有餘

送陶給事德温福建閲武

馹騎南征向七閩海霞紅映錦袍新威行甲冑殺
浮俗節旄旌謁近臣花柳城池烟外晚桑麻
落雨中春
聖心務在安黎庶君去應知慰遠人

寫竹題贈舉人柯啓輝題南京卒業

臘盡都城祭別離歲寒人贈歲寒枝
恩承雨露應非偶影拂雲霄自有時耐久情懷交後
見出塵標格錚中宛珊然鳴珮天風響它日相期
在鳳池

送陶給事之福建公事

繡衣榮作外臺臣又別鄰門送入閩
天上幾承持斧詔道傍隨有避驄人公庭草綠槐陰
午驛路花香荔子春况是皇華舊遊地困窮應逢
枉應伸

為項御史題張真人所畫烏臺春曉圖

栢府沉々木浦長封章書罷動晨光吏聽烏烏知
朝候人避青驄立道傍花外烟開

金殿迥柳邊風暖繡衣香宜情喜託仙家筆虎踞
龍蟠識
帝鄉

送上海道會沈鍊師

一枝華髮羽衣寬世外仙翁亦拜官方朔自應從
吏隱旌陽惟欲濟民安劍横星斗龍光見珮響天
風鶴背寒回首丹房滄海上弱流東去路渺湯

送吴中書南京復職

送別都門臘已殘朔風吹雪思漫々計程中路逢
新歲拜
命南京復舊官潮落秦淮江月小帆開楊子海天
寬鳳池諸老應無恙千里憑君一問安

送敝叙賔

聞說黃巖近赤城憐君作宰送君行徼先到縣吏民喜道便過家閭里榮晚日花明山郭靜秋風禾熟海禽平郎官百里應星象好察居民疾苦情

送金先生歸金華

令子秘書居禁闈尊翁尤戀故山薇迷逢未免長相憶綠到那知又欲餽白酒香時禾黍熟黃花開後蟹螯肥扁舟此去莫堪羨風便莫教音信稀

寄題消目樓

雙眸久厭黃塵眯遥想斯樓便豁然疊嶂四圍橫檻外飛泉一道落簾前人乘晚棹經村市鶴帶晴雲度海天開談主翁能繪事好傳風景寄窓懸

送永嘉夏子成服闋還任絳州別駕

別駕喜除前任處依然城郭馬頭看山川重對如歸客父老遥迎識舊官路入晉疆秋氣早河經淮甸水容寬絳入尚守甘棠在此去謳歌士庶懽

送常士昌之鴈門

匆々又復上征鞍何日重來叙舊懽去速未能陪奉久交深唯覺別離難春回上國鶯花早歲暮邊城雨雪寒兩地相思俱是客好將書札寄平安

送僧歸吳興用楊進士韻

擬將蹤跡寓[illegible]訪海鶴江雲處々飛老託林麻隨作伴貧以淬帛補成衣吟邊燈影同清夜別後鍾聲隔翠微悵我浮名苦相絆何緣參謁扣禪扉

元夜玉堂齋宿分韻得星字

元夕正當齋宿夜玉堂春滿隔花聽夾才合合那能寐好句賡酬不暫停萬井笙歌同皓月九逵燈火亂繁星明朝聖主嚴郊祀佇嘉徵集四靈

送許可久歸錢塘

桑梓舊居存浙水庭闈新構住京華百年寄寓誰非客兩地往還俱是家回首白雲雖思杳隨人芳草去程賒料應不久重來此分手暫時休嘆嗟

用韻賦荷花燈

翠蓋紅蕖照眼新粧成燈火鬭芳春中庭月色涵秋水陸地花明隔暗塵歸院曾隨金馬客聞歌疑是若耶人可容一葉乘舟去露髮何妨醉脫巾

述懷

到京誰信寡交親妥々懽和却變嗔俯仰順人那盡意浮沉隨處謾容身撙前強作忘情醉鏡裡俄看老鬢新時夜夢歸江上路臨風高振客衣塵

奉和少師端午日

賜宴詩頒時同纂脩群書于文淵閣下

位列台階五福呂憐才多見進賢良詔編簡冊與文教寔錫衍綵放

寵光准道客入皆感德新詩對客即成章鄉生展
卅昳何晚四海聲名久播芳
功勲充喜晚年成出語常令四座驚重望固應居
國老謙光猶複禮儒生
彤庭宴罷者儀鳳黄閣詩成聽禁鶯况是太平無
事日纂術群藝賛
文明

和陳仲明遊茅山詩韻（陳吾暗中）
希夷生愛覔仙蹤採藥華陽洞口風幽逕草香留
宿癖古潭雲暖蒼蘚乳丹成寶鼎鉛花碧蘇秘琅
函印篆紅歸到人間施妙術每令皆瞽豁雙瞳

送僧琳琹南住靈巌寺分題得披雲臺
古寺香臺客到稀閒雲無伴待師還霏霏偏解護
禪扃片片寧堪補衲衣舒卷任緣那有礙去留無
著總忘機講時應有神龍聽化作蓮天法雨飛

分題得彭蠡湖送施負外之南康大守
天開一鑑列雲屏相去南康里許程夜靜潮聲近
郡郭日長波影動簷楹聯翩鷗鷺秋光遠近照
歌起月明簫鼓黄堂吟對處君心應喜共澄清

問令
原來非有亦非無萬化流行共一途先要胷中存
見識還須事上著工夫陽回大地和風滿影落千
江片月孤得此見成消息了芳菲隨處可提壺

寄示大兒默
宦深老境平相尋眼霧昏昏鬢雪侵仕進討身滿
銜念恩難於汝最關心生涯休厭田園薄無事無
如道義深安不忘危古今戒尋常行處索沈吟

榆林夜讌分韻得闊字
參綴列坐總文儒綵鱗浮杏灩玉爐裊蘭薰横
斟凡蕉亂燈影光蝦鬚賡酬但覺詩情好笑語渾
忘禮法拘醉裡不知春漏促梅花殘月轉城闕

梅花燈
綠萼含芳剪綴成小窗寒照一枝横韶光滿座春
先到疎影當簷月共明然處任教吹玉笛看時難
把插陶甖夜深吟賞渾忘倦紙帳高眠夢亦清

送劉秀才日昇歸江西挈家
通籍金閨步玉堂喜同三載近
清光殊驚得句追陶謝復見揮毫逼晉唐公識屢
分光祿酒客思長飲大官羊到家好慰堂萱意早
謝家山入
帝鄉

詠獨鶴
仙骨昂藏迥俗肯隨雞鶩共紛紜雲霄路杳非
無侶泉石情高自不群月下一聲來靜夜池邊獨
影立斜曛有時還向空庭舞滿地書成鐵爪文

搆巢爲王可貞先生賦（緫柳小閣扁曰巢）
林下翛然人似鶴判藤蒙窩作幽棲高深芸密林

休帳深稀難容燕子泥窗牖透明雲影薄屋梁生白月痕低新詩不用裁成卷客到時教就壁題

送金元祺之常州教授

聞君典教吾邦去喜意渾忘送別情當見文風興一郡定將經術飽諸生杏壇琴靜移花影芹泮吟餘對月明況有黃堂賢太守公餘應覓鄭康成

送玉林師赴會還閩中

道風高邁素知名詔率同袍上玉京梵教宣揚超古昔聖恩弘濟及幽明祥雲晝集瑤花舞甘露朝凝寶樹榮法會已周辭鳳闕浮秋南去海波平

挽彭秀才叙古

一疾如何便永違都門秋色慘斜暉鄉人驚報哀音去老父來收旅櫬歸別夢尚能聯几硯返魂應解訪庭闈至今館下多殘翰每見令人淚滿衣

壽王吉士雙親

階下芝蘭綵服鮮堂前旬日晝開宴尊翁壽旦中秋後阿母生朝九月前椿樹倚雲淑氣好萱花逈日曉光妍賢郎近住瀛洲上眷屬應知總是仙

分翠軒為弘道賦

隣舍盈頭多種竹知君庭下不須移月斜送影來虛牖雨後行鞭過短籬一榻清風雖獨賞兩家幽致共相宜余今亦有王猷癖直造寧論主者誰

新居

近構行窩殊可愛短籬蓬屋小窗紗休言幽往非真宅偶得安居即是家雨過近移官寺竹春來唯欠故園花落成不待賓朋賀新水銅瓶自煮茶

送汪知州復任

政績喜聞居上考宦情添得鬢邊斑一樽久向江頭別五馬重看海外還瘴霧未收天欲雨颶風初起浪如山休言南徼王畿遠文教于今被百蠻

送卓民逸還湖東迎養

每愧空林反哺鴉庭闈迢遞日西斜蹔歸鄉里翻如客久住京華即是家珍味可嘗光祿饌忘憂還種北堂花安輿催上休遲滯書法須君改謬差

和韻贈徐子銘

忘形不覺往來頻況復情懷久更真稍與逢留常抵暮縱無酣飲自生春樓前夜色千門月簾外風光九陌塵滿眼長安名利客如君蕭洒是何人

雨夜宿寶上人山房因題于竹石圖

竹窗清夜聽風雨蒲坐同僧對一燈自笑身形臞似鶴誰知心事冷如冰茅菴近淪亭雖補茶鼎湯枯汲澗增明日天晴過湖去寒山煙樹繞平陵

梁不移先生以詩示于子續賡用次其韻

渺々白雲天一隅賢郎望久離居宦遊難忘道途淹覲老肯教音問疎杆桂同芳多雨露芝蘭交瑛繞階除緘題新句来示國應向情窓半自著

居處高閒體自安襟懷誰得似君寬隣家酒熟邀春社釣艇魚来县晚滄平色池塘看細雨杏花蕪幔動輕寒賢郎近得緘遥至對客時々一展看

楮窩

玉堂詞客竹窩好繞榻渾將滿紙糊皓彩透明真月窗紅塵隔擬冰壺取宜就壁題篇什不必圖屏寫画圖賓退隨敎掩窓户春時惟恐燕泥汚

挽楊諭德尊翁

世難一生多索寞惟將古道樂丘園家庭不獨稱純孝盜賊猶能感片言三逕草荒飛夢蝶孤墳松老條啼狖只今有子逢昭代光顯應知慰九原

長蘆道中晚眺聞明日駕至德州

漠々長堤起暮烟々深茅屋數家連燈前人賣當壚酒月下牛牽上水船官柳蕭條霜落後鄉山迢遞雁飛先明朝應候鑾輿近五色龍光動九天

德州早行遇雨

陸路南来第一程曉烟寒樹廣川城僕夫隱々隨車遠官騎蕭々冒雨行野店杯盤多旅况客途風物摠詩情馳驅不覺天將晚喜見慇懃驛吏迎

江上醉飲寫呈諸公

十里樓船江上還狂歌醉舞浪花間今朝對此莫辭醉明日到京無此閒落月寒潮楊子渡漁舡欸樹秋陵山聽鍾漸覺都門近共整鳴珂候曉班

挽盛進士衍

姓字登科病已纏忽聞長逝益增憐恩榮縹製新袍笏志業空遺舊簡編丹旐西風秋色裡白楊荒塚暮雲邊爲言堂上休悲戚恐遂脩文在九泉

静越軒爲顧德潤題

竹樹陰森映短墻蕭然絕俗似僧房出城相去路三里閉户獨耽書半床風暖林花飄几席雨晴沙鳥入池塘慚余擾々紅塵客到此猶能百慮忘

哭亡兄

十年遊宦滯京畿幾度緘題問我歸骨肉本期常會合音容誰料永分違風飄花萼鶺鴒散切雨晴闌河鴈影稀聞說今朝臨楚日淚痕空滿客邊衣

五月一日欽蒙賜扇上有古人嘉言皆當今名翰伏讀之餘喜而賦此

新扇初頒拜寵光格言名翰玉成行一時暑氣都驅却四海仁風待奉揚皓彩照人如月樣微涼拂鬢有天香菲材自愧渾無補喜覩南薰物阜康

和吳竹菴閣老韻

班列鵷鸞肅羽儀恩頒新扇曉光熙繞臨比闕聆天拜從覺南薰遍地吹在手敢忘君父德有心常佩聖賢辭鳳池閣老能詩客前似佳章紀盛時

題江雨軒為耦武孟作
江上軒居晴固好雨中風致更相宜秋聲滿屋隱
書几爽氣一簾傾酒卮渺々莎汀飛鷺下冥々雲
浪去帆遲諸孫涼夜親燈火絶勝孤蓬愁聽時
道神樂觀期耦君武孟不至明日耦君有詩
見寄遂用韻答之
退直來聞約出城岧嶤仙觀并神京壇邊入擁
青鸞帝花外誰調彩鳳笙齋殿風微香靄郁醴泉
雲冷鑑潭清題詩無限登臨興獨欠君來未暢情
代作送大學士黃靜菴先生拜封歸永嘉
賢郎祿養政宜留底用匆々買去舟世澤共推家
學在榮封重沐
聖恩優一帆烟水離京口兩岸雲山過越州遙想到
家秋正好親朋詩酒樂林丘
送石憲使中美之四川
持斧遠臨西蜀去繡衣榮作外亭臣威行一道霜
風肅
恩被重霄雨露新劍閣山川當歲晚錦城花柳待陽
春驅馳好叱王尊馭
聖主深懷在遠人
別篷菴
染翰年々自
禁闈此身生計未應微慣聽風雨篷為屋小繫江
塘竹映扉在客亦知聊暫泊出門鄰忍遽相違山

靈不用移文誚味味依然一布衣
扈從出京
二月陽和
駕出巡兩京佳氣藹晴旻華夷共仰乾坤大草木
均霑雨露春
仗簇五雲常捧日兵嚴萬騎不驚塵菲才自愧渾
無補載筆叨榮列從臣
二月九日瞻望
大駕渡江作
風送龍舟正落潮山形蟠踞欝岧嶤
帝圖久已超三代王氣何曾數六朝櫓櫂中流江路
迥旌旗夾岸海天遙只今萬國歌遊豫不獨康衢
稚子謠
夜次淮安西關
獨客微吟夜不眠官船初換宿淮壖烟深楊柳大津
橋市月下帆檣賈客船千里河流長不息兩城更
鼓互相傳含情未得詢陳迹韓信祠荒草滿阡
曉入青河舟中眺望
風帆曉入青河口對岸晴飛白鳥群水入淮流千
里合路通齊地一支分馳心
輦下常看日回首江東已隔雲試問縣樓應不遠
夜來更鼓月中聞
江行得便風快甚民望索詩遂賦
舟泛長江一葦輕棹歌齊發浪花生繞看帆腹添

風力便帆船頭響砌聲涉遠底須登陸路怨虛負

欲上蒼冥題詩為報偕行客同是鵾鵬十萬程

寄京師諸友

法駕時巡出紫宸從行猶及布衣臣驅馳不覺離情遠感激惟知寵渥新鄉信到時應歲晚征途隨處逐陽春兩京宮闕遥相望雲樹沉〻入夢頻

登劍臺望京華作

一上高臺首重回五雲何處是蓬萊帆隨鴈影天邊去人共春光日下來淮甸烟銷平似掌河流冰泮碧於苔翠華行幸應非遠佳氣氤氳繞上台

寄同舍余彥行鄉友

髫年交誼在鄉閭老大京華共客居分手又經千里遠對床空憶兩年餘春風禁苑鶯聲早暮雨關河鴈影踈從此人生那可料平安須用託緘書

夜泊徐州

樓船今夜泊彭城楚漢當時此戰爭帝業定知歸有道兵家空忌說無名廢興舊跡餘山色今古流年逐水聲感慨獨吟眠未得忍看孤月照人明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五

五言絕句

靜夜

夜久篆烟凝欲眠方掩扃梧桐窓外月墜到枕邊屏

芭蕉

嫩綠開如扇不禁風雨秋都來渾幾葉作出許多愁

和董校書秋香十詠

種菊

根宜宿土隨蹤列可分移只恐人輕觸先教護短籬

灌菊

灌時須趁曉日出露將晞栽後無多日苗添幾葉肥

催菊

種尔酬佳節〻過開尚遲摠今邊更好爭似莫愆期

探菊

無日不相訪殷勤直到開一從栽種後籬落幾徘徊

刪菊

秋來菊覆畦青蘂着枝時蘂少花方好渾消三兩枝

訛菊

籬下醉黄花巾披一幅紗濁醪還自釀何必向隣賖

折菊

秋香開幾叢宛見晉人風折向東籬笑樽中酒可空

移菊

籬下開雖好盆中看亦宜金錢盈屋裏寧受富翁欺

食菊

秋菊可飡服落英多晚香不知騷賦後才思有誰強

對菊

濁酒幾番醉黃花千古秋酒香花正好不必謾生愁

題鄒園十詠

容春閣

一醉更無事四時長有花誰知春去盡却獨在君家

水石軒

人生貴自適於焉樂所寓開軒水石間無限湖山趣

涵翠亭

亭前竹色好亭下池水寬平波浸寒影古鏡飛青鸞

秀石

米老拜為丈我復結為友堅貞太古心天地同不朽

方池

齋前鑿方池聊以供滌硯雲影與天光波静時々見

桂屏

疑是廣寒物金翠何燦、香風四面圍經宿猶不散

柏屏

香葉多攢結銅柯巧屈蟠蒼然倚簷外翠壁聳高寒

黃楊

結蓋多川產楊根盛吳中清風記賦筆允矣歐陽公

木香架

柔條架低屋紫心開玉團摘花釀芳醑清香入肺肝

蒲石

愛此九節蒲託根一拳石晴窓風日妍相看眼逾碧

題斗方山水

雨過亂泉流風聲滿樹頭小齋如斗大容得許多秋

題山水

路緣清澗轉門對白雲開每々看圖畫令人憶故山

松溪書屋

一榻半書卷主翁如此清松風與溪水夜々作秋聲

題畫

繁露隕黃葉西風起白蘋一聲新鴈過驚却未歸人

晚節

不獨宜烟雨猶能傲雪霜隆冬殘臘裏相伴野梅芳

湘潭晚雲

點、、落林花寥々弄山鳥何處一聲鍾雲峯萬重曉

題畫和俞嘉言韻

小逕沒芳草衡門掩落花身閑常懶出不是薄繁華

又

向晚雨初過南湖水氣涼隔簾有荷芰不必更焚香

又

新開竹下扉地僻往來稀鄰曲東西巷牛羊晚自歸

又

羣峰面、開幾處玉樓臺今夜望溪口有人乘興來

題扇上枯木幽石圖

露彩蒼苔碧天香桂子丹多應廣寒夜流影落人間

遂菴（以遂菴故名）

織葦代陶瓦破竹編籬笆顏匾城郭宜自是山人家

著存歳特享先林此
祿養既莫待何由展誠愛隨寓供蒸嘗庶或吾親在
墨君別館（賓客以對竹多見後裝擇兩其中畫用故翁墨君堂之語也）
湖州有君堂東坡有君節我亦常致君硯池墨花滿
清風林（館前種竹數竿森然成林）
種竹風滿林風清庵自遠芳樽聊獨持非敢慕嵇阮
洗心池（林下鑿小池甚清澈）
窩司尋尺小適意湖海深豈唯適吾意將以滌我心
活水源（池之上流也）
池水清不竭正亦源頭活未放入江湖恐成炯浪閙
聽風雨（在林池之側以為賓客宿止之處）
蕭騷復蕭瑟非筑仍非琴天籟本無作涔然千古音

雲窩（母宗也）
靄氣初欝勃炊烟復氣氳室中久無婦莫訶陽甚雲
藏煙閣（嘗游武夷見其上用蠡甲窓覆之光氣充其）
興安乃環堵窓戶何由施一瓦覆蠡甲天光常下垂
米家船（蔵朱世所遺法書名畫）
旅泊無長物滿載惟書畫聊應隨處娛未許人撑借
思報居（月之庶祿及時衣服著之物用之有餘輙藏於此）
一飯尚云報況此登金門縷衣與粒食要識皆
君恩
玉笥晴雲
緣散不可常飄々任舒卷山人去莫留愁逐孤帆遠
清江碧嶂

清江皎如練列嶂開新晴一既好風景翻成客路情
豐城劒氣
牛斗有佳氣分明見能光張華固能識神物終難藏
鐵柱寒波
金鐵有斷制甬木終見降旌陽利[illegible]千載安茲邦
五老雲屏
匡廬削芙蓉九疊雲屏翠五老皆離人日送斜陽外
九華仙掌
華峰列如掌傳聞是九華仙人不可見千古閟烟霞
牛渚秋清
牛渚古磯頭謫仙曾醉遊白鷗殘照裏點破一江秋
鳳臺春色

臺上鳳凰鳴朝陽樹色明停舟一登眺春意滿都城
竹寄浦懶翁
君家溪水上種竹遶幽棲雨後翠陰合簾櫳聽鳥啼
又
晚節貴長存陽坡久託根年、春雨後生子又生孫
風雨溪居
宿雲暗溪樹新漲沒莎渚幽人正酣眠茅堂聞風雨
題畫双魚
雨晴春已暮花落水初深好共潛游去人多結網心

七言絶句

畫馬

萬疋羣中久巳空幾番嘶向落花風驕陽去後無知巳淪落鹽車阪道中

寫秋林高士圖并題

淺昔山中日〻閒不因臨水即登山而今役〻風塵[illegible][illegible]心猶存默潒間

塞上雜詠用偶武孟韻

漫天風雪掩穹廬客裏誰来問起居忽報鄉人喜新到寄来酒[illegible]隅年書

[illegible][illegible]苦寒非故鄉天明桑底滿衾霜起来欲把吟髭[illegible][illegible]漸渾無一寸長

[illegible]伍臨邊盡結屯七廬低小僅容身古来沙漠單于[illegible]不信于今盡漢人

[illegible]士休歎出無車行伍何由得自如獵騎歸来風雪冷[illegible]情不似灞橋書

土沈皮裘纔作藁貂狐煖帽頂頭尖争此変作契丹状須下惟應少赤髯

人[illegible]聊寄塞邊音筆下那能盡此心為報一家眠食好[illegible]中銷盡帶来金

題木香五色鳥

彩[illegible][illegible]五色[illegible]皆春猶解惜毛衣恐應花[illegible]神[illegible]下之[illegible]

曾隨阿母作青衣人世于今幾變移仙駕不来雲路杳渺摺枝上立多時

題桂花士女

沂涼夜玉階空獨立含情小苑東明月未来人已惓薄羅香透木犀風

喜家兄以中自滇南歸

每歎飄零若轉蓬歸来復喜兩情濃翻思在昔遥相憶山水幾重雲幾重

寫墨竹遺人

滿几秋陰落硯池謾塗烟雨墨淋漓不工形似難持獻一種閒情許自知

古木竹石

蒼、寒色未知春野石荒苔、石磵濱一段閒情誰可共相知殊是郊家人

桃源圖

碧嶂排空隔世塵幾家雞犬、日相親種桃底事臨溪水惹得漁郎来問津

竹

舟子歌殘月欲低一枝蒼翠[illegible]毛齊幾番風雨打蓬夜夢入楚雲湘水巧

題畫贈劉巡檢

柳梢花深犬不驚雨晴村巷緑苔生縣中近日無巡警挾彈来聽樹底鶯

題士女戲嬰圖

新剪春衫白苧輕宜男花放午風情光痴未肯離懷抱知憶當時弄化生

送友

路極天涯未忍分一重山外一重雲人生自古多離別江海飄零豈獨君

寫古松圖寄澄江教諭蔡徽文

千年雲氣護奇林鱗滿霜皮蝕古苔只恐化龍天上去清陰不復覆書臺

題靜照軒

門掩閑庭草色新簞瓢窮巷不知貧東風一夜消殘雪花柳眼前隨處春

[illegible]〻軒居傍水開北窗涼細夢初回南湖新漲雨聲斷荷芰飜風香自來涼雨初收爽氣生竹窗燈火讀書聲夜深掩卷忘言坐明月滿天風露清尋常客不到山家松火寒爐自煑茶風雪閉門才十日不知春已到梅花

送僧師古歸住憇山并寫竹枝以贈

泉聲山色古今同師去尤能繼若翁臨別自慚無可贈一枝聊為助清風

寄鄉人

浪將踪跡寄京華深負秋香一逕花欲託歸心向潮水朝暮〻過君家

詠齊威王烹阿大夫事有感

齊國能強理甚明因封即墨與烹阿唐虞舉措無過此天下那消賞罰多

花上白頭翁

欲許芳心未肯休不知春色去難留東君亦是無情物莫向花間愁白頭

峽中雜詠

兩岸青山夾去程一江秋水片帆輕尋常對畫曾看此今日分明畫裏行

峭壁一重還一重江流曲折亂山中船頭直望路疑斷終到轉灣舡又通

平生頗得江山趣肯信江山亦有情自我客行千里遠船頭無日不相迎

怒浪捲花沿上灘一重山掩一重山無端入峽添狂態日〻題詩未肯閑

峽裏山高多崖陰冬昏烟景暗秋林倚舟晚飯舵樓底猶有夕陽明遠岑

峽東江山總絕奇推篷不厭去帆遲重來恐忘經行處一處經行一處詩

險固山河幾戰爭輿圖猶自列分明至今江水抱遺恨嗚咽古今無限情

石轉狂湍吼怒聲客懷清夜夢魂驚篙師着力挽舟上挨向湍流平處行

蜀道古称多險艱我來觀水復觀山誰知富貴天然設身在玉丹金幢間

墨滄道

爲乳紫々滿架秋曉凉曾剪爲新篇幾番月上人歸時珠帳高懸夜不收

雙梧草亭爲

花落空庭春復深雙梧交映晝沉々煩君爲掃亭前石待我歸來看綠陰

滄浪濯足圖

入郭歸來欲暮天數峯殘照半溪烟悠然濯足滄浪上怕帶黄塵上釣船

爲江陰道以消題捕魚圖

溯痕日々到門前供具時々喜研鮮記得尋君秋色裏鄰家多是捕魚船

山水小景

溪々涵秋鶴影孤草堂雲冷樹模糊相逢未遂還山約空復年來喜畫圖

夜坐一

書館蕭條閑夜風閉門孤坐與誰同憐有子燈前讀忘却情懷是客中

寫家山圖寄翰林錢仲孟先生

年來三逕已荒蕪漫把歸心寫畫圖落日書聲深竹裏相過曾記弊盧無

仝古齋

物々生成本自然試看天地太初前到頭珍重無欠缺絕勝殷勤更去全

甲申元日偶成

僑蘇媛就與誰傾幼子客邊聊慰情絕勝年時逢此日看人見女拜新正

挽廖檢討先生

不意微痾便殞身詞垣那得更相親朝參舊有金門籍點檢而今減一人

示弱編書未及完珮聲無復上金鑾可憐殘藁留遺篋掩卷令人不忍看

舟旋翩々引夕暉楚江西上片帆飛賜金未及娛親養不料家山歿後歸

太史文章表墓阡蔡公哀挽集成篇人生百歲誰無死似此尤堪慰九泉

題卞長史山水圖

蹤跡年來逐轉蓬宦情鄉思與君同至今向憶閑邊趣十里溪山一短筇

長占烟波卷

野水孤篷伴此生釣絲風颺[illegible]世間甲子渾忘却潮落潮生幾月明

逝水滔々春復秋長年蹤跡寄扁舟五湖風景誰爭得千古應須付白鷗

寫竹爲梅軒

葉々風生鳳羽輕冰霜不改歲寒情憑君試向軒中看此是梅花若箇清

山水圖

作來書劍客長安歷滿青袍鬢雪寒回首故園歸未得好山多在畫中看

又

十年騎馬走西東兩鬢秋霜落鏡中安得拂衣尋舊隱草樓高處聽松風

又

生平野性愛林泉別卻林泉已十年只信而今圖畫裏有林泉處即依然

題竹贈湯梅初

燈下歌狂酒半醺興來為爾寫秋雲故人湖海如相問骨立蕭然似此君

送松溪宰

恩隆百里應星辰匹馬蕭蕭遠入閩遙想到官花滿縣煖風鶯燕萬家春

題荊州劉給事子偉贈行卷

客裏逢君話舊游醉中曾上仲宣樓君家正近樓前住風送江聲日夜流

荊州雄據大江濱不到于今二十春邂逅看君贈行卷眼中熙樂昔年人

君本荊南門閥家偶同遊宦客京華公餘莫厭頻相過小閣焚香自煮茶

送葉生（本）省兄歸錢塘（因乃兄中書舍事及丕已象省復職）

急難曾誦鶺鴒詩相見如何又別離要把平安早歸報雙親閭巷立多時

兄弟和同百歲心肯辭千里遠來尋到家親舊應相問只說君恩海樣深

中秋臥病

今夜中秋月自圓病軀誰復對嬋娟清光深有憐人意轉入斜窗落枕邊

戲賀俞行之納寵（兼簡同舍謝郭二秀才發一笑）

歡娛良夜喜更長惱殺多情同舍郎枕冷衾寒眠未得春風只隔一重墻

金猊香冷酒微醒銀燭光殘月正明今夜情懷非別夜有人低語喚卿卿

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

題靜樂軒

前溪冰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曉過宿酒未醒眠未起半窗紅日鳥聲多

竹几藤床小硯屏薰風簾幕篆烟青閒齋幾日黃梅雨添得芭蕉綠滿庭

秋聲早已到梧桐露氣生涼湛碧空獨倚闌干待明月紫簫吹徹木犀風

斗帳薇衾日醉眠靜中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心記看到梅花又一年

寫竹于慈節堂卷

錢塘張母守節教子成遂厥志有題其堂曰慈節一時文士多稱道焉其子格持卷示予遂寫此以

況慈節之貞守復賦小詩以期厥後之昌大云

堂前慈竹翠婆娑堂上慈親鬢已皤歷盡氷霜當雨
露諸縁應見錦綳多

謝吳中寄惠佳筍（均字平仲）

淑裏重重想自封搶旗叢業帶春　誰言兩地人千
里清味嘗來總一同

寄畫趙寄偶武孟先生（吳江人）

君在南京我北京江雲塞樹總凋清別来幾度相思
夜孤館青燈聽雨聲

寫竹贈李大理汝成

汝成大理嘗徵寫墨君深滯滯中久不能酬迄今十
年矣適邂逅北京而大理又丁內艱南歸来別迄寫
以償宿負并賦詩以述悲感之情云

憶昔曾同客
帝畿十年遊宦子先歸可憐慈母堂前竹無復清陰
映綵衣

為劉孟功寫叢竹

四月廿五日過竹深先生齋居因留予同飯二子綱
繼侍側至如也酒酣遂寫墨君為先生壽復賦詩以
嘉二子云

筍已成竿照眼青兩郎森聳若翁情誰言王謝階庭
下玉樹芝蘭獨擅名

為鄉人寫碧梧翠竹

曾栽梧竹映吾廬一別於今十載餘清夜幾番歸夢
綠陰池館雨蕭疎

寫竹寄俞潮宗先生

與君一別十年餘每見人来問起居聞説丰神清似
竹霜明鬚髮影疎疎

寫竹寄匡北德先生（匡公善音律故以為言）

別来無物寄相思千里緘將玉一枝老去風流仍復
在裁成簫管月中吹

寫竹

琅玕節節粉痕香翡翠毵毵鳳尾長退直玉堂新月
上一簾風露晚生涼

覓庭翠葆瑞烟浮
禁籞深嚴近素秋如此一枝何處見月明涼影鳳池
頭
鳳凰池上影毵毵退直歸来月到床見説立秋纔兩
日不知風露已生涼

為滎陽宰沈彥初寫竹

宜風宜雨又宜烟一度相看一洒然有此信知人不
俗絕勝栽柳向門前
吏散庭空羅曉衙湘簾深映翠交加清風一榻琴三
弄笑却河陽滿縣花

寫竹送袁文理之官湘陰

一官千里去江南寫贈琅玕酒半酣彷彿蒼龍挾飛
雨散將春意滿湘潭

寫竹送張文惠歸梁溪

且歸来腕已勞因君燈下又揮毫持歸好向人間
試拾得池頭綵鳳毛

寫竹于沈誠甫来青樓壁

瀟湘江上幾千竿雨〻風〻翠欲寒唯此一枝深有
意影隨明月過林端

寫竹題寄華叔端

我昔尋君扣竹扉醉中曾寫竹間詩別来幾度空相
憶多在青燈聽雨時

不到君家已十霜種来脩竹倚雲長月明滿地簾〻
影想見幽人詠晚涼

題枯木竹石寄馬桓仲

每憶吾家溪水邊排簷竹樹裊生烟好教預掃林間

石待我重来一醉眠

題枯木竹石寄李公實

番晝溪泛水泊堤繞堤高樹倚雲齊君家正在詩梁
處滿地綠陰山鳥啼

題任月山瘦馬圖

千里追風一日還年来老瘦骨如山多情畫史勞傳
寫不在驪黄牝牡間

題鴈

纔見南飛又北飛〻来飛去不相違憐余壯歲遊江
海頭白而今未得歸

翠滿衡陽月正明相呼相喚總關情人當客夜孤眠
交憶此能無憶弟兄

聯翩飛處影橫斜淑色和烟暗荻花遠水微茫秋萬
頃不妨隨意宿平沙

虞人何用網羅謀萬里高飛且自由肯學雞鳧飽禾
黍一汀旅来楚天秋

題畫

尋源無復見人家兩岸青山帶晚霞莫把扁舟更深
入春流隨處有飛花

汀洲潮落雨初晴獨坐蘭舟酒半醒欲采芙蓉過江
去迢〻秋水數峰青

送大學士黄靜菴先生拜封歸永嘉

憧〻車蓋出都門醼別江亭日未曛歸會耆英風致
好擧杯花下説

君恩

綸音寵遣拜恩歸父子同榮世所稀不但到家人共
喜落時彩石摇生輝

蕭〻華髮被恩榮
聖主於今重老成只恐東山歸未得蒲輪非久又相
迎

題畫送王服周宰廣濟兄

百里郎官應列星此行須用恤民情畫圖寫謝非無
意山要增高水要清

題畫

碧落雲開瀨氣清満山秋葯晚涼生趣多翻笑詩難
穩不覺吟哦到月明

題枯木白頭公鳥

落日西風秋滿林雙飛雙宿轉清深茂陵若使相如見何待文君指下吟

題畫

落日青山宿雨收高林黃葉晚蕭颼無端驚起沙鷗鳥點破清江一段秋

小喬觀書

雲鬢新粧珠翠圍杏花零落曉風寒妾憐春事傷心處偷把周郎曲譜看

送朱生回

鴻落烟汀遠樹微扁舟江上送君歸到家正好新醪熟應向堂前戲綵衣

題竹石

石邊蕭索倚清寒曉色開晴露未乾宿酒半醒初睡起一林蒼翠捲簾看

孫康映雪

金幛淺斟歡有餘光陰誰解惜居諸家貧每[illegible][illegible]夫子雪照山窗夜讀書

山水

亭上相逢興趣幽松聲林影一天秋瑤琴彈罷斜光晚山自嵯峨水自流

題馬

黑河芳草接平沙不獨龍媒產渥洼萬馬羣中有良驥莫令長阪困鹽車

王止中先生來視其甥庶子黃君既而還永嘉因送之

高隱丘園雪滿顛何由中簡到皇都要將眼見賢甥宅相當年信不誣

春氷初泮水渺茫千里家家一葦航隨處遲留即行樂計程燈夕過錢塘

到家况喜及花時想共隣翁對酒卮醉後定知無雜語繁華應只話京師

寫竹石喬柯圖寄楚南書記

昔東坡居士為佛印別久遂作石子之供禪林永為佳話今僕為楚南師寫喬柯竹石圖以寓別懷不知是同是異楚南見之將與我一轉語否耶呵々

別來無處覓巖扉[illegible]閑應知到亦稀月冷空山禪榻夜石龕林影一燈微

秋泉師携示日南所作三香圖訪予翰林命加松竹蘭於其間蓋將以物情之同者為一致耶抑亦心源之同者為一道耶因命題遂賦如右

冰雪生香飄翠襟歲寒同結弟兄心誰知落々蒼髯叟尤與此君交誼深

寫竹送張思安僉憲陝西

雪滿關山路不分繡衣驄馬出都門此君豈獨霜風操到處應推雨露恩

送宏上人住保寧寺
師去家山續祖燈飄然别我下蘭陵遥知後夜空江
上月照孤篷坐一僧
寒夜祖上人過寓所
年来多病骨稜屑客舍蕭然冷似冰自笑誰能相慰
問燈前今夕有御僧
過荷山樓
憶別林泉皆未還故人邀坐小樓間抗塵走俗愁無
那一見青山亦解顏
挽鈞磵解先生
排難應須誤魯連家邦民物總安全至今父老思遺
德每對諸孫話昔年

曾承
明詔就安車辭謝
天顏返故廬已有諸郎
寵渥閒情因得伴樵漁
箕裘相繼有遺經不獨家庭桂子榮江右年来登選
士黃榮多是舊門生
哲士云亡道亦亡林端阡表起虹光鑑湖東畔文江
曲過客應多式路傍
折楊柳詞
無為多情記别離道傍披拂乱如絲東風也孝時人
慿偏向柔條恣意吹
題畫

向僕居龍山時為希顏寫此幅今幾二十年矣白
首無成感年難再為之撫卷長慨復題小詩于上云
憶昔與君皆少年山窓曾為寫蒼烟而今相見頭俱
白看畫題詩一愴然
又題畫
我昔草堂雲磵深與君相近日相尋别來猿鶴今何
似月色松聲夜夜心
寫竹贈友人
雨過南坡翠蘚深幾竿蒼玉弄春陰當年新種纔生
笋開說而今已作林
題畫
塵容俗狀日驅馳猿鶴閒情久别離今日無端看圖

畫從前重憶故山時
千巖萬壑鎖烟霞住處如何祇一家溪水未應渾莫
漸可容移棹覓桃花
題蕉捉葉上畫山水
蕉葉采来如紙薄筆端書遍舊曾聞畫茵如此尤奇
絶雅製多應鄭廣文
五湖烟水一扁舟来往忘機共白鷗得興何須好東
絹漫將霜葉寫清秋
題翎毛畫
草色烟光染翠衣暖風晴日一一双飛幾番啼向山窓
外清夢初回蝶色微
穀粟叢邊錦羽斑中心多競貌安閒少年不惜千金

亞勝負唯憑一鬪閒

平田漠々雨晴時每報農家布穀遲烂松自甘叢薄

下從数别鳥立高枝

原野蕭條落木秋荒々禾黍滿西疇微軀不識南溟

遠渚猶飛鳴且自由

元日

朝以為陳秀才寫行因題

丹闕鳳来初日上九苞文彩動

天顏也頭捉筆隨摹寫只得雲霄彷彿間

（種竹有跋已録存七言古風作墨竹謝歎旨記詩下）

喜得栽時及早春宿泥猶帶蘚痕新擔頭挑取来城

市一路清風掃俗塵

昨夜春雷始發聲翠鞭忽有玉芽生老夫自笑衰年

近尚欲階庭看錦綳

節間常帶粉痕香玉立亭々鳳尾長最喜客来吟酒

愛茶烟飛度翠陰涼

節操堅貞耐歲寒客窓相對結清歡夜深風起珊然

響影漫扶疎入夢看

翠影生陰雨露新冷々如玉淨無塵衡門自此休教

閒谷只清狂直造人

新篁初抽嫩兒行絲之蒼雪點春泥過知客到應嫌

俗好句無妨節上題

種竹月餘悄然憔悴恐有不安之意用前韻慰之

東風無處不滋榮小々將承雨露新底事獨含憔悴

色多應不染近囂塵

不作風聲即雨聲客窓蕭索可憐生憑君切莫懷鄉

土隨處何妨弄錦綳

春泥過雨落花香根下行鞭想漸長正好崢嶸露頭

術許數俗眼笑淡涼

欲持杯酒慰清寒作底含愁不盡歡當領主翁珍重

意特回青眼為君看

滿城桃李鬪芳新車馬春風紫陌塵君獨胡為存苦

節飢寒休學採薇人

楊州騎鶴理難齊雨後来看兩屐泥相慰固漸無别

物新詩千首為君題

贈余生同倫

憶我當時别故丘若翁攜汝送行舟而今十載重相

見子正青年我白頭

寫竹寄王仲淵

幾度相思目斷雲鄉心無那惜離羣殷勤寄語諸親

舊衰貌年来似此君

四時絶句寄題皆山軒

燕飛簾幕日初長面々青山出短墻昨夜春歸風雨

送滿渠流水落花香

嵐光飛翠入簷楹秋簟生涼暑氣清公退日斜新浴

罷坐看峯影過州城

壑外青山畫不如屋頭高樹影扶疎晚来窗退軒然

静一榻秋聲夜讀書

雪飛林壑曉初晴坐對琅琊眼倍明却憶夜來清夢
裏滿空鸞鶴上瑶京

為家兄以中寫歸樂圖并賦詩以寄

半生行役走風塵年老還家樂更真遥想歲時懽聚
處可能相念未歸人

寄鄉中諸親舊

幾番相憶強悲歌久客
京華柰老何莫怪年來語惆悵白頭親舊已無多

寫竹寄趙叔平

君家脩竹繞軒居一別而今十載餘聞說錦繃新䈬
好舊時根本恐蕭疎

憶故妻

悼亡又是十年餘男已成婚女已歸翻覺而今悲更
切客中穿盡舊縫衣

次韻題張真人所畫瀟湘意

翠竹蒼烟兩岸秋扁舟曾憶度相流偶來琳館看畫
黃陵祠柱篷窗雨收
脊飛挾雨響脩騷墨沼風生起翠濤想見仙翁揮灑
[illegible]洞庭空濶楚山高

題明皇聽貴妃弄笛圖

笛弄霓裳月正秋三郎側耳從凝思當時聽諫如聽
曲車駕應無幸蜀憂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五

王孟端小傳

孟端諱紱常之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邁游學古歙詩嘗北遊汴淮浮黃河踰太行出鴈門徙養晉代之閒周覽形勝輙感慨弔古徘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壤岸議論踔厲益加敬重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徵入翰林擢為中書舍人嘗自以蒙
上厚恩拔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札媿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傳後報萬分一於是於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著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筆灑灑奇怪駭宕不可名狀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蓋以此高之平居急朋友好賓客不計家有無然是是非非不苟隨俗俯仰雖見嫉惡不顧丙申春正月卧病北京寓舍朋友日問醫藥疾革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所貴此心不昧耳竟然而逝年五十有五君子惜之

錢唐王洪曰始予遊四方聞江湖間稱孟端名籍止及識孟端觀其為人乃知得此聲豈虛哉孟端以布

衣薄遊無所遇脫以能為遂登青雲蜚名侍從間可謂遭逢其時至負其藝能非其人不與跡其志殆不可以勢利動哉世多稱其才英知其中有卓然者吾是以為之傳焉

永樂十四年春二月廿五日翰林修撰王洪著

故中書舍人孟端王公行狀

公諱紱字孟端世居常州無錫縣某里祖某父某皆隱居不仕樂善好義歷世相承而厥後克昌焉公生而貌岐嶷性敏慧甫髫齔矩度若老成人出言中節惻々有禮十歲能屬詩早喪母夫人自氏哀毀幾滅性及成人充縣庠弟子員尋以事免歸乃偃息九龍山中味泉石以為樂嘗偕其大夫士三五輩或臨流或登高意氣倜儻襟懷蕭爽故自號九龍山人尤嗜繪畫不由師授而卓絕過人遊覽之頃每遇長廊素壁索酒引滿數觴縱橫揮洒若不經意至則層巒疊嶂烟雲浩渺不可測其端倪或輒題其上至百千言咸若宿所構者自是聲譽益重而求之者益衆甚有挾金帛而請其片楮者公則掉袖而與未嘗少顧焉其或山林之士盡一揖之誠卒與之無靳色洪武戊午徵天下能閑弟子員登其能者乃授以官公亦與焉未幾以事累謫戍山西朔州公雖在戍旅間布衣蔬帶意氣自若內無掇奪之心外無沮餒之色不自知其為謫戍也主守者知其賢亦加優禮無何籍其養子以代之既而歸鄉里隱居教授孜孜訓誨子弟率多賓興永樂初

聖天子務隆養賢之道

詔求天下文章之士洎善書者各二十八人登文淵閣以被選一時執政大臣首以為公繼至者彬彬焉十年三月甲子拜中書舍人明年

大駕巡狩北京命所司遴選英髦之士以備扈從時公在選列合同行者十有二人[illegible]蹕嚴前後相望賡歌宴賞志皆俊乂進退起居光賚隆極噫可謂榮矣今年春以病卒于官舍實二月初六日也嗚呼痛哉其在病革朋友咸相視而泣頃謂公曰子脫有不幸當以身後事囑我公曰余平生無愧俱無可言者但忠君之事未盡實天地間罪人也復何言焉語畢而絕公生於壬寅五月　日享年五十有五娶趙氏早卒子男二人長曰默娶趙氏次曰恒娶吳氏女未適同里某氏孫男若干人側室尹氏生女一曰　今以月日歸葬于某山之原公在生時性倜儻有卓犖不羈之才寡交接重然諾然好譏言不隱人過人有一善必稱之一惡必斥之正顏極論不憚權要或詆其太過則以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其峭直類如此身在館閣常有烟霞丘壑之想每論及乘肩輿登惠山煮茗俯仰留連日久之事則風采頓發昂藏竦背若馮高登眺之狀至於聲利浮靡之事則澹然不以芥于中論他事亦皆脫畧穎悟必先名節大體不以死生

依厚蒸繁尤好黃老恬澹清虛之術及佛氏之學亦
皆闚其奧突然以名教自尊故一染指而不爲其累
也少習右軍書小楷尤精所作古詩類韋柳律詩類
晚唐詞語婉媚馳騁于世所畫山水竹石古今罕儔
至于器識之高又有逾於斯數者惜乎未底大用以
觀其蘊止乎此而已矣嗚呼傷哉僕與公皆吳下人
相去者僅百里雖後公十歲然幼嘗識公於京師又
同事翰林十有餘年出入起居未始或先後也間嘗
謂余曰吾輩中惟子頗知我我死後子當爲我作行
狀必得其詳余未及諾而果符其言豈偶然哉公之
潛德固多不能殫其萬一斯特述其梗槩用告于
立言君子冀發揮以傳諸不泯云

永樂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徵事郎中書舍人章駒如狀

徵事郎中書舍人王孟端墓表

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兼左春坊大學士廬陵胡廣撰
翰林脩撰儒林郎華亭沈度書丹
迪功郎浮梁縣丞晉安陳登篆額

永樂丙申春二月初六日中書舍人王孟端以疾沒
于北京之官舍其子默卜是年十一月　日以其柩
歸葬于龍山之原其友翰林脩撰沈度偕其同寮中
書舍人許鳴鶴朱孔易來謁章駒如張侗陳宗淵龐
叙沈粲合辭請於予曰孟端死其友太醫院御醫趙
友同既爲之銘埋諸幽者有託矣而表於外者無文
足下知孟端者宜賜一言使其有知無恨於地下矣
予與孟端交十四五年相知有素況游從既哭之又
祭之以文而墓石之辭予烏得而辭孟端諱紱字孟
端以字行毗陵之無錫人曾祖　祖　父　母　氏
孟端幼頴敏稍長好學入鄉校爲弟子員治經有聲
子業既數奇連遭困頓即棄去放跡于江湖間越太
行上巴蜀歷名勝探古蹟以畜其奇氣縱情於詩酒
交結名士所游皆公卿貴人無不敬愛尤善真行書
筆法出入晉唐間律詩學大曆諸才子時有警句間
或戲墨爲山水竹石用意高古超然絕俗韻人往〻
作意求之或經數歲不能得一紙偶遇適興連掃數
紙不辭精神入妙態度横出或就賦詩題上以發其
魁壘之氣語皆奇特觀者莫不跌足驚喜而孟端亦
不自知其至此也然每欲秘之不欲人知嘗投筆痛
悵曰誤爲此也雅好儒古於諸書皆蒐獵至於釋老
之學亦闚其閫奧
聖天子即位之初
詔求善書者侍從之臣首以孟端爲薦
命書
中秘集天下能書者得十餘人日臨諸帖必求至古
人乃已已皆稱
旨永樂十年皆除爲中書舍人凡
制勅絲綸悉委書之而
扈從北京與有常選一日偶得疾才數日即不起至
病革朋友視之問之曰有何言從容曰無可言者但

志亦未報耳又問曰拜有何言指其心曰此中甚分明無可言者緘口翛然而逝孟端性介直不能容物人有忤之者胷中勃勃不平即面折之以是與人寡諧退求其中不留也然襟懷洒落神情曠逸宛然如晉宋間人每退
朝家居黄冠野服望之蕭然有林下風靜坐一室焚香煑茗怡然自得過客至即呼酒傾倒及其沒也人無不惜之生故元至正壬寅五月　得年五十有五娶趙氏先卒子二人默恒女二人長適趙　其幼妾所出有詩集若干卷予表於其墓曰嗟乎孟端負傑然之才剛毅之氣所蓄者固有兼人之長而早遇顛蹇困踣蓋天所以老其才而為今日之用也何嗇其年而遽奪之速耶抑其命止於斯耶嗟乎孟端官為侍從顯發清要不為不幸矣視彼老死山林而無所稱道者相距懸絕苟使孟端無可稱述雖過百齡何益是以君子不可不勉於為善有如孟端者名附不朽固無所憾特惜其死求若斯人者少也遂寫予之所以知孟端者以哀之於無窮且以慰其寮友之思焉

泊菴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梁潛撰

附錄一卷

明刻本

泊菴集十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梁潛撰。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舉人。授蒼溪訓導、歷知四會陽江陽春三縣。永樂初、召修太祖實錄、累遷右春坊右贊善。會修永樂大典、代禮部尚書鄭賜爲總裁、陞侍讀。永樂十五年北征、仁宗監國、以釋陳千戶事牽連坐死。事蹟附見明史鄒濟傳。是集前有王直胡儼二序。儼序稱爲潛子棨所編。考蕭鎡尚約居士集有陳循墓誌、稱梁公潛以職務遣錯、被逮且籍之。梁平日所作詩文、悉估書冊賣錢入官。循遣人訪求、倍價贖還。今鋟梓以傳者、循所贖也云云。則其稾爲潛所自編、因循而傳於世。儼序不載其事、而但稱其文章遭際、蓋諱言其賜死耳。潛文格清儁、而兼有縱橫浩瀚之氣、在明初可自成一隊。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楊士奇潛墓誌稱其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閒出莊列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此本有文無詩。集末有康熙辛酉潛裔孫天清續刻家集小引云、泊菴公詩集已瘞文家、不復存人閒。則舊本久佚矣。

泊菴先生文集序

梁先生之没既二十五年其子[illegible]部
員外郎叔車編次遺文爲十六卷屬直爲之序直
與先生居同里且有連少從先生遊而辱教爲多
其何敢辭先生於泰和爲儒家代以文學顯至先
生尤儁邁不羣嘗從直之叔祖僉憲公子啓受詩
經而其伯舅陳公仲述亦以古文有盛名先生皆
獲承教凡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而於左氏傳司
馬史記班固漢書尤注意焉性命道德之奧文章

著述之妙多其所自得而克之以奇氣發之以逸
才沛然莫之能禦遂以文名搢紳間同游雖多獨
與少師楊公士奇最相好有麗澤之益永樂初修
高廟寔錄先生徵自縣令與執筆其間據事直書精
切詳雅書成授官翰林及修永樂大典又命先生
爲總裁該貫古今細大畢錄時
太宗皇帝在位德化大行天地清寧民物咸遂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和氣充溢嘉祥荐臻文學侍從之
臣皆形諸歌頌及
朝廷有所述作先生與二三閣老寔冠絕一時四方
求文字者必求之先生蓋先生之文溫厚和平而
豪壯逸宕之勢寓焉如江河之流汪洋衍迤一與
風遇則波瀾勃興魚龍百怪出没隱見可喜可愕
真當代之傑作也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雅知先生而親任焉嘗賜詩
以寵之先生孝友忠信平易正直而言行必由道
其在侍近夙夜敬恭竭誠無隱凡所言於
仁宗者皆本於仁義他非所及也竊嘗論之天之生

賢以文行名世如先生者寔關乎世道不偶然也當
國家興運之時清明純厚之氣始復而先生得之以
生加以世澤之隆師友之懿篤志力學遂爲名儒
鋪張肇造之洪休賛詠繼明之偉烈勒之金石傳
之後世而其餘力又以足夫天下之人之所欲於
乎是豈偶然者哉先生名潛字用之泊菴其號也
初舉鄉貢進士爲蒼溪訓導以言天下大計擢爲
令歷四會陽江陽春皆有治聲遂入翰林爲修撰
陞侍讀兼春坊賛善而終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直故詳而書之以爲文集序使讀者有考焉

正統九年八月朔日資善大夫吏部尚書
國史總裁兼
經筵官里生王直序

泊菴先生文集目錄舊序

泊菴文集故贊善梁用之先生之所作也其子刑部主事楘錄其目錄一冊託監察御史楊宗毅徵予序用之予故人惜不得見其集而獨見其目錄也肰用之自史館入翰林職春坊修大典爲史官爲總裁與予同事者十有五年每與論文事深有麗澤之益予之知用之不淺也用之吉之泰和人世儒家自少力學清修苦志常以古人自期待其爲文章務刮劘湔濯去其陳腐議論峻發而時出新意循蹈規矩而未嘗茍作此予之知用之者雖不見其全集亦可以知其大槩矣用之之文凡十二卷進呈者若干論若干記序若干行狀墓表墓銘哀辭若干傳說銘贊若干題跋雜書若干其用心勤矣哉後之讀其文者亦可知其人矣夫爲之子孫者當世守其詩書之傳而勿替可也若夫家世履歷之詳則有少師楊公之碣銘在　正統六年秋八月前史官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
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書

泊菴先生文集目錄

勅諭二道
卷之一　目録督序
騶虞詩有序　河清詩有序
瑞應詩有序　正月六日觀靈谷寺塔影恭和
神龜賦有序　平安南頌有序
瑞應麒麟贊有序
瑞應詩有序　西域獻獅子賦有序
瑞應麒麟篇有序
卷之二

高帝呂后論　論平陽公主
劉仁軌論
明本二十條有序
家本五
正心一　格物二
至誠三　一內外四
厚倫理五
教本五
射禮議一　立義社二
重學校三　務實學四
惜賢才五
治本十闕五條
任賢一　辯邪二
親親三　愛民四
敬天伍
卷之三
竹所記　清風樓記
芙蓉山房記　世節堂記

勤有堂記　竹軒記
洞慧觀記　坦端堂記
皆春堂記　止齋堂記
雲山草堂記　醉吟樓記
清白軒記　貞節堂記
溧陽縣學鄉貢題名記
偃雪軒記　春熙堂記
湧翠樓記　詩意樓記
重修白沙靈佑廟記

靜軒記　退菴記
澄心堂記　琴益軒記
善安堂記　守拙軒記
容膝軒記　積善堂記

卷之四

蕭氏南薰書院記　水竹軒記
益齋記　遊龍神寺記　果確齋記
永思堂記　慎菴齋記
存心堂記　椿巢軒記　好古樓記

劉氏族譜記　畱春堂記
思登堂記　筠陽讀書處記
存誠堂記　藜輝堂記　碧落清隱記
城南草堂記　居安堂記
重榮桂軒記　耕訓堂記
樂菴記　靈山縣改建儒學碑記
重修淨居寺碑記　陽春縣學貢士題名碑記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延真觀紫微閣碑記
用拙齋記　椿窩記　安止軒記
中泉記　杏林清隱記　重修龍城寺記

卷之五

送陳正言會試序
楊氏家乘序　西齋餘玩序　壽菊詩序
送郭推官序　送尹同知之任詩序
新喻蕭氏族譜後序　送郭公楷赴陝西僉事序
送哈千戶序　廬陵曲山蕭氏族譜序
贈醫士李士文序　送熊自誠南歸序
送熊訓導之任景陵序　贈段文起都司教練序
送韓伯承還姑蘇序　秋江送別圖序

溧陽史氏族譜序　桂溪處士挽詩序
贈趙主事考滿序　送汪伯彰詩序
廖氏族譜序　送杜千戶還陽江序
魯氏興瑩遺編序　泥田周氏族譜序
送吳員外知均州序　贈曾子敏序
送蕭照磨之任高州府序　贈劉氏二生序
送鄧廉使之任江西序　送東許某贈別序
送史參政之任廣東序
泰和陳氏族譜序　椿陰書屋詩序

楊氏家乘序
送常州學生赴春官序
哀王處士詩序
送大尹顏公復任四會序
瀛洲別趣圖詩序
夏氏族譜序
楊先生壽七十詩序
竹間堂詩後序
張氏東皐十景詩序
東昌志後序
廬陵胡氏族譜序
壽陳贊善母七十詩序
廬陵北溪劉氏族譜序
送許鳴時詩序
送王典籍還南京序
雅南集序
林氏族譜序
贈醫士湯孟祖序
李氏兄弟倡和詩序
彭氏族譜序
贈周主事考滿序
送邵御史序
一樂堂詩序

卷之六

送鄒大尹詩序
送丁行人出使占城序
徐伯貞字序
送陳大尹序
五峯堂詩序
送王紀善詩序
靜學齋序
延薰樓詩序
送李昌祺還鄉序

元故江西叅政劉公挽詩序
送醫士郭彥和序
送陳教諭之官郫縣序
送陳教諭序
宜樂堂詩序
羅氏復姓序
送江大尹詩序
楊氏族譜序
送羅秀才南歸序
贈別胡生序
晉尚鏞詩序
黃逢源字序
石岡書院序
送山東都轉運副使蕭公序
嚴氏宗譜序
董大守詩集序
贈蔗境翁歸教上海序
慶徐氏母壽八十詩序
姚老人詩序
壽安堂詩序
贈戴大尹序
具慶堂詩序
水天清意軒詩序
贈教諭康孔高序
贈劉仲戡省兄還家序
歐陽助教重修族譜序
贈歐陽助教歸省詩序
耕讀軒詩序
贈王紀善序
送興縣縣丞序
贈僧永壺歸西昌序
送楊生剛歸深陽序（代作）

送周如陵序　贈懶玄叟序
贈朱孔良序　贈朱知縣序
送蔚教諭序　友筠軒詩序
送劉教諭序　送　知縣序

卷之七

銀浦唱和詩序　孝友堂詩序
送馮君弘堂序　望雲軒詩序
贈小兒醫鄒君孟義序
南富王氏族譜後序　于氏祠堂序
王以誠挽詩序　重遊龍城寺詩序
臨清八景詩序　王樵雪齋詩序
繼省堂詩序　梅岡王氏族譜序
陳子旅詩集序　柳塘于氏族譜序
鹿山樵者詩序　樂園詩序
望雲思親詩序　送皮千戶遷遼東序
劉氏家譜序　臨川胡氏宗譜序
鳳鄉集序　中秋宴集詩序
九日讌集詩序　西垣對雪詩序

春闈唱和詩序　送任敬敏歸南監詩序
處士蕭公挽詩序　贈趙法師祈雨有感序
會試錄序　京闈小錄序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王二妙先生詩集序

卷之八

周是修行狀
竹亭王先生行狀　故監察御史陳公行狀
處士鍾公吾隱行狀　先君畦樂先生行寔

卷之九

南耕先生哀辭　正固先生哀辭
吳先生哀辭　延平知府胡公子祺哀辭
教授蕭引之哀辭

第十卷

林康士墓表　宋伯循墓表
錢處士墓表　龎弱翁墓表
知撫州府潘公墓表　句容教諭胡先生墓表
蘭谷居士蕭志立墓表　王氏二艮墓碣
處士羅與敬墓表（代家舅作）

十一卷

東園劉先生墓誌銘
故山東運盐司副使蕭公墓誌銘
林處士墓誌銘　琴逸居士錢公墓誌銘
處士尹公墓誌銘
故竹亭先生吳孔昭墓誌銘
曾處士墓誌銘　李通判墓誌銘
蕭母郭氏墓誌銘　陳處士墓誌銘
前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
故王母曾氏孺人墓誌銘

蕭母張氏孺人墓誌銘
翰林庶吉士曾春齡墓誌銘
章母蔡氏孺人墓誌銘
大理評事熊君墓誌銘
彭縣丞墓誌銘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
太子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郡武烈王壙誌
贈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壙誌

楊母鍾氏墓誌銘（代家男作）
陳母王氏孺人墓誌銘
曾伯昂墓誌銘　徵士劉志崇墓誌銘

卷之十二

一槎翁傳　疚退子傳　王伯貞傳
錢可大傳　徐孟昭傳
義馬傳　胡敬方傳

卷之十三

商山四皓贊（并序）　春牧圖贊（并序）

氷雪軒贊（并序）　胡學士畫像贊
陳某畫像贊（其居在金華芙蓉山下）
胡廉使畫像贊　止菴先生畫像贊
蔣院判畫像贊　趙長史畫像贊（并序）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贊（并序）
袁院判畫像贊　祭槃兒文
楊處士贊　女鑾墓誌銘

卷之十四　譙氏鐘銘
素菴銘（并序）　崇德堂銘　敏求齋銘

玩易齋銘　爲蕭棨題　栁溪梁氏鍾銘
卷之十五
庸惟中字說　鍾九成字說
瓚溪釣者說　魯與賢字說
卷之十六
題金諭德扈從北征詩　題羅氏先德記後
跋姚通判望雲思親圖
題繼志堂詩文後　跋主一齋詩文後
跋肖氏族譜後　書王修本遺墨後

題嚴氏族譜後　題道統圖後
題厚敬堂詩卷後　題松齋處士潛德卷後
書南溪蕭氏族譜圖後　跋西園翁傳
題冠朝郭氏家録後　題湯君如川潛德卷後
題劉公辰宗譜後　題劉州判墓銘後
書趙氏族譜後　跋胡氏族譜後
書爲善堂卷後　跋篆書千文後
題脊鴒圖　題蕭子喬行卷　題宋理宗墨迹
書袁鏞死節傳　書楊處士墓銘後
題麗氏族譜後　跋唐詩後　跋陰何詩後
跋柴宗理傳後　跋壽樂堂詩卷後
書胡學士扈從記後　題葛氏族譜後
題許節婦傳後　題高閑雲集後
瓊林萬玉圖引　題香山九老圖後

洎菴先生文集目録終

先君登洪武丙子科（不肖）某年方十一歲侍
祖睢樂公理家務迨永樂丁酉某與弟蔡俱忝
録名秋闈戊戌而

先君殁遺所作槀多散失僅裒所存者逾正統
丁卯又二十九年而某年六十二矣愴念與二
弟荷
聖明恩命某歷官候官知縣蔡歷官浙江布政使
梅歷官太平知縣惟弟榆守丘壠每執卷痛泣
不能讀今始能刻之成編伏俟　君子覽正刻
寫外訛以伸愚志庶垂不朽
不肖男某謹識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應制

騶虞詩有序

臣聞自古聖帝明王至治之極必有禎祥若麒麟鳳凰醴泉甘露應時而產皆所以符聖徵彰至德者也乃永樂二秊秋八月

皇帝冢弟

周王畋于鈞州厥有異獸白質黑章俔首虎軀其狀孔威不可追視

王俾部曲偵之其性孔仁遂援致之以詢之故老僉古所謂騶虞者此其是巳夫惟人君有至信之德則見扵是九月丁未

王率厥屬表獻

闕下

皇帝服皮弁服御

奉天殿以觀不震不動柔伏自肰

皇帝若曰厥爲嘉瑞予罔敢知維致自昆弟之邦予其嘉焉扵是

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謹率百官上

千萬歲壽旣而京師人士忻喜聚觀咸以爲聞自古昔見始今茲臣潛伏覩盛典不敢自默退而考之騶虞詠扵詩記扵禮列扵傳記或以爲義獸或曰仁獸或曰聖獸至以爲嘉祥者則其言皆同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洪惟

皇帝紹登大寶率由

舊章親親而仁民恩沛而義洽萬方咸和以及乎庶類禾同穎扵郊蠶成繭扵野文犀白象諸福之物

仰之而愈臻却之而復至何其盛也豈非上天以是昭至德哉臣潛忝職記注茍不形之歌詠以垂示無窮厥爲不職謹百拜稽首而獻詩曰扵穆

聖皇綏懷兆民端本自家篤扵周親恩沛義洽如煦春陽至和沖融發爲禎祥禎祥伊何厥惟騶虞產于王國惟

皇德符

王馴致之獻于

帝庭素質玄章雲舒霧凝

帝乃親焉載戢其瓜爰言究之段匪生草吁嗟騶虞
外何其威內何其仁匪苞而鳳匪角而麟吁嗟騶
虞曷爲來哉　王拜稽首
皇則召之
皇之仁民淪肩浹肌弘暢旁逹物以不疵
皇之孝友本乎至性萬邦咸懷物以類應
皇帝曰俞惟王信恭王乃麟趾奚必騶虞
皇帝曰呼凡百在位惟德召和匪物其瑞庶臣拜手
皇帝萬壽慶祥畢臻德音是懋

河清詩有序

維永樂二季十有二月十七日河水清自蒲津適韓城凡三百里其始也紺碧蒼玄五色融液混混未定越翼日榮光上幂寘漾相湯和氣郁肰俯而視之則奔湍歛息化爲清泚淪漪粼粼楫而游者傳相告語逺近駢集旣明季正月有司詣
闕下言狀群臣皆頓首賀皆以謂河清者太平之應也臣退而考之傳記自古禎祥之臻必由乎人君功德宏普默符潛召而其徵應之大又莫有過於河者是故殷之頌美時周之命必曰允猶翕河時邁之詩言懷柔百神必曰及河喬嶽盖河之行乎地中爲四瀆之尊配乎五嶽河旣率職則神無不歆而天地萬物靡有不寧矣故河清爲太平之兆非偶肰者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紀元洪武之二季龍門磧下河水清由是三十餘季天下晏肰清明蓋其應也今
皇上入承大統河之清亦永樂紀元之明季於乎此豈人力所能爲哉是皆

皇帝陛下功化之大克承克配克滿天地莫及神人故　上帝監觀發此禎祥肇基太平以同符
高帝而並美匹休古未嘗有也夫有周詩人之於河嶽播之頌歌告之神明其盛大如此今河清之祥昭著偉偉其可不形之歌詠垂示萬世以傳之無窮也哉臣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河流渾渾肇自古昔横亘萬里潰汙霆激觸乎崑崙薄乎龍門震掉奔騰入乎無垠惟
皇聖明百神效靈湯湯蒲津河流載清始覩其流混

漾弗定若鏡在鎔五彩輝映厥旣清矣靜影浮空
熒光上燭熠乎滃二若挹而注若涵而蓄元氣熙
融大和潛漉織滓弗滿淵乎若澄千峰倒浸湛乎
若凝蒲葦之埃養敎萬里鳥翔而迴魚駛而逝屬
時載賜樺而詠之祥颷慶雲盈滿無涯觀者如堵
聞於京師京師髦倪鼓舞孩嬉列章
帝庭
帝弗矜異曰匪在茲益惟寅畏於惟河流爲地之紀
四瀆之宗五行之始在昔

皇祖戡定萬邦惟茲河流駿發其祥我
皇繼統
舊章是則河之清矣如軌合轍河之旣清萬民以
寧萬方畢來物以阜成顧茲河流念我
皇德東漸西被始自家國
皇之弘化功邁三五如彼河流行地東注河流浩二
孰非
皇仁淪肌浹髓品物皆春河流洋二
皇帝壽考於萬億年爲民父母

瑞應詩有序

天命
皇帝臨御萬方上下百神克享克祀越今五載嚴恭
靈承益虔弗懈乃永樂丙戌十一月庚申禋祀
昊天上帝于朝天神宮爰及
九廟
皇帝考妣壬戌
上親奠薦頫仰對越精神潛孚百靈昭格是時天宇
澄穆慶雲祥飆蕩摩上下松栢竹樹甘露布幂鸞

鶴翔舞旣去復還旣畢事越二日戊辰醴泉出于
神樂觀惟厥地密迩異香旁暢玉色湛凝神光騰
吐下徹厚地醇和醲洌無異甘醴旣馳報
闕下
皇帝御大輅率近臣往觀挹之而愈芬酌之而彌甘
汲之而不竭乃取以薦
宗廟遂徧賜群臣始飮之耳目視聽通泰明爽沾漑
所及沉痾如脫又明日復有甘露降于
孝陵松栢之上枝條逌迮凝綴浮動芬馨勃鬱物無

比擬於是
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謹率百官上表稱賀
皇帝御奉天殿乃詔曰朕纘承
皇考丕緒精享百神嘉瑞迭降匪朕之力惟
皇考實啓佑後人朕自古有道之長禎祥之集益惟
戒慎尔群臣尚勉輔予一人以弘膺茲休群臣皆
拜手稽首上
千萬歲壽於乎盛哉臣 潛退而稽諸傳記聖人之德
上及大清下及大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醴泉

出又曰王者德至在天則甘露降德及淵泉則醴
泉出惟
皇帝中和一德蟠極天地貫通幽明故六合之內無
物不遂無神不格諸福畢臻譬之春陽既泰土脈
咸奮百蟄昭蘇理之常也肰此之爲瑞世所共知
者至於我
皇運此心之誠施之萬機庶務使四時迭行七緯順
軌山川奠位雨露時降五穀蕃殖庶物充牣四夷
向風斯爲大瑞而億兆群黎所不識不知者也

皇上雖謙抑弗及朕美盛德告成功曠古有不能自
已者於是臣潛拜手稽首而獻詩曰於惟
聖皇克對于天靈承郊廟弗懈益虔弗懈益虔神其
歆止嘉符㬎既爰集多祉神觀巍二寄邇郊祀有
冽者泉其甘如醴戔二
皇陵
皇考是宮有蒼者松甘露濃二皎二晨暾灼之弗晞
助凝玉綴其甘如飴布幕條柯浹潤巖谷孰其肆
茲惟

皇考嘉告有冽者泉澄深淵渫酌之愈甘挹之弗涬
有冽者泉凝寒弗沍虹光上騰下徹后土蓋世醴
觀巍二
皇宮祥飈慶雲鬱乎冲二孰醞孰釀孰疏其源坤后
帝神有開厥先乃薦
宗廟乃錫廷臣乃命往視填闐溢城既瞻既駴拜舞
忻二惟
帝神聖靈既斯甄
帝念

皇考明禋精格嘉祥之來如響斯荅
皇帝曰俞兹匪予力惟尔耆舊靖恭乃職
皇帝曰俞罔弛于度尔尚相予益勤以俱臣拜稽首
聖謨洋洋用永兹休以番無疆臣拜稽首
皇帝萬歲永世無斁萬方來格

正月六日觀靈谷寺塔影奉和

御製詩二首

菩提正覺超玄間非空非有開禪關三乘頓悟是
非塗慧力高等崑崙山崑崙萬仭倚天超于孤靈

源走河水一從釋迦辭王家當時如在化城裏念
此群生溺愛河誰能隻手遏頹波化身千億入東
土神光瑞氣昭彌羅靈山遺跡久茲昧復此重來
屬
昭代端嚴真相妙如二圓通戒法行在二定以生慧
慧生空六根淨盡空慧同勝緣妙果悟聞見揮手
可入堂奥中遍歷諸劫不能毀緣此無始無本體
執想二生見空花刹那之間萬紅紫傍蹊巧趋易
招惑如蠶吐絲自縈纏有目顧見佛日光高照天

下及萬國我
皇化被極東西遐邇來貢無或違象犀虎豹日交致
車渠火齊青玻瓈醴泉芝露降巖谷嘉禾瑞卉何
煜煜
皇心所眷不在兹德惟馨香自芳馥頃聞浮圖現毫
光大周八極細蕊之一[illegible]猶倒影入虛室從一空中
遍長廊諸相玲瓏僅盈尺陽烏陰兎會晨夕走觀
稽顙衆頫仆千影俄散入千隙玉刻芙蓉金作臺
雕甍碧瓦無塵埃

鸞輿降幸時往來
龍章鳳彩雲間開六丁守護百神繞虹光騰燭天
皎二由來佛法昌運符旭日東升塵界曉

又

誰能辨此妙圓覺彈指可以超無學滄江俄頃息
暴流水底摩泥光灼爍旋來超至一事無緣生超
滅空華如若淪貪著出遂楔焉知自性同交蘆執
持真妄不開演渾似風煙相展轉自在那知猷路
沙綢繆耳作蚕成繭尋常安得竟生身四法俯行

兩儀因徃來迅速無石壁知慧善巧成陶輪帳中何人能勝了究竟真如微妙理惟恐浮漚花海觀空見雲騰鳥飛悤惚昔鹿苑道初成大興慈誓悟群生萬法無言無可說十方有耳皆聞聲靈山一去幾經劫多少無明成惑業聖凡由此分兩途終始應知縲五蘊世人何幸見如來祇園春煖曇花開微心已入虛空藏揮手直上光明臺如來前身釋迦佛說法曾住耆闍崛西涉恒河渡渺茫東踰葱嶺凌超數三十二相具莊嚴一念清澄衆善兼五

色金光晃千日九秋玉鑑懸孤蟾每向招提演空法四百歡聞聲颭雲不論燥溼與蠕蠢拔及升沉并鱗甲浮居倒影光陸離巍峩樓殿相參差多因攝受妙景出巧奪造化神工為溫二或二窓開度綵彩非煙亦非霧畫師縮手不敢圖墨客操觚豈能賦春風淡蕩春日妍人間一界無諸天生靈永樂普超濟翼我

皇家萬萬年

神龜賦有序　永樂二年十月

皇上思惟

太祖高皇帝成功盛德將紀功

孝陵以告萬世既得碑求趺未獲獲

神龜乃併得趺焉臣潛百拜稽首而獻賦曰

若有神物兮輪二囷二晶二炎二弗坯而治弗孕而形不侈乎六目不矜乎三足背員方腹仰乎陰陽昂首曳尾若趍復止曾追琢兮是施微瑕玼兮可指是迨所謂龜之神而賦質之特偉者耶想其冲氣陶鎔大和薰烝虛危晝煜滃流亙凝走衆雄

馳百靈列地位羅天經耀赤日射紫清玄鼉茹沫素蟾奪明翹朱鳥兮抗鯢匿玄武兮睟精沁寒洹兮沉瑩綈微鮮兮迴縈光離二兮熙以著色黝二兮蒼以顏含靈和兮暢內蘊炳至文兮昭奇英顧荊山之璞不可匹而磻溪之璜未足稱也肰而岡密隱約榛莽蔽翳伏而弗彰孰藏之祕萬夫荷鍤孰啓其志弗求而獲奚祥奚瑞盍幾無感而不通物有奇而非異於穆

聖皇厥孝純篤至念

皇考作配天地德超乎百王功垂乎萬世文謨武烈
寔可弗紀惟陵有碑琢龜是負必珉與珷必完以
固千崖矗二靡中其度崇岡沒二靡究其所乃勤
帝衷乃勞
聖慮心忡二兮潛擬目睠二兮退顧結幽思兮渺罔
孌疲逸想兮馳煙霧由是鍾山之陽龍潭之側碧
樹廻春紫芝耀日神氣欻忽祥飈蕩漪諒
皇心之感孚信
帝命之昭格蓋將發真石之幽闢而先此神龜之是
出也是以衆工勸喜謳歌洋二輿衛馳輦擁羽旄
章辭烱霞升明堂炫金鏞𩤢晨光觀者如山作惕
徊徨稽首舞蹈歡慶殊常景星燗其垂耀威鳳舞
寢廟歌樂章鼓萬舞聲喤二文教敷兮洽萬邦盡四
其來翔翥
海兮畢來王於千萬歲兮壽而昌

平安南頌有序

安南自漢爲交趾九真等郡歷唐末五代始竊據
其土宋元因羈縻之我

太祖高皇帝始定天下安南貢職先
高皇帝恩顧隆洽涵育浸潤幾四十秊既久以安自
爲禍孽其臣黎季犛擅其政柄樹黨立朋威自己
出及
高帝升遐遂弒其主陳日焜建國改元揚言陳氏絕
祀請命於　朝俄陳氏遺胤有脫至
京師者黎賊愧懼乞迎返國則又邀殺諸塗緣邊
數郡深被其害狙詐日積厭于聽聞
皇上不得已乃布告中外永樂丙戌秋七月戊子朔
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摠諸將兵八十萬往
討之癸卯
上送之江滸
聖謨宏深告諭周密又一月師臨其境別將自滇池
直擣富良江賊勢大窘聯木爲柵緣江四百里爲
大舟絡置水上我師遣小艭越出其上流因大風
縱焚其舟衆兵繼至大呼奮擊大敗遂平東都進
克西都不一月郡邑以次皆降附乃布告
皇上所以弔伐之意交民父老流涕感激以陳氏之

殲於賊也乞舉國內屬願世〻勿爲夷狄以外化
唐虞
皇上遂按漢故事郡縣其地置官司如內屬郡凡黎
賊所以威虐其民者悉除之交民大悅臣謹按大
司馬九伐之法黎賊之弒主罔上蔑棄典常罪當
殲滅不可以宥肰其國遠在萬里又自唐末至今
五百餘季矣根蟠蔕固上襲下順恬不自畏苟非
皇上神畧雄斷洞燭事幾高出百代曷足以建立曠
世殊功如此臣潛忝職史官次第其事頓首百拜

而獻頌曰於惟
聖皇統天建極肇此民彝以表四海際天極地無有
小大以生以育惟
帝是賴曰廸于彝
帝則受之厥惟弗廸
帝用科之是曰天憲匪
帝其私念彼交趾作貢南土亦既有季以奠其所惟
厥臣姦敢背厥常誕言盈
廷以幸覬康天鑒在茲惟

帝服訓奉若天命以征弗順皇皇
聖謨百萬其師赳〻虎臣如熊如羆
帝臨送之于江之滸鳴笳沸天揮戈如雨
皇帝曰吁來尔將臣汝弗究武徃予乃民
皇帝曰吁來尔統師叅軍副將左右其宜神機橫海
驃騎游擊爰及鷹揚各率乃職浩〻江流桓〻我
旅有截其所有赫其武左江之西桂嶺之墟萬壘
雲屯萬馬電趍
王師未來虎穴狼區蠻氣晝瞑虺沫林枯

王師至止有風泠〻飛霜被野天開日晶堂〻之陣
道行無留偏將別趍乃斧其喉乃斫其寨飈飛火
烈如涉皓崚何有嶙巇富良之江有徒椒茲[illegible]燼
宵拔群衞如鶩大江矢攢遝擲奔扳乃蕩莽邪乃
夷其城兩都既平四郊遐寧按兵血戈宣饗[illegible]
皇德乃詔庶黎載欣載悅有羊在牽有酒盈樽延頸
促武拜手轅門交人既來乃告乃謂曰予天氓
皇乃遐棄
皇之宏化如天浩〻曾爾交民而不覆幬飛章

帝閽

帝憫且吁曰奠交民曷圖厥初爰昔漢唐制內二地

宋化失宣投之醜類今五百秊天運載旋朕惟機

逆敎弗順天乃斷自衷乃擇俊乂立之百司敍以

庶吏乃發

洪音乃厲厎士交民困疲汝惠鮮之毋俾交民憂心

孔懷扵乎噫嘻

聖澤洋二自今其始交民永康交人于二惟

帝之謨交人來同惟

帝之功伐石泰山告功萬世億萬斯秊永昭成軌

瑞應麒麟贊（有序）

大海之西萬里外其國曰榜葛剌有麟生焉其王

知其瑞而不敢自有因望洋東北再拜而言曰玆

惟海島蠻夷之邦視在天地之內如九牛一毳其

何以致此者斯其爲中國

聖人宏化盛德之徵乎謹卜日遣使戒舟航度絕島

逾大洋獻之

闕下于時

聖情悅怡萬姓具瞻龍顏而鳳頸麕身而龜文容與

閑暇不驚不悚聲出其庭若合乎鍾律其步趨又

中乎規矩信乎其性之至仁而有以賓服乎百獸

者也扵乎盛哉考之往諜禮稱四靈麟葢爲之首

而龍與鳳次焉詩咏歎文王之化其頌美揄揚托

意扵麟者自趾而定而角不一言而已則麟者誠

聖世之上瑞也三代以上或在囿或在郊藪然皆以

聖世而出記曰中國有聖人焉則麟至而又以麟之

應爲夷狄向化之兆者此特其一端耳然而漢武

之世麟見扵雍而匈奴渾耶來降宣帝時九眞獻

以麟來貢而四夷莫不賓服則其言信然是皆見

諸經史可考證不誣者也洪惟

皇帝陛下功德盛大仁恩宏暢始于家邦竟踰乎八

表故薄海內外九夷八蠻之遠無不向風慕化蓋

自三代以降中國之盛未有過扵今日者也夫惟

陛下盛德克積之極故融而爲醴泉渙而爲甘露諸

福之祥無不畢至其積盛不已則又爲麟之祥產

于數萬里外而後致之

原缺

闕下豈非
上天以是昭彰
陛下漸磨萬國柔遠能邇之化哉益自周成康至于
今幾二千季麟之見纔一二耳而臣獨得遭逢其
時以快覩乎曠世希有之瑞其爲欣幸可勝道哉
謹頓首百拜而述贊曰於皇
聖德兮如日方升被九有兮超八紘旁暢達兮感至
靈極西濱兮麟降禎嗟麟之降兮孔神以明五行
粹淑兮匪孕而生四靈合體兮匪育而形其性振

振兮含和包貞涉萬里兮登
閶庭嗟麟之來兮惟
聖之徵龍顱兮俅二鳳頸兮矯俯九門闢兮鄉雲浮
黍葉鶩兮陪玉蚪責
聖文兮揚佳休千秋萬歲兮麟孰與儔麟孰與儔兮
聖澤汪洋龍遊宮沼兮鳳鳴朝陽酌丹穴之泉以爲
醴採玉山之禾以爲糧擴至仁爲囿兮禮以爲防
嗟維尓麟兮永與翺翔後天不老兮
聖壽彌昌

帝實圖之神筭雄略闢闔化機奮揚踔厲孰測端倪
帝撫將士察其寒飢二則予食寒予之衣疾載後車
賜之藥醫道行苦渴水湧于黔天降嘉雪泉湧于
坻凡
帝所作天相之爲爰自漢唐暨宋之季犬豕橫縱中
國變甲五百餘季孰不憤咨惟我
太祖既除既治肇造綱常拯民既墜惟
帝紹統功德愈偉黃帝大禹商周之際推古較今罔
有或二酧功百王聖憤萬里施於子孫永二是賴

小臣稽首敢獻歌詩垂示將來蟠極天地

瑞應詩（并序）

永樂十五季十一月癸丑
皇上營建北京
宮殿瑞光頻見輝映殿柱之間金水河大液池氷
凝結衆像千態萬状奇巧精妙不可殫舉丙辰之
日復有卿雲五色中見瑞光團圓如日正當
御座瑞光中粲五色天花巳而騰輝上升西度宮苑
联照

皇上所御殿庭浮彩氤氳終日不收其時寄雲來獻瑞氷如水晶含玉者凡七與金水河所結無以異者工師執事之人萬衆共覩莫不歡忻踴躍既而皇上命以示南京小大臣民瞻望咨嗟都城人士驩舂累迹交相稱慶蓋前此未嘗有也於乎方宮殿經營之始而上瑞疊臻此天意所在曾無所自而肰哉洪惟

皇上功德盛大無與倫比至誠之道上契于天聖謨之發動與天合由是三光全寒暑時四夷賓

服五穀咸登肰後修禮樂明教化舉先王之道重彝倫之典隆百神之祀恩施鰥寡之民使海隅邊徼日所出入之地皆相安於無事熙肰泰和充乎六合之間凡醴泉甘露嘉禾瑞麥麒麟騶虞之瑞靡不畢至至於此而天地之祥交應於上下盖所謂以和召和者

皇上盛大之德誠有以來上天之降鑒而非偶肰之故也於乎盛哉臣覩茲盛美不勝欣踴之至謹百拜稽首而獻詩曰欽惟

聖皇御極兮乾清坤寧聿追豐鎬兮肇建兩京
明堂洞開兮玉除彤庭煥黃居之巍巍兮峻紫府之冥冥惟
天篤眷兮屢錫嘉徵卿雲興兮郁郁紛紛變化輪囷兮粲五色以成文祥光燁煜兮洞徹乎
金門輝騰黼扆兮儼奉獻於
至尊惟體元以居正兮實曆數之方殷大液兮淵冲
金水兮沆溶氷凝結而疊起玉稜層以玲瓏外成
如意珪璜中含瓔珞寶網奇奇旋旋殆育不皎乎

於良工益造化之自肰所以符泰運之興隆神皋
聖壤兮所畜者久
英猷廓斷兮所謀者深信天作地藏之有待惬經營
宸制於
聖心規模宏遠兮過周成之作洛曆數綿延兮邁商湯之景亳於以奠安中原於以威振幽朔煥乎
大明麗天率土一照而不遺於丘壑也欽惟
聖皇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聰明文武統一聖真纘
太祖開新之業繼文王日昃之勤無一事不遵成憲

無一念不在生民贖六合以無外令四海以皆春
際天極地悉
率悉臣興禮樂於中朝考制度以時邀熙治化兮三
代返風俗兮再淳
天命兮諄二
聖子兮神孫萬二季泰山不拔之基萬二季洪河以
長之業
衣裳垂乎紫宸之殿
功德鐫於白玉之牒巍二隆二

天子之功頌曰惟
聖作都謨謀同兮惟
天降祥符
宸衷兮聿觀豐鎬兆熙雍兮居正體元日方中兮制
業垂統益穹隆兮四夷萬國長朝宗兮

西域獻獅子賦有序

永樂十三季秋九月西域以獅子來獻雄姿詭狀
傑然殊常顧盼之間百獸悚伏前此未之見也於
乎遠物之來實由
皇上德化廣被之所致非偶然者臣潛觀茲盛美謹
百拜稽首而獻賦曰
邈哉獅乎粵産金天之西隤厥有獸兮曰發猊蒙二
茸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凜二栗二赫乎有威聯絣目兮星
晶爰[illegible]尾金[illegible][illegible]覺摩牧之精莫撓太白之靡齊
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奄乎雄姿聲殷雷兮舌[illegible]二齒利
劍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神牙兮欲捜怒拂腥兮漠[illegible][illegible]是
[illegible][illegible]豹[illegible][illegible]犀覆象兕劉熊羆豢由歛我而違邀
[illegible]黄[illegible][illegible]而莫窺尔乃道西極騰瑶池踰葱嶺涉

月氐東望扶桑獻之
京畿于時九門既闢明堂孔陽金昊載肅商飈徵
颺遊于彤墀煇乎煌二厥有老胡椎結而毳裘再
拜稽顙擎拳以奉將殿陛進退率舞而低昂曰
皇至仁兮柔遠備茲獸兮馴良見者駭乎其未覩聞
者想像而彷徨乃知遠物之來格實由
聖德之遐彰簫韶兮鏘二鼓鍾兮[illegible]二陪麟趾兮下
上隨騶虞兮翱翔協
皇武兮符治康奠中土兮清四疆

皇風暢兮　皇道昌
聖壽萬億兮與天而俱長

瑞應麒麟篇（有序）

永樂十二季秋九月榜葛剌國遣使獻麒麟于
朝明季秋九月麻林國復以麟來獻其狀皆與詩
書傳記所稱無以異者臣惟麟仁獸也中國有
聖人焉而後至今二國皆西海萬里之外距一歲而
麟兩至焉是
皇上盛德廣覆漸被所至非偶肰者臣潜覩玆上瑞

不敢以黙輒形之咏歌爲麒麟篇一首百拜上獻

辭曰

皇化敷萬國賔麟之降徵
皇仁若木之西桂海濵玄楞晃肰降其神欻忽下爲
麒與麟龍其首麕其身負以龜文縏彬〻行中規
矩聲合韶鈞生草不折何振〻瑞物之生本同氣
要當匹美貢
紫宸神光皎〻射大白散作霱雲成五色淋漓上與
大微直駕楼舡辭下國祥飈與鶩波息十洲三島
相緲綿玄鰲紫虬俱辟易飄肰遐舉上
神京神京大道如砥平峩〻雙鳳闕巍〻凌紫清
琦楼玉殿丹霞生麟之來
皇化成兩〻翶翔繞丹陛遊聖歸昌相和而應聲有
如雌雄兩神勢萬里之遠遲合并麟之來符佳禎
簫韶九奏鳳凰和鳴獅子貢西極騶虞遊郊垌南
畝之禾九穗而一莖
皇之沛澤有如此萬國涵濡皆滋榮麟之來景運昌
伏靈囿偉煌〻舞堯階繹蹻〻餐以玄圃之芝房

飲以瑤池之霞漿千秋萬歲承
寵光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高帝呂后論

或者謂高帝寛仁愛人乃獨於呂后以色衰而弛愛夫託交貧賤起身艱苦一旦富貴之餘乃疎棄之獨不念前日楚軍之間道哉高帝無乃少恩也梁子曰不然夫高帝之知人何如其明也與呂后處者幾年矣呂之爲人獨不知之耶彼固一婦人也而其雄猜傑黠有猛士之肝腸高帝於是乎有以知呂后之心矣夫畜老人猶憚殺魯謂國家之勳臣耶而族戮之

無遺噍類若罝中兎肰未嘗有難色后也何其忍人哉夫殺諸將非高帝之心也后也蒯徹教信以反貫高反形已具高帝猶釋之而肯果於殺韓彭耶韓彭雖夷滅而昔日感遇之際士爲知己死者英態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思之豈不一動心哉呂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高帝所以薄呂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其中矣不然盧綰舊日里衍恩猶不滅乃謂至親而獨少恩哉夫觀人者不於其所厚而於其所薄高帝於其所薄者如此矣豈得薄其所厚哉呂后忍於韓彭者如此矣豈得厚於劉氏哉豺狠得嗜則喋血掉尾以恣饕苟無所得則爪牙拏攫以致猛諸將已盡其禍尋及劉氏矣故殺韓彭而諸將惧族諸將而劉氏惧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黨呂氏立命斬之用平之謀高帝至是非特爲劉氏憂亦且爲平勃憂也高帝目幾瞑肉猶未寒后也曾無一髮之感即謀族殺諸將今日鴆如意明日斷戚姬今日鴆齊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立他人子爲帝又殺之而又立焉忍人哉后也一至

此極也當是時漢已亡矣吁高帝豈不知毒流至此哉說者謂良平之教高帝往往恐小以就大晉獻之驪姬秦皇之扶蘇高帝審之久矣然獨惧高帝之明有所未盡者焉懲其近而不懲其遠商之亡以妲己周之亡以褒姒高帝曷不懲此耶嫡妾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於是拳拳然屬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乃欲以一手障之吁何益哉

論平陽公主

唐武德六秊平陽昭公主卒詔加鼓吹班劍武賁甲卒以塟大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遂用之梁子曰世固有非常婦人哉方唐主起晉陽入關中公主將精兵會世民於渭北與其夫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氣槩寵事隱若一奇男子豈不非常婦人然竊意非常之事不可有也苟有之非美事也禮男子生授之以干戈組豆故有事於天地四方者男子之常事也女子之生習之以瓦示之以裼卑之於地故有閨

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者女子之常事也妖狐晝遊人必驗視見魅在稠衆則瞿然曾謂婦人而誇能事於軍旅宇宙間事亦良可怪也哉高祖乃猶欲務國家有常之典以賞此非常之怪是高祖好怪矣晉陽之役獨少此一女子兵耶夫人主舉措雖微其流必至故禮怒蛙而勇士成市駿骨而良馬得易曰履霜堅氷至言漸不可長也未幾而武后出性明敏通書史易唐祚自爲皇帝斬伐號令天下者二十餘秊於是乎謂之真非常婦人者焉而向之睥睨對陣者又不足道也自是終唐之世非常婦人居多焉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吾觀高祖經營之初亦異哉

劉仁軌

少府監裴舒爲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大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愚意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於君或譎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巽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耶

其巽言之耶夫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者有似乎巽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李義府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猫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矣至於武三思爲周公威福之柄又竊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孰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爲巽言曷不爲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投之仁軌此時宜進言曰以銅爲鏡不若以古爲鏡以古爲鏡不若以賢爲鏡書云人

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隋之煬帝淫刑黷武沉湎冐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鏡照曰好頭頸不知爲何人持去此煬帝以銅爲鑑而不以古爲鑑也大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身致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常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人爲鏡可知得失此大宗以人爲鏡不以銅爲鏡也陛下誠能以煬帝爲戒以大宗爲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殿廷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

陛下以心爲鏡勿昏以慾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下屛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爲不祥謬矣

明本二十條（有序）

治天下有道在明其本而已本旣立則治道立矣深山百圍之木蔽丘壑而拂風雲終古不拔者其本固也故善培其本則枝葉可以茂天下大器也天下之安在審其本而已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寍民猶國之元氣也人之一身元氣充滿則百病不作故善治國者保其民善治身者保其元氣古今帝王之保民治之教之而已仁義中正民心之天理也禮樂開導國家之教化也政形防範國家之治具也治之與教莫非因其本然之天焉教之以道防其心之未然也治之以法懲其形於已然也懲之不可以大寬防之不可以大踈防之踈則縱〻則流而溺懲之寬則玩玩則慢而欺溺則教不立矣欺則治不純矣無善教無善治則民心之天理日喪而本不立矣本不立而欲天下之安且固可得乎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〻

之本在家〻之本在身愚故以正心格物至誠一內外厚倫理爲家本以躬禮讓立廉恥重學校務實學惜賢才爲教本以任賢辨邪親〻愛民敬天立紀綱定命令均貧富省形法尚果斷爲治本嗚呼明德所以新民也修道所以立教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擧斯心加諸彼而已是則教與治非二道家與國非兩途堯舜三代之治如此而已方今聖天子在位至公至明保民之心尤切〻焉立法之意視前代爲詳立教之盛視前代爲優夫善政則

民畏善敎則民愛苟在廷之大臣天下之方伯守令體皇上之心共盡乎政敎之責與其使民畏不若使民愛與其使民不敢欺不若使民不忍欺以培植乎天下之命脉元氣則根本末固社稷永安生民無窮之福也區區之愚見如此敢論述于後以俟知者擇云

家本五

正心一

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善乎人君一心乃萬化之本源臣民之

準的也故不難于治天下而難於治心焉此心一正萬事可理此心一荒百度皆弛可不慎歟彼正人之事君也存其正心以行其（志正）君心若正則上下一心自然如雲龍風虎氣同道合諫行言聽而治化隆矣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於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故唐虞三代之盛後世莫及焉彼邪人求售於其君也蘊不正之心惟欲逞其志以圖己之富貴故逆探君心密窺其隙先意而迎乘機而投私惠小節幸而一微中則大奸巨蠹漸以肆焉人君未之覺信而任之則正人曰疎小人曰進黨引類附蠅營狗苟此倡彼和牢不可破則治道壞矣政柄一落鮮可復收如漢元帝之於恭顯唐玄宗之於李林甫宋神宗之於王安石卒誤國家卒禍生民卒貽譏萬世也治亂之原實根於此可不戒哉是故人主之心當惺惺自持時加撿察貞誠不容一毫之僞至公不使一物之私持守不至俄頃之間當極仁恕以自居極坦夷以接物極廣大以容衆一念弗正痛克猛省勿謂其隱而縱之滋根蔕結則不可拔矣勿謂其微而怠於防潰堤

決渠則不可遏矣故自微而檢之易爲力既放而收之難爲功也昔宋太祖嘗獨坐令洞開寢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朱子曰太祖不用言語文字而胸中自有眞大極一部故人君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可燭萬幾

格物二

人主之格物不可無學問之功所以考往昔之是非爲今日之龜鑑視前代之得失作後世之楷摹也唐宦者仇士良敎其黨曰天子愼勿使讀書親近儒生

彼見前代興廢則吾黨疏斥矣奸人之用心專欲愚其君則爲人主者安可以不讀書窮理哉肰當愼擇夫邪正之道而留心焉苟留心於道德性命之原則知日增見益廣德日修而治道隆矣苟留心於異端他技之末則用之於政無益於治道爲之於身徒獘乎精神傳之於後世不足爲功業而治本乖矣昔程子在經筵嘗曰君德成就責經筵時政得失責宰相夫時政之於君德猶水之源木之本也欲其流之淸莫若先澄其源欲其末之端莫若先正其本時政之

得固係乎賢相而賢相之言則在君聽之也賢相之討則在君用之也人君識見既廣則壅蔽自無知賢既深則用賢自篤小人之曲見私謀安得而進之傅說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成王之訪群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吁學非一日可畢而德性非一日可定擇正人遵正道自始至終由緝而熙可也郭泰見茆容而勸之以讀書范仲淹聞狄靑而遺之以左傳愛其人尤欲其學況事君以忠者又可不導其君以學哉

至誠三

一心眞實萬化之原念慮雖微鬼神森羅天地昭格故爲臣者有此心以事君則必志慮忠純出辭吐氣自肰懇惻深至足以感動君心而千蹊萬徑深防曲慮皆不足用矣爲君者有此心以待人接物則自肰坦易平直疑忌間隔自肰不生而凡深憂過計亦無所用矣故至誠之道大而天變之可回小而豚魚之可徙微而僕臣妾御之委其心下而匹夫匹婦之得其情以之而事宗廟則精神自相流通以之而臨朝

廷則念慮無有隱伏以之而禦詭詐則詭詐之情將自窮以之而待智術則智術之技無所發故中庸曰誠能動物先儒又曰誠無爲幾萬物夫萬物莫不自有實理以吾實心而行之則萬物可動也故實理之所在不待於有爲有所作爲則非至誠矣昔人有言於唐太宗曰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願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方以至誠治天下不爲也夫詐行於己將何以動物徒勞其心而不得其理也肰太宗欲屬大事於李勣而左遷之則猶有不誠

者焉而李勣聞命即行則亦潛窺大宗之心矣故君臣之間洞燭以肺腑相照以肝膽相激以恩義則中材之人皆可使爲君子之行苟貌定而心不肰外諾而中不許上之心非眞實則下之心懐猜疑如此雖曰仁義道德之士莫不愛其君亦將無由安其身無自效其忠矣故作天下之士氣尤在於至誠

一內外四

善乎諸葛孔明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使内外異法也夫國之本在家豈可自爲偏私使内外異法哉一念之偏苟積而萬物之理莫正一竇之涓滴不塞則將爲洪波寸薪之餘燼不撲則可以燎原易曰履霜堅氷至言陰柔之長有其漸不可不愼也六經所稱述漢唐宋之興廢可以鑒已故嘗論夫君道配天后德配地天無不覆不私于一物也地無不載不偏於一物也君以治外后以治内法乎天地順乎陰陽也天尊而地卑陽動而陰靜靜則無所爲卑則無敢抗故君無所不爲后則聽順於君爲君不敢以自私一聽之大公至正之法爲僕

臣侍御雖甚愛之婦寺宦妾雖甚憐之一有弗正不得以私恩而蔽之何則法一不可偏而公不可掩也肰則居疑丞輔弼之任者豈可曰君之家事臣不敢于于外哉譬如一家之中父母所作苟或未當爲子者當曲盡其誠起敬起孝思所以平格婦寺宦妾苟不守其分以干於正以犯乎禮尤當及時匡正無使至於縱恣不可救也如一家之中婢妾女子行其非間得罪於父竊柄於母爲之子者尤當再三白父直逐去而後可毋使失節於宗族起怨于親戚遂使豪奴悍僕盜鎖鑰啓扃鐍竊契券以招外侮以爲亡家之本也又如人之一身寒暑傷於外者藥之必易癰疽結於肺腑者療之必難若又無良醫不峻其戒約聽其耽嗜于酒色慘酷於滋味而後砭其肌膚灸其肢體徒盡其心而無救于敗何益哉

厚倫理五

五常之道本乎天理具於人心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也君之所以爲君者以其職此也故人心不可一日而無此理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六經所載

莫非此道周之衰其道遂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亂臣賊子懼而天下一治焉是則治亂之原在此矣故古之有天下者未嘗不以厚倫理爲先焉堯命舜以愼徽五典舜命契以敬敷五教禹之佐舜也汲汲焉以三事爲務而三事則以正德爲首成湯建中以表正萬邦中卽此理也武王建極以尊與齊禮極亦此理也德莫高於堯舜功莫大於湯武而所以治天下者舉不外於此蓋以爲天以是理賦於民使民不失此理則君之任也故曰天地萬物父母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民不得縱欲以敗是理徒有君焉耳一日無君則殘賊奸宄並作民無以安其生縱而不治則夷狄而已矣禽獸而已矣故並立乎天地之間者君與此理也嗚乎天理之在民心亘古至今不可滅也斯民也卽三代之民也富而教之豈非民之所以賴乎上哉作而興之躬以導之漸摩之於歲月防範之以教化維持之以廉恥夫々婦々父々子々近而兄弟之親旁而故舊大臣遠而四海萬邦皆有待於人君之推恩焉孟子曰親々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自三代以至于今其興廢靡不由玆者也愼之愼之

教本五

躬禮讓一

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讓者理之實也言以禮之實爲國則何難之有於乎干戈鈇鉞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治天下慶賞黜陟可以治天下而不足以定民志尊卑貴賤可以定民志而不足以善民心欲善夫民之心者惟在於躬行禮讓焉譬太河之

水決之爲渠疏之爲潰散之爲澮瀦之爲澤蓄之爲陂塘皆足以爲利苟塞而不導則懷山阜圯城郭弃稼穡漂室廬奔激衝射浸濫汩沒無不爲害矣故未可導而不可遏民性亦猶是也善導之者因其有恭敬辭讓之心使之曲折周旋於事親敬長之節升降拜起于籩豆罍爵之間乖爭凌犯之風不作而和順從容悉不自知其造就之渾化也不善導之者使之積而爲怒目疾視之勇挺而爲奮挾攘臂之習放而爲醉裸忘形之非鼓而爲頹墮或靡而爲燕安或卑

而爲佞諛或蕩而無所羞媿或恐而至於殘刻皆率先之不謹也天下之人豈有不善之性哉在乎上之人導之何如耳誠能躬禮讓于上薰蒸陶鎔俟其自化漸摩涵養俟其自成積之以久俟其透徹周遍身與之相安事與之爲一淪肌浹髓而禮樂興矣宋胡氏有言人君躬行于上公卿表式于下以明哲人倫爲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吁世有古今理無古今心無古今教化之實行三代之治決可復

立廉耻二

善乎管子之言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嗟夫廉耻乃國家之所以防民欲也禮義不興則廉耻不立廉耻不立國家之大患彼貪墨謟諛頑嚚鄙鈍者雖堯舜之世豈能必其無一人哉惟堯舜之世教化行故禮義明禮義明故廉耻立彼貪墨謟諛頑嚚鄙鈍者雖有之不能惑衆不能亂俗不能妨賢不能病國也內而三公暨百執事外而牧伯庶尹莫非忠正盛德之賢清修偉節之士故在下者雖有無耻之資恒不得施其無耻之技三代之盛皆用此道秦之亡在乎廉耻之不立也夫民之所以尊君親上而效死於節義者徒有詩書之道以立君子之行以明小人之志焉耳烏有詩書可焚而君子可坑乎哉詩書之道廢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故秦之亡極其速漢之興至文帝躬行長者開遊學之端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而漢之治庶幾成康之盛殆成帝之後王氏竊柄上下之間佞諛成風肰終不足以亡漢者以文帝躬行之德未泯也光武一呼

四方忠節之士爭起而輔之而激濁揚清之道光武有焉明章之世尤知尊禮師傅故炎祚雖微士氣益厲迨多士云亡漢祚遂屋由是論之有道之時正人揚于朝而無耻者格其心顛覆之世小人肆其威而君子屯其澤威肆於小人者法必亂澤屯於君子者國必亡董子曰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異路賢不肖異處矣夫用君子可也而小人亦用焉退小人可也而君子亦退焉如是則賢不肖混淆民固未知君子之決可爲而小人之決不可爲矣民無定

向俗何由美夫三公六卿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也固不可輕進而亦不可輕棄惟賢則立之於位旣獲罪則退之以禮所以重朝廷而君見衆庶此賈誼所以言之於文帝也然則爲今之急務莫若待君子以有禮置小人於無用不妄尊賢不濫罰惡則爲善者有所恃而不惧於非辜爲惡者有所懲而不得爲僥倖則人〻改行率德知所羞媿矣

重學校三

不素養士而欲得賢譬猶不耕而待穫不琢而求文不可得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養民莫先於養賢養賢莫大乎教化教化與賢士同一消長賢士與治道同一倚伏教道明則賢士衆賢士衆則治道得故有意於治道者必重夫學校焉論語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之憂民未始不有以教之者三代治道之隆係乎人材之盛人材之盛係乎教化之本原素立也漢帝之興東征西伐戈未及投而過魯一祀有耿其光唐太宗削平僭僞大召名儒累幸大學是二君者皆曠世之英主也方其偃武之餘不暇他及而切〻然知尊聖人重禮教者豈有他哉誠以天下之治有待於賢士故浚其源以永其流溉其根以俟其實也向使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得三代之真儒如孟軻氏者居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之祿上則人君師之而不臣下則公卿大夫躬率先以受教以周孔之道而易黃老之言以修齊之術而去詞章之陋以誠意正心之要而黜其好大喜功之心則唐虞之治又何以過之哉雖然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若夫審科第之多寡以驗教導之能否視文詞之優劣以定祿位之高下則於性命道德之原必不講矣以華藻爲高致以質實爲庸愚以力行爲虛文以才幹爲先務則明德新民之功必不究矣故所重者在此則所輕者在彼矣所務者在此則所趨者不在彼矣此三代之教所以異乎此方今

朝廷教養之意超軼前代爲之學者固當知所以爲學矣選天下之真儒以師表大學擇大學之賢士以

分教四方德行文藝本末兼舉務收遠效不求近功此今日之急務

務實學四

朝廷欲得真實之材當先去夫華藻之學天下之大豈無實行之士哉在乎上之人教之養之取之何如耳教之必實養之必素取之不苟則真實之材得焉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之以六德次之以六行參之以六藝莫非詳於行實切於日

用者其教之可謂實矣自家塾而黨庠而遂術而國學禮樂詩書絃誦舞咏開導之也周防範之也至動盪鼓舞之也有節其養之可謂素矣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自選士之秀而升曰俊士自俊士而造士由造士而進士論定然後官之任官肰後爵之位定肰後祿之不苟虛名不求近效其取之可謂詳矣教之實則學無不篤養之素則德無不周取之詳則不材者無所進自鄉舉里選之道廢而後世教養之方取士之法不可復古矣肰漢取士諸科猶云近古至隋一變而爲科舉歷代守之天下學士靡肰從風競浮文以勝質後虛詞以勞心刻冰爲工鏤朽爲巧根本之學盡亦用心焉哉故以愚見觀經義論策以爲取士之一端則可也以爲天下教養之格律則不可何則天下之材器局不同資性各異恭愼質實者或短於材華文思新奇者或涉於輕佻操守有餘者智謀之不逮正直過人者材幹之少虧近又觀之北方之學者或長於講說而疎於詞章南方之學者或畧於性命而優於文詞長短巧拙固各不齊豈能舉天下不齊之材而使之盡爲文章之士哉措之政

事行之事業固不可用無學之人肰餙詞於虛夸者非學也又何益於實政且能經義者謂之成效不能經義者謂之不成效愚見不成效者固不少而號爲成效者未必盡通經意悉曉古道也朱子曰自隋唐專以文章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正肰則何苦而舉天下教養之費以循積久之弊而不圖實效也歟成周三物皆非文章孔門四科各因其材爲治如成周爲教如孔子亦云可矣今欲使鈍者皆銛質者皆文則是將求

勝於三代求過於孔子矣吾未見其能然也朱子之說不得行於當時而積習之弊會未改於往日故愚見以爲宜於當今而垂之永久者莫若漸改隋氏之陋稍復成周之制以三物之敎而爲四科之設豈不爲一代之盛典哉若夫擇師道之賢盡董勸之勤則又在夫上之人焉有二程之敎而後有二程之學者有安定之敎而後有安定之門人倘曰可以行之風俗敎化或者其有小補云

惜賢才五

賢才之在天地間良不多得也培植之勤而後成旁求之周而後得相得而後用不相忌而後成功明君知其然故保養賢材如護四體漸摩之薰陶之浹洽之以恩澤鼓舞之以敎化董之以躬行之術其培植之可謂勤矣然而不見用焉猶虛器也於是擇而求之而不能得其尤異者則又察之於疇人之內考之言詢其事觀其進退然後用之求之可謂周矣及其用之也不稱欲焉吾所欲爲往往違意而逆心然後又察之不爽於事而協于衆情且有功焉其心專一忠愛久著誠賢材也於是歡然相得而後能成功進一賢材如是其難何可不加之意以愛惜之也疎之恐其大遠非任賢之道也疑之恐其大專非任賢之道也聽之惡其大切非任賢之道也一行之或玷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一語之弗佯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一事之弗當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短之者交至恐其媒蘖之也毀之者無實恐其擠擯之也公道以自持或仇怨之者至矣正直之不阿或羅織之者至矣故明君往往推誠以待

之肝膽相照肺腑洞燭小人自無罅隙之窺瞰君子得以展布其四體矣且天下之小人無窮而天下之賢材有限也今日退一小人明日退一小人退之不已小人自然無幾矣今日去一君子明日去一君子去之不已則君子自然無幾矣小人得志則中材以下可以爲小人者或變而爲小人君子得志則中材以下可使爲君子者或慕而爲君子世道之升降其幾又在此焉然則進退之際可不愼歟譬之種樹者日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連抱勤勞非一日之功求

用在十季之後髙山峻壑萬牛引重千夫助呼致之不易也乃一旦棄之以寸朽聽傭奴惰僕薪之以斧斤會一念前日之辛勤哉故賢君毎思培植之非易自肰愛惜之深至

治本十　關五條

任賢一

治天下之先務在於任賢而已使三公得職者天子也使六卿得職者三公也至於使百職得其人者則又在乎六卿之與天官也以一人斷之則可以一人

理之則不可故人君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焉夫端表則於六曹之地者非三公乎三公所以贊盡天子以進退天下之賢者也天下之治亂在衆職衆職之得人在天官天官之得人在三公與天子故三公注意於天官天官注意於衆職吁知人至難也明有所不照知有所不及以張東之二知而處武三思不如薛季昶以司馬君實之賢而知王安石不如呂誨則廣覽衆聽又用賢之先務焉故天子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苟衆職弗理咎在六卿六卿非賢責在三公臺諫可得而言之天子可得而察之公論可得而退之天子常擇三公三公常擇六卿六卿常擇衆職大綱舉於上衆目理於下用賢之道得矣

辯邪二

李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在人主之辯自古人君之用邪佞未始不以爲忠良也其棄忠良未始不以爲邪佞也漢武帝明君也以公孫弘爲賢相而黜董仲舒之正學宋真宗賢君也以

王欽若爲厚已而黜寇萊公之梗直彼二君者猶肰何惟夫唐之德宗不能覺盧杞之姦邪哉故君子之退小人必因君心之明小人之排君子必由君心之惑夫啓君心而使之明者君子難爲功蠱君心而使之惑者小人易爲力君子之事君也君心所欲必不順而從恐陷君於非禮也君心所向必不阿而逢恐陷君於非義也其愛民之心常勝故不肯剝民之利以市寵其憂社稷之心常切故不能循君之意以固位其畏名節之心常在故不能竊君之惠以苟祿其

慮事也周而密其忠愛也實而深不可誘以利不可屈以勢其肯為佞諛以要君也哉內不懷阿附之心外不為諂諛之行自非君之知巳其勢必疎〻故小人之排君子也常易小人之事君則不肰常有以窺夫君之心思所以中其欲黙揣其幾之未發逆料其意之將萌君意所在常先事而迎君心所向輒乘間而入君所惡也則窺密而致毀君所好也則湎頽以為譽意在黷貨則竭民膏血而不顧意在窮兵則危國社稷而不恤意在重刑則慫入骨髓而不問或以

色慫或以土木或以封禪或以神仙思中君之欲以惑君心之非以保巳之富貴無不為巳君心既壅政柄在手於是杜絶言路掩蔽聰明群小而蝟集一倡而百和其勢必至於殺虐忠良屠害宗支使巳之威行而人莫敢議君之勢孤而巳日見親又其甚至於人君父子夫婦至近之地其情有不得相通者吁可畏哉故小人一進雖有能退之者自非人君能辯之於早後將噬臍莫及矣唐玄宗末年天下大亂乃悔曰吾不用張九齡以至於此遣人祭之於曲江夫何益哉漢之恭顯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檜凶虐令人切齒當是時非無忠良雖刳剖心膽其如君之不悟何肰則生於漢唐宋之後者可以鑒矣

親親三

維持國本莫良於封建維持封建莫良於親親傳曰親〻而仁民封建者亦帝王推親〻之恩以仁民也上古制治保邦用此道焉故久而不亡其亡非封建之失也失親〻之道也夫王者之有天下不敢私之分封子弟使之各保其土以盡其民為之諸侯者亦

不敢私之為天子守其土疆以保其民上下之間如木資枝幹以蔭其本根資本根以榮其枝幹枝幹剪必傷其本〻根撥必悴其枝榮悴相係豈得自異其蔭芟戕其本也哉是故伐大木者必先落其旁枝殘人國者必先殄其同類先王知其然於是內外相維首尾相制內之權足以弭外之變外之勢足以戢內之姦彼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有所忌而不敢發長治久安之道莫良於此故曰維持國本莫良於封建也叔伯昆弟自祖宗而視之其始本一人之身自一身

而親之固皆手足股肱也居一家之内合一人之身嘗使其身之氣脉常相流通或壅而爲疣贅或結而爲癥瘕滯而爲跛蹶舒而爲痿痺皆其氣脈之不相流通故疾見於身不得爲完身是不謹疾之過也昆弟叔父之親彼此常相知不至有猜疑心志常相通不至有間隔恩意常浹洽不至有疎忌則藩籬堅固孰敢踰其垣穴其基而毀我墻壁也歟故保封建莫良於親親也或曰周之衰諸侯相侵伐無寧時天子下同於列國封建之失如此吁此非封建之失

也親二之道不行也危而不知持顛而不知扶上則并禮樂征伐而忘之下則并禮樂征伐而竊之然猶足以久存者枝榦雖強終不足以撥其本根也及秦滅周諸侯莫顧周亡而諸侯隨之本根既撥枝從而亡勢所必至也秦懲此失列而爲郡縣楚人一呼而亡秦若反動以振朽株然此無枝榦以蔽其本也漢懲秦失大封諸侯王又歷大於要指大於股之病又失其中道也然有如文帝篤親二之道吳楚之禍何自而發哉鑒亡秦而置封建懲周漢而篤親二治天下之道不能易也

愛民四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甚哉民心乃天下之本國之元氣也本蹶必萎氣竭必亡失民者滅得民者昌夫自古有數百年之天下者必其有數十年愛民之實政深恩厚澤有以固結其心而不可解焉故後嗣子孫雖不免昏戾而未至於斲喪前人之澤者其民皆不忍去蓋 培養之固根本植立不可得而搖動之也故欲保夫天下者

莫先於保其民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又曰可畏非民惧之以刑則愈犯臨之以威則愈慢糾之以法則愈肆愚之而愈智暴之則離遏而不通則潰惟其有可畏此其所以不可下也不下之則所畏可無實以罔秦之事觀之周積仁日弱而歷年最久者得其民而又得其心也秦積威日強而後世咲之者秦得其民而不得其心也秦用法如雷霆視夷三族如撥餘燼然二民不畏刑二卒不可措奸卒不可止是惧之以刑而愈犯也秦皇虎視四方威行天下三十七年可

謂極矣然而偭畔之氓敢毅鋤大言而不顧是臨之以威而愈慢也罰及棄灰禁及同室內息法不可謂疎然而挾匕首於殿上奮鉄鎚於沙中者未聞有畏縮之態是繁之以法而愈肆也焚詩書烹學士以愚之而良平之徒其智出乎學士之表愚之何可得欲富其國而取及錙銖一旦四方蜂起遂不可制暴之安可施六國之地入秦而六國之民智者無所謀勇者無所施目相視而不敢開其喙則又有心非腹誹之誅於是蓄憤而俱發者若鼓奔濤而決壞堤而秦莫如之何矣過之安可爲此秦之所以甚可哭也文武周公之道則不然懷之以德而民莫之犯齊之以禮而民莫之肆坦易平直而民莫之蔽開其智使之盡格物窮理之道修齊治平之術節其力使之鰥寡孤獨有養通其情而同其好惡使之有所庇倚是以仁心仁政浹洽周遍民之歸之如赤子之慕慈母雖絕衿去之亟走而從焉然則有天下者將何所懲〻秦可也將何所法〻文武可也夫爲國莫先於得民心愛民莫先於行實政實政莫先於用仁賢舉文武周公之道世〻守行之未有不長治久安者也

敬天五

人君常存敬天之心則萬幾可理所居之位天之位也不敢怠其位者敬天也內外百辟天之職也不敢曠其職者敬天也四海萬民天之民也不敢下其民者敬天也凡天所叙之典天所秩之禮天所命之事無不順乎天則天意得矣書曰皇天無親克敬維親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夫知天之無親則不敢不敬知天道甚明則不可不敬不敢不敬者畏天也不可不敬者知天也知而畏之則能順天順乎天者必得乎民〻既得矣天下孰得而動之哉且天者理而已天人相與之際不可以不慎爽於理者悖于天故人事之得失天道恒應焉況人君者父乎其天母乎其地天之眷君不頃刻而忘猶父母念子不斯須而舍一出往之間而昊天及焉一遊衍之間而昊天在焉葢天體物而不遺也豈可謂其高遠不吾察而有怠忽之心哉片言苟善天聽伊邇感應之理真猶呼吸之相通者也故聖哲謀肅乂而雨暘寒燠風應焉

致中致和而位且育焉此無他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吾之心卽天地之心也故人君與一念以敬天其精神嘗與天地相爲流通湯六事以自責而大雨遝至大戊修先王之政而桑穀爲祥此感彼應何其速也由是觀之天人相與之機審矣且湯與大戊豈必有乖政也哉而所值如此者如人子之所行罔有過失而父母猶時震怒以恐懼之者固使之堅定強恐不至有非心也且天意所在亦非人之所知如老成之人慮事有非後生少年所識室家雖安寧而思患預

防之意常先事而丁寧憂愁衣食之念嘗預期而告報蓋愛子弟之心無所不用其情也子能祗順之則父母底豫矣漢文帝治平極盛之時而日蝕地震之變不减苟文帝不能祗順安知無咎徵之應乎惟文帝能祗順故有其象而無其應也唐明皇安史搆亂之極而天變畧無蓋天意稍厭絕之矣明皇卒不省悟乃至於亂也故天變之見不必皆有徵而天變之無未必不可懼苟不務修德或專行厭勝之術或故作其事以應是不惟不知天意且欲求咎徵之必應也况一陰之長嘗在陽盛之時而一陽之生常在陰極之日人若居極盛之時當思持盈之不易過亨嘉之運當思保泰之爲難先事而憂則無可憂之事矣思患而防則無可防之患矣慎終如始敬之敬之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竹所記

梅岡南塘之上渡石橋並淺堤廻𥗢後入者王君伯亮之所居也地不盈畝屋数椽而竹数千竿過其外者徒聞雞犬之鳴吠童稚之語咲機杼之聲啞啞肰而居人煙火在其中者不見也乘樞遂戶俯而後入仰而視之則長稍直節上拂乎雲漢而煙霞雨霧紛披挺拔冥迷蔽虧之狀頃刻而變萬殊而或清風徐來却鄰父之儇談止童子之餘誦拂衣宴坐而聽之

則四壁之外如絲簧金石之互發而澗聲鶴唳與夫樵者之歌牧人之謠若呼而應響而荅者君益樂之而自號之曰竹所君簡易抗直不妄交扵世其人非負清情雅况者亦不至其門予甞過君君葛巾藜杖練袍無組而油肰自得因與予觀竹入其室予咲而問之曰君室中何所有也君咲而荅曰山珎海錯之奇熊蹯豹胎之美吾無有焉至於釣登巨鱗瓢貯芥餅酒溢盎而午熟雞啄黍而秋肥則吾有也因取酒酌之醉而後論其先世豪奢盛美之事而今未嘗見矣蓋竹之東舊爲寶賓樓樓之下爲湛綴之亭其外爲駙馬之門其北数十步郞楠岡梅岡之下爲萬丈樓宋丞相信國文公爲其五世祖約齋先生書扁恒讓益四德在爲當其盛時連甍疊檻花木之富賓客遨遊之樂殆無虗日及其廢也一旦丘墟茇草禾黍生之過者莫不喟肰歎息扵乎盛衰之來亦誰能拒之而人情不能無忻戚也君及見其家盛時今老矣乃泰肰安扵窮約如此豈非貧富不易其志者哉夫竹不以寒暑改其節君不以窮達易其志則宜乎君

之愛夫竹之至也至其居之安樂之深浮游汚濁之表而外累不足以介乎其中則君之獨得又有在扵竹之外也君不以言扵人人少知之者因書以爲竹所記

清風樓記

都城之浩穰天下之會也萬夫之塗百貨之所通行者肩相摩勢不得廻還而文學之所居尤甚因築樓高出闤闠以周覽乎四方以脫煩囂扵紛埃之表中書舍人王君孟端予友也爲寫竹数千竿扵樓之四

壁君於竹甚自惜獨於斯樓寫之如此其多也蓋其意酣氣適振筆迅掃如驅龍蛇而出乎風雲雨霧之中挺肰而直節放鋝朳而爽籟發使登之者觀其勁正援出之操如見夫壮夫列士之形容如長林大谷而幽仙羽人卒肰而相遭使人神情變易思欲與之處而百慮皆化何其美也於是君與文冉飲酒其中酒酣顧四壁若清風颯肰而至者因以名其樓明年君以扈從來北京爲求予文記之曰清風樓者予所寫竹在焉予嘗要君寫而未之得也聞而異之曰夫

何爲得此於君也哉君亦輾肰而笑之因爲之言曰夫人不汩於富貴貧賤則舉天下之故有不足嬰其情者浩乎其自得超乎其莫與之偕如昔之務光魯連嚴子陵陶元亮者其清風固油肰於六合之間而無窮也而今不可見矣君獨振其高韻以見於所寫之竹蓋亦寄意於此矣及其於文冉也又以其情好之所鍾意氣之相合而不自覺其傾寫之至焉人固莫能測也世必有會其意於忘言之表者哉而非予之所能盡知也君爲人氣岸高邁若不可俯仰一世

文冉與君交厚靜直退肰工於寫山水善書而能賦而混其迹於市區膠轕之鄉於乎彼其汲汲於得失之際憂愁思慮日交乎其內則雖離世以獨立絕俗以自高亦徒見其迹耳夫何足道哉

芙蓉山房記

憶昔放舟青原白鷺之間望文江數十里外鬱肰而秀出者芙蓉峰也雲霞開闔群山環而向之而莫與爲匹者世傳其下多丹砂空青琥珀之類又云其山郎幽獄故又名天獄云於此逮係鬼物其爲謬妄甚

矣肰好怪者尤喜傳其事郡志所紀亦以爲實肰不知其無是理也於乎有山如芙蓉而不能遨遊升降於其中以攬取其清勝乃信其誕妄謬悠之說如此其亦可咲也夫廬陵數百年來忠節文獻之盛天下莫不仰慕希冀以爲山川神靈實生此魁傑之才皆想望覽見其勝有未暇者則以爲恨獨胡氏居此峰之下累世矣今有初又因以名其所居之山房蓋不以其積玩之熟而忽其可美不以其飫見之狎而厭其可愛其亦喜之至樂之深所謂謬妄不稽之說者

自不足以奪其恒好之情而他人之仰慕希奐有未厭者有初得而專之也不亦快也哉有初系出公霸之後忠簡剛簡之餘烈殆與此山俱高不泯山之巔老子之宮巋然而立好奇之士常至其上以周覽其四旁其必有指胡氏之居問其先烈而慨然動夫高山仰止之嘆者乎有初之子（某）來京師因翰林庶吉士胡靚求予為記遂為之書靚有初之從子也

世節堂記

吉水曾希升之來京師也從其舅氏翰林編脩周君孟簡謁因慨然流涕而言曰遭家之不幸凡三世皆以夭殁曰明輝予曾大父居中予大父而仲持予先君也三世娶皆周氏周氏里盛族曾祖母西園先生方大之子寡居時年二十八祖母元東宮說書志逵先生之子方大子也寡居時年二十七予之母則子敬之子又志逵從子也寡居時年纔二十二三母皆以節自守獨予曾祖母之殁久矣幸二母康強無恙方將以其事聞于有司以干旌别之典而非二母志則有所不敢又恐其終遂泯然無以表見於世則不孝之罪大矣因以名其堂而求記於先生斯二母志也謹介于舅氏以請予聞其言而悲之夫三代盛時內教之修自閨門鄉黨達之邦國以風化天下故不獨公卿大夫之家雖庶人女婦亦皆能躬蹈禮節以之而自防此其教使然非其質之能然也三代而下內教不行閭巷之女婦無所取式苟有足稱者非其教使然其質之能然也由於教雖中人可使為賢由其質雖賢不能保其無過然則後世女婦之行有足稱者豈不尤難也哉曾氏之母同出於一門無間於三世葢又曠世所未嘗見者至欲泯晦不顧以聞於時此雖士之明禮義審於輕重內外之分者尤難之也方女教無聞之後而有如三母之行是宜為之書不獨以著三母將以警勸于世也希升為人循實其遠祖三聘三鳳當宋季世皆有卓行三鳳當時目為偽學在呂祖謙三十一人中者也志逵為東宮說書時其母命之還郎曰辭去不顧當時之賢者皆高之兩家先世風節凜

肰如此三母之行固有所薰漸而肰哉因并書之俾以記其堂

勤有堂記

世之愛其子者嘗有無窮之計而尤自以爲得者金珠象犀貨寶之積居室輿馬之富使其子終身不至於窮乏肰不知金珠象犀之實相遷徙貿易於世者無巳也多藏厚積鮮有不至於敗者六經百籍聖賢之訓天地萬化之理脩焉探之極其深而人不以爲過索之窮其源而人不以爲侈克積之極盛而人不

以爲泰顧所見之下者寔以此易彼及徐而計其後也卒爲世吠之亦何其不思之甚耶平昌與仁濟取韓文公所以訓其子者名其堂其意拳々焉望於後之人者甚至既而其子紹生舉於鄉登進士第以選爲翰林庶吉士所以慰其親之心有在矣明秊仁濟來視其子于

京師留數月將還平昌求予文記其堂其意又欲以勉夫後之人也仁濟道其子者如此而其子卒由是以顯嗟夫彼屑々於金珠象犀輿馬居室之遺者果能使其子守之而不見奪於人者乎不獨不能使其子守之雖其身欲守之以老不可必也肰則以其身之不可守者遺其子倘來倏忽不知其不足恃可謂天下愚人也哉仁濟之識量其過於此遠甚遂爲之書

竹軒記

進士顏大和爲令廣東之四會縣凡六七年不他調因郎公宇之後爲軒而種竹焉少暇輒退坐于軒中蕭蕭肰不知炎風瘴雨之爲煩毒也其高雅勁正超肰獨立之操若與此竹相賞於退僻之邦而其樂肰

虛心寡欲之氣驕人逸士所自負而高者將皆兼取而并有之其爲可喜豈流俗之所能及哉予嘗爲令四會知其民之難治大者挾其氣以豪小者負其恣以爭臨之以威而不勝其詐之售也撫之以惠而不勝其威之褻也甚則阻山谷以自比蠻獠而吾號令文法之具皆莫之施苟未能清心寡欲以臨之則鮮有不至於困者況望其能肆情一軒以詠其所種之竹如大和者耶大和有暇日以自適其情於一軒如此其爲治又可知巳大和來　京師因其友翰林侍

講陳杲之求予文記其軒予嘗喜淇澳之詩所以托興於綠竹者言君子學問之力自治之嚴道盛德之至善而後申之以有斐君子終不諼分者言其有是君子之實而民之不能忘也其寄意於竹皆君子成德之要道太和其志於君子之道者也治一邑固不足以著其志然未有不能其小而能其大者太和誠有以愛其民將見其民愛之而不忘覩其竹猶召伯所憩之棠也其有已乎哉予不能忘四會太和又告予以其民有不忘於予者故爲書此俾記其軒其民秀而文者多讀予記庶幾又知予情者耶

洞慧觀記

廬陵城四面山之踴躍而出者如虎豹麟鳳之壯麗雖數百里外皆可見也獨附城隱然如偃月之狀者曰月山山之小者最近而其地實勝附山而爲之居者洞慧觀也先是元大德中郡人劉宜中爲營此觀既成又盡施其貲且棄家從觀之道士陳秋崖者學道其中以老焉宜中號無隱時又有徐石心者山東人聞無隱名而來爲之徒於是洞慧之勝擅宮邃宇冥冥然遊覽之士相接跡於其時及九之徽棟宇像設日就毀剝歷數世幾七十秊至今主其觀者歐陽梅溪也梅溪不溺於其流讀書賦詩授學徒於月山之中而於驅鹹邪祟之術尤高一日發其所有貲復營建之自殿而廡而門以及三清群真之像皆完而備之繚以周垣樹之松柏既又爲燕息之所賓客之廬鑿地爲池引流而注之藝蘭于室種竹於堦聚圖書於庭凡可以資其奉養者無一不具焉加以太平之久松柏之植者日以茂宮室之葺者日以脩四方之遊考日以廣於是洞慧之勝視舊爲有加

永樂十四秊冬其里吳道弘來

京師因胡紹武求予文爲之記予固同郡人而未嘗造月山問道弘紹武道其事爲躍然想見其處夫道家之說以虛無恬淡爲宗以鍊氣化神爲本至其爲法以呼召風霆驅役鬼魅禱祈寒暑則亦欲以冀濟乎萬物以爲之用著其功於冥冥之中而不欲自逞於時此其教之所以然亦其流習之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其廣大宮宇以自植又聚其徒之材如梅

溪者是已梅溪歐陽氏之賢者也雖放迹黄冠而志有足尚歐陽氏之在廬陵者無聞矣而梅溪又失之此而彼得焉吾重爲歐陽氏嘆也書以鋟于石俾後之人知洞慧之廢而能興者自梅溪始知其廢而興之之難則知繼而守之者其不可以易也夫

坦端堂記

故吏部尚書劉公崧以老乞致仕

高皇帝許焉旣賜之還又寵之以

詔公歸築堂扵私第之左名曰坦端之堂蓋恥

詔書坦懷端志之語云扵乎

高帝扵公眷顧之厚終始不替至扵名成身退而寵

眷益隆

宸翰寶章之輝煌煒肰照于蓬蓽君臣相與之際亦何其盛哉始公由儒生見授兵部職方郎中拜北平按察副使改禮部侍郎權知吏部尚書事文章功業並著扵時位望隆矣而謙卑如未嘗仕肰不矯激以絕物而行益峻不詭隨以同衆而衆莫爲之異一扵藏而安於命公之所以簡在

上心者其以此也自古人臣不受知於上不足以行其志扵下

高帝於公知之深故一語而盡其平生雖堯舜之知人無以異也此公之所以拳拳不忘旣去其位而猶有以名乎其堂焉公歸之明年復以司業徵及公之卒恩章尤篤生榮死哀古今有如公者亦少矣公所居曰珠林距泰和城五里公殁未幾其居燬不治者久之一子又早喪其孫曰并長知學能世其家因改築其堂而新之蓋距公之殁已三十年矣扵是瓊州守王君伯貞爲大書其額而并以請記扵潛潛自童子時嘗拜公扵床下公不以其童孺加撫愛焉蓋嘗戚念公之不可復作也因爲之書俾以記其堂云

皆春堂記

天地以至和之氣育物扵春凡物之勃肰以生扵春者皆此氣之充也屈者以伸欝者以暢挫折而屈伏枯槁而困瘁苟遇其時莫不奮肰昭蘇蓋天地之心造物者之仁固如是也肰嘗默求其故其所醖釀以成此氣之和者亦深矣窮冬寒冱霜雪之至嚴凌厲

凜冽摧而逆之以歛其生意者無遺毫髮使其時摧而歛之者有所未盡則發於春者亦安能溥博弘暢如此其至耶君子之道常使造物者之仁存乎其心天地之和萬物之春常與之接蓋幾乎仁道之流行矣肰其學未易以至也鎮江有學醫之士曰何彥徵挾其術以游於大醫安靜不妄其氣甚柔其術視古俞跗不異所謂鑱石橋隱案抗毒熨搦髓揲荒之法遇所當施輒發其技而不少止夫肰故噭號而呻吟苦痛而無耶者皆得恬肰以安嬉肰以樂其生而嘩

二肰以鄧夫泰和之域若有契夫造物者摧落發舒之妙也彥徵於是名其堂曰皆春而以求予記於乎彥徵及物之志亦何其弘哉病者得愈彥徵爲之喜如萬物之暢達而接乎其前所謂皆春者不待言可見其意吾獨惜乎世之不遇彥徵者多也豈獨不遇彥徵彼隱忍姑息不强委一切之苦而宻抱終身之痛見者爲之悲酸脊遇彥徵而不用其術者之尤多也於是爲記其堂而嘆息焉

止齋記

予舅氏陳仲亨先生居大和城西栁溪之上因其故廬爲室而名之曰止齋蓋陳世之先世常顯矣方其盛時賓客騎從之衆煒肰常盈其門及遭離亂無一免之覆而先生之兄仲述復以進士遇逢

聖主爲名御史於時陳氏子弟之進者亦寖二乎盛矣肰先生方慨肰歎息以謂盛衰之相尋者倏往而忽至承乎其先者非不難而立乎其後者不可必也於是低昂俯仰諧嬉以玩世同乎流俗不絕情以爲高不矜氣以役志而或凌厲振迅赫肰以希夫過情

之譽翹肰以干夫非分之奥者未嘗有也以畏慎約其志以澹泊養其躬以禮義訓其後人且名齋以識其意蓋先生之年已老矣今年春其子公餘改官寧陽教諭至

京師屬予記其齋予何足以知先生也雖肰先生孝友之行本乎其性而敏黙深識窮物理之審微極思慮之精深人有所不及者其所以退肰自托如此者豈無所見而肰哉時行時止之説在易之艮可推見其隱而世之自取僨覆之患者常始於不知所止也

肰則先生豈所謂知進退存亡之道者非耶是不可以不記齋之前後有修竹佳花之植可玩而蔭而予之居與先生近顧何時從游其中以問所止之說耶

雲山草堂記

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公士美今翰林學士勉仁之先君也公賢而有才畧嘗被舉至京師上以其子既仕於朝遂賜之還所居在邑西雲際山之下因名之曰雲山草堂公於此徜徉以終焉其歿又幾年學士君思草堂之勝而慨其先君之不作也以屬中書舍人王孟端爲寫雲山草堂之圖且屬予記之君之言曰始予先君遨遊乎此山之中予時尚少也肰而涉澗溪陟岡阜撰杖屨琴策壺觴之具下上乎雲烟竹樹之際予未嘗不從故舊朋友或與之俱往亦時二酌酒於泉石之間醉而後見之於詠歌者其音鏘肰而其樂益陶肰也長松修篁干霄而蔽日松之聲翏二肰泉之聲淙二肰猶鶴鳴而巖谷皆應先君嘗靜坐而聽之有油肰自得之意至其暇日呼予昆弟告以詩書禮義之訓勤力忠厚之意

其言尤諄複而詳懇肰自予之竊科目入翰林遭逢

聖主眷遇之隆凡十九年乃得推恩先君贈典之加燁肰賁于巖谷而先君與先夫人皆不及見矣顧寵榮之已至而中情之益悲乃追惟疇昔慨幽谷之遐邈思見夫艸堂之勝而悽愴怵惕無日不往來于懷者此圖之所以作也至於予之悲有非圖之所能盡者子爲我記之於乎古之人不忍忘其親而思其居處笑語志意嗜好者無一事而不用其情學士君雲山艸堂之作豈所謂致愛而致慤者乎此其意不在於山水之間也雖肰玩其圖見其山川艸木如升乎其堂聞乎其容聲則思之所由與又未必不在斯圖也因備書其說以記之焉

醉吟樓記

予同里劉仲良氏築居縣之南十里夏村之溪上有樓數間仲良日觴詠其中而扁之曰醉吟之樓時仲良年幾六十矣予因念其壯時俊敏穎拔之氣英二肰足以馳騁於時而今老矣乃頹肰自放於山水之間且以醉吟爲足以適其意而大書以揭於所居之

樓上仲良豈固欲酣放以忘於世耶抑固有同於樂天之所謂醉吟者乎方樂天退居洛中龍門八節灘之上歌童舞妾賓客宴飲之奉何其樂也而其中情有不肰者吟咏之意隨遇而見而悲慨憤嘆之發其意拳〻非忘世以逝於物外者之比也仲良喜飲酒以適其意憂悲愉懌之積亦時〻見之於詩肰而屏居戛溪之上者則無所用其心於時也撫長松蔭茂樹非其交不與之接非其事不勞於懷世益忘仲良仲良亦欲相忘於一世此其情與樂天者異也雖肰戛溪之上土沃而泉甘幽芳佳卉之植被逕而盈疇登其樓以望群山之外則西陽三顧金華武姥聳立其前後仲良既醉而吟於此信足以忘懷萬事者乎予自縻祿於朝以來

北京於其意之所適有不能盡知徒慨念其山川爲之想像而歎息焉仲良之子士皆舉進士今爲河南按察僉事求予記其所謂醉吟樓者因爲之書俾以告仲良尚以其所爲醉吟之什示予一覽也

清白軒記

雲南按察僉事茹良玉取漢大尉楊震所以遺其子孫者名其軒曰清白良玉世本　晉陽人自元末客蜀之巴縣久不能歸遂家焉其地在巴渝之間今重慶府屬邑也重慶昔者爲胡氏僭竊之都　巴蜀之水至於此而合下爲三峽千餘里而後出夷　陵其壯且險天下莫之過也予嘗道經其地覽其山川因訪其遺老蓋

太祖皇帝之定四方也最後乃取蜀方其用兵時一自漢中入取成都一自夷陵攻瞿塘成都既潰瞿塘亦披靡不支遂直搗重慶明氏君臣既繫頸出降而兵馬犄角府藏之貨財遠近屬邑悉封上于有司其地未盡煩兵戈故其民至今號爲富完其學者習於禮義才克而氣完仕於時往〻取通顯者此豈獨其山川之高深致肰也亦其安集富完之餘遺逮

太平之盛加以詩書之涵養而流風遺俗之未泯者因得熏其化而致顯融於時其材之成有自來也哉良玉蔚肰有今學者之文詞而介肰以古君子清援之操自勵觀其所以名軒而想其意氣之偉出豈不

賢矣哉而豈獨如是而止也定其志而不遷克其所守而不可奪則見之於事業者固將燁肰照耀其山川無窮也卿其所謂清白者又何以異乎昔之人所云耶予再去蜀以秦

京師往還兩紀忽忽幾二十年志氣之衰耗甚矣肰猶常時想望其山川而思見其士之志節益其去之已久而與之接者益少罔良玉之介且潔而又居乎風紀之任足以行乎其志可愛也夫其可尚也夫良玉以求予記因爲本其山川習俗之故以記其軒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劉彥桓與其弟彥湘所以奉其母孺人之堂也劉氏爲里鉅族彥湘之尊父曰仲堅好學負材其兄聯吟所者尤豪於詩孺人歸劉氏十年二十八而喪其所天子二人長者纔三歲遭家多故播遷傾覆一門壯者無幾存或勸孺人改適以存二子者孺人輒大慟欲絕持之益堅卒撫其孤至於長大教之以至於成凡四十有二年而劉氏之嗣頼以不墜者孺人力也夫節義人所難也士大夫平素明義理一旦臨利害之際鮮不失其所守女婦生長閨門乃能蹈之終身不失豈不尤難也哉孺人姓蕭氏元御史方厓君曾孫也君以方壯之年當元盛時自江西儒學提舉僉憲廣東西拜監察御史彈劾奸宄所至爲之凜肰一時勁氣論者至與丞相文信公並稱百餘年來未有以其言爲過者肰年三十八卒矣於乎此吾廬陵之所以盛蓋自諸賢忠節之著而又有如君者惜史傳失傳不得暴諸後世鄉人父老雖能言之亦十失其八九其子孫又遷徙淪落少有知

之者聞孺人之貞節使人喟肰念之世家餘韻流波其未泯者尚在於此哉故香山縣丞彭君叔介嘗爲劉氏塾賓爲扁其堂曰貞節而瓊州大守王君伯貞爲大書二字以揭之彥湘又以求予記閭閻之士欲知方厓君之烈者讀予記則不獨有得於孺人貞節之一事也

溧陽縣學鄉貢題名記

進士之科自隋唐距今幾千年賢豪俊乂之出不可勝計

聖明統一萬方詔天下立學既歲貢其士子之賢者又取之以進士之科此與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並行不廢也故今之得士也尤盛至于薰陶消化使人人自趨于善禁制防範使不失其性則三代以下未嘗有也由是海隅遐徼萬里之外皆翕肰響應而況溧陽之爲縣密邇邦畿其于教化得之最先且深者哉夫古之教自格物致知以至于窮理盡性然後本末之詳未易能也而其所由入莫先于六經孔孟之言今之科舉于六經孔孟文詞章句之間豈不可苟而

止也肰而致察于章句而日造夫義理之精微致篤于文詞而日究夫聖賢之隱奧博求而約取勤行而不怠則自盡心知性以至于命者亦不自知其至也夫于天地古今之秘人情物理千變萬化之由以及夫三代君臣化民成俗之微言深意皆得之于心舉而措之其有不沛肰澤被天下者乎其究之不深則其言之也淺其講之不密則其出之也疎則夫學者于此果可易而求之耶由是論之科目之于教化豈若淺事而千餘年間所以得人之盛其亦有以肰哉

予外舅陳公餘佐教溧陽之三年集士子由科第進者自洪武以來摭若干名勒之石而立于學宮非徒以勸來者一時之士所以涵濡　聖化而得之最先且深者亦于此而見其槩也予弟本之嘗教于其學公餘因以求予言故述予所聞者爲之記其必有深明六經孔孟之言出其間而任致君澤民之　責者夫豈徒文詞章句而已哉

偃雪軒記

東之兩廂曰軒而凡簷宇之間可憑以望者亦曰軒

郭君仲揮則因其舟中可望者名之以軒者也舟頗宏壯其中之室高及尋橫縱加尋之四剡木爲承溜其上加梁栰爲而漫以版牖其兩旁以爲軒一之空可以出入其坐也可倚其立也可憑可望以宣其煩煩至於波濤烟霧之接則浩肰如擬堂屺而望乎郊野之空曠也仲揮蓋愛其疏達而未有以名之予時與同舟自濟陰以趙

北京忽大雪平地數尺光景煥發洞澈乎軒之內人之居乎舟中者或若觝踞乎雪中憑軒而望之則樹

林高下於川原之際凫鷖鷗鷺出没乎洲渚之間者皆隨過而輒見舟之行不止而幽奇偉怪之接於軒者亦屢變而無窮也予心樂之顧仲輝笑曰自南州所見宜固有如是者乎而况局於丘園樞戶之間一隅之近求其汎覽流觀窮萬里之勝不待褰裳跰屐而盡得之於此軒者未有如今之觀也予爲予名之曰假雪軒不亦可乎仲輝聞之欣然大喜取酒相酌曰先生其爲我記之予昔嘗仕廣海間苦瘴熱恨無雪以自濯今乃叨蒙

國恩忝職侍從得遨遊兩都以觀覽奇勝於河濟之間其爲喜幸亦已至矣而仲輝嘗從先君讀書其胸中拔出流俗又久矣

北京可樂可喜之接乎目蓋不止此也雖然駭於所未嘗見而厭棄於玩熟者人情莫不然也以予之所駭而恐仲輝之厭玩也故爲之記使仲輝知予之所樂者在此雖久處未必厭也

春熙堂記

廬陵張君思恒居之後舊爲沼自思恒得之乃刳治其汙濘實以土石築爲堂寬爽深靚周旋拜起可以容衆而合族其上爲樓曲欄回檻倚靡而相通其高可以抗烟霞而覽山川之壯其下俯以清池池之上爲圃曰樂圃廣數畝種竹數千竿被之以芳杜猗蘭浮之以荇藻蓮芙烟收雨止徐步而遐矚則汀沚之外溪澗相錯輕飈方至而遠響曠發蓋其景無窮其可愛而樂者亦無盡也思恒自幼習詩書禮讓不幸早喪其父兄弟四人既喪其伯兄季又喪其弟存者獨其兄思忠思忠耿介慎厚甚愛其弟而思恒之事

兄亦敬恭怡怡然一味之甘惟恐其兄不在爲其卑於倫誼蓋其性然也故堂之西爲軒曰二難之軒其兄與弟之殁二孀婦在室一有子一無子然相與居二十餘年卒能自誓以不背所天故其東爲堂曰雙節之堂大書特扁光耀相照凡過其里升其堂者皆悚然以作顧視其子弟少長之際皆愉愉然以喜久而薰然若有得於中爽然若自失於外及退而遊於其圃則又莫不詡詡然既倦而忘歸既去而不能已於情也故合而名之曰春熙之堂而張氏鍾慶於此

者盛矣嗟乎四方之游久矣閭巷之民役於居室與馬而鬩很忿戾無一日之寧者皆是也顧其中能以孝友禮遜敦行於家使流風被於人人其爲裨世匡化何以加之哉予行四方而寡見其人乃於思恒昆弟而得之語曰家難而天下易如思恒昆弟者非得之於家矣乎使有以推之而曰難焉者吾不之信也思恒二子鉉鏻一孤姪鍾愛而教之無間焉來予記其堂以示數子者且以勉其將來予既遊其園樂其山水升堂而信其孝友之可徵故爲之記

湧翠樓記

廬陵城北數里望群山如閩江流際山而極不見其所往然其地少平甍疊之雉堞與人家之竹樹薈然布列其中山之可望者尤未盡見也張君思忠之居城北者因而爲樓以據高丘出氛埃而臨廣野然後天玉瑞華青原諸峯遠在百里之外者皆見焉其巖巒蒼翠高下橫縱如鱗萃而鬣聚如滄海之波濤其孤嶂重壁森聳而出者如虎豹之跳躍而出乎叢薄之外風雨晦冥光景倚薄變化倏忽而其狀益奇因名其樓曰湧翠之樓至其淺坡平陸衍迤起伏之際仙宮釋宇往往攙之以隱伏而遠沙極浦之間帆去檣留之可見水之溢出者因而堤之以爲渠二藝以荷而堤皆植以柳風至而荷香烟霽而柳媚益居其土與常遊其間者皆不知其勝獨於樓而後得之若其勝在於樓而非其地之有也亦奇矣哉夫天下山川之美者常多而好之者少也雖好而居之辭有不可得或仕於四方賈於江湖之遠意有所不暇一見而心已厭至於其適也則臨玩愛賞之不足而憂愁

繫戀承之矣求其常與之處又有暇力爲樓以盡其勝朝夕飫見熟玩而未嘗厭者什百中一二耳若張君者是也君所好如此其志趣度越於人者亦遠矣哉永樂癸巳之秋予嘗登樓而縱目焉然方上京師又輒別去所謂意有所未暇者其予也哉

詩意樓記

永嘉謝廷儒其先世嘗以文學顯於宋元之間至廷儒益好學而工於畫永嘉多名山華蓋紫福松臺諸[illegible]璞城遠近狀如北斗故世稱爲斗城其尤秀者曰

謝山以晉康樂公嘗遊其間而得名者也廷循家城中築樓高出城外每圖畫之倦則憑高而望山有足愛者層巖重壑或離立乎遠空或屹然近在几下而雲氣之往還光景之卷舒蓊然而深隱煇然而明霽使覽之者爽然而自快益雖能賦之士抱襟發舒然徒得之于其目鬱乎其中者口咼不能道也由是好事者為題之曰詩意樓廷循以求予記之夫古人之詩不徒模狀物態在寓意深遠非深於學者未易工非博物多識不能賦也然亦嘗藉山川之清淑以暢達其性靈以予之拙於詩也安得登斯樓假山川之助庶幾一為某賦之然又以謂環列夫樓之外者予能賦之某固能畫也得之於畫與得之於詩者其意豈有異哉廷循今居京師予嘗過之索其所畫草虫花卉羽毛之屬聚置一榻之上觀其紛披鼓舞之勢蜚飲俯啄怒鬬鳴呼之狀真如讀古詩邠風而箋小雅則亦何往而非詩意固不必樓之外也廷循知畫皆又多能如此因并述其所能者以記其樓使登高能賦者或於此兩得之也

重修白沙靈佑廟記

廬陵上流三十里曰白沙有廟曰靈祐相傳以祀宋高陽關都部署康公保裔也按史公初以彰國之節守高陽契丹入寇范廷召求援於公公北至而廷召背遁虜騎圍公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逃公曰臨難無苟免此吾效死日也大呼入戰連數十合殺傷甚衆矢既盡猶奮空拳以擊賊遂死之公死二百年夷狄之禍益甚河洛之間化為腥羶之域於是宋失其故都而公之神亦徙而南焉公洛陽人死河間久矣其魂毅魄猶凜然不可汙犬彘如此當是時有身為將相富貴尊榮而恐於背君父以向事夷狄者其有愧於公何如也史稱公謙退謹厚宗儒好禮則公於死生去就之義必有見焉豈尋常武力之士而已哉公既著神南土其精爽之在物者益赫然陰威慘烈真能使神奸懾伏而民之奔走奉承者亦罔敢或怠水旱疾疫禱之而輒應於乎公之靈明盛矣夫惟古雄勇忠烈之士秉大節臨大難奮不顧身死而其神上通於天以佐事上帝至於焄蒿悽愴之際發見昭著

有不可遏者蓋其生平耿〻自見者不隨物而俱盡與陰陽造化同其樞機屈伸變化不可測究而或感之以至誠亦無不應者蓋理之常無足怪也而道家者流謂公爲疫部之帥究善惡而司疫焉是不必然也夫爲善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百殃者天之道而亦人事之必至者公何敢焉彼巧術曲禱以求免於罰而徼惠焉者皆惑也公自眞宗贈侍中南渡後所在郡縣往有以公封號爲請者遂進爵爲王公之父諱再遇後周時從宋太祖征澤潞亦力戰死大行山

下民爲廟祀於其所自沙之有廟始自宋紹定辛卯旣燬而復興者屢矣近其民又改剏之旣成主廟事者求予文記之予恐民怵公之威而不知公之烈也故論述其事俾刻之石使祀公者有以考焉

靜軒記

泰和沙洲之北曰源塘群山隱然蒼松古柏極天而無際即其深始得開曠焉岡阜盤迴淺澗相屬溪橫而橋出澗過而泉鳴漁者游而耕者棲山人隱士曳杖徒步而往還者楊君世中所爲靜軒在其中也霞烟雲霧之中而見其室宇之弘麗老者含頋而歌童子抱書而讀而歎之逝者不駭鳥之啄者不驚魚之泳於池沼者如躍於江湖之波濤凡接乎目過乎耳無不可愛者則坐於軒之中而得之於軒之外者皆是也君和易怡然旣無迕於物亦無慕於世無迕也故於人鮮有所怨惡無所慕也故常泰然有以自足休〻焉與一世相忘於無事君惟如此故能靜也夫人心之所以妄動者由有物汨之耳見可愛而羨見可惜而憤激乎外盪乎其中使和平之氣索然而日

悴於乎豈不可慨也哉君無有於是故雖老其容甚澤如方壯者然孔子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莊子曰無爲則俞俞俞俞則年壽長矣吾於是知君將龐眉皓首享有多福子弟見之而稱慶閭里聞之而嗟羨夫豈止今日之見而已哉君有子皆賢諸孫亦旣知學其季子孟完來

北京旣求翰林林先生觀書靜軒二大字歸以揭其軒以予居同里也又求爲記予愛楊君之爲軒有以得夫山川之勝而名之又有以息其老也故爲之記

退菴記

退菴者王君子朋所居之菴而人因之以稱扵君者也君所居四面皆山蒼翠踊躍如大海之濤其中隆肰高出者梅岡也岡之南两山横分靡而相屬而飛雲過鳥望之無窮元馬九皐先生爲書两山之間者以此葢梅岡占群山之盛麗而两山又擅其會君之菴獨當其中所以尤勝也君少時負盛氣奇材氣足以挫豪武智足以破奸說家藏萬金一朝散盡亦不以介意嘗從蕭求巳先生學書經旣肰以進取爲己

事遭時之亂羈縻扵世故而今已老矣頹肰山澤之間鏟去節目更爲坦夷聞人之失則包含葢覆或淺辭以寓意雖其子弟不胥二也而豈有意扵世事哉名扵其菴葢志其老也肰予友尹君昌隆嘗稱君雖老而氣不衰及予來梅岡尤時〻聞其論議君雖韜晦屛處而其行尤足以化服其鄉人或有所爭縣不能直者皆聽君一言而止也君葢斂其果毅以爲中和而消化其鋭者使泯肰而莫之見則君豈尋常之人所可測哉書以記之庶幾知其名菴之有以欣也

澄心堂記

錢君好文家扵吉文之西漢水之上水下〻流爲潒水曰潒曰漢皆不詳其所以名之之始二水亦非舟楫所通肰疏而播之灌其鄉之田幾萬頃方春雨積衆溪合注浩肰有江河之態及雨止而潦收則平沙淺瀨泠〻肰有可愛者而或過之以急澗障之以斷麓跳波濺浪漕肰和激至其泙湃洶湧呼號噴薄之際如山傾而谷應如風雨之急來而又在夫曠肰寛閑之野無城郭車馬之交此山林隱伏之士與夫奔走

乎埃壒厭倦扵煩囂者得之以盪滌其心志則雖江漢之雄傑深廣有不願以易也而錢君樂之不獨以此也葢水之流至其居之近淵停蓄止蓄貯而待用扵人者俯而鑒之可見眉髮君謂此有似于吾心之靜也因託之以自號曰澄心老人又大書以名其堂曰澄心之堂君年幾七十矣方將息衆慮以自適曰倘徉乎二水之上而泰肰乎萬物之表故有取扵水者如此扵乎世之多欲者常有以累其心惑之甚者有身外無窮之奠使其過漢水之上登君之堂得不愧歟

貴其形之微哉君之學志于道德而諸子皆以明經爲務有以科第進而仕于朝者矣予愛君居于二水之間而得其利以養耶其清以名其堂予爲之記又道夫水之奇變者抑亦有以盡夫水之情狀又獨于君之所樂者而止也

琴益軒記

弁冕綏纓皆所以飾躬也而玉要焉笙磬管籥皆所以爲音也而琴瑟要焉故古之君子習其步趨于玉而養其德于琴瑟德之于琴瑟譬身之于玉也故君

子無故玉不去身而琴瑟不離其側焉然步趨淺事也而佩玉之際必宫羽角徵之諧肆夏采齊之似則所以作其一身之儀者何可有毫髮疏忽之累哉琴瑟之所養必致其和平攻伐其邪心消化其粗鄙頑傲之習蓋有操其器而其中肅然聽其音而其思油然者矣玉以禁其外琴瑟以養其中二者交相爲用何古人善養其躬也哉吉文錢君好善自少篤志于學思有以窮夫古今萬化之本于六藝禮樂皆兼通其文老而無意于世獨好夫琴因以琴益名其所居之軒錢君之言曰操琴如執玉予愛其言之有合于予也然世之知琴者寡矣烏能知君獨惜君知夫琴之深而善言其意也然君又喜賦詩長篇短章託辭比類善曲盡其情則君于所養之和平者不獨于琴焉發之也苟知其詩庶乎知其琴也哉君之學見于此若夫君之才不止此也惜乎其老矣書以記其軒

善安堂記

錢君文復西昌善人也雖頹然自放而中情坦爽與一世之是非不交其慮而憂虞得失不入其心故[illegible]

泰然相忘于恬逸之鄉而傲然自樂以終其身其以善安名其堂者所以識其平生也然文復自壯歲負氣英偉夫遊江湖間覽觀山川之勝結交知己以自快于一時今老矣無所爲于世矣猶以其身之安于田里者由于爲善也拳〻不忘以名其堂則其胸中所見豈常人可及哉夫人之爲善如農之種穀種之而俟其成必食其利爲善之久亦必食其報此常理也文復自壯至老一意于爲善今有子長大知爲學有孫亦岐嶷可愛則食其報者豈徒在其身將在其

子孫也彼世之機慮萬端而終歲無一日之寧徒于文役而咨嗟嘆息蓋所謂未種而望秋不耘而求獲者可咲也已文復居城中其爲堂頗深邃其前爲小樓俯視城外江流浩渺龍洲隱然雲帆鷗鷺飛揚出沒而岡阜林木挺然而恣睪者皆可望而見之其居之勝有在于堂之外者又如此文復與予交其子舉善以善書選入 禁林以其父之命求予文記之予愛其名堂之意有足以警世也故爲之記

守拙軒記

吉文錢君習靜即所居之東闢一軒曰守拙君之言曰古之君子學窮乎萬化而不知其深處貧賤之陋而不知其困居富貴尊榮而以爲當然以予之鄙陋學之而未能也蓋其材猷志慮既不逮于古人而推移合變求其似今之人者又相去之遠也其謀之淺計之迂徒取譏而召議而猶不知改慮以諧世易意以同俗此如蝍蛆之升壑商詎之涉河多見其不知量也則予之拙也亦甚矣方其壯年盛氣足以奮乎青雲之上猶不能以有爲而今將老矣泊乎其無所營蕩乎其不知所止放言以高世危行以激俗固非予之所敢若夫守先人之業棲身巖壑囂然以自足飢寒之及身而不憂乎其中則以予之拙蓋有之矣竊聖賢之言求其要而未之得也則求夫拙者之友與遊焉朝夕講之有會于其心則欣然以喜既以詔其子弟又以淑諸鄉人蓋不知其不可也引蒿篇以獨進升高丘而望遠及其適也稱物託類模擬化工陶寫萬狀雖不甚工亦拙者之情有不能默爾彼機巧圓轉側媚阿合以飾行釣譽于人者予則恥之矣

故以之名于軒其軒之陋而予居之稱也嗟夫君之言如此君豈尋常之士哉夫士之潔身獨立秉志不變者居常與世而相違世亦忽爲易之而不察也然不知夫絕俗之士亦嘗負高世之志顧彼之不合者何傷也而世欲求夫傑然偉節之士則何自而能得之哉吾故于君而異之因次其言俾揭之軒中以俟夫知君者察焉

容膝軒記

錢君習容居吉文漢水之間山高而水深而爲居殊

隘爲一軒又益隘名曰容膝客過焉曰何隘也夫以君之測度者可容萬間者而故爲是卑卑何也或者曰非也小大之觀無窮凡物皆然而豈獨君之軒哉故以大澤而視礨孔礨孔小矣以泰山而望拳石拳石卑矣然自天地之大而觀夫大澤大澤一礨孔也自九州之曠而望夫泰山泰山一拳石也而况夫四海之外八極之表又有大于天地與九州者又烏可爲之限量哉彼鵬之飛而搏夫南溟也所據者大也然烏知鵬之不自小夫南溟耶彼群蟻之闘而爭夫

蝸角之杪也所據者小也然烏知蟻之爭不尚侈夫蝸角之杪耶君之軒如此其卑也而安知君不以其宏深高廣借其餘地之尚無用耶且君之軒甚隘矣然而囊一琴置書百卷簞食壺飲忻然樂矣使君而口食方丈羅百甕而列九鼎導騶輓以前呵則將營高門以容駟馬之不暇而安能自適于今之軒哉君無有于是雖卑其軒無傷也君聞之笑曰吾瞑目而匡坐不知爲六合之大軒于吾何有也客恍然不能測其意以問于予予亦莫能知也然予知君爲人孝友寡于欲而勤于學以其學敎其子弟而鄉之人亦皆化其善也故過其鄉者以謂君雖貧中之所蓄者富矣因書其言以記其軒俾陋君之軒者觀焉

積善堂記

里人李仲貴恭謹恂恂然與人交尤極和易幾誅深計之不作巧言游行之不形稱之者曰此一鄉善人也而仲貴亦自以積善名其堂或以問之曰善之積何如也仲貴曰吾不爲惡而已善之積吾不自知也然而窮其欲而求不已侈于利而貪無厭吾嘗深懼

之而恐其溺焉而不知覺也此所以名其堂也夫人之居閭閻非有一命之寄惠愛德澤之不究于下顛沛困悴之不蒙其力于善之積何自而見之而稱于人者亦何自而稱也蓋昔人有謂陰騭猶耳鳴者正以夫人不能知己自知之耳仲貴所云非惟不見知于人求諸己亦不自知則其所積之善不旣深矣乎今之人有一行之可稱的然而暴之惟恐其不揚也緻所爲之善亦淺矣况未必善乎此吾于仲貴之名堂而有取焉仲貴喜與士大夫遊見人之不善必懇

懇告之俾爲善乃止盖又不獨善其身而已傳曰爲善降之百祥又曰天道嘗與善人仲貴行而不懈積而不止雖人之不知獨不見知于天乎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此天之道所以福善也書以記其堂俾以告夫來者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蕭氏南薰書院記

泰和東南三十里有溪曰桃源溪之中有石崇矗而夷如砥曰石臺蕭氏居溪上盛且數百年矣自國朝初安常處士諸昆弟席先世之資而喜與名士遊士往來桃源者益衆時東園劉先生子彥以博學篤行館授焉其兄尚書公之老而歸也亦時二過之東園公爲名其齋曰南薰書院尚書公大書以揭其額于時桃源石臺之間益燁然有光耀焉自是教子

書院者相繼必賢士其子弟嘗受業者曰德顯德嘉德貫德貲今皆傑然偉出而東園去而仕於時以没已二十餘年矣安常之沒亦既十餘年而子弟之益衆講學之益盛談道德而誦詩書者未有過於今之時也此閭里之美事而豈獨蕭氏之盛哉永樂壬辰春邑士陳公培爲之教公培尚書公外孫也於是德顯兄弟念先志之勤篤思東園公之惠顧欲不墜其緒因公培屬予記其剏立之始夫自三代之際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而俊造之士升于王宮國

都者必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廢壇之道立仕于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衡州郡之學耳至扵白鹿鵝湖岳麓諸書院雖當時大賢自相講學肰斯道之振起尤有賴焉今南薰之建蕭氏特以教其一家子弟耳而有古人黨塾之遺意又况夫尚書公昆弟風聲氣烈之未泯者猶能使人興起而德顯兄弟嘗親炙而聞其議論宜其拳二有不能忘者顧予言之陋曷足以承前哲之澤扵久遠哉苟它日有自此而達扵郡邑上扵大學赫肰有名扵四方則書院不爲徒設矣書以鏤于石俾來者勉焉

水竹軒記

人之平居優游丘壑日與故人子弟相歡莫逆漫不自知其爲樂也及其去江湖之遠索肰無聊或縻扵仕宦覊愁其心肰後懷去鄉之感動疇昔之念雖夢寐有不能已者豈非相忘扵玩熟相惜扵睽違之際者人情所不能無者哉予未仕時今左春坊諭德楊君士奇方假館扵城南彭氏水竹軒中彭氏子弟范

季者季肅也方抱書曰事句讀而諭德君朝夕坐軒中見江山之秀媚㬎肰有遠覽四方之意予時亦數過軒中與諭德君咲語倦而後去顧豈知愛賞好樂扵此軒而不能忘哉及予二人並仕扵朝者十有六年日夜思往時傲語不可得也念之刻骨諭德君至爲詩紀素以寄季肅兄弟予亦屬筆聯賦詞累二不覺其情之至也肰後知人情相忘扵玩熟相惜扵睽違有不可掩者蓋如此季肅今已長大喜文詞尤酷意論德君嘗置此詩扵其軒挾策呻吟之餘輙項肰諭不已此其意亦可念已於軒之外見鷗鷺之飛者帆檣之去留烟霞洲渚之晦明變化益使人不能舍去而季肅之大父與其諸父昔嘗徘徊于此者今皆不可作矣顧諭德君未暇歸而予又將別此而去也因書之以記其軒

益齋記

邑庠生蕭遐之恭遜信慎而好學能文辭治其居之南向曰益齋遐之進而遊扵鄉校退而學扵其齋也扵是求予文記焉予告之曰君子之求有益莫如學

學之道所以致其知也天地萬物之性人倫之道堯舜三代之訓周公孔子子思孟子之教皆精妙微奧所以闡闢萬化推而施於治皆道德之發揮述於文辭皆仁義之蘊澤著之於身而動作施張之際古人之善道懿行皆德焉其爲益如此舍之而不求二之之而不志於學無益也其或學之矣而以其疎忽簡傲之心矜氣而驕欲眩亂而狂斐猶爲不學也聖人盖嘗慮之矣著其受益招損之說於書著其消長吉凶之占於易告之以益者三友與損者之三友矣則

又告之以益者三樂與損者之三樂焉庶乎其盡之矣而又著其象於宥坐之器使觀者不待言而深諭使夫怠而不能學者皆知以自警其憂人痛物之志盖挙二焉如此學者何可忽焉而易之耶遲之予婣家子也銳然進于學而未止其爲益有未可測者吾固憂其怠而止也故爲之言其於損益之際而深致其意焉者庶幾乎遲之不失於彼而得之於此也

遊龍神寺記

梅岡在吾邑之東四十里澗谿陵阜環而相屬皆近而可遊者也其西撫登江其東平峦漫坡其外羅然而上出蒼然而深秀朝暮觀焉而不見可厭者鄰域山也其南三峯隱然獨出乎天之外其勢若欲飛去者曰庭山世傳仙人王子瑶所嘗遊處望之皆可愛也而遠力或不能以遊獨西南有所謂龍神寺者寺不詳所起然其地幽而曠抱之以層峯延之以茂麓横之以清澗無賈居農屋之鄰而水有菰蒲林有棲樹蒙茸蔭翳而長松古栢涵雲氣而引風聲雖盛夏絕炎暑之薰蒸而客軒淨宇無塵呼俗競之及也故

行以肆情放意覽遠山於無際送歸鳥之暝飛而爇夫松栢萬竅之怒號亦無不可樂也盖去梅岡僅二里雖甚美而近然每從梅岡而望之不能卽鄉城庭山之見也望之而可見者遠則吾不能以遊望之而不見幸其近吾得而遊焉遊而得其勝則遠而不及遊者可惜也望之而不及遊焉而後得則不及望又不及遊者可勝惜耶東坡嘗遊佳山水恨無僧寺今予於此得梅岡之勝又得龍神以遊可謂兩得之矣而猶以爲有可惜者如此人情何有極耶同于遊者

王君退菴偕其弟樵雪其甥錢君稽稼及其孫子二人二君皆高年喜談文賦詩而其甥及孫皆績學能文其遠到不可測也寺之僧曰定成曰慧濟曰海濤皆名家子亦好文而喜譚既暮相與賦詩而歸予不能賦因爲之記

承思堂記

桂陽宋任貴先生佐教於高安題其所居堂曰承思之堂以書屬予記且曰予幼孤知自力於學黍科目方從事於都院尋以罪謫雲南方去時予有老母慟不忍別旁徨道傍觀者皆泣下既十年而老母歿於是予抱痛無涯矣念平昔孤苦所遭又棲途如此幸其時脫去顛危低徊一官祿足以自給然鬢髮已皓然矣壯而不能揚譽青雲之上以償夙志老又戀祿自羈不得暢情於桑梓以歌吟呼嘯舒其憤懣之氣則亟乎吾之思無已也此予之所以名其堂也於乎予讀其書哀其志而悲其窮之甚也然吾聞古之士學而行之也必光榮於一時垂譽於後世而不可必得也則持其身篤信而不惑雖貧窮患難不易所守

且以爲分定也孔顏樂之終身不改以此爾夫惟窮達不入其心故以之修其身則榮且吉以事其父兄則孝且弟以之教於人則信而從任貴既安於所遇矣則雖窮且老其志得也其志得則其身雖窮且賤無傷也書其說以誌其堂使讀者不徒哀其志悲其窮而又知任貴有以不遺其親非今之士能及也

慎密齋記

廣東僉憲李公某由內翰出居風紀其發詞吐氣恒小心寅畏蓋有得於易大傳君子慎密之義遂以名其齋且命潛嵩其說記之潛不敏然知公之存心得戒慎之道矣夫節之爲卦上坎下兌二爲口舌之象也節之初九雖剛正而尚未至於坤節之吉則未可有行者故爲不出戶庭之象家之有戶庭猶身之有口舌故大傳發其義以爲君臣幾事之失皆言語以爲階而以慎密爲戒嗟夫言者榮辱之樞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慎密之戒所係於君臣者豈小哉中庸以顯微之昭者不可掩也故教人以慎獨後世至周子以匪仁匪

義匪禮匪智匪信慝邪也邪動辱也故示人以慎動獨者其迹未形動者其幾已發而所以致慎密於言行者蓋舉在其中矣公之名齋也其意深哉雖然未也彼動而靜々而動物也不出戶庭非畫焉自止者也慎而密非黙然自緘者也動之理嘗根乎靜則慎密不出又所以為昭著呈露鼓舞涣發之本體也欲是非潛心體道者不足語此昔劉器之得温公不妄語之說退自檃括力行十年而後成今僉憲得大易慎密之說自幼學壯行以至於今有成立殆未止十

年矣然其存心益密持己益嚴防意益至吾知其不爭々誠動物之地不止焉遂書之以為慎密齋記

存心堂記

安成王仲良氏扁其所居之堂曰存心其友

府伴讀過予道之請記焉且曰仲良好學質厚不外飾不以榮利易其所守其志蓋在于古人而未止也嗟夫吾嘗讀書於操舍之語未嘗不深致意焉夫人以一心之微接無窮之變是非交於前而得失亂於內不有以養之未見其能存之也李延平先生以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豈非能養之以靜而後能制之於動歟夫士之處乎山林者其評論是非善惡若鑑之照衡之稱雖毫髮得失不爽此非養之以靜者不能及出而任天下之事往々與平時所言者略不相似非惟不相似又倒置之焉抑獨何也豈所謂靜之力不致其極則為事物所勝而不足以勝夫動邪夫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下凡學聖賢之道可以當大任而決大事知之明行之力者由其中必有主也則何可以不存其心哉仲良有志乎此

而山林深靜無外誘以汨其中求之於聖賢之言而且以之名其堂是可謂篤志者矣靜虛而動直其惟仲良能之哉仲良其勉之

楮巢軒記

丁亥之秋七月倪望客有徜徉禁城渡秦淮橋而過王先生之軒者俯而入闚而視之駴且異焉曰何為其然也詰其縱橫僅盈尋尺而外無廉隅內無堂戺上無梁棟旁無楹礎不規不矩衍然而中虛又代塗以楮中朗而表疏瑩潔無瑕縞然若晨光之晞積雪

發輝吐耀駐影凝白其名爲楮巢蓋抱朴而守素者亦何奇也軒之外有竹駢然挺立雜以佳樹風來冷然盪之則衆籟交鳴接鶴互答誠有似乎鸛之巢而得其所者而先生方短褐隱几其中或吐氣而嘯或大呼而吟或擁衾而鼾寢益神遊乎八極之表而葆光乎塵坌之中肆志於鴻濛之境而相忘於卑陋之域又有似乎有巢氏之民之自得者也客察焉而疑之卽而問焉曰夫作於外者中之形也迹之寓者心之符也且夫騁亨衢者不局於蟻垤闚籥窌者不適於冈將先生學道明時談經王門當接武石渠延譽縉紳顧乃寂寥守拙卑々自晛豈非所謂內之而弗外者耶抑將杜德機而故爲是栖栖者哉願請其說先生曰嗚呼子何言之背也子謂夫楮巢也者高乎卑也曠乎隘也將蕩乎若無垠之丘室乎若窅井之涯耶且子謂彼巢也者翔乎青冥集於阿閣雝々而鳴々者適乎否也彼苟窩乎一枝奮翼而上側身而下不過數尺之蓬半畝之蒿而嘲々然自以爲足者適乎否也所寄不同而所以自適其適者一而已矣於是客無以應竟起謝去先生亦逌然卧軒中不知日之夕也遂書以記之先生字可貞溧陽人

劉氏族譜記

劉氏之先自湖南徙萬安有四十一承事者由萬安徙泰和之馬跡塘傳三世曰玨徙于萊園又徙源口主務耕別居盤溪蓋自玨至是九世矣務耕之子恒來京師持其家居所修宗譜求記之予與務耕有姻好不可辭於乎吾鄉文物衣冠之盛自宋亂來子孫足以承其宗而孝悌敦義是以無忝其先世者已少矣然鄉間之民猶往々喜道故家之後雖托姻好亦必求其先世門地之稱高者以自矜於流俗他雖崛起富盛不問也此亦鄉人好慕高致之一事而益見故家有後之可尚也源口之劉氏鄉人之所稱慕者而在盤溪者爲尤盛予嘗過盤溪見務耕築樓溪上樓甚高爽有童僕數十人環溪之田數百畝務耕既隱且耕油然自適也然務耕負氣自豪盤溪之西大山中多逋寇行劫村落中官不能捕輒以屬務耕務

耕時二率家童縛送之官恒以此自雄一時獨旭循循信厚人益歎挽之今旭亦有子俊拔可愛一門三世如此吾又知劉氏之在藍溪者其澤無窮也於乎非前人之餘慶無以亢其後非仁義無以承其先劉氏之子孫尚其勉之遂書以記其譜

富春堂記

嚴君宗旦淳龐而溫厚有古長者之風築室于泰和江之南題曰富春之堂蓋有慕乎漢嚴子陵高尚不仕隱居富春之義所謂百世之下聞其風而作者宗

旦殆庶幾乎其近之歟其從子文祐來京師求予文記之予嘗論子陵之事謂夫西漢之亡士大夫不能無罪也方其時劇秦美新何其多也倒持大阿以釀成漢室之傾危而後末如之何惟屏跡窮居以不食莽之祿其中情能無歉乎哉及光武興復大業而向之窮居而屏跡者復胥肰聞命而起曾謂子陵之賢肯混迹其中歟夫聰明英邁之主所以御天下必有雄謀遠畧以籠絡天下之豪俊使之羅肰去彼而就此凜肰而惧夫節義使其心志既定摵之以威武而不變劫之以干戈而不奪而國之根本規模亦有所利賴焉子陵與光武平時嘗道及此也當美新佞諛之後抗肰高舉而不顧子陵之用心固自有在矣或者乃謂子陵齒德俱尊而帝所以處之者未能盡夫尊敬隆重之道故子陵决計遠引以自同於沮溺丈人之流夫待士欵曲之勤予如光武者亦豈易得而猶云爾吾意子陵必不如是隘也予陵蓋以吾行之於己者足以助乎當世治化之大者吾又奚以仕爲此子陵所見所以卓乎高出而鮮與

儔也故吾於子陵每深察其志焉宗旦之先世碩德顯宦著名當世宗旦雖隱居不仕肰放身烟霞無所累其心逍遥丘壑無所慕於時教其子弟以詩書禮義率其鄉人以謹厚廉耻如此亦何愧夫子陵也予論子陵之事而表著之以記其堂使世之苟富貴者見之或少止焉而凡號爲嚴氏子弟者尤當知所擇也

思養堂記

番昜王佐名其堂曰思養之堂中書舍人吳君爲篆書揭之楣間因其友李君原紋謁予文記之予與原

紋處有不能辭者夫子欲養而親不逮古今人未嘗不悲痛扵斯也而況家室豊豫之時旨甘滫瀡之既有則其心葢有所不能已者佐因其情之不能已也而以名其堂使接乎其目以自慰其衷所謂著存不忘乎親者此其一端歟世之溺貨財私妻子而不顧父母之養者誠何人也其有愧扵佐甚矣然予聞人子思其親及其志意好樂不但養之一事也聞佐之尊翁傳巖嘗以耆德選爲鄉之老人教導其民甚篤凡過其鄉入其閭其子弟事其父兄未嘗慢也其士者勤扵學其農工未嘗怠其業也其田疇必治其播植未嘗後其時也問其所以然曰傳巖之教然也有爭競鬭鬩訟之守令而不決決之傳巖問其所從服傳巖者曰其心之誠斷之平也傳巖既歿其教固在其家庭與其鄉之子弟佐之不忘養其親與不忘其親之教孰輕而孰重扵此舍而不思而汲〻於親之口體是念雖日致三牲列五鼎猶爲無益況徒思之云乎佐讀書務學葢有意扵親之教者則不可須臾志之也因併記之佐勉焉

筠陽讀書處記

進士潘彥鵬始爲瑞陽郡庠生從予弟本之學其容質温雅其扵學甚勤也及取科名居

京師相見察其中非徒言者今季夏彥鵬來求予記其家居所扁筠陽讀書處且以予弟嘗有以教之也宜必不辭予亦喜彥鵬之能學也故爲記之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中正之實非讀書學問不足以知之六經諸子百氏之言求之扵其書而得之扵心即其奥以探其源擴其本以振拔其端緒知之明而後行之深得之深而後推之以應萬事無窮也如是而又加之以涵養之功使舉而措之皆誠意之克積推而行之皆志慮之真純可以感乎上可以教乎下此古之人所以學者如此宜其功業過乎人也彥鵬因其所已能者而益勉乎其所未至則其造就又豈今之人所能及哉然彥鵬方以進士觀政扵都院日有試鞫之煩或者疑扵其詩書有未暇也夫君子之學知與行而已紫陽朱夫子告任行甫以謂雖忙遽尤必以書冊灌溉庶不汩没墜墮其意葢欲學者知與行

並進而已以予之愛彥鵬也故脩論夫古人之爲學者告之且以爲之記云

存誠堂記

古筠司訓周仲翼先生走書京師告予曰弼世家錦水之歷山下先兄聞禮嘗搆堂以奉親元進士丁之幹先生扁之曰存誠蓋取易閑邪存誠之語且爲記之矣時老母尚康強無恙弼兄弟朝夕侍堂上唯唯進趨忻忻如也退講學于丁先生求所以持其身者惓惓焉惟辱親是懼稍知自立而母兄相繼逝矣今且老思徃日膝下之樂有不能得徒取丁先生之記而讀之泫然不自知其情之悲也堂今圮而復葺之因其名之舊而不敢易願重爲之記嗚呼先生之志尚矣夫人有親存而忘之者多矣況於親沒之後惓惓於一堂也耶且夫所謂存誠豈不以絶去非僻以涵養天理之實歟而其道當必自敬始程伯子曰敬則誠敬者誠之存也五常之首百行之源皆在於是而古今聖賢所以立事功而贊化育者皆由於此蓋難能也然而操守之無間足

以見夫力行之有本先生之守身事親始終不懈如此非有得於是乎豈講之於丁先生者獨得其端緒耶古稱人子之事親養非難也敬爲難敬非難也卒爲難卒者非徒於親之身敬之也雖終吾身猶敬焉若先生者可謂敬而有卒者矣敬而有卒不幾於誠者乎是知先生能不忘其親而有得於存誠者深也於是乎爲之記

藜輝堂記

去泰和城北十里有溪曰歛溪靜深其潔貫四時不涸溪之上有山不甚峻拔然環立端重有可愛者山之外則三顧金華武姥皆岑爭秀出乎雲霞中雖相去稍遠勢不可盡見然其狀益奇也山之中坦夷尤宜稼穡瀝泉以上出疏渠而下流故其田恒豐穰蓋土不可賤取其居人皆勤力以自給無爭鬪囂訟之習劉君曉成自其先世居其地幾數十年而劉君尤不事外慕搆堂以事栖息扁之曰藜輝蓋取劉向校書天祿閣事也堂之前後松竹森茂花卉駢植而故人賓客遊詠於其間者多敦厚士相與談論必本乎

禮義由是民之居歙溪者皆知敬慕劉氏也或者謂劉向校書天祿太乙植青藜直訪其事深遠且不可執千餘年後而劉君取之以名堂抑獨何也劉君曰不肰堂本劉氏作也故有慕於向且炎漢之季王綱弛而士風頹向獨秉道不回引詩書道禍福反覆辯難數千餘言以之匡佐人主而不愛其身耿〻乎其忠也千載而下讀其事使人竦肰起敬不敢有怠心此予之所以名其堂也今之爲士者當太平極盛之時欲求高爵厚祿以致顯榮光耀而平居不知以忠自處此何可也於是聞者又皆知劉君名堂有教忠善俗之意同里楊仲基先生來

京師道其事且稱劉君之賢謂予宜有以記之予昔遊歙溪愛其地之勝今而知劉君之賢作堂而與其地稱是可記也已

城南艸堂記

岷山趙模宗範以善書選入秘閣相與累月恭遜而信慎彝〻焉不忘予甚愛之也一日以其所居城南艸堂爲屬予記且曰模岷山之窮人也先君平生好學雖隆寒盛暑不休竟以成疾而卒〻時模生始九歲有二弟亦幼弱老母年始二十八以模兄弟故自誓不復它適辛勤蠶績以育模兄弟至于有成立肰室如罄懸模又質魯而材卑學不足以過人行不足以揚名浮江湖窮歲月僅〻自給而母日益以老矣模恐虧先君之名而辱老母之教也乃不敢遠有所之負郭田數畝躬耕以爲養教小學童子以自檢其身不敢辭其窮如是也幸遭逢

聖天子制作之盛模得混名士子之次日聽夫先生學士論難之揄揚校餙之榷輿亦甚幸矣既而蒙

恩賜還家城南之陋艸堂之卑顧模之窮所宜居者願先生辱教一言以賁其陋而餙其卑庶幾模且不窮也於乎宗範信乎其窮哉天下之困苦悲戚孰有過於是者肰吾聞古之士豈材而達德鍾祥而萃祉非少也豈其材智謀慮足以膺此盛美哉如模之材智謀慮不足以膺此盛美則宜乎其窮也安乎窮者知命也能知命而安之其惟君子哉予惜其窮而喜其能安之也遂爲之記

居安堂記

予同里徐君應麒以材能舉薦次於京師者幾三年矣相見而言惟務爲篤實毫髮非禮僥倖不爲也故凡仕于京者皆愛敬之以爲鄉之長者今年冬其子以鉉來省其父因過予旅邸觀其言談舉止勤々焉甚似應麒應麒性好飲々終日不亂以鉉之來也載酒數甕以爲應麒壽且以飲予及夫二三友之善飲者予不能酒肰既過夫故舊鄉鄰而酒又釀於鄉者也遂酣暢以飲甚於能酒也飲酣以鉉作而言曰家君幸荷國家恩命得徵逐夫二三君子之後老母又康強無恙於家也鉉築室于澄江之南數畝之幽環四面皆平疇多良田陂池雜列可以漁可以溉嘉穀盈疇歲乏時食可足也成人而冠長而婚娶可以給其費親戚之慶弔賓客之往還可以周其情四時之休暇可以遨遊忻喜以適也樹林之深茂蓊之可以休花竹之駢列玩之可以悅瓜果蔬茹之繁實可剝擊而烹之也凡此皆吾親平時所營度以遺吾昆弟用能守之而吾親無後顧之憂也故郎其所居之堂曰居安之堂願先生辱賜之記且有以教鉉也於乎近世之士宦於外者往々廢弛其業其子弟無所資藉隨父兄挈々肰以仰食乎東西一旦罷而歸垂無以爲家此仕者之通患也吾觀應麒父子所以締造守謀之善如此獨能無羨乎既以善夫應麒又因以深嘅夫今世之仕者不能如應麒也以鉉乃進酒更酌々已爲書其事以記之

重榮桂軒記

永樂丙戌夏吉文周君公明以文學徵入翰林同編纂秘閣文集因暇日過予道其先世事有不能不感慨者蓋自其高祖湖田居士以儒術起家子孫承其業至今二百年矣中庭有老桂數株湖田手植也湖田生蒙泉隱居不仕教諸子各授一經其季子沂溪尤篤行其時去湖田五十年矣桂森茂如雲柯葉布滿一庭中而周氏亦極盛宗族幾數千人一門子弟賓客相往來以歌吟咲樂於其下者無虛日及元季居室燬于兵桂所植四面簷楹連焉烈焰熾燎枯肰

成朽株無復生意而沂泉已沒周氏亦稍〻衰矣暨大明兵定不數年桂勃然復茂周氏亦復興沂溪之嗣溪問處士郎公明之尊府又因其故址築室而扁之重榮桂軒日與其弟仲方先生招故人耆老席縈陰而觴崇何蓋亦念前人之培植暨興替之相仍不可常也前鄉貢進士安成劉雲章先生爲之記矣至是溪間之沒又十餘年矣存者獨仲方先生又已老矣於是公明復屬予記之於乎世之變固屢矣而周氏之桂歷數世而獨存肇幾先物而符合於人事不

亦異哉豈非其先世培植之深耶然李衛公平泉艸木記謂桂有三品而陸務觀以爲木之見及觀朱子擇楚詞引本艸云桂花白葉似竹則予見之于嶺南者其說蓋合山巔水涯亦多有之正春始花豈陸公獨未之見耶陸公又謂春花爲桂秋冬花者木犀則周氏所植殆非桂也然孫小魏東皋雜記謂巖桂冬初作花是卽陸公所謂秋冬花者木犀也則謂木犀爲巖桂其來久矣周氏所植殆巖桂也歎予方期遊文江之上掇其英而佩其芳以頌周氏之重榮也故考述其事以爲之記

耕訓堂記

溧陽北行一舍許有溪曰瀨溪〻之水貫四時不竭凡田之溉於溪者獲必倍無豐歉盈縮也又其平曠衍夷樹林蔚然出沒乎雲烟者不辨其際洮湖在其東五里溪漫漲潦集則於湖洩焉天久弗雨畝澮皆竭則湖之所蓄足以障遏溪之下流而資其餘波蓋一鄉之壤賴是溪而沃而溪之宣洩又在於湖也凡湖之上溪之外京師東南諸山之遠不可盡見者皆

可坐而見之而涵於湖游於溪者又與夫烟光水色相茫洋也故自溧陽以北惟瀨溪最勝而郝君景高家於溪之上窮山水之趣以自放課僮奴耕環溪之田數千畝歲取萬餘斛擅江山之勝者幾四十年有子舀稍長知爲學遣遊邑庠爲弟子員而扁其所居之堂曰耕訓因予弟本之屬爲記凡人無所累於心者足以樂乎其身而尚其志漢諸葛公有桑八百株有田十五頃躬耕以自給觀其所以訓子皆聖賢之格言景高誠有慕乎其人則所以訓其子者有在於

是也岳從吾弟本之學書經進止安雅而言辭和易語云野處而不匿其秀其岳之謂哉用是知景高之所以教矣是爲記

樂菴記

君子之樂非在外也求諸中而有其樂焉斯樂矣求諸中而無有不樂也樂在內故不能奪之於外樂在已故不可示之於人不奪之於外不示之於人此吾友日孜之所以名其菴焉日孜以壯年筮仕佐教鄉邦得不去其家其親戚故人覩之如未嘗仕又其職

主於教非若它有司政治之繁外患不入其懷而遺可以及人誠可樂者肰日孜意不在是也方且置書百餘卷上自唐虞之典下迄近代名賢端士之文詞以及醫藥方技百家之說日植研窮其旨自以謂至道之無窮非有得於心則不可以已也夫小方曲藝之流苟有得其說者皆樂也況夫聖賢之道之大與霄壤並立苟有見焉將超乎萬物之表而不可拘也日孜於是而盡其心一旦渙焉其爲樂孰加哉浩乎其自得沛乎其莫之禦酬萬變而不可窮歛之方寸而不見其所有所謂不能奪之於外不可示之於人者如此而仲尼顏子之所以樂者亦在此而世之學者方覬〻於文詞之末窮弊其力而卒無用焉豈不可惜也哉日孜八世祖槐應宋寶祐間以釋褐奏名第一出守吉州宋亡占籍泰和江之南其門墻故址父老猶多識之而今奪之他人久矣日孜所居在城中高廣深邃所謂樂菴者也夫仰前人之盛而有志於聖賢之學日孜所至詎可量哉

靈山縣改建儒學碑記

靈山小邦也其俗視他邑尤陋延平李善初爲宰始至而病之思革其俗曰朝鮮極東夷也箕子居之而民化焉今有先王遺風柳州南鄙也子厚教之其子弟皆知爲文詞靈山豈獨匪人遂注心焉時舊學宮頹圮殿廷帷綱弗黝堊漫漶地隘而惡且西向非尊素王制思改建之適

朝廷方用兵自江以北五大藩學校爲之一空凡百力役供給南方困焉善初不敢以是重困其民乃往謀之於邑文學林某某力贊之謀之諸父老樂而勸

之費則又進諸生勉之諸生咸躍然喜於是梁柱之材出自生徒傭工之費則捐己俸視民有餘力者役之民咸忘其勞遂卜地於縣之東南經始於辛巳之閏三月八月而廟成自殿而廡自廡而門皆煥然悉遵今制視他邑無以加之殿之東爲堂二之下東西相向爲兩齋籩篚罍爵鍾鼓之屬庫庖之所無不具爲既而文學來朝于京誦其事屬予記之以劖於石且曰昔之宰靈山者往往猺視其民民亦以猺自負李君獨加惠焉民知自愛嗟夫習俗之不美豈獨靈

然也化而導之者恒激其外以移其內民且狼顧鼠拱之不暇又烏知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教耶且夫平時通郡大邑略不聞絃誦聲遊宮門闕曾不一下車趨者而靈山蕞爾僻小而於南北倥偬不暇給之際乃能委曲盡心以教化爲事得非知爲治之先務者乎是可記之以爲宰陋邦者勸且以見聖人之欲居九夷果可行也董其役則邦人某某於法宜牽連得書予既述其事復系之以詩曰

於惟聖道　爲民之極　如元氣之運　俄頃弗息
於惟聖道　其大如天　無遠弗覆　匪靈山則然
靈山之陋　如川弗障　惟賢大夫　示民所尚
廼崇斯文　廼新廟學　廟學既成　有刻其梅
有翼有嚴　有穆其容　丹漆煌煌　既昞孔揚
昔焉靈山　內訌外禦　弗民其民　政悖教泥
今焉靈山　乃有茲宮　乃循今制　其來其同
猗歟靈山　而克臻茲　彼不靈山　盍不忸怩
猗歟休哉　玉振金聲　惠此小邦　以底於大成

重修淨居寺碑記

惟大雄氏之教自西土入中夏行乎世者蓋千二百年於此矣其爲教以無爲二宗以慈惠強忍爲道以圓融無染者爲神而又以禍福果報一切之說以聳動其徒而引掖之其持己應物之方亦弘且周矣夫自大雄氏之教之行也堯舜文武之道周公仲尼之術導之而弗從禁之而弗止者徒聞大雄氏一言惕然自省畏心生而悔心萌其感應之機亦何其異也豈其說有以動乎其人哉然聰明豪傑之材世未嘗少也習周公之言而或爲之說以左右之抑獨何哉

以彼教之弘且適而左右之以豪傑之說翼之以雄高盛大之言宜乎其昌熾如此也古筠郡城之西有所謂淨居寺者世相傳以爲唐良价禪師經遊之處宋元豐中蘇栾城與郡守毛公惟瞻嘗往來其中吟咏以取適一時者發郡誌驗之蓋肰至今寺之勝大著一郡以此夫蘇黃諸公之在宋也其事業文章非不豪偉一時肰信慕佛氏果報之說終身爲不悟抑豈有所見哉元季兵爭寺燬於兵者無遺構大明洪武壬午春郡有吉祥院僧大機者始經營以復之初

爲堂若干楹既又爲大雄殿弘敞壯麗自殿而廡而門而庖寢之所鐘皷之縣像位之列以次皆具若干年悉復其故大機勤慎而開斂又率其徒力行以遵大雄氏之教戒者故所爲有成功如此予友潛滇來屬予記其事於乎予之言非有能左右乎大機若蘇黃者也而大機亦不待予言左右之也獨念吾徒能服聖賢教戒就事功如大機者幾人也因論述其事以見大機能自強而有立而吾黨之士或去此而入彼者可惜也

陽春縣學貢士題名碑記

廣東百數十縣之地文章功業之士蓋與中州並至於地之僻陋瘴癘之深毒如肇慶之陽春者雖偉身壯貌之士亦少見之不但文學肰也豈其土地風氣有以汩之哉抑受命來治其地者以其地之惡也教道薰陶之方苟且而不盡故其人之材質無以自變於乎天之降衷嶺海之遠與齊魯之近同也陽春豈獨有異乎哉夫陽春由秦漢至今千數百年其人明禮讓而服教化久矣何獨文字功業之士未有聞者

前志皆肰豈嘗有之爲志者不知采而錄之猶可恠也往年予假令是邦數月得番易吳君子青爲之丞子青喜文辭服日必相與課諸生爲樂有崔生某者能爲文予二人皆喜之去陽春六年而子青來京師欣肰告予曰崔生以戊子之秋舉于鄉而中於有司蓋陽春能以文辭舉者始自崔生今日前乎此未有也子青遂礱石爲題名俾來者有所感而勸以予嘗爲令陽春識崔生也屬爲記於乎子青於陽春之士用心厚矣使子青用其心於齊魯之邦其功效

當何如顧陽春也使治陽春者其用心皆如子青德行兼美之士烏知其不顯融於時陽春雖陋不陋矣子青幾三考將去陽春不知繼此而治者尚有其人否也惟我

皇上化被幽隱如春至氣達陰崖寒谷物無不暢吾知陽春雖陋自此負道德抱文辭而進者當復有人而未止此也諸生學者尚以崔生自勉毋安於陋而自棄是爲記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江陵龍洲之上有觀曰佑聖相傳唐景雲間雪菴李真人始來築之其後有樂問趙真人者嗣而葺之室宇煥麗爲江陵偉觀元季燬于兵大明洪武戊申玄靈陳煉師與其徒某復經營之凡幾年而宮門殿廡高深宏壯之規悉復其舊三清天皇之像大乙紫微北極之祠以至鐘鼓之懸燕閑之居賓客之舍井竈庖湢之所無不畢備而羽人仙客四方遊遨之士或仕宦而倦歸道江陵出龍洲而不之佑聖者咸以爲歉也夫江陵跨衡湘而連吳蜀於古蓋爲重鎮方盛時無事其民爭奢競豪而仙宮梵宇亦極一時之盛迨及天下有故干戈之鬪獨當其衝則有不勝其害者而所謂豪奢靡麗者忽爲化而爲埃塵廢而爲丘墟非大平涵育之久不能如其故也獨其間佛氏老子之徒興起廢敗若甚易肰者其故何也夫變故多矣而其澤獨流興替屢矣而其教不熄豈其維持之方有以勝之耶肰老氏之術非若佛氏之箝人情而鼓致之要其本能葆光歛和以抱雌守黑柔強勝剛使天子莫能賓萬物莫敢臣故其清淨卑退無爲之

道亦足以裨世而輔治非獨靈化飛去役致神物禱祈驅馘之小數爲肰也夫其道不同於堯舜文武周公仲尼之道者亦於堯舜文武周公仲尼道之外而觀之則老氏之所以獨立而常存既僨而遽興而佑聖之建獨烽肰爲大平宏侈之先者有以肰矣是可書之以告其來者於是張侯某來爲令泰和侯江陵人爲求予文歸鋟諸石予既道其道之所以能肰者告之復系之以詩曰

靡靡龍洲　煌煌神宮　靈臺曲館　窈窕穹隆

玉磬鏘鏘　有鼓有鐘　寶輿停止　百神下從
金幢玉節　翩翻大空　丹霞紫氣　騰光重重
下視九土　九土泓渟　西極崙崑　東望扶桑
混元至道　無體無方　曰清曰淨　是謂非常
闓闢玄化　樞紐乾綱　下徹九幽　上摩三光
沕合無間　衍誕洪慶　於維聖明　穆穆皇皇
與天同體　與帝同行　惠鮮羣黎　物以阜康
荊水之陽　龍山蒼蒼　萬靈衛之　呵除不祥
上祝聖壽　與天俱昌　於萬斯年　徵此頌章

延真觀紫微閣碑記

泰和之西有岡曰黃茅岡之上舊為白鶴觀宋太宗改洞虛英宗始賜名曰延真環觀東西為七堂其東北曰仁靜之堂今道士趙希老蕭泰杏因其地度為紫微寶閣上以祀

北斗九皇之神按天文志紫微郎紫宮也北極最尊在紫宮中曰太一居其南曰太微在太微北者北斗也北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以輔九州而以雍屬魁兗屬樞青屬璣徐揚屬權荊屬衡梁屬開陽豫屬搖光至於十干十二支辰亦皆有所分屬以為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而道家又有謂尊帝二星者通號九皇晝夜運建與天同行故曰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分陽及夫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一繫於斗蓋凡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攸司故斗之功用神化有不可掩者如此於乎九州之氓芒乎如埃塵蟻蝨肰而謂其命蒞於斗之次彼豈知之哉況動作非道以速戾於其身妄祈非分以僭干於常度沉迷膠固終身有不可釋者由是而修真行道之士憫之而為之祈禳請命幹移災咎又以其所生之辰亦蒞於斗加精意而禱之夫豈徒肰哉蓋以為是足以啓其遷善改過之端也至希老之為閣又取象於太一紫宮敬恭而奉承之者亦至矣而民尤或懵肰不知所以為遷善改過者其速戾於躬豈不尤重乎哉閣高幾丈廣若干深若干經始於

永樂某年　月　日　某年　月　日則其落成之

時也希老之師祖蕭公省菴省菴之後曰斋公志菴志菴之徒三人曰王用相其二郎李吾希老也奉吾與希老捐己貲命徒某往南市美材遂成此閣而能始終相其成者長道會彭公海雲提典觀事蕭公惟宁也希老求予文記之予爲著其事以記之矣復系之以詩曰

黃茀之岡　神光離離　紫闕凌霄　上敞靈危
貝戶天開　金楠霞飛　仰瞻太一　尊居巍巍
大微四門　大道逶迤　九重獨運　七政迭施

三台四輔　後先導隨　斡旋萬化　平分四時
嗟哉生民　彼昏罔知　茫茫九土　孰統轄之
福善禍淫　孰泰其機　巧詐搆煽　孰察其微
權衡黙運　節度潛移　賞之罰之　爲民命司
絳節丹幢　仙童玉姬　飈肰戾止　百靈衛持
噫彼僻愚　釋其繆迷　陰翊皇度　與道同帰
皇道巍巍　皇風清夷　於萬斯年　降此蕃釐

用拙齋記

梁子晨與歩出西園坐劉先生齋中先生名齋曰用拙若有巧者過之顧之而自詒曰巧者嬉二拙者戚戚巧者之得拙者之失曷不爲巧者其言則戹其行則澤言而人悅行而已獲萬物猥二惟拙者之恬樂人視二惟拙者之局蹐勿勉爲拙者劉先生聞之噱肰笑已復色歛而疑焉曰將爲拙者乎將爲巧者乎巧者未必得拙者豈盡失哉雖肰老子大巧似拙予小且弗巧何大拙之似且夫巧者之得拙者之賊也巧者之設拙者之漁也寧受彼之漁與賊哉將去而巧拙之間哉乃者之言得無意哉子其爲我擇焉梁子

曰嗟乎何言之惑也上古之世民何能巧亦無有拙巧拙未形是謂得道本得道之本者不巧而巧是名大拙二者巧之至也去古既遠肰後巧言相欺巧行相刼巧名相炫巧實相翹靡肰不得以安其生其巧益滋其拙亦至矣故巧者之機拙者恒執之拙所以爲巧也輸華反樸乃可用世（世無）奇士孰辯巧拙惟柳宗元欲抱拙以終其身而杜少陵欲用拙以存其道少陵之拙屈於時也宗元之拙亦以巧之窮耳巧窮而拙者勢也屈於時者在天焉先生其可以一時之

言而務爲者之志哉亦盡於已而聽於天也先生曰巧言如[illegible]是也哉吾將終其身用其拙矣於是巧者亦不復言書以記之先生字廣淵

楮窩記

永樂七年秋予與翰林編修朱公文冕偕被召來北京旣至於五雲坊之東得屋以居肰迫乎車馬塵坋之中寢處之外無尺寸地空又壚酤之與鄰歌姬舞妓之嘈雜乎朝夕也文冕病之不得已乃背衢反置其戶別爲道出入以稍絶市喧又惡其弗飾也束

葦梗架上座爲承塵而幕以楮墻壁左右以楮墁之又糊明爲楮窗楮瑩潔而牕甚疏達於是適一室皎肰旋曦所徹隅奥皆白入乎其中者視其貌亦濯二肰衆駭而異之鄙童頑僕旁睨而不敢入清賓雅士日至而忘歸焉無可憎之儔無拂情之務又甚溫而密故雖隆冬沍寒醉卧而起握筆而吟不知折膠裂指之凛能侵乎其肌也雖無高山喬木以休而息肰時取古人之賦咏奇聞異見之紀載披而玩之恍乎若卽幽而入深出洪濛而遊汗漫也談論天地物理之要歸以窮辨其是非則雖外之囂若不聞乎其門雖四壁之彈箏擊筑歌呼怒叫無所干而能聒也惟如是故文冕居而樂之因名之曰楮窩其友檢討王君希範旣爲書二大字又屬予爲記嗟夫文冕與予均所居獨巧飾之如此使其平時蕭洒自得之趣一旦出乎卑陋喧迫之表信乎其不遠求而獲甚奇者矣夫文冕處一榻之小如此其得也事有大於是者使文冕處之其將志思慮之精又烏可及哉故爲記之詳焉文冕苟去此而南也失楮窩必於吾記得之也

中泉記

百喜之山當龍泉泰和之交雄峙峻僻邑之山鮮與儷毎晨烟旣落陟高丘而望之宛肰匡廬岷峨壺嶠之輻湊乎左右前後也有彭仁貴者搆堂居之旣成忽有泉自堂之中迸出湛潔澄瑩掬之可見指試酌而嘗之味甘而洌視他泉爲尤佳遂忻肰奇之以爲一家朝夕之求雖溪潦而弗溢雖旱乾而弗竭且不偏不頗適當堂之中於是南宮從事羅君仲舉過而韙之爲之曰中泉書二大字遺之而介予爲之記予

嘗攷之爾雅曰水本曰源二孟軻氏所謂源泉混二不舍晝夜是也然泉無定所流行地中無處弗有鑿而求之皆可以得惟不待鑿而自湧不待求而自得斯可謂地之靈而泉之異者也然亦必由夫人有以感之非偶然者焉李廣利忠於王事拔刀刺山而得泉姜詩孝於親得佳泉于宅畔盎泉出有源猶善積有基也仁貴之居家也其亦和而兄弟字而幼穉樂而父母賢直而純龐雍穆而慈順翕然一門之中沖和之氣發而爲瓊漿玉液以昭夫一家之靈異泉乃

無自而出耶非耶吾知仁貴於斯泉也激之而神情爽逸濯之而襟懷蕩滌鑑之而貌以莊容以肅飲之而壽考以延沉疴以釋深山大谷之中明牕淨几之下而泉有若是者不亦異乎不亦異乎仁貴尚庶乎靜以畜之浚而深之時而酌之勿汩而渾之勿溢而湮之庶斯泉日汲而弗竭也哉

杏林清隱記

歲辛丑春姻家生楊冉過予而言曰予妻兄郭太素氏世業醫療病多奇中過門而求者跡相踵嘗語人曰古人用藥制方有不可移易者而亦有不可悉用者大抵因彼之病制此之方病之証有不齊則方之制無一定太素之言如此故其術驗而活人益衆前進士蕭子尚郎其居爲書四大字扁之曰杏林清隱畫史孫碧霄又繪而爲之圖頗有以記之予辭以未獲造杏林之下姑俟後日則又告予曰杏林之外群山秀出每烟收雨止則霞影絢爛如蓬壺員嶠之不在人世一水縈迴沙鷗漁艇相上下於數里間自郭氏先世有父子並登科者名冠於朝故其地至今號

爲冠朝雖太素不得爲儒而遂於醫挾濟人之術信於一鄉利澤及於人人觀其所以爲治則又疏通豁達不拘於陳言而亦不出於古人三尺之外雖未必能生死人而實未嘗死生人也嗟夫太素之賢如此是可記者夫病有可生之理而醫無起死之方用藥偶然而一中者輒父子世守之以爲傳家之秘殊不知地有南北時有寒熱病之証雖同而人之身又有虛實强弱之不齊者不可執一而論蘇耽之橘井何地無橘何井非水而蘇耽能以之愈疾強而效蘇耽

者必誤殺人此太素之術所以異於人而恥效則多於人人也欤漢程不識之爲將其守法律也嚴而敵不敢犯李廣之爲將縱弛於法律之外而敵亦不敢犯人徒知程不識之可法而不知李廣之猶可法者在於不可法之外也用藥如用兵太素之爲醫其李廣爲將之道欤董仙活人之術要不外於此遂書以爲記

重修龍城寺記

泰和東四十里有寺曰龍城蓋其山自西南數百里外勢踴躍如龍根屬不絕至寺之近鬱肰蟠之如輿故其寺以之而名其後據贛江其前案璒三顧諸峰望之皆可見其幽遠迴絕巔崖絕壁之間而蒼翠無窮逸韻嶺發登其高以攬煙霞松栢如人世塵土之既遠而天台廬嶽相接迹乎左右也蓋其勝莫與爲比者而寺之建相傳昔饒之福嚴寺僧曰亞愚以善詩得名自宋元豐間始掛錫而營此山元符之際請

于朝賜額曰龍城其所建殿廡門廊極爲煥麗元末燬焉　國朝初僧肇象初與其徒數人乃爲法堂若干楹永樂癸未秋僧定成善仁應機惠濟乃謀爲正殿謀既合遂發其所藏購材鳩工陶甓于野伐石于山翕肰皆作不兩月而殿已成蓋任其事者人各自盡而揔其事者定成也堂在殿之後勢益高涉級而升者幾丈自堂而殿而門規制皆有加于舊于是人之遊龍城者愛其宮宇之邃入其中常倦而不知還不獨以其山川之壯勝也予來梅岡數[illegible]愛定成聰

敏能賦詩所與交者又多名士如前吏部尚書劉公崧皆是因竊異之曰此與亞愚無甚異者豈其剏業興起時至而人出亦若有數肰哉寺之建得其勝守其敎又不乏人如此則宜乎其不落莫也而况其敎有足以動人者乎因定成之請故爲之記

果確齋記

徵士泰和余君斯延自少知力學明禮義于古先聖賢之道世俗委靡之習必欲去乎彼入乎此得之于心而措之于行事不但已也初從元進士劉雲章先生授書其志甚篤見世之絢名求進乾沒而不耻或材不逮其職而苟且依違頼聘眷戀者未嘗不私竊惜之遂因周子語誠章以果確名其齋而其持守益力矣洪武初聘至京師以老病告歸遂無復仕進意田廬之幽山水之勝雅歌觴詠縱意所適嘗拄一藜杖登高丘四望慨然曰余乃得爲太平幸民而無聞于世陶弘景樊壽昌豈予所慕哉遂敎其二子肆力于學久之其冢嗣學夔登永樂二年進士第選留翰林爲庶吉士有　旨擇十九人者教之俾益進于學爲文詞必底于古之作者而後止學夔十九人之一也嘗暇日過予旅邸以果確齋屬予記予素知徵士而又喜學夔能紹其家學故不得而辭之雖肰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也周子之學在于主靜而已惟無欲則靜而果確亦惟無欲者能之所以斷天下之至疑

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徵士誠有見于此焉使其措之天下當何其宏達也惜乎其老矣而世之知徵士者又少予故論次其學問出處之槩而驗乎果確誠有得也遂以爲之記

碧落清隱記

太學生瑞陽梅問嘗過予旅邸道其鄉彭君文壽隱居之勝而予翁本之教瑞時嘗從家君過之飲酒甚樂因題其所居曰碧落清隱而屬予記之蓋碧落山在郡治之後山之下文壽居也考瑞陽誌碧落山不

見于紀載而鳳凰山者適在郡之後豈即所謂碧落山耶山下有李八百洞藏黃門嘗賦詩焉世傳蜀人李多真修真其中多真年八百歲故洞以是得名又云多真嘗詣陳崙南及門而返崙南追之不及遇白鹿先生問焉先生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其行動八百里多真女翁明香亦隱于華林山之玄秀峰鳳凰岡乃其故宅即今所謂碧落山也其爲地雖密邇闤闠然仰而觀之秀朗明麗松雲竹霧葱翠森茂隱然煙霞之表不出郊坰而得奇勝如此可羨也文壽無所求于時休休然尊德而好禮外物不足累其心故所居之勝益奇然神仙之說荒誕不經君子所不道者獨世之名山大川往往藉其跡以取重于世若碧落山者使無李八百其勝固自可尚也爲之記使覽者得其勝不泥其跡可也

好古樓記

王君樵雪自少巳英敏迭岩讀書慕古人之行視一世屑〻無足可其意者老而無所合乃偃然獨處梅岡之山中築樓岡上環樓之山如奔濤怒躍而樓又

最高望之無不見見之皆可愛也君喜飲飲酣而吟倦輒覽文信公之舊里望胡忠簡之故鄉慨然歎息以謂今之世不復見古人功烈之盛也因名其樓曰好古之樓又多蓄古書名畫于其中君擇其論議之精揮灑之奇欣然若神交其人而與之翱翔乎其間而君之耿介拔乎流俗者亦豈今之人所易及者哉今漢王爲書三大字俾揭于樓上雄偉飛動見者悚目由是巖壑之間鳥獸草木之微皆光景煥發而樓之勝亦煒〻然鮮與爲比於乎美哉君之六世祖約齋

進士丞相文信公交友也嘗從文信講易于道體堂上公爲大書履恒謙益四德以遺之至其曾孫秋澗爲萬丈樓以貯焉百餘年來徒見其遺址荒基蕪然而已至于文信公一時往還翰墨亦零落殆盡人事盛衰之際有足慨者矣而獨王氏之澤未嘗泯也斯樓之建益雄壯偉傑其聲光氣烈足以追配昔人故雖忠臣之遺墨既燬而　賢王之玉翰又新後百歲而作者其亦有追繼乎今日之美也哉

安止軒記

西昌曾子貫先生于其所居之後爲軒曰安止取書益稷篇所云而屬予記之夫人之心所當止者義理也惟君子不陷于人欲之危故能安得夫義理之正而不遷故能止安而止故常無欲而靜而馭群動宰萬化本之以修身推之以事君治民擴而充之和神人奠上下而感靈致祥皆由于此先生于此蓋有所未暇而守之以修其身者則嘗裕如也蓋先生自幼而壯懃〻懇〻讀書以明理持其身未嘗有過居數

椽僅蔽風雨而其心擴然若無涯者種魚于沼治蔬于圃耕稼于北郭之外而其身油然自得屏居獨處不妄交于人而世之妄者亦不得交于先生也教其子以學其子入縣庠以春秋舉鄉貢而教之益至雖甚貧不以貧而易其所守雖老且倦而其志自如不改而又名其軒以此則其中之所存豈常人所易及耶世之感物而趨利者心志思慮頃刻爲之改圖衡衡肰不知其所止甚可惜也先生長于予十年而予深知先生居閒暇嘗過焉相與言皆切實可用終身

者■又多能于地理陰陽祿命數學皆兼通其意而究極其精專其業者■不及也爲記其軒因并及之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

楊氏家乘序

楊氏家乘者今翰林學士楊君士奇之所錄也自其所修家譜以及其曾大父翰林待制而下累世之遺文與凡當時名公大賢之所撰次史氏所書碑刻所紀通家文獻之所可徵以至於詠歌往復簡牘之間有不可棄與不忍棄者皆錄之於此以遺其後人又以其皆有關於楊氏世德也以屬予序之揔之凡二

十卷惟楊氏之先世有盛德魁傑之人其文章政績蔚然有聲於時及其後也遭世之亂倉皇山澤之間悲歌而流涕者其言亦足以自著其志蓋太平之際賢者皆乘時而用及其敝也皆沮塞而困窮此勢之所必至無足恠者

大明之盛楊氏之後人又以其學興至今學士君遭蒙

主知遂掌綸命兼侍

青宮其清操雄文足以追繼先烈

恩典所加責於前人蓋自待制至今百數十年垂休

緋美者何其盛也惜其累世之作多放失於喪亂存者迨千百中之一二也然學士君固拳拳於是何也夫古之人不忘其先於器物裳衣之微猶相與謹藏之奠於薦獻之間以遺其子孫而作其孝思况其世承文章所在後之人得而觀之將爲之低佪感激思以自奮至於哀痛而悲慕者亦或有之矣蓋所謂不可棄與不忍棄者皆在此也其又可忽乎予嘗爲君序其所修譜矣君又以此屬予蓋以予有世好於楊氏而知之深也遂不辭而謹書之

西清餘玩序

翰林侍講曾君子啓嘗暇日取所蓄圖畫山水竹石草木鳥獸之形狀裝潢成帙以與予觀焉且屬爲之序君與予俱以從臣侍中秘嘗預討論於制作典章之事或少暇則又汨於世俗所謂應用之文詞予年之邁而志亦憊矣獨君銳然不怠故能以其餘力及此雖然豈徒然也其好之已篤則往往得其精者每一觀之如行山谿而聽水石之潺湲陟曠野以望煙霞之沿瀰如聞猿鶴之鳴唳觀魚鳥之浮沉如箋爾雅而讀豳風所以宣其底滯忘其怠勌者蓋不自知其好之至也昔東坡所謂畫苑與畫笥者誠無以異此因題之曰西清餘玩且時往與觀之不已嗟夫古之君子於視聽之際皆有以養之故爲之佩玉和鑾鐘鼓琴瑟之音所以養其耳者無不具也爲之藻繪絺綉黼黻文章之制所以養其目者無不有也今之君子於耳目之養未必能具則隨所玩以足其所好而尤可喜者雖其好之深而不足以亂吾之聰明如侍講君者是獨惜乎予之好而力有所不逮因爲之

書焉

送郭推官序

推官洪一郡之訟獄者也於一郡之事無不理不獨訟獄者大守也推官之任專大守之責脩然而郡之事有不理推官固無預其責而訟獄有一之不治太守且不能無責也故凡郡之治有賢守矣而不得推官之賢者以專理其獄未見其治也瓊州之爲守在南海之中環其疆爲徼延之所者蓋三千里戍守之兵與南蠻之民其居相錯加以山谷之深阻黎獠之

盤據其嚚訟鬬爭之習尤號難治近年以來治而民安之者益大守則（王公闕[illegible]）其推官之賢則郭公彥僉也王公宏大而明恕彥僉通敏而周容皆吾泰和人彥僉之先君又嘗與王公同被

命出爲試僉事故公視彥僉猶子弟而彥僉之視公如父與兄又幸皆不及遷調因得相與處者凡十五六年以此瓊之險雖在海外萬里而其善治之聲日聞于

京師自公以憂去而彥僉亦以他事詿誤來北京既

得釋而還公之子亘爲翰林修撰相與求爲詩送之且以屬予序予於彥僉素有交好不可以辭也雖然彥僉今之去也其爲守者得復如公之賢與否不可知也昔蘇頌之爲推官歐陽公爲之守郡之事一以委之此雖頌之賢亦二人者相得之深也陳希點爲推官爲之守者丘公崇希點日與之爭辯久而後得此固丘公之過亦二人者相知之淺也彥僉始與公同志以相濟可謂相得之深也今之所遇或相知之尚淺則亦豈能不事爭辨以求必行其志耶尚庶幾盡其心而不可以苟止也

送尹同知之任詩序

永樂十三年

上延狩北京之又明年也於時四方熙然臻於至治

上於萬機之暇遂留情六經探堯舜周孔之緒以爲禮樂政教必本於性命道德之微遂命開館簡儒臣擇四方之士搜濂洛諸書叅以近代名儒之說窮極其旨趣使煥然大備明年書成

賜名曰性理大全書命以鋟梓而凡預在纂集者皆

加賞賚焉太學生以善書選者十七人皆賜之官於乎盛矣哉自道時在七人中得官雲南澂江府同知故舊在京師者爲賦詩餞其行監察御史歐陽和其內弟也因以求余文序之自道予同里也少時嘗從予受書自予去家竊祿於時者二十年而自道亦自邑庠生貢於大學不踰年遂適遇

恩典出貳大府於萬數千里外其意氣可謂偉然矣自道尚推其所學者施之於治教道

朝廷愛遐遠之意此予有望於自道者而亦豈非自

追所以報稱聖上恩遇之厚耶之雲南有兩道一自大江泝夷陵道三峽度瀘水而南一自江西上庾嶺道東廣入蒼梧以西今自道二親皆老無恙其尊父子厚先生爲上海教諭嘗預修書翰林以老而致仕於家年今八十餘矣自道倘假道江西過故鄉拜其二親致酒高堂使閭里故人舉觴引滿以爲二親壽且以爲之榮其樂可勝道耶因自道之行爲之躍然以喜而又慨予不得如自道者有可感矣

新喻蕭氏族譜後序

右北京行部主事蕭君仁實家譜一卷始自唐宰相瑀十世孫宬徙長沙仕馬氏爲神策將軍號入大保者其子處鈞始居新喻歷宋元至今傳十七世凡五百餘年見於譜者若刑部尚書貫大子太師正肅公燧大山小山二先生其功德文章皆煒然表著當世歷世愈久族日益繁然按圖而考其親疎分合雖殊而異世皆可見也此閭閻小民之所不能有而故家大族尚賴此以知其先世如蕭氏者亦盛矣哉古者諸侯自適子而支有大宗以重其本小宗以聯其支而四時之祭於廟也則子姓昆弟無不在焉所以統宗而合族者周且詳如此故其民親親而重本趨於厚而不薄者有以然也自宗法廢而祭法不明民始離析渙散而無所統疎其親而忘其本故士大夫於其時也不可以無譜牒以謂統宗而合族者庶幾其近於古而重本親親之道誠在於此也於乎古之法不行於世久矣蕭氏在新喻者最顯且盛而譜又詳統其宗而合其族者良有以也書以序其後苟有志

於古而無慚其先者可考也

送哈千戶序

皇帝巡狩北京之明年以胡虜餘孽頑傲不廷之故親率六師往正其罪於時平京鎮撫哈文濟以陝之精兵三百人蒞中軍從渡清水原擣臚朐河遂長驅入殺胡山追敗虜酋本牙失里之衆還兵以覺阿魯台於靜虜鎮兵方合

上自臨高以望之精兵四集陣列無際而躍馬奮先大呼以入虜陣者文濟之一兵也文濟馳射殺數人

生擒一人衆軍益奮賊以大敗推原其功率先陷陣蓋自陝兵始故士之還也論功行賞奬激勞徠於陝兵尤厚而文濟遂以功授武畧將軍副千戸凡陝兵還自塞上者皆燁肰有氣色至有欲求識文濟狀貌者文濟長不過五尺貌不踰中人及挽強弓馳馬射數百步外百發而百中人皆以爲神至於惠撫麾下與之絶甘分少雖古名將不過也其在平凉邊徼銖兩之姦皆知數百里間商旅行宿道不拾遺肰低回偏校者幾二十

年矣蓋當其時四夷方寍謐無事故文濟抱奇才亦無自而見及遭逢援擢發於久蓄之餘名聲遂大著何其幸哉欽惟

皇上擁百萬之師涉虜廷萬里之外雄謀勝筭發自

聖衷而指揮號令制勝於俄頃之間及功成事定則又推之將士而不遺遐遠如此此奔走之臣所以欣躍賈勇各求効其力能如文濟者尚多也文濟之還平凉也其友俞君行之請其事求予一言以壯之故爲之書

廬陵曲山蕭氏族譜序

蕭氏居廬陵曲山者其先徙自長沙至今翰林修撰時中凡十有三世幾五百年於此矣圖其族之衆至數千指紀於其譜者有乾派坤派分而自爲居蓋五十餘室亦何其盛也其修仁積德或分財以賑貧者或以詩書自力以科第進身仕於時者又卓肰有善政可紀及時中遂以進士第一入翰林爲侍從之臣又何其顯者之多也大抵世族之久則其生必繁二則分而凡材且賢者亦嘗出乎其中此勢之所必至

也惟古之人於其生之衆也常有以統之而於其分也又常有以合之故有宗法焉有祭法焉居而統其衆於宗祭而合其族於廟由是其族雖衆而其序不紊其勢雖分而能相與恭敬悲慕於夫灌獻祝嘏奠薦之際蓋常有以啓其敦宗重本之心未嘗有已也自夫宗法之廢而祭法不明豈惟淺陋苟簡而失其禮之甚生者之衆至無所統分者之勢至不可以合於是欺詐暴慢之習日益長茂而仁慈忠孝之心日益寡少其俗之偷敎之悖實由此矣其可悲也已夫如

豈宜乎士君子扵其譜之修有不可緩者蓋庶幾乎統之合之之道少有契焉耳蕭氏之族衆矣而備見扵譜者如在闔門之内其散而分者勢不可遏矣而知其爲一人之身者按圖而卽見蓋嘗修是譜者時中之六世曰麟其重修之者又其先君樂存先生也時中被召來北京携之來以求予序益知其所系之重而不可緩者如此也因爲之書

贈醫士李士文序

凡人之病在五臟六腑百骸九竅之間者宜若近而易知也而其宜化順逆升降之理必通乎天地陰陽五行六氣之微其爲深且奥何其難哉世之爲醫者徒持繆悠荒唐之見以揣摩測度扵茫肰冥昧之中至扵病者之困且殆則因委之而去若無預扵己者固不自任其咎而病者終亦莫之悟也其可嘆也夫今年夏中書舍人龎振舒病傷寒之疾其時比舍病者數人大暑皆同醫者不得其要領至有不治而死者振舒病方亟一時視之者或云其疾不可治或云當以大寒之劑奪之獨士文曰病未深而投以重劑

不可也啖之緩劑久而其疾愈衆醫相顧皆以爲不可及嗟夫醫之效不大顯扵世者由其不明乎理不能深扵其道故也昔者扁鵲視齊桓之疾知其在腠理在血脉在腸胃骨髓皆灼肰有見毫髮不少差故扁鵲之術如神明後世莫能及今之醫者固不可望其有扁鵲之奇也肰不知疾之所在而藥之猶欲用兵而不知寇盜之所在也今之醫大率類此肰則凡疾而至扵殆者其又可憫也夫振舒德士文而無以報焉因以求予言遂爲之書

送熊自誠南歸序

北京據幽薊之會偉大壯麗之觀古所謂形勝之都也士生扵南服者常以不得往遊其中爲恨大理評事熊仲爕以扈從居扵是其尊府自誠君來視之君時年五十餘矣鬢髮浩肰而能輕萬里之遠自其家吉水汎大江涉淮道徐踰呂梁之險以至扵此既至不以其冐涉險遠者爲難且以其遠遊快覽爲足喜其志可謂壯矣哉予扵君同郡而予之去家者三年矣故聞君之來而喜君爲人藹肰温厚既老嗜欲不

足動其中而獨喜奕雖風雪苦寒之夕猶不廢予不善奕心竊好之每與君奕輒敗北亦未嘗厭也時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亦喜奕鄒君稍劣於予獨子棨精出過人累與予奕輒累勝自君之來子棨數與君對君稍難之而其勝與負常均君又嘗佐予以一勝予棨因大咲以爲樂夫古人適情於物於夫六藝之外又有所謂投壺之戲而傳之於禮文以爲平居閑暇之雅戲也奕之爲戲亦平居所以役其心智者也孔子曰不有慱奕者乎肰或者其心之不專審之

不固則皆不能精如予之與鄒君者是也雖肰予之與熊君好也豈直以此而已哉顧惟遠去其鄉而忽肰得以歡娛而嬉戲以遂忘其旅寓之思如在乎里閭鄉鄙之近其爲樂可勝道耶夫樂之旣深則於其去有別離不忍之態亦人之常情也於是子啓相率賦詩送之予因道其平居相與之樂以爲序若夫君之享有祿養於旣耄之年以得周覽夫兩都之勝其所得亦豈在此而已乎

送熊訓導之任景陵序

豊城熊子維先生佐教於都昌者十餘年以考績至京師吏部援例改佐教景陵縣學於時子維年已五十餘消去其鋒鍔以就於平實温肰和易而坦肰相忘於人情世故之中葢其學老而自熟其氣久而益平固非世之少年銳志凌厲騁騫者可得而比也其始至此嘗以其先君所書鄉先生教學程法屬予題識之其法大抵皆本陽先生平時示魏元履諸公及示其子遣從學於東萊先生者子維非徒以爲前人手澤存焉耳葢嘗審用其心勤〻遵服以承其先訓

而歸於其徒者皆在此也予旣書其後而還之尋又得子維所作古文數十篇讀之而尤喜焉葢用意深而詞不浮燭理明而議不詭考據之詳而其出無窮皆未易以得也豈非其所學者有法以爲循守之階而所造者未嘗息邪不肰何以能若是也顧今之爲學者不知有此及其推而教之亦未嘗知本於此也其可惜也夫昔胡安定教湖學當時東南之士莫不徃從之至取其法以行之大學葢以其教有古聖賢遺意也吾知子維之教異時豈獨景陵之士蒙其惠

而已哉必有取其法上而行之者亦不可知也子維將行求予言因為之書

送韓伯承還姑蘇序

大醫院判韓君公璉歷從北京之又明年其從子伯承來省之踰年而歸其友李士文相與求為詩以餞其去而以屬予序予與士文交聞伯承之為人故有以知其賢蓋人不能自賢必賢者輔之而後成院判君以謙信篤厚之器受知
聖上恩遇益隆而其心益下則固非尋常溺於勢利

者可比也士文負其才能偉然出乎等夷雖其寓迹於醫而善聲日聞於公卿大夫之間者不獨以其醫而然則夫伯承之賢可卜而知矣伯承在京師足迹未嘗出外戶不妄交一人其自待者重矣而又內有父兄之賢外有交友之良夾而輔之以致其直撓而振之以回其枉琢磨淬厲以達其成振迅激揚以遂其意如此伯承雖欲不為賢可得乎予又聞伯承故宋魏國忠獻公之後也公之事業在當時未之或先其距伯承幾世流風餘烈之未泯可想而見之世所稱燕之函粵之鎛妢胡之笴專精極美他莫之奪者由所產之異故也然則伯承之出韓氏其何以異此顯庸於將來見慕於人人吾又有望於伯承也尚其勉之

漂陽史氏族譜序

漂陽史氏本漢漂陽侯崇之後侯以宣帝外戚之裔佐光武中興封於漂陽能以恩惠及其民終漢之世襲侯爵者八人吳晉之際侯者又數人傳十有八世為常州刺史仲謨[illegible]之後益顯如弘文館學士玄

道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寔二三世為蔡州刺史萬壽族之繁至於分於四方者凡十有五若宋丞相浩丞相彌遠丞相嵩之見於明州之派者此皆不載也所紀獨漂陽之族然見譜者亦已數百人仕於時者不可勝計又何其盛也漂陽始封之廟四方之史氏皆宗之謂之祖侯廟雖其邑人至今尤奉祠之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〻之輒應侯之生也其功在漢室其仁愛足以庇其封邑及其既沒其利澤又足以惠其民而不苟食其土如此蓋自侯至今四

十有五世矣曰常者侯四十四世孫也以詩經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授行人居
北京因以其譜求予序之於乎自两漢之興將相大臣以軍功侯者不知其幾人也或自其身而止或二三世而亡求其終漢世而不失侯者少矣況千數百年之久子孫貴顯綿而不絕如侯之後者葢未嘗有也此無它譬之江河之流亘萬古而不竭者其源深也澗谿之水倏而盈忽而涸者其源淺也史氏豈非世二有顯德之人以濬其源者乎奈於廟以合其族

書於譜以聯其宗吾知爲史氏之後者其孝弟之心無有窮已也

橙溪處士挽詩序

於乎士不逢時負其材困悴於山林卒以無聞於後世有可悲者吾見多矣彼立言之士或憫其不幸而見之於文字之際以寫其悲慨悼惜之意而伸其抑欝不能自見之懷庶幾其言之傳而其人之志亦將托之以著也然而二者之相遭亦難也其言之傳或不遇其人遇其人或其言傳否不可必其可嘆也夫橙溪處士之沒蓋有得於立言之士庶幾其不朽也夫處士諱及字漢廣姓劉氏爲人襟抱疏豁壯而有材略當元之亂嘗引大義折群盜迫脇之勢卒以不失其身而保其家族又嘗言其鄉水利之便有司上其言築堰以蓄水民至今以爲便而又通於詩書與士大夫交游賦詩有曰行樂集者其言尤有意惟不及用於時君子莫不惜之然自其沒而葬也今國子祭酒胡公銘其基而翰林學士金公又爲文表其墓矣及相與爲哀挽之詞以著其志而悲悼其不幸者

又皆一時青雲之士處士所附托者如此其有泯沒而無聞者乎處士之子全節舉進士來
北京因以其所集哀挽之詞求予序之予言之陋所謂不能必其傳者而全節予考試所取進士也不可以辭因爲之序處士先世多有顯者居豊城之艾岡岡之有溪其上所植多橙故號曰橙溪處士云

贈趙主事考滿序

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此唐虞之制而行之至今有不可以易者何也凡百司庶務必得人焉而後理

而人之賢不肖未易以知之也廉退之行或恥憎於流俗而諂諛容悅之流或群情之相附獨立之操或見拂於常人而降意承顏之徒或上下之未察此古之聖人所以常嘆夫知人之難而於六官入黜陟之際必待之以歲月之久考覈之詳庶幾公論既定賢否自見而一時好惡之私有不足掩其是非之正者以此也於乎其爲法可謂至矣而或者於人之才不肖猶不足以盡知豈非難哉北京都工曹主事趙汝梁居其官三載得考優等於是其同官郎中劉子玉員外郎丁翀胥喜汝梁之能其官也爲求予文紀述之且以爲汝梁賀汝梁之所以得此於其同列者何耶往年汝梁嘗以進士預修書秘閣其爲人溫然靜慎其氣和以平其材敏以達而又持之以廉潔恭遜之道故今汝梁不徒以能其職聞天官考覈之際雖其同列亦愛而譽之如此也然則汝梁其可謂賢矣乎凡今京官有職之考績皆自其所司之長官覈其課最而後移之吏部吏部覈其課最而後移之臺憲臺憲論定復移吏部紀其績以俟凡三考皆如此而後黜陟焉甚矣其詳且審也故凡考而稱焉者常以爲難汝梁起自科第於此一考而稱誠有可賀者然予以爲汝梁不止此也雖其同列顧望於汝梁之情亦豈遽止此哉行地千里者常半百里爲山九仞者常虧一簣蓋以末終之難尤當勉也然則吾之於汝梁固宜待之於將來而同列之屢致其賀者其有已乎哉汝梁南豐人予鄰郡也因爲之書

送汪伯彰詩序

北京都刑曹郎中汪敬夫之仲兄曰伯彰以其母夫人之命來視其弟敬夫於官所數月而歸能賦之士皆餞之以詩敬夫以求予序焉予與敬夫舊不可得而辭也始敬夫以行人預修書秘閣其二兄嘗迭來視之無虛歲是時敬夫居南京其家在衢州金溪之上往來未甚遠及既改官于此其家已遠矣而來視之者如在南京時道路間關之情惻然動乎顏色蓋其昆弟三人敬夫最幼而最鍾愛於其母其母亦既老年八十矣敬夫日有念之不

置其母亦日在思見其幼子情眷〻有不能已者故伯彰戒行李不遠萬里而行者冀有以慰其母之心也及既見其弟將歸㠯白其母則又依〻肰若不恋舍其弟而去者懸肰昆弟子母綢繆恩故之情可想見也豈孝弟之情發乎玉性有不能自已者如此乎吾往年見敬夫於館中討論於文字之際其用心極勤與人交循〻肰既又見其二兒距今五六年又得見伯彰於此温恭和易之氣猶始見敬夫也何汪氏之多賢如此耶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宜乎知伯

彰者賴以播之於歌咏也伯彰還將必有過其廬而相勞苦者使出其所得賦詠與之諷而誦之孝友之心固必油肰而作也

廖氏族譜序

廖之先始自金陵遷泰和至今海康教諭潛仲凡十有五世爲之譜者潛仲之大父愚寄先生自強父也其後復系一圖特詳於本宗則先生之曾大父梅澗所作梅澗云倣楼參政譜圖而爲之而楼氏之所爲圖蓋未嘗見也愚寄父又因梅澗之舊而重續之於是二圖之詳畧可參見焉自梅澗而下十二世曰寔翁本翁寔翁郎愚寄之尊父也愚寄自國初爲吾邑庠教諭而本翁子伯先洪武初仕爲翰林編修子季昔今亦爲松溪教諭潛仲之子謨今又以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廖氏之先世盛矣肰自喪亂來世益微存者惟二翁之後肰皆能以文學紹其家仕於時又皆爲學者之師嗚呼其世澤之未艾者尚有在於此者乎梅澗娶梁氏蓋吾六世祖鳳翔公之女弟也因以吾家譜合而參之公自兵部郎中知制誥出知鳳

翔而此云權府豈其時固權知鳳翔耶又云公之諱曰蕃■而吾譜所紀曰君崇其曰蕃■蓋公之科名而吾譜所書公之字也廖氏家與予故相近肰梁氏之先居縣之光化亭此云東門疑已非光化之舊矣亭入元改爲龍洲書院元亡書院之廢已久今其地漫不可識間有知其爲龍洲書院者亦不復知爲梁氏故居矣可深嘆也哉先世所藏文字零落殆盡無復可考質而故老又無在者因參之此譜其時世皆合而尚有不同者如此蓋鳳翔公與梅澗爲同時又

其時方講好於婚姻其所紀者當必不妄也自梅澗之歿距今幾二百年兩家居室園池爲他人之室者不知其幾易矣獨賴此譜之存而尤可喜者幸斯文之未墜而世好有可推子孫得共寶之因有以知夫先世之爲盛也潛仲自海康考滿來北京以求予題遂爲之書

送杜千戸還陽江序

交趾去中國萬數千里肰自唐末五代儼肰以王者之尊自統一方中國特羈縻之而已視其相殺奪戕

賊若固肰者未嘗深較其亦僥倖不遇夫神武之君有以不信夫中國之命故得逞其僭踰強暴之習而莫之或異也肰則黎氏之弑其主而奪之國蔑若無所憚者其積漸之勢有自來也哉於惟我
皇上以文武聰睿之聖雄斷自天王師所至其郡邑皆平遂縶黎氏父子以獻之
闕下餘孽之僨而復起者亦旋致誅夷益不惟海嶠淪汙之民得復覩乎惟新之化而中國威命頹靡於數百年者亦以復振於今之時於乎何其盛哉古未嘗有也而於大傚全策勲之際一時將校蒙被顯賞者又何其幸耶是時廣東陽江千戸所鎮撫杜某以功陞副千戸其後來覲于京師將還同知紹興府徐季陽江人也過之於京師因求予言送之嗟夫天下之無事也久矣邊城列障熊虎之士相望肰而驕惰而酣嬉日滋甚焉夫豈知乎借逝取功名於遐荒萬里之外耶某之還也守海上百里之城於晏然久安之境閑暇之日因相與論其馳聲赴敵仰憑神算深探窮擣之銳其亦足壯矣哉此大丈夫報國可喜之

事聽者將爲之踴躍思奮也

曾氏輿臺遺編序

輿臺在廬陵之北八十里上抗訓導曾宜勉之居所在也自其八世祖柄間居士始徙距今凡三百餘年矣然以詩書仕於時者不絕曰輿臺遺編者宜勉集其先世所作之詩在焉作者凡四人曰愚谷宜勉之曾伯祖也在元爲吉[illegible]郡教官所與友者若劉須溪太傅劉岳申提舉龍麟洲仁夫皆往還見於其詩也曰殷巖者愚谷之弟也殷巖之從子曰慥菴皆爲華

維州教官曰西塞翁者樘菴之弟而今宜勉之先大父也翁爲元大治縣學教諭善醫藥遊威順王之門置田宅得吕文德之遺址既而殁於大冶其言皆溫雅深厚無雕刻靡麗之態皆可以爲學者之師讀其詩想見其時交遊之盛而凡更唱迭和於篇什之際者又莫不謹而不放有以得其情之自然於乎姝今之作者蓋有所不暇矣其亦深慮夫後之作者之過而不欲自爲以啓其端耶何其言之約而近於質也然予又聞宜勉之尊府君年今八十餘矣喜賦詩不

隨時而靡豈其得之於家者有所自而不少變其初耶此其執心用意皆未易可及也宜勉拳拳於先世遺墨掇拾於殘缺之餘且以求予序其承家繼述之道如此又可謂賢矣

泥田周氏族譜序

周氏居吉水泥田者本吳將周瑜之後瑜次子都鄉侯胤謫廬陵因家焉胤之後有遷袁州者十三世爲隋會稽刺史汾自袁復遷廬陵之烏東又六世曰沂濱始自烏東徙泥田此譜之作詳於沂濱以下者以其居泥田之始也由沂濱距今四百餘年凡二十有四世其族益繁其分而自爲派者十有八若廬岡網村官洲若長沙安福永新雖既分或猶詳其系世或止著其始分之由是皆因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詳於所分之派使可叅而見也然泥田之族尤盛聯比以居者常千餘人以詩書科第顯者至不可勝數蓋國文忠公必大居嘗與通譜者也十餘年來若台州同知仲方黃州教諭公明雲南按察僉事彥珍國子學正岐鳳偕予來

京師而後識之其或仕於遠或未仕而晦迹于家非予所知者尤多於乎何其盛也豈非世有積德行仁之士以培其本耶岐鳳今爲長洲縣學教諭其子叙中鄉舉未即就貢禮部岐鳳因命之修其舊譜既成求予序之夫古之人於世系也重矣春官小史掌讀禮瞽矇掌誦詩而皆兼掌世系之奠蓋欲其和同於孝弟和安於輯睦故本之以禮樂以爲風俗教化久安長治之計其後漢太史公采世本而作史記明周譜以著世家則小史之所掌至是時尚有存者自大

史氏失其職小史之官廢存者獨氏族志於公卿大夫之譜猶可考也今又并亡之則夫士大夫所存之譜幸而未泯如周氏之在苑田者宜乎其寶藏之而不敢失墜也而岐鳳季二以命其子之意蓋又有在焉和同於孝弟而相安於輯睦爲周氏之後者尚其知之哉

送吳員外知均州序

均州跨荆襄之會其山之勝者唯武當爲然所謂逍遥翠華三公五老諸峯與夫龍獄虎巖清洋之洞白雲之洞皆刻削秀麗俊拔而深隱人迹無因而至者真神明之府也至於楩楠豫章之材蒼松翠栢之植森蔚陰翳望之而無際即之而不知其所窮雖天台武夷泰華衡廬古今所謂最勝者未有過於此予嘗考之圖誌及道家之書云自昔北極虛皇以王子之貴修積至行居此山之中因超然遐舉於冥冥之表顧其立訓垂範於當時者猶足以陰翊治道而默庇斯民於無窮也今其故宮遺址所在靈風飛電常赫然而莫之可干於乎靈矣哉豈非其所謂修者皆至

誠之道則其與天地相爲久遠者自有不可已耶

皇上子養兆民與天同體與神同功將爲民祈福於

天遂大修武當之宮命下之日民爭趨之由是瑤宮桂館層臺傑閣倏然而皆備既又

命民徙居其傍者凡五百餘家明年又以刑部員外郎吳幼文氏知均州以專撫其民之始還者幼文爲人恭謹有慕於玄默之化擇而任之意蓋有在也同列既爲之喜遂求予文贈其行予嘗想見武當之爲勝而無由一往然幼文之去也方將周覽其山川以遐測夫靈化肹蠁之妙解心釋慮蕩滌其胸中以迓延景貺熙洽乎大和而上報

聖天子神化宜民之道則豈徒泛然出政治於一郡而已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幼文之職業不可以不謹也故特著其說以告焉若夫安利其民使繁其生以臻於致治者予不必道也

送蕭照磨之任高州府序

今之府猶古諸侯國也建官自大守而下其屬備矣而又置照磨檢校以通稽一郡之政事綜覈簿書勾

考績恣其職若易而任尤要其秩雖卑而權未嘗輕苟非明於法而審於治體者未易以居也鴻臚屬蕭子敬氏以九年秩滿改高州府照磨子敬居京師十五六年以侍臣之簽立殿陛之下齊肅百官葢嘗能其職矣於夫教化萬民賞罰治奸之意又聞之熟矣朝之賢士大夫行高而德美才優而任大子敬亦嘗竊觀其措置謀議心有所擇意有所取得之於中者而豈少乎哉夫積宏偉之見者所負也高所負之高則見之行事者必有以過乎人而子敬又教

然剛介蓄其所欲施張之意沛然如河決下流莫之可遏則夫心志思慮之發其可苟焉以自放政治乖違之機其可忽焉而不察哉所謂明於法而審於治體者子敬固當勉焉而深致其意也予與子敬居同里將行求予一言以爲別遂書此以贈之

康氏族譜圖序

康公之先本ム處人徙泰和莆田者自泰肰始由泰肰距今凡幾世其舊譜毀於兵重爲之圖而譜其可知者泰肰之幾世孫ム也ム爲人謙約自守而不求知於人其從孫曰榮今翰林學士楊公士奇甥也葢從其舅氏讀書于京師因以其圖求予序莆田在邑之南十里予嘗過焉有水曰蒲溪蒲溪之傍室屋鱗次皆康氏族也康氏盛時諸長老風流篤厚好尚文雅與之遨遊往復者皆一時賢士大夫如前吏部尚書劉樸翁樸翁之弟曰東園先生予先君畦樂公又嘗館授其家者也今皆不復可見而ム亦老且病矣其可嘆也哉ム既若無所求於世獨以善道率其子弟至於修其譜牒

又知慎重其事而無誇妄之失於乎譜所以明乎先世之本源者也世遠而繁而知其出於一人者未嘗異則其情之所當厚自有不可已者柰之何安於妄以自欺其先耶葢亦不思之甚也因榮之請爲之書俾康氏後之人尚知作譜者用心之深也

送鄭御史序

鑒察御史鄭景曜以選赴北京其同官故舊相與之厚者皆爲之賀且求予文送之曰景曜始以乙酉科進士擢江西道御史日以廉潔有聲既而改山西道

出按治山東者四年威著惠行山東之民至今稱其能及奉命讞獄于遼東隱伏必得其情其同列皆以爲莫之及也蓋爲御史者十餘年其識益廣其才益成其所至誠未可量也今被命以行願一言以著之嗟夫士於平居之時措心積慮皆卑諂汙下無可紀之行而常有過高絕人之望欲以欺世而盜名亦何其不思之甚耶景曜蒙被寵擢翹然而獨出蓋其素所蓄積者如此其宏偉也夫

豈僥倖於苟得者可比哉吾[redacted]嘗患進士之用無顯效於時或者瑣瑣不立反恥議誚於庸俗之人今而得景曜心竊爲之喜景曜其尚勉之聖天子方將重任焉慎無負士大夫之所素望也

送邵廉使之任江西序

監察御史邵公以九年考績擢江西按察廉使始公以考績上北京御史數人屬予爲文餞之今其之江西也又以屬予言曰江西之故予知之其病于民者必公之能理也予言之公能理之予又何以措其言之複也夫江西大藩且盛地自匡廬而之庾嶺之東山水之清何如其美也舟車之會商賈之湊居民室屋之繁富仙宮佛宇登覽之臺榭何如其盛也士之誦詩書慕禮義者進而蒙被乎聖恩退而歌咏乎太平之盛化其明周孔之道探六經之緒或見之文章事業或忠節行義垂之百世而無愧蓋又數百年於此矣有以作於前有以承於後未嘗乏也獨今所謂病于民者非昔之然激之使然欲弱之食強之恥飢寒顛頓而漁奪之未厭若之何

而責畎畝之民之安其分耶夫自古爲民病者多類此顧受天子之命而牧民者宜有以處之邵公之賢聞于朝久矣一朝承命而往吾民之病庶其有瘳也哉夫據高位而求下之安其道之難也姑息者嘗養患猛厲者嘗過之不姑息猛厲而民安焉非邵公其誰歟異時政化修行使強暴者革善柔者立禮義之俗興而民知所媿恥則夫大江之西山川之偉傑與邵公之聲華並著不朽也吾其待之書以爲之贈

送史參政之任廣東序

國朝之設布政司卽古所謂方伯連帥之任以總領郡牧之政者也內建六卿外設布政之司者十有三內外之政體於是乎有統紀焉至於擇賢而任之則天子常自擇六卿他官雖貴且重不敢與聞布政參政之任人則天子或以命之六卿亦不自任其明是以其任至重而任之者常得其人號令法度之施大綱常舉而其小者自無所違也今年夏吏科給事中史壽以選赴北京特拜廣東布政使司參政還至南京其交遊之士皆爲賦詩以餞其行而以求予序某始以國子生入館閣預纂修之任予知之舊矣爲人溫厚有和氣不爲峭拔險絕之行其中常廉潔無所私曲又爲人小心處煩劇綜理密而不紊其特稱於人者衆故一旦拔而任之而人皆以爲允雖然予有以告某也東廣之地爲郡者幾爲州與縣者又若干海濱之利魚鹽百貨之所産海人蠻賈風帆浪舶疾馳於萬里而交湊城府之下象犀珠[illegible]之貢歲往來於風濤之中

而不已則其勢固不能不使其民奔走於其間也豈惟其民雖吏于其土者亦烏能以獨安耶此特其事之一耳其賦斂所需土地所産民力所致有所當供而不緩者又烏能皆中於常經而不疾其民哉然則朝廷簡拔之意誠有在矣非精達於事廉潔無私曲者不能也某之拔而出也人既以爲宜其任廣東則又以爲未有加于某者予故備道其事序其詩以餞其去

寮洋陳氏族譜序

陳氏之先河南人世仕宋宋南渡陳氏從之爲禁兵千戶者四世宋之走閩入廣以訖于亡千戶某皆從之與俱亡不返一子韶方弱冠獨與母徐氏避兵閩之福安山中事定居縣之北鄙曰富春子宗烈又徙縣之西鄙曰寮洋宗烈生顯祖顯祖子四人曰玉曰生曰成曰道玉之子卽今江西按察僉事琦也自韶至今凡五世五世之上一世卽千戶從宋亡不返者此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不强道也僉事君來京師以求予序昔老泉爲蘇氏譜因其可知者而紀

之兪五世五世之上亦一世而止然自今稱爲譜之法必取之蘇氏蓋以其立法之善紀例之精尊二親親隆殺之節有宗法之遺意非深於禮者不能故在當時蘇氏與歐陽氏之譜皆有法皆百世不可易也今陳氏之世次與蘇氏無異其闕疑謹審不妄之意又皆有得於蘇氏之遺法於乎世之失其先世之系者常多矣然必欲旁求強附必不肯如蘇氏五六世而止及其爲譜求其能幾於蘇氏者則未嘗有何其見之謬耶然則如陳氏之譜有足尚者矣僉事君有

材能方將立功業於時而且留心於其譜如此其知所重者哉

椿陰書屋詩序

姑蘇姚宗善名其讀書之所曰椿陰書屋既以屬畫者繪而爲圖能詩者又爲賦之久之積成卷宗善以求予序曰傚因以自勗予何以告宗善也宗善今太子少保謚椿公之子予嘗從公于秘府討論於文字之際知公特深公以豪傑之見先知之明識今聖上於潛邸委身效忠卒以成功名垂之後世有不可掩者公之遭遇於時眷可謂至矣及其退然怡情於道德守仁義之用能信而不可回此又公之性然也夫乘時以立功者才智之士所可能功成而能以道自樂雖賢者有所難能也公之所以受知於聖上者信乎非常人之所可及也哉公旣老上不欲煩以政故公益得以自適謝絕人事玩詩書以窮道德之微探造化以盡物理之變觀公之意不獨油肰乎物表其亦欲推之以及於人也肰而望下風之士每趦趄而未暇宗善之爲子也奉杖屨侍起

居承候於溫凊之餘耳目聞見所及豈不安然志有定而業有方者哉培之以待其成養之以俟其化人生之至幸而可樂者孰有大於此此宗善之所以名其齋也嗟夫世之學者或負笈千里跋涉於風波道途之險而又未必能得賢者而師之以遂其所願欲其視宗善相去甚遠肰則士大夫詠歌於宗善者宜乎其意之厚也宗善尚其勉之哉詩曰式穀似之予其有望於宗善云旣以告之遂爲之書

楊氏家乘序

進士廬陵楊翫集其先世行事之實自幾世祖忠襄公邦乂幾世祖文節公萬里而下之遺像及史傳所書墓碑銘文所紀與夫一時追封褒卹之典合爲一帙而類分之爲若干卷題之曰楊氏家乘以求予序之夫忠襄公始以通判建康受命於倉卒之際能慨肰不屈以死文節以侍從舊臣雖致其仕而去而其心未嘗不在朝廷聞韓侂胄之啓邊釁也痛哭上書力詆其姦邪至憤々不食以死二公所處之地與時雖不同而其志節未嘗少異如此於乎人事得失之

際天道存亡之幾係焉肰於夫死生變故之頃則惟君子之守可見也悲夫宋之亡也士之氣非不振而沮於邪佞之說者常多君子之公論非不明而遏於小人之勢者常甚確然獨斷之智不由乎上之明而進退予奪之權常委於其下於是時也雖有忠信明智之士亦何以行其道而伸其志也哉反覆乎二公之行事於其死亡之際蓋又可惜也夫君子之大節書之史冊足以爲世之勸戒而於其一言一行之微在後嗣子孫尤當深識而不可忽者此楊氏之後人所以拳々於此而不敢失也予少時嘗拜二公之像於鄉校之祠蓋自歐陽文忠公而下皆在焉其後來京師拜于晋將軍卞壼之祠則唯忠襄公配享其中於乎拜其像貌心猶凜然有生氣況又讀其行事之詳其能不低佪感激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而喟肰嘆息夫當時變故禍亂之相尋何其痛哉二公之後多賢其學問之淵深道德之明備載之史冊者皆可於此而參見之翫蓋忠襄公幾世孫也其尊父東平州守治有能名嘗以此屬其二子俾采錄之於是翫

與其弟翼相與訪求搜閱發其舊所藏與今之所得者總若干篇其用心蓋勤矣而其收輯猶未已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楊氏子孫於夫立身行己之道其尚求之於此編思以繼其先世而無忝其家可也

送常熟學生赴春官序

古之士習於道德明教化之大防知廉耻羞愧以有自重之心者皆上之教使肰也所謂鄉師黨正州長以至於大司徒大司樂其教也有素中和聖義孝弟恭遜尚齒尚功之說禮樂詩書之文所以節其過以

釐之於中者又非澆詭淺陋溺情於文辭功利者之比也至於簡其不率移易其居屏遠之於郊於遂也猶必有耆老長者習之於禮俾從大司徒周旋升降於獻酬拜起之間以作其志意而俟其薫化自鄉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升之學謂之賓興者蓋於是有諷肰之禮文將之以恭敬之道其所以黜惡與崇德者蓋如此其備也故其不爲不善非有所強由其習於善者之深也其不爲不義非有所畏由其習於義者之固也今之士培之二久敎之二詳其學非不成

也抱其能售之有司舍什百而得一二擇之非不精也於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道非不深求而力究也於夫廉耻羞媿之心非不知所以自持也然而以之立教以之修政求其守之固而不奪於外者常少爲豈所謂勸懲之典未至所謂黜惡與崇德者未盡耶豈習於末者重且周而操夫本者輕且畧耶何爲其異乎古之士也則凡任之治敎者亦當深致其思矣乎進士傅玉良爲常熟知縣勸學敎民之意蓋切切爲今年秋其學生舉於鄉而獲選者凡幾人將上之春官玉良來南京爲求予爲文以勵之予知玉良之用意有以然也昔常袞爲福建觀察其民有能文詞者親與爲賓主之禮而閩人翕肰皆化玉良之心其亦若是也歟其所以重之者亦將使之自重也歟於乎今之爲令者有能用心於其民如玉良者乎予既嘉玉良所爲而又有望於今之士子也故爲之言

哀王處士詩序

安成王處士士階年四十九而歿歿十有八年其子

彥登進士第爲工部虞衡司主事因以諸公哀悼處士之作丐予文序之予讀之而後知處士之賢其歿巳久其名益著其施澤在人雖久而人不忘也肰而處士善修于身德及其家施予惠鄉在其鄉之人其家與其鄉之人固宜有所不忘今之於處士者時相久地相遠又未嘗接其顏色有歡然相好之情而爲之悲悼傷痛至形諸言者其故何哉夫人之言發乎情懽好之積係焉則其言有所溺而非其公而或未嘗接其人蔑焉無平生之懽則其言之出常有以合

乎天下之公而得乎情之正處士有君子之行而施不博澤不流其名又不大著彼君子常存夫善二惡惡之心恐其泯肰與時而俱化思有以揚之而爲之言則固無所係於情而能當乎理之公也昔衛人之悲二子秦人之哀三良皆形諸咏歌不忘彼二子與三良者豈有一旦隱然之澤以必結其人之心者乎顧其志有可悲其死有可惜其國人相與悲哀之發乎其情自有不能已者也然則今之所以哀夫處士其必有發乎情而不可已者乎

送大尹顔君復任四會序

四會在廣海之間地瘠而僻其民秀而文其俗尚禮義喜廉潔鄙貪詐而於夫是非之際往二好挾夫賢不肖者之得失以自矜其意甚則憤肰相持有不可乎之氣上之人苟不能正身以得其情鮮有不至於敗者故其俗號難治往年予爲之令而畏之居數月得其情爲之任意而簡乎法於是其民嘗挾法以自豪者亦皆相與變其所爲予不久而去有爭相乞留者數十人予媿焉因自嘆息夫去之二遠不得見其終果何如也距今十五年而顔君大和以進士選爲之令凡兩考於天官者皆以能職聞其民愛之甚於愛予聞大和治之之道又大槩與予不異予由是益知其民不難治顧治之者未嘗盡其理也大抵廣海之民非有異乎鄒魯之民也使爲治者肆其貪詐之心放其頗僻之行予奪是非失其性則雖盡威以臨之峻其法以繩之雖鄒魯之民鮮有不怨者使正直其行平易其所爲予奪是非得其情雖廣海之民未嘗不可治也太和閩之龍溪人來

京師問予曩之所以治其民者何如其道也予無以應之既而其友之仕於

朝者相率賦詩餞其去因翰林編修李君子固求予言遂爲序其詩太和之去也其尚以予言而觀之於其民耶

瀛洲别趣圖詩序

瀛洲别趣圖詩序爲翰林典籍鄭叔美先生作也叔美以九年考績上北京今右春坊中允吳平仲先生與中書舍人某數人郎圖賦詩餞之又爲篆書四大

亭以屬予序按瀛州世傳海上三神山者此其一也人未嘗到以爲皆仙者居之翰林所謂玉堂之署者天子以貯文學侍從之臣其地之清峻迨與瀛洲無異者葢自唐初置弘文館學士當時被其選者人謂之登瀛洲其來久矣夫以翰林之臣優游中秘仰清光而聆王音誠千載一時之遇謂之登瀛洲者誠非過言也顧處之者其人何如耳潘江之鄭氏世多篤行修潔之士閫門而爨者十三世世謂之義門叔美於禮義之道生於其性習于其家行之于其躬者不

勞而安其在翰林職卑而務最簡所掌中禁之書上自大古下訖近代九州四海之外天經地緯陰陽與物之文靡不畢備時披覽其中如入寶藏而玩奇貨爭於閒暇清勝之極凡百務之紛然者嘗聵然莫與之干則所謂仙者之居豈有過於此耶叔美嘗忻然以此自快而與之處者亦嘗私竊爲之喜於乎彼汨於世故嬰情得失者雖處可樂如在憂虞使人之心嘗如在憂虞則雖乘之以泠風載之以浮雲如遂氛埃而遺混濁苟能徜徉自適其情如叔美者人固望之以爲仙矣然則圖之所擬以况夫叔美之行等其亦有意也哉因爲之序叔美所交如中允諸公亦皆脫畧微纆遺外世俗者也其爲詩總若干首

夏氏族譜序

交阯之夏氏其上世本會稽人漢建和中方爲交州大守有威惠歿而其民祀之號曰惠公既而賈琮李進繼爲州刺史公之子讓佐之讓遷日南大守爷覲佐之皆有治績民歌頌刺石於惠公之祠自是夏氏之後世豪於其土五代之初曰廣曰淵曰齊分居三

江當李氏時夏氏以文學顯者益衆曰暈曰熹母杜氏盲暈熹刲臂割乳百計禱之不愈則相與禱于惠公之祠約不愈郎兄弟各刺一目以禱母目爲之復明母歿兄弟廬墓側三年熹獨留不去居十五年而歿有慈烏來集獺致魚以祭李氏褒顯之甚備繼李氏而王者陳氏篡陳氏者黎氏也上之遺兵平黎氏既郡縣其地熹之曾孫時中首蒙拔擢爲翰林典籍永樂十五年春時中因出家譜求予書之於乎交阯之民阻於遐遠不得沾被王者之

化凡五百餘年至今而後得見中國禮義之盛時中又蒙 恩眷登于禁從不責以官守之事而優游乎儒者之場

上之德及於遠者何其至哉交趾既自放於夷狄其政治得失賢士大夫忠臣孝子之行皆不復槩見於大史予嘗惜之因時中之請特爲著其先世之烈而尤拳拳於其曾大父孝行之事者豈以其遠人而能此哉以時中能遭遇於時得以其事託於中國賢士大夫文字之間將不復湮沒無聞矣異時夏氏之後

人讀予之文得不爲之感哉

楊先生壽七十詩序

泰和楊仲基先生今翰林學士楊君士奇從兄也先生嘗至 京師與其弟學士君相慰劳甚洽諸賢士大夫見者亦忻然以喜去則賦詩送之都門之外而今不一至者數年矣蒼顔白髮邈乎其不可及學士君每念之諸賢士亦慨然想見其情聞其年今甫七十遂相與賦詩以爲之壽夫愛先生頤其壽又重之以詩皆情之至也予於先生尤親且厚不可無一言因告之學士君爲序其詩考之禮凡七十曰老[illegible]蓋人之生至於是精力憊矣筋骸倦矣不可強以事故在官則致其政事以還

君上在家則傳家事于其子孫今之仕倦而歸者或有所未暇矣傳其事于家有子孫之賢獨得以自恣而逸其老如先生者又何可得耶先生剛毅方正持其行之堅自少至於老不變雖貧富貴賤不以易其所守鄉閭之子弟仰而畏之不敢以放三王之養老也皆引年蓋以老者之衆非賢不可皆養故引戶枝

年以求其可養者如先生者將不在引年之典耶夫養與不養有不暇論今學士君典司

綸命職任俱崇古所謂三命者不齒于族姓七十年不敢先今先生年七十而有弟之賢如學士君者相與周旋而不敢先此其樂又豈常人所能及耶是皆可爲先生賀惜乎予去之遠不得舉觴引滿以爲先生壽遂爲序其詩

竹間堂詩後序

廬陵張君思忠於郡城東種竹而爲堂其關名之曰

竹間蓋去城邑纔跬步而幽爽森寂如長山大谷烟霞之接曠然若無窮焉其外見江流東注而窿然起江中者白鷺洲也洲之外天玉華蓋青原螺浦諸山蒼翠秀發蓋一郡之勝名于四方者而自竹間之堂視之爲尤勝也堂之中無長物焉惟古書名畫而已嘗與客過之或引觴而酌授琴而彈或徙倚徘徊聽風泉爲籟不知日之既夕也而君於酬接之際蓋勤不懈顧而視其子翁藹然無有怠者賓客或見其然也皆相顧而愕而或淋漓酣放逸乎禮度者皆自斂而不敢縱嗟夫此其堂之勝又豈獨在於山川竹詩而已哉古之好竹者晉人爲甚而縱蔑於禮法之外者亦晉人甚焉君子蓋有所不取其以竹自比於學問德業之際唯衛武公淇澳之詩唯然故夫子録之以垂教萬世君誠有得於此耶觀其於接物之頃而比德於竹者有在焉因又以知一時詠歎之者未必不有取於淇澳之遺意也是宜存而著之以俟夫觀者擇焉

張氏東皋十景詩序

廬陵城東北螺川鷺渚之間山川之秀爲一郡最勝一時騷人墨客與夫倦遊之士過之而低佪終日有不能去者而况昔之賢豪風聲氣烈之無窮其遺蹤往躅可慨者猶多存焉至於仙翁釋子之居與龍蛇之宮雜處其間豫樟楩楠之植佳花異卉蓊鬱叢茂亦足寄傲以適休暇然而遊遨之士或抱憂端離思或負天子之簡書則雖過之而於登覽之樂有所未暇者矣獨張君思恒居其地以擅有其勝者久矣蓋遭逢盛時雖閑居獨處而有超然拔出之想清時暇日與賓客故人翱翔觀覽而豈徒宣其佚暢其和哉地之奇勝閟而弗彰者將由是而著焉故思恒既繪爲圖又分爲十景與能詩者歌咏之又大書東皋舒嘯揭于其所居樓中樓甚高登樓望十景而讀其詩其可壯也嗟夫宇宙間奇勝卒湮滅而不遇思恒其人者其可惜也哉予之上京師適思恒欲訪十景者而未暇將別爲序其詩云

東昌志後序

東昌地横縱不十里而有爲之志者雖出一時好事然而先正之遺跡如蘇內翰黃太史周益公歐陽秘書高風偉節之不泯者或因是而著焉而豈徒然也過者得而讀之或想見其人思慕興起其於教化補益豈小哉世之名邦大郡或雖海隅邊徼豪傑功業紀錄所不及者皆泯滅無聞良可惜也東昌雖蕞爾僻隘見於紀錄如此則亦烏可小之也編輯訪求爲之志者里之士曾君未成而卒繼爲之者其子曾子魯博雅多學得於其家益公有讀書臺在其居近累

世保護使不毀者曾氏也而又爲是書以著不朽皆可喜者故爲序其後云

廬陵胡氏族譜序

胡氏之先自有虞閼父爲周武王陶正封其子媯滿爲陳胡公配以大姬遂命之氏歷秦漢至吳有諱質者累秩護國將軍荆州刺史蜀建興中居江夏徙册陽尋徙袁之宜春又七世曰盛宋乾德中自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由宜春徙廬陵之鄉城鄉城之有胡氏始此建炎末知邵武縣事諱百順者殿中君幾世孫也屬其時境有寇乃別居郡城之北百順於忠簡公爲從子又三世曰耕樂有篤行其母夫人張氏年二十孀居守節以終歐陽巽齋嘗爲銘其墓益遷自鄉城幾二百年于此矣方其盛時一門顯者名聲赫然以秦檜威燄之熾上下屏氣而忠簡公上書乞斬其首天下聞之凜〻繼之以剛簡之死而吾郡忠節遂有光於萬世及其久也女婦生長閭門猶知以貞信自守而偉傑之才知名當世者比比本之大者其末必茂所謂連抱之木不生

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産於三家之市者吾於是乎信其言之然也紹武耕樂之五世孫恭慎好學知重本以親〻來　京師以其譜求予序予既考覽其世次遷徙之詳又得其先世所錄遺文讀之信其譜之不繆而故家文獻有足徵者故爲之言

壽陳賛善母七十詩序

惟古名賢才士行成而德修往〻自其母之賢見之傳記多矣肰而及其母既耄之年親見其子遭逢主知從容忠孝之間志以爲養而　爵祿隨之公義至

矣而私情悵焉則其遐齡盛福安富尊榮之樂何以加之哉今右春坊贊善陳君伯載其弟叔達頃以吏部侍郎攝征南行軍司馬王師所至交阯既平遂以銓衡之重便宜鎮靖邊陲者八年矣葢其功甚偉而贊善君問學尤宏博強記始自布衣薦入秘閣摠裁永樂大典天下之士預在館者常二千餘人皆推君爲能卒拜贊善與
太子少師姚公監修成書者君之勤劳爲多君昆弟旣貴顯于朝益恪畏忠盡其所爲足以稱服當時故

其大夫人甚喜板輿之至京師也京師之人皆爲二君榮之君所家常州之武進大夫人之還也其鄉之人又皆以爲武進之榮大夫人年旣七十康強不衰永樂癸巳之冬十月適其始生之辰其季子叔達未仕而留於家者以書來白其兄於是秘閣及春坊之士凡與贊善君處者皆賦詩以爲大夫人壽因以屬予序夫愛其人者頌其壽古之道也況故人之母并堂拜慶有所未暇則稱頌祈禱形於咏歌亦其情之至有不可已者魯詩人之頌魯公自令妻以及其壽母至以三壽作朋願之則其來也尚矣是詩之作其有不得於魯詩人之遺意也哉宋陳堯叟蔡君謨兄弟皆及其母之存而顯者當時士大夫紀述其事至今尤以爲美况贊善君兄弟之賢大夫人之盛福自足以使人欣喜而稱道者哉是宜著而存之以垂之永久若夫太平盛際爲臣子者得涵濡
聖澤以遂其私情其又可不因是以識其拳拳於萬一者哉

廬陵北溪劉氏族譜序

劉氏居廬陵北溪者本漢長沙定王發之後徙自湖南之豐陵舊譜所紀幾三百年矣宋元之際其族甚盛諸老皆風流循雅仕於朝者雖卑官皆有廉節子弟亦服習詩書其居室臺池花木之植極一時之盛麗故其時名勝遨遊之士道廬陵者往往之北溪而不去自喪亂來居室盡燬諸老亦淪没迨盡曰李弘者贅吾邑篠溪之郭氏久而不得歸其子孟璜旣長始銳志還故居訪諸父求先世文字得遺譜可知者僅數世而其完譜之失久矣孟璜慨惜求之不已乃

鈌其不可知因其可知者而修輯之自孟璜而上凡九世其先世有以其子儕於父者今皆正之孟璜來京師以屬予序嗟夫孟璜可謂得修譜之法矣夫譜所以别親疎辨尊卑之等其本常同而其分不可混也其統宗合族之意油肰無間而小大之節上下之序不可紊也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孔子譏之久矣劉氏先世雖狃於當時之習俗而其失豈小哉孟璜之爲譜乃一舉而正之其正名分之意凛乎甚嚴而重本尊親之道亦於是乎盡矣非其學之至識之明烏足以及此哉其譜之善蓋不言可知矣因爲之序

送許鳴時詩序

中書舍人許君鳴鶴扈從于北京其弟鳴時來省之踰年而歸中書舍人麗君振舒與之有夙好旣爲詩以餞其去又求予文序焉鳴時年壯而質美温恭孝友方孜〻學爲文辭以事進取其氣鋭肰而自江以西行數千里至於燕薊得以仰觀
天子两都之盛美遐山川之勝登高而賦之其亦壯矣哉昔之人以謂不讀書萬卷不行地萬里不可不求之杜少陵之作豈以其學問之富周覽涉歷窮極夫人情物理變化之由有以奮發其志意其言之工自足以垂不朽故適於澗溪之小者不足與論洞庭之廣安於峼嶁之卑者不足與言泰華之高其所見之小者不足與言其大者也今鳴時外有以擴其見聞内有以究其智慮其所得將浩乎其自富耶抑歉乎其猶未足也其形諸言者將沛肰其有餘也抑慊肰其猶有未達耶夫君子之學不可以自怠苟進而不止則其所造也必深吾觀鳴時慊肰懐不足之心

其歸將閉戸讀書以求至於古之學者則其將來何可測耶予與鳴鶴交愛鳴時之深故言之欲振發其氣鳴時其勉焉異日學之成與計偕而來予與鳴鶴皆有望也

送王典籍還南京序

金華王君文英居翰林爲典籍者九載以考績援例當加陞擢屬其時
聖上廵狩北京君以疾不果赴久之予以外艱服闋至京師而君疾亦愈約與偕行君時雖老善清談

而雅譚意謂道途足以相樂矣及辭青宮以行予忽被命留君且先往心不能不悵然已而予復得旨追行而王君先已至北京矣既至接屋而居朝夕往還者凡三閱月遂俱復其職如故於是心竊自喜以謂不得於前者於今當得遂之也尋而予又留弗果去君又獨行因慨然嘆曰人生聚散豈亦有數然誠何相乖背如是耶由是而知凡人事得失變故之機出於倏忽有不可逆料者皆如是也而或者以其

智慮之末揣摩窺臬欲取必於茫々之中者其亦惑矣雖然予之不得與君偕也而君之來有以觀覽夫山川之勝於夫風濤雲霞浩渺出沒之際皆得形之於咏歌且其以既老之年復優游於清禁以沐聖上無窮之恩其爲樂又可勝道耶獨予於君之厚不能無憾於往來之際故於其行也交游皆贈以詩而予爲之序

雅南集序

詩以道性情而得夫性情之正者當必也三百篇風雅之盛足以見王者之澤及其變也王澤微矣然其憂悲歡娛哀怨之發咏歎之際尤能使人動盪感激豈非其澤入人之深者久猶未泯耶自漢魏以降其體屢變其音節去古益遠至唐作者尤盛然皆有得乎此而後能深於詩也三山陳思孝以其先君江山令仲進所爲雅南集一編求予言其温厚和平之音褒美諷刺之際抑揚感慨反覆曲折而皆不過乎節讀之有可愛者仲進之所以能此者誠有得於古作者之意哉然仲進嘗爲宜陽韓城二縣丞終於江山

甚有善政則其可稱者又不在於詩也惜其政之所施者徒獨於詩深矣思孝嘗爲羅田浮梁二縣丞能世其家以善籀篆入翰林因與予交故爲之書

林氏族譜序

林氏之先系出殷王子比干之後比干諫而死夫人方娠懼而遯於長林石室之間已而生子及武王之克殷也求比干後得所生子封之以其誕於林中石上也賜之姓林氏名之曰堅此林氏得姓之始也歷漢大子大傅尊々以尚書論石渠始居濟南晉永嘉

之亂黃門侍郎頴從中宗南渡頴二子曰懋爲下邳大守林氏居下邳者皆懋之後也曰祿自散騎中常侍遷合浦郡大守改晉安因家焉至唐林氏在晉安者尤盛高士藴等承詔定正天下氏族凡九十八家林氏首稱於晉安所謂林黃陳鄭是也其後族益繁散處旁郡多林氏葢皆祿之後祿十五世曰饒州大守龍一子披〻子九人同時爲州刺史者八人曰端州刺史葦始居莆田之前埭號前埭林家者葦之後也葦八世曰蒼〻三子曰鉅曰佰林曰國華今譜自

蒼而上既總爲圖以統其世次自鉅三人而下生齒既多又别爲圖者三而於先世出處隱顯言行生卒之槩則以世傳者於圖之後其端緒本末皆爲較著蕢爲譜則因唐之舊而增續之兼有所易故方之歐陽氏蘇氏二家之譜編集分合又自有譔例不相同也國華幾世孫崇璧以屬予序之崇璧以永樂丙戌進士及第入翰林爲修撰尋遷侍講方以文章顯名于時而其用心不屑〻於聲利於敦宗重本孝弟友愛油然不匱如此世徒慕其文於其行未盡知也然自其諸父昆弟爲當世名宦者甚衆又不獨崇璧一人獨予知崇璧之深也崇璧既同被
命來北京朝夕往還因得觀其譜知其先世之顯庸光昭而又有如崇璧者皆克世其家乃掇其世次源流以爲之序云

贈醫士湯孟祖序

古者王之醫師屬于天官歲終考其高下賢否其任不輕其責效不苟也又上世仕多世祿得及其子孫故講習有素而志慮專精雖人之一身情欲勞佚之

所拂雨暘暑寒之相遭月觸乎內外者其變無窮而世有良醫師者得而治之也如探物於囊引手可得故雖疾且殆而人得以順受乎正者其扶持救護養生之道有以使之然也自夫世降而道漓事之不逮于古者豈徒醫之一事人之不得其生以全其天者亦多矣其可悲也聞豐城湯孟祖氏以善醫選爲大醫院醫士葢自其先大父浯溪先生尊父橘泉居士皆讀書明道理而以醫擅名一方故其說有所授受其取信於人非一日也其來北京也御史張君思壽

偶抱疾更數醫弗愈御史吳君叔潤與孟祖居同里以其名告張君張君得孟祖治之疾遂愈張君於是介吳君求予文謝之予固有感夫世之爲醫者夫醫之書浩繁而隱微有難言極奥之吉雖目濡耳染終其身有非口舌所能盡者而况以無所授受之説剽剟膚淺之見以誇詐眩惑而窺利于人如此而人之疾幾何其不危且殆哉以予之多病也思見夫古之醫師而不得也聞有如孟祖無忝於古之醫師也孟祖既得列于大醫或有以課其高下賢否其有徵於

吾言也夫

李氏兄弟倡和詩序

安成李時傑先生示其弟時勉詩二首時勉既和其兄之詩同時交遊之士在翰林者又相屬而和之積爲卷以屬予序之予與先生居同郡知先生孝友著于家邦而時勉亦以早失其父也事先生尤盡恭愛及時勉取科第來　京師與二十八人者同時選入秘閣讀書爲古文辭恩遇既隆名聲大著於是人皆知先生有弟之能賢也永樂七年秋時勉蒙恩召赴北京既行以書報先生先生復書雖甚喜其弟之寵遇光華也肰以其去之遠也不能無感於中蓋亦人之情也故其候問殷勤非徒憂其單居遠寓恐其有索寞無聊之况至於寒暑風霜之變人事交際之微皆爲之逆料過計至又爲歌詩以申道其思慕慨嘆真情至性纏綿往復讀之雖隔萬里而油肰見其肺腑不盡之懷惻肰有間関無窮之慮此其愛之深者故其發之于言者有不能淺也而其同時相和者後有以道達其情志諷而詠之信乎其可以興也夫

自三代之盛教化洽矣肰風雅之作如脊令埧篪之咏相好相猶之詞丁寧懇切孔子皆存而著之以垂訓萬世而况去古既遠大道淪散之後世有篤倫誼如先生者於其詩之作獨何可廢哉惜世無孔子者其言不足以重之也然先生之志無所恭于世惟以其道教于鄉〻之子弟服其教已久〻則無不化者他日孝友之士出於其鄉者又聞先生之風而作者歟

彭氏族譜序

彭氏之先居清江自宋寶謨閣學士龜年以僞學黨

貶安福丞其孫沂居安福之葛洲遂世爲安福人譜之作自寶謨君而下其上系著于清江而有未暇考考者歷世變故恐他譜之非實徒混而失眞故謹之而不敢妄有所續也譜之例一倣歐陽氏小宗之制每五世别而爲圖二之後又析爲各世小傳以著其行事始終之槩其有功德顯著如寶謨君者史氏既有傳則抄附於圖之次或在當時得爲銘誌者亦以類附焉葢自其十世孫敬宗之所修集而其子敷詢今始著爲完譜也敷詢之來北京因其友翰林庶吉

士李君時勉以請予序之予既愛敷詢能謹其譜而其纂次條理又整密而有法以克成其父之志其用心益賢矣至于寶謨君講道于朱張二夫子之門列仕于朝爲世名臣而當時指爲僞學例見貶奪後世葢自有公論矣斯不必較也獨欽慕夫先賢之有後使凡世之學者聞之篤於信道而不惑於邪論之不勝而在其子孫又當知所勉也因以叙其譜

贈周主事考滿序

士之抱所長病未有知之者然而高才豪傑之士知之亦未易也况夫學問政事難以兩能二之士以有聲焉則其才識之過人智慮之卓絶必有甚高而不可及者矣錢唐周宗武始以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時修永樂大典天下文學之士抱藝效能奮其志以精於事者葢雲集於秘書凡博聞多識之士與其交之厚者皆稱其能及其去爲主事于兵部奉其職往還兩京兩京之士矜其材而選其藝者日旁午於前詞其探賾握管於其間碑志畢力於其事亦難矣然凡與之交而洽者又皆稱之如在翰林夫其稱於兵

部者以其政稱於翰林者以其學兼兩者之能而皆以有聲焉則其才識之過人智慮之卓絶者固未易以及耶嗟夫今之士於學問之道及人之澤求其能克乎中以達乎外者無有也豈所謂豪傑之士固難於知抑抱其所長者誠不欲人之知耶何所見之少也其在兵部凡兩考於天官皆以能職聞於是其友中書舍人某與凡所交之厚者數人因其考績之際相與賦詩美之而以求予叙予不足以知其然知其者不必予也名者實之符而爵祿之所攸歸况所以

見知於人者之衆如此耶爲之言以俟其將來某其勉之哉

送鄧御史序

方今百司之任於御史尤難稱事考法隱度以求其姦逆情慮詐不究其意一任以文而無違法爲者此其事固儒者有所未暇慮深而測微　觀近而思遠畧其迹而原其衷簡其文而持之以道德仁義之意此又文法吏所不能也二者嘗並用亦嘗相嘗然於風紀之任得失之際則判然有不可掩者我

聖上深知其然始詔任御史必以文儒起自刀筆者皆罷不用自是居其職者益自知貴重以名節相高蘭溪鄧以先氏進士之賢者也其尊甫守拙先生嘗讀書楸峯之下所以教以先者皆篤實之道以先既舉進士又蒙

聖恩俾歸榮於鄉以成其德業由是其學益進爲御史者幾十年論議設施舉措之際皆因其學而推之故其所爲有非文法吏可及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嘗長官鉄議能署之者衆推以先又嘗按事廣東河南浙江風附所至必宣上化歸有所論奏其言必行以先益不獨賢進士又御史之賢者也夫君子之學自格物至於修身其大者既盡其小者亦未嘗遺也彼操弄簡牘屑屑於簿書勾稽之微夫何[illegible]足道者然則使士於今皆若以先其誰敢議吾儒者之用哉以先考績上北京御史某某求予文送之因爲之言以先尚益勉之以無忝其成可也

一樂堂詩序

王君三綱孝弟人也其二親既康強無恙其弟三已

亦偲偲循禮知學行三綱樂之於是取孟子三樂之語以已之有其一也名其堂曰一樂來

京師能詩者皆爲歌咏之三綱以屬予序夫父子兄弟之樂人之所深願而得之於天者有不可必也而或得之也又不[illegible]知所以樂至於鬩墻而詬語此又家之可悲痛者也三綱家多良田課僮奴力耕歲收粟千斛果蔬連畦松篁連林牛羊之畜盈谷泛於川泳於渚淵然湖海之思郎幽而採阻傲然山川之樂吉卉芯芬出乎中饋者不必水陸之珍而予翁賓客

升堂拜慶相與舉觴而上壽故人知己或歌呼而咲傲極意而任情者皆相忘於物外世表此皆可樂也而三綱意不在是者豈不以人之所能至力之所可爲者舉非其情之至而獨得之于天者乃爲深慰至幸則其樂可勝道者哉夫人之所能至力之所可爲者某不以爲樂則推是而求其用心雖富貴聲華貧賤有不足易其志者矣此君子學道者之所難而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怍者在是也三綱知以此自力其樂又如何也三綱之尊父樵雪居士予嘗見之京師豪飲狂吟談詩不輟尤好蓄名畫古書遨遊江湖則載置舟中觀其所喜好其襟度葢可見矣予宦游去家十五年見閭里故舊真如空谷足音況有如三綱父子之賢者哉故喜爲之序詩凡若干首

壽菊詩序

世固有不餐生而壽不粒食而腴草木之生有不根而植不培而榮者此皆理之不可致詰者也其亦萃陰陽之精氣挹天地之至和以致其神奇者固有異于常類耶世所謂神仙者不可必其有無使有之迨亦若此而已肰予終不能無疑于心也今年秋九月修撰王君行儉于秘閣得菊一枝于中書舍人許君鳴鶴秘閣無菊行儉因不忍棄漫以楮漬水以潤洎其所剪處置之座間累數日所漬水乾而不敗既而上徃狩于郊鎖閣者兩旬　駕還而後入視之則穠艶芳馥如始折時而凡植于土者反枯肰憔悴矣于是見者皆駭訝其未嘗有也予肰後信夫物之不根而植不培而榮與夫不餐生而壽不粒食而腴者誠肰乎有也而世所謂仙者亦未必無之特偶未之見耳行儉因名之曰壽菊且相與賦詩以屬予序予聞南陽甘谷人飲菊潭之水壽百數十歲又有康生者嘗服菊仙去菊之能壽人世嘗信之以此肰於夫菊之自壽有如今之所見者則世或未必知也豈草木

金石足以輔養于人者亦耴其質性之堅久不敗故耶是雖物之至微而理有當辨者或又曰凡物有先幾以兆祥者行倹之尊父瓊州公年幾八十尚康強無恙容色郁然今秩滿將來　京師此其兆爲公壽之徵無疑也行倹聞益大喜夫見其親之晩節光榮而又壽考不衰如之何不喜也蓋行倹孝友忠信人也感于已而物應之豈虛也哉遂爲之序復繫之以詩

玲〻玉堂署〻深〻寒沍餘〻英久邈馥柔莖尚未枯奇能祗自妍紛時尚粲如剪折豈本性艷彩恒弗渝諒無土膏潤豈有雨露濡葆冲抱其和自然生意敷有如丹丘仙絕粒形更腴朔風凋百卉舊種日就蕪念予得佳翫使我形神舒諦彼久生道毋乃茲同符永言保殊操此意與之俱

送陳正言會試序

嘗閱陳氏家傳中記陳氏進士題名歷宋元至今四百餘年凡六十餘人其中以功業行義顯者甚衆若潭州司理盡與其弟國子監簿卒皆登進士第蓋正言之七世祖也卒歷官至浙西參師丞相文信公登第時參師公寔預考士故丞相擁麾南上公方休老于家丞相即其家拜焉且爲啓創其居今正言所居其故址也　國朝之盛正言之伯父碩學先生士贍舉于壬子之歲叔父士啓舉甲申進士爲禮部儀制郎中今正言又舉于鄉矣何其盛也夫鄉邦以科第顯者陳氏最盛而在于正言本宗盛者又如此其者則凡以科第之榮爲正言相誇道侈美者皆不足道也夫士遭遇明時固將立名以顯當世況正言不累葉之緒餘繼前人之世業學甚富行甚篤材器高大

而閭望日著則所以世其家而光顯其前聞人者有在矣夫豈以科目之榮美自多乎哉以科目榮美自多亦非正言意也予于陳氏有世好又嘗與郎中君同預修書秘閣故于正言之行有以規之焉有爲詩歌以餞正言者因書以序其首

送郭公緒赴陝西僉事序

公緒以進士選爲陝西按察僉事凡交游之厚者皆爲詩餞其去而以屬予言公緒予故人子也初之尤序于其去可無一言哉夫憲臺所以剌察百寮其任

至重非素明于道而知大體者不能勝其任彼或習于法令輕重出入明析常盡乎其微至于屬使之際承順斂給動中乎所欲自常情視之誠有可快者然而　聖上簡拔之重固不在是誠以明于道而知大體者惟進士其所素學也　上之意如此非徒以重憲臺其于進士之重也亦至矣進士于此其可不振耀拔出思所以副　皇上眷注之情哉夫學之明于道所以應事也造于道者不宏且深則應于事者不精以博如此者豈獨不足于風紀之任其于凡天下

之任舉不可也公緒氣節高邁渾渾乎公卿大夫之間將獨出于等夷而未可知又自其諸父任風紀教化之責者率一門數人所謂素明于道而知大體者非公緒其誰哉于道而造之必宏以深于事而處之必精以博公緒其必有以副　皇上眷注之厚矣以此望于公緒非獨予之情爲然凡交友之情皆然也

贈段舍人赴都司教練序

自古世雖極治而武備不可以或弛也兵不必多而將不可以不精也兵之用在乎將而將之能否在乎教之有素練之有方也當夫海岳晏然一塵不驚敦尚乎文德而無復留心于武事兵不識伍將不識兵有備與無備等耳夫豈知文武並用之爲良圖而兵食非不得已則不可以去乎此賈大傅所以嘆息而山巨源獨識其不可也方今　聖天子在位日所出入靡不臣妾逆三十年民不見干戈然良將勁卒有增而無減練兵教士日講而弗輟立爲定制使諸守禦各造子弟以時聽教于都衛第其高下而課最之別其能否以激勸之文事武備之兼舉不忘如此也

今年夏吉之鎮禦千戶段公之子廣將聽練于江西都衛予表弟楊相時爲郡庠弟子員稍與廣交遊于其行謁予序之予聞段侯威而不苛廉而公廣也賢而壯和而不狎孝友而謙卑是故士大夫與江右之良帥必以侯爲最語群帥之子弟必以廣爲賢江右一大都會也廣之往也非大藩之守將友群府之俊又訪江山之勝槩而論往昔之所以勝負益滋其見聞增其所未及則非惟行間之豪傑加重而相許將見幄中之元老或改容而稱賞也尚庶乎勉于忠義

思他日策勳業于燕肰而圖冊青于麟閣下無忝爾父之勤上無負皇上世禄武臣之美意也坐作擊剌之法盖餘事耳

秋江送別圖序

余友劉添玄自弱冠遊燕趙縱觀都邑之巨麗壯東遊洛陽北踰河西入潼關度大行磐谷歷覽山川之勝人物之盛風土之異宜習俗之美惡以至于草木鳥獸昆虫魚鼈凡百寶玩恠奇與夫平昔之所未嘗見聞者皆在剪燭並坐語刺〻不休余雖未及遨

遊四方因添玄之言恍肰若親歷之也前年入長沙去年遊京師今年秋復有長沙之行其同里蕭仕信爲繪秋江送別圖而屬予序焉余覩夫漳江水冷下見沙石漁歌中流鴻飛數點當此之時能不愴焉于懷者幾希而添玄方油肰駕扁舟攘臂西風帆如奔馬欣〻然曾何別離之想盖由其平昔往來之熟胷次軒豁襟懷倜儻以四海爲鄉邑舟楫爲室廬雖千里猶庭除也向使添玄拘〻于一邑之內一丘壑之間固有不堪其縈縛者而何能如是古人有以不讀書萬卷不行地千里爲慊若添玄之見聞識趣豈特行地千里而已哉慶守郭先生職教漢陽卿之先達也添玄往見焉其告之曰昔張翰居江東見秋風起而有思歸之嘆今子于秋江之上而有逹遊之樂所遭或異人情則同先生其謂何如

贈曾子敏序

洪武二十六年皇帝命使臣巡按于吉贛袁臨諸郡是年秋九月使臣至自贛遂即公館集諸生試以藝就試者二十人

咸中式使者大喜曰江右爲士之淵藪觀于吉之西昌信肰矣廼命諸生舉學與行俱美可司訓廸者各一人潜與邑庠友蕭善本因與論所協首舉里之曾子敏以進子敏辭弗獲廼就聘于贛之石城今年夏六月赴京師就試于翰林得優等遂歸自京師[illegible]于家胄監生劉子敏適以省親至家相率賦詩爲贈仍屬予序之予維吉與贛隣郡相去非甚遼也民之習俗同也士大夫之出處同也衣冠語言威儀動静亦同也惟科第文學吉視贛爲優肰而其中爲功名事

業者顓與吉又並驅也文乃藝末也而顓每屈於吉者何哉非其材之不足也非其質之弗侔也有賢父兄賢子弟而或者無良師友故也子敏其往哉天之生材有不齊而因其材以教之也無二道教至焉則不齊者可齊也吉與顓之才何相遠之有孔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況子敏質美而行確志銳而學勤忠節之裔而詩書科第之後也其爲教之具素有矣尚庶乎積之以誠鎮其躁而消其邪養其中和則心通理達不待外求而文章自有可觀將見董生之幃馬融之

帳顓二昂二之士與玉虹琴浪增聲騰價無有窮已也尚其拭目以觀

贈劉氏二生序

京師天下之本也本固則邦寍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自古創業安邦之君思有以葺其民必先固其本若漢之高文徙齊楚豪傑于京師是已夫高文豈襲秦之舊轍哉爲天下久長之慮固宜爾也方今聖天子宵衣旰食不遑寍處惟安天下民是慮迺洪武二十四年詔民之富者得徙居于京師俾自營生業庶京師寔而天下安夫　聖天子亦豈暇求漢高文之舊制哉事有當然適與之符也令下吾邑之劉添詳在富民列將行其子允仕暨厥姪允誠代之往二子嘗從予舅氏游資質皆端美來別予于是告之曰　帝王之都佳麗之地也有宮闕城池之壯宗社百官之富府庫甲兵之殷盛以至于四方貢獻奇貨玩寶靡不輻輳此蘇子由之少年時所以欲求天下之奇聞壯觀至京師而後知天下之巨麗又京師首善之地萬國之表制作之示于天下必由内以達外

教化之漸被于四方必自近以及遠此彭汝礪所以嘗論四方之人其語言態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爲鄙二子居首善之地而能爲首善之人偉其所見廣其胸臆不亦快乎子由以文章雄一時而汝礪亦宋熙寍賢御史著觀京師無如蘇子由善論京師無如彭汝礪二子其往觀之于今論則無煩也余伯舅居京師爲御史允好古文蘇彭二公之說其必有取焉尚敬爲我起居之

遼東許某贈別序

太史公嘗稱三世爲將道家者忌其亦然乎哉夫人孰不欲其子孫之賢也而有不可必得者焉其盛名足以蓋一世盛德足以垂百祀不旋踵而其子若孫操瓢爲溝中瘠者非必爲將三世也非必見忌于道家者也唐魏鄭公豈將也哉且操心行已若鄭公者亦庶乎可以免此矣沒曾幾何而他人入其室是故君子每付之于無可奈何而聽之于天焉而凡見人之有賢子孫者亦自不能不擊節而嘆賞也遼東衛許某其祖某在前元時已爲萬戶後從

皇上渡江有功賜金虎符仍授萬戶至今年九十尚無恙父某從大將軍攻閩授千戶亦善待士卒諸叔伯父以軍功顯者尤不下十餘人今某從容安閑語言詳雅頗有燕趙之風而無北方之強信乎其爲良家子弟也信乎萬戶公之有令孫而某之有賢子也祖父子孫俯仰三世接武乎將門者可期而可必是古今之人所不能必得者而許氏得之矣豈不深可美哉今年春以徵兵來泰和將歸願求一言以壯遠道于是能賦者即泰和八景分題賦詩爲贈而屬予序其首嗟夫有子若遂不患馮唐之既老有孫若陵何憂李廣之未侯雖肰陵之奇材固可取而陵之晩節未可許也尚當集義以養其氣正志以礪其行講武之餘又讀書以博古則他日將見運籌獻策斬將搴旗可以立勳封侯萬里外而益光前烈矣尚其懋之是爲序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送鄒大府詩序

中書舍人鄒君尚友以母憂去官既服闋改蜀之資縣令其友翰林侍講楊君士奇暨左春坊中允尹君昌隆皆賦詩餞之以予嘗教於蜀々之故宜知之屬爲叙尚友益温厚而信恭守其身約其行無毫髮失意于人而接于人者亦無毫髮拂乎其中也

皇上紹登大寳嘉靖萬邦大封勲臣稽儒章定程式惟是二三文詞之臣尚友克宣乃力益勤弗懈益尚

友在中書也久習于故事他人所未知々之而未盡者尚友言之輙有所依據非苟然者夫百里之令得尚友爲之誠無難也然治其民而爲之防範禁制非素知朝廷之先後緩急者有未易能之若尚友於國家深計遠圖皆已知之熟矣而資又小邦其俗朴厚一令行而翕爾從一牒追而遽然至尚友所治之足矣于禁制防範施爲先後緩急夫何難也若夫登臨山川之壯以宏放自恣肆其情於文辭寓其言於簡札則尚友得于爲政之外者予不能知也然朝之士莫不冀尚友之還也則吾知其不能久於其任矣

送丁行人出使占城序

皇帝入紹大統幾二載功化弘溥至和薰暢禎祥駢臻騶虞神龜嘉禾野繭進于

闕下者不可殫紀内治既隆外化益彰于是爪哇日本琉球三佛齊西洋瑣里諸國皆聞風嚮息文犀白象玳瑁珠璣之屬獻于庭者無虛日既而

皇帝若曰凡天地覆載之內皆朕赤子也其往撫其君以綏其民惟是二三大臣受命惟謹乃簡廷臣之

賢且材者次第以使惟占城在海外萬里乃命行人丁蕙往蕙頓首受辭

闕下不俟卜日輙往就道衣綉衣持使節策馬出都門外親知故人觀者皆辟易道路惟恐褻

天子之使亦壯矣哉昔漢之初年婁敬陸賈皆嘗奉

天子命出使外國然其時高帝方平秦天下新定匈奴外夷皆強盛不可制以文法高帝惟羈縻之而已初未嘗若今恭然南面使之奔走僕々也而敬等於其時徒以口舌折之亦難矣蕙是行占城君長方將

率其臣子再拜郊迎而其群首首領驚悸駭愕望塵而疾趨炎海之涯樓櫓所蒞真若自天而下也其視敬等相去葢萬萬不同矣予忝戚史官方覩國家隆平之盛而又竊嘆蕙之遭遇其時也遂序以贈之

徐伯貞字序

國子祭酒鄱陽徐先生冢嗣恒以年當冠先生循諸禮冠之冠已字之曰伯貞先生以余嘗同官屬爲序以勖夫恒之志俾有以進于道於乎甚矣先生之愛

其子也夫恒之義在久于其道也故恒卦之繫曰利貞利有攸往貞正也恒而不以正非其道也非其道而守之堅固而不知改移變易以求違于正其不爲淫邪頗僻小人之歸者鮮矣夫聖人之道爲世而不可易者正也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舍之而他求則爲老佛之妄管商之詐儀秦之縱横舍乎此入乎彼去乎其正鄙乎其不正者皆黜于聖人者也先生之意在此故有以名其子而字之愛其子者至矣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其先生之謂歟於乎古之人自胎教至于成人所以習而化之者靡不有法故人之生而爲正人端士之歸也易後世之爲父兄者不知所以爲教決堤潰防而求其免于泛濫横溢亦難矣恒其勉之

送陳太尹序

泰和陳君善方自壯歲取科第事太祖高皇帝爲戸部主事既罷去復起爲海寧令寧以憂去服闋授江陵令或者曰江陵煩郡善方性簡易以簡易之性居煩劇之地竊爲善方病之善方行

有以其說告予者吾與善方友素知善方多技能喜行書又攻于爲畫興到取片紙寫山水雲煙皆有遠意彈琴賦詩至在忘倦又喜任俠馳奔堤走峻坂弯弓命中以爲笑樂人人喜善方之能也善方亦以是自快於己豈以豪邁之氣伏而不施或於是焉發之耶抑情滋于中不能自抑所謂玩物遂情者其在此耶此子之所以病之而人固謂善方簡且易也然則善方奮已乎其外以一乎其內豈不可哉昔劉昆之治有異績號稱長者史氏謂其爲政簡易不知昆所

訓簡易者誠有同於善方今之所云乎哉然善方誠於為政博通古今知所以愛其民恐予病之者或不足以病善方也書以告之

五峯堂詩序

臨川程伯成讀書好禮重于鄉閭遂以多貲選歷事于天官以其家五峯之下名其堂曰五峯士大夫為歌詠之積成帙因求予文序之伯成臨川鉅族也其高祖楚國文憲公鉅夫以雄才碩望受知元大祖高皇帝一時群公卿士多出其門而伯成之尊父又嘗

司徵於臨川衣冠世澤亦盛矣伯成未仕時優游乎峯之下草衣木履望青雲而招五老其一時雅曠之趣豈不與五峯相高哉而諸公所為歌詠稱美則又自伯成在天官時居多夫往來于天官者天下士也以天下士而為之歌詠未易得者而伯成得之焉於是乎五峯之勝與伯成之趣益並高矣而文憲之流澤豈有艾哉然而君子立身行已必自致其力而後可以不朽則夫五峯之勝固有在於伯成而不在此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伯成其以之

送王紀善詩序

皇明統一萬邦堪輿之廣曠古所無乃稽古隆建周親以大屏王室其王府僚屬尤慎簡拔盖以宗社翰屏之勢然繫乎

王國之重而凡王之仁明忠孝文武慈愛又繫乎其僚屬之盡其心也然官於是者必莊威自重素有譽望者乃能行其道而知其任職之重如此予自來京師獲交

魯府紀善王可貞先生先生問學切實通乎古今之

與達乎物理之宜而恬澹安雅未嘗有毫髮慕乎其外之心其行于家教于下信于友者又未嘗一日肆也故其鄉黨故舊識與不識皆知敬恭王先生聞其名而畏服之先生非所謂莊威自重而素有譽望者哉君子仕于朝與仕于王之國其為道不二其受命于君以食夫祿一也惟無所慕乎外則可行其道無所枉於已則可以正乎人而凡有所憚而不敢肆有所畏而不敢發者亦惟察其心之無所事乎利而守之素敬義之素著不可以威奪而勢驅故屹然中立

不動聲色而邪佞自肰消沮也吾求其人而未之見焉乃今見之矣豈不深可喜哉自今以往聞有仕乎王國而能行其道勝其任者必先生也先生將隨王之國一時交友卽其所之道路所經山川之勝自京師而抵于魯分爲題賦詩以餞之得若干首以予辱交先生而又知之深也俾爲之序

靜學齋序

予在禁林七年得交游之士二人焉烏江蔣君用文姑蘇趙君友同也二人者忠信慈厚而皆跡于醫皆

爲上御醫方纂修永樂大典編古方經二人者又總裁其事遂得朝夕往還久之蔣君去侍青宮予亦冀官春坊進與蔣君接迹而並趨退而與趙君有校讎講益之雅相得益密肰不知二人造詣修飭于道者何道而能肰也意其質性自肰一日過蔣君見其名齋曰靜學肰後知其所以進德者在此也於乎靜者德之基也先儒以謂養得至靜之極則自肰包括宇宙終始古今濂溪周子上承孔孟之緒其示學者亦惟在於主靜夫所謂靜者非靜而不動之謂也無欲則靜二之中而動理具焉故雖古今之遠宇宙之大千變萬化之無窮說之於吾心者不見其有餘也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不見其擾理天下之至繁而不見其棼所謂淵默而雷奮者動之中靜之理所以行也靜體而動用靜存而動行此誠意正心之事而蔣君達此其過人也宜哉諸葛武侯謂才須學而學須靜者周子之言非有取諸彼歟然吾觀蔣君之賢葢有徵乎其言也蔣君與人處洞豁不爲深隱人人愛悅之獨趙君澹然恬漠雖於醫亦不屑然二人者中

情甚相似皆善文辭皆有得於靜者因讀諸公所爲靜學齋詩喜而爲之序旣以貺蔣君又書以質之趙君也

迎薰樓詩序

泰和羅養吾築樓而名之曰迎薰其來京師也屬能詩者賦之又求予文爲之序予嘗愛其所居地曰洞源去城邑稍遠而群山高出百里之外望之尤奇凡居其下者對之足以樂也况又有樓居如迎薰者哉按傳記薰者南方夏至之風薰和融洩長遂萬物郎

所謂景風者八風之一也爾雅以謂王道平暢致景風舜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大治成康四十二年之間薰風潜暢豈雍熙和平之時亦若此風者哉夫上之化及乎下下之被其化爲之鼓舞動盪者要之無異乎風之動物也蕃吾生乎大平之世沐浴膏澤以休其躬憂虞驚慮不入其懷意其登高以望遠也氣逸而神放而薰風之來又蓬二肰適與之遇自其外蕩乎其中交暢旁洽其一時所適爲何如甚矣其可樂也肰蕃吾之樂亦知其所自也哉夫涵煦于太和之中而不自知其爲樂與相忘於其樂而不知其樂之所自者皆可樂也昔楚子坐蘭臺有風颯肰而披襟以當之曰快哉此吾與庶人共之者不知楚子是時其風果如是否其樂同乎今之人不同也然蕃吾是樂又王公大人爵位名祿者之所未暇則雖如楚子猶不能同之是宜以之名其樓而播之於歌咏焉予於山林之樂未嘗忘之而不能得徒取其詩諷而誦之也遂爲之序

送李昌祺還鄉序

翰林庶吉士廬陵李君昌祺以省親得告還家其同年交遊之士各賦詩餞之屬予序其首予與昌祺同在禁林者六年矣見昌祺持巳接人之審未嘗一日有異也蓋昌祺年方壯負氣而抱材學足以達其志行足以揚其學又自處者甚高非禮義之所在雖千金不顧達人貴士雖平生知識不肯一造其門故昌祺氣益高而與之合焉者益少也其或與昌祺傾蓋而莫逆者必剛方峭直之士苟容而阿媚者皆望風引去不敢近昌祺如此豈一時尋常者可擬倫哉孔子嘗曰吾未見剛者夫孔門德行文藝之所萃所乏豈直剛者而孔子每有意在是抑獨何也豈以柔靡卑下者易於邪佞乎抑爲士者不有以養其浩然則不足以當大任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在是也苟如是非學問之深到有以審夫義理之至精詳處而篤行之未有不屈於欲者也屈于欲則不得爲剛矣然無欲未易也吾之有望於昌祺故嘗畏而愛之邵子以謂與人處降意最難吾欲強交昌祺而每降意焉又不知昌祺謂予何如也昌祺二親俱康強見其子之

賢而有立必其心甚喜之想昌祺之歸也林泉幽深而賓客塡集烹羊擊鮮舉酒 相壽何樂如之吾又知昌祺于是時和色婉容之藹然矣是爲序

嚴氏宗譜序

嚴氏吾鄉之盛族也其始居縣城東南方宋元之際嚴氏爲極盛亭閣臺榭臨郡城而俯大江雄峙壯麗照耀江滸自喪亂以來嚴氏諸老凋喪殆盡其宗族皆散處別居然鄉之人士稱嚴氏者尤必曰城上云蓋以別于他族以見其盛也今李冬有思義者以其

從祖宗旦及乃父文祐之命求予文以序其宗譜宗旦自城中分居縣南之小塘洲其譜自兵革後散亂失亡者皆不敢棄輒爲綴緝其尚有可考者即勤勤采輯之所謂思晦者宗旦之幾世祖也與胡忠簡公銓爲交友忠簡以直言忤秦檜被黜也道出廬陵一時故舊交游雖甚愛慕忠簡然畏檜之虐謗多逡巡不相顧獨思晦無所忌且以一子托婿忠簡故一時士大夫皆高思晦以謂使思晦居忠簡之地必能爲忠簡也忠簡哭思晦詩亦自識其事于後觀古人所爲事見今人之不逮也自思晦幾世至縣尹某元初兵甫定而他兵復起縣尹敎邦人捍禦甚有力至今邦之老人猶能言縣尹故時居高門而廣厦深嚴潭潭然人罕能到時其居即所謂城上者是也自縣尹至宗旦凡幾世吾鍾氏叔祖元鄉先生實婿嚴氏故吾于嚴氏事知之猶詳惜是譜不能完于前世事皆略也然宗旦文祐皆敦厚弘博起家致多貲能以詩書禮樂教其子弟如思義輩皆俊雅夫前人之休光偉烈後嗣子孫所宜深究而景仰者故爲述之俾以

識其譜至於考求其世次而完緝之又在思義輩盡心也

姚老人詩序

姚老人者居泰和龍洲之上其地平曠幽夐樹林蓊然環其居皆沃壤連延數十畝老人既無所求于世惟盡力以事耕作麻粟黍菽之收歲至數百斛家饒穰然老人時而作倦而休釀酒盈缸東鄰西社老農老圃相與劇談而放飲醉則仰天而歌聲嗚嗚然甚樂也一日慨然呼其子弟語之曰吾年方弱冠遭元

季之亂干戈相尋無虛日孰意其有今也吾今沐大平之澤得以優游于田野者獨敢忘其所自哉顧昔之人有獻芹者吾與若請效之即命爲大筐籍以葉載蕨瓜薯芋之屬凡數十筐至
京師舉之上獻有司爲白其事
皇上嘉其誠不鄙棄之乃命以獻既獻加賜慰勞遣還或者曰堯之時康衢老人之于帝力不識不知而巳今老人乃獨有感若知報者將爲有知識耶夫
聖人在上涵育煦嘔如天地之覆載無一物不得其

所而老人者獨知私念帝力誠有知無知皆堯民也昔邠人或獻豣于公或以所績爲公子裳咏于七月之詩孔子列之于邠風其來尚矣則夫老人之事固宜播之歌詩且以見
聖化之盛也于是衆爲詩以紀其事翰林庶吉士陳君士啓屬予爲之序老人不知其名年既老稱爲老人云

元故江西參政劉公挽詩序

公諱鶚字楚奇吉之永豐人公自幼篤學〻既成遂遊四方覽名山大川以增其氣發爲文詞沛然也敎河南扶潚歸建浮雲道院以居之學者稱爲浮雲先生累迁秘書監郎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文忠公諸名士口相唱和其學益大進遷海門縣尹不赴改南雄路經歷陞翰林修撰階奉訓大夫以內艱去官及紅巾盜起東南諸郡望風瓦解而江州自李黼之死民益困乃擢江州路總管改瑞州路未赴尋陞廣東廉訪副使至廣繕城池修甲兵聚粮餉勉勵將士調度百出而上下翕然賊不敢近移守韶州授

中憲大夫廣東行省元帥復拜嘉議大夫江西省參政越二年韶州蠻獠亂公分兵遣捕之而贛寇乘間卒至時城中兵甚少賊兵強盛公雖老而氣尤壯乃自將　乘城命他將領兵出戰公之幼子運亦戰死凡一月而援兵不至城遂陷公被執至贛賊幽之于慈雲寺時仲子述亦在焉公謂其仲子曰吾平生志於忠孝今不幸至此我死不瞑目矣作詩付述不食六日而卒享年七十有五於乎公起自儒生揚歷中外凡數十年而後受命遣閫膺國重寄不幸而國祚

日危王綱日弛公之志誅才畧辛不及展而死于難豈非命耶然公之死自足以暴白百世而一娌夫叛亂者又何憾哉第當時修史者失之釆錄不得爲公立傳以附元史忠義之次然予嘗之廣道韶聞韶人云城陷時死者尚多不止公一人今其姓名皆泯滅無聞古今死節之士蓋莫不然書不書不足數也今年冬公之孫某持公生時所爲詩文及元進士劉王汝所撰公墓銘俾讀之既又以諸公所挽公詩辭屬爲序故述其大槩爲序之且以備史氏之缺庶幾讀者有

考也

送毉士郭彥和序

翰林庶吉士袁君可遠嘗過予旅邸道毉師郭彥和活人多而其心益勤不倦近可遠之室人病寒瀉衆醫雜視之罔效最後彥和遺藥輒愈余聞而慕之且予亦多病也袁公云彥和之先嘗贅居其里琑氏琑氏好施予有一僧謁之琑待之良厚久而不衰一日僧拈筆畫一牡丹遺之琑氏初不甚異之既久發視之花之施瓣中皆有字書隱然可見蓋古醫方也琑大異之令其壻按方試以醫皆奇效僧尋去竟不知所之後又有一道人令聚藥煉爲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爛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以活人雖瀕死皆甦出是琑與郭毉若神明琑氏今絕無人郭氏之後有彥和也彥和蓋杭人云大史公紀秦越人及長桑君之事皆出乎神怪杳冥聞者皆不信其然而杭人郭氏之事殆有如長桑君者豈毉之理深秘極乎造化之微口不能釋其意書不足傳其事故往往有神人發旨以示人亦異矣哉審如是長桑君之事可徵驗也

則郭氏之醫誠有所自矣其取效于人有以哉

送陳敬諭之官郫縣序

泰和邑庠弟子員陳所達由科第教于成都之郫縣其同年友數人皆爲詩餞之以予嘗教于閩之碁溪也屬爲序夫蜀在京師西南萬里外山川之高深波濤之險壯皇而想之猶爲之心戰膽掉然予于昔之遊有不能忘者凡吾身之所歷目之所遇奇偉雄絕交乎前而盈乎其中浩然足以增吾氣而壯之也交游之士往還而倡

和氣相衮而語相追足以搜滌勝槩而遝其情志故吾之在蒼溪雖條然挾策以事教學而脫然忘乎其秩之卑也窺聖賢之奧旨探古今之墜緒汎觀而約取譬乎其中者宜之以簡牘感乎其外者暢之以咏歌神遣而意會優游而怡愉故雖去國之遠于予懷無戚〻爲巖洞之幽奇草木之叢茂與夫菖蒲之爲味泉籟之爲音皆可樂者也今予雖欲觧心釋形如往年之遊有不暇矣則所達之行能無情乎所達年方壯氣方盛又頴敏有文詞以其素所蓄者卒然而遭夫幽異奇勝其所得又當何如哉遣乎外而暢乎其中者殆有過于予而不止此也抑人之性情好惡有不同者則所達之遭與吾之所樂亦有不同然者乎有合焉以示余無忘也余與之相好者今或老而衰或滿而遷或泯然長逝者有之矣惟山川風景之如舊予因所達之去又有感焉於是乎序

送陳教諭序

皇上神聖文武超越百王萬幾之暇端穆無爲乃留情稽古召天下文學之臣啓秘閣圖書人文宏幹化機躬示軌度統貫萬類成書三萬七千餘卷

命卜日以進既進覽之大喜賜名永樂大典所召四方士皆加賜遣還湖口縣學官陳廷傑先生今翰林侍講林君環所嘗從游而受業者也先生之去林君求予文以贈於予方國家文明之盛制作之隆如日月行天而河海注地草木爲之光華山川爲之潤澤蓋曠古所無之盛典也而先生得從士大夫講論其至要考索其精微書成而列其名亦足以有光耀不沉晦矣予何言爲先生贈哉雖然予友國子助教歐陽允賢嘗爲興化郡博士時先生佐教郡庠與歐陽君實同僚歐陽君云先生氣畧宏邁喜功名慨然論天下事引大義以折衆說沛然不可遏也予聞之心竊慕其爲人意其必狀貌魁梧及今見之老且病瞿然低首徐趍口未嘗道壯時事間爲文一吐出其胸中猶瑰偉奇傑如其平生然亦尋棄去不屑〻也獨時過予旅邸論其所以爲敎之道一時士子造就之衆如前給事中陳君道濟林君文從今刑部郎中黄君垔皆端厚而明敏

而侍講君又以巍科碩學遭遇
聖上者也葢先生雖未得高位以顯庸振耀於時而人之服其教者如此余用是知高材重望之士雖低徊卑官未必無益于世而又以惜先生老而不及用於時使用於時又嘗何如哉因書以贈之先生莆田人

宜樂堂詩序

溧陽史君仲川兄弟三人同居合食甚相友善宗族慕其行鄉黨服其義仲川兄弟又恐其久而或怠也乃取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之語扁其堂曰宜樂之

堂其從子常以善書選至京同預編永樂大典因暇日出示宜樂堂文一卷求敘之予弟本之教溧陽常從學爲弟子員本之每稱道常之賢故不辭而爲之序曰夫人意之所適無不可樂富貴之光華臺池鳥獸之繁車馬聲色之侈舉世之爭趨疾慕如江河之流下而注海也而惟君子不樂焉肆志巖谷仰浮雲而俯清淵外物不能累其心優游暇裕常有以暢其意而盈其懷此山林隱逸之士所以逊乎世者而不專於是也亦其樂之一端葢逊乎彼者安乎此泊乎

其內而忘乎其外是故君子有以樂乎此也端其行以肅其家誠其身以敦其道閨門父子兄弟之間藹乎其雍穆之行使過其鄉而望其間者皆知所敬仰名爵位號不加于己而風化之機默有所關孔子所謂是亦爲政者又樂之尤者非有君子之行不能也仲川兄弟樂乎此而又兼得其樂之尤者吾於是乎深有慕乎其人焉仲川之先世系出漢溧陽侯崇之後崇佐光武舉兵定關中分土封於溧陽子孫因家焉今其廟尚在邑人稱祖侯廟葢言史氏之祖也歷

晉唐宋皆有廟碑載其始末甚詳見於郡志者其事亦合獨漢史不載其事古今事失不見紀於史者何限不止是也史氏在宋尤盛如丞相彌遠嵩之之類今散居溧陽者猶數百家歲時皆合祭於侯之廟侯亦數著靈異鄉之人無不畏敬也仲川予未及見之常則相與出入乎禁林者凡期歲其從兄源今爲驍騎右衛虎賁百戶皆溫良而信厚卽余之所已見於史氏者如是於其所未見者乃知之矣并書以爲序使讀者知史氏之盛其澤有所自云

羅氏復姓序

姓氏上世所以別生分類要不可混也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非莒滅之也主其祭以祀夫鄫者異姓耳夫子孫祖考本同一氣其精神自相流通苟以他姓承乎其先則生者之精神與死者之魂氣已判而爲二如董子所述嘗時祝降神之事是也莒之滅鄫聖人如之何不深譏之哉秦之亡以呂政晉之亡以牛氏漢大將衛霍二人所自非所承後世大賢如文彥博真德秀又以時之所諱

忌者改其所生惟范仲淹能卓然知其所自來復之姓此予蚤歲之所嘗夫承乎先以統乎後使人之道孝蓋[illegible]渙散離析而無所屬其于人倫教化[illegible]而不察何可哉予先世亦嘗後乎鍾氏至予紹續奉宗一時故舊耆老尤駭然恠之且誚讓不已從余見之世無孔子者亦共惑乎俗而未嘗考乎古道暨里中羅孟昭自其祖婿于邑之劉氏遂冒其婦翁之姓而後于劉氏亦遂以某之子爲嗣此與晉博士所議賈充之事無異傳三世歷數十年至

孟昭始與其兄弟行十餘改復其姓請於朝而易其舊籍遂使羅氏先世復得以歆其祀于冥冥之中孟昭可謂不溺于流俗而能由乎古之道矣因翰林庶吉士陳孟京來屬予一言爲序予喜其志之同於予也故爲之序使世有如予二人而未之復者讀此而悟庶不至於溺而忘返也

送江大尹詩序

江君奚修都昌人宋丞相古心先生族孫也古心爲文章持論高出乎古人而仕非其時進不得遂其志

退而委身以死於世亦偉矣然獨惟夫丞相後百數十季江氏未有顯者聞有均霖者以能詩擅名都昌均霖郎奚修之尊父則江氏詩書之澤固未艾也奚修自幼承其家學抱負才畧燁然著稱鄉閭洪武中以薦至京師奉

命按事閩越有能聲然奚修不事表暴欲晦迹一時乃自混於醫以能醫選爲大醫局官同預修永樂大典出入秘閣者幾一歲奚修精練而博達又勤慎小心故凡與處者莫不知其賢也求賢詔下有薦之於

朝者擢授溧陽縣令屬舊令還改高唐之夏津縣夫古之君子其心于下位者雖或病其名之著而亦惡其實之未符也故君子盖没世不敢而殘履之有餘盖一終身不過而篤行之無愧吾觀奚修僅二自處于畢退豈非所謂君子人哉奚修之宰溧陽適予弟本之教溧陽云溧陽人莫不愛慕奚修欲白於府而留之府亦欲白于天官俾與舊令並任一縣會非例卒改去溧陽人莫不怫然嘆息以舊令故不忍顯言也其爲縣纔一月耳使及朞歲三年當何如也世之務

名失實飾其外而矜肰其中者能如是哉吾于是益嘅夫古之君子者少見而深幸夫故家文獻之未泯也其友翰林修撰余君學相率爲詩以餞其行因屬予爲之序

楊氏族譜序

左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君士奇以其所修楊氏之譜屬予序予觀之而嘆曰何其盛哉楊氏居吉水泰和兩邑者皆出南唐虞部侍郎輅虞部始居吉安郡中其子遷吉水若忠襄公邦乂文節公萬里皆出虞部而譜不復錄者詩楊氏之在泰和者也自虞部又四世曰允素居泰和至今侍講君凡十六世其統或絕而不屬者詳其世次之可知不可知者則闕焉其支派分合稱位名號皆有法而不苟也在吾邦世家文獻鮮有過楊氏者方宋元間楊氏所居華榭之壯接鄉間田園之富連阡陌及喪亂來凋落而消亡者多矣獨詩書禮義之澤浸潤涵畜沛然而不竭予獲與侍講君同侍禁林君之曾大父吟牕公以廉絜忠厚著聲前代累官翰林待制致仕事在元史循吏

傳中吟牕公諸子如平洲如望之皆擅能文章平洲之作如西漢盛時演迤浩博而極典則望之瓌瑋雜出於莊列而理致油然皆當時所甚推讓而持行又甚高不可及也肰皆遭時之亂卒死于窮困不得大振耀于時今侍講君生逢治世列位清華方受知
聖上恩遇尤厚而其從子相又擢進士第居翰林父祖子孫百數十年既僨而復興既墜而復振何其盛哉吾於是乎有以觀君子之澤矣譜之作豈徒然哉予祖母楊氏雲衢先生之子今侍講君之族姑而予

娶自明先生之子又侍講君族妹也肰自子祖母之親與予妻之昆弟皆無嗣未有後之者雲衢之後蓋轉徙於他郡無聞焉徒賴是譜之存也肰則合其遂而存其亡譜之作豈小補哉因併及之

送羅秀才南歸序

秀才羅同以其學官之命奉簡書上報于京將別而歸求予一言以復夫鄉之先生長者大學生曾夢澍又來速予一言以贈予將何辭以告同也肰聞之近吾邦子弟抱美質負俊譽挾材而進乎鄉校者比比引辭以詰難騁氣以矜能捉衿而並進連袂而群趨操觚握管以登乎先生之堂者庠如也其進而仕於朝得與士大夫之論議又接武焉亦盛矣同循其迹而進可以自足尚何俟予言哉豈以予亦嘗遊乎鄉校耶禮曰教然後知困學然後知不足吾今而後知夫困與不足矣然豈惟予為然夫人莘衆貲而貯之兗蔑而滓棄穢〻然足矣可無責於人矣而或能肆於百家之市售於通都之衢應乎人之求者十無八九弊〻焉走東西強求以給之如何其不請於人哉

夫古之教者自王宮國都至于黨術閭巷莫不有學君臣朋友之倫視聽言動之則莫不有以教之使底於中和之極而知其偏頗之謬消其忿戾傲惰之氣而成其恭遜廉讓之風既克而後發既足而後用非若後世馳心役志以苟於文辭利祿而已其為說具於六經子思孟子又從而推明講說之其指甚深求之終身不知其所止也同尚勉之無使徒為困與不足之歸如予之今日焉可也聞予弟洞與同同起處稍相厚而洞方有浩乎自足之心所謂庠乎升堂者洞亦其一也同歸以予文示之以復夫鄉之先生長者云

贈別胡生序

古鈞胡生振來京師謁予旅邸予視生偉然進趨有容其言論有節予固愛之也生嘗從吾弟學科舉業前年秋偕多士試于有司生以未捷去今其來也察其志益銳若生者何患不科舉哉肰生之志宜不在是也凡士之於道也必知之明而後行之至而知之之方必自學問始奈何不求其本而專事文辭哉紫

陽先生嘗謂士子習熟見聞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夫設科所以求學者也其流乃使人至于廢學豈不失其本哉生之質甚美要不可忘其大者也予又聞生之太父商隱君持身耿介而識見絶人國初太祖高皇帝遣大將軍平江西諸郡以次定獨筠城守帥尚不屈聞大將軍別遣將誅不者遂謀盡殺城中人引衆遁去城中人皆洶洶賴胡君力陳禍福守者乃以城降大將軍欲官胡君君竟辭去大將軍亦不強也至今筠人德胡君不忘夫活千人者必有後今胡君所活數萬身不蒙其利傳曰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予用是知生之蒙其澤有自也生之質如此其美承於先者如此其厚而求速成於小効可乎哉念先世之勤以成其所大者予有望於生者甚深也於其歸爲之序

習尚鏞詩序

憶昔往年予與習君尚鏞同考試廣東鄉闈君與予故同郡甚相厚也既而有旨不果試遂皆別去君宰長樂予守陽春地相去千

餘里不相聞者久之會朝正京師與予偕來予有吏部之命而君之去甚遽欲相與一言不可得也然往往聞人自嶺南來輒相從問習君習君爲政寬厚持平若古之循良吏然長樂地險而俗陋前此爲宰皆難之獨習君以能職聞既而以考績詣天官過予旅邸聽其言論又讀其所爲詩文盖君之齒益壯吏事益多故其言澹泊而理緻精慤其氣坦夷而心志堅定予既察其行事又知其文辭如此盖卓乎其未易及矣習君援例復任長樂乃以其詩一帙屬序之夫文學政事理同而事異自昔聖門之教且不能合而兼之者况去聖人遠後世之爲教者又不知因其材以培植篤厚之士生斯世雖竆心力以就一偏猶不足以適於用求其能兼善並美如習君者哉習君詩若干首讀之不獨知（其才之美）且知其爲政之良也於其去姑爲之序君諱鏞世家吉之永豐云

黄逢源字序

予友黄君孟岡以其從弟濬字逢源屬予發其字之義濬父嘗爲都給事中于吏科于予有同朝之雅

則爲之言以告之宜也夫源泉之本也孟子所謂取諸左右逢其源者在深造之而必以其道焉耳然源者流之本也江河之大浩瀚汪洋回折萬里而不可遏者其源則然也堯舜文武周公之道仲尼之教與天地並立而無窮者其源端且厚也耿乎百世之下邈乎千載之上而欲泝其流以探其源非百倍其功可乎哉疏之欲其通引之欲其達涵之欲其深蓄而放之也欲其一日千里此古之人所以致二焉終其身未嘗一日息也夫造乎古之道者過乎今之人也

遠矣溺乎今之學者去乎古之道也亦遠矣故君子之用其力也不淺近而止其不淺近而止者蓋有不能自止者存焉自名物度數之微循而上之極乎性命道德之蘊如之何其可以止也行之而不息進之而日強則庶乎逢其源矣逢其源而謂古之人不可幾及吾未之信也黃氏世家興化自唐以來多名士宋熙寧中有狀元諱公度者即滑之九世祖而給事君今方被
寵光於朝然則滑所以承乎其家者在此也可不勉哉可不勉哉因爲之序以復于孟岡

石岡書院詩序

西昌城東南三十里有山曰石岡蕭先生自誠家其地凡十餘世矣松竹蔚然庭宇幽夐則所謂石岡書院者也蓋先生之七世祖儀鳳之所建宋末燬于兵儀鳳從孫梅溪復剏之元季又燬于兵則梅溪之孫三溪剏之三溪則先生之尊父也始終百餘年書院燬而復建者三焉夫人事有廢興理固然也然君子篤志厲行秉持以圖不朽則不係於是焉儀鳳登宋

淳貢進士致身顯宦其子子安亦仕宋爲諸王府掌記丞相文信公敗而南也子安從之起兵一時豪傑慕義之士皆聞風而起及丞相之被執也子安死之千載之下聞之爲之慨然夫丞相之名節與天壤並立而子安亦可謂烈丈夫矣嘗聞鄉之故老言丞相敗時事云當時死者極多事既無成其家人子弟懼禍往往諱言之故忠臣姓氏多泯滅不得列於大史氏以暴白於後世然至今鄉人有得丞相要結起兵時手帖者猶什襲之不忍棄去嗚呼遺墨弊楮人猶

實之如此至於死節之士何獨諱言而使之無聞哉有如子安者豈不深可痛耶古稱志士殺身成仁求無愧於心而已睢陽之壯巡遠先後死者豈必盡書之史氏也苟無愧於心焉書與不書又不暇論也子安之死此石岡之偉烈也在鄉人所當仰慕者見蕭氏之子孫守其遺構舊業也哉自誠先生教厚而信慎雖老猶喜道其事則其志可見矣今年冬來視子省身于翰林以子安之歿已久而書院存焉求一時名士歌咏之且以謂書院教之地也而子安事有關

名教甚大以予爲史官屬爲序夫發潛德而紀先賢後生之責也予不敢辭故備書以序之讀是詩亦可以興矣

送山東都轉運鹽副使蕭公序

前吏部尚書劉崧之高弟弟子曰鵬舉蕭公事我大祖高皇帝爲蘇州同知今爲山東都轉運鹽副使既三載考于京師復任山東或者曰公老矣較利分毫於簿書期會之間亦有弗當輒獲大戾維年少志慮精明者庶或克之公非其職也公視之泰然於是越府伴讀鹽啓晦其甥也來徵予一言以餞之予惟公之學於劉先生者舊矣先生之德汪洋停蓄而不著其迹其爲教因其端緒引而伸之俾自出之故從之遊者咸知正志以自養而公之得于先生者益多也公之在鄉也其自守嚴而人稱其長者也其居于官不徒廉也而接于物者勤而厚其爲詩無嫵媚態雖甚貧且老所以持其已者不少衰也甚矣乎公之有得于先生者多也夫君子之事業係乎志焉志之堅雖老猶壯志苟自隳矣雖壯且勇不足有爲也公不

以老且貧而移其平昔如此宜乎其處之泰然而無不可者夫何憂乎其難哉憶予童丱時聞劉先生之館于蕭氏也每好遊詠以暢其懷其所與遊者率多名士金華之岡武山之麓騎往而輿歸極做盡歡惟公爲之傾竭故先生之詩凡爲公而發者十常二三今讀而誦之其交際之情相知相好之深猶可想見也夫國家自賦稅之外惟鹽之榷最重今天官之選必得公其人豈無意哉又三載而來也人誦善政必推本而言曰劉先生賢弟子如此予尚當與故鄉象

士候于都門外而賀焉

董大守詩集序

知海州董君厚英集其所爲詩若干卷水部主事曾君仲濟以屬爲序予素聞董公賢心竊慕其爲人得其詩未暇盡讀聞而諷之知董公非徒務爲音韵之諧體制之協而已觸之于外發乎其中或曲而暢或婉而達如行空谷幽意獨得蓋不必他人之盡喻此董君之自得也故董君意之所適輒見之于詩讀其詩有以知董君焉董君氣充然言論深厚而其爲

海州也守其身既嚴而施之於政者又果行於家可法乎其民庶幾乎古之循良吏也於乎昔人所謂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觀之于董君豈不信哉然古詩三百篇自非宗廟朝廷稱頌告戒之辭多出於困夫野老優游閑暇者之所爲而當時公卿大夫所作無幾也亦豈有所不暇哉抑亦功業之大足以及乎民則詞語之細無所用於世耶果然則董君之大者又不在是焉君四明人逮事

太祖高皇帝爲廣西參議既老低徊一郡守與曾君嘗同僚所若一揭扁曰滄游故其詩曰滄游集云

贈蔗境翁歸教上海序

泰和尹務厚先生今年夏以編纂召入禁林尋以老病得賜告歸教上海

皇上復加眷于眷待優王人皆爲先生榮之先生嘗名其軒曰蔗境既又自號爲蔗境翁於其去潛送之城南門外相與酌酒爲別遂進而問之曰昔人有言仕宦如顧凱之啖蔗漸入佳境者蓋以遞遷卑秩而躋于顯榮況困滄泊而入于丹芳此雖常人之所羨

而亦定分之有命者不可強而得也苟得之斯謂之蔗境矣今先生以七袠之年窮一經遭明盛之時曾不見試于公卿之門出入臺府之間吐奇獻計以裨夫聖政之萬一徒低徊下位僅僅自守既無以加乎人又不能裕於己乃尤以蔗自咤抑獨何也豈闊步長趨之難追而倒行却走以自快耶言未已先生撫手大咲曰予與子處有素矣而猶言之若是況非素知予者征乎其嘹嘹哉雖肰予秉節亦何嘗苦也予始冠值元季兵亂奔走逃避于亂者無虛日幸干戈

底定始知挾冊呻吟以爲苟安計既而予有子子又孫沐大平之膏澤進秩文學亦足以自高矣且脫略不羈可以逸其老酣暢自適不爲職其官後之樂適乎前今之得加乎舊此予之所以甘心焉者孰謂非蔗境耶縱九鼎前呈吾不以易此也然則吾之裕于己者至矣而奚以加乎人哉言已復浩然咲去不顧予聞之歛容而嘆曰蔗境翁有味乎其言之也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而有甘節之吉蔗境豈必非甘節而底于甘節之吉顧予何足以知之於是乎書

慶涂氏母壽八十詩序

翰林庶吉士黎川涂君其祖母夫人今年甫八十涂君啓數其齡忻然喜之然以去家遠不得朝夕侍膝下歎然若有憾于懷者既以語其同里素所往來者則又以告其相知親厚者則又語夫凡同年交游之士聞者皆爲涂君助喜遂各賦詩以遺涂君俾以爲祖母夫人引年之祝且以樂其志抑亦釋涂君之憒懣也詩多積成軸涂君持示予請爲序予與涂君同出入禁林數歲視涂君氣和而色溫循循然終歲未聞涂君有疾言遽色以失意於人者人亦甚愛敬涂君涂君眞純孝人哉予又聞涂君之尊府登洪武甲子科進士第仕于朝爲給事中惜早世而涂君之母夫人今亦老矣二母蒼頭鶴髮並列一堂而涂君能奮自孤童日以詩書自課竟取科第入翰林爲時名士涂君蓋又眞能以志爲養者也夫子之于親以志養者其意氣恒相通如肺腑之相屬自不懸隔則涂君於二親雖更越千里不遠也涂君謹行以純乎其孝又能以志養其親如此以踵前人之聲光居清華

之審地其爲二母之榮壽何如哉古之人令妻壽母之慶春酒介眉之祝未嘗不形之于歌咏則凡與涂君交游而賦其事者其亦宜哉予故樂而爲之序

壽安堂詩序

予弟本之往教溧陽與醫學官曹君孟文爲交友孟文醫術精專而用心誠實今年秋來京師過予旅邸談論連日偵知孟文有老母年九十康強無恙早暮起居猶勤勤諄予弟曰必讀書爲善人苟不爲善雖烹羔炮羊吾心不樂也誠爲善雖啜菽飲水吾之心

樂也雖老其精神智慮不衰猶如此或有過孟文堂其親之壽而康強也爲題其事親之所曰壽安之堂孟文求能詩者歌咏之因屬予爲序夫人莫不願其親之壽而有不可必得者其或壽矣而老憊衰病之侵不能安也苟壽而安矣而時非大平之盛家無可資之産索莫無賴或奔走道路而遠違其親者何限則雖壽而安不樂也今孟文官雖卑可不去其家無政治之繁苛守之以老山林之幽迥田園之寬迩親愛子弟朝相問而暮相郎也用是以娛其親而和其志則至乎其親之壽而安也孟文亦其幸哉然吾觀孟文雖老濟然寡嗜欲飲酒終日不亂諧嬉咲謔神氣恬暢亦皆壽徵也詩曰豈弟君子遐不眉壽又曰令妻壽母三壽作用其在孟文乎於是乎書

贈大尹戴君序

予假令陽江時適莆田戴君原性爲僚屬君靖恭而不肆廉慎而益貧然自以老成先進低徊下位削去觚稜鏟除涯岸舉耿介特立之氣消藏而捲閉之蓋非其識之乏計之審局于所居守姑遜焉自晦求無忤於物而已豈其所欲哉雖戴君未嘗發微見於色而吾不能不爲戴君動念也且陽江地濱大海其民多豪武冗名軍籍中摇毒以自防者皆是獨戴君能以理爲之勸喻嚮道凡兩考卒以能職聞則戴君非苟爲自適計誠所謂和而不同者戴君又焉失其爲君子哉近有以其名薦于朝者天官廉得其實以聞於上擢興寧縣令吁戴君是行亦可以揚其所蓄矣夫馳騁於康衢與折旋于蟻封者其勢不侔戴君將奮厲挺拔以爲高抑隨浪混世以自同耶將震耀奇

偉以爲新抑因依順適以從俗耶承乎其上者不易也懷乎其下者亦不易也抗辭以自守與惕威以奔命者不同綏之以慈惠與齊之以刑罰者亦異凡事幾之會惟其施之當而已予昔焉有資於戴君者猶所謂佩韋也今予以空言無益誠有裨於戴君乎哉戴君必有以自處非予之所能盡知也因其行書以贈之戴君其擇焉

具慶堂詩序

翰林庶吉士錢唐孫君子良嘗過予道其友張思良

之賢且稱其孝友深至其鄉之人鮮有及之者予頗惜未見用良也今年秋用良來京師始獲識之予子良寓所其進止循循然氣質清明言論慈順信乎如子良所云及閱用良二親尚康強兄弟數人皆有美質如用良之孝友何其美哉或有倩用良事親之所曰具慶之堂將徧求能詩賦咏之因子良屬予爲序夫人情之所願欲事之可喜而可樂者莫大乎父母兄弟之無故是卽孟子所謂三樂之一也蓋人之樂而係乎天者也係乎天者有命焉非人之可必也人

於其不可必者或得之於天其爲慶祥祉福孰大焉得之於天矣而不能祗敬恭順以盡其在人者則爲負其天者也人而至于負天其爲罪罰悔吝又孰大焉以慶祥祉福之獲而不能將順以爲樂至罪罰悔吝不能逃悲乎其可慨也今吾用良有父母兄弟而能篤天倫之眞盡孝友之道以無負于天無媿于人可謂賢矣用良與子良交甚厚子良直毅少許可而甚稱用良傳曰不信於友不順乎親用良信於友矣其行之於家有本矣播之於歌咏孰曰不宜於是乎爲之序

水天清意軒詩序

予弟本之近自溧陽至京師與予言溧陽楊公亮之賢昆弟孝友讀書篤行其器宇甚高不可以淺窺嘗搆一軒于瀨江之上終日獨坐其中天光湖影既足以滌盪其思慮盪滌其志意而鳶魚飛躍之趣又若油然默會於忘言之表者因題其軒曰水天清意能詩者爲詠歌之求予文爲序於乎予方酬酢紛擾於詞語之末搆闘之相汨無斯須少暇亦何足以發揮

振越於公亮哉然人之有心所以神明萬化惟學問可以致知惟無欲可以主靜而非幽隱閑逸以少絕夫外物之累則亦未易以察識夫聖賢天地之量也李愿中先生謂嘗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康節先生謂養得至靜之極自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之人所以存其本體而致其功用之妙者如此今公亮年既老謝紛華而絕外累久矣吾意其優游一軒之中微吟短咏遠求近取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光輝其爲水天清意然有所觧而

口不能發也因論而序之使讀者知外物紛挐之無益而予於山林之士亦有媿也

贈教諭康孔高序

康公孔高往與予同遊鄉校同舉鄉貢上春官俱下第爲學官各自東西去不得見者幾七年及予來京師孔高亦以郟正至別去未幾聞孔高以母憂去官矣既服闋而來得改教于沔陽之景陵於其去不得不戚于懷也一時故舊在京者皆爲詩餞之予孔高素交也屬予序焉孔高抱負才氣而奮偉不羈凡交遊之士莫不羨孔高開通卓絕予以爲使孔高得用其所長以剸治繁劇當烈烈有能聲有顯效爲一時所重乃瀟然抱遺編日與士子講論課策甲甲爲儒者事雖孔高油然自得予固惜其材也孔高譬乎其中者既無自而宣暢意其中必有甚不屑者存焉及其徒有在太學者聞其來皆持酒殽爭來拜謁惟恐有後皆以爲自康先生之去無以考質疑問負二焉至今不知所以爲學至有泣下者苟使孔高有不屑之心能使其教之及人感慕向仰之篤如此哉夫孔高蓄之厚而不求其施處之卑而能安乎其命盡其心而無愍其中如孔高者可謂君子也已予用是又卜其將來可用于人而未止此也尚其益加勉焉

贈劉仲戡省兄還家序

大學生廬陵劉君仲戩來京師之明年其弟仲戡來視仲戩于大學將還翰林庶吉士李君昌祺屬予一言以贈之且謂仲戡孝弟而恭遜其志也覈其學也勤其才不下其兄仲戩也予與昌祺同編修秘閣宦後得仲戩來皆相知深厚昌祺穎敏負氣剛介不少屈不妄交人人亦不願交昌祺也乃獨與仲戩善仲戩從客而慎密寡事而多材方編摩倥偬簡編如山海非甚有精力無不困倦者仲戩朝夕從事未嘗少怠予賴仲戩力蓋多今又獲交仲戡因其兄而併得其弟因交昌祺而併得二人者同類之相遭同氣之相合何其樂也昌祺與仲戩居同室學同業嗜欲好惡不異仲戩之在家一家之政皆仲戡所經度仲戩籍是無內顧憂益得盡力於問學今雖去家遠仲戩亦何憾於已哉然仲戩之材人咸知慕之以其名薦

于朝久矣獨不知有仲戡也使知之能不爲仲戡奪去哉因昌祺之請故書以爲仲戡贈云

歐陽助教重修族譜序

予嘗觀國子助教歐陽允賢十一世從祖參軍毅誥勑及其行實知其見忌於秦檜未嘗不悲嘆之及觀其譜諜見其子孫宗族之盛則又羨慕夫君子之澤也方毅以護軍長史參韓世忠劉錡軍事高宗一見知其賢遣奉使虜庭詞氣侃然不可屈及歸卽途中斬金將骨都盧以徇何其壯也毅是時功業可引手

致矣而爲檜所擠竟不大用以卒於乎自劉岳諸將之罷一時才烈之士低徊老死於下位如毅者豈少哉欲求其有後與否又不可知矣檜之惡甚矣聞其後獨繁徙以檜之流毒多諱言所從出夫爲惡不必無後爲善不必有後然以檜之子孫猶顯絕之於後世則檜之有後猶爲無後也檜雖死地下視歐陽參軍寍不有媿邪歐陽之先自吉州爲刺史琮生子彪形萬彪之後不復續萬爲安福令傳九世郎爲文忠公修歐陽之譜最號有法葢自公始爲之形七世至

宋大尉梁國公忠勑塋萬安子孫遂爲萬安人忠八世郎爲教二弟德祖由萬安徙泰和之蜀江至今允賢凡十一世其爲譜源委端緒愈久而愈著不妄如此葢與文忠公之譜並行也予嘗過蜀江見歐陽氏諸老若三峯先生某若觀民俊民伯仲皆宏偉博雅及來京師與允賢日相往來其從弟允俊以庶吉士留翰林同預編纂又皆才力壯健而學問過人允俊因暇日以其譜屬識一言予嘉參軍之壯烈而喜爲其後嗣宗族道之使以自勉也

贈歐陽助教歸省詩序

予來京師之明年故人歐陽允賢以興化郡博士陞授國子助教又三年考績天官得援例歸省其親凡故舊仕于京者皆爲允賢榮之且相率賦詩以餞其去而屬予爲序憶予未仕時與允賢交厚允賢取科第嘗遊四方別去幾十年既而得仕京師無旬日不見見卽劇言深論懽然也今翰林侍講楊君士奇與允賢尤相好每暇日聞允賢出太學而來也輙使人走東西要致之至卽數人者皆來連挽之不聽其去

歌詠諧嬉淋漓傾倒徃〻至夜分不止或遂不得寐呼與隷秉燭趍朝去亦何其樂也豈外無觸忌之嫌而内有脗合之趣耶不然沐

皇上太平之澤恬逸清華無所累於心而尤脫畧至此極耶豈不過矣肰允賢爲人寬易詼直不雕削爲峭厲亦不苟附而妄隨其爲文章似其平生氣乎而意雅〻讀之知其爲允賢作也允賢凡見人過失又能懇〻曲折指告之必使之改乃止由是予数人者益慕之而願與之狎於乎世之士相頡頏勢位外爲

深密而中懷念疾以相夸勝者多矣苟坦夷相接則同欲合私鮮有所覩亦何足道哉肰則有如予数人者或庶乎可以免此矣允賢家泰和蜀口兩江之間江數里合流而東爲金魚珠浦其族繁衍幾千指其子弟以科第發身者多矣今其歸得一見其長老接其子弟歷覽丘園之勝其喜溢洋〻矣肰吾数人者不可一日無允賢也望其來毋久稽也

贈王紀善序

往年予與王君作昭俱遊邑庠作昭力學爲文辭甚雅潔與人交忠信而和易可親愛而不可慢也别去久之聞作昭舉鄉貢上春官心竊喜未幾聞作昭授官徵稅于京師意頗悒〻不樂且嘆作昭不遇也肰作昭能莊敬持己又廉絜雖居卑官若莅顯秩用此名聲遂大著今

皇上紹登大寳作昭遂被簡擢授　肅王府紀善將别過予言曰是行也吾逆有得爲吾聞肅在陝之西北極遠萬里外黄河之波濤潼関之壯險終南大華之奇拔高峻天下之奇勝也道而過之可仰觀俯覩

以滌蕩其胸中且吾之學未博藉此以自廣也吾意作昭去京都舍故舊於萬里外必有遠别艱難之狀而其言乃尒此豈非宏曠超邁之士哉夫士之立功業以有成者必其氣之充也不肰未有不蕩於外喪其中焉作昭於得失之際處之脫肰如此誠有以養其氣矣則作昭自今以徃益大著其功業者又可量哉遂書以爲别

送吳縣丞序

予假令陽春時達番易吳君子青爲之丞子青端士

也慈良而温厚其用心惟恐其悖於物而病乎民也嘗歎然若不足者予愛之其交也特厚其志慮又同也子育嘗按行邑中還或忻肰以喜或憮肰不樂長嘆以嗟至中夜猶不寐予見子育之忻喜憂嘆不待言而已知其心之有以然也雖子育於予亦不盡言予以爲陽春極天下之陋然得丞如子育者卽不陋矣予來京師又一年子育以考績至雖別之以相見而言未始有異也先是有舉子育於朝者召至京將加擢用焉而未果及考于天官政績居優等將加

擢用焉又未果遂以一丞弊二焉復走嶺海外人皆惜子育之不遇夫時然予獨喜陽春之得也夫以陽春之僻且遠得丞如子育而民安之苟通郡大邦爲[illegible]守令丞者皆如子育焉可以少副我

皇上側席斯民之心矣何獨少見之耶然以陽春而得子育則通郡大邦如子育者必多顧予偶未之見也予又聞子育之尊府君嘗爲令廣之蒙山有惠政其民至今思之不忘蒙山亦陋邦何其民父子所居官皆惡地而皆有善政豈其地雖惡而天固不鄙棄其民必多使賢人君子以化導惠養之乎果肰則其氏一門二人矣豈非命耶命出乎天凡人之行合乎天者其獲報必昌大顯榮而少遲然則子育亦盡其心以俟其報於天可也又奚以惜其去爲哉於其去書以爲贈

贈僧冰壺歸西昌序

憶予未仕時讀書于城東寺之地藏院冰壺始祝髮學浮圖氏禮雲間禪師而受業焉未幾來從予讀儒者書其質醇雅而温厚與之語道理講析古今已隱

然見端緒及告之以天人物理之際禮樂人倫之大亦深悟其所以肰者予既愛其質之粹而又惜此之失而彼之得也是時予與雲間又相好肰雲間混一世於塵埃中顛倒諸嬉傲然自適一時名士大夫皆相與爲忘懷莫逆聯論微言巧射曲中四坐爲之絕倒有不愜其意輒白眼怒罵之亦莫敢誰何也獨酷愛冰壺不置遇佳客長者來輒誇道出示之於乎雲間沒又十餘年矣而冰壺今已長大長身秀眉竦然叢林中惜乎雲間未及見也使見之其誇道喜悅又

何如也然永壺年益長而行益篤事上恭接下有禮倦遊乎方之內也雲間散放以爲逹永壺循規而自守雖規模不同皆高士也時

皇上祝禧于

高皇帝于是天下名僧皆集京師而永壺亦在焉旣竣事受　恩賞而還書此以贈之所謂散僧入聖小禪自縛者庶幾永壺與其師皆近之而永壺又非自縛者也

送楊生剛歸溧陽序代作

翰林修撰梁君潛之弟本之爲溧陽教諭之數月凡學之政教弛廢者一旦翕然且興既又以其書籍缺未備不足以資學者考肎命其徒楊剛來太學摹印以歸修撰君以予與本之交游相好之深也欲予一言以贈剛之還以進剛於學且以勗其弟本之也修撰君之愛其弟無不用其情如此然予聞君子之學於堯舜文武之道周公孔子之教非徒講而習之也必使得之於心者明白而堅固則措之於事者正大而悠久正大則德尊而道著悠久則化洽而民附古之人之治與教蓋如斯而已予往年與本之講之之熟以此自念於心肰汩于物者多矣獨本之養之以閑靜無外物以亂其中所蓄之富所積之弘氣盛而志暢予固有以覩其壯偉光大于將來也剛之從本之學質甚美志甚端其來京師未嘗一出遊市肆中紳桒觀有裘煉師者與剛同里善鼓琴剛主于其家相與清論終日無毫髮塵俗氣由是修撰君甚稱道之予又聞剛之祖公亮老成有問學喜賦詩有古長者風則剛外服乎本之之教內聞其祖之訓其于堯

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益將有得焉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古之聖賢猶以爲樂吾今見剛可不爲本之一擊節哉遂書此以復修撰君俾以爲剛贈且以告本之又因以慨予之頹墮無成也

送周如陵序

予往年教于蜀之蒼溪泝夷陵而入三峽仰視群山如萬仞壁立岷江東下束于兩崖其勢若不得放抑遏之極驚跳怒躍逆而爲回湍激而爲飛瀑觸而爲奔瀾其尤險者則爲虎頭鹿角盤渦百尺旋轉若車

輪轟肰嵎壑皆應覩者莫不目眩不禁也遇變萬而上三巴稍々見平波淺流然巴郡據三江之險因石爲城懸溜飛瀉雲霧中益可愛也自是西走千三百餘里始入成都平曠坦夷蹊江爲渠散注乎疇幾千里其西有雪山縞皓明潔與崖巘爛然相照蒼天地閒之奇觀獨偏方遐國擅而有之使遨遊隱逸之士得時々臨望以盪滌其志意何其快也又其地有諸葛武侯之遺教開張之忠節勁氣至今不衰又蘇氏父子文詞壯健數百年來無有過之者故蜀之勝又不獨山川然也予去之十秊至今念之不已今秊夏忽廬陵周君如陵歸自成都訪予京師之旅邸極道徃時之遊且樂予不覺解心釋神焉今如陵又將有西遊惜不能與之俱翱翔其間也雖然人之情因事而感固不係山川之遺杜少陵窮愁悲慨終身不釋豈蜀之山水獨有以感其中耶彼所遭之時爲然也然則吾與如陵壯年遊樂何可不知所自哉凡與如陵交者皆爲詩以餞之而中書舍人吳君平仲爲書西川壯遊四大字於卷首以予故嘗遊於蜀也屬爲序之

贈嚴玄晏序

嚴氏爲吾邦鉅族而玄晏嚴氏之尤賢者卜居金臺山中澹然無所求于世而一鄉之是非曲直必俟玄晏一言而後決玄晏旣與世謝絕獨喜談醫藥予居家時好觀黃帝內經及劉河間張長沙諸公之說時相往還講論者惟瓊州守王伯貞先生白水丞陳飛立先生二公旣喜與予言而又得玄晏數人者皆相與莫逆也及王公去守于瓊白水公故無恙每出遊則必過予柳溪之上或之金臺則必留宿玄晏家宿玄晏家必遲留不卽去携童奴徧歷溪澗遇藥輒俯掇而嘗之或圖其花葉而黙染其形色呼僮置策中乃行々不休言亦不已至暮始捫蘿而歸其樂陶然也葢瓊州公與白水公脫略而有趣玄晏則篤實而穎悟予亦散曠不自羈故數人者甚相得予宦遊于外不得與玄晏狎者六年矣白水公已物故瓊州公又阻於官守思欲如往昔相聚論不復可得今年夏忽玄晏來京師予聞之心喜不自勝及玄晏過予旅

即未及一言也輙起他去雖強留不少住斯須未幾竟别去玄晏豈今有不釋於予哉豈其志慮昔同而今異耶抑何爲其然也然則如之何其可已於懐耶他日倘得乞身歸田困病之餘無以自資當求醫家書與玄晏日一閲之以償吾平生之夙志而無忘山中之舊約也不知玄晏尚有意於此或棄去否也書此以贈之因以識予懐

贈朱孔良序

皇上紹正大統九有宣謐萬機之暇端居無爲乃游情於文藝萃天下儒臣俾編纂秘閣文籍上自唐虞下及當世天文律曆諸子百氏旁搜而彚緝之括之以類統之以韵參將會萬卷於一編合萬世於一時者也然其功浩瀚非日月可計而簡册增於尋常部書萬倍
皇上乃又命選天下州郡能書之士皆集于文淵閣俾以成書精寫上進泰和邑庠生劉儁預是選儁志鋭學勤又温恭而慎密凡在禁林與爲交遊者莫不忻然愛重之今年及其婦翁朱孔良來視之

予既與儁同往還禁林而又獲識孔良心甚喜也孔良世家邑之屯州屯州朱氏族既繁多賢子弟又有老成人如孔良者孔良來京師数與予談論其氣温其容肅予益知孔良之賢而惜乎其識孔良晚也儁之婚朱氏也稱其爲佳婿然儁方圖見用於時而孔良惟務抑遏掩閉不使自彰雖吾邦之人知孔良者少也孔良歸故舊在京師者皆爲詩餞之予與儁當盛世文明俱預崇于大典故于孔良之歸敢誇道其事以爲贈

贈朱知縣序

古筠朱貴登永樂二年進士第選涖事于都察院之廣東道視舊制益習觀乎爲政之難易得失非實有職任之委也貴於是乎有憲臺之重而無官守之累焉既有　旨命還家明年夏復徵至京師俾涖事于大理寺其在大理如在察院時貴徒以一進士兩居要地視訊鞫之操縱知已用法之權衡非唯有以博其識習其才而以無所累之心縱觀於叢脞轇轕之表于人情物理之際必深有所見也夫汨然而不暇

者或有所溺於心譬猶傳者之相對而勝負之迹形焉情不能不中怵也故惟以無情者旁觀夫有溺者之心則彼之失焉者吾且得之矣得之於外既多積之於中益久則其發之也必將沛然而莫之能禦者矣貴之所以昔爲而觀之者誠若是今去而爲唐山唐山小邑也其地僻遠無迎送之繁其民質實無爭訟之擾其去京師蓋千里外以貴之所素歷如彼而其所試者若此抑將何如其用心也將其心亦易之乎豈惟易之也加乎其身者若未嘗有令焉則又無

所累其心矣然貴嘗從吾弟本之受經持其心未嘗少息其接于人者歙然其處也則雖無所累其心必不自逸也必將挾其頴然自得之志而益觀夫人情物理之無窮者矣屢觀而屢有得焉吾不知其將來何如以發之也送書以贈之

送蕭教諭序

予往年遊鄉校聞盧陵蕭君引之以端重力學著名郡庠未嘗不愛慕其爲人然合并之日甚少也獨時時得其所爲文章讀之有程式有典則閎宏張大而不逾乎矩度甚似乎引之也自吾宦遊四方引之由科舉爲武義縣學官

皇上紹登寶位之初朝正京師得胥會焉蓋與引之別去者久矣時鄉郡故舊仕於京者多引之平時莫逆相見道平生歡志懷脗合一無所忤樽俎相酧或深夜不止情志諧暢巧謔而豪謔曲諷而旁嘲莫不鬭肰自放獨引之簡默不可以意撓或時作滑浪語以少折衆鋒則又未嘗不切中肯綮也顧引之務自韜括鄭重耳由是衆皆推敬引之丈人行而予益不

敢慢交引之也引之去後以憂還家又三年服闋而來改教于崑山縣學衆爲詩以贈之翰林侍講鄒君緝熈以予故知引之者屬爲序夫教之職與師之道甚難也彼郡邑子弟年少負盛氣而抱銳志者方自視無前而吾欲抗然爲之師則非素有端慎之行真積之學未易使之帖然無齟齬其間如吾引之者於師之道教之職殆無愧也哉外以施之人內以增於巳文以博其趣而行以成其德是則爲引之之師弟子交相賀也惜予去引之遠不得相詰益矣因以序

之詩凡若干首

耕讀軒詩序

夫古之達人志士蘊跡養晦使其身有所寓而可安志有所適而可尚油然渾一世于庸常卑賤之地者何也所自處既淺則其所蓄者易[illegible]故常有以自晦而深其所蓄也泰和曾君能濟名其軒曰耕讀持其一時所賦詩一卷謁予序予家居時見能濟方垂髫挾策往來於先生長者求益今長大老成遽見已莫能記憶蓋曾氏吾邦鉅族宋熙寧中有諱安强安止者兄弟同登第安强官至侍御史尤有聲當時蔡京疾之列置黨籍中而其名益著傳數世至鷗江先生先生以文行自高即能濟高祖也二子方壺方谷當元盛時松竹田園之勝鄉族罕比今能濟所居有所謂人成堂者方壺先生所搆百數十年矣而其堂尚存鄉之老人多能道曾氏盛時事惜能濟不及見也今鄉之老者日少矣其事者又寡矣能濟去家而居于廬陵以耕讀自適其跡與世益疎雖吾鄉之人少有知能濟者能濟亦惟恐人之知也數年來能濟又

泛舟江湖與鄉之豪賈相往還以自匿于吳儂楚獠之間能濟誠欲深其所蓄而故爲是以自渾耶然能濟賢甚美年甚富而好學不輟吾知其有以紹續乎其先世矣能濟尚愼自重毋使人得易傾其所蓄則幸矣遂書以序之

友筠軒詩序

廬陵蔡君學淵與其弟清源俱好寫竹俱從學于錢唐高士讓先生先生亦寫竹頗清俊盡竹之態然好之甚篤自云其法得之顧定之定之得之李息齋之子遵道今息齋徒有譜傳之世世之工寫竹者猶宗師之況高先生所授遠有所自非徒玩其譜者則蔡君兄弟之所得可知矣予嘗以謂竹之枯榮燥濕形容意度譜有所不能盡者必其心自得之若非竆極精力不能自得也自高先生後往往見蔡君寫竹布列人家今其弟清源又題其軒曰友筠其用心益勤矣然蔡君今爲吏部主事清源又擢貢于禮部二人者皆孝友篤厚能文詞則非徒寫竹云耳清源之居家人求其竹者往往不已蔡君咲曰文與可所謂襪

詩者今在吾翁於乎人徒知其一藝也獨不知蔡君厚于德深于材可行于世而施于政者不在此也清源爲人清勁道拔甚有高趣既托于竹而又以友竹軒詩文一帙求余文序之因書此爲之序

送劉教諭序

廬陵劉君仲鍾舉於鄉而入大學選修永樂大典在禁林者幾三年時學士解公與祭酒胡公總裁其事仲鍾未嘗斯須去其側搜閱秘典遇奇事隱語即俾仲鍾録示館中之士或有所考索以上進者必仲鍾書之乃以進否則不得書不以進也蓋仲鍾性頴敏又知所畏慎他人勤者或不敏二者又不能慎惟仲鍾敏而慎故學士諸公皆賢仲鍾今年春群試於禮部得選爲沛縣教諭同館之士多賦詩餞之翰林檢討解公文夫欲予一言序其首夫沛漢高之舊里也方高帝平定四方威加海內而還也與沛中父老子弟飲酣而歌大風之詩一時勁氣雄風何其壯哉然高帝是時徒欲得猛士耳豈高帝於此尤有慢乎儒生耶魯兩生之不至商四皓之遠引蓋以是肰高帝

過魯而祀孔子徵博士以起朝儀諸生稍稍向用則其所慢者獨鄒生輩尒沛中父老子弟固亦知高帝之意哉抑習見其始未睹其中耶夫士之習俗繫上之意向今之沛非復漢之舊矣天下既向風文學而沛又得仲鍾者爲之師夫承時制作抱負問學之高深者尤知賢仲鍾而謂沛中子弟使其見吾仲鍾之學行温雅必愛敬懽肰傾竭矣因彼之甚慕而施之教焉吾知其能有成必也是行也仲鍾其勉之予與仲鍾處久而相好之篤因檢討君之屬也遂爲之序

送某知縣序

蜀之人純厚而易治信義道德非家習而人通之肰其好慕尊尚敬恭而樂道雖齊魯逢掖之士未必如蜀之人也比聲律切對偶儒生末事而蜀人有終身不操觚而握管者而閭人之誦詩書道文詞者則皆知賢之此豈其性然哉習見之厚而化之深也爲令非得其民不能有成而民有負詐挾奸好惡異乎天理之正者焉能治之也故易治而化惟蜀之人爲肰進士南康某以選爲順慶大竹縣令大竹在巴蜀之

東南四面皆大山無舟車之往來使者行部終歲不一至其民尤朴而其習尤醇以某抱負才藝擢進士之賢名而一旦臨乎其上其民固已慕之矣民有慕乎其令之心則令之道必行政必成道行而政成使人人知明經問學其治民如此豈不深可喜哉吾往歲予蜀以文詞雕鏤之靡責之於醇龐朴厚之人恨不得因其醇朴與之相忘於無事徒以其不能者強聒之無益也然亦以好慕在此又上之所責成吾之職當如是故未嘗敢怠惜予未知所以教〻未久

而去不見其成也今某是行進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考績也然烏知其民於今不化而爲才美文藝之士耶因其好尚之實而啓其憤悱之誠治而教之亦令之道也以予嘗遊其地教之難而不能久去之久而不能忘也某之行南康縣令黃紹祖求予一言送之遂告之以此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

銀浦唱和詩序

吉文西百里曰銀浦陳氏世家焉去銀西八十里爲泰和之梅岡則王氏居之也梅岡以王氏勝而銀浦亦以陳氏著循山水相屬禽鳥飛相望也獨怪夫兩家賓客足跡不相及物情人事不當爾也及予來梅岡也王君樵雪約予遊銀浦而未果其年冬樵雪獨携予兪遊焉樵雪雖老苦嗜詩毎遇山窮水僻既

烟艸樹禽鳥之勝未嘗不徘徊其間然世之工於詩者既寡而知樵雪者亦少也及其過銀浦陳氏之後曰于敬子威其從子清汶清湘輩皆工詩子威猶年高而氣盛于是二人者一相見談詩不輟皆自以相遇之難而相得之晩也淋漓樽俎之間長篇大章更唱迭和至夆〻不忍別去蓋其氣同志合情好綢繆故其發于詠歎若金石奏而律呂諧風鳥鳴而聲氣應至于相忘以情相賞以心相矜以爲高相誇以自豪雖其一時之作有不可掩者要之皆所以道其志

而無傷也夫士於文辭好之篤者亦既有合焉而嘗少也故不得於天下則期之百世之後千歲之間今夫二人者地不相遠又同乎一時自今已往梅岡銀浦之上載酒而問奇者吾知其衝乎道路而未止也既而樵雪合其所和詩凡幾首屬予序予方悔恨於未遂讀其詩而喜之遂爲之序

孝友堂詩序

錢唐潘孟溫材足以治民理邦而以一驛丞守官於泰和浩溪浩溪非通道公卿顯宦者歲不一二至知孟溫者少也故孟溫久淹於此而得以迎養其父且友愛其弟甚篤因即官署之後爲堂名之曰孝友既求能詩者歌咏之矣又求予文序焉孟溫能不以其秩之卑祿之薄而志于養也如此豈非賢哉夫自三代盛時習俗之厚凌忽傲惰之風不作而教其民者又先之以孝友之行黨庠遂術洋〻乎詩書禮樂之訓講求誦習以明夫親之長之之理至于負劒提携應唯進退之際皆有以養其良知良能及其不率也則有不孝不弟之刑以督之故自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當是時閭巷之民雖欲不爲孝且弟何可得哉後世之士既不知所以學故其行亦無復三代盛時孟溫之能賢蓋本乎其性也予愛其名堂之善信其行有以近乎古之人因慨然感夫三代教化何獨不可行于今哉古詩小雅多道父母兄弟之情至于美尹吉甫則言張仲之孝友以謂吉甫之功德材美傑然可頌可歌者在此也千載之下讀之猶能使人興起况乎今之世得見其人升堂以誦其詩其有不感發乎哉孟溫既愼其官又和易藹然其弟將行爲令楚王府伴讀亦知愛其兄者

送楊君弘壁序

楊君弘壁家故西昌鉅族也當其盛時一門父兄席累世之豪臺池花木金珠犀璧之富與封君戸侯相埒及遭亂離家事日非君亦崎嶇江淮之間而遂家焉蓋其時君年始十六壯志銳氣輕離别而易之及其老也思見其親戚墳墓日夜南向而悲盖以五十年于外矣而後歸則蒼顏白髮頹然衰老見者駭愕

不知爲楊君也過其閭問道而後入道其姓名老耆篤而少者毅焉問其祖之昆弟無知之者其父之昆弟無幾人焉己之昆弟間有存焉者非老則病杖而後來而窮奴老傖之尚在者皆當年雄力自視無前者君猶僅識其狀貌也故基址荒煙衰艸塚墓纍纍然而牛羊鳥獸之迹交乎其間者皆當時賓客歌舞而歡樂之所也君於是愴然悲之念往事如在夢中惜其去之久而還之不早也旣而君之從子益智葬君而芳苦之置酒會故人賓客留君毋去此故土然

君占籍鳳陽已久爲留數月乃去歸時携其中子恭與偕行因謂之曰吾老矣先人墳墓在此者汝謹識之無忘於乎君生于富貴未壯而困于羈旅老猶不忘其鄉非其心拳拳篤厚能如是哉夫人事變故不常而人之一身榮辱升沉跬步有不能保者而況數千里之外數十年之久能守其身而不墜其先又豈非其心篤厚之報哉君少從予先大父心易先生受業與先君有筆硯之好故衆爲詩餞君之去而予爲之序所以脩道夫人事變故之際者有以見君之不忝其先爲難能也

擥雲軒詩序

姑蘇金君潤夫寓居都城而名于其軒曰擥雲能詩者旣爲之賦矣友人劉彥機爲求予文序之而道潤夫之言曰世之懷非分之求者常有以及其身惟君子知止而自足故常泰然自得顧予之材與力無所能于世久矣則宜乎蔬食貧窶隨寓而安得失不介其意是非不入其懷而意之所至情亦自適升高丘以矚望攬白雲於天際此予之所以名其軒者庶幾

見其志之有在而若昔人陶弘景之所云者殆不同也嗟夫潤夫居
京師盛富鉅麗之地誇奢而競豪者相接乎其前金珠玉帛之致其飾膏粱旨甘之窮其味華榱廣廈之適其安者皆是也而潤夫獨澹然處於隘約又名其軒以此使古今天下豪勇材傑老士其用心常如潤夫則安富尊榮終其身亦何不可識是其斯爲又足以警夫世之不知止而妄意于非分者也然潤夫樂詩書而重信義喜與士大夫遊其成剃門也自號爲

荆門野樵則其中固有過於人者夫豈徒然哉因爲之序

贈小兒醫鄒孟義序

太史公稱扁鵲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聞秦太愛小兒即爲小兒醫見今之世豈無愛老人者而醫老人者已絕無聞獨小兒醫往往專門擅業宜其術之精矣而所守或乖其方所講或非其理施之於治得一二而失八九者皆是也則爲今之老人與小兒者其亦不幸也哉不病則已病則欲求善醫何可得也鄒君孟義世家廬陵之西鄙其先世以小兒醫擅名一方環其境病小兒者皆往鄒君求治之鮮不效者即不效必鄒君預言其然故病小兒者以謂得鄒君於死生之際可以無恨故自予之得鄒君而予之鄉黨鄰里故人親戚無不慕鄒君者豈愛小兒者類皆如秦人而愛老人者獨不如周人哉抑愛之矣而醫之如扁鵲者少耶予方衰邁寢以多病居常感慨嘆息恨鄒君不變爲老人醫也然予諸孫方孩提呱呱緩急之際又能無意於鄒君哉鄒君恭厚篤慎淺於利而急於濟人蓋可謂仁人矣因爲之言姑以識予懷云

南冨王氏族譜後序

王氏之先當五季之亂有長者曰該自廬陵何山遷安成之連嶺長者後五世曰泉自連嶺徙泰和之南冨南冨之有王氏距今十世矣其族既盛其地有不能容者或居南塘或遷栗園或析池頭石灘槐下嶺上楼下雖異居散處而昭穆世系之詳無少紊者推原其故以有譜牒故也至其世聯科目迭躋美仕論詩書而服禮義者數百年間未嘗乏絕此又鄉邦少見者何其盛哉蓋嘗考其家譜長者之後有曰瀘溪監簿廷珪者當秦檜用事時以詩餞忠簡公之貶遂俱得罪先正謂二公生可爲人師沒宜祭於社者此也有曰炳者冨而好義靖康之際東都士大夫避難至者多舘焉鄉袞文信公之起兵也猶過南冨而訪其後題其所居曰續槐精舍此其較著者其不著者不悉也然則王氏子孫之盛而賢者豈無所自哉殆之厚者其流澤久而不匱理固然也世或不知務此

而苟與後世光榮而昌大者何可得也是足重其譜且爲王氏重也故爲之言以告其來世

王以誠挽詩序

王君以誠歿之廿年其子存性集諸公所爲挽詩歌辭涕泣謁予求序之曰先君之志于是乎見也予悲之以爲之言君五世祖晉宗爲宋吉州教授而鄉貢進士仲柔其高祖也君承先志少穎質學能憤然自力于學遭元季喪亂四方學士困絕無聞君低徊草澤从之乃復論習法律雖非其志而卒藉是以自效

於公卿之間以一捕盜吏張空拳入賊境捕劇盜三十六人者誅之尋統兵千人守地一方授千戶所吏目肰元事日益非矣乃絜身遠去抗志湖山之表優游觴詠不以貧賤而易其慮者又三十年年七十爲里人誣搆詿誤以卒故爲之辭者皆悲其志之無成惜其終之不幸綢繆反復而深致其意也嗟夫君早負材氣不得附託青雲之士以自見老而遁迹於寡遐之地而猶不免焉豈非命哉委於命而安之斯其爲君子也故爲之言庶幾有以著君之志云

重遊龍城寺詩序

予之來梅岡喜得龍城以遊既而遺樗魯先生自歐鄉而來館于龍城先生嘗仕于
朝爲秋官郎中多學而博聞而寺之僧曰翠微師者亦能詩而善謳吾于是屢遊焉不徒喜得龍城又得遺樗也六月既望秋序甫臨火薄金氣煩炎益烈遂與吉文錢君稚稼携諸生復遊焉陟高阜循大隄步喬林之茂蔭既而遺樗與翠微師亦徜徉而出迓遥客與俞俞如也其時微雨初止潤吐白雲谷暢異

芳綠樹引風飂然滿襟咲談既洽樽酌亦勤及夫夜久而天曠明月東出萬籟之聲如奏琴簧遂欣然有作錢君宗先成明日集爲帙凡若干首嗟夫同遊者雖寄此或暫去而輒來不可知也予去而靡祿於
朝欲遽歸而遊此可得哉

臨清八景詩序

泰和邑西鄙多大山連荊湘而極廣海而所謂淨洞者則劉君民望所居也連岡叉徑蒙茸陰翳即其深而後豁然開曠平疇淺谿稼穡茂而蒲荷鮮俯而迥

巔則靑崖修麓雲霞落而烟霧霏仰而望之則危絫飛瀑如在天上猿鶴之聲莫知其處葢可怖可愕可喜可壯之狀萃于其所居又僻遠窮絕非有通道往來行旅之求售者不至賓客故人非好奇者不遊焉民望於是得擅其勝以窮登覽之樂葢好之篤而人未嘗知也使其居之勝矣而遊者衆焉車輪馬跡之交乎其間民望固將厭其塵埃惡其煩囂矣亦何足以樂也惟其甚美可樂而人不之知獨民望能得之所以尤勝也民望之尊君子英甫抱材而不求知於

人今已老矣民望與其兄民瞻方壯年英偉其材美有不可掩者夫進取之士嘗志乎宦達而幽散夷曠之徒嘗放乎山水放乎山水雖任情劇意無傷也志乎宦達而溺焉者君子不取焉民望不溺於彼放乎此耳何傷先是白水縣丞陳孔立先生嘗愛其地之勝而病其蔽於幽遠也因其八景相與賦詩美之矣其從弟彥偉又求孫君子賓繪爲圖予之歸也邑庠生王濂以求予序之夫玩其圖誦其詩又讀予序其能蔽於幽遠哉吾恐民望將不能擅有其樂矣

王樵雪壽詩序

王君樵雪負雄才豐氣壯而無所合於時既老自放於梅岡之山中其脫畧不羈豪邁之氣無以自見獨往往見于詩也壬辰九月之望君初度日也能詩者以君長於詩也相與賦詩以爲壽且以徵予序夫古之人於其所愛之深者恒頌其壽見於古詩[illegible]百篇多矣然其平時卒然相遇情志傾倒或[illegible]然舉觴舞歌而起舞至倒囊而罄千金皆所以爲壽也而豈獨於頌歎之際爲然哉葢人之情有不能自已者類如

此君於其時樽俎盛列衣冠端偉賓衆雜遝歌舞獻酬之適亦一時之盛也乎於此詩之作[illegible]取有沖容和平之韻油然有尊老敬愛之情得古詩祝頌之遺意所謂千金之璧不以暗投　所好於詩其亦作者之意哉若夫君之盛福子孫賢而孫曾具則非作者之詞能裨其萬一也君字伯彰樵雪其號云

繼省堂詩序

臨川魯紹魯有堂曰繼省危公大書其額能詩者既歌頌之矣紹魯又求予序之紹魯誠有意於

先賢之訓也哉抑將考其說行之于身推之以及于家國天下則其志未可量也夫孔門三千之衆七十子之賢負穎拔之材高世之資吾不知幾人也當時獨稱顏子曾子者何哉顏子以敏曾子以魯顏子不幸早卒其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然聖人之道浩乎其無涯洋乎其不知所止而欲求之于百世之下舍子思孟子其何以哉孟子得之子思子思受之曾子其本原蓋有所自而曾子終身篤實之要學者可行而易從又莫切于　者也于此而昧焉不知所講

而欲至夫聖人之域如涉大川而忘舟楫未見其可也然則紹魯登斯堂也其可不勉乎哉紹魯蓋聖賢之後抑嘗攷之曾子子曰元元之曾孫曰樂爲漢都鄉侯其四世孫據遭王莽之亂始去都鄉家豫章而臨川曾氏大抵皆都鄉後也歐陽公雖嘗辨其不合子固舍人未有以復之至元集賢學士曾小軒又以謂江南曾氏寔大賢之後嘗上其事請立泝水書院以教育其族姓而自宋以來曾氏顯者亦多矣紹魯之祖奇亭先生仕元爲國子助教其學行尤可景仰則紹魯於此不徒用心於聖學殆將繼紹其家而無忝者也可謂不賢乎哉見之歌頌殆亦知道者矣因爲之序

梅岡王氏族譜序

王氏之先有爲吉州法曹者其後居廬陵之甲村久而益繁分富田六度吉水之帶原固山興國之小蓉而徙泰和之梅岡者蓋十有六世五百年於此矣今甲村之族無聞而散在四方者皆爲鉅族譜不能備見著其自梅岡者七世曰仲端貲累鉅萬嘗伐石治

道自廬陵麻洲抵興國凡百數十里又嘗命爲量吏出納必一鑄于鍾誓子孫毋改至于今猶然既而其子約齋登紹定進士第其孫槐陰復擢第咸淳自是百餘年來如秋澗如蘭亭如益愚處士皆以文學著名于世約齋之幾世孫尚德蓋嘗修其譜廬陵劉壺春先生爲序之矣及其後也世故變之遷徙不常於是約齋之六世孫退庵又加修集視舊譜益詳其義例尤密非淺學者所能窺也退庵視蘭亭爲大父與其從弟樵雪皆風流高雅爲王氏宗嗟夫王氏久而

益盛如此豈非積於前者深厚而有本哉予之來梅岡也既覆交退菴懋璽又拜觀其譜世家文獻有足徵者故爲序之詳焉庶幾後之人知先德之不匱於親〻重本之意有油然而作者而譜亦不爲徒作也

陳子威詩集序

吉文陳君子威氣亮而寡欲視外物無足動其意者雖窮居山林而其言逍遙横放若不可追躡徐而視之則端重衍裕其指遠其情深渢〻乎和平之音也何其美哉夫人之心有溺焉者見於其辭亦然或沉

酣于富貴感于聲利或窮愁悲怨憔悴而可憐及其至也猶能使人感慨而羨慕蓋亦暑其心之溺而愛其詞之勝焉耳要之得其氣之和平惟夫傑然豪達之士舉天下之物不足以累其中者能之也而求之古今蓋少矣予見君于銀浦之上即有以知其志及讀其詩又知其高邁絕倫君雖窮居以老而豈有溺于其心者哉君有行義又深于學使其壯時出而鳴乎國家之盛吾又不知何如其美也掩卷憮然書以序之

柳塘于氏族譜序

廬陵于君孟遜以其所修族譜求予文序之予既觀其譜知其先世之所以盛而又信其文詞翰墨之懿有足徵者蓋自唐僕射徵徙吉之城隍岡遷皂村有長者曰范時道一見傾倒相與爲肺腑而厚資之遂家于皂村時人稱兩家爲金石交者以此僕射生瑜仲南仲生猷讓猷遷虔讓遷州之柳塘地今屬廬陵獨議仍居皂村孟遜之距議蓋幾世矣此譜之作著自柳塘而虔與皂村不及焉者彼各爲譜勢之分

不可以強合獨其源未嘗異也自僕射而上至于後周太師燕文公某漢廷尉定國皆可考見先是歐陽文忠公爲作世系表其幾世祖元高又嘗自序其譜故其所載自受氏得姓以來千數百年端緒原委究爲較著及孟遜又加修集其世次遷徙愈久而益詳焉夫世家大族簪纓烜赫而子孫之微不知其出者何限獨于氏先世不泯滅如此此豈獨其子孫之賢哉抑其能託之文詞以傳不朽故也於乎世有可紀之績而不得託之於可傳之文多矣于氏乃得之歟

陽公使千数百年祖父之澤烜赫焜燿皆由於此豈非幸哉今去歐陽公二百餘年孟遜又以其譜屬之於予論歐公之文有愧乎予言之陋不足爲孟遜重也然孟遜是譜又何待予言哉孟遜力於學而其行甚篤能拳〻於其譜牒其用心之厚可見矣

庾山樵者詩序

古之士有身爲鄙事庸人賤夫之所不屑而其中負落落之奇雖偉人傑識有不能測也故大賢豪傑往往自放于漁鹽屠販之間當其漁鹽屠販之時人固不知其爲大賢豪傑也至于乘時而出功業足以被生民而澤萬物則舉天下之人仰望而不可企及矣故深所負者亦深有以自晦人固不可以淺窺也陳君文彧隱居庾嶺之下自號庾山樵者陳君非行歌負薪而樵也蓋假樵者之名以自匿之人不知也而予有以知陳君也陳君博涉經史強記而善辨遨遊於吳山越水之間所與交者多俊士材能非其人輒去而不顧陳君負志而不偶又混其跡以同于衆故樵于山放浪于江湖無不可者而何必人之知也然

庾山東西連閩淛以扼廣海凡廣之東数十州玳瑁珠璣犀璧之貢皆道出庾嶺至于仕宦商賈載妻拏揭貨財往來乎其間者又衝〻也是爲四衝九達之交声利爭趨之途人之所憚煩而厭處者獨陳君欲樵乎其間豈至于道者固不暇擇其地哉然吾察陳君亦烏能久于自放者陳君因出諸公所爲庾山樵者詩示余遂爲之序

樂圃詩序

廬陵張君思恒居城北闢地爲畦藝蔬其中日抱甕往灌而志疲焉因自號爲樂圃能詩者皆歌咏之其友郭君寶以屬予爲序予家泰和柳溪之上有畦數十畝竹數千竿桃李數百株芸松薑蔗薤芥杞菊數十畦及陽春之方來候時雨之既至苗而壯者生意勃然秀而花之真如列珠鮮數十品至於擷芳苣于雪中剪短韭於霜餘則雖熊膰豹胎有不能易其美者意之所適非高而遐眺慨昔賢之不作曠千古之遠懷而猶有合焉者此予之爲樂如此也視張君殆有同焉抑偶遇之焉不可知也夫玩于物者雖適情

亦表志然予聞張君爲人信義敦厚問于鄉閭諸子弟又皆賢而好學負郭多良田而居室幽雅花卉松竹之植連檻而並砌賓客故舊載酒往來高談雅謔而不忽于度蓋處清時盛福有如此者是則豈予之可儗哉況予方竊祿於

朝于樂國殊有所未暇望青原白鷺不能不怏怏焉因書此以序之

望雲思親詩序

杜君新世爲襄城人以軍功起身授山海衛百戶杜

君雖起戎行而行甚篤徇徇有君子之風事其母尤孝以

王事來江西去其家蓋五千餘里每望雲而思不忍其親之遠也遂求善畫者爲寫望雲思親之圖以識其懷能詩者又歌詠之求予文爲序夫杜君矯然介胄馳馬試劍于萬里之外此其志也而乃低回顧戀有狄梁公太行之感蓋天性之真發乎其至情自有不可掩者然狄公屬唐室艱危之際能鞠躬盡力卒之唐之社稷不墜者狄公之功也望雲思親特其偶然一事後世猶傳慕之不已顧其大者不在是也杜君當天下承平四海晏然無桴鼓之警然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孝之大也杜君誠有志乎此使功立當時名垂不朽則望雲思親豈足以槩杜君之善哉傳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杜君其勉之

送皮千戶還遼東序

冀之東北曰幽州其山醫無閭即今之遼東也遼之西本孤竹國春秋時屬山戎戰國之際入于燕秦并天下置遼東遼西郡漢武帝開玄菟樂浪諸郡而遼

之地益廣唐太宗之盛置都督府治其衆既陷于契丹終五代及宋其地遂爲夷狄矣及

聖朝受命混一萬方遼左地既平乃壓三韓連碣石瀚海置兵衛王國如內郡今四十年矣舟車利涉而風氣日通兵革不試而習俗還厚蓋中國財貨金珠麻綾絺繡之物與其所產海錯之珍人侵麝香豹尾骨咄之類相流通交易乎其間而富商大賈往〻晝行植宿不擇地而居而中州文學之士流寓其土者益多矣於乎聖化之廣被如天地覆幬人跡所不至

者皆稽顙闕下豈直邊海之近至若五季之際河東北晉齊之境猶陷于夷狄不但邊海之間蓋中國治亂盛衰之一機也千戶皮君德自遼東來按籍索其兵伍之闕者過泰和人皆謂皮君壯而武浩然有氣豈中州豪邁之士流寓其土者奇謀雅論日有以相激而皮君有以得之耶以今

神武所加四海晏然無一燧之警而邊徼將校其材又有如某者復何所慮哉蓋中國所以盛者在此皮君將還遼東衆為詩贈之求予文為序因為之書

劉氏家譜序

劉氏本湖湘間人自五代時從廬陵之桑溪歷數百年散居四方至有自桑溪而遠徙江淮間者其從泰和之巴山則始自誠齋明軒二人歷元元貞初至今百餘年而其族又已衆矣桑溪舊有譜宋季燬于兵誠齋孫曰克俊俱其久而世次之失也乃修輯之然可知者自六世祖文翁而下其上有不可考者克俊亦謹鉄之不敢妄有所續也自克俊距今又二世曰肅禮為明軒之曾孫則因克俊之舊而搜輯為之譜揔若干世以求于序夫人之生久則衆々則分其勢然也其分之也遠則其本益迷々其本則親疎少長之倫混而莫之别孝弟愛敬之心邈焉而不相施其名雖為人其不異於禽獸者幾希古之聖人有憂之因生賜姓[illegible]氏[illegible]者長族之官以掌天下之姓氏而領之于春官大宗伯又有譜牒以藏于大史其為法尚矣自[illegible]氏族之官失其職而民無所統有譜者至於[illegible]妄附貴顯其為失可勝言哉觀克俊之屬[illegible]信于其不汩於流俗而有見於先王之典者也其賢于人遠矣庸禮之弟曰某某某皆信慎而知自守以不墜前人之聲故為著先王之說以告之

臨川胡氏宗譜序

胡氏其先本泰州人其始祖十七檢閱自宋徽宗時以明經登進士第從高宗南渡始家臨川之白千歷四世曰拱辰擢嘉定甲戌進士第七世曰希顏累官兩浙鹽運司同知與謝疊山諸公友善北兵之南侵也與疊山謀舉兵以匡王室其徃復之書至今猶存

其後有曰天祥者講學于陸象山先生之門曰斗南以能詩鳴於時吳文正公虞文靖公皆稱道其賢蓋自始居白干傳十有三世凡四百年而偉傑之材出於胡氏者不可勝數豈非積之者深厚而有本耶何其發之遠而不竭如此哉胡氏舊有譜其十世孫伯廣重加修輯其法本歐陽公小宗之制而尤精密仕止生卒葬娶分合行義之大槩無不備見伯廣又以其先世遺文可傳于世者繫于譜後於乎觀其譜讀其文詞胡氏之所以盛夫豈易及哉於是伯廣之從子儼以求予言因爲之序儼亦端厚有學稱其爲胡氏佳子弟云

扈蹕集序

永樂七年二月

皇上巡幸北京于時翰林侍讀曾君子啓與二三近臣以文學得預扈從因次其道途所經山河之勝行宮連營千乘萬騎之壯見於詩凡若干首名曰扈蹕集余讀之而嘆曰於乎盛哉夫

朝廷之事聖君賢臣之嘉謨雄烈照耀古今者史氏

能書之至于一時太平盛觀豈亨豫大之容民情風俗之美下至原野鳥獸草木之光華潤澤可以感發歆羨而史氏之所不書與不及書者則皆存乎詩人之鋪張形容非負奇才雅思蓋有所不能也三代之際其雅頌如時邁車攻等篇著之于經讀之者親見其時漢代以降學者類不能追蹤古作故其事亦晦而不揚或庶幾其人焉而處非其地沉匿于山林草莽之間者多矣作者之少見而又不得附託青雲以自表著則後世雖欲因其言以觀夫世道之輝光隆洽何可得耶此吾於子啓之作而有取焉子啓既學博而擢優又遭逢

聖主之治故其發於言者宏博深厚足以極一時之盛百世之下讀之爲之低徊俯仰想見其時而追慕繹思于無已則其言與古之作者夫豈相遠哉於乎是可傳也已子啓名棨吉之永豐人其先世曰小軒先生仕元爲翰林侍讀學士曰亦軒先生爲編修都人故老猶能指其遺跡所在今子棨列官禁林重歷其地世家文獻之不墜有足尚也因爲之序

中秋宴集詩序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朝廷清明交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嘉時勝集樽酌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于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歡欣形之詠歌使當時讀之者皆爲之擊節美嘆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有後時不及之嘆則雖桮酒殽勤卒然相遭固亦一時之盛也於是永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之士會于北京城南公宇之後于時凉露既降清飈悠然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諗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于中隨所感而發之于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思有物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爲萬世不盡之愿者亦足以見君子之心也因爲之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朝廷亨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詞語之細也

西垣對雪詩序

古之人賦詩或旬月鍛煉深思而巧搆或造次頃刻忽然得之而意趣要妙有不可及者要之不在遲速但欲其工耳速而工又難能也予之來北京與處者侍講曾君其每好奕而予拙不能奕因謂以詩爲嬉戲以當博奕獨其難能奪其所甚好不爲無益也而曾君以爲志外物樂憂思詩不如棋也嗟夫詩與棊皆害於事而棊尤甚焉曾君盖不能忘情於彼耳是年冬雨雪曾君宿飲於修撰彭君之家預在席者七人修撰余君某以長安雪後見春歸分爲韻賦詩即坐上刻燭期不過半寸詩皆成詩不成者罰且不得運意黙搆即運意黙搆者又罰於是觴酌如飛談論不輟且以古詩索句中字首尾以相頂綴繞坐上斯須不停蓋以是苦之使不暇思也俄視燭至刻處即具紙立書書成又令不得一字改竄儻使能成章罷去則皆欣然若有喜色明日曾君余君同入直秘閣念此事兩人相視忽大咲予問何爲也

曾君告予以其故予咲曰何自深相苦至此然深苦者乃深以爲樂也因謂以詩爲戲其樂不有逾于博奕乎曾君于是信予言之然然余意其一時之作必不能工及取而讀之皆極工緻有非思慮所可及者信所謂速而工者亦奇矣哉夫古之君子雖戲謔不苟七人者亦庶乎善謔者也衛武公抑戒之詩以善謔見之咏歌則七人者之事有足尚者又安知後之人不有傳之以爲雅事乎因爲之序

春闈倡和詩序

永樂七年春翰林編修朱文晃預考試天下貢士棘闈中五十日相與倡和爲詩凡三百餘首謂予歡悅之情發于樽俎咲談之末而冲乎和平溫厚之氣動于典則儀度之中因念其時天下士子二千人聚三場文如山海考覽辨論討其間閑暇之時十不一二而所作之多且美如此何也大抵扃約之深叢人迹不至外事不膠其心而內懷自暢則雖片時之暇情之所適不得不於詩焉發之以其思之深趣之遠有以肰也平時有求爲文辭于予數人者嘗經時涉月竟持空卷還不得一語此豈敢故爲是哉構鬪之接汨之也如侍講鄒君仲熙性尤不喜賦詩間有求者遥望見巳掉首退却即不得巳草草聊畧遣持去今主考文其中亦速賦愈出不背平生不喜作者且如此其他抑又何如嗟乎使諸君子在禁林中常如在棘闈考試多士時其諷咏篇什又當何如其多也予由是益知深靜恬逸無外慕者百藝可進而聲華榮利之膠轕甚矣其奪人之趣也文晃以屬予序因序識之

九日讌集詩序

永樂七季九月丙辰寔惟重九之日合侍從同官之士七人者就北京旅邸飲酒歡甚酒半檢討王君希範摘江涵秋影鴈初飛之句即席分爲韻各賦詩以紀一時之樂既明日侍講曾君子棨以屬予序之於乎余七人者亦樂矣遨遊兩都歷覽山河之壯既有以增其氣而蕩其懷而凡職業文辭多

朝廷制作之大鉛槧之末預有光華焉雖平居畏懼之末嘗敢肆而毫髮外累曾少有干其心者亦何其

幸也至于作節閒暇非有高山喬木以忿登覽無歌絲管吹以娛聽闐然罇俎之間間倡疊和雄嚼而雅謔又皆藹然情投志合覩昔之人感時悲怨索莫無聊賴者大不侔矣是皆上之賜也夫何敢忘由是七人之作益宏大演迤得盛時和平之音蓋所謂關乎風化者信可觀矣予思鈍而材拙預在席齒獨長故既賦之矣又不辭而為之序七人王君錢塘人曾君永豐人侍講林君崇璧莆田人編修朱君文晃南豐人庶吉士陳君光世四

明人李君時勉安成人為之序者修撰梁潛西昌人

送任敬敏歸南監詩序

余之仕於外久而一還鄉見學之士皆俊秀材茂負邁逸之姿其氣之發而材之傑有不可及者其時敬敏亦為子弟員獨溫恭循循然揖焉而後言而凡學之士望見其來皆退然心相敬重有疑也必舉以質之有得也必舉以告焉而敬敏亦相與切磋偲偲為之盡余固欣然喜夫學者能自得師其心雖邁高而其志未嘗不自下其氣雖過發而其行未嘗不自檢而又知敬敏之實雖一時英偉傑出之材如吾鄉之士者尤敬憚而畏服之則其所以過乎人者豈不遠矣哉今年春敬敏以鄉舉會試于北京余忝為考試失敬敏心甚自恨既而選在教官之列則為之喜曰此敬敏志也敬敏亦自喜得教官學為有以進於道於是余又知其過於人豈獨其文之博哉其氣之宏識之遠皆未易及也未幾上命覆試四百人在教官者拔其尤得二十有四人皆賜冠帶厚其廩食俾南還讀書于國監而敬敏在

焉然後知其失之于今者有待于將來而上之恩厚于多士拳拳不忘者蓋如此也然則敬敏可不益自奮勵思以副皇上眷注之厚耶夫得失之際人之情可見焉得失不足以動其中余獨得之敬敏故于其行也衆餞之以詩余為之序云

處士蕭公挽詩序

處士姓蕭氏字吾幼世家邑之高冨里自處士始別居城西處士為人性和易藹然其交于人也驕矜忿

戾之氣不介乎容色而人之交之者亦不以驕矜忿戾之氣加之也其言行信而篤其教子弟於爲善也道誘之甚力爲不善也禁制之甚嚴閭黨之士見之而人人美慕交友得之則無不欣悅蓋其寛易和諒之氣有以接于人者然也處士之配視余外祖母兄弟也其子建平于余之母蓋爲從母兄弟然建平嘗受教先君進與予同學退則遊處得之於先君者嘗以告之處士聞之於處士者又以質之先君蓋處士善讀史雖耄年尤強記誦諸其口者稽諸簡冊皆同

也處士無他子弟唯子建平以事謫遼東而處士歿于家父子先生相隔萬里人生如此悲痛可勝言耶此諸公所以深悼痛惜不能已于言也詩凡若干首建平歸自遼東以屬予序於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家之市而善人豈無焉吾恐化于善者之難而染於不善者寖二乎易矣余宦于外不得歸者十五年鄉黨如處士者皆已歿矣後生小子其誰告之以善老者憔悴而無與好壯者傲驁之心日滋豈不可悲也哉予不謂悲之又以謂俗之陋教之失皆始自此可惜也哉故爲序之而詳著其行者使讀之者知處士之爲善人又以見今之鄉閭無善人不可也

會試錄序

永樂十三年春二月禮部將合天下貢士而考試之遂聞于

上詔尚書臣震侍郎臣綬總其事翰林修撰臣潛臣洎合內外儒臣十人往考其文辭而以監察御史臣瑀臣傑往監焉于時

皇上巡狩北京天下之士越萬里而至者凡三千人

既撤棘校其粹得三百五十人蓋試于北京方自此始而得士之衆亦前此未之有也於乎盛哉臣潛仰惟

皇上文武功德度越萬古而率由

太祖高皇帝舊章修明禮樂薰陶四方尊之以詩書之教引之於仁義之域德澤之被乎遐邇如春陽之育萬物士之誦詩書而談道德者人人如在唐虞之世蓋教育之久五十年于茲矣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由是而知

今所以得人如此其盛者其來也有自矣夫惟養之久故見于文辭者皆宏偉而光明培之厚故發于論議者皆雄深而有本是豈閑乎國家氣運之隆非偶然之故也士之榮名于此者何其幸哉然既恃于文辭矣則于聖賢之訓其必有得於心見諸事業必有致君澤民之實所謂汝作百於一二者在此也其又可不勉乎是用進之大廷以俟夫皇上臨軒之策焉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貝宇儗于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並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隰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巀嶭扶[illegible]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嵬雄闕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者蓋嘗知唯開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大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狄竊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

聖明受命掃除而剗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揚神武于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爲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耶夫士君子歎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

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況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爲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于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爲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贈趙法師祈雨有感序

夫天地之化合于人之一身惟有道者能以此而感彼冲和位育之說是也而道家者流或以其精神默運化機竊啓玄秘一呼吸之頃而風霆應之此豈徒其術使然哉亦其氣與天地流通也耶永樂癸巳夏五月不雨民方憂之江西經歷沈侯壽之以藩垣之命與邑宰洪侯宗傑禱之而命道士趙希老以其教蔵事遂卜日建壇於延真觀率其屬各服其事既飛章

帝廷乃集百神使各以其職聽命約某甲子雨即不雨有罰王其時炎威益熾山川如滌而希老已升壇俟命矣四顧雲集而雨不降希老曰其民之有愆抑守者之辜耶是必有任其責者而民何罪復請于

帝期必雨乃止爲之約如初及期果雨而未足也希老禱益虔責雨益急逾三日遂大雨四野告足三農欣舞禾稼勃然歲以大豐嗟夫此所謂其氣與天地流通者非耶夫五氣迭運於天地之間而人事作于下者往往默與之應余不足以知天然嘗有感於人事之際如東海孝婦之類皆是也其機應如此故知

挽天意而回之者易爲力盡人事而合天心者難爲功也而世之禱祈之士或任其術而不察焉故余有以告之希老也於是民父老嚴建德張東升以存求爲文以著其美

京闈小錄序

永樂十五年秋應天府考試鄉貢士府丞臣鐸謹奉故事以聞于

皇上巡守北京

皇太子監國事命臣潛臣全等爲考官命監察御史

臣儒臣賢俾嚴察之自京師以及畿內屬郡之士試者幾二千人拔其精粹者得一百人益其文辭之美明白而輝光清深而宏雅其氣之和平而進於禮義者亦英英乎其達而碩碩乎其充也於乎此豈無所自而然哉洪惟皇上聖神之化極其廣大仁之所綏德之所棲禮樂之所薰陶涵煦撫育如天地之運而萬物自生餘波所及海隅邊徼九夷八蠻之遠皆爭先向化仰摯乎德輝至遣子弟入太學者常百餘人而況京畿輦轂之至近誦習乎詩書沉潛乎仁義以表示萬方而率先四國者固宜其雲合景從輻湊彙進而萬二乎其偕來也猗與盛哉唐虞之世平章百姓而萬邦協和成湯之民止於邦畿而肇域四海聖帝明王化道之行自古至於今皆然二則士之蒙被聖化輝人文而登茲選者亦豈非幸歟進之春官對于■大廷翩然如麒麟鳳凰之翱翔其誰不拭目快覩然而諸君子之進方自此始其又可不勉歟

于氏祠堂記

古之有家國者必立廟以祀其先祀之禮因乎其情而著之文也後世之制有不得爲廟則爲之祠堂焉其禮文亦必倣乎古倣乎古者世雖降而其情不可苟而止也古之祭也有高祖之廟者則曾祖之昆弟無不在焉有曾祖之廟者則祖昆弟無不在焉有祖之廟者則父之昆弟無不在焉今不備其制則爲之龕者四高祖居乎其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又次之古之諸侯其適子之長者世世爲諸侯以奉其祭適子之次爲別子不得禰其父沒而立爲太宗之祖其適子繼之世世相承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有庶子爲則又不敢禰別子沒而立爲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親盡主毀則不復相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者此也無庶子則無小宗無適子則無大宗今因無宗法而神主之昭穆遷徙祧毀猶皆本之此焉故繼高祖之小宗者於其身爲玄孫繼曾祖之小宗者于其身爲曾孫繼祖之小宗者於其身爲孫繼禰之小宗者于其身爲子統之以宗而祭有其序故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

繼禰之小宗則不祭其祖而先君之子世世爲諸侯者太宗而下又不得祭之焉今之祭法其簡畧極矣而非適長不敢祭其父者猶此意也明貴賤别尊卑辨適庶其嚴如此而所以尊其祖者其情無不盡其文無不備也後世宗法之廢而以謂統其宗者有在於譜諜焉祭法之失而以謂合其族者有在於祠祀焉葢雖不遠乎古而猶近乎古也舍是不務其渙散分析迷其本源而不知者可勝嘅哉廬陵于君孟遜深有見乎此㕥嘗修其譜諜求予序之矣又因其舊

祠易其所壞而新之至於遷祔祧毀之文升降拜跪之儀登爵籩豆之列亦皆放之古而不苟而孟遜之言曰凡此皆先君遺訓予守之不敢失也孟遜恐後之不能繼乎今也則增其田若干畝以供祀事創祭器而完之神主之未立者復立之又爲鍾皷以警其昏夜又恐後之人隳其法而不守也故求予爲之記而以其田與祭器之屬皆刻之碑陰其統宗合族重本尊親之意周且詳如此於乎世俗之陋祀其先者類不乎古簡於情而畧乎其文至於士大夫之家亦因陋就簡背禮亂法有不可勝言者孟遜獨拳〻請求古人之遺意而盡其心焉此豈獨尊其親而已哉其於風俗非小補也使後有作者其不以孟遜爲法乎孟遜之先君文質篤厚恭愼鄉稱長者創之於其始俾孟遜繼之於其後爲子孫者要當知之也因并著之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二妙王先生詩集序

二妙集者徵士竹亭先生監察御史子啓先生之所作也二先生當至正間嘗以舉子業貢有司不偶乃肆力于詩與大梁辛君好禮楊君伯謙上元周君伯溫清江彭君聲之豫章萬君德躬倡詩道于東南先生觸景遇事凡可喜可愕可怒罵可太息者一切寓之于詩期以關世教爲務平生著作不下數萬餘篇値兵革幸存者無幾辛楊周萬四君子先後去世而二先生獨竹徵士君與之商確去取于僅存中得干篇同邑蕭覃鵬漢好義士也嘗從徵士游乃取而刊之裨世不朽既畢工又取御史君詩三百餘篇併刻之題曰二妙集以書來屬予序其右嗟乎予于王氏有潘楊之好知二先生事寔爲詳可不敘以志其美乎竹亭君于至正癸巳間江西行省參政全公子仁分省贛州以竹亭君行誼薦于朝命下俾任福建行省照磨又數年宰臣蔽理歲月超授吉安路治中先生知時不可爲俱固辭不受後歲餘戊戌而江西陷先生益韜晦山林　大明初我　太祖皇帝龍飛淮右蕩平群雄海宇寧謐而先生已老嘗以經筵說書徵至京又延授福建塩運司副使先生懇以書生老不任事辭遂家居以壽終子啓先生洪武庚戌以校官舉適是年歲星在戌遂拜監察御史與永豐丁堅子節同邑劉毅原寔等十八人俱次年僉憲廣西又三年守成都府崇慶州亦以壽終于家二先生端方嚴重所爲詩沉渾雅淡質而不俚華而不縟大夫士多傳誦之今鵬漢損貲而壽于梓噫饒財以其餘施于方外以祈福田鵬漢乃用心于二子子孫亦知詩書文物之可尚馴習夫義方之訓其識度超越常人遠甚則二妙之刻豈小補哉

泝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竹亭王先生行狀

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葢所居之號而學者因之以號于先生者也姓王氏系出瑯琊周司徒敬宗之後晉大傅導之裔也代有聞人具載其家譜高祖叔可有孝行理宗時崇王聞其賢辟掌府箋翰注國學待補曾祖孟炎祖性夫俱隱德不仕父以道當元盛時客游淮汴間以詩謁李韓公道復韓公薦之仁宗潛宗郎位以官之以親老辭歸其配彭氏爲里望

先生自少時聞張南軒師孟子義利之說心已慕之既長益刻苦自勵從鄉先生楊升雲安成彭復初學易經習科舉文辭而於性命之理尤造其精微其學大進而元季兵亂科目廢矣至正癸巳江西行省參政全普菴撒里分省贛州乃復設科取士遂以易經領鄉薦屬四郊多壘道阻塞不通行省上其名京師時元儲撫軍得便宜授官爲恢復計命下撫軍院授福建行省照磨不赴尋授亞中大夫吉安路治中亦不受未幾而江西陷没時戊戌夏也

國朝洪武庚戌考試于廣東明年臺臣薦爲諸王說書召至留數月授福建鹽運司副使先生以老懇辭遂賜歸田里自是屏居不復出所居城西龍潭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誘接後學降意怡顏于天理人欲之際諄諄然辨析必造其微學者欣然趨之而皆有所得爲古文宏辨浩傳造之既深而達其意必暢擇之既精而致其辭必豊至于論辨古今成敗得際馳騁貫穿而析之于理如河之赴海如射之

中鵠葢與古之作者相上下無忝也尤喜賦詩所與遊者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伯謙秣陵周湞豫章萬石大梁辛敬清江彭鏞劉仲修鄉先生劉尚書昆弟廖文學愚寄陳海桑心吾與先生之弟御史君子啓日賦咏往還更唱迭和以商確雅道爲已事温厚和平出于自然而音調格律之[illegible]于典則興之所至常登覽臨眺窮山谷之勝而後止惜所作之富而其槀多不存近所傳二妙集者先生没後出於門人蕭翬之所收輯直十百中一二耳所居頗監別爲一

室倣朱子家禮作主以祀先其法制極備歲時祭祀拜跽升降動合禮儀先世墳塋率子弟祭掃率有定期雖風雨不避事其親至孝親之歿已久每念及之輒悲痛形於容色於親戚尤有恩意始終未嘗以貧富異其情與其弟御史君極相友愛御史君始以罪謫役和州先生聞之終夜不遑安寢家貧無以爲資貨所有田業往給其費尋命載行李躬往視之久而後歸既而御史君以

有還日相與怡怡肰居處未嘗少離而御史君亦甚

愛先生先生儀觀偉肰氣岸高邁而和氣充溢渾肰不見其鋒穎御史君狀貌魁梧威嚴整肅見弟常從容出鄉閭人望而敬之所謂二妙集者御史君與先生所作皆在也其文曰竹亭退稾者猶若干卷藏于家先生生平自處者嚴而待物極恕口未嘗言人之過不求異于衆而所爲自出于流俗不拂乎人之情而所接自中乎矩度元進士劉雲章嘗贊其像曰淵乎玄酒之在尊也凜乎大阿之未出匣也蠲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也其出也曳裾五侯之門而不嚌其鯖其處也稅駕七賢之林而不逸于柙吾嘗求之古人蓋不荅陳蕃之辟而唯笑傲于其榻者歟不然使及門孔氏則舞雩之咏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之綽然而特視其所合也說者謂是贊足以得其真臨沒強起扶坐神色不亂呼御史君至與稽首曰永訣矣實洪武癸亥六月二十七日也其生元至正丁巳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陳氏先沒繼李氏皆有婦道子三人長伯貞今爲瓊州府知府次某皆夭女一人適同里嚴玄齡孫

男二人行敏行儉行儉今以進士爲翰林修撰曾孫男稜稑鉞秬積皆先生沒後生葬千秋鄉五十八都大徑之原於乎先生之才之學足以當大任而遭時弗康故囊括以自晦逌海宇既輯遇

太祖高皇帝之盛而先生老矣道不得行于時才不及見諸用君子蓋多惜之先生之葬尚未有銘于其墓者潛于先生獲聯姻好又嘗受學于御史君及侍先生而知之者也于是伯貞屬爲之狀弟謭淺蕪陋不足以知先生之深謹錄其大槩以俟知者擇焉

故監察御史陳公行狀

公諱繼先字仲述姓陳氏陳氏之先自周武王封虞舜之後于陳始得姓秦以降多以功業著而高年盛德在漢獨稱潁川長者公系出潁川十三世祖某始由金陵徙泰和既子孫蕃衍而貴顯者益衆又幾世曰菊存先生元贛州路儒學教授以子貴贈萬安縣尹公高祖也曰學禮由贛州路儒學教授累官贛州路推官致仕公曾祖也公之祖曰以道潮州路儒學教授公之尊府曰有慶先生刻志于學而行尤高推官公嘗晝寐夢神人擁皂纛竪廳事前而去俄而公生爲推官公喜曰此兒亢吾宗矣稍長頴悟特異常全客群集推官公呼令屬對公應聲而辨一坐客皆起賀時方七歲推官公愈益愛之未幾天下大亂亂甫定而居室盡燬于兵諸長老相繼没家僮侍婢無一人存者公甫冠從弱弟老母以居煢〻肰鮮有顧之者獨其姑夫劉尚書崧來撫之諭使爲學遂往受詩經于尚書公數年學日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岸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尚書公甚重之久之益肆力古

學諸子百家靡不究覽蓄之既富出之沛肰渾厚浩愽而簡嚴精粹發揚蹈厲而斂氣潛藏一時先生長者皆稱之或慕其爲文而求之者輒欣然許諾退坐軒中握筆細書片楮如蠅頭點竄瓊〻遇得意處則琅肰誦之其聲若出金石蓋有不知飢寒之在體貧窮之切身者久之以詩經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明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改山東道出按事于山西閩海之間名聲益著繼改廣東道時天下决獄多奏于京師又

太祖高皇帝愼庶獄决獄者惟弗稱

上旨是懼獨公所訊不用威而得其情奸宄慴伏五鼓而興夜深而寐凡憲臺章疏奏啓多出其手訊鞫之暇輒爲文自娛一時與公交皆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陳古文而不名也惜所爲文多散失不存存者五卷耳公生元至正庚寅某月日以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歿于官享年若干歿之日搜其橐無餘貲出其篋無完衣而床几左右惟簡編塵積聞者莫不悲之夫人曾氏同里曾紹有先生女也自公來

京師留事姑于家恭順而安于窮約先公三歲卒子一人曰賞登永樂九年進士第仕于朝女一人適士人嚴成仲公孝友之行本乎天性廣顙隆準背隱起如負箕緩步徐趍愨愨乎其誠也碩傾乎其大也傲乎其自得而憂患得喪曾不足動其中雖坦夷自居而詭隨側媚者不能逆其情雖簡質不華而巧投曲中者不能測其意終始一節未嘗少變蓋公之材未盡用學未盡施年不及於下壽肰爲名進士賢御史爲文章追乎古之作者雖死無憾矣潛之老母公姊

也嘗稱道公之事以勉潛于學以詔其子賞使識之不忘潛既辱公教愛知之深乃敢狀其行言之不覺覼縷者兾似公而已肰以哀公之殁執筆屢作而屢止終不足以盡公之高明也惟知公者能擇之

處士鍾公吾隱行狀

處士諱與字吾與姓鍾氏出唐越國公紹京二十三世孫十四郎諱文正者仕宋爲朝奉大夫由贑徙居泰和之柘塘又繇柘塘徙西塘生子德益實處士之六世祖也德盛生敏叔爲州之隅官諱有譽元初西鄙寇起州兵寡莫能制宣差何公單騎走隅官命集鄉人討賊賊平上其事于朝授護民守帥辭不受一時皆高其節敏叔生政甫政甫生聖可聖可生淵伯尤弘博有雅度人多慕之淵伯生以敬坦夷接物不爲畔岸即處士父也處士生八閱月而母郭氏棄背鞠于伯母涂氏年十三以敬殁處士雖孱肰子立肰臨事卓卓有爲宗族咸異之元季兵亂挈家遠遁他所遇兵係絏且戮辱者無限處士獨能燭先事幾未嘗困迫

大明兵定即治田園新棟宇擇賢師以教子弟曰凡人之質敦厚難成而輕佻易習惟臨之以嚴父兄接之以賢師友則庶幾焉其孝友出于天性自少事諸父曲盡禮意養繼母尤得其懽心時涂氏年方二十寡居且無子處士事之尤極誠至涂氏遂忘其寡居卒守節以没其弟樂吾蚤喪而家業落盡遂與從兄興吾從弟從吾力謀振復且曰人生大不幸無兄弟幸而有之往〻以田地貨財爭鬬可慨也於是凡公出納一無所計有外侮輒交相赴救冠昏喪祭一以

禮節雖不爲過侈而必周于情文性強記博覽工詩辭尤善四六駢儷雅好賓客每劇飲盡醉酬酢不勌今山東都轉運鹽副使蕭君鵬擧于處士爲妻黨親居南溪處士所甚相邇時鄉先生劉尚書槎翁致仕還館授蕭氏處士亟遣其子亮往從之遊一時賢士若王徵士子與其弟御史君子啓及國子學錄蕭君子所咸相友善往還不在南溪則在西塘或時二陸金華登武姥草坐而觴咏得句誇先引滿擧白不盡興不止也或引群弟子作樂于嶔嵜中至暮忘歸路

幽徑瞋不得行則令僮奴束燎莢後先相屬燃之一時之樂遠迹羨慕槎翁先生嘗曰鍾君山川之趣綽有可人意者向使之爲一郡一邑未必不雅也顧乃自晦如此遂爲書吾隱二字以題其堂時人咸謂槎翁真知處士而善觀人者處士平生質實之行高邁之趣類如此當洪武初

朝廷下有司令民計產陶甓運于

京師有積十年而運弗及二三者

朝廷未之罪惟處士獨先完爲適有挾私忿例以逋負誣之者拘至

京得白尋以疾歿于旅舍時亮領教韓庠惟次子亢在側瀕沒語之曰我疾殆弗起矣然幸俯仰無愧怍死無恨矣汝曹尚敬念于先世毋墜厥顯緒命書之簡歸以示兆既而又曰其必返葬我遂歿實洪武戊寅五月十二日也生元至元己卯正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九奉柩至豫章以哀毁嬰疾繼卒其姪啓初等并與其喪還以是冬十二月庚申葬于同里汪陂之原處士雖平昔抱負然恥論徵言釋怨忿以諷諭鄉

曲故既葬之日人人悲悼之賻奠者交道娶蕭氏隱士仁傑之女郎鵬擧之從姊也諳書循婦道性嚴正子四人長郎亮也次長庚次月旦皆蚤卒又次郎亢女四人皆適鍾族孫男八人鈞鐸鏞鈐錫銓鎬鉄女五人曾孫男一名浩女一人亮今爲三府伴讀既榮顯矣益痛處士弗逮養汲汲欲乞銘當代大手筆以其舊所爲狀不足信于當時屬潛更爲狀之潛于處士爲通家子弟知之爲詳義不可辭遂摭其實而爲之狀云

先君畦樂先生行實

先君諱蘭字庭秀別字不移姓梁氏先世唐長壽間有為徵仕郎由長沙徙泰和九世曰均崇仕宋為鳳翔知府弟均倚同知黃州府入元史館編修官居縣之東郭大著叔望鳳翔五世至昭伯府君昭伯生才可府君才可生彥卿府君皆以篤行稱彥卿別字心易學者稱心易先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邃于易時同里鍾諱獨先生梁氏之甥也無子以先生為之子故遂姓鍾氏娶楊氏夫人元進士新喻州判升

雲先生之子生子三人長曰庭芳文郎先君文仲敏先君資禀端厚而讀書警敏七歲侍謹猶公公命與諸孫屬對先君應聲而就而造語益奇後就者悉不能及公大賞異之稍長心易先生授以易經益勤于業探求玩索隆寒盛暑不少懈肰遭時大亂奔竄無有寧歲亂甫定而心易先生暨庭芳先生亦已先卒先君獨奉楊夫人訓撫弱弟雖甚困窮而愉々如也處鄉里瞿々肰惟恐有失意于人人亦無不敬愛之嘗孫疝行選里人訴其怨家讞憤憤不平甚先君反

參嘗解之去至家頃之遽闖扣門叡甚急起視之乃向怨家子也拜先君曰公長者人憤訴吾父于公公始終但為好語解紛之達吾爾其後欲刃之肰公長者在吾不忍也敢忘公德明日持兩雞來謝其謹厚多類此暮始為教保寧之蒼溪而弟混亦受辟教于瑞州瑞去家近嘗一至焉見混謹飭勤于教而子弟皆欣仰頗喜之為留兩月題其所居小齋曰三樂而還其後潛被薦為令廣東四會戒以書曰凡州郡仕宦惟寡嗜慾肰後能廉廉則風節自立肰承乎上者

必恭謹接乎下者必慈良近時稍知持守者于此二事往々失之不獲乎上而拂乎下此其所以敗也又曰凡擇友必端人正士與端人正士處雖共患難尤為榮也處非端人正士雖冒榮利沒身可恥而壞其平生見儒生之從仕嘗為吏所欺曰為學有格物之功者於人情物理是々非々自肰明白胥吏輩何自而能惑之見有恃材而越于理者曰凡動作以禮自防所以守法而自重也今越縱于矩度之外雖有善政豈賢者以禮涖民之道以梁氏之無後而冒他姓

為非命潛請于
朝復姓梁氏築室城西溪上環植美竹數萬竿中為蔬畦淺堤近場曲拆蔽翳引泉為渠縈紆町畽之間土沃壤潤桑麻蔚然先君日嘯傲其中或新雨初霽晴日和煦必策杖躡屐涉入竹樹之間搴蔓引竿欣然自得曰觀物之生意鬱勃與我心俱快也因自號為畦樂翁里中士稱為畦樂先生其教鄉人子弟精於講說推明反覆淺譬近喻而與隱明徹諸生來學者無不悟悅間為文簡暢而典則至於應酬簡札釋

老醮祭四六之文亦極工緻其為詩尤尚格調沖澹而雅淡晚喜陶靖節曰靖節之間曠恬逸我素所慕也嘗賦西畦詩油然田園之趣翰林學士解公為書置卷中名公相為而和者甚眾皆藏于家集所為詩題曰畦樂集以潛兄弟既仕于外益忘情世務頗嗜飲家多美醞故舊至輒與飲醉而後止諸孫侍側者假之以懽顏好語一味之并呼之畢至或間暇小酌使之持爵奉觴拜起進退因諭曰吾二子遠仕藉此自娛也有過失則寄語丁寧曰是後不可復爾也未嘗至于楚撻嘗再至
京師群公多士交相欣慕及潛之承
召赴北京也兩示以書及詩二章歡然喜潛之承
恩遇不以其去之遠而有毫髮感乎其中然是時先君抱疾日益甚矣病時弟混生子得報甚喜為名曰從客來問疾曰何不賀我命取酒酌客然已昇去醫不服藥矣尋命為深衣幅巾曰以此斂我臨終問日蚤莫對以晚食時即命女奴輩出呼二僮與孫森扶持盥沐更衣而坐親舊更進問欲何言曰葬祭必以

禮他事吾二兒自能辦也言訖而逝生元至正癸未四月初一日其歿以今永樂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先君耿介自守老而益篤安乎儉約委命而自信者始終不貳其志不強顏以譽非情不拂己以[illegible]流俗屏居終身無毫髮慕外之心故常油然自得配陳氏元處士友慶先生之子潮州路教授道山先生之孫贛州路推官梅村府君之曾孫也相先君婦道母儀卓冠家族子二人長即溥為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次混溧陽縣儒學教諭孫男八

人果棃栗樂秉桯榆樅棨秉柂早殤孫女六人曾孫二人翰玒將以明年　日葬于　鄉　山

向先君歿時潛兄弟既宦于外而長孫果亦在京師歛之明日果乃至家歿之四月潛還自北京始聞訃音摧痛不能即死仰惟先君忠信之行二于家庭著于鄉黨朋遊樂其易直子弟蒙其教愛下至僮隷小人亦皆欣悅服事而未得沾一命以見于功業而番諸來世此潛所以疾首痛心叫號天地無可如何而有望于世之大賢君子之一言以責諸幽也哽

塞之餘言之無次伏惟知先君者擇焉潛泣血頓首

謹書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周是修行狀

君諱德字是修吉之泰和人也其先世有諱矩者在南唐爲僕射兼西臺御史由金陵徙泰和之爵譽里家焉僕射後八世至潭州主簿榮中自爵譽徙灘江又四世爲月溪先生即君之高大父也月溪生貴禮貴禮生邦賢邦賢方壯適元季天下大亂奔走無寧日嘗一日盜至邦賢携其家譜及僕射公夫人封誥在走玉雲童僕倉惶相失誥與譜俱失焉邦賢憂鬱成疾積歲餘而歿是時盜益熾君年方六歲髫育房

肰與母夫人彭氏居稍長俾受敎于鄉先生胡渚樵寇至則避寇去則亟往學居數年彭夫人卒君煢煢無所歸渚樵察君氣質粹雅好學穎悟能謹飭其行遂以孫女妻焉四方兵定廼創居于舉子岡爲軒一楹題曰寫經軒環植佳菓雜以松篁花卉滿匝蒼翠鬱肰君日與國子學錄蕭子所徃來相講論凡十餘年藁融暢達既奮以張落筆爲文頃刻數百言益駸駸乎作者矣洪武乙亥春有以通經薦于　朝者授霍丘訓導入　陛辭　高皇帝目之問曰汝年幾何

君頓首對曰年四十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帝喜留之翼日陞授　周府奉祠正踰年丙子三月從王出廵漠北渡黃河歷太行東北入邯鄲過趙襄子故都爲文以弔古情極豪邁又北逾涿郡過燕都出居庸關抵黑山覩蘇李之遺跡訪衛霍之故蹤一時豪氣橫放襟懷盪滌思若湧泉應敎作賦援筆立就王限以十步而遂成七言四韻　王深嘉之洪武乙卯還　朝歷衡府紀善與纂修于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見用事者誤國輒面斥之不少貸歷四年聞靖難之師駐金川門遂入應天府庠肄經寔洪武壬午六月十七日戊辰享年四十有八嗚呼痛哉生子二人長曰輪次曰轅女五人曰清嬌淑嬌已適名家子淳嬌濂嬌淋嬌皆幼在室君生平好學不少倦毋退朝之暇即伸紙濡毫爲嗚嗚聲文先理致務爲坦夷汪洋浩浩不可涯涘若三峽東百川放而注之海也若寒谷春回萬卉皆萌生意各具可玩而愛也君立志甚高不隨俗以爲同不立異以自衒揚人之善惟恐未至去己之不善惟恐未力奮肰以古人自負以志節自與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真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耻先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之事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錄平生所著述有類編論語二卷廣演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譜集義三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通言四卷家訓十篇詩文十餘卷皆藏于家歿三月其季子轅來京師收骨返葬于鄉之仙人石邊兌山震向嗚呼悲夫君之立志積學有素矣學未盡行志未盡伸而遽焉以歿豈非命也耶肰節足以勵世文足以傳後即千萬世猶存也餘何論焉余與君生同鄉知好特深故即其所自序家傳撰其平生之大槩爲狀如此以授轅俾乞銘于當時之大人先生云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南耕先生哀辭

先生姓許氏諱洪字彥章吉水人自少頴悟強記年十六七爲文辭已浩然有氣及壯姿貌軒偉襟度夷曠遭時之亂人莫有知之者及

大明兵定江西之明年先生遂出領薦書二年爲橫海衛知事改英武衛知事陞淛江行省檢校會左右司官缺員遂兼署六司之印毅譽赫然蓋淛江尤號難治而其時群雄割據之後民之渙散離析者內無

定志吏狃于故常而變詐百出先生內明而外恕應治繁劇之際舉當機會故不用其威而吏無不畏不簡于程度而民無不懷者由是淛東西人人歡悅皆以謂先生于爵位不如是止也而先生遽以母老告歸矣先生事母孝事其兄尤篤既仕而歸瀟然如未仕時日與里中故舊追遊相羊忘情世故自號爲南耕野人蓋先生庶幾乎古之知進退君子者也歸二十年始沒〻時年五十八於乎先生嘅然有志于功業者也用不盡其材而果于謝歸負高世之志而卒止于此此予之悲而哀也辭曰

世方草昧兮士無所依非誠豪傑兮孰知攸歸嗟若先生兮絕識離倫遁世逃避兮孰窺其機乘時而出兮亦孔之宜何材之高兮而仕則早瑣〻趨慕兮世爲恥羞超然決去兮何勇如之青原之左兮文水之湄藝蘭與蕙兮齎彼紫芝事母與兄兮其樂既孺家庭是則兮鄉黨是師胡豈其德兮而嗇其壽畜之日富兮而屯其施命之如此兮其將柰何死者奚憾兮生者感悲曰著予哀兮薄矢厥辭後此而千歲兮爰

考于茲

正固先生哀辭

嗚呼先生之歿其可哀也夫先生問學既明而持守甚篤正言善行自家庭而達乎州里敬信服從自子弟而及乎交遊貌豐而氣揚色怡而神暢其爲文章溫厚和平意所欲達詞亦傾竭又自少孝于其親〻之歿已久每語及輒流涕至老不衰其學與行過于人者如此也嘗以聘至

京陳十策

太祖高皇帝嘉奬之授潭王府長史辭不敢當改平陽府學訓導人之得遊家學者從受經淺多顯者於乎先生修于身行于家敎諸其徒今皆不可得矣使先生不歿至今吾黨之士其造就當何如哉是可哀也已先生之子遵博學而材爲文章宏富捷出能世其家者也先生歿三年以選爲靖江王府長史先生辭焉而遵得之積之淳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蓋天道也人欲不爲善而專事僥倖者視先生可少止矣先生嘗名其齋曰正固學者咸謂之正固先生云哀之以辭曰

彼輻輳以售兮孰翰其輝彼恬淡之戚兮孰遨以嬉羌不知夫至道兮卷舒在我惟先生之明絜兮蹈而弗違於乎龍門兮巍巍翳松篁兮女蘿峨古道兮榛莽望白雲兮孔遐

吳先生哀辭（有序）

吳先生字孟勤吉之安成人予自幼聞先生名甚熟及來史館始獲拜先生焉先生雖老色夷氣暢善道

古今事終日不倦時方纂集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簡牘浩繁事有弗得其端者或以質之先生先生手披其書口誦其語出其端緒節目者引繩而注之聽者如目睹其事蓋先生識見高朗非徒能記憶也其于英豪偉傑之士心志謀畧設施後先亦自肰符合於乎使先生用于時措之事業當何如也肰先生方慕古之廉士其自視甚高不求阿色于時由是遂與世抹摋終身負此自困不改也其爲文章簡質而溫潤操筆立成若不甚經意者既成讀之雖苦思力搆者不過是也史書成得蒙恩賚授河南開封府學教授蓋聖上意以是可優老先生孰意先生遂去此長逝不返耶方去時翰林群公合交遊之士以相餞莫不舉觴相屬誦先生復來固將動色以相候曾幾何時而盡膂奉袂之歡遂爲扼腕傷神之痛於乎悲夫賦之深而未竟其施世固有如先生者豈非命耶先生長子善存謀返葬而未果今翰林學士解公已爲銘其墓余因悲之以辭曰

崇岡兮峩峩春將暮兮水增波蘼蕪綠兮桃始花悵獨望兮天之涯君不復來兮予惘而嗟學之茂兮弘暢承先啓後兮伊誰弗諒彼連駟兮克遂獨方輪兮焉之彼挿羽兮甍甍獨戢翼兮噤不以鳴名之光兮行之塞人弗施兮於巳焉慮相古則肰兮今吳惑詐之濵兮河之阻洪濤湯湯兮不可以度羗獨滯此兮不還雲横天兮地漫漫使我悲兮憂萬端酌清酤兮盈樽陳嘉殽兮藉以蘋神來歆兮不可以同吉之水兮孔幽上有叢木兮枝相樛君不懷兮故丘秋霜兮被野曠茫茫兮宿莽君曷寍兮故宇

延平知府胡公子祺哀辭

余自弱冠聞先生長者道胡公子祺爲人未嘗不低佪慕悉庶幾得其人于百世之上其慨慷慕義如孔北海其愛民篤行如黄次公其論事切實如馬賓王其風毅氣烈弘偉壯毅足以激頽波于百世之下百世之下求其人而得之于百世之上者非公其誰哉公未仕時晦匿丘園肰識與不識皆知之也公雖儒者而勇畧過人方

高皇帝渡江遣大將軍平定江西諸郡吉郡城既下後闌他冦大將軍將盡誅城中人公上軍門從容一言而城中老幼數萬口賴以不死至今人稱大將軍之恩與公之德不泯也公領薦之初一時

朝庭故舊運籌而獻策者跡相踵也公與十八人者見

上上爲之喜動傾竭心志諧合精神感孚至與天象默符亦何其盛也夫人臣之事惟直言爲難而公易之速歷外郡治有異績若毁淫祠仆宋元祐黨人碑之類皆卓肰快甚煦嘔愛育出乎至誠故其遺民故老道其事者尤爲之流涕不已此與古之循吏何異況使公當非常之任安坐而抉群策其所建立又何如也屬其時天下無事專務休養生息故其績止于此耳余往來從學于鄉先生御史王君子啓御史君與公同領薦同爲御史其出爲郡也亦同時故甚知公事云公長身玉立秀眉而方顴平居言論怡肰長者也又云公生之夕有大星光芒墜其舍其殁時亦肰公與御史君尤相親厚御史君亦身長九尺面如

赭王音吐洪暢人望之若神明肰於乎覩御史君與公二人知十八人者皆若是真一世人豪也哉御史君剛勁疾惡持法不少貸叠與公若少異者至其事君誠意懇篤則二人者皆同今皆不可見矣公二子方大光大光大今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獨御史君無子惜也公吉郡吉水人自監察御史累官終延平知府其行事之詳光大既爲文以表諸墓翰林學士解君縉又銘諸壙公死無憾矣今之人少有如公者故爲辭以哀之叠亦紀先賢發潛德之一也

有城頠頠兮民方顛危匪公惠民兮孰其綏之朝陽既升兮鳳鳥褵褷嚶〻喈〻兮和鳴孔時彼芑而壁兮孰爲之菑嗟忠言梗諒兮惟公在庭公之在郡兮枯槐向榮有鵲來巢兮提提飛鳴公之氣兮孔揚既明智兮又勇剛方振輝兮遽閟藏余心憂兮寍不恫傷遺神化兮能光不減惠蒸既焚兮其馨彌烈公則既徃兮公有遺澤曷其來歸兮慰我民惻鐔津湯湯兮九峯巍巍公不歸來兮余將柰何徃者莫繼兮來者其誰膺乎百世兮永以爲期

教授蕭引之哀辭

引之吉之吉水人自少知力學于世利澹肰喜爲文辭而其性質實凡一時與之交者率多謹厚之士或負英偉俊茂之譽者其見引之必斂容焉引之洪武間領鄉薦試春秋第一下第除金華武義縣學教諭丁母憂服闋改蘇州崑山縣學教諭兩學諸生素息于學而習尚華詐聞引之名甚畏憚之久而皆安其教既去皆戀〻不忘至今兩縣稱善教者必曰引之引之考滿得陞爲教授待闕于北京未數月以疾而沒闕者甚惜之嗟夫以引之鑒〻切寔其才豈止于一教官也哉其交遊之顯者其力固不足以引之重耶乃獨守一官幾十五年始循例得陞一資又不及之官以歿其窮如此豈非其命也耶肰引之存時于交游皆落落若不相念及既歿矣則皆悲惜嘆悼之有不能已者則引之之耿介獨立亦何可泯耶予素愛慕其爲人因哀之以辭曰

欝乎其沉黙兮彪乎其文之著也退乎若無容兮緯乎其守之嵡也豈于時而背趨兮抑用弗諧于古度

耶豈違衆而獨立兮抑任情于行素耶俛文水兮湯湯望崑山兮峩峩松幄寒乎林幽鶴翩翩兮澗阿念爾之歸兮道路孔遐波浪出沒兮傷如之何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林處士墓表

處士諱德字汝敬姓林氏七世祖安宅仕宋累官樞密院同知建第于候官居之遂爲候官人處士父諱森遭元之亂因去候官居邑縣自失其先業又窘於亂故家甚貧處士㓜已嗜學然以貧不能卒業終身以爲恨處士爲人性恬逸安於其命不苟營利於世不阿意於人其趣善避惡之心拳拳然如嗜膏粱而畏蛇蠍勤於耕耒以自植其家家漸以富先是其祖母及其父與母之歿皆無以爲葬至是皆塋焉從兄亨甫二親歿亦無以爲葬見處士已葬其親曰悲痛不已處士爲營一丘以葬之曰水木本源一也何有親疎之間人皆稱其義處士既自恨其曠學教其子尤篤嘗欲建靈山堂爲義學以教鄉人子弟而未果臨歿尤切切囑其諸子使日誦孝經論語於靈座側曰將使我䰟靈聞之于冥冥中也聞者皆哀其志以洪武癸丑十二月二十一日歿于家享年四十有三葬于石泉山之原娶劉氏子四人興紹純紳皆能奮

力于學以承其父之志與今爲國子學録孫九人曰節曰昻曰邛曰文穆文秩文秸文秫文稑文稷節舉鄉貢試禮部中副榜今爲新喻縣學教諭文秩文秸同時舉進士今並爲翰林庶吉士處士之墓也前翰林修撰王公中美爲銘其壟矣既而文秩文秸復以求予言以表諸其墓夫人之積善如糞五穀糞多而五穀必茂如培佳木培之深而枝葉必榮此理之所必至也林氏以文學顯于時者其盛如此蓋自處士植而培之之深也後其培養其樹以糞之者而望其

榮且茂焉世未之有也吾故于處士著其志以表諸其墓其世次之詳見諸其銘者茲不贅

宋伯循墓表

先生諱禮字學閒別字伯循姓宋氏其上世本江陰人後徙臨江之新喻至邦傑又徙廬陵之楓下邦傑四世曰敬仲始徙于泰和今所居是也敬仲子應徵宋大理司正生子叔平叔平生仁遠仁遠之子曰日新則先生父也先生自幼聰敏母曾氏教以孝經小學數過輒能成誦既垂衰其二親又奔竄于元季之亂者凡十五六年逮

國朝兵定先生乃復留意于學受詩經于安成劉雲章先生年既邁矣而志愈篤既而有得于講論之際則又思所以檢其身者甚力言信而行果貌恭而氣肅非其交未嘗一與之接方是時有

詔下郡縣立學尋又命立社學以遍教凡民子弟於是縣令丞以先生爲社學師同時爲之師者十餘人皆鄉之耆老宿儒衣冠于于然布列里衖見者敬憚而子弟皆有以培其初志成其幼學消化其慢厲之

習者蓋藹如也先生言動必依於禮又恭友愛其弟始其弟文濟相與避亂入山谷失足墜崖下碎首流血幾絕先生趍救之裂裳褁負以逃其弟賴免于難而全其生娶曾氏無子以文濟之子琮爲子先生愛其子之深而教之甚篤琮後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給事中而尤教戒不輟至爲詩以致其防遏之意者累十餘篇事聞

朝廷命以其子之俸給其家以便養閭里皆榮之時先生年八十矣又五年先生卒後一月其配曾氏亦

卒同合葬于某山爲永樂十四年某月日也先生所爲詩多至千餘篇往往有似元白者因自號曰歪吟翁名其居曰東齋集曰歪吟稾總爲幾卷其葬也今右春坊右諭德楊公士奇爲銘其壙矣琮又以求予文表諸其墓嘗觀成周之時五比之閭必立之師上老居右塾庶老居左塾遂序所敎者黨學之所升而黨庠之所敎者閭學之所升也凡民之秀升而敎于大司樂者必自閭塾始而又必有上老庶老者以爲之敎此其所以盛也我
朝廷學之制蓋同符於成周者也然以有司不敏而罷其後見吾鄉邦之中舊嘗爲之師者猶偉然衣冠之盛足以想見其時今皆零落無一人存者矣其又可感也哉吾恐夫鄉之小子不知有此也因先生之歿特爲論著其事以表諸其基後之觀者尚知所考爲

錢處士墓表

處士諱渙字好文姓錢氏本吳越國王鏐之後自徙吉水至處士幾世矣處士氣貌端重恭謹瞿〻然其

言必信行必本乎義守之于身達之于家推之于鄉黨者其意皆誠切而周詳蓋未嘗欺乎巳亦未嘗拂乎人也處士勤于學問自幼至于老不怠其始授之經而與之講學者皆當時明師若其蒐獵深隱攷索異同而自得之者由勤而不怠者致之也爲文詞浩乎莫之可禦論古今人事是非之際皆自其胸中所見聽者爲之傾駭此無他由其學之不巳故其所造之益深如此也年逾五十事母劉氏猶執禮敬謹如在童子時事其兄友愛尤篤士有困阨無依者館之雖久不厭族人之女有流落者力歸而養之歲飢則設粥以濟飢者其平生所爲多類此又其施惠于人終身不以言故聞其喪有走數十里哭拜其墓而去者於乎其可謂篤厚君子者矣嘗遨遊溪山俯仰有自得之意因自號曰澄心老人年六十而卒葬于鄉之某山子三人曰森曰楚曰述三子者人各授一經既而述以書經登進士第授浙江按察僉事未之任以憂去服闋來京師因以其從兄翰林檢討晉禮所爲狀求予爲文表其墓予嘗一過處士之山中與之

周覽林壑者數日而後去去三年而處士歿矣予爲之悲　讀其行事髣髴其儀刑于山水之間予之情有不能已也遂爲之書於乎過其墓而誦予之文者尚知處士之行與此鄉之山水相爲久遠而無窮也哉若其世次之詳則今文淵閣大學士胡公已銘其竁矣予可畧也

麗弱翁墓表

弱翁姓麗氏其先袁分宜人幾世祖某始徙吉之吉水曰希愷元南康路左蠡廵檢生公于南康自少知

力學既長慨然以才畧自負試其藝有司不中即徙步入閩中以策干閩帥閩帥一見大異之曰此奇士不可失也薦之朝授永豐縣尹尋棄去而天下亦亂矣公既無所爲于時益肆其力于學與遊者情好如金玉然必有學之士而後納交焉其所嘗授業者永豐黃玉相先生也公于師弟子之道尤篤先生嘗寓館其家既而病公扶持視醫藥甚勤既卒歛殯之擇善地以葬無不曲盡人以爲難而公自視則歉然於乎俗之偷久矣爲師者不擇賢弟子弟子亦不知事師朝出舍館暮相視如路人者皆是况先生之際乎哉其師也猶然况故舊交遊之際乎哉公之善不止此而此亦不足爲公稱道也獨念俗之漸於薄者今益衆而欲求如公其人抑又少矣故吾于公擇其淺淺者著之庶幾欲知公者因其小足以推見其大而世有高志慕義之士得公所爲而感激警惕其衷以篤其厚增其高亦庶乎裨世厲俗之一端也然則吾之所以反覆拳拳于此者亦豈無意爲哉公之歿幾三十七而崎嶇于亂離之日大半焉故公之意甚篤材

甚高而時不克施可惜也公善小楷爲詩文有貽笑集藏于家塋新淦玉笥鄉上富之飛鳳子二人某二孫一人振舒振舒端謹而賢以薦者選入翰林院而擢授中書舍人與予交因求予文以表公墓予不得而辭也故爲之言其生卒之時世系之詳與其始終行已之可書者具見於銘文矣是可畧也

知撫州府滄公墓表

撫有賢守曰滄公止菴其行事著於時而遺愛存于人心其去撫而歿十年矣而撫之故老與賢士大夫

道其爲政思其簡易之化猶有爲之出淨者非賢而能如此哉公之子賜以春秋儒生取進士進歷顯要五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國遂拜江西右泰政爲治之暇因得以訪公遺愛在撫之人者而公之歿久矣爲之悲痛不已乃求予文將以表其墓公閩之浦城人幼而聰明有志于學甫十歲遭值亂離失其父出入兵間求得之盜方禁之于樹引弓注矢擬之冀得重貲公遥見奔走以身翼蔽而懇訴切告盜憐而釋之未幾

父歿公獨與其母逃避深谷中數歲盜息乃還公事母尤謹家故多貲而深好施予以故貲稍減於舊撫於江西爲劇郡地方千里戶十餘萬賦二倍戶之數治視他郡尤難而公不爲赫赫之名坦夷恭厚知足以摘姦發隱而優容包覆不盡用其明由是民皆感化獄無滯囚戶無逋賦禮讓興於閭閻而秀民游于學校矣部耆老李文保等詣闕上其事會都御史袁公泰行郡還亦以其名上聞特進階中憲大夫蓋將有以用公矣又明年㪅以他事詿誤民欲往乞留公力止之遂謫雲中久之方以薦者徵起就道遘疾而卒聞者莫不悲之享年若干前禮部尚書鄭公賜素厚公適偕在謫被徵乃以其喪歸葬于其鄉之某原公五子其一子郎參政君也於乎世之爲治者往往矜小智以自逞謂足以取快一時而不知雄奸深惡已窺其機玩而弄之如隨手轉圜不惟已之喧訐而民之患害可勝言哉夫如是孰若公不盡用其明之爲愈也蓋不徒待以長者之度彼固不能窺見吾機也不能窺吾機而能肆

其聽者未之有也其爲效豈淺哉古所謂外寬內明者正在是吾故摘公之行事者于墓以告夫來者

句容教諭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璉字商用姓胡氏世爲鄱陽鉅族當元之季士風日漸委靡先生獨抱負耿介講學明道不曲合取容視利祿屑屑無足動其意者洪武某　年以文學徵授句容教諭既以老告歸遂杜門不出惟以事親爲務虬髯長身遇事不言言必中肯綮大布之衣脫粟之飯終身晏如也先是先生之尊父諱族殁于

括蒼時四方兵爭殺人白晝者跡相踵先生走千里出萬死竟負骨以歸人益服其孝而敬其行歲辛丑偽帥歐祥遣其右丞劉敬襲筠陽據之甲辰王師大破偽漢陳友諒兵遣別將討江西所至望風款附督府分兵吉贛揚言城不下者誅不赦敬聞大懼謀盡掠子女金帛焚筠陽而退保新昌公知事亟乃往見敬麾下偽院判雷均正員外袁友德說以利害禍福遂與俱往說敬悚息從之且遣公奉書至臨江以事白大將軍大將軍甚喜即賜衣一襲先生歸筠陽而敬出降大將軍欲官之先生力辭焉當是時城中以戶計者十萬口五倍戶之數皆驩然相慶若更生然人至今偉其績而感其德此其大者其小者不論也於是先生之歿翰林修撰王君中表既書其事以銘其窆矣修撰梁潛復撮其槩為表其墓曰嗚呼世稱魯仲連功成而不居千載一人也使先生而處其時遇其事其功烈豈在其下哉惜乎其所抱負者未之用用之未盡其長也昔人有謂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先生何以異於是哉書以表其墓且以告夫來者

蘭谷居士蕭志立墓表

君諱聖觀字志立人號之曰立齋而蘭谷者君嘗自號也君為人負氣勇於有為臨大義慨然有凋度雖遇事甚急未嘗有窘容即喪千金一不以介意然龂龂不肯阿意時人數以此致睚眦歛怨而君不變久之人亦信其中之非有他也翕然相與是之元末大亂君以騎射自雄州守達侯正道賢守也檄君守北門時吉郡城已陷于寇矣城守者退走泰和至北門無驗君橫戟拒不納傳言達侯久之乃得入守者俛首大愧而一時皆譽君為能嘗讀史至漢中興諸將嘆曰今豈無此人哉特不能用耳達侯以君老命其子更嗇代之尋而代達侯者至矣曰沉酗不事二君知時不然嘆息不已俄而達侯卒君亦歿遠近為之悲痛寔至正丁酉三月也沒三年東南大亂郡邑皆陷于寇人皆咤君有先見焉蕭氏自五季徙泰和禾溪分于南溪歷四百年十又二世曰祥甫者之祖曰德濟君之尊父也君娶康氏子三人自新自成自明

今皆歿矣孫男五人鵬舉鵬南鵬起鵬翔鵬漢鵬南先已歿鵬舉仕爲山東都轉鹽運副使卒于官曾孫男十三人玄孫十人君始塟居近兩熊之東自成嘗自銘其墓矣永樂壬辰某月庚申諸孫舉君合塟于君世父德軒之墓而丐予言於乎以君之雄才當草昧之際使得遇豪傑而用之其所至不知爲何如而竟止於斯豈非命哉肰而世殊代易之際人事衰替多矣獨君之後益繁以顯則信乎君之不偶於人而得於天者又過于人遠也自君歿五十又六年而其所以不歿者如此則雖不偶于人何傷哉書以表其墓

王氏二良墓表

義烏王氏兄弟二人長叔盛次叔雍皆有美行而不得其壽以卒卒又皆在京師既返塟其弟稱以予嘗與其父博士君善也以其所自爲狀及銘走書京師求表其墓且曰二兄有老母髮種種肰有子皆幼弱今其墓纍纍並塟一原上過者莫不流涕爲王氏悲哀此二人幸先生辱貺一言非直以著不朽庶幾老母弱子望之以慰其哀也予悲二子有可哀者按其狀叔盛諱某自少讀書領悟絕人既長機敏好謀畫慨然有遠志肰與人交恭謹退下恂恂肰人遇之非禮弗較也應門禦侮公私百端酬接詳審鮮有敗事故起家至多貲甲于鄉閭卒年三十八叔雍諱某氣和色夷通敏秀朗讀書日數千百言經史百家無不究覽擇友而交遇勝己者必思與之齊乃已常一至成均就其從叔博士君學見者莫不敬愛卒年三十一二人之志雖少異而敬身接物皆同至于事母盡其孝處兄弟盡其愛又二人天性肰也於乎二人同出于王氏同不得壽以卒卒之時又同荅永樂三年夏春間相先後十日耳夫古今才不多見況並出一門世所謂機雲二惠者二子予此豈異乎哉昔人有所謂三良者予于二子亦謂之二良乎是可爲王氏痛也王氏自五代時有節度使諱彥超者由會稽徙金華之義烏遂爲義烏望族元石硤書院山長諱炎澤者其高祖也曾祖良常山儒學教諭祖裕考綸皆隱德弗耀 國朝官至翰林待制兼修元史總裁諱

禕者則其從祖也大上以承其先者二子之志爲無忝矣則于壽夭又何足較哉書以碣之以徵夫來者

處士羅與敬墓表（代家舅仲述作）

處士諱敬字與敬羅氏其先系出豫章高祖宗大由豫章徙泰和遂爲泰和之望族宗大生有先有先生文昌文昌生順可賓處士父也順可始無子之豫章求族人子育之字之曰與善後翅生處士穎悟特異于常兒順可喜不自勝年十三順可卽世處士巳嶄然露頭角落筆爲詞章輒俊發有英氣友事與善無

間言養其母若父存曁冠出遊荊襄漢沔間慨然有高蹈之志遂東遊秣陵維陽抵姑蘇歷錢塘酹岳武穆墓旣又欲北上黃金臺縱觀燕都之壯麗會壬辰兵亂弗果行自是居錢塘者久之或時往來豫章與諸名士琴樽吟咏無虚日時江西行省貟外郎木八剌沙提兵出臨江辟掌機宜文字踰年授雩都典史不果就無何而元祚日非四海鼎沸諸名士多散去處士亦斂迹田園不復出矣御史蕭方崖大書東園學畊以扁其別業此其時也逮

大明止戈頹然就衰老自號曰畊雲老人或時復之豫章痛名士之淪沒慨臺榭之丘墟爲樂府以吊古情極悲欷未幾沒于豫章之旅舍時洪武辛未四月也享年若干嗚呼惜哉先配朱氏生子二人長曰崇其儀表視處士雅相似由俊秀舉歷仕三十載五任皆底僚當途者未有以顯之也次曰瑜先卒今年夏予姊夫某爲狀其行來徵予文以表其墓且曰處士欲効傅奕杜牧預爲誌文先以屬前進士蕭子尚矣子宜銘嗚呼予自髫首已識處士矣方其年少時性

剛介負俠氣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材足以有爲而未及一展惜也迨其暮年優游丘壑間嘗戴一鐵冠手執麈尾方顴而眉秀疎髯紛張如畫與予姑夫劉尚書從叔祖海乘翁邑庠廖文學相過輒傾倒酣邪仰視雲漢嗚嗚然歌音詠酒一傍若無一人或坐上相謔語相伎不可擘處士瞪兩目視左右默然徐復發一語衆皆絕倒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豈不信然歐陽公曰與其食人之祿忍耻而包羞曷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其處士之謂歟是可以表矣詩曰

超乎其遊　泊乎其休　其詰孔周
其辯滲滲　若提而鈞　匪彫而鏤
若史而幽　亦隨而訓　欲得其流
則寡其儔　匪云其儔　曷追其轍
曷追其轍　我銘其立　萬古千秋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呂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熚字文著姓呂氏其先世爲歷城人自忠穆公頤浩之劾秦檜也檜銜之刻骨公旣卒以葬一子撫官秘閣又竄梧州以死檜死撫子昭亮始得返葬于諸曁因家于紹興之東嶴處士蓋忠穆公幾世孫也循循篤實接物以恕而處己甚嚴其壯又至孝事其親其親之心樂也輒忻然以喜其不樂雖外爲色喜中情常悒悒然其祖母喪兵亂不得葬以殯于諸

暨其尊父一念及輒悲處士亦輒爲之悲亂甫定徒步往營其吉而後返是時年方十五耳始諸暨爲學庵二百楹有墓田二千畝元季蕪廢而視田出賦益繁擧族病之莫之能往也以屬處士處士慨然曰先世所在棄而不顧豈爲人後嗣者之道哉遂去紹興而構廬其田近盤迴周視先塋訪故舊經營以竭其力久之盡得其業計其人足以給公賦而有餘也輒推以賙其族之貧者而不以自私其重本愛親之篤力有可爲不避所難類如此其配義門陳氏有婦道

康士與之康相敬恭如賓其子升僉憲江西改山西廉潔無私風采凛凛康士猶數致其戒不懈其心之仁其守義之篤勤勤肰至老不懈嗚呼自宋歷元至今數百年江左世胄之家能不墜禮法者人知称吕氏肰居而有篤行仕而秉清操如康士父子者亦少見矣康士之殁升狀其行以乞銘其葬予與升同修書秘閣知其賢又聞康士之行而高之故按其狀而爲之銘其在宋以蔭補秘書校勘曰學矩者其曾祖也曰菊逸者其祖曰某者其父也子二人長珪先卒

次即升女二人皆適士人其生至正甲戌六月四日其殁今永樂壬辰二月十有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九葬某山之原銘曰於乎康士承乎其家以弗墜厥緒行之以躬尚表率乎來世於乎康士其身之殁其名不已

東園劉先生墓銘

先生諱楚字子彦姓劉氏吉之泰和人也劉氏所居曰珠林其曰東園者先生所築别業也東園非有山川之壯而先生名重一時故東園亦由此以著而凡學者稱東園先生識與不識皆知其爲先生無疑先生貌癯而神清氣和而行峻雖閒居窮困而于天下事成功之機常恐失思所以爲之如在乎其位者于古之治亂賢不肖用舍之際嘗反覆慨歎如身歷其時其所學益富故所負者益高　國朝初爲會昌教官屬有　詔徵制禮作樂通古今之士贛州守即以先生應　詔至則條六事以進執事者惡其言不當竟罷歸僉事李欽冰聞其名聘以爲臨江教授踰年以疾還遂於東園之東築林塘書院以待來學之士

而其仲兄尚書公亦以老賜歸幅巾藜杖逍遥松竹之間引觴而酌觴盡而止雅詠消倡望之如在塵埃之表會尚書公以司業徵而求賢　詔下縣復以先生應　詔至京師　上御奉天門命至者皆自擇一官先生即自擇縣令上許之還需次于家明年入見復頓首曰臣老矣寔不勝爲縣願更爲教官

上又許之俾爲豐城縣學教諭開導諄切諸生競勸爲學既又攝治其縣事數月縣之政以肅於是人皆信先生之果可用而不及用者可惜也先生學勤而

慱六經諸子百家之説靡不畢究來學者嘗不一人人各持一經有問者應之如響其爲文不待搆思意之所適頃刻千餘言而宏深豪慱深思者亦不及也丁卯舉考士於江浙方以病終日困卧衆稍易視先生及出題令亟書至先生曰無煩也徐起捉筆寫五經數十題無一字脫誤時節某爲叅議主其事意先生偶熟此請以其意爲十策問先生又伸紙疾書鈎深索遠馳騁貫串凡數千言衆相視愕然大敬服其在豐城有鄂道士者善詩名先生過之道士指壁間所畫松求題先生立書五十六字語尤勁險道士驚拜不復敢言詩蓋其得之于學者深故其言亦無適而不宜也先生尤孝友篤行與故舊傾倒若見肺肝而平居終日栗然其先世徙自金陵至今十七世而以科第顯者三十有七人矣其諱某宋國子待補先生曾祖也祖某父某皆慱學某爲州學訓導先生兄弟三人皆有學行而尚書公貴顯一時先生平生所爲文有林下藁乘餘集北平西齋倡和録清江集劍江集總若干卷以洪武丙寅冬、殁于豐城享年若干

先生娶鍾氏盟鷗先生之子繼室歐陽某之子子二人曰解觚女二人某某其婿也殁之明年歸葬其里之楓林尋陂沙溪之不塘觚又將欲卜其兆狀其行以予銘少時嘗以通家子弟獲侍教于先生不敢以蕪陋辭爲銘曰惟古慱學匪外暴上探至理巳乃足有弗克知愧以恧於惟先生學之篤窮古萬化無遁燭攷訂群言射中鵠的然光輝玉在璞身之紬兮志則縮神暢氣舒匪有局繼今其誰踵前躅沙溪不塘更屡卜過者式之慎無瀆

故山東運鹽司副使蕭公墓誌銘

公諱翀字鵬舉姓蕭氏其先本長沙人五代之際由長沙徙泰和禾溪自禾溪徙今曰南溪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公早喪父鞠於季父自成自成嘗以事被逮公涕泣乞代之自成亦涕泣必自就逮其情皆誠切聞者爲嘆息公與其弟鵬起從弟鵬南鵬翔鵬漢五人者翕然情好深厚庭有紫荊五株連本之異當時賢者前吏部尚書劉公崧四明烏斯道皆爲論著其孝友之行以傳之于世公從學于尚書公尚書

公愛之尤厚洪武辛酉冬以賢良徵至命賦指佞草詩成以稱上旨擢蘇州府同知居官凡七月坐泰府私買民物不舉謫役河南者十八年而後起爲山東運鹽司副使又十二年而卒公平生廉絜在蘇州人不敢干以私謫河南貧甚從者伐地得黃金匿之而求去或告公使晉之公聽其去若不知其得金者在山東一縕袍謫役時所至其貧無異河南公是時已老矣而持已益廉如此於乎世之營營於利者非必有飢寒窮

困之迫也而不知自止使誠有飢寒窮困之迫將何所不至耶飢寒窮困之不足動其中夫然後患難變故之不可奪其節然此非安於命而樂之者不能公其庶幾耶公接人有藹然和易之氣而其中極耿介施於政人有所不及行於家者可法於後之人所賦詩若干卷藏之是以見其志之所在卒年七十二永樂庚寅七月十六日也其生元至元己卯七月二日娶郭氏劉氏先卒繼郭氏有賢行子二人金鐵皆好學端重鐵今以明經中鄉舉女三人皆適人孫男四人葬于　山　向歿之八年金求予文誌其墓爲書其大槩而銘之曰彼楛然而中空恒矯氣以飾容求爲足以求聘淬鉛刀而綵鐔而豈知夫君子之守出乎禮義之充不可奪之于外者惟其有之于中百鍊之烈所以發干將之利秋霜之勁所以堅徂徠之松於乎其假之以寓形者殆有時而盡其固守而不改者吾將著之於無窮

林廉士墓誌銘

君諱直實字玉成姓林氏其先自晉黃門侍郎祿歷

九刺史而林氏之在閩者蓋盛君邵州刺史蘊之後也世有顯者然自君曾祖直翁祖一龜父崇數世皆不仕君生六月而孤母趙氏誓不改適携之依其外祖德賢君幼頴敏而性至孝甫六歲見外氏家歲時拜謁其先祠問母曰趙氏有先祠何林氏無也母曰有之以汝幼無能奉祠祀者君聞之即求歸拜其祠既拜而流涕見者爲惻然人十歲日在白其母圖歸以奉林氏之先母憫之與歸故居居已毀買數椽以居尋奪於勢家久而後乃築室於城東先祠之外僅

免於風雨而已家貧甚肰人盛稱之所以奉其親者雖儉不足而愛常有餘造次必依于理或時自外至見其母之色有不悅者即衣冠侍立不去俟其母說容而後退其妻翁氏有弗順于母告之不改立黜遣之改娶宋氏宋大姓君恐其復肰切切私訓導之卒以孝稱母歿斂葬廩梆一縁於禮祭必感與人言必悲哀盡君之孝本乎其性非有勉強自幼至于壯且老其心一也於乎人之於親或豐於養而志不適或深於愛而禮不周至有牽於私情而遂乖乎大義則又無足道者明於禮之所在而曲盡夫人事之當肰如林君者世豈易得耶君有材能斷辯是非曲直使人悅服肰安於澹泊不事紛華彈琴哦詩以自樂於山水之間其意油肰也生某年某日卒某月某日娶宋氏先歿復娶鄭氏子三人熊蒸勳女二人長適太學生鄭源次適趙稔熊舉進士今為監察御史有能名聞計婦狩以某年一月　日葬君于邑之某山某向因以其友翰林檢討黃行中之狀來乞銘君之行可書者多也予特擇其大者著之以銘其藏焉銘曰

有幽其藏其窆孔協有耀弗渝以斁其數於惟人紀
百行攸始孰其臑之以訓于家於乎君子

琴逸居士錢公墓誌銘

公諱滸字好善姓錢氏系出錢塘某王之後遷吉水者凡幾世今所居之里猶自謂錢塘者識其所自出也公自幼資性穎敏日記數百言稍通曉其大意父樸濱先生遣入鄉校從前進士蕭飛鳳鄉先生王濟學為科舉之文既而選入郡庠同邑劉六奇先生為郡庠師尤稱道之未幾以疾告歸凡之棄其所為科舉之文專其力於詩吟哦諷誦之聲自夜而達旦交游之士相與倡和者至忘寢食由是無復進取意或連數歲不一至城府覽山川之勝遨遊于煙霞竹樹之間與其兄澄心先生皆蒼顏白髮映照泉石其樂陶肰也築一軒額之曰琴逸曰吾之寄意於琴者非必操絃按徽以求夫宮商律呂之協也肰而放意釋慮之際雖古之琴師無以過乎者焉因號曰琴逸居士所為詩曰琴逸集平生持己恭謹孝友之誠本乎其性訓率子弟動由禮法至於簡放以自適坦易以

同物則又爲欣和氣之發而人無不愛之也以永樂甲午閏九月殁于家享年若干娶同里曠氏早卒繼室劉氏子三人愼徽愼儀愼言女一人蕭應譚其婿也孫男八人將以　年　月　日葬于廬陵之淳化鄉某山之原愼儀來京師乞銘于予予嘗過公所居之山中酌酒賦詩且爲文記其所謂琴逸之軒留連不去者數日旣去踰年而澄心殁予爲文表其墓又一年公殁尚忍銘公墓耶嗚呼痛哉愼儀必以請不得辭因爲之銘曰於乎琴逸其逸匪琴浩浩乎其放寥寥乎其音挹太古之純和寫遐邈之冲襟叅所以樂其志者人莫得而窺其心也錢塘之嶺其山峩峩超百世而永固後千載而不磨

處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昌字原昌姓尹氏世爲泰和人所居之地曰井溪山水遐曠習俗淳質士之居其中者多篤志于學無外慕從業之失君盖其一也君性敏而學宂勤其鄉故多學者故君之受業從遊皆不出其鄉鄉之士取進士或教授四方之學者歲輩接迹不絕君獨窮治一經不出其戶閾其鄉之仕者勸之仕君不可曰學未成而仕猶未能行而欲走鮮不仆也宂後其友王敬先爲宜黃縣學訓導以書招之終不應其約巳勵志如此事親孝其母晚得疾君日夕伺候維謹遂因以知醫其自處信愼和易未嘗有失意于人人有爭君爲言之輒止種竹井溪之上環其居皆竹因號曰竹溪處士以永樂丁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家其生吳元年丁未十月二十日也葬于里之某山某向曾祖德中祖仁壽元季補吉安路學訓導父升遠君娶周氏生子四人長崇高次某女三人君殁後十年崇高舉進士留南京戶部謀改葬君于先塋之側因以翰林修撰陳德遵之狀乞爲銘曰先君之篤志于學不幸不聞于世唯先生之言信于遠願賜之銘以掩諸幽庶其不殁也於乎予不及識君肰所凡知君者予皆識也爲之銘曰彼愕其中以華其躬惟勤而殖乃屯而塞井溪之傍其流泱泱孰迸其光我銘永彰

故竹亭先生吳孔昭墓誌銘

君子德修于身而道行于家者莫先于孝悌所謂仁民而愛物者其道廣大宏博其施澤不可限量而推其所由始曰孝悌而已古之賢者修之於身而民被其教物蒙其澤其流譽也無窮而或者不幸終身由之而其效泯焉無聞則有可哀者矣先生諱嗣麟字孔昭姓吳氏其先本番易人後乃徙進賢祖存拙元新建路儒學教諭父本立先生早喪父尋又喪其母事其祖甚謹元季之亂其祖陷于賊縶而掠之以問其所藏先生度不免奮身入賊中哀訴乞以身代詞

累累不已賊揮刃刺之流血被體先生不顧其辭益苦賊憐而釋之聞者莫不嘆息季父本識與異籍既歿一子孔性里人有誣以漢中衛軍者逮送有司先生曰是烏能自辨哉竟詣公府力辨之事得白而釋後孔性家疾疫甚熾遠近畏之與絕迹先生獨朝夕往視益勤卒亦無所染也待其同母弟孔哲友愛尤深孔哲卒撫其子無異已子教其子孫率二以孝悌爲務嘗大書以名其堂曰順德於乎先生之于孝悌行于家者如此其備也而不及顯著于時此于所謂可哀者也歟孔子曰是亦爲政則先生之行雖不及著何傷哉先生歿于永樂丁酉十一月　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九娶陳氏子五人彥中晟中和中泰中誠中泰中先卒女一人適同里李伯希孫男十有一人孫女九人和中子乙未考試時進士也方之官桂林道聞訃還將以明年　月　日葬于里之　山問以刑部主事劉全節之狀來乞銘先生之善行甚多予特書其大者使觀者得其大則小者不待言可知也銘曰雖古君子篤躬者行其修在己其行曰命

于己弗欽命聽于天苟弗之行已何預焉允矣吳公孝友是崇其施弗遐於己則充有崗其宮其高隆隆銘以昭之垂于無窮

曾康士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敬勝字子尚其先永豐者姓高大父懐宋承務郎通判饒州軍州事曾大父松龍宋咸淳進士累官兵部侍郎大父降居繼登咸淳進士授將仕郎吉州教授父汝靖爲文有名當時君幼喪其母而事繼母趙氏甚孝友愛諸弟人稱之者無間言承其

文之教篤意不怠其性又敏悟通曉卒能自奮于學讀書晝夜不癈既長爲文詞不事華靡而論議考索必出入乎六經之奧連試于有司不利遂棄去一肆力於古文辭諸子百家之說靡不畢究而自元之亂君已絕意進取及國朝兵定君老矣益沉約以自晦有司屢以明經薦君屢以疾辭焉維鄉之學者從之遊君不拒也平時迹不至城邑然邑大夫鄉飲之禮必得君爲之正賓否則通邑之士皆不樂焉及君在賓位衆仰之栗然不敢慢凡三爲正賓年八十六而

後歿嘗喜漁釣以自適其意晩因號尚漁翁所著有尚漁集若干卷君平生恭謹老而康裕神志怡然言信而行從其氣和其容舒見者莫不起敬及其歿也聞者皆嘆息悲悼以爲老成人今不多見也君之娶同邑上羅陳氏子二人盡美求俊孫男六人曾孫五人其生元皇慶癸丑二月十六日其歿大明洪武丁丑十二月二十有一日也歿之又二年附葬于先塋之次君之族孫子啓侍講翰林予爲同官嘗道君之恭己篤學之故予恨不一識君而某爲光澤縣令嘗考績京師屬子啓狀次君之行又三年來朝于京師又因子啓以求予銘於乎使君方壯時遭世承平得以其所學施之于政其及民之澤必宏偉盛大有足者于無窮者而卒困于衰亂及遭逢盛治又不及以行沒養可惜也然吾聞古之士老于家上之人不敢煩以政不勞以禮節欲有問焉則就之而當時士大夫亦皆高自尊崇不褻下其道至于鄉射燕飲旅酬之際皆能誦說先王之法以盡夫乞言合語之禮故其歿也祭於社謂之鄉先生後世不惟不明夫

養老之禮爲之士者老于家亦不知尊崇其道藝其於古先王之法何所稽說大夫小子何所視效俗之偷教之廢蓋有由然矣有如曾君豈古所謂鄉先生者非耶其於乞言合語之禮庶乎可以詔後生也其沒也可不悲哉銘曰惟古老者道德之隆乞言合語詔于譽宗大夫小子孰不敬恭[illegible]世之季莫知敬老小大衆二孰輔孰教割牲省醴莫敦古道於惟曾君隆隆之師明之于躬以躬任之沒而社之孰曰不宜銘于大史尚昭不已

李通判墓誌銘

君諱銓字彥庸姓李氏系出唐西平忠武王之裔有諱某者官于袁其後自袁徙吉水之谷坪族益盛君曾祖公範祖務任父謙翁累世皆不仕而謙翁尤留於貲配周氏生君幼端重如成人性極穎敏稍長與其兄鎮俱有才名鎮舉進士于時或又勸君進取君慨然曰親老矣舍朝夕之養而圖榮寵于身如二親何遂專意以事親爲務然由是其名益著人之有薦之於朝者名王俾歷事於工部有能名丁母憂服闋

來京師今工部尚書宋公聞其至即以其名上聞俾攝主事事往福建所至介然不苟爪毫髮時參政房公安以爲未嘗見也疑而未之信遣二人躡其後察之歷數郡其自持如始至之日至漳浦縣縣令惧有通貴密以金餽君君大罵却之發其罪狀而去　人歸以白房公房公大爲嘆異由是表還聞而名已聞于京師矣以父憂去官服除改授汀州府通判既至以獄囚淹繫者衆按其無罪者悉出之旬日獄爲之空藩省素聞其廉又知其敏于政如此遂檄往督八州冶鑄錢匠時方盛暑疫疾大作君爲其醫藥給以饘粥又爲禱于神病者皆愈民歌頌之然凡各部分部其匠皆小吏畏君名君又務嚴以威吏益不自安相與誣搆之訴于　朝逮之至君歷訴其情訴者皆詘服事遂白還任汀州而卒時永樂癸巳正月　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君爲人儀觀甚偉修髯玉立善談論爲政疎通簡易常惻然有愛民意其死也其民尤悲之娶楊氏有婦道生子二人某某孫男　人以其柩歸葬于其鄉之某山某向又明年夏某以黃州教諭

周公明所爲狀因翰林庶吉士周某求予銘於乎古所謂廉吏者漢唐之際史傳之所紀其人可槩見於世如君非古所謂廉吏者乎惜乎君未竟其施而殁也因摘其事之尤著者銘其墓銘曰惟古之廉以激貪吏今豈不然貪者之忌膴膴羣小噂沓以憎炎服海嶠而君有聲嗟彼之附含垢同汙君豈爲異乃以速戾同江之原爲君之藏其流洋洋奕世其光

蕭母郭氏墓誌銘

母姓郭氏諱某父某家泰和江之南某爲其女擇所

婦以婦同里蕭以德氏以德循一切實平生未嘗有一語拂意于人人亦未嘗有毫髮怨惡之者推其所以能然皆曰其內有以相之之道也以德諸子皆知尚禮文相慕爲善人之行其長曰士信以善爲真名聞公卿間諸子習其藝者皆精絕推其所以能是皆曰其教于其家者內外協而不溺于其愛故也廣其田園增其室廬凡養生送死之具日備以周推其所以有是皆曰自有是母內外積累之勤且儉致然也又皆曰其母處姻戚鄰里無親疏皆宜待其家之人

無少長皆安其賢益如此享年若干其生元至正庚辰二月三十日其歿今永樂甲午十一月二十日也葬于某山某向子三人曰士信士行士倫女二人適某孫男四人于喬于淵于丘于京曾孫男三人于喬來京師丐予爲銘其墓意以予之幼時嘗從于舅氏讀書其家知其大父以德者然距今四十年以德已老念往事又可感矣因爲之銘曰孰爲不死幾何不朽念此昔者銘之永久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諱漢隆字世賢其先世居温氏代有顯者自宋南渡遷廣東雷陽之遂溪曾祖純祖洙皆不仕父宗達元至正間海寇攻雷城募民兵擊賊走之城賴以不破事聞授遂溪縣尉遷石城主簿以卒處士性寛厚而沉默雖晦迹丘園而智識有過人者元末遂溪賊起縣之人被迫脅者甚衆獨處士挈家逃去既而爲賊所獲繫考掠必欲其從已處士以死自誓賊縛之益急至中夜忽自解縛得脫去聞者驚歎以爲神之佑也及賊平嘗劫處士者望見輒恐愧

走避處士召而慰安之人益高其量　國朝初詔天下立學校時郡縣初定民貧產室廬蕩然有司惧不能應詔以告處士處士聞之慨然撤所居堂舍以造學宮門廡皆備且遣其二子入爲弟子員於是縣之賢士大夫皆稱道其樂善好義在古少有[illegible]處士尤勤於治生故其家益裕宗族之貧者周之其不能嫁娶者爲之嫁娶鄉人貧乏丐貸不能償者焚其券鄉黨忿鬭或就處士決之聞其言輒止不復爭故其歿也里之人無少長皆爲之哀北京國子學正曾君才

晉與同里交之厚而知之尤深也因爲狀次其行其子貞豫爲北京道監察御史因其友監察御史歐陽允和以求予銘遂按狀而銘之處士生元至正戊辰年九月二十五日没今永樂乙未九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八先娶黎氏主簿某之孫女早卒繼室　氏巡檢某之女也子四人貞安貞泰先卒存者貞謙及貞豫女一人適羅志忠孫男八人孫女六人孫皆長子皆賢貞豫爲御史尤有能聲將以丙申　月　日葬于古城山之原向銘曰皿矣海邦俗淳以龐誰

其膳之惟士之賢彼盜方熾士喪其節公獨凜然誓志莫奪學有新宮孰度營之譚〻奕〻惟公是思宗族思愛鄉黨思惠公則逝矣其澤不匱我其銘之以徵來世

前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

泰和始爲州其民之乖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國朝初相繼爲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宗南渡始徙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者辟爲掾京口及　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欵侯預有力其間遂從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餽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創葦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〻撫曰民有寃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集侯乃自爲書榜聯帋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

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逾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詞訟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寃也輙爲疏理非誠負寃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虎適其時禁民私畜兵民無所措訴于侯侯爲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以丁祖母憂赴闕陛辭　命晉翰林院同議編大明律〻成上進復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嘉定未幾起服

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詿誤方逮繫間得疾飲水病結胷而卒臨卒爲詩壁間以暇道其平生有白髮歸朝之興聞者悲之子存誠殯于郡南門外三里店侯諱某生元　年　月　日没今洪武　年　月　日娶　氏子四人長郎存誠次存仁爲何南偃師縣令以歿次存義存信存誠今居嘉定存義存信從侯于廣遂晋家焉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屏宇室無長物惟蓺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至於治民事無巨

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别廉吏均轉輸浚城隍撫剿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旣明而賞罰必信遠迩翕然及聞其殁爭欲爲祠立石以頌其德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巖境翁詩數卷題曰巖境吟槀云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卓然識知天命挙附　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而用未繁其極功業不究於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民不忘也瓊州守王君伯貞往來廣海間得侯二子訪之又素知侯之惠愛不忍其泯也爲序其事以屬潛爲之銘潛與王君皆泰和人也乃著其事之大槩與侯安慶人爲殿中侍御史以殁其後無間焉銘曰民罹草竊窮奸偷及兹弭寧謗相讐大吞小噬病曷瘳正躬惠民邦兩侯後先敷政何優游隱絀訟伸暴帖柔囬遠海沮嗟相煮噫哉我侯古罕儔衣被寵光壯謀猷澤流盈溢爵未優身永逝矣名無休

故王母曾氏孺人墓誌銘

泰和梅岡山中有隱君子曰王君道濟其配曰曾氏

孺人曾氏鉅家也而孺人幼不好華侈性敏惠母教以孝經論語列女傳輒曉其大意道濟早喪其母在昆弟中最幼貲産最薄孺人歸而安之又能厚于養也其織紝之勤自其嫁之初至于老不衰其服之儉自其身之約至于富不改其安于命而有常度如此當喪亂之亟道濟挙家往依其婦翁尋而其尊府則堂公殁焉時剽掠于道者相接道濟携間行獨歸其櫬孺人不可曰行而遇盜雖殺身無悔竟幾喪俱歸塋而後去卒亦不與賊遇也寧委其身而不以廢禮

此君子之所難也曾謂女婦而能之豈不尤難也哉道濟性豪曠喜與士大夫傾倒孺人輦私畜以佐其之愛其子之深爲奉其師雖歉時必備不匱道濟没衆謂其子不振矣孺人逆料其必不然既而果然由是道濟名播縉紳而其子亦有聞非孺人之賢烏能如是哉孺人諱春祖叔慶父君寶家廬陵之新墟其生至正己巳正月十五日殁今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七日也蓋去道濟之殁十又七年矣子一人璟女三人皆適士人孫男二人岡壽載璋曾孫男三人曰熊

孺人猶及見其生也曰鶚曰鷴孺人殁之後生也曾孫女六人玄孫女一人塟其居之後既而改塟吉水之岐嶺其山丑艮其向未坤蓋永樂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于是璟狀其行泣而乞銘余與璟交好之厚不得辭也爲之銘曰既婉而慧媲于良士始艱于躬卒倍而豊閨門閑閑禮信言言匪夙而成惟其性之明珠媚于澤玉輝于璞其藏也孔幽其者之灼

蕭母張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玉姓張氏其父源春君泰和城中于世利澹然毀譽得喪憂感一不以介意而惟酷嗜酒然甚愛其女稍覆盤而却孟也輒呼其女而教之孝經論語皆其口授也故孺人少知書及笄歸同里蕭君仲齡和順敬恭循循自持痛其父殁於患也事其母益孝事其姑如事其母事其舅如父而加嚴焉仲齡兄弟皆早殁孺人以伯氏叔氏之既殁也家妯娌之厚加於平時視諸姪之孤者如子而加愛焉既舅姑皆殁相其夫以治其家家事益緒理之益密内無觧心外無慼容又勤卹鄰里之貧者意甚周洽故其殁也無

戚疎皆悲悼不勝蓋可謂里之賢母已生洪武己酉三月十九日其殁永樂辛卯二月九日也年四十有三子四人進逵通迴女二人皆在室孫男一人曰將將以殁之明年　月　日塟于　山　向于是進以其父之命述孺人之行來求銘進讀書游縣庠志甚篤而予與仲齡交之久也乃爲銘之婉娩而愉不憚其劬撫于有家惟躬之瘁而止於斯而止於斯我銘其丘永世其孚

故翰林庶吉士曾春齡墓誌銘

於乎士大夫世家之後能紹承先業以致顯榮昌大以耀乎世者幾人也而吾友春齡抱豊厚穎敏之資方壯年取科第入翰林爲庶吉士行有以致其顯榮昌大矣而仕不酧其志材不施諸用遽爲癘瘵其爲痛何如也先是有湯君如川者亦良友也吾哭之痛既一月春齡又卒惟二人出自鄉校皆有賢行其殁也皆不得年又皆有父母有子方襁褓湯君殁未幾其居火并及其柩春齡幸一僮奴扶其櫬還家聞者莫不悲痛蓋二人者予方欲爲文詞以悼其不幸而

春齡之弟來京師哭其兄乃狀其行以求銘於予吾尚忍銘春齡也哉春齡姓曾氏其先世有諱延慶者仕唐爲光州團練使由金陵徙泰和自是爲泰和人宋熙寧中有兄弟同登第者曰安強安止安強爲御史甚有聲自安強數世至傳道元天曆間兩以易經中鄉試學者尊爲東蒙先生其弟晰道亦以易經舉瑞爲金儒學教諭晰道生九韶先生　國朝初爲禹陽黄蓬湖官予伯高皆博學篤行伯高即春齡尊府也九韶先生既謝事歸教授于鄉春齡兄弟皆授經于其祖皆孝友循循肰鄉之子弟鮮有過之者先生殁幾載是爲永樂乙酉二人遂同舉于鄉一時並擢人莫不謂曾氏兄弟紹述其祖無忝也及當上春官鶴齡以疾留于家春齡登永樂四年進士第既入翰林同預修書朝夕往還方期相與於永久也曾未數月遽膺疾而至此極矣享年幾三十有三於乎彼澆漓而險詖者其夭遏也固宜曾謂此淳龎而碩茂者乃亦肰耶肰春齡没數月　皇上命勒進士碑于太學門外春齡預有名焉夫碑所以垂久也况進士有

碑人皆欲指觀其姓名問其鄉邑以知其賢與否則春齡雖殁預有榮耀不没矣彼修短之數繫乎造化者一時之得失又何足深較哉雖其二親能有子如此皆可不憾矣春齡娶袁氏生二子一女銘曰生而行之醜奚以壽殁而存者長奚以傷珠淪于沼其波不涸擢猶崇于岡其臭則揚十里之堀阜如墳如子之藏矣流其祉銘于太史垂不朽

章母蔡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蔡氏寧波鄞縣人其父得源仕元爲國子學

録其配楊氏相夫事姑極有禮法生孺人既笄歸同邑章景良氏章氏鄞之鉅族景良父宗之兄景玄
國朝洪武初相繼而出榮宦一時未幾皆以事罷久之　朝廷命凡內外百職以罪罷歸者悉徙鳳陽景良兄弟皆在徙列未幾宗之亦從徙鳳陽闔門煢煢無一壯夫而景良母方老景玄尚未有子景良二子亦提孩長纔五歲孺人是時年始二十九景良瀕行哽咽悲痛不能出一語呼孺人孺人亦痛哭而已景良以老母爲囑語勤勤不已孺人曰君止勿復言奉舅姑吾職爾若苟負君神將殛之君弟強飡自慰遂盡出其貲裝以爲景良行不數年景良卒宗之景玄亦卒母哭其子妻哭其夫者一門三人行道聞者爲之悲孺人日夜忍哀以養其姑撫其二子教之以詩書躬蠶績以資其家業又經理以歸其三喪始終葬祭無違於禮事其姑益勤弗懈又十年姑殁孺人哀章氏之凋悴二子之孰弱悼其姑之不幸艱苦悲辛竟以成疾而卒洪武丙寅二月七日也享年纔四十七於乎悲哉人生不幸固有如孺人者耶方其夫之去

孺人以一言相要而卒能保其貞節始終不以負其夫世又有如孺人者耶是宜彰而著之以爲天下閨門法且爲風教之助孺人二子長敬先材而有賢行今爲溧陽稅務大使文某敬先既合塋孺人以從子景良遂以其鄉先生樂宗可之狀偕子弟本之來請

銘之曰人之大閑曰惟信義號爲士大夫乃弗蹈厥軌偉哉章母克完貞節匪敎于閨門君子是式銘以著之用永昭于後世

故大理評事熊君墓誌銘

君諱鼎字具瞻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也自少負盛氣績學爲文概然有遠略曾祖某宋國學上舍生祖萬初元進士父伯頴　國朝初徵授國史起居注以文章著名一時擢　晉王府右傅奉使招諭元王子桑兒只巴被害于道事聞　高皇帝甚惜之遣中使祭于延所君之兄企瞻往收骨特加賚賜仍命復其家三年君時尚幼也企瞻沒君年始二十悼其父之不幸又痛其兄之夭過畜志奮厲思有以紹緒其先而邪人有爲憲府掾者擠君攀與俱爲掾憲府君慨然

太息曰予先世皆貴官予即爲掾顧不辱吾先君也哉即以其父死事訴于　朝願不爲掾遂得授嘉興府知事嘉興大府知事於府僚最卑未易爲也君爲之大有聲考最遷歷事兵科擢大理右評事遇事明敏辨析秋毫不苟隨而妄合衆皆稱其能以事逮繫獄尋復遷使西南夷叢川緬甸所至皆稱　上旨上將復用君而君遽求還卧壟其繼母章氏未得命而君竟以疾殁矣於乎悲夫君之先君學行高茂受知于　高皇帝將大著其勲以施于生民社稷而遽死

于難意天之佑善必在其子孫也而君又賚志以殁豈所謂美名善行者天之所甚惜而爲善者又不必責報也不肰君與其先君所積皆忠信道義之勝肰而所遭之薄如此二何理也於乎可感也哉君享年四十有九其殁永樂己丑五月壬申也娶同邑饒氏生男四人女四人嫁爲士人妻孫男四人孫女　人君性孝友持行甚篤　澹肰不以外物累其心故雖郎卑官且貧嘗自號其所居曰雲莊其弟某在禁林預編纂書籍與予交因翰林庶吉士陳君孟潔之狀求予銘期返葬君而納諸墓予既悼君之不幸而又獲交其弟也因爲之銘曰天道福善乃理之常世篤其慶而流弗長天弗可信我心則傷勒銘其岡以永弗忘

彭縣丞墓誌銘

永樂六季冬十月香山縣丞彭公叔介以老乞致仕來京師而主於潛又一月公得告而疾作越幾日丙寅公殁焉既殁潛爲位哭之而痛既而鄉之故舊之仕於朝者左春坊左諭德楊君士奇翰林修撰王君

直國子助教歐陽先賢與凡公之交游皆來會哭哭必盡哀而後去既去而傍徨咨嗟皆以爲鄉之老成問學如公者今而後不可見矣謀返葬其柩而諭德君謂余宜銘修撰王君爲狀其行於乎余自幼而壯等公之知尤深余爲令四命其授官也蓋與公同時又同之官東廣知公之爲政則惟余之宜銘也其尚可辭哉公諱志叔介其字也其先自長沙徙泰和世有顯者公之七世祖惟孝宋光宗時嘗詣闕獻賦以諷時政光宗一見大奇之欲遂官之辭不受同時知

已如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皆交章薦其賢自惟孝全公曾大父景望大父順軒父德舜或隱或仕皆爲時名人公自少穎敏問學過人既壯浩肰負盛氣不肯降意阿邑于時雖屢更困厄僨而復起終不變以此竟不偶一世而凡與公厚者皆以是咎公不但從于知公者肰也州縣嘗以賢良辟不就父之爲萬安縣訓導子弟雖甚德公其與公豪而合爲者少也蓋公嘗從安成劉雲章先生講明理學大有得于其心聞居爲子弟論說旁徹曲暢聽者洒肰忘倦惟其得于

內而自重者益多故其于世益少合其合爲者必其志之不異氣之同也肰與公志不異而氣之同者潤無幾人爲而同者可知矣其爲丞香山與令齟齬而民則感公之澤無窮有以男女質錢久不能償沒而爲奴者二十餘家訴于官官無以理之公至悉爲贖還之民甚悅公令甚愧爲自廣以東惟屯兵最暴民往往奪民田而有司不敢問香山得公兵之占民田者皆以田歸其民邑城在大海中海寇日往來行刼守兵閉城不敢出或與之遇且引且却民多逋去

公爲設方畧具守備鈞致賊船而盡繫其衆自是寇不敢近民賴以安數年政聲大著民至有不忍欺之者邑嘗大旱公爲禱之三日而大雨明年又大旱公禱之又大雨邑有火逼廨宇熾甚公卯頭向之火尋滅[illegible]莫不駭公所爲蓋其誠于已施于民而至于感乎　神者如此惜乎其位之卑而施之不能博也公雖去香山而故舊方待公之歸以教其子弟學者方貧公以箴其得業孰謂公之疾而遽至于斯可勝惜哉公生元至正戊寅九月二十七日享年　十生

平至孝執親之喪蔬食三年酒危不入口康宗族尤盡恩意擇地而蹈非義不居諸子侍側屏息終日不敢仰視所爲詩書若干卷讀之可知其氣而見其平生焉婦將葬于　山　向　年　月　日也娶同里蕭氏甚有婦道先公殁再娶王氏亦殁子一人曰啓孫男四人　某某　卒之時惟幹與其從孫詡況侍側將屬纊命詡要余至語永訣氣恬神適毫髮不亂銘曰偶于道而不諧于人兮充乎中而不華其身兮君子之守孰云其屯兮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督府左都督太子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郡武烈王壙誌

王諱能姓朱氏世爲鳳陽懷遠縣樂河鄉人父諱亮爲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殁王襲其職洪武三十二年七月　皇上起兵平內亂王以藩邸之臣首擒奸惡奪九門以功陞護衛指揮同知遂領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進攻遵化取密州從　上攻灤河敵大寧之兵攻雄縣先以兵破其東門衆敗走追之執其將楊松又執都指揮潘忠殄餘衆於漠州入真定長興侯之衆敗走王乘之與敢死者三十餘騎追之至滹沱河敵兵數萬列陣以待王與其騎望見即奮入其陣敵衆大潰相蹂籍死者無筭降者凡三千餘人九月還陞北平都指揮僉事復從　上趨永平克大寧十一月敵兵窺北平復從　上還至鄭村垻敗敵兵凡營于九門者悉攻破之十二月從取廣昌明年正月克蔚州攻大同四月二十四日暮至白溝河王爲前鋒與敵將平安遇敗之明日整衆復戰王又爲前鋒大敗之克其營長驅擣濟南至鐵山其衆陣而代與戰又敗之降者萬餘人以降者入至軍門上命皆縱遣之南兵自是急則降無復固志矣九月陞都指揮同知復從取滄州破其東門引兵自門入斬首陸萬餘級敵兵聞震懼戰于東昌已而從上還三十四年至夾河　上以王爲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至槀城又敗之至真定戰東門斬首七萬餘級掠彰德還定州勦西水寨十一月陞右軍都督府僉事明年正月入衡水引兵追敵兵于德州破之進克東阿東平汶上諸寨三月伏兵肥河敗敵將平安兵十餘萬人復連戰我兵小不利諸將請班師王勸　上進兵遂攻敵銀牌兵敗之又敗其餽運軍馬尋而陳都督將兵來會王即以其衆奮戰敵大敗明日進拔其諸營克泗州長驅渡淮盛庸兵敗走入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先登克金川門盛庸等兵望見披靡散去六月十三日　上入京城幾甸既定四方底定論次諸臣之功王之功爲冣賜號奉天靖難功臣進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爵成國

公食祿二千五百石仍命爲左都督賞賚甚厚永樂
二年　月進爵　太子太傅五年　月拜征夷將軍
總兵討安南至廣西龍州得病而薨　月　日也
其生洪武庚戌四月六日享年凡三十有七計報至
上深悼之爲罷朝封東平郡王謚武烈夫人某氏自
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夫人曾祖某祖某父亮皆
自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曾祖母某氏祖母某氏皆
自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夫人母某氏成國夫人
進封東平郡王大夫人　詔以其柩歸葬于北京遂

以　年　月　日葬于都城之西南幾里某
山某向子幾人長曰某襲封成國公次曰某某女幾
人惟王以豪傑之才負果敢之志灼知天命深識事
機用能協贊　聖謨仰遵神筭由是舉無遺策取無
堅城受命於幃幄之內而取勝於百萬之中所謂雲
龍風虎之會卒定大難爲國元勳遭遇之盛貞千載
一時也至于死生之際哀榮之典光賁乎幽壤而延
及乎後人則又王之盡忠純誠始終不二者有以得
之夫豈偶然之故哉夫惟王之功德如此是宜勒之

金石昭示將來以彰著　聖上知人用人之効如古
所謂旂常之銘者今姑書其征伐大槩爵秩次第納
于壙中以掩諸幽以識其歲月於永久云

贈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壙誌

公諱亮字某姓朱氏鳳陽懷遠縣樂河鄉人洪武初
以善戰立功爲百戶踰年陞武畧將軍羽林左衛副
千戶又五年改武毅將軍燕山護衛副千戶其生元
至正庚辰十二月初三日歿今洪武　年　月
日享年凡五十有六子二人長曰能襲職爲副千

戶三十二年從　皇上起兵定大難大立戰功賜號
奉天靖難功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
府左都督　太子太傅成國公薨進封東平郡武烈
王公以　恩追封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祖某父某
皆自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祖母某氏母某氏皆自
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夫人公之配某氏自成國
大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大夫人次子某今爲某官孫
男幾人長曰某襲爵成國公次曰某今爲某官惟公
植德深厚久而乃發篤生令子爲國元勳高爵崇封

貴于幽壤推厥從來是皆公修德積善之報有以致之非偶肰者其以公舊塋不称今典將啓而改塋之以永樂十五年　月　日葬于北京都門外　里山　向因考次公之生卒年月官爵始終以及其恩典褒崇之至以誌其壙以告于後之人云於乎公之所以不朽者在此也

楊母鍾氏墓誌銘（代仲述公作）

孺人諱惠姓鍾氏父盟鷗先生當元極盛時隱居不仕吾與曾祖令尹蔡李元奕自洪天香山之勝合縉

紳諸公而爲九老會風流高一時孺人質實之德自幼成既笄歸配鄕先生楊萬泉氏先生儒而隱端莊而儉勤孺人相之不厭澹泊事繼姑丘氏尤得其歡心凡飲食一經孺人手丘氏食必旣語言懇質服用朴素母儀足以淑諸婦々德足以冠娣姒侍婢家僮莫不欣々惟謹恤人之病不啻如己瘝惻人之勞不啻如己困元季大亂萬泉没于兵三子長自申蚤卒次自明遊於外没不返皆積學尚高致孺人哭所天而痛二子之淪亡憔悴就衰老無一日之好顏又次曰自良始業儒終棄儒而慕烏氏倮之術屢貲而倍蓰家道以饒于是孺人備甘旨之養肰其志弗如也長孫曰毅壹歲而父喪次孫菊一歲而母亡皆孺人保抱鞠育至于有室家二孫宜鍾愛嘗謂人曰吾先雖富家道弗昌矣既而孫貴死而自良無後矣每念及家事輒拊膺淚雨下悲摧不自勝未幾而家難果作舉家械繫來京師惟毅以別籍幸免乞往告行養有司拘繫不遣行孺人没逾年始克來收骨以歸而自良先孺人一月死矣自良之妻後孺人一月死矣

又三月菊卒又五月梧卒梧者自良之螟蛉也居京師不三年一門死者五人毅哭之痛乃再拜以其祖母之銘來請於予吾恐銘孺人也耶孺人長吾母三十年而吾母先孺人十年没矣吾祖母楊氏實孺人之族姑孺人冢婦則吾陳氏之族姑吾伯姊適鍾氏爲孺人之表姪婦孺人之孫女又吾伯姊之冢婦數世姻好重疊而疊孳君康相接不啻於比鄰且孺人年高而愈康相往來無虛日故知孺人爲宜悉者也然則忍不銘孺人也耶孺人殁今洪武壬申　月

一日享年九十有九三子男三孫男存者惟穀三孫女皆適人以洪武甲戌　月　日歸葬于　山向嗟夫使孺人先一歲而殁不復丁此厄使孺人後三歲而没尚生還而期頤胡不自其先不自其後閼百年之人世而竟止於斯耶其施也豈其報也嗇彼蒼蒼者孰可得而詰耶是宜彰而銘之者銘曰蚤孝於姑兮爲楊氏之令母暮擕屯厲兮播越墜厥緒有孫曰穀兮返瘞于故土於乎穀也庇中兆兮底柱於乎穀也一髮千鈞兮楊氏之祚

陳母王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字金姓王氏吾舅氏陳仲亨先生配也王氏在宋多顯者入元皆不仕而先生曾祖梅村公時以贛州路推官致仕諸子亦皆仕宦而孺人之祖浩吾康士以文行尊高爲學者矜式故兩家皆爲鄉閭傾仰曰有慶先生仲亨先生之尊府吾之外祖也與孺人之先君子實甫同遊學又所居甚邇數往還遂爲婚姻逮元季兵亂兩家皆灰燼瓦裂孺人始八歲已盡失怙恃鞠于從兄仲隆既笄歸仲亨先生先生與其

原缺

初以事謫戍于贛尋復以言事改戍遼東崎嶇行伍間而氣不少屈廣額隆準鬚髯戟張既自負其材勇而人之知之少也嘗慨然太息或遇故人知己飛觥豪酌終夜不休放言高論聞者皆悚然異之謂公爲兵隱生而不名也然公亦跅弛不肯苟合於人家故多貲而自豪淡然人益以此高之在遼東者十二年而殁於乎公可謂豪士也哉使得乘時出其所長而用之其所至何如也而竟止於斯惜也公生元至順癸酉正月初六日殁今洪武丁丑九月二十九日

曾祖漢甫祖仁可父以智俱有隱德其配楊氏元清江主簿公望先生子也子三人曷昱晏孫男四寔貫賛賁曾孫男二序肅一幼未名女覔華佛奴皆適蕭氏公殁又十五年始克以其骨歸瘗鄉之城溪陳家坑山之原巽巳向而其孫實來乞銘于予予自少已知公故爲之銘曰惟公之藴豪畧其識萬金之璞乃混于礫公之高材孰不信知出則振耀而不逢時吁其可悲

故徵士劉志崇墓誌銘

原缺

君諱昇劉其姓志崇其字本潢長沙定王法之後也其先居安成之蜜湖從廬陵之石塘遷泰和之北門緜三世耳君生十歲喪其父而事其母與兄已能委曲孝敬從三華蕭先生學先生嚴而介獨深愛君所授業輒穎悟與其兄並劬勞事嘗先之性和易與人怡然不爲崖岸險絕然至於遇事機變故審騐方略雖老於世態者不及也喜飲酒終日不醉故人有過之者輒與傾倒視聲華勢利蓋泊如也以薦者徵至京師奉使出陝西還往袁州尋又遣往北京晋北京

者數月以徵逋囚往濟南開封諸郡轉而至湖洲遇天台黃崖往還順過家得病而卒年五十有四耳嗚呼君奉命而出周覽四方以謂增其氣而擴其中未嘗以爲勞其還家也不肯爲久駐卽命介行李上道至豫章以同領命者尚在他州未得行乃復還家不十日君殁矣說者謂君不死于道路亦非偶然也君之在南京也數過予而主于進士曾與賢與賢謹厚最與君合其來北京也主于予日與諸公飲酒而其意之合如在與賢家其以便道還家也予亦先以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一槎翁傳

一槎翁泰和人年方冠從事入藩府聲籍甚既而入禮部將命于四方負盛氣英偉動人遷爲給事中命方下以憂去自是沈滯低佪者三十餘年凡六考皆畢官最後爲江都典史尋復罷去　皇上卽位以高皇帝舊臣例加賚予俾退休于家然一槎鬢髮皓然老矣自以宦途飄泊之餘風波所激觸枯朽而摧滙生意盡矣而猶汎乎不知其何所止也因自號爲

一槎其生平政績有過人者一槎皆委擲棄去不肯自道於人因念一槎方壯時面如玉雪秀眉疏髯高材而俊略雄邁蓋一時使遭遇知己出其所長而用之其所至何如也今既頹暮猶時矍然有意時務性喜飲飲酣而歌聲如金玉諧嬉敖謔機應不窮然一槎外若黠而中情實朴人每從其後揶揄之一槎不知也嘗一至京師與飲之醉慨然曰吾之槎今休矣上崑崙而望河漢世無復知我者棲溝壑之恬流與斷梗聚萍相依以少息吾之槎其止於斯矣乎乃歸

買田負郭築室于故丘輕裘緩帶日與二三故舊倘徉往還欣然以此終其身也一槎姓羅字仲矩因其老又謂之一槎翁云贊曰予聞河南歐陽泰政云羅君在江都爲政濶畧無文而洞見隱滞學士儒生多所不喜然甚得民歐陽又數二問羅君今已老尚康強無恙否其有意於一槎如此然吾觀一槎甚自適無一毫慭容孔子稱栁下惠不卑小官一槎其近之哉因爲之傳

疾退子傳

疾退子泰和人也仕不顯於時又以盲廢故自號曰疾退子疾退少時豪邁穎敏氣英英然蓋其五世祖復之宋神童也疾退子既負其地以自高又不肯阿匼下於人故所交多一時名士其仕也雖[illegible]官甚廉及廢而歸也貧益甚又盡喪其妻子且老矣練裳草屐低佪蓬蒿之間巡險負杖歌聲激乎霄漢然時遇事不平猶拊膺憤然人益見[illegible]輒去避之獨所爲歌詩人得之無不愛也自視無所爲於世乃推衍邵子先天數術以測人之貧富窮達壽夭亦陰以驗其人之貲不肯或得其似焉輒以自笑而喜口固不言也然疾退子尤數奇元亂時嘗與其母俱陷賊中疾退子被傷死道上氣方屬適他盜憐之擣炭爲屑以藥其瘡裂衣以蒙其首氣始蘇血淋漓被面上又負其母四顧甚急忽遇賊帥憫之留止其旁舍與之賦詩飲之酒而勞苦之明日徑遣出城衆異之以其爲孝感也疾退子平生所遭窘迫如此又窮獨終身此豈非命耶蓋人情有不能堪者而疾退子視之泰然古所謂知命者其疾退子哉於乎世之耳目聰明享有

百祿意無不得獨其中不能泰然如疾退子者抑獨何也疾退子姓鄧字學詩云

胡敬方傳

先生諱直字敬方其先本熊氏世爲豊城人父達天仕元爲福州路録事卒于官先生幼孤鞠於古田縣尹胡時中因姓胡氏徙爲吉水人先生幼已頴悟稍長斂於記誦胡公愛之過如己子年弱冠益刻苦自厲鋭意於六經孔孟之書已而致力於濂洛崗程之說窮陰陽之化以極夫性命之原探道德之旨以明

夫周孔之緒其立志廣大故其遊心也高明其用力未嘗少怠故其所造深遠所居鳳凰山西澗之上學者稱之曰西澗先生嘗獨坐一室掩卷而思思而有得也輒援筆肆書頃刻數百言不止嘗語學者以爲古之聖賢以其方寸之微應天下無窮之變著之於事業可以爲萬世法後世豪傑之士施張措置能中乎機會者特偶與之暗合耳求其所謂明体適用如古之人者未之有也因以謂今之學者欲從事於聖賢之事动當必先明乎聖賢之道而後可聞者莫不嘆服先生尤深於春秋之學每欲學者即王霸之盛衰明世道之升降而後求之聖人予奪之旨其用意精詣絶出故其所見非尋常局於所聞者可儗也又曰不能明春秋大義於千載之上而欲折衷人事世變於千載之下者未必合於道也大抵不爲徒學欲折衷行之者如此肰先生爲人雖簡易以接物而亦峻立以自守雖疾惡之心常勝而和易之氣盎藹肰也聞人之善其稱道獎勸若己有之至於人之過失未嘗一出諸口不忤意於勢不矯情於物雖閭里童稚

待之亦必以誠其爲文詞暨論議意所欲言輒浩博宏放而必本之於道遠近知慕其文而獨不知其於義理之學尤深也凡從之學詩書春秋以决科者皆中進士高第獨先生屢貢輒黜或以其文謂先生宜少貶其說以同於衆先生曰不肰學之道必求其至使捨其說而可合吾寧不合之爲愈也以便於養母求爲鄉校弟子員既而其子槩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先生乃自鄉校貢于太學踰年始中應天府鄉試遠近聞者大喜以謂鄉貢士得先生誠愜公論也就北京會試復以下第南還遂乞告歸省先塋至家之明年得疾卒矣年若干聞者痛惜之其所著文有春秋提綱西澗叢鍾陵槀詩賦雜槀摠若干卷先生之就會試也適予爲考官既開榜皆駭肰以失先生爲問因亟取其卷讀之其文之壯浩浩乎如長江之洪流可驚愕也以偶脫經題一語於法不得取同考者說其文相視嘆息而止及予出試院一見先生先生撫手大笑曰誦東坡送李廌之語曰可不牽牛載酒以謝玉川邪歟肰不以毫髮介意士大夫由此益高之

不數日遂去予因餞之以詩時永樂十三年二月也嗟夫士之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自聖賢之教不明俗學之卑陋甚矣使其心少知內外輕重之分則必能反躬以求其大者固乃諄〻焉馳其志於文詞利祿之間蕩乎其莫之止也可勝嘆也哉方狂瀾既倒之餘有能卓然不隨波而靡者其亦庶幾乎古之篤行者矣而何可使之泯滅於後世而無聞耶吾故於先生之歿既痛惜之以爲不可復得因擇其平生學問之大端者之於篇使讀之者不獨知先生或因是有以感發其志意云

王伯貞傳

公諱泰字伯貞姓王氏吉之泰和人其先世益多顯者獨公父祖數世不仕父子與元季授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路治中皆不受　國朝初開端本堂召至以爲說書既而授福建鹽運司副使以老疾乞還鄉其所居種竹滿亭學者尊師之因號爲竹亭先生公自幼學易于其家性悟穎敏時安成劉雲章先生嘗從虞邵菴先生講明理學得濂洛諸書太極之蘊公往受業爲時共學者數人先生獨稱公足以任重行遠久之公追省其季父於官所窮蒼梧三湘之勝泝大江歷三峽以縱覽夫岷峨之壯而其氣益浩然洪武十五年以聘至京師同時至者凡五百餘人太祖皇帝親御奉天門試之公所對爲第一既而與論太極公之說尤稱　上意授試僉事出按廣東雷州既至問利病於民言特呂塘之水灌東洋田萬頃乃海潮所開故渠也不可廢不旋踵公去而渠復民

大使之改工部主事丁外艱去官以起復後期謫居安慶者十年復用薦起知瓊州公是時年幾六十矣精練之才博達之識隱然蓄之益深而其溫厚和易之氣藹如也先是崖州黎民報讎殺人而府衛以反聞且張大其事冀用兵得漁取於其中遂發衛所之兵往剿之一方洶然會公至廉其實以身任之卒捕讎殺者數人以復于朝兵卒不發而崖之民賴以無事瓊之野其田歲常三獲以賦于軍然軍中役不時受侵民乏而斂急則因之以要利爲公爲立期以三

輸之甘霖遂絕歲甲申瓊大旱公禱之大雨既而聞城南十五里外至精瀾浦尚不雨公又禱之詰旦適往清瀾浦視畚艄雨亦隨至民爲之鼓舞曰太守雨數年其政大行獄訟止息舊嘗爲奸利病民者皆屏迹不敢出有欲陰倏公之短而挾持之者久之無所得卒亦化服爲良民田野日闢流民相率來歸者萬三千餘口郡既無事遂新學校課諸生一意於敎化蓋在郡中十五年而以病及往來道路之日半也然環瓊數千里內凡三州十三邑其民無問識與不識

皆愛公如父母其以內艱去也號泣而送者十餘里不絕是時廣之東語賢守公爲最焉服闋改知肇慶府未行而疾作卒于北京萬寶坊時年蓋七十五矣公平生尤孝友其季父無子公事之如父事其繼母尤篤其學無所不通爲文高邁有古意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得之於師承之間蓋深矣予與公同里且有世好自公之守瓊適予爲令肇慶連易三縣聞其行事尤詳及予爲史官于翰林公之子直亦以科第入爲同官故其沒也予既哭之以辭因又取直所爲公行狀參次所聞者爲之傳云贊曰予往年數見公飲啖異於常人志氣偉然亦何其壯哉而今羸然身不能勝衣舉觴微嚬輒止豈既老而衰者如是耶然予竊觀公形雖憊其神益精明至老不少變則其所養之厚自有不隨氣而耗者矣然予又聞公在蜀時往來青神峨眉之間遇異人授書頗玄秘果然則公之所自得固有異於常人者乎予不能盡知之姑述其爲政之槩以俟異時太史氏著循吏者采焉

錢可大傳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匡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之士也可大生十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貢試既又中撫州路貢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走雷州竄後廬陵之李坑李坑路

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賂不死縛之以行可大闊郎目白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其無子唯此一孫耳兩人因爭相代死情亦悲慘賊怜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竄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郎自出迎謂賊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縛其姑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郎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變故倉卒之頃而一時

憤肰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肰何其可悲也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之皆以衰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蓋少見也肰其爲人頗豪俊㗖肰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贊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峰疊起視衆山特高云其北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徙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其山下最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爲之傳云

徐孟昭傳

公諱旭字孟昭姓徐氏饒之樂平人其先南昌人也居樂平者十七世世以儒爲業公幼穎悟稍長從其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爲文辭已起諸授出見者皆奇之年三十一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

察御史入爲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侍　上左右
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群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
上未退不得退也一日　上呼公至前將有所任使而公奏對弗克称　旨上以其迂也命分教于涿州之房山復教諭鳳陽皆以憂去服闋擢　安王府紀善用薦者陞爲知州入史館上書論天下事多不能合公益落落自殊無所顧惜遂自史館出爲考功員外郎及　今上即位遷郎中預修　高皇帝寔錄明年拜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又明年罷爲翰林修撰以

卒公在　高帝時素以篤學見称数言事切中當時高帝嘉納之肰歆老其才故抑之久而未有以用之也及在考功拒請托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遁其情而尤以謂天下之治與教在守令與教官守令教官弗称其任者尤精覈之無少貸衆望風讋膽公持之益堅及在大學亦如在考功時肰公純謹君子也雖盛威嚴而中情簡質好惡出乎其至誠至於卓卓自守激之而不動挫之而不撓人未有過之者也居大學僅一年諸生凜凜僅自修飭而其僚屬之不

便者已譁肰議之矣俾之者方側目於下忌之者又背沮之於其私至相與揶揄其所為公以此竟罷歸雲南叅議君子莫不惜之及陛見　上察其無他特命除翰林修撰俾預修永樂大典為副揔裁方向用之而公卒矣時年五十二　上聞之悼惜敕賜棺以歛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焉公蓋終身坦夷不事表暴而其嫉惡剛勁人有所不堪者世以此高之而亦以此與之齟齬者衆也其為學明於義利之辨為文約而明喜薦士所薦㝡多且賢屢考試科舉其得士㝡盛而尤孝于其親自鳳陽考試河南時入　朝告歸省其母疾方亟公聞倍道疾趍至家母疾忽為之愈數日竟卒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賛曰考功與大司成皆國家要職非得才賢譽望之士以居之誠不可也肰而信道明義篤行如公者往往猶難之豈天下豪傑群居之地是非好惡所聚非素有驅駕籠策之才者終不足以騁耶自公在大學與考功人情固多不附也及其殁已久相與称賢考功與賢司成者必曰公事須久而後定亦理之常肰無足恠者獨念

聖上於賢士大夫保全覆護如公者蓋有無窮之恩為予素知公恐其久而失之也因耴其行事而論次之

義馬傳

義馬者應承完所乘馬也馬頗俊逸左右持羈者數人僅足抑之非其主輒弗得乘肰自歸承完頗馴承完由胄監生舉進士第為吉安泰和縣令泰和號難治承完至摘罰群奸不少恕于是挾毒以肆虐者一旦歛迹民賴以息郡之胥徒來要利于民者往往番

棄去不敢出一言肰承完質直材能不及中庸口吃吃每遇事未言而氣已盛民益喜之郡益惡其所爲累搆陷之承完積不能平輒舉郡之不律事十數往訴于　朝或者曰子訥彼皆巨蠹且狡宜少忍之弗听後竟弗能悉白遂死焉郡聞之即收市其馬以官價償之馬且行闖門數四即返執策者盛怒笞之馬輒人立良久馬垂雙淚如水終不可動邑丞躬造馬所諭馬使且往馬蹭蹬強出門去累累肰眾皆扼腕馬馬亦無復舊態矣暨至郡隔河五里許徘徊顧來時

路酸肰嘶不已遂不復渡死於水濱牽馬者舁死馬以歸君子曰馬來　歸承完時固有主矣廼獨不負承完固知人不忘報也哉承完在邑僅半載許豢養之恩能幾何焉馬不肯背主歸僃以死世謂馬比德君子豈不良肰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商山四皓贊（并序）

右商山四老人坐松石間碁方罷欠伸俯仰若倦而欲休者其後二小童若爲具茗飲之狀筆意殊不俗肰不知畫者何人要知非泚肰作者可到也四人者在秦漢之際深自晦匿其于出處進退凜肰有不可致之節雖以漢高之雄才大略猶寧自以不得招致此四人爲歎其介如此也故卒能折其當時溺愛之情挽不可回之勢使之潛消默化不動聲色而天下

之大本已晏肰安矣於乎此豈徒以口舌強聒於一時者能之哉士欲有爲於天下而平時不能自高其節亦何足以動人也肰竊怪當時子房有以致之矣而獨不能進之於師臣之位以爲朝廷重豈其高世之志又非子房輩所能羈絆而籠絡之耶翰林待詔李君懋舞此顏愛之以求予題因爲論著其大略而贊之曰巍巍主人不大聲色四公傲肰功在邦國我覩四公壽龍翔鳳超肰高舉身隱名重雲松倚天商山峩峩四公在焉永世弗磨

春牧圖贊并序

右春牧圖元趙文敏公所畫者馬凡三十有九其爲態各異又各臻其妙平原沃衍豐草蓐茂玄黄聚散雜然如雲霞之卷舒而其騰驤超越雄駿豪騁之狀駓駓然兟兟然如在内廐而釋抑羈如脫枝於天伏如歸放乎華山之陽者亦何奇也信非文敏公豪墨之精他人不能至此方　聖主御極萬方無虞紫燕白羲來于遐徼絕域者不可以數計而今大僕卿晉城楊公　寔典馬政於一時得此畫因寶愛之吾知公進而縱觀夫神駿之群退而玩此畫交相臻美不亦快乎哉然則馬之牧苟有不遂其育者公固不能已於懷也贊曰房星降兮孕至靈紛容容兮猕郊垌雜騷黄兮何駠駉鬣振風兮尾流星蹄飛電兮獵迅霆或昂竦兮矯長鳴或徘徊兮勢歘騰或怒躍兮氣填膺目鏡懸兮晶熒熒聳顧盼兮態橫生倏千里兮無留行毫墨弊兮神愈精　閶闔開兮黄道平服容與兮駕雲軿力且馴兮尔良能噫駑駘兮詎其称偉異異兮太僕卿實兹圖兮弗怠輕謹乃牧兮永有成

冰雪軒贊并序

右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以扈從來北京之明年治其軒以居而名之曰冰雪軒軒甚小而四壁皆白公樂焉既而自雪中見西山居庸之雄高拔出而壯之命圖之于其軒之壁間公于是入處乎軒中如在乎冰崖雪谷之下至于長松古木紛披欹折之狀飛泉垂瀑淙瀉而怒激澗溪林壑開合而無窮者皆不出于其軒可坐而得之于畫故其軒非有高深彫刻靡麗之觀而所以擅夫幽遐之勝者已超然乎塵埃之表矣公由是甚愛之凡退自玉堂之署即居于此軒以思報夫　上之恩遇而或賓客之來相與講說徘徊于暇日徵道德于前修而述其盛美考典謨于往牒而發其要妙因以形諸頌歌見于鋪張揚厲之際者亦皆在此也然則公之所以名軒而愛賞之至者豈徒然而已哉然或者以謂皎皎者易汙公于此豈所謂皎皎者非耶公笑曰吾固假之焉耳夫冰雪雖至美而世莫爲寶者以其爲物能融液于倏忽而莫之寶于世也故假之以名軒殆致意于無

所用之物也世將誚予之不知則有之矣尚何汙之招哉於乎公之言如此其幾於道矣辭曰　天地之氣極寒而凝雨之凝而爲雪水之堅而成氷本至陰之假質燁璀璨而光晶惟舉世之莫寶㢘斯軒之得名既皎煥而光昭亦縞白而高明顧靈瑩王府之湛妙誠無異夫一榻之潔清也夫物不受汙本乎其質雖投之于埃墨亦皓乎其白潔卓哉斯軒豈奇寶之娛玩彼秉彝其樂起如惜哉昧者藏珠懷玉如奐之垢而滌斯沐覩于斯軒可以一伍

胡學士畫像贊

其外之和其中則剛其本之舒其容則莊窮六經之微言資濂洛之榆航既遠探其本始遂大肆而汪洋掌　帝之制雲漢天章　恩遇隆洽詞林揮光搏扶搖於青冥載華轂乎周行蕃董仲舒之正學陸敬輿之讜論楊公權之清操曠千載而與之方也

胡廣使畫像贊

其姿秀發粲然如紅蕖之出清淵其氣英偉隱然如豪曹之倚秋天其學而進也如傾三峽而沛若其仕而達也如馳康莊之坦然蒼桐以西崆峒揷天蔚繡斧其煌煌駕四牡其翩翩盖將厲秋霜之節以肅夫瘴海之炯使功成名立夫然後遲于于都門相與而周旋也

陳　畫像贊（其居在金華芙蓉山下）

登高丘而望廣海吾不知其中之曠也采黃花　而挹清露吾不知其情之放也噉三閭之橘頌懷九老之香山邈金華其邃絕嚮芙蓉之巉峴於乎蓋闕其人而得其真吾爲之慨乎永嘆也

止齋先生畫像贊

此予舅氏止齋陳先生畫像也自予去家而來京師不見者四年先生之子公儉以溧陽訓導考滿因携此以來遂得拜覩其容似而慨想其丘壑之趣焉爲之贊曰粹乎其容翼乎其儀其中泰然其外似之澄江之南柳溪之涘抱遺經而遐放矯世態以知止鴻飛冥冥白雲孤起尚安得從朗陵令謁太丘公于高陽之里耶

袁院判畫像贊

藹乎其氣之溫綽乎其容之舒雖簡易以諧世亦禮義之同趨窺軒岐之秘究盧扁之書秉景運以龍附效忠藎而不渝藥畦春霽花徑雨餘妙生意以同物樂神情之洒如此畫者所未能知而公之高致方與古而爲徒也

蔣院判畫像贊

斯人也吾嘗見其秉靈芝之三秀撫長松而孤嘯聽天籟之稀微發雲霞之高興蓋曠乎其無營而坦乎其不兢也及其遭遇明時上承　恩命發陳編于金匱得衛生之寶鏡其所以保摩躬臻太和者夫何異乎古之醫師而其心之誠行之篤則又本乎其學之静也於乎所寄之甚重所任之匪輕而豈獨侈其能於杏林橘井者之比哉

趙長史畫像贊（并序）

此長史趙公季通像也公有文學嘗自教官爲吉之永豐令入秘閣除國子博士擢司業遷北京國子司業既而以萬行特授今　趙府長史其平生政教之善蓋覩其像若將得之焉贊曰泊乎無營介乎自持坦乎不兢抑抑乎其有儀副教太學弼亮王宮其教之是若其言之也從豈其感之以誠而導之以躬蓋觀之於斯庶幾乎有德者之容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贊（并序）

於乎吾友孟潔負英偉宏達之資浩乎自放雖擢高科入秘閣人皆以爲榮而孟潔意若未嘗一日適者惟沉酣陶然若將委其身而不知有物者豈故欲絕世離紛以抗意乎物表抑和光合汙以泯情於塵垢耶夫以孟潔之高材濶畧遭逢盛時足以取顯榮自樹立豈誠所弛嗜味而逃焉者哉孟潔方壯時好擇交天下士所過郡邑郎人人知孟潔所舍而休也扣門而問者屨相接嘗同遊乎西山南浦之間孟潔放舟中流引滿豪酌自昏達旦吾從旁覩其貌津津然別去十年孟潔來京師其容已槁然手捉杯簌一一顫不能自持猶苦飲不已觀其所與友則惟其意之所款者矣吾固憂其將憊也屢止之孟潔漫不惜也又踰年孟潔殁矣於乎世之不飲者豈必不死然凡人之嗜好有溺也必有害焉溺之深者將不勝其害也

孟寀獨溺于飲耳而竟以是喪其身悲夫孟寀孝于親厚于宗族篤于朋友之義人之有急不啻如在已以其所能發于詩歌文辭翰墨今皆在也而孟寀不可見矣爲之贊曰世之溺者聲色貨利沉酣昏墊卒以自斃君肯于飲　非聲利比而君之亡竟亦以此伯倫巨源豈各有意君負材豪脫畧軒輊何能自局以久斯世有生則死何有同異泯焉逝矣千古一軌泰山爲杯酌以江水與君傾倒君不可起我之傷思曷云其已

龍贊

方其排風雲皷雷霆霖雨天下之人皆知龍之爲靈至其屏迹百仞之淵使蛟鰐斂其威鰍鱔藏其迹人固莫測其神於滄溟也於乎使龍而可狎可馴可測知其神則將與尋常之獸等而爲頑冥矣龍豈靈乎哉

楊處士贊

其貌之温温其行之循循不離世以絕俗乃含和而抱真湖山之區雲水之濱濯清風而麾喬木采紫芝以望白雲其亦欲入虎溪之社赴東老之約而超然乎無功鄉之民也耶

祭架兒文

爾生之明年丙子吾以鄉貢而之京又明年吾舍爾之蜀戊寅吾歸自蜀爾祖携爾候里門外趨拜道左爾祖踴然喜未幾吾又舍爾而往爾時漸有知矣聞爾父往且泣且止而莫知所由也吾以舉者還京師授四會令携爾母與爾兄偕來至章貢舟師不嚴幾危而幸活莅四會六月以僭令役職調陽江七月抵陽江客土始至舉目無可親者炎風瘴霧侵人肌骨疾而死者相繼未幾爾母病爾兄病僮奴皆瘁然獨爾質冲氣揚神暢貌澤吾心且喜且懼豈意母兄僮奴病皆愈矣獨爾竟殞其身於乎痛哉彼造物者既生爾矣胡奪汝如此之速耶誠爾父行負神明降之罰固如是之毒耶爾父爲令罔敢有毫髮私取與祿俸之餘期以奉親也輕暖之服不至於身鮮美之食不至於口爾爲邑令子無異乎圭蓽蓬桑之家也携提之恩疎於往日戒約之嚴加于此時爾父誠有負

於神明耶抑汝之命也抑爾父之命也彼蒼蒼者何爲其然也於乎痛也吾來也汝與俱吾還也汝已死爾祖與爾祖母尚未聞爾之計也使其聞之痛于肝腸者何如也承家亢宗端有望於爾也今其已矣今其已矣割不可忍之慈瘞爾于厮宇之右尔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尚安爲無怖無懼

女鑾墓誌

女鑾生永樂乙酉十二月十八日辰時明年丙戌十月五日辰時以暴内傷得風疾死焉其生及殁皆在

京師崇禮坊鑾慧婉能咲語冣鍾愛于父母於乎使其無生予不爲之戚既有生矣而又夭折焉則予之情有不能已也瘞于都城外鳳凰臺之下其父翰林修撰梁潛爲誌其壙云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素菴銘（并序）

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君仲熈名其所居之室曰素菴今翰林學士胡公記之矣君　謂曰相與至其菴之勤者無過予宜銘之益予與君處者十五年矣其能知君宜無有過於予者君所居廣不盈丈軒楹戶牖之通非有雕刻藻繪之飾也盤盂牀几器用之設非有瑰奇靡麗之製也朝夕飲食酒漿脯脩之供又非有牛羊膳羞之富山藪海出之珍也然而

羅列庋致尤物乎其中翻繹披玩而不以厭者皆六經諸子百籍之書以及秦漢以來九州四海金石所刻之文怡然以自得傲然以相忘日之夕而尤志倦者又皆一時賢人志士與之相往來講而求之之際不資之義理之精微則擇之文字之奧雅不考之是非之得失則辨乎問學之純疵至其坦徑簡直渾朴無文有觸於己即發諸口非有回曲隱避之嫌而人不以爲病者蓋亦其任情之真而莫逆于心之深者有以爲之也君爲人質素如此而所居又不爲華飾

此其菴之所以名也而非予其孰能知之也哉君始自南康學子縣學教官入敎太學自太學擢翰林侍講尋又兼侍　青宮十五六年之間榮名寵祿之至而常泊然以自安澹然而自足視其在太學如在南康時其居從臣如在太學時始終一致未嘗少變然則所謂素位而行不以富貴貧賤而動者君其庶幾乎哉宜乎其居之陋而其心有以自適也君平生尤力于學公退之暇手不停披日抄書嘗萬言其學既宏矣故其文有得於古作者之意尤深乃述其所以

名菴之意爲銘其菴曰大羮不和大圭不琢破觚斲璞古道斯遠栩古至人含和內暢發爲至文輝照萬象我視斯菴渾朴不文素琴無弦玄酒在尊以悅我躬以燕諸友文在茲乎銘之不朽

崇德堂銘

淦有隱君子曰章厥謨其爲人清修自守不汩于流俗而好學篤志進于道者不倦翰林學士解公過而愛之爲名其堂曰崇德復書二大字俾揭之楣間使朝夕觀覽以自警庶幾見其德之崇也予爲銘曰

惟道之修日惟崇德日進于高曰一簣是覆堂之孔幽潭々渠々豊艸在階佳卉紛敷君子之樂敢茲明訓惟永々是若

敬求齋銘

夫古人之學固有以魯得之者然能敬以求之亦古之人之所難也生乎今之世學今之學而不知以古之道自勉者其爲古人之歸鮮矣古筠王子堅學於古而能敬者于是進士滿彥鵬爲題其齋曰敬求彥鵬又屬予爲之銘曰　聖賢之學義理精微惟敬求

之乃得其幾動靜之際沖漠無朕其迹孔昭其幾至隱欲心滋熾道心滋微當奮庭決審其要歸弗牽于欲弗屈于私勇往弗怠敬哉在茲

玩易齋銘爲蕭榮題

有莫者齋亦孔之幽林木蓊如春泉始流有莫者齋佳卉環繞彼玩易君子于焉以息左圖右書簡帙紛披未畫之前其幾莫窺曰誠無爲曰靜無欲天地之心庶乎可復山川春滿雨露時施淵默庭奮孰測其幾魚躍于淵鳴鶴在天既會厥理自忘於言素琴無

絃尊則有酒薄言酌之以介眉壽

栁溪梁氏鍾銘

潛以淺陋之才遭逢　聖主竊官禁林兼侍青宮雖寵榮之已至宵愧懼之敢忘家有老母一弟泚又典教外郡閭門食指之既繁仰事俯育之未遂於是念君親之恩厚而報稱之未遑也凜乎其不能已而予弟黌猶或恃其不可恃之身而恬不知戒可乎哉因鑄小鍾以警昕夕而系之銘曰惟惰與傲子匪攸聞惟恭惟敬乃裕厥身勿二其心歸于仁人克念厥訓永保有家

蕭氏鐘銘（有序）

泰和城西栁溪之上爲里人蕭玄輔之所居玄輔毁築其廬宏壯而高明乃冶鐵爲鍾于家以祀于神明以警于昏暮而謂鍾者八音之宗衆樂之祖可以和神人而格上下乃謁予爲之銘且使後世子孫知作之所由始也玄輔爲人和易而恭敬事其祖母與母甚謹兄弟五人相友愛尤篤過其閭入于其家孝愛之聲相接也于是爲之銘曰

有嚴渠〻有翼其楹有銑在懸喤〻厥聲衆律之準八音是則一考一擊百神來格鏗鎗震揚聲聞于天何幽不即何隱不宣惟善之積氣乃至和氣感聲應降祥孔多敬之弗怠延于孫子粤千百祀無有窮已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康惟中字說

瀧泉康君秉恒惟中其字也其友胄監生李士志以其字求予說發其義余以爲恒之云者常也中又常理之所在焉夫過與不及俱失中則失其理之常失其理之常則凡事徧行而逆施皆不可知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以至于萬事萬物之委曲微細非學問不足以致其知非誠敬不足以篤其行此惟中所當勉也所當知之者也唐虞三代

之盛君臣世守之而不失故其治與教有不可及者周之衰孔子之徒守之而其教尤未墜也及夫黃老之學行異端之說興而民之耳目始有所溺矣方其未溺而導之也易爲功及其既溺而救之雖百倍其功亦難矣自孔子殁千五百年至宋始得二三大儒區區講說其道既煥肰矣肰欲推而措之於治與教終有所不能者以其溺之久惑之固故也於乎此君子之責學者可不知所以盡其心哉文詞利祿之苟且權謀術數之縱横是非詭誕之捭闔理之失其常行之失其中病乎民而害乎道有不可勝言者矣惟中篤厚靜淑有美質好問君子之道則於是因不可不察也因士志之請故備言夫恒之理中之道非徒以告惟中又因以慨夫古之教且治者也

鍾九成字說

遂江鍾韶九成其字也其友太學生李君仕志以其字求余發其說於乎韶之九成此舜之所以盛也舜之德格于天地貫乎幽明延及于昆虫草木克周彌徧暢達而無間故其發之於聲而爲樂也搏拊考擊

此感彼應凡有形之類鼓舞踴躍各臻其極莊周肅謂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者莊子好非詆聖人而称韶樂如此此其所以盡善盡美也相去千餘年孔子在齊聞之猶爲之忘味則在當時濟〻德讓者當何如哉惜乎其世之愈遠制作之不復可知生乎百世之下者徒想像其萬一焉耳肰則吾何以復九成也余聞九成恬漠安靜無所求於時故亦無所累於心故常自得也九成推其自得者充之於身行之於家以接乎鄉黨州閭忠信慈良之發

焉肰如春和氣涵育暢達流行充滿無不自得其爲吾一身之樂何以尚哉程伯子見小兒徐行恭謹曰韶樂作矣推此而言樂之本可知也九成即是而求于其身得夫韶之功用焉將見芝草產于巖谷祥雲被于其庭與夫九變而致物者無以異也尚以予言斟之

璜溪釣者說

孟璜之所居有溪冷肰而清人以其孟璜所居也故謂之璜溪而孟璜亦自愛其溪之勝也因號曰璜溪

釣者孟璜温厚而文信愼而斂以所學授徒于其鄉鄉之人無與之忤者又安于貧不苟慕乎外此溪之所以得名而託於釣者則其志之所在也或者謂孟璜曰于方壯年誦詩書服古訓以明乎仁義之歸將必求聖賢之道而寓意于深遠玩物理之微而潛心乎高明誠有得焉則推之以行於時庶幾乎其志之得也此而不務乃屏絕世事以極夫山林之勝撫松篁於巖壑而覩魚鳥之浮沉放身於閒逸以自託于耕釣之間此太平盛時仕而倦歸者所以逸其老任其情以恬于退者之事也而豈子之所宜爲哉孟璜唲肰嘆曰凡子之所言皆予心所欲夫舍富貴之樂而即乎貧賤躬行已之方而志乎退藏此豈人之情哉顧以爲得于已者誠有命焉則安于此者亦以俟乎命耳知其有命而不能安之此躁戾而貪冒者所以可嫉而可憎也而子將爲我願之耶或者聞而喜曰君子哉孟璜也非所謂居易以俟命者耶世有鄭公之谷召公之墩嚴陵之瀨皆以其人而見重于無窮吾知璜溪之上清風悠肰而可尚者不在于孟璜

者哉余聞之爲書其說以貽孟璜孟璜姓劉氏其居去余所居尚數十里鄉先生王伯洪其婦翁也先生于余有通家之好潛心篤學肰不及仕又早喪而無子有婿如孟璜又不及見焉

魯與賢字說

與賢名啓與賢其字也其名其字安在哉盍取啓賢能敬承之謂也一日徵予爲說以自勵予與與賢同近于邑庠有文字好又累世通家其七世祖通判忠愍公其配鍾氏實吾七世祖國子學錄公婿也方有

末盛時兩家衣冠拆二聲華至今在人耳目忠愍之死直義勁氣踔厲俊偉引足以表暴百世激餘波而振頹俗與曾鷗江瀟清節高風大節相上下歲時祀於鄉校貌似儼然不可褻雖樵童牧子武夫悍卒聞其事猶毛髮森然寒竪況在後嗣子孫獨可不日淬月礪思趾美前聞人以無忝其績而紹基其家乎況與賢丰資秀朗如渾金璞玉一旦追而出之冶而煅之琢之以為珩玦瑚璉範之以為彝鼎湛盧剸犀兕而極天下之利薦郊廟而致神明之歆迨他時之利器而今日之奇寶何其美哉無愧於古人斯無愧于忠愍無愧于忠愍斯無負于鄉校矣尚庶乎正志以昌其氣傳業以宏其中慎其所尚無自棄以隨無止以不迪則續前人之耿光其名與實俱茂矣是為說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題跋

題金諭德扈從北征詩

永樂八年春

皇上以北虜冥頑弗率親御六師度朔漠萬里之外直殄其巢穴大慝所底神武威靈赫然有以震動乎邊陲而其時以文詞之臣預在扈從者凡三人右春坊諭德金公幼孜其一也幼孜平生惟從事筆墨工[illegible][illegible]于一旦身屬櫜鞬載後車於旌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盛靡[illegible][illegible]鼓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鬼鼓[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皆得以盡覽焉其[illegible][illegible]矣義宜其隨所至輒形之咏歌詠嘆山川風土之異觸目動心情之所感有不能已者[illegible]音有[illegible]於是也總若干首間以示余讀之其雄篇[illegible][illegible]偉宏美盛大之音鏘洋乎飄飄乎所謂揚厲無前之偉績者其在于斯耶昔商之伐鬼方討昆吾周之[illegible]玁狁城朔方當時大[illegible]皆見之頌歌後世得以協之金石而奏之清廟明堂之上至于今有不可泯者幼孜是作亦豈徒然哉百世之下有采詩登歌而協之金石者其

有徵於斯乎

題羅氏先德記後

右廬陵新安羅西樵先生伯崇所錄先世銘文一帙其子適均因泰和王君樵雪求予文識其後蓋羅氏之先有曰融齋先生士友者宋丞相信國文公之執友也丞相嘗誌其墓而稱其忠信篤行其夫人蕭氏之歿志其墓者又丞相也融齋子存軒寶佑丙辰實與丞相同貢慶元己未與丞相仲氏爲同年故融齋先生有母百歲丞相嘗奉觴載酒拜之堂上而存軒之歿丞相仲氏哭之以文一時交友之間不惟情好之深厚而文章翰墨尊賢敬老之禮亦傾竭備至世未嘗有而亦足以見羅氏之盛也於乎丞相之忠節與霄壤並立其平生所與多天下名士況其交友之尤厚者不言可知矣融齋之曾孫來師仕元爲臨江錄事棄官歸終身不仕其行尤高銘其墓曰圭齋歐陽公與爲同年者也西樵則融齋之六世孫與其從兄遁菴芳洲皆博學能文讀其文可知其行遁菴在元爲泉州路儒學教授西樵爲今楚王府訓導惟芳洲不仕而皆歿矣樵雪羅氏之女夫也羅氏所以盛樵雪多能道之云

題繼志堂詩文後

夫自古幽節之士梗介而特立雖遷謫廢棄之餘其胷中所蓄要不可奪也嘗讀宋史忠義傳及安公所爲楊氏忠節祠堂記知宋之所以亡而楊忠襄公諸賢之死其勁氣直義直足與日月爭光何其盛哉使其始終得位以行其志宋不亡矣於乎悲夫忠襄之十二世孫汝濟以善書預選編纂秘閣文籍暇日持示鄉先生周君公明所爲其尊府仲偉繼志堂記及文一卷予讀之知楊氏之有人而忠襄之聲光氣烈未泯也汝濟沉靜而知學尚其勉之

跋主一齋詩文後

右臨川汪秉文主一齋詩文揔若干首予讀之有以知秉文之能學也夫主一所以敬也敬者德之聚秉文養其心治其身施之以接物應事皆由此德之推則不徒名其齋矣此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而程子之所以教人主敬者皆在此也周子之主靜張子

之示人以禮其說不同其旨未嘗有異秉文其勉焉必有得于是而後可也

跋蕭氏族譜後

右蕭氏慶源錄一帙前鄉貢進士蕭雲龍之所撰次也蕭氏自梁國子祭酒子雲十六世至宋縣丞某始遷于泰和距今又十二世闔門殆數千指每歲時會合諸父皆鬚髮皓偉衣冠襜肅望之者不敢有慢心而一時子弟侍側又魁梧奇傑負邁往之氣殆不可狎視可謂盛哉其孫棨來京師以屬予題予既見其諸父子弟之盛今又覩其譜故爲之題

書王修本遺墨後

右臨川王修本先生所書李翰林[illegible]論一通先生沒其子英謁予求識之曰此先人手澤也先生苟學驟爲惠莫大焉夫文章學者一事耳然爲之也未易其立言也有法而用意之妙又在乎法之外也斯於此書含意屬辭引物託喻誠有未易及者先生因其節目分畫而疏著其旁探其緒以暢其指蓋燦然明甚亦豈以其言之有法也哉亦味乎其言於法之外也夫古之善言者無往非法而其所以言則非法之可盡故自唐虞以來言者人人殊論禮不類易易不類書周孔之語不必類皐夔孟軻之言不必類孔子至於遷固而下皆然其意趣之精深思慮之隱顯或迩而遠或疏而密觀者徒覩其妙如武夫用干將鏌鋣聯彎橫斜掀撇千萬變不窮也果可以法求之乎所謂大匠不能使人巧者亦若是也然則先生於是書雖有意古人立言之法而其用心不專在是可知焉吁先生於斯之言且爾況聖賢之微言也哉其必有所獨得而未可知也英今爲進士能文辭以選爲翰林庶吉士寶此書若拱璧然其用心要之不減其尊父也予既慕先生之歿而喜英之能繼述之也故爲之題云

題嚴氏族譜後

嚴氏本宗譜一帙上下凡十有八世其十六世孫式晏所修輯也今翰林侍講楊君士奇爲序之詳矣翰林庶吉士王君直又俾余識其後余頃自秘閣擭內藏古今典籍見吾泰和郡志教養亟取閱之郡昔邦

前世文獻忠義之偉可仰慕可誇道也及究其子孫之賢不肖克紹其家者又不能不感慨而悲嘆焉於乎盛　於前（而莫）繼於後古今皆然也所謂可仰慕可誇道者嚴氏其一焉嚴氏之先有諱　者仕宋爲本邦尹時西境寇竊發來攻城尹教邦人爲捍六訃城賴以完鄉之故老猶能傳道其事今其譜不載獨畧見於郡志盖玄晏所修譜止及其本宗惜未覩其全也然胡忠簡公銓所爲萬頃先生退齋記及挽思晦詩則郡志所載與譜合萬頃卽玄晏十世祖思晦又

十世從祖也方忠簡以直言忤奸檜被黜一時故舊皆畏惧無敢往來者獨思晦無所顧且以其子托婿忠簡忠簡挽思晦詩特識其事讀之見古人交義凛然也予自總角與玄晏同挾冊從鄉先生曾原友授書見玄晏之長大篤厚而孝友固已知嚴氏之澤爲有繼矣予舅氏御史君以貢舉來京師一女方提孩囑家人曰親表中孰有如玄晏謹厚者嚴氏之後必大我且去苟擇婿吾女其必歸嚴氏去今二十年玄晏已有孫森然家益盛而御史君之殁久矣獨念其如玄晏不妄如此也於乎吾邦之世家大族如嚴氏者豈少然能有子弟如玄晏者幾人盛於前而克繼于後將不在玆乎嚴氏之復明復昌吾又有以卜之矣故并書以識之使其子孫讀之有所興起也

題道統圖後

右道統圖聖賢一帙乃傳道廬以贊元學士虞公邵庵者又巨傳至今謝君惟高首之以夫子而顔曾思孟從之繼之以濂洛諸賢而紫陽夫子終之蓋爭畫者之意爾矣蓋夫作之于百世之上者非孔孟無以

繹其緒來之于百世之下者非紫陽無以折其衷六經述作所以寫其心也是圖之作所以寫其像也其像各不同其心寧有異哉雖然聖賢以道傳而畫者以圖傳圖在是矣道在是乎彼無方所無形像卽畫者之筆有所不能寫也謝君篤信而好學遂神交心會於此圖之表者則雖予之筆有不能寫也遂書此識之

題厚敬堂詩卷後

夫敬聖學由之以成其德者修身接物不可頃刻而

志之而豈獨事親之際爲肰哉肰深於情者或簡於文聖人因甞病夫學者之失也秀才陳仲京於是而用其心焉則事其親者至矣而於其身之修德之進及夫聖學成始成終之要又將日求其說而不止其所至詎可量哉仲京又甞以善書預選留秘館天下賢士所聚禮樂之府也廣大卯深之論制作淵微之意弥綸張施之具日接乎見聞養乎其中子深博乎其外者又廣吾知某之所造就者殆非常人所能及矣登其堂讀其記序文詞因爲之言

題松齋處士潛德卷後

余昔假令陽江適金華朱君思全爲丞于廣之新會縣新會與陽江接壤聞思全爲政闓通而簡易欲一見之未得也久之胥會于新興飲酒樂甚及余來京師又三年思全亦來同與修永樂大典出入秘閣相往還益知朱君端靜而恭儉其材足以修政而立事意金華多名士故思全得以薰陶其材器如此一日思全過余旅邸示余前太史蘇君伯衡所爲其先君松齋處士世與墓銘及學士解君縉紳所爲表讀之知朱氏先世多貴顯而松齋之恭信足以服鄉閭友悌足以率宗族吾於是乎知思全之賢有以致也思全之從子仲智甞爲吾吉郡守亦廉平有威惠民至今懷之

跋姚通判望雲思親圖

右望雲思親圖者通判吉安府姚君某宦遊于外不能忘其親爲是圖以識其懷者也夫通判君誠於愛其親又能推其愛以及其民故郡之士大夫皆樂通判君能以孝施於治也爲歌咏之夫吉大郡也其民

之衆治之之道尤難獨通判君推其心以及其民故其民亦甚愛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爲民父母而無豈弟之行者焉能使之不壽於已哉吾觀是圖誦諸賢之咏不徒知通判君之賢而又有感夫世之之爲民父母者之失其道也巳

書南溪蕭氏族譜圖後

蕭氏五代時有諱球者由金陵徙長沙球生軍巡判官覺馬氏之亂覺徙居吉之永新遷泰和之禾溪子茂貞遷盧源茂貞子滙又遷盧灘滙長子大亨事始

居南溪自球距今十有六世而居南溪者十一世矣承事五世孫賜舉始以薦爲撫州府同知歴山東都轉運鹽副使歴官廉潔終身常修譜於其先世有以弟後于兄者數人相循不改君皆舉而正之於乎其爲譜如此其行事大槩皆可知矣然自君之歿五年于此矣其弟賜翔不忍沒其兄之善以其譜求翰林學士胡公爲之序學士君與運副交厚因序其譜而著其行特備使觀譜者讀其文知運副兄弟之賢而蕭氏之所以爲盛者在此而世之爲譜妄亂乖謬不

知正之反寡竊移易以自誣者可嘆也哉賜翔以運副君之孫準後其子叔炎學士君又爲改準名爲封其不忘情於運副也如此因牽聯書之于以見二人者交道之至也

跋西園翁傳

西園翁居城西予家又在其西柳溪之側有畦數畝松竹雲霞渺然如巖谷之幽此先君畦樂公所以朝夕吟哦放情其中者也翁之園廣不盈畝跨于通衢種蔬藝藥其香郁然行者常側足而望其門中益其所適迨與先君同然也先君喜飲翁亦以酒自縱故二人者常相往來草蹊苔逕見屐齒之迹累累然者非翁即先君也翁今雖已老猶痛飲豪語如方壯時獨先君不作矣悲夫翁之學究焉往年受經於三華蕭先生之門其時予爲童子尚未知學也翁以其學教于鄉者幾三十年而予仕於時周行天下列官于朝者亦十有五年矣追念往事恍如昔者忽得亡友楊之宜所爲翁傳讀之益有感焉因書以識其後蓋距之宜之歿又一年矣

題冠朝郭氏家録後

右郭氏家録一卷凡七首前吏部尚書劉公崧既編録而正其乖訛別其序次又爲題識其後公之於此亦勤矣哉蓋郭氏自唐汾陽九世至僅與其子之美同登宋景祐二年進士第僅自祠部員外郎卒官贈大常博士之美自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國軍編修國史遷集賢學士以歿其所録者真宗所賜進士詩傳士登第後所作七言及仁宗時節詞之類皆在又有當時所爲彥常墓銘一通讀之知其文慶曆嘉祐

初歐陽公知貢舉時登丙科與東坡蘇內翰南豐曾舍人皆爲同年其母夫人陳氏丞相堯叟之孫而彥常娶南豐曾氏卽舍人從女也其後慶甫之殁銘其墓者其榜首章衡題其額者坡公而表彥常之墓者又坡公之子邁也當其盛時一門交友姻戚無非顯者卽此猶可以見惜文字所藏零落者多此特十百中一二耳博士父子事見郡志者與彥常銘又合然自集賢而下諸系散失于後人世次有不能考者此又深可惜也是編僅存於集賢之遠孫存敬存敬殁流落於他姓而其從子以存復得而完輯焉因暇以求予書於乎宋眞仁之盛博士父子遭遇殊常天下之士孰不仰慕而重之如誥詞所謂名冠朝廷者豈虛語哉則其斷編遺墨有足考者在邦人士子所宜愛重諱恐見其泯滅也此尚書公所以拳二於此而況其後嗣子孫也哉因爲之書以存賢而知學觀其用心於此亦可知其爲人矣

題湯君如川潛德堂後

予觀謝太傅稱陸士雲身長九尺吐音如洪鍾未嘗

不悲噫吾友如川也如川貌魁梧音偉孝敬而慈愛與人交氣和甚雖浪語諧謔忘懷傾竭而其愛敬於人者常油然也如川殁一時所與交者皆相與爲之詞以哀痛悲悼其不幸讀之者如見吾如川蓋其交之厚知之深故其言之也無異乎其平生世之苟富貴無可稱道者或强要文人才子爲諛言以欺後世讀之畧不肖似其人甚矣可咲也後之人苟欲知如川者不必親接其顏面讀是盡之矣予與如川別去者十年余來京師之明年如川由科第選入翰林被遇簡拔恩垂隆渥方期顯庸於時以光耀其二親而如川已殁矣既殁而數尺之棺尤不能免竟燬于火於乎世有賢如如川而受禍如此之烈者獨何哉夫死生常理君子常修身以俟之其間長短得失何足深較也如川之心志材行見於諸公之作詳矣姑書此以附其後使其二親讀之知如川雖已殁而所託以傳于後者方在此無窮也可無悲也

題劉州判墓銘後

泰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

雖接物和同而中情極尚重少許可然獨愛仲啓仲啓判陝州時以事逮至京師事不白公郎爲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材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恠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仲啓知其恠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艷殊常郎命拔去之

池水爲之赤恠遂以息恭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與隸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爲之傳甚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恠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恠孔子不語恠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如仲啓恠且不作矣仲啓既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爲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之知獨傳此異事事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于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鯉舉于鄉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吳彥文先生所爲仲啓墓銘請予此有感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載生元婺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良良生教賊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絕不至教貴城書序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者十餘人良即公之從父也公之

尊公某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

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

皇上即位之明年纂修

高皇帝寔錄公與予寔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之知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史書畢升江西

叅政既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
皇上欲救知　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爲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加其壯時今觀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藏于家云

書趙氏族譜後

右天台木菴趙先生季通所修本宗譜自恭肅王元

儼至先生凡十有三世恭肅而下至汝岷凡九世其世次詳於宋史宗室系者可叅見也九世而下至先生非復宋史之紀特見於所修之譜而其世次猶因其先朝所次之字以爲序於所自出之宗則先生尤致其詳者也然見於其譜與載諸史微有不同者先生亦不敢增損其譜以求其合於史氏所書大抵譜之載相承於先世者未必皆失寔而古今史官所紀載其事有詳略亦未必盡得其寔也此又先生修譜之微意焉先生篤厚而有文學始自永豊縣令改國子博士明年遷司業又二年改北京國子司業陞
趙王府左長史其時臨川董公子莊亦自北京國子司業陞爲右長史自二公之去太學久矣而語司業之賢者必以二公並稱之及其爲長史也士大夫又以謂極一時之選他莫之及其可稱也夫趙氏之後何其盛也因先生求予書其譜故并及之

跋胡氏族譜後

戶科都給事中胡君濙與予俱以扈從還自北京因暇日出其先世族譜一卷屬予題之按胡氏之先世

本南昌人有諱特者贈太傅岐國公避五季之亂因徙于晉寧後三世曰宿事宋仁宗英宗累官樞密院副使其勲業著在史冊自是而後若尚書右丞宗愈轉運副使宗哲端明殿學士世將登兩府列侍從者益嘗接迹于時其諱中立爲常州置制使者則今給事君之五世祖也於乎亦何其盛耶給事君爲人溫靜而愼密朝夕侍上左右承眷注尤厚益其先世所積者深故其澤及於後者遠也夫譜牒所以紀先世以詔夫後之人也使其先世烜赫盛大之積足以垂

之無窮而子孫乃不能修其行以承其緒則未有不泯滅廢墜於世而莫之自見可嘆息也因觀胡氏之譜知給事君之賢竊爲之喜而又以知夫盛德達才之士薰陶涵育以至於成者未必不由於世家慶澤之積有以致然也

書爲善堂卷後

同安宿松詹子淵氏構堂小孤山之麓而名之曰爲善永樂癸巳秋予上京師舟行留宿山下過子淵而愛其名堂之善也因告之曰人之欲爲善如農之種

穀擇嘉種而播之猶不免稂莠之生而今之種之者稂莠也欲望其寔之爲嘉種可得乎人之不爲善而欲祈夫善之報也決無之理也子淵誠於爲善者而其堂特勝盖自大江之流過九江合南部西蜀鄱陽洞庭之水以歛于一壑而小孤之峯岌肰獨當其衝雲霞之飛盪蛟鼉魚龍之出沒變怪恍惚之狀見者爲之動心駭目子淵于是朝夕覽望亦足以自快矣名堂之善而兼得其勝故予告之以爲善之說而且道其勝者所以識予之遊于子淵之堂而兩得之焉

跋篆書千文後

今之篆書大率本秦人小篆也始皇初併天下命李斯爲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而取史籀之大篆者省改爲故其字差少多假借以通其用漢許愼之爲說文本之此也肰孔子之書六經左氏之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本之倉頡以來文武周公之舊故其字未嘗簡於乎不本之六經之備而專從秦之省改斯無足怪者許氏之爲說文本之斯之省改而不知有文武周公孔子六經之舊邪又何也幸而六經之存自可

考見而彼之所省者無害於經之全也學古之士其尚考之于此乎抑有能擴而充之以臻極其體用之全者乎吾同里生劉素喜攻篆書吾愛之爲求中書舍人陳公登所書千文俾以爲法因又告之以此雖肰三代之典章文物湮滅於秦而不可復見者多矣又豈獨書之一事而已哉

題脊領圖

近時有邊文進者善畫翎毛爲翰林周編修孟簡寫鶺鴒圖極佳凡畫羽蟲要在飛鳴有意而於鶺鴒又

必有急難關心之態蓋又在飛鳴形似之外也遂公作此筆法似亦疎略而細觀其意度迨非草草書者可及豈歐陽公所謂忘形得意者耶於乎論畫尊之詩而又觀之於此真能使人動念可喜也哉孟簡屬予題爲書此以識其後

題蕭子喬行卷

昔東坡以燈照壁自寫以問人識與不識皆知其爲東坡予嘗於此而疑之彼甞識東坡者固知其東坡也設未之識何從而知之然又以謂如東坡英偉豪

宕之氣固何待審其眉目之似而後得之耶子喬善寫真其來京師所遇無貴賤老少凡道人劒客書生小子之形狀所寫輒似試爲予寫小影予不能知其似與否以問人或平生之密顧嘗視而莫究或偶然過者一見而卽知其爲予予不知其爲何說也因卽而思之豈龎而究者卽其形之似彼倏而是者固亦得其神之妙耶形不可不似神在似與不似之間尤難能者而子喬能之矣其爲技豈不良也哉子喬屬予喬寫林壑之幽趣貌烟雲之遐蹤于其還也書此以贈之而遲其重來也

題宋理宗墨迹

右光風霽月之語宋太史黃山谷以称道周濂溪先生者理宗於萬機之暇操夫翰墨遂輒及此其尊隆道學拳拳之意于此槩可想見惜其後委任權奸國事日以不振良可嘆息夫尊崇聖學莫如理宗而用人一失宋之弱滋甚焉得失之際可以觀矣

書袁鏞死節傳

士君子于死生之際忠義所激非必有民社之寄惟

其理之當而已苟得其當雖閭巷韋布之士其志節之高有足尚者視彼高爵重位一旦臨害反淟涊低佪偷生以自全者其相去得失豈不遠矣哉宋之士有曰袁鏞天與者四明人也徒以一進士當德祐丙子之際國事已去傍徨無所歸適元兵壓其境遂以其友治海制置趙孟傳之命慨然往陳大義竟不屈慢罵死烈火中於乎天與之死可謂得其當矣當宋之亡死節之臣率多光明偉傑而天與有足異者非食焉不避其難者之比也至舉家十七人者皆之亦

皆赴水以死惟恐辱其身以負於鏞則尤爲難焉天與旣死惟存二幼子澤民澤民之孫珙以忠亮受知聖上爲大常寺丞以及珙之子忠徹今仕爲中書舍人一門之間父子俱荣天之報施于袁氏者可謂不薄矣讀其傳而異之因爲書

書楊處士墓銘後

夫爲君子者惟其心之仁而已其心仁焉則自其身行于家推之鄉黨以及夫鳥獸草木無不蒙其澤者苟其心非仁則自家至于鄉黨被其病者有之矣欲

望其有以及物何可得乎觀建寧楊處士[redacted]平生急義好施所以及人者自宗族至于鄉黨不可勝數至於戒無毒豀[illegible]鴞彀戒當春毋燔山林之類其及物者又無不曲盡[illegible]非其心之仁可乎至以片言止暴掠活城中老壯幼萬口則其爲澤又大矣夫布衣之士存心常患其施之狹也而處士所爲有如此者使有爵位民社之寄其所至當何如也處士之配曰阮氏鄉家尤有法今其孫荣列職禁林兼侍青宮寅恭小心鮮有其比其所至益未可量者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信哉因讀諸公所爲處士及其配銘誌行述竊有慕焉遂爲之書

題麗氏譜後

右吉水麗君文遠所修族譜一卷著自六世祖叔達而下其上有不可考者則缺焉又其先世有以季父爲之子者皆舉而正之文遠可謂得修譜之法矣夫譜所以明吾所自出也或有所脫寧缺之爲愈而世俗往往牵合附會強承他胄以自絕其先至于尊卑之次人倫之大反畧而不顧有如文遠所爲其過于

人豈不遠矣哉麗氏先世宦盛今文遠從子明叙又以善書仕爲中書舍人其爲人循〻雅飭明叙予所知者其未知者益多也夫盛于前者嘗患其不繼于後麗氏積百數十年益盛不替如此豈非其先世所積之厚者至肰哉宜其譜之修有不緩也譜成明叙携至京師余觀之因書此以識其後

跋唐詩後

唐諸家之詩自襄城楊伯謙所選外幾廢不見于世雖予亦以爲伯謙擇之精矣其餘雖不見無傷也肰

而學詩者於名家之作固當觀其全也況夫珠璧之産汰棄瑕玼之餘精英奇絶之未泯尚有足愛而不忍棄者讀者要知所擇可也是編予得之翰林侍講鄒君仲熙及修撰王君行儉二君之收緝勤矣惜其於五六言古體猶未暇及之也予既抄錄爲卷遂書以識其後

跋陰何詩後

右陰常侍鏗何水曹遜二家詩共若干首予既錄爲一帙又求宋秘校黄君伯思所爲水部跋尾一首錄附

其後觀跋尾所稱二家詩初尚多即今所錄十失其八九所存者特零落之餘而世又少得其本亦可惜也夫詩之變至二家詞益綺麗而格調之卑弱亦極矣故選古者於此輒棄而不錄非無意也雖肰唐之始音寔權輿於此故以李杜之豪亦愛賞稱慕之不置其語至徃徃有甚相似者則又何可以其卑弱之極而遂少之耶特其音調于古則已遠于唐又未盡純此所以爲二家之作也近時益有慕而效之者因擇其所作之似者得若干首附其後亦足以見作者之用心也

跋柴宗禮傳後

右前史官蘇公伯衡所爲柴宗禮傳稱宗禮塟其死友金觀而下三喪予讀之嘅肰嘆曰宗禮誠篤于友道者哉夫君子之行無小大在合于義而已義之所在雖小可卜知其大雖千駟萬鍾之重殺身成仁之難皆可以類推見何則其心志固篤於此矣特所因而發者不在此耳自宗禮之所爲塟死友一事非甚爲難行之道也肰其心可謂急于爲義者矣推此以

求之天下之事苟有大于此者誠得如宗禮者而爲之無難矣況宗禮之廉節善行多可稱道使得馳騁於當時將見其雄名偉節垂於後世而無窮惜乎其止於斯也肰吾觀古之君子豈必盡馳騁於時後著之于不朽耶世之觀人者徃徃駭其非常於其常者每忽而不察如宗禮之事是已是又可慨也故爲之書宗禮有子某仕于　朝以兵部武選員外郎擢拜江西參議聲甚著今復入爲兵部職方郎中云

跋壽樂堂詩卷後

南豐李君宗桓母夫人年八十既壽考康彊而宗桓日致其養豐絜鮮好極一時之旨甘且搆堂以居而名之曰壽樂衆皆爲歌詩以美之宗桓求予一言夫人之有親如宗桓者不少也求其養能如宗桓者千百中一二耳宗桓爲陽江縣丞其爲政閒敏通達凡臨乎其上者皆称道之蓋宗桓能顯榮其身而及其親之恩也庶幾乎其以志爲養者哉宜乎諸君子歌咏頌禱于其堂之作也予嘗爲令陽江與宗桓爲同官書以識之

書胡學士扈從記後

扈從記者今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從
皇上幸北京在道時之所記也自二月壬午至三月庚午鑾輅車行殿之際而無時不在　上之左右者蓋公以篤學純誠簡在　聖衷凡一時
聖謨睿斷經營圖治之深意公卿大臣未喻而難言者公皆預承其論議而未嘗以言于人人亦不得而聞也意其所記者在此及觀之則皆山川道途耳目見聞所及以至起居食息細故之小事豈公平時所不言者于此亦有不書耶將書之而于義有不可者乎夫古者史載筆士載言彼誠有所書所以傳之無窮也然史之所記者士有所不得預士之所書者史有所未暇也獨公於今以文章顯名當世遭遇殊常遂得兼斯二者而于朝廷之盛美因休揚厲鋪張見之記注形之歌詠足以垂示萬世而傳無窮于士于史之所職業可謂兩盡之矣則又因其餘暇自其躬之所處行止作輟之間以至交友同遊清論雅謔之相接皆備書詳述而無有所遺焉于此見公雖平居

宴閒情放意適之頃而所以酬酢委曲之際皆坦然可書以示人而非若他人閒居之所爲者輒無足道求其可書以示人者無有也可此公之所以不可及而上之待公之厚者其有以哉

題葛氏族譜後

廬陵當宋崇寧間葛文康公爲州教授于時從公學者三百人翕然多爲世名儒及公之去累官爲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以國子祭酒致仕而歿既　而廬陵之士相與爲祠以祀公之像與歐陽文忠公楊忠襄

公舍人王公並號四賢而胡忠簡公寔爲之記蓋其時距公之去州學者已六十年矣其後終宋之亡廬陵忠節益與祀于鄉校者名與霄壤並而公亦覩似如故歲時奠薦罔有怠忽雖士之忝其先師在禮有當然者要之公之教在人心者有不可忘故也去今三百餘年公之十一世孫大常寺丞清臣以其譜屬予題之予念常拜公之像于鄉校讀忠簡之記而景仰其烈今又與大常君以鄉邦之好並仕于朝覩其譜知其子孫衆多而賢其故不起敬也哉因書以識之

題薛節婦傳後

予讀翰林編修鄭君好義所爲寍海薛節婦傳而嗟夫今之世閨門女婦之行有合于古之道者庶幾其有警于世也蓋節婦年未三十而夫亡卒能守節誓死不二其志於乎此共姜氏柏舟之詩所以見錄于聖人而垂戒于無窮也彼徒一女婦耳若夫傑然忠烈之士世豈無之苟有以著之皆有以警于世也

題高閑雲集後

右高閑雲集一卷詩凡若干首北京國子司業董君子莊之尊父養性先生之遺作也先生處乎山林小平無一物汨乎其中故其見于詩者油然曠出乎萃類而不可及也於乎先生之不作久矣讀其詩可想見其襟度其亦善于道其性情者哉先儒以謂人養得至情之極則百慮自然精明先生蓋養之以情者也苟知先生之所養則其不可及者豈獨詩之一事也哉

瓊林萬玉圖引

蔡君學淵爲秀才陳仲京寫瓊林萬玉圖筆意精雅

京師見畫如渭川千畝使人塵慮頓消矣然學淵與仲京嘗預修書秘府從多士雍容玉堂之署光華而敷榮此畫之作其意有在哉仲京子同里年少有美質其進于學者未艾風霜勁節上干霄漢他日子當見之其勉之也

題香山九老圖後

嘗觀南華生之言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又曰無爲則俞俞俞俞則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之香山九老者果皆俞俞者耶九老

年之寂高者元奕也其差少者樂天也樂天宦遊三十載退居于洛合九老而爲尚齒會洛陽爲天下之巨麗而九老極一時之風流石樓香山之間龍門八節灘之上少微之星熠熠垂芒而衣冠皓偉賓遊雜遝酣嬉淋漓或奏琴操秋思之商聲或嘆家僮奏霓裳之法部或命小妓歌楊柳之新詞興盡而止兀兀然舉天下之得失曾足以累其心其視劉伯倫閉婦言而不聽王無功遊醉鄉而不返者又安能彷彿其樂之涯涘哉信所謂俞俞者也雖然人徒知九老之

既老而不知九老于未老之時也知九老之甚樂而不知九老深憂之未嘗忘也當是時唐綱解紐藩鎮跋扈奄豎美威搢紳爲之斥逐雖有裴晉公以身繫國家安危曷亦得以少吐胷中不平之氣耶於是九老者歲月坐成晚矣自托于流連放棄之間者豈其心哉固不已而強自寬也況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用武所必爭之地一有不幸如前日之安史者則臺榭苑囿之勝匊爲茂草矣果可以保其樂乎吾知九老雖衰未必不念及尒也不然年九十之尚父猶思經綸於周室年八十之綺皓且定儲皇于漢家九老雖衰果可無意于世事乎然則九老之俞俞乃所謂感慨也感故表而出之使世之志于事君者無自託于九老九老非得已焉但九老中有僧如滿者今亾之竊爲弘文館諸翁而遂其半未知是否中書舍人解縉既序其端而給事中王子誠屬予序其後如此云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

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　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佈許爲間一二讒人助于外于是禁近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頼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阯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于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

建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寔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論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肰猶未悉陳下戸非出　上命識之也南人者皆未釋有毀晃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貲收殯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于泰和縣北下龍門仰天湖之原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荊南又七

世曰勝用仕南唐爲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黃州府人爲翰林院編修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發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潛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嶷肰有矩人志嘗受經于鄉先生王子啓及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發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日故

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谿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選明師用之乘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論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以

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猺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踉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于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修　太祖皇帝寔錄書成陞翰林修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帶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修

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　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共從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其過于

上上問具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于時以文事稱焉　皇太子尤爲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陞侍讀明年復北狩將發

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甚明年及于禍矣嗚呼用之閤爽弘毅耿介自執其邪足以媚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背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于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壯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蕭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諍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權好如初焉用之卒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棨楫榆皆知務學果棨皆舉鄉貢未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劉準孫男幾某某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于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于余哉故其塋也

宜余銘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楩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咢其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費晉爲善罔報顏短跖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俟者其永不亡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撰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泊菴先生文集附錄

附錄

仁宗皇帝御製詩

重陽日

儒臣承簡擢職業在掄揚贊輔言

皆正睹咨論獨詳清時當泰運佳

節又重陽擧酒同歡祝吾

皇聖壽長

賜翰林侍讀梁潛

冬至日

侍從有嘉士朝端斯得人夙昔自

鄉王接見情益親旦夕資論納豈

獨詞華新仲冬風日暄和氣如陽

春湛湛樽中酒歡肰對良晨

賜右春坊贊善梁潛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永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

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

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

贊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群臣間

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爲多右二詩前詩

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

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

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

互見也觀于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

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爲寶率持去其子棨能記

憶二詩比求善書錄爲卷以臣士奇

先廟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

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容賢也仁明之德從古

鮮儷焉潜卒後七年　宮車上賓想見
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御于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
息徒抱烏號而永慟覆覩此卷拜稽三復老淚
横流謹識歲月如左
宣德庚戌四月甲午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
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謹識
右重陽冬至日二詩賜　翰林侍讀梁潜者皆
仁宗皇帝御製永樂十五年
太宗皇帝復廵幸北京

仁宗皇帝在東宫監國今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時爲翰林學士兼左春
坊左諭德臣潜亦兼右春坊右賛善皆留輔導
仁宗皇帝緝熈聖學道德日新而尤篤意文事臣潜
忠亮清謹學問該博而文辭雅正所言多契于
上心　上深重焉二詩是年所賜者皆　上所自書
觀詩之所云則知臣潜之所受賜不苟然也明
年臣潜坐累赴北京以卒而諸子不在側于是
二詩皆失之　雲漢之章奎璧之文必有所還

終不淪晦然梁氏之子孫與凡知梁氏者皆深
惜焉今年臣潜之子棨會試來北京記憶
聖製求吏部郎中程南雲繕寫成卷俾臣直識一言
臣謂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百世之下不必見
其書凡今之所予者莫不以爲榮今
宸翰雖逸而　睿詞具在所以寵嘉梁氏而賁飾
之者豈有窮哉梁氏子孫尚永寶之
宣德五年五月朔日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
兼翰林侍讀學士臣王直拜手謹題

又

永樂丙申冬十月　車駕還南京越明年肇建
都邑春三月　上復北廵命　皇太子監國擇
賢臣職輔導翰林學士兼諭德臣楊士奇翰林
侍讀兼賛善臣梁潜與焉
仁宫在東宫優禮侍臣　恩意尤篤嘗
御製詩二章賜潜因重陽冬至喜而作也詞氣和
暢奎畫飛動　君臣相悅之意于此焉見之明年
潜卒卒後七年　仁宗即位一時宫寮率見簡拔

潛以淺世故不與豈非命耶於乎君臣以義相契而濟之以道於安逸之際讌會之頃不忘警戒乃有所成以舜之聖皐之賢當泰和無事尚相與賡歌責難仁宗好文如漢文皇唐太宗凡形諸歌詠必寓以餙勵之意臣學夔時扈從北征未得瞻仰宸翰慟仁廟上賓今既六年潛仲子桼來京師以錄本來言臣敬覽而悲之謹拜手稽首題其後亦以識臣之思之無已云

宣德五年四月壬辰翰林侍講臣余學夔謹識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時兩製詩賜翰林侍讀兼右春坊右賛善臣梁潛其一於重陽日其一于冬至日蓋皆永樂丁酉歲也時臣循與臣潛所居密迩親見中官賷至各有東宮圖書并賜時物竊自感激以爲儲君厚遇輔臣如此前此所稀見者而士君子獲遭逢亦何其盛也哉越明年臣潛卒其子弟皆無在側者二詩的本遂以散逸於乎龍泉太阿秘於地下變化飛騰尚不能免況乎

天章雲翰至寶之精安保不終歸太空耶臣潛子桼能記憶二詩謹錄裝潢之世寶于家以寓無窮感戴之情尚示臣循俾識下方伏惟天之所爲至大者日月星辰之文垂象于萬民也聖人所爲至貴者雄能命德之文垂輝于萬世也仁宗皇帝宸奎之著如日星之麗天而臣潛有得焉其殆與之相爲久遠雖沒豈不猶長存乎梁氏子孫尚謹敬之亦足以見乃祖乃父弘才清德見重于當時如此也

宣德庚戌四月甲午翰林侍講臣陳循謹識

又

永樂中伏嘗再至京師見翰林侍讀兼右春坊右賛善臣潛事仁廟於東宮甚見知遇朝之暇隨事觸物命賦古選詩不限篇什臣潛既退錄示所知因得從旁竊窺愛其清新簡淡而寓意忠益今幾二十年矣又獲恭覩仁廟節日賜臣潛近體選體各一詩詞旨煥發如日月光華照映簡翰而褒獎屬望之意溢於言表於是

再拜稽首興而颺曰昔虞廷君臣賡歌以相責難成
周亦有伐木天保之篇以詠
君臣相與之盛今觀乎我朝其風豈減古哉朕詩以
詠性情言之精華在焉方是時猶且相應答如影響
則夫臣潛之篤於弼亮與
仁廟之多所眷注驩朕同一心者獨又可量耶於戲
槩可想見矣　宣德庚戌仲夏朔
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儒林郎臣曾鶴齡謹識

仁宗皇帝御製詩二首賜翰林侍讀兼右贊善臣梁

潛少師兼兵部尚書臣楊士奇少傅兼吏部尚書臣
王直少保兼戶部尚書臣陳循翰林侍讀學士臣曾
鶴齡侍講臣余學夔題識之矣今其子楘為廣西右
布政使復求琢書于石而勒之楘欽仰
聖製思纂先德欲以傳示於無窮也而楘之兄果弟
楫皆出為縣令季弟榆讀書循禮俱克世其家豈非
由乃父之賢業膺　聖明恩眷之隆有以覆庇之哉
景泰三季龍集壬申九月乙未廣西等處提刑
按察司僉事清源臣雍琛謹識

恭題
勅諭後
永樂六年
太宗皇帝巡幸北京
仁宗皇帝以春宮監國南京
宣宗皇帝時為皇太孫勅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五
人左右兼弼以古先帝王及我
聖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規模開陳先臣潛時為右
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修撰忝與末列恭承日

侍宣陳唯謹
二帝敬加朝夕業業緝熙
國祚與天地並久寔肇於斯尋又勅文武群臣之
在南京者協力留守當時同事感荷遭際各錄
副本珍藏以為家寶此則先臣所通錄者也先
臣自洪武中出牧以言大政遂蒙簡拔入為翰
林修撰
太宗皇帝正位預修
高廟寔錄總纂

忝乘代典延職春坊兼翰林修撰歲滿陞侍讀

仍治春坊事凡十餘年尤爲

仁宗皇帝所眷注嘗

御製二詩寵勵以盡賡歌相與之責恩至渥也明良

相契豈偶然哉臣恒飛白近尚百世之下猶敬

思穆穆天章炳燿下賁蓬茅家人父子欣瞻對

越昭乎日月之照臨蕩乎天地之覆載其

上之至仁哉

上皇在天眷佑

文明臣奉遵進叨濫官秩敢不勉思盡瘁以圖補

報萬一稽首拜手謹書下方庸申感戴不勝戰

慄之至

正統癸亥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臣梁棨頓

首謹識

泊菴先生附錄終

頤庵文選二卷

（明）胡儼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頤菴文選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胡儼撰。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以舉人授華亭教諭。永樂初擢翰林院檢討、與解縉等同直內閣、遷國子祭酒。洪熙元年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二十年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史稱儼少嗜學、於象緯占候律算醫卜之術無不通曉。又稱是時海內混一垂五十年、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纂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皆爲總裁官。而以議論戇直、爲同僚所不容。故久於國學、未能大用。其詩頗近江西一派、詞旨高邁、寄託深遠。與三楊之和平安雅者氣象稍殊。文章則得法於熊釗、釗學於虞集、授受淵源相承有自。故其氣格高老、律度謹嚴、可以追蹤作者、卓然爲明初之一家。明史藝文志載頤菴集本三十卷。此集詩文各止一卷、乃後人選本、非其全帙。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其槪矣。

頤庵文選序

登崇山則知喬木之衆也既而入巴蜀登峨嵋見梓檟焉小者合拱大者千尺枝干層雲根蟠巨壑經千萬歲而風霜不能凋斤斧不能加者則知其材矣吾於人也亦然見歐陽公以為幸也及見曾南豐蘇子則又知其人焉今士之於世也可以立身可以行道而不棄於當世者有如歐蘇南豐者乎其文章之作有能如三子者乎抱其道之器而馳騁乎廟堂之上游泳乎六經之中規矩乎政治繩墨乎綱常醞釀成太平之業其道將以傳乎萬世之下亦將老乎文學曷能行其道哉是書者豫章頤庵先生國子祭酒胡公之文集也觀先生之文則知先生之德之行之才之志出於人也尚矣蓋文可以觀人可以取士故聖王之所以得人未有不由於斯自漢唐以下得其文之傳者獨韓柳二人而繼之以歐曾蘇三君子而已文豈易言哉今先生之文其辭雍容而其氣洋溢藹然蔚然之意見乎言辭之表故其文幽深淵源人莫可測仰而觀之若匡廬華嶽巍巍然有不可窺以山水莫能窮其分寸俯而察之若彭蠡洞庭浩乎洋洋莫能得其涯涘隨而思之若空明之灝瀚味而咀之若玄酒之醇大羹其高處若躡層霄挽牛斗而凌河之上其妙處若郢人之斲堊凛乎其不可犯而又得之若烟霞也若桃源春曉霞舒霧捲旭日初旦也其抑揚也若天駟既駕振轡一鳴而萬馬皆瘖其壯也若橫槊西風揮戈

指日其清也若老鶴之巢松孤標之峙月其幽深思遠者若幽蘭之發乎深谷但潤其芬馥而已則其所從來非有根力者焉能識也是知文章之於得人也難矣先生始以文學魁鄉貢三任黌宮之職再擢縣令以齊百里之命遂入翰林以掌絲綸出納帝命於

明堂之上再拜春坊為青宮諭德輔贊皇儲未幾榮天下文章道德之士取才德之優者獨先生一人耳以繼宣聖之道為國子祭酒師範天下可謂貴矣榮矣如是者幾四十年先生以老疾辭祿告歸天子不忍其去國再拜

太子賓客歸豫章之城南卜築以居可謂介爾眉壽綏福以老以生士之於世行於仕途而得榮祿歟思者雖古之則哲然能及矣其肯田方伯靜者好學之士也嘗從先生之文叢焉一日予以文學付諭伯靜乃出是書而歎之其間文理皆出人言意之外式一篇之中一句之內有清情理之異者有出於神

奇之妙者不覺心與神融且驚且喜求嘗不為之旋卷與嘆然怡然自釋便覺胸中有所得從若達志感寓歸依之賦別墅之文聽雨之記大有過於人矣其楚詞也如謁文巡村祠及石鼓毀壁秋風等篇皆悠然緩讀其意趣高古而人所形容不盡者而皆深之矣又若友竹友桐之序皆綿乎寫造化而得物之性情

可謂盡其神矣豈庸腐可得而想像哉至於詩詞樂府之作如述古雜詠之詩大能感發人之情興又可嘅也其碑銘墓誌也如溫忠武公廟碑之作皆能昭述前烈以繼後世萬古一日也若是者實文章之歐冶可以陶鑄後學嘗謂文章乃天下之公器其高下淺深蓋有不可掩者矣故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豈無一言以述之乎是謂桴布鼓於雷門擊瓦缶於宣室誠可愧且宣德壬子正月十六日涵虛子臞仙書

文運之興與世運相表裏士之生於其時者亦必通經博古積學制行得以昌其辭積和順於中英華燁煜炳乎其不可揜也南昌劉君思賢學好古於經史百家之言靡不研究發而為文積以成編予得其書而讀之其氣英爽其辭於理其所本一歸之義理之精微畢備之雅正無委靡不振之習有浩博宏深之容其所以發之於中不淺而深也明矣文章之行世其來已遠唐韓子極其弊而振起之至宋歐陽子與蘇曾王諸君子一時文章之盛何可及也近代作者南北不乏其人蓋亦有會通振揚乎唐宋之聲與者矣至六十年間予得承事先輩熟而論之尤歷於敘事之簡當書法之公正歷亮辭而無滯也重斷制而明切也且曰長江大河平鋪淡流高山深澗兔出激湍急注而非文也執筆者想像而求之有臨者可知矣論者難曾也若思乘

國家之興運當隆之深博究書籍之與名

物度數之故註箋訓詁之繁一字積而萬數之年方富力益強其必將鳴乎國家一代之盛而追踪乎古之作者同題其集之誦信其有傳于世也

洪武甲戌三月七日鄱人熊釗序

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豫章胡公若思彙其文凡若干卷屬予為敘予隷陋寡昧焉窮探精蘊之功之閎深博特之見何足以敘公之文哉故久無以應命而公固屬之有不得辭竊惟文者言之成章而可誦之謂也古之立言君子脩辭以著其德業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然徒能言而不本於道德之實是亦無為而已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蓋嘗求之六經之文平易簡淡而理致微密大而無所不包小而無所不備故斯道之所寓者亘千萬世而不息也若大戰國先秦之文務為險僻奇怪艱深誇異捭闔縱橫以趨時好之非不美而文辭畔道矣今公之文沉實不畔滋厚雅贍有昧宿之氣蘊之乎欲追古立言之為蓋其交師傳之位表學者必以明經講道為務而不為虛言要其歸一本於道德而已矣使天下後世佩誦而矜式之不如是不足以傳遠此公之文有不可以已者如此予素與公同朝嘗同典內制儕侶之暇輒相與論文公恒自言得作文法於熊釗先生釗得之虞文靖公閒指示其說於予綱領節目燦然有條誠未之前聞蓋其傳之有自宜乎所造之異匪尋常馳騁傑驁謾言以邀時好之比此予知公之文而以是為之敘讀公之文者可以自見有不待於予言也

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六月壬戌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廬陵胡廣叙

文章之見用於時而爲世所貴重者夫豈偶然哉學問之富才氣之充養之深而積之厚發而爲文純雅高古既足以見重於世而又以遭逢盛明膺際遇之隆其所學得以見之於事爲而其制作之美得以施之於朝廷於是其文益爲可貴重而人有不能及矣然而世之君子每不能然者蓋或有得於文章而不遭其時或遭其時而文章不足以發之此其所以有不能至也若予友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豫章胡公其所謂遭逢盛明膺際遇之隆而其文章足以發之而爲人貴重者歟公自少穎發讀書爲文思若湧泉鄉之先達長老多推許行輩交擧進士于鄉歷教華亭長垣餘干三縣學皆有師法以薦擢知桐城縣有能名今上初即大位復以薦升朝入翰林由檢討轉侍讀未幾爲左春坊諭德遷拜國子祭酒自始仕至于今凡三十年而居于朝者十有五年矣承聖上之知遇渥寵眷之優隆討論述作薦獻顧問其才識器度益明而淹而其文章純深雅典可與古作者並也觀其鋪張至治之美以黼黻乎國家之盛雄偉光大富贍不窮卓乎其不可及也天下之人仰而望之惟恐其或後至求所以光昭其先德發揚事功又無不造而請焉而公應酬之者常若取諸其

在古而不以為難嗚呼無非其學問之有素養之深而積之厚何以至是哉古之君子以文名家者自漢唐宋元以迄于今其人可指而數也其見稱於後世者皆以豪傑不世出之才而其文足以經緯乎當世故雖歷世久而不可磨滅苟一有不至則不能以行之遠此古今之所以為難者也惟公以豪傑奇偉之資具學問才識之長窮性命之探容道德之歸以上究夫聖賢之閫奧後進之士讀之而心服是可見其學之得其本者矣宜其文章之盛美為世所貴重足以傳之後世而無疑也公自念其年既老乃以平生所著命門人編集之為若干卷以予相知之深俾為之序予不可辭故輒為序公之出處而論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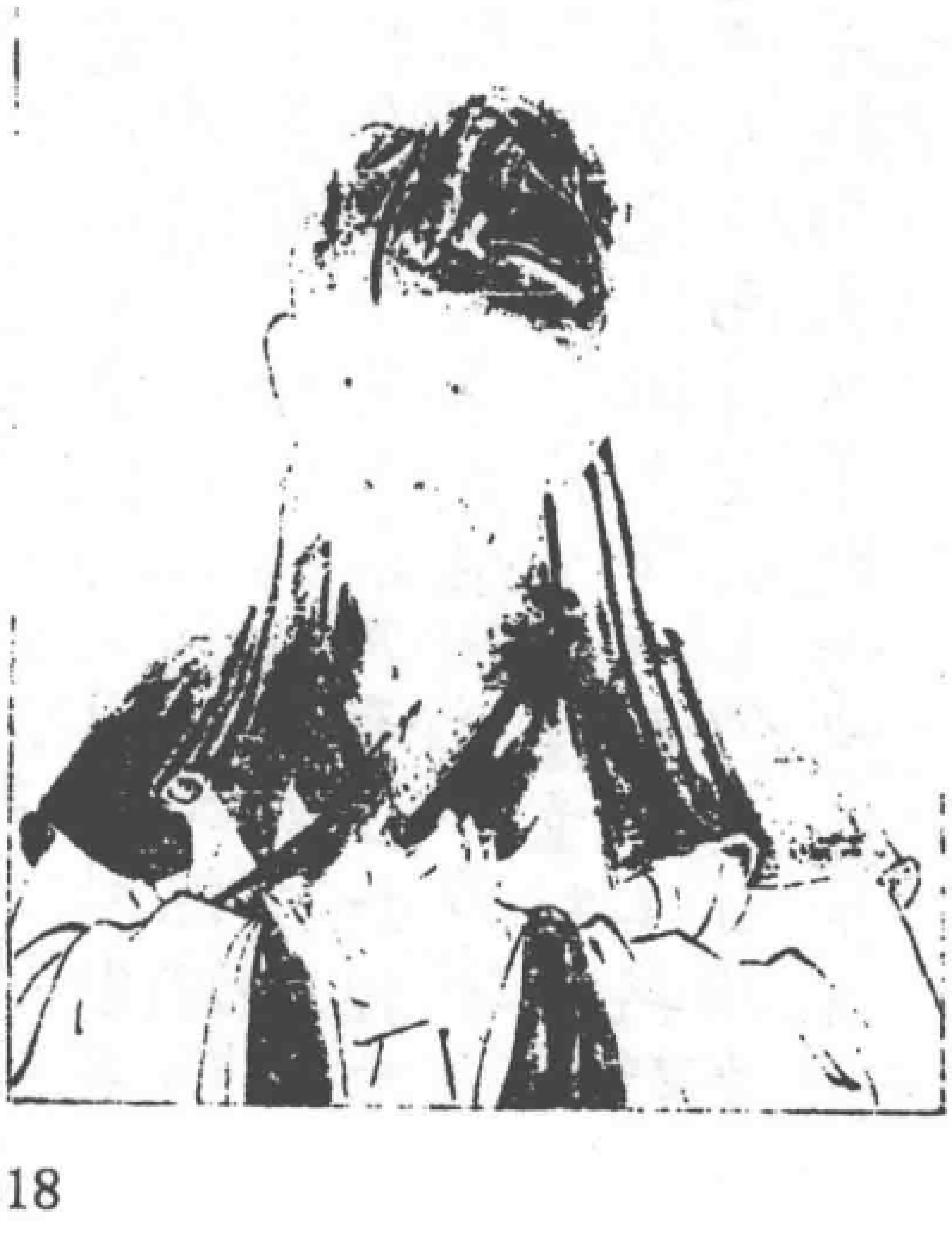
永樂十四年秋七月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廬陵鄒緝序

文非深於道不行道非深於經不明古之聖人以道為體故出之為經而經者載道以植教也周衰聖人之教不行文學之士各離經立說以為高漢興文辭如司馬子長相如揚孟堅之徒然其雄材博識馳騁放佚法不當於經當是時獨董仲舒治經術其言庶幾發明聖人之道至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曾子固力於文詞能反求諸經籍得聖人之旨遂為學者所宗周子二程子以及朱子篤志聖人之道洞徹六經超然有得於千載之上故見諸其文精粹醇深皆有以羽翼夫經而文莫盛於斯矣元之時以其經學發為文詞源本深厚論議高明者蓋有虞伯生焉於戲繇漢以來文之傳於今者多矣而求其不盭於經旨不畔於聖人之道卓然能樹立以名家者不數人而已文不亦難矣哉豫章胡若思先生自其童冠從鄉先生得吳鄰王與耕經學之傳又從而得虞公之傳益自肆力從而深之積而大之蓋於諸書無所不讀

而必本於經作學無所不道而必主於聖賢之道嘗試其設教於百里之邦矣已而入禁林與詞命修纂[illegible]遂陞諭德輔導儲君又拜大司成涖國子及四方來學之師先生智識有餘材識宏遠而凡存諸心見諸言行者皆在於仁義至為文章發於辭賦而雍容[illegible][illegible]詞[illegible]義正於經旨必融會眾說而精[illegible]之[illegible]極[illegible]以序記銘傳之縉紳時仕人之求者嘗為有詩說非其篤於經之法而不違乎古君子之文者乎若夫見諸詞賦體物緣情端厚而微婉有古人之遺意其[illegible][illegible]伯[illegible][illegible]伯生而後復見於先生焉周禮以六詩教國子而興道諷誦言語皆成詩之教也先生又六藝書先生有文集若干卷翰林諸公序之詳矣不能謂余相知又屬序焉故特本其所學之正言之亦使學於先生者皆務知先生之正其學也

永樂十七年春正月十三日戊午
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兼左春坊左諭
德廬陵楊士奇序

頤庵先生像



贊曰

曰山之芝
膏沐濡化
其德可仰
藹然春陽

曰階之蓂
蘊乎天成
其道是弘
含和至精

頤庵文選　卷上

豫章胡儼若思撰

賦

述志賦

嗟予生之忽々兮漸侵尋以就衰老冉々其將至兮素髮颯以素絲遵先人之遺則兮　兢々以自持顧予力之不足兮徒含淚而歔欷慨前修之日遠兮嗟古訓之是求呻佔畢於朝々兮又繼夫燈燭之光昧謬趣遂於東府兮悠遠遊而寧枚日遠々而不足兮心切々而與憂道愈遠而莫及兮竊跋群於漢制滯々而飄泛兮渺顛沒於洪流予既望洋而趑趄兮退赧然而返顧悲佳期之遙隔兮羌回車以復路恥沒世而名不稱兮漫馳騁於空言苟余情其信美兮何雕蟲之刻鏤撫枝葉與葩華兮求根柢於本原彼源泉之混々兮曾不舍夫逝川魚淵泳而鳶天飛兮夫孰使之然觀豁然而呈露兮披雲霧於青天反諸躬而欣々兮抑非言之可宣苟日新而弗已兮亶澡雪而潔鮮日惴々如臨深兮匪一息之可稍竊獨處而韜匿兮愧闇然而日章顧虛薄之淺尠兮孤衆人之所望惟黽俛以從事兮曾何有於寸長日居月諸兮孰悲予視之茫々歌伐檀以內疚兮知素餐之無補鬭予心之日負兮守一室於環堵對庭槐以延佇兮聊逍遙而容歟

東軒賦

豪

聖皇之臨御兮運熙洽而務清念宅中以圖治兮即鼎都而作京忝縉紳於侍從兮又從事乎芸臺近直廬而卜居兮蔭靄々之古槐毅方謂予之隘陋兮予獨安於所寄值闢地於西偏兮就青陽而面勢廣不踰乎尋尺兮僅風雨之可蔽瓦鱗次而壁垣兮匪雕斲之所製牖疏豁而嚮明兮納晨光於迫隘室固容而靜幽兮絕風埃之障翳惟圖書之在列兮遠俗務之紛拏徒竊祿於蕭散兮幸朝々以自娛昔安仁之栖遲兮後樂事於閒居子由出而營職兮則又寄東夫監沽獨顏子之陋巷兮恒坦々以自如夫子既嘆其賢兮流不朽之美譽予景仰夫先哲兮審容膝以自安日黽俛以就列兮豈碩人之考槃退舒々而即休兮樂欣々而忘滄感

聖恩之嘉惠兮曾何補於寸分愧苟延夫歲年兮聊泚筆乎茲軒

滕王閣賦

翳仙李之盤根布柯條於區宇既命爵以錫圭遂分茅而胙土惟滕啓封實介鄒魯爰來豫章督郡開府山川秀靈人物蕃庶星麗斗牛地兼吳楚據百粵之上游壯雄藩之重輔朱門晝戟號令肅乎風雷綺闥雕甍詩書被乎閭里誠東南水陸之都會古今人材之淵藪宜乎王公之所臨處也想夫端居多暇深宮日長圖書既戢琴瑟倦張中心不怡積思浩穰乃命輕駕肅冠裳擁高乎驂乘黃倚郊郭耀旗常六轡總々八鸞鏘々騰吹長阪弭節高岡江山相望鬱乎蒼々既游目以騁懷遂欣然而樂康於是戒梓人

程匠石相陰陽表區域奠方位於高明燔菑翳於蓬藋葦杞梓之良材斲巖峦之秋胥綺構費於經營精神妙於規畫巋然深閉成功不日觀其叢樹凌虛檐牙翠飛碧窗滿洒彩爛逶迤瞰平沙兮浩浩撫長江兮滴滴謝氛埃於物表接莽蒼於天涯遠烟情兮縹緲空翠生兮襲衣碧瓦華榱青山隱隱丹楹藻棁綠樹依依錦纜牙檣兮瑲璪鶴汀鳧渚兮參差若春日載陽花明柳碧素練澄江長天一色薰風島嶼渺瀰淼於蒼野火蕪煙亂白鷗於飛鶯啼鴉送半山之夕陽征鴻橫千里之明月地位絕湫隘之炎歊房櫳隅高寒之凜冽四時朝暮光景明滅于以宴樂于以游息或憑高以暢神情或燈禊而書雲物帶彭蠡之渺迤挹華峰之秀特列閣皂之雲屏倚洪崖之丹壁招五老於匡廬納九江於几席呼君山之紫髯吹洞庭之玉笛吞雲夢兮八九曾不芥蔕于胸臆賓從光兮羅綺陳簫鼓咽兮歌舞新過行雲兮動梁塵玉顏酡兮玉杯側美人醉兮嬌艷春一旦事闌人去物換星移樹閻公之棨戟襲王勃之文詞朱簾垂兮雨冷畫棟點兮雲飛對樽前之潭影目檻外之波馳濡毫披簡蓋已太息於當時余嘗汎舟章江繫榜南浦訪故老以遺蹤指蒼苔之斷碣古木號兮西風芙蓉悴兮夕露壞堞鴉飛澹烟蛩語宿草迷隄殘碑仆土佩玉兮鳴鑾音塵兮何許惟江上之西山見君王之歌舞粲采采之黃花空蛺蝶兮栩栩繼三王之文雅擅後來之韓愈柳巴山之故亭與丹梯而並峙竹色兮松聲淒涼兮杜甫余乃浩然興懷惆然悽楚樂極悲來豈惟斯故迫往

賫

事於亡陳亙臨春與結綺藹香風於沉檀極人間之麗美何啻百倍於斯閣終亦凋零而銷毀剔揭氏之四香又驕奢而侈靡伐冰山兮豈悟竟何足以比玆並漂搖於瓦礫而同輸為榛莽矣倘河間之禮樂暨東平之徽猷著藩屏之良規流芳馨於青史顯賢否之異塗徒感慨於千古

續月中桂賦（并序）

天朝造命之初選仕舊德鄱陽程國儒以前進士來守南昌衣亂之餘急於求士乃舉行鄉試命題校藝先伯父虞部府君治書經先公弼公治春秋各以其業就試中場時題乃月中桂也虞部遂魁多士先公亦在高選當時同輩翕然嚮風儀少時閱家集嘗誦二賦不勝企慕及今侵尋暮景而加以衰疾退惟先德往來於懷恒惕不肖以墜厥緒於是力疾追為續賦一通匪敢以紹夫遺芳將使後之子孫見之庶幾知祖宗詩書之澤不泯也其有志者能無激昂於斯乎

粵有靈木匪土而植託根月窟輪囷扶疎不春而榮不冬而枯與天地兮始終亙歷劫兮須臾枝連蜷兮相繚葉蓊鬱兮交敷日周旋乎后土夕覆被乎坤區想夫一氣未判大化胚胎陰陽既肇不假栽培霧滃雲蒸緑芷青葵東皇資始於玉燭西昊司成於瑤臺蹬丹霄而修直依紫垣而徘徊拂列宿兮不披徑周天兮往來婆娑偃蹇玲瓏陰森風雨不震寒暑不侵氤氳旁礴孰古孰今華不淪於朓朒德每同於照臨若夫斜河左界長空一碧實駮風清璇階露滴鬖金粟於瑤霰散天香於八極滄海鏡兮波澄瑤池

瑩兮霜白天上悠：人間寂：玉宇瓊樓今夕何夕乃有羿后靚妝素娥妙舞霓裳初奏羽衣乍舉慶曲調均諧律諧呂編鶴離巢以迎翔白鸞出林而軒翥影湛碧於蟾宮實粉丹於兔杵望舒逍遙而御乎冰輪吳剛徙倚而收其玉斧余乃求神農之遺經訪華陽之真逸為言性味可以服食雜芳椒以調和化雲母而為液駐容顏如嬰童壯筋骨如金石殺三蟲而安五臟滋元氣而理百脉神仙不老於人又益翩然仙擬又非凡木之所能匹方其浥沆瀣混青赤沆太和流潤澤雖玄圃蟠桃六千年之花實楚南靈椿八千歲之春秋曾不為之瞬息又若扶桑高標交柯星錢若華芬敷擢根錯節變不可齊度不可繁曜靈舒光萬古不滅曾不離乎土壤抑何有於高潔余既獲聆緒論又覆紬繹固若得其要領終莫究其底極疇昔之夜夢遊冊府挾天風而止征想仙槎於銀潢叩鈞天之帝庭接廣樂於萬舞於是歷太微拭營室入文昌披桂籍過勾陳謁太一跽斂袵以陳衷耳玄微之歷：曰子實縉紳博究儒術豈不聞厥初無形馮：翼：輕清上浮蒼：其色重濁下蟠混：其質陽精為日陰魄為月：受日光含精載魄麗天九行循環一轍從東從西各以其節三五而盈三五而缺猶寶鑑之懸空表虛明而照物亦隨物而賦形洞陰精而襲禽何者為桂付之一唉余遂怳然而寤冏然如失敬泚筆而摛詞將以辯古今之惑心既暢兮神融復擘箋而為之歌曰

有物翳：兮當月中影婆娑兮流太空歲復歲兮夜復夜莫知其始兮曷究其終我欲訊之兮超鴻濛虹橋渺兮將焉從徒悵慨兮吟秋風

感寓賦

茫：堪輿萬物並作動植飛潛氤氳交錯人生其間聊焉棲託知誘物交紛紜揮霍劇目怵心神銷精爍白髮漸踈紅顏匪昨日居月諸悠：罔覺若夫翩：公子乘軒駕鶴身都貴顯游衍山岳入則高居廣廈重樓傑閣粉黛爭妍蘭房蕙幌侍寶瑟紓拂翠勾吹竹彈絲千金一謔出則流水滔：游龍滾：玉勒雕鞍文茵繡褥鳴騶夾道衛翼市卻意氣揚：也動城郭人生至此云胡不樂一旦榮極悲生意闌情索寂門孤絃引弱柳角凄：切：瀟然沉落至若窮櫚蔽壑宗巷單門營營迷徑宿莽充園一室懸磬十畝荒榛衣重百結食不加飧丘無東帛里絕來轅暄：靈積蕭：雨殘東郭履敝黔婁衾單稚子懷飢老妻啼寒原生環堵兮窮寞榮叟帶索兮蹣跚栖：賤貧孰與溫存乃有文士修飭蘊美含章積仁潔行顒：昂：牙籤插架緗帙連床青燈雪案絳幕秋堂高詠風雅上窺虞唐錦肺繡腸發為文章接芳塵於賈董攀逸駕於班楊於是鶴書遥赴驥足高騁躡青雲而步武歷天衢而翱翔建功業於當世垂勳名於旂常亦有窮年矻：白首山林抱兔園之冊聚車胤之螢舂會稽之市鼓犢牧之琴老欷歔兮侘傺志壹鬱兮沉吟至如服勤耒耜浮載舟車劬：眇蔽汎：江湖萍蓬秋思烟雨春燕塵土壓貂裘兆淚歎白駒復有乘時規利坐守廛居百工肆列有無相消夙夜孳：卒老

其區或山而樵或水而漁或驅而牧或負而趨同寓形於宇内恒役々於朝晡又豈東門空穽羽士清虛祇園鷲嶺方丈蓬壺衲衣香冷鶴駕雲孤對黄花兮微咲見碧海兮塵枯吁嗟乎物不可齊道不可廣蜉蝣短晷殤子夭殂壽同金石亦有時渝孰所而擾孰貽而蘇同歸于化茫々堪興重曰已矣古往兮今来春與秋兮迭往逝者兮如斯慨馳波兮不回時不我兮淹留徒偃蹇々兮俯仰天高兮地厚紛玄黄兮形色完人兮無累大化兮機沕合散兮杳冥難聖神兮莫測

陽春賦

佳哉春之為氣也沖瀜兮堅冰解泮而流澌飄忽兮東風澹蕩遶山横碧含清朧低佪兮攝提貞于東方浩々兮太皡乘震而司芒蟄居户而始振兮鴈嗈々而杜鵑繫草木之萌茁兮衝甲拆而勾萌帶出谷而遷喬兮桃夭々而始華鳦翩々其来歸兮就棟宇而卽家何柳絮之盈々兮悠揚漂泊乎天之涯寒余之獨愛兮欣倘恍而無隣見鳴鳩之刷羽兮感戴勝之知春雨霢霂而土膏兮欣原隰之畇畇農東来以樂耟兮期有秋而服勤日遲々而戴暄兮女微行之是遵求柔桑與白蘩兮迨女紅之經新嗟余生之砣々兮徒榮名於縉紳希詩世而尚友兮陋伯曻之吟呻時亹々而逾邁兮老冉々其逡巡攀前哲之逸駕兮竟驚駘之後塵吁嗟乎洪崖峩々涪水渇々有仙人兮紅蕉之裳望不見兮烟霧長渺々兮玉笥白雲兮故鄉春雨露兮既濡眷松楸兮不能忘

治山語左
作清

蔡菊賦

凜素秋之佳節兮天宇廓而高澄何衆芳之搖落兮觀斯菊之獨榮葉滂々以流潤兮枝扶踈而紫莖粲兮華之承楷兮揚藂々之繁英凌清霜而擢秀兮鍾太陽之真精雖駢羅而雜遝兮亭毒而各遂其生若昷々以瑩質兮金煌々而擢晶鮮朱符而絢彩兮霞散收而流賴鷺垂絲而欲墜兮鷸凝丹而不鳴羽迎風而初翔兮抔擧露而乍傾儼兩子而親枕兮度樂礫而嫋娜豈太真之新浴兮出華清而猶未醒將洛川之宓妃兮步羅襪於清泠柳漢臯之神女兮捘明珠而含情慈世俗之所喻兮匪君子之德馨繫翠袖之嬋娟兮倚素蛾於修竹群肖肅々而臨軒兮嫖流金於佩玉毛瞰々以潔修兮白駒在彼空谷柳素扉之坦々兮嬈幽人之貞獨紛既儷此衆美兮覃吾遊乎瑶之圃攝芳馨以翱翔兮將以遺乎遠者山蒼々而雲冥々兮悵綠蘿之烟雨招柴桑之逸老兮携三逕之壺觴拔天隨與披翁兮續杞菊之後章雲均亦既餐英兮何自苦而沉湘惟老圃之秋容兮抱晚節而自芳飲菊潭之甘潤兮日欣々而樂康重曰稟幽姿兮潔以清挺玉秀兮含金精虛堂靜兮月色皎中庭凄兮朝露零流光馳兮歲將暮鴈嗈嗈兮蟬無声耿獨處兮抱貞素心尚恍兮誰為榮涼飈兮振衣芳菲々兮欲拔物有感兮必衰嗟人生兮幾時激清商兮浩歌聊泚筆兮攄辭

遊匡廬山賦

昔神禹之疏鑿兮奠山川於九州惟彭蠡之既瀦兮渺巨

禄

浸而為湖夌有山而西峙兮儼穹窿而覆廬彼何人之字李兮初卜居而宅其陽詢遺老而求其故兮傳其姓而曰匡余於是招五老於雲中兮參九真而翱翻擷香爐之紫烟兮濯飛瀑於石梁挽銀河於九天兮凌倒景之蒼茫雙劍倚空而崔嵬兮凜肅々之秋霜俯龍淵於絶壁兮瀉碧澗之琅琅潄玉挺乎長松兮慨故址之荒涼捫蘚斑而求古跡兮信德義其淑芳欲凌風而遐舉兮擬尋真之舊觀逕松蘿而歷九奇兮覩雲屏之嶮巇天宇豁其澄鮮兮峯疊峦於霄漢氷簾三疊而下垂兮噴瓊瑤而珠散兮觸坎而轂轉兮懸素練於天半迴風搏而混結兮烔靈毬之洞貫邀謫仙於松巢兮扣東林之譚詢僧三咲而長吟兮聽虎溪之泠々升上方而登天池兮陟絶頂之高寒靈籟發而淒清兮悚萬壑之驚湍鳥咿嚶於幽谷兮猿悲嘯乎巉岏熊咆龍吟之不可以留兮接空明之羽翰巨靈突而撑空兮何神化之瀰漫披叢篁而躡虎豹兮仰石磴而高攀坐飛閣以延覽兮付江山於一瞬紅葉忽其翩翻兮猶雨花之亂隕訪竹林之古寺兮云隱跡之靡常流鐘磬於巖竇兮彌香靄兮河鄉倚疊々之深谷兮繚繞錯而錦張過淵明之栗里兮三逕沒而已荒挹高風於千載兮攀遐駕於羲皇余思夫古人而不得見兮撫孤松而彷徨望白雲之悠々兮擥紫霄之蒼翠迎鸞鶴於空中兮驂群仙之環珮臨墨池以揮灑兮希右軍於絶代酌鸞溪之一滴兮亦何有乎滯礙遵荊衡以遨々兮仍羽人於丹丘陸子肅余於石壇兮欺星河之欲流余既終夫玄覽兮羌回車以復路度松關之迢々兮問棲賢之故處乃少室之山人兮甘嘉遯而來居抑後賢之仰止兮藏簡冊於奧區振吾袂於高岡兮拂天風於西牧鹿呦々而思今兮聞鶯鳴之遺蹟洞含呀而隱約兮山幽々而無人葛漫々於樛木兮石磊々乎澗濱堂構餘乎瓦礫兮蛩愁吟而飢鼯呻余既感此而惆悵兮除榛翳於樵荒採蘋蘩於沼沚兮就堂階而薦觴邈即乎風泉雲壑兮聊詠歌而徜徉衆既吉余以欲暮兮遂余駕乎東篤蟬嘒々而寒鳴兮草萋々其夕露松陰々而日曖曚兮渺蒼々之烟霧亂以汨吾遊兮北征水茫々兮山青松宿駕兮匡廬訪古蹟兮窮奧區山之人兮潔修嗟萬物兮咸猶灑清風兮六合凜氷玉兮高秋歸采兮歸來求山人兮林丘

歸休賦

嗟余生之蚤衰兮惜風淫之見侵臂韋職而痿痺兮足蹣跚而不任薰蘭渴以淡液兮醫又告余以靖誡何盧扁之不遇兮遂淪淺而日深愛削籍於金閨兮耿宵寐而沉吟荷
聖眷之不遺兮御西清而趣名肆奔趍而不俟駕兮羌及
戶而振擢達
天顏於咫尺兮
聖情為之惻愴竟沉綿而伏枕兮
鑾輿邁而陟方攀龍髯而莫及兮望蒼梧於渺茫八音遏
密以拱聽兮咸仰戴乎
重光余恐溘先於朝露兮悲年歲之不吾與託金蘭以陳

詞兮猶眷留而弗許心憾ゝ而靡逵兮日矯首而延佇僬
上公之並臨兮致丁寧乎
天語繼三接而拜
貺兮使命紛其旁午龍章繁而昭回兮儼
宸旒之當宁竊榮名而久妨賢兮知素飡之無補叨
寵恩而撫己兮赧懷慚而悽楚余既感此離別兮復遑ゝ
乎其去也出都門而踟躕兮抑惟靈脩之故也駕扁舟而
揚颿兮汎潞河而趨渤海正春陽之發舒兮萬彙騁乎其
光彩樹冉、而飛花兮山蒼、而崔嵬水馳波而東注兮
草萋ゝ兮煙靄歷古跡而策短笻兮弔昔人乎安在牛羊
牧豎以躑躅兮徒以增夫一慨過汶泗而浮淮兮泝大江
而南征
神州龍蟠而虎踞兮佳氣鬱葱而晶熒指彭蠡而徑度兮
招五老於空青如顧辭余而不返兮問青洪之舊盟遵石
頭而夜泊兮曉入乎豫章之故城童稚咲而牽衣兮揖父
老而驩迎何日月之不居兮又
宮車兮晏駕念同軌之畢至兮復倉皇而東下川逸ゝ而
風飈、兮曾不舍夫晝夜詔
二陵於天壽兮涕橫流而交頤
神陟降於鈞天兮覩軒宮之巍、
皇仁閔余之驅馳兮抑又懷乎宿昔頓衰颯之不可以留
兮乃渙頒乎
寵錫恭承
嘉惠兮余豈懷寧而深藏老驥猶戀乎君之軒兮徒悵蹇

次

兮不可以騰驤泉翶翔乎天衢兮獨迴車以復路朔風振
乎潞亭兮漯河冰其交沍悵淹留於州使兮勤館人於旦
暮歘歲發春兮聆營鳩之先鳴涸崇朝而洵載俎兮意驪
駒於諸生風飄、而吹衣兮泝滄波而揭舲歷舊遊而周
覽兮亦竊悅乎余生之營・駐余棹於章江兮水泠、而
山明澹先人之故廬兮越歲久而增欷蠨蛸背於戶牖兮
簡冊封而塵羃卜幽隱以栖息兮得遺構於南郊踰清池
而築圃兮亟晴嵐而剪茆楯遊魚之園、兮接黃鳥之交
交雉斑、而將繼兮飢翩、其來巢樹隙、以連逕兮花
叢、而承條枉郄凼之壺觴兮庶以慰余之寂寞余既安
於所寓兮遠井邑之紛囂彼不諒余之中情兮反輒謂余
之孤高余素慷乎耿介兮匪時俗之所能移聊逍遙以夷
猶兮時矯首而遐思美人渺乎河漢兮隔盈、之秋水寫
離鴻於孤桐兮抱明月而延企君子戒乎素行兮惟益勵
乎餘齒亂曰已矣哉日居兮月諸人生兮須臾何營、兮
煩忓安素履之坦ゝ矢余心而弗渝

述夢賦

登高樓之崔嵬兮軼氛埃於層霄天宇廓其洞虛兮際空
明於沈寂綺窗珠綴紛玲瓏兮風颯、而下颻覩真人於
玉臺兮乘彩鳳而逍遙披朱霞而進謁兮慇懃問余之齋
皖啓靈文而欲授兮顧塵俗之未銷既食余以琳瑯兮又
飲之以醇醪琴高鼓以清瑟兮飛渺沉其雲璈邀王喬而
宿之兮吹參差於鳳匏何處子之綽約兮婉修眉而莪翠
翹肅斂容而不敢訊兮歘凌風而高逝余惆悵莫知所如

兮王子導余以遊遨挾光景以凌厲兮薄星辰而上朝撫扶桑之東枝兮攀若木之高標駭神鷲之晶䴖兮天吳出而舞潮兮遊鯤之鷇水兮儵鵬翼而扶搖振余袂於仍兮晞余髮乎陽喬升崆峒而飧玉英兮溯瑤水之蕩潏金堂閒其無人兮悲緇桃之不實駕青虬而高馳兮過方諸而一息珠宮目闕崔巍兮蔭玉樹而蕭瑟接飛仙之冉、兮晞弱流之無極溘出去而不返兮海若誇於河伯陋夸父之不知止兮哀思公之又感名繁墨於杜宗兮截雄虺之九首擲封狐於萬里兮顧變醴乎何有命庶辰於淮渓兮枇支祖於龜山縱猗犹于青丘兮擣杌逐乎荊蠻射虺深藏而追跡兮蛟螭隱鱗乎重淵攖余轡以儃徊兮飄然游乎瑤之圃步春臺以爽倘兮觀鈞天之萬舞幸余逢此休嘉兮內欣、而和煦羌回車以復路兮順凱風而曾舉山宜、而雲冥、兮佳木秀而承宇紛紅蘭於廣衢兮喜兮菲淇饗乎悅然乎歸來兮惟覺時之寢處寄遐思於寥廓兮玩泳兮而咨與

楚辭

續毀璧辭

雲憑、兮結暝鏡夢空兮夜逾永毀璧兮殞珠彈素絲兮絕朶領薄命兮不如無生朱絃斷兮流哀聲念殤子兮泉之扃有女弱兮嗟娉婷山高、兮上有石身不化兮長太息星霜易兮時屢遷舊種餘花今就實命之薄兮心之悲謫罔極兮我姑慈夢朝夕兮或乖缺蒸蒸兮熟心知之者飈風兮何遐環佩委兮亂陸離團靈兮御覆矢死兮不渝淚浮斑兮篔簹泣璧之毀兮櫝之韞日輪迴兮不可以企斯撫蟾兔兮桂魄隱憶夫君兮駕瑤軨惜往日兮思途近魂已逝兮情猶抱深恨兮匪良圖杳泉臺兮窅以默天宇澹兮懷哉悟悟

遊薊門

雞喔喔兮揚翅欲將出兮天宇高煙霏、兮既歛芳菲、兮承絛矯予遊兮薊門觀佳氣兮氤氳紛扶踈兮輪菌忽彤、兮無根青靄兮繽紛忽飛仙兮綽約吹竹兮彈絲揚清聲兮入翠廓將回風兮度曲披紅芳兮駭綠渺佳期兮浩蕩照綺羅兮華屋鳥鳴兮交、車轔、兮駟驕聊逍遙兮遊遨

訪石鼓

有石兮鼓形質礧、兮堅貞始柔砥兮孕珠寔圓靈兮隕星玉人兮追琢刓方兮就規越千祀兮不泯羌神物兮司之寒周道兮寖微宣中興兮奮發天戈兮四揮肆南征兮北伐徐方兮載安獫狁兮摧殘方召兮桓、暨補袞兮仲山文謨兮武烈流二雅兮詠歌鏗鍧兮炳燿昭耿、兮不磨繄端拱兮法宮四海聿兮來同選徒兮行狩吉日兮車攻岐山巖兮蒼、紛旂旐兮央、避馬兮既駐避弓兮斯張儦、兮逮、矢激兮蹄蹯還、兮角、君子來兮適屬汧毆兮沔、鱮鯉遊兮重淵充庖兮登俎鰷、兮絜鮮麀鹿兮雉兔左趫趨兮右顧君子兮適樂趣、兮孔庶難衛兮既平天子兮永寧康駕兮申敕言還兮鎬京左右翼兮委蛇聯赤芾兮光陸離臣稽兮再拜琢丹兮流滋繫星斗

兮錯落瀨雲漢兮昭回珊瑚幢兮騰彩玉樹春兮菲、璟
珮鏘兮鳶鳳飛止岩對兮蟠蛟螭誕紀功兮劖石亘終古
兮無極歷歲華兮既遠半苔斑兮蘚蝕蒼煙兮荊棘而淋
漓兮日炙野燒兮年、亦何悲兮歎蓋既下偶兮棄擲復
宛轉兮流傳嗟以形兮見役乃幸獲乎天全巍、兮壁雍
鼓鐘兮雖、庇廣廈兮深覆惟日觀兮望容其從事兮擊
拊宣人文兮無窮

登金臺（臺故在易州）

登高丘兮騁望取余懷兮太息昔人兮眇緜暨千古兮一
日彼七雄兮虎鬬肆游談兮輻湊捭闔兮縱橫嗟仁義兮
莫救列館兮築宮有來兮克、詒謀兮未遠哀望諸兮不
終苟士條兮信義豈千金兮能致登、兮直丘何銜玉兮
求貰曦亭、兮野蒼風蕭、兮落木黃鳥群飛兮爭棲鴻
寘、兮高翔

謁文丞相祠

大厦兮既頹豈一木兮能全惟夫子兮遑、幾不買兮所
天天茫、兮曷諷後霞鍊兮何心志從傺兮不白浪浪、
兮盈揲腕虎口兮危疑卷中道兮失路風塵兮澒洞心鬱
抑兮誰訴乘桴兮浮海波漫、兮汪洋渺靈修兮何許雲
寘、兮山蒼、寧旗兮空坑期王室兮再造忽對壺兮充
斥嗟赤子兮流亡朱崖兮景從義旌兮奮張何時運兮迫
阨肆披猖兮見縶矢死兮弗渝哀夷齊兮不食拘囚兮纍
纍慷慨兮陳詞從容兮就義日慘、兮風悲遺詞兮鬱宮
儼蕭、兮令容神逍遥兮八極驂白螭兮駕青龍流耿光
兮天地與造化兮為窮

望居庸

望都兮嵯雄關峙兮居庸蒼翠兮蒙茸紛薄、兮凌
風披離、兮雨山臨秋寒兮野蒿荒良蘇、兮結駟風蕭
蕭兮木葉脫凉懸崖兮瑚、況鳴琴兮清彈間仙人兮昔
降遺王杖兮不利乃鋒作兮崝之乃傾余兮一祭駕黃鵠
兮高飛翔蒼穹兮入雲漢
皇風鳴兮八極協甸服兮減燧邀灣亦兮賦詩歌四海兮
寧一

滹沱溝

淵流兮奔乾川輕折兮嚶鳴架石梁兮描波瀨淺、兮激
湍白石兮齒、際平沙兮浩漫攬余轡兮東馳望天門兮
九關雲飛、兮來迎水冷、兮山青回飈度兮遠響生木
葉、兮鳥鳴藤余欲訊兮九河碣石峙兮嵯峨渺滄海兮
無極悅凌風兮浩歌

吊望諸君墓（墓在良鄉）

邇（枉）余駕兮臨潢見崔嵬兮高丘格遺思兮問訊曰夫子兮
宅茲幽方金臺兮築宮勝樹、兮英聞何夫子兮好修亦
驅馳兮鸞鳳振長策兮高舉下齊城兮建瓴水時不可兮
淹留忽中道兮易轍讒邃、兮甯征領之絶兮不出惡聲
俾反戈兮相噬心不忍兮辭誠狐予分兮捧淚放子逐兮
離憂自古兮如斯嗟夫子兮抑又何也春草兮煙浮野蒼
蒼兮雲稠吊夫子兮難功業之不就亦垂照兮千秋

題蘭二首

綠葉兮紫莖芳菲、兮胲衣怳臨風兮紉佩憶偃蹇兮忘
歸
幽蘭兮谷中悃獨秀兮春風擾鳴琴兮搏拊水泠、兮山
空

明皇二首

十萬、兮山春泉淵兮水黜、何孤升兮空繁又獨居
兮無鄰
山蒼、兮雲深淵作人兮何許捩杜若兮芳洲畔芙蓉兮
遠渚

秋風辭三闋

秋風兮淅瀝天宇高兮澄留紫鴈兮習武蟬悲鳴兮向夕
雲溶、兮飛揚月皎、兮夜流光繁星燦兮麗天寒獨處
兮空堂瞻紫垣兮望太微心耿、兮神馳尋天河兮在戶
露忽零兮沾我衣
秋風兮蕭瑟芙蓉華兮露白鴈鳴、兮南翔蓬飄、兮廣
陌嗟余髮兮乘領視茫、兮色淒滄蟋蟀兮在宇顧形單
兮獨影桂樹兮閑、谷幽、兮雲寒山人兮獨往倚桂樹
兮盤桓
秋風兮蕭條木黃落兮山之椒野鵑啼兮林幽豺登獸兮
夜嗥山中人兮獨居女蘿衣兮冰雪膚耿孤懷兮不寐步
明月兮踟躕踟躕兮徙倚流光馳兮歲云暮爛若華兮紛
數莫營、兮達勝

擬招

山蒼、兮嶙峋木蔆、兮山春鶯啼兮鳥擾谷幽、兮水
瀏、草芳兮蘭馨泉流兮鳥鳴君之歸兮雲繚、其來遲
君不歸兮使我心悴
山深、兮林幽木黃落兮山秋桂樹雨、兮枝相摎猿夜
鳴兮啾、有芳兮可茹有杭兮盈畴紉幽蘭兮蔭松栢君
歸來兮樂琴書以永猶

古曲歌詞

秋鴻曲

翔風天雨霜肅、鴻鴈行嘶蘆將遠別出塞更高翔蕩漾
煙波迴飄颻雲路長藏姿無網繳時豈夕稻粱呼群下彭
蠡列陣度瀟湘歷、鳴聲遠猶依、影隨隨弟兄幸無忘各
在天一方抱琴對明月那能奏清商

烏棲曲

銀河高、横碧落夜靜微風動寒廊樹頭露零正烏棲空
懷明月閑深閨
階前候蟲鳴唧、機上美人不成織含情下階望天河鵲
橋横練正無波
繡羅作帳玉爲屏流蘇結帶蘭麝馨窗下寒雞叫只
恐忽、夢驚醒
夜半烏啼月將落金缸青熒照羅幕抱琴試鼓白頭吟淒
凄切、難爲心

烏夜啼

秋高碧樹凋梧葉夜靜銀床懸轆轤美人堂前看明月啞
啞枝上啼寒烏、巢蒙茸九子哺烏雛淒涼隻人影孤彈得
琴中夜啼曲淒欷不見空自娛

採蓮曲

荷葉高低籠水碧葉下花紅露濕採蓮渡頭風正急風
正急棹舡落雲片、雨霏、
湖中花豔張紅霓湖上女兒新荷裙清歌妙曲隔花聞隔
花聞餘宛轉踪跡難親心獨遠
採得荷花香滿衣與郎相見思依、晚渡湖上並舡歸並
船歸桂爲楫激清波蕩明月

白紵歌

昨日之日不可留飛光迅速如波流嗟、少壯終白頭顛
及芳時佳遨遊吳姬當筵歌白紵清絲急管聞宮呂妙舞
依迴玉杯深如何不樂空延佇
堂前花開豔春陽錦屏闌暖羅綺香撾鐘考鼓宴高張美
人起舞紅袖揚滿堂欣、樂未央但恐一夕秋風涼空自
徘徊明月光

白紵舞歌

錦筵銀燭照樽俎絲竹悠揚薦芳醑美人醉来白紵舞紅
袖低垂嬌不舉
玉佩丁東羅袂紅纖腰對舞綺筵中落花宛轉繁芳叢
雪飄颻迴曉風

古出塞曲

少小事戎行許身漢飛將逸氣每淩陵壯心多慨慷昨日
羽書至匈奴近邊障耿、不能寐上馬馳北鄉寶劍耀龍
文雕弓插虎韔横行絶域中颯、雄姿王陰風度漠高殺
氣連雲漲一箭落旄頭群胡膽已喪單于獻轅門閼氏、
瓊帳心在淨裡當頭身被創歸来論勲業敢擬麒麟上

折楊柳歌

昨日看花開今日花已披苦心獨徘徊折楊柳流光如逝
波韶華詎能久
燕、羽差池遊深畫梁復換復雙飛折楊柳即去茂陵
遊還憶閨中否
幽蘭生谷中亦、知從春陽獨秀含清風折楊柳芳馨終自
持紉佩待采取
庭中孤桐葉自然性別来玉指間激音折楊柳臨邛夜堂
曲相知不思亭
寶鏡久不容愛顏如浮雲散、當柰何折楊柳中心徒自
知寧復論妍醜

四時詞

春風吹簾斜簾開飛柳花美人高堂上見此惜年華、、
容易隨春草一度蛾眉鏡中老
碧水沉迴塘新荷豔曉粧看花臨綺檻笑此雙鴛鴦鴛鴦
宛轉迴塘路相對翔、還暮、
秋露白如玉梧桐陰深綠文犀鎮錦帷紅淚銷銀燭銀燭
輕搖翡翠帷孤影熒、夜不眠
葉落深閨靜露冷霜鶴驚玉井凍無聲夢回寒夜永夜永
銅龍漏幽咽小窗斜轉梅花月

長歌行

東海隱蓬萊西崑泛瑤池中有仙人宅樓觀玉參差彤霞
影絢爛翠旌光陸離丹崖閟靈藥紫芳餘瑞芝日出扶

樹月挂珊瑚枝阿母勝彩鳳青童驂黃鵠亭〻金作節冉
冉雲為衣飛佩降神女獻靈來安期相去萬億里歡會不
行時琴高清調鼓王子玉笙吹食我以麟脯酌我以瓊卮
嚮想方諸苑還過閬風洲似覺顏色好那知歲年馳不見
蟠桃花空歌白雲辭

短歌行

前有樽酒揚眉浩歌少壯不樂老當奈何瞻彼芳樹灼、
其華清飆颯至落葉辭柯蜉蝣朝飛蟪蛄不悲空江鴻賓
去海燕歸梁留為張燕賞滿堂朱絲玉柱汎羽流觴、
昧谷辰馭已促為飲未終更當秉燭

江南意

狂風吹游絲飄揚無定向若將比郎心郎心更搖颺采采
芙蓉花非能媚春華含情照秋水孤芳徒自嗟

結髮行

小小為夫婦結髮誓偕老如何中道間棄置不相保抱恨
匪良圖憂心悽、世上惡無連理枝階下偏生斷腸草
殘粧收了鏡幽恋托瑤琴絃寒添閨裏誰聽白頭吟

結交行

種樹種松栢莫種桃李花結交貴謹始末路空歎嗟桃李
易容悴強顏逞芬施松栢不改色挺然凌歲華大道自坦
夷人心多路岐緬彼方寸間對面不能窺相逢徒草、何
由展懷抱知憐睍睆鳴嚶、幽谷無人春已老

遠將歸

去年與郎別楊花飛白雪今年候郎歸楊柳綠依、闌郎
買船下湘渚日、門前望行旅行人馬無乳鵠啼徘徊已
暮空迎從織衣回洞房對鏡下新粧那知清漏短但愛明
月光、照簷涼於水吹裏落花撒紅蕊好事從來不浪
傳明日什寒枝姑壽

妾薄命

妾薄命聽妾說夫婿輕別離妾心當未何山有虎豹水有
蛟螭川塗邈脩阻云疾來湖風吹衣雨雪霏、洞房慘慄
神悽名苦吁嗟乎妾雖致苦妾心不移

竹枝詞

湖上闌郎欲竹枝湖中蓮艇便輕移知否知度瀟湘去折
得荷花寄與乘
闌郎昨夜下巴東烟樹蒼、山萬重一片陽雲飛不定不
知何處有郎蹤
船頭烟暝浪花飛船裏風來雨濕衣獨棹蘭橈下蓮渚迎
郎不見又空歸
荷葉亭、秋色凋露珠風蕩不成圓自憐顏色非前日羞
把新粧照水看

楊柳枝詞

春畫樓前雨歇時千絲萬縷綠垂、無端却被風吹起撩
乱春心不自持
草水和煙萬葉垂倚風飛絮晚華、莫教吹落長河去化
作浮萍無定踪
門外春風楊柳枝去年折柳送郎時車輪一去無消息只
有長條依舊垂

畫簾風動影絲、曳綠搖金畫景遲睡起倚闌看蛺蝶鶯
聲只在最高枝

調嘯詞

明月明月今古幾回圓缺天風吹上雲端瓊樓玉宇露寒
露寒露寒、露搗藥誰憐頑兔
綠綺絲絲寫得高山流水海天煙霧淡、明月松風夜寒
夜寒夜寒夜鶴舞銀河初下
精衛精衛滄海填來幾歲飛來飛去翻、但見洪濤碧烟
碧烟碧烟碧綠絨孤飛短翼
泥滑泥滑道上崗關車轄淒、切、依飛不足行人遠歸
遠歸遠歸途遠只恐山頭日晚

三臺詞

一陣霜風乍起半窗月影初斜寶匣燒殘香篆銀釭落盡
燈花
坐穩錦茵重疊醉來烏帽敧斜誰遣青娥鬪月自憐銀海
生花
樓上角聲嗚咽天邊斗柄橫斜酒醒風驚簾幕漏殘月在
梅花

序

思紹堂詩序

聖賢之業得其人則紹不必皆其子孫然于其人不于其子孫必其子孫之不克肖也堯之業舜紹之舜之業禹紹之紹禹湯文武之業者啓太甲成康也孔子於堯舜文武之道祖述而憲章之紹孔子者顏曾思孟也後乎千有餘歲間程張朱則紹聖賢之絕學者也其間有若邵子者其業傳之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所謂物理性命者其于皇極經世之書條可見矣程伯子嘗推其源流遠有端緒然自邵子沒而其傳泯焉蓋其自得者汪洋高大非淺之爲備者所可窺也余嘗聞諸鄉先生言有元臨江杜清碧先生博學多聞深探皇極經世之旨然余生後不及見先生莫知其底蘊及得其懷友軒文詩之信乎博洽之君子也後又得其縣鄉先生講論有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天下合爲一心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制禮作樂而致六合之盛信乎有得於皇極經世者矣今其孫德機以思紹名堂蓋有志於先業能賦者既詠歌之復來徵余序嗟夫皇極之書雖存而性命之理甚微家傳之學可究而克一之妙難會然則若何而紹其業也亦曰思而已蓋思曰睿通乎微者也德機其勉之庶幾克肖爲

元宵唱和詩序・

史記樂書載漢家常以正月上辛夜祠太乙甘泉徐堅謂今人正月望夜張燈是其遺事或云漢武祭五畤通夜設燎此張燈所由起也後至唐宋有弛禁放夜之令其事遂盛由此而言世以元夕爲燈節其來久矣大抵朝廷無事區宇寧謐民殷物阜而天下之人得以安其燕遊無淫佚之侈則太平熙洽之化於此亦可見焉今年春正月十五日左庶子兼侍讀永嘉黃淮宗豫設宴爲觀燈之會入夜酒酣光彩照席芙蓉牡丹根株枝葉燦然乎錦組之上縉紳在席者咸詠以詩而右庶子兼侍讀廬陵胡光大爲

之的且以序屬余、惟古之君子日用興作嘗有玩物之戒若嵇康之鍛阮孚之屐桓伊之笛顧愷之、畫非不傲世絕俗然未免酣溺於物而吾宗豫之意豈在斯乎誠以聖天子在上天下康寧吾徒竊祿于朝雖無裨於治化然幸以文字為職業乃得優游於侍從之間者皆上之所賜也今茲休暇撫時燕樂而觴詠勸酬奇藻逐發豈不可以紀朋游之好嗚、國家之盛矣乎總詩若干首遂為之序云

送趙季通調北京國子司業序

師道之不振久矣至元為甚余聞諸鄉先生云虞文靖公嘗言初元之選學也自許文正公是時風俗簡略人材樸茂文正因時立教一時士類多所造就許公歿而學政浸弛頹道日廢及吳文正公來為監官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又以浮議鼓倡公遂不悟而去他日有戚里為司業者諸生群然舉張子過此幾非在我之言為問戚里出倉卒未能即對連曰幾非諸生遂以此語榜其座繼而魯公子翬與虞公來掌教事始教之日諸生有寫東坡洗兒詩于行舍壁間詩中有愚魯二字意蓋以諷二公也其驕蹇傲誕類如此可勝道哉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膺君師之作深知其弊故於建學立師凡若此者一切禁戒而痛絕之本道德以為之訓道興禮以為之法嚴教條以示之約大品節防範周至詳密俾過不及者一歸于中正故為師者得以振其紀綱為弟子者得以安其禮分數十年間名卿材大夫上彬、輩出而人材治效之盛邁于前代遠矣皇上聰明睿智治定功成首幸太學御筵講經文武就列環橋門觀聽者動以萬計聿新乎文教光昭乎鴻業繼志述事人有以超軼前代者也天台趙季通先生于時為博士嘗被恩榮矣今以司業調北京胄監掌其教事僉閱其于舟送祖餞于首館師生送之江之滸有排而言者曰司業往矣公可無言乎余曰趙先生之德之才聖天子所簡拔人之所共知何待言耶雖然余又嘗聞昔安定胡先生掌太學以法度檢束士初其從少能安之久乃化服數百年間士君子論能振立師道皆安定其人也故君子所為不求近效當要其成要其成古有其道古之道有曰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先生持此以往鑒前代之所失體皇上之至意遵太祖之成憲與其君子曰從事于詩書禮樂講明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振起乎斯文以淑諸人以行諸世庶上不負君命下有以慰士子之心先生往矣余日望之

金諭德北征詩集序

永樂八年春二月

聖天子親駕北庭御群師以統六師問罪索虜維是扈從之臣妙選將相大臣暨文武之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與學士胡公庶子楊公寔在帷幄秉代言

之政儀與户部尚書夏公時被命留北京鑾輿之發拜送于郊見吾幼孜烏帽貂裘櫜弓服矢馳馬於屬車萬騎之中莫不壯其志而榮其行也及皇師滅虜而歸幼孜乃出示北征詩集屬余爲序余誦之凡若干首道路之所經風氣之所接山川關塞之所登覽雲霞草木霜露晦明之異與凡師徒之次華夷之盛既得以味其奇氣見之咏歌矣而於沐浴德澤之光贊謀謨之密親際風雲之會而發揮乎歌頌之義詞雄句傑富麗鏗鏘有以遠揚天聲如金鍾之鏞震乎寰宇之外而光前振後者有非他人所得與也故是編之作非特寫一時榮遇而已蓋將紀千載不朽之盛事而傳之無窮爲幼孜之志亦或在此乎後之覽者固將有得於斯文歟序以弁其端

楊氏清白堂詩序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公勉仁以清白名堂蓋有取於其先太尉震之言砥礪自修將以振起其聲光紹述先志學士胡公光大既爲之記賢士大夫又歌詠之而屬余爲序余嘗登勉仁之堂虛明爽塏四壁之間洒粉爲圖松篁山石之觀清覺瀟森之意超然乎塵埃之外如即山林幽栖之境翱翔以遊焉乃危坐焚香清談煑茗絃琴賦詩引觴命酌賓主之間暢然而適陶然而樂油然而忘乎日之夕也清風洒衣明月在庭景與心會物我齊冥余頌勉仁以斯時也不知堂之清白人之清白也勉仁曰即斯可以推吾名堂之意矣太虛寥寥纖翳不生八荒洞徹無有彼此無物以爲之累也瑩然湛然處室中白何思何慮表裏如一無欲以爲之累也吾觀古之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臨乎憂患顛沛之際卒不以動其心者志有在焉彼汲汲於生業營營於貨利將以爲子孫後世計者之所爲也先太尉凛然四知之畏所以遺子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嗟乎紛華者不可與樂道酣嗜欲者不足以貽謀勉仁承先世之餘休際國家之興運方陪天子侍從之臣紳笏鳴珂從容間暇論思獻替以贊皇猷然猶孜孜夙夜檢身飭行惟恐弗逮宜其表揭先訓存乎心目出入步趨而不敢忘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勉仁有之由是而之焉所以繼先志而益振其聲光者寧不在兹乎群公之什纍若貫珠顧余不敏序以爲引

冰雪軒詩序

天地間物之至清至潔者無逾於冰雪而君子尚焉將以育德勵行也然冰雪不常有而君子清潔之志意無時而不存以無時不存之志意寓於不常有之物此吾友諭德金公幼孜冰雪軒之作意蓋有在焉幼孜之來北京也其居當闤闠之中車馬往來市聲遠邇雜遝而相聞每退自玉堂燕休之際思有以屏其塵囂接乎高明乃於所居東偏闢一室翼其中疏其牖以納乎天光日華霽風月之夕皎乎如在冰雪中幼孜欣然有得皆于素所往來者各賦詩以詠之屬儼爲之序君子居室日用之間有銘焉有箴焉揭其操存省察之要以儆戒其怠惰燕逸之私而操修

之實德與行而已德之明足熾而日新間夫雪之潔行之純質同而不污類夫冰之清如此則志之所之意之所存無所往而不清無所往而不潔而燕軒之扁亦猶盤之銘座右之箴豈徒尚其虛名也哉抑余聞幼孜先公嘗以雪厓自號德義著于鄉邦澟然有古君子之風人稱之雪厓先生幼孜佩服先訓立身行己循、然無遺而清修潔廉可謂善承其家者矣士大夫擬之劉凝之父子昔凝之父子以德操重於當時蘇黃門謂其人冰清而玉潤鄉之長老慕以名其堂所以表見於後世者至于今不泯也然依不滿其得君子惜之今幼孜為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文章翰黻予至浩序庶得推恩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存歿光榮尚幸至矣凡造燕軒者朗然如游山林冰雪之鄉清興之發有不能自已故珠玉之富溢于篇翰而其事之美詩亦不朽豈直為一時詠歌而已哉

友桐軒詩序

金川之王峽毛洛詢其先吉水人父官大為陳氏贅婿始徙今居洛詢性嗜琴以友桐名其軒今年秋領鄉書將之京求賢上大夫之賦詠先余為之序夫琴者古先聖王之雅樂君子無故不去蓋取其中和之音以養中和之德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格神人和上下移風易俗合於八音宜乎君子之所尚也余少時亦嘗從事於斯未領其歡之際先祭酒公聽之嘗曰吾聽白雪有八荒無塵萬籟俱寂之意聽春江有波濤浩蕩魚龍鼓舞之勢聽歸樵有伐木丁丁山鳴谷應野猿幽鳥之音聽佩蘭有楚江湘浦和風灑日幽人詠士之興聽夢蝶有蘧、栩、齊物之心聽御風有憑虛欲仙泠然善之感於離騷楚歌則如逐臣戀君勇士赴敵慷慨不勝其情也於長清短清則如雪天清曉風鼓瓊林鏗鏘之振乎寥廓也於水雲則有擊空明泝流光放棹滄浪之樂於大雅則黃鍾一鈞始終條理有太羹玄酒之味獨於秋鴻如萬里關山黃雲白草嘶牧入塞風迴電馳霜降水落月冷天空闊沙依渚嘹、嚦、頡侶呼群超然遠舉而琴於斯乃盛乎又嘗承之禁林得侍太宗文皇帝於武英進講之餘帝命出御晉泉親敲南薰之操絲之以猗蘭之曲和鳴雝容輔道德游魚出聽於金河龍驂仰秣於天廐感通之至鳳儀獸舞品物咸遂于今三十餘年矣嚴自嬰末疾手足不仁每對桐君不能一加指於冰絲之上追憶君臣父子之間悵然今昔不覺涕淚之交零也洛詢以英妙之年得琴中之趣而又取以為友迥然拔乎流俗而便僻便佞者斯遠矣雖然君子之取友不止於斯也自鄉而國而天下所以輔仁成德者必有其人焉以友鄉國天下之士為未足又仰思乎古之人論世尚友又必有其人焉不然歸而求之若先尚書之事業侍御之風軌神童之文學皆子孫之所當繼述者洛詢勉之至於吐珠玉挹琳琅則有待於能賦者云

友竹詩序

江陰朱紹善繼性嗜竹其室之左右前後皆種竹其家居

未嘗一日不與竹接也因得蘇長公畫竹一枝遂自號曰友竹持其卷告余曰將謁諸公詩敢請序之余訟之曰朋友彝倫也凡人之取友或以義好或以仁親或以文會或相須以孝德或麗澤以成業故載之於易詠之於詩列諸經傳聖賢之教昭、矣夫竹植物也無是數者乎人何取於竹焉蓋紹以取友以義以仁以文與夫孝德麗澤者此紹日用所不敢廢也然人各有尚焉若淵明之於菊和靖之於梅濂溪之於蓮靈均之於蘭其志固有在也獨竹世之君子尚者衆矣若衛武公蔣兗州嵇中散王子猷太丹陽之徒豈直嗜竹之謂哉紹嘗觀夫卉木之中春生秋零朝榮夕悴者有矣竹獨四時而不改余則友其貞固也揉而汋澍而軋者有矣竹獨直而不撓余則友其中立不倚也挺而拳窒而塞者有矣竹獨中空而通理余則友其虛心而受益也柔而脆夭而折喬而斃者又有矣竹獨勁節端操凜然乎冰雪之中余則思夫砥礪友其名節也夫是數者紹之所友也求之夫人事或不備焉人固有疑紹斯名者公知言故以序請余復之曰孟軻氏有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至於一國天下以友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善繼於斯益亦頌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況諸其躬以求焉夫其極則取友之道豈徒一物而已哉善繼之祖子昇故元時為紹興路官有能名善繼今以才舉將有祿位非荒閒插適者比余故告之以是爲幸勉而求之他日措之行事必有可觀者矣

竹泉詩序

朱積善慶江陰人也家居文林里承先世之業疏泉種竹以自娛因號曰竹泉示志也其兄善繼以仕遊來京師求賢士大夫為詩文以表章之且屬余序萬物生天地間草木之用於人最切凡食飲衣服之須宮室什器之材無不資焉而草木之生又有資於水泉矣夫人之資其用者必然取其類以擬德者必清修雅潔之士乃能之故菉竹興君子之學毖泉賦衛女之思豈徒然也哉乎、森列蒼翠玲瓏散綠陰於三逕來清風於一室勁節虛心脩然乎凜操之表君子取之靜以養心也涓、乎潺湲、乎淵溪遠浩瀁以達乎江海混、其流不舍晝夜君子取之動以觀德焉凝靜於竹凝動於泉則陰陽闔闢之机盈虛消息之理亦可因是而推之矣端居暇日屏遠紛挐絃琴而鼓南薰之操濯纓而續孺子之歌泠、者與目謀瀟、者與耳謀白雲在天明月當戶於斯時也靈臺曠然沖襟洒然形色俱無一毫之介帶飄、乎如遊乎物之外而不知此身之在人間世也此其自得之妙善慶有之而難以語人余樂之而徒能言、之而不能有安得載扁舟於暨陽曄芙蓉於申浦抱琴攜鶴而訪所謂竹泉者相與列席傾壺擊鮮持螯倚琅玕而臨清泚詠三高而歌太平蓋有其日耳諸公之賦豈無啓其端者故併序之以為張本云

夢吟堂詩序

昔謝靈運愛其從弟惠連每對之輒得佳句嘗於永嘉登池樓吟詠未就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欣然曰

此語有神助後世士大夫重兄弟之義篤友愛之情者率
以此自況永嘉謝氏故家閥閱之家自晉以來歷年遠久
其詳莫傳次論其世德要之必自康樂也元湖廣儒學提
舉宗敬慕先世之流風餘韻嘗自號曰夢堂其子溫州立
學教授紹其遺芳復號吟堂吟堂之子時中又合二者之
名、扁其堂曰夢吟時中環之父環字庭循今居京師仍以
夢吟揭於寓舍蓋昭先德示子思也徵詩於諸公乃謁余
序古之稱孝子慈孫者能不泯其先親之德善至於善繼
善述者所謂達孝者也若提舉直學之景行於先時中庭
循之仰止於後則謝氏之獻有足徵矣苟祖啓之而孫不
繼父作之而子不述世德之不絕者幾希亦何待乎世而
後已哉惟祖父子孫亦休龍慶禪續緜延之無窮哉雖永
世而不忘焉且世之言夢者由因想因想者即周官所謂
思夢也昔人謂世未有夢乘車入鼠穴擣虀臼者蓋無是
事則無是夢已若康樂之於惠連愛之至故思之深思之
深則欲其見之切是以吟詠之頃形諸夢寐而佳句之得
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世之昧天顯而斁彝倫者一涉利
害往、視手足如塗人終身鬩墻之不暇尚何夢吟之有
焉然則謝氏之孝友其來遠哉庭循於斯非徒尚其名而
已誦分離別而川與夫海嶠西陵之詩則康樂傾想之懷
參軍綢繆之意自見於言表推而達之宗族兄弟之情厚
矣豈直付之空言乎哉庭循溫粹而才賢行將顯融芝蘭
玉樹寧終老於階庭之間耶諸公之賦珠玉燦然溢於辭
翰而黃鍾大呂之音固將洗夫凡陋矣僕衰老不足以興
此姑爲之序云

北上倡和詩序

洪熙元年春三月僕以衰疾休致而歸既閱月伏承
宮車晏駕乃奔訃北行時江西按察僉事吳間黃翰汝中
考績天官於是同舟而往汝申念余力疾遠道調護扶至
朝夕殷勤過於尋常師友之禮余甚賴之然感痛無聊之
懷當高秋搖落之際江山景物觸目驚心舟中無事輒有
歌詠汝申從而和之清詞秀句實多起余者顧余之窮窘
衰颯然有愧於珠玉之璀璨汝申不以余之虛薄見棄而
反以得與同舟爲喜故凡有作登之簡編命曰北上倡和
詩且俾余序之嗟乎然明之遇叔向執事於收器之閒伍
椒之逢聲子傾蓋於班荊之地古人邂逅一言契合尚能
輸寫況余於汝申父子宿昔相親豈徒邂逅之情也哉總
詩若干篇序以爲之引非敢傳示於人聊以爲斯文之好
耳

城南別墅雜詠詩序

洪熙元年春二月僕以老疾拜休致之命三月辭歸踰月
而抵家又踰月伏承
獻陵賓天遂復北上心期同執之會至則宮車發引矣乃
匍匐詣
天壽謁
二陵竣事告還時
天子新踐祚閔余舊臣無效勞之
恩錫道里之費既歸復營護先隴求子平之願而成市囂

壞故人寥落不可以居於是監察御史毗陵許公勝為余物色得廢官舍於城南灌城鄉懸楫里去家十里而近許公偕御史包公德懋夏公能召余為別墅也余與諸公初至其處頹垣敗壁隤摧隳翳于埃墨蟲絲荒蕪蔓草之間鄉蜮之庭野鼠竄瓦內外空洞四顧蕭然諸公安余曰無嚴不興幸其幽邃余曰愚公尚欲移山況此猶有堂構豈不可新乎又安知他日不有為鳴之名乎昔人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乃相視一笑而退明日余出所賜命子弟鳩工購材因陋就簡葺而新之疏池築圃買松移竹而植焉野人聞而採藥於西山鄰翁過而分菊於南野日就月將生意油然佳木陰翳野芳幽香時雨新霽朵萬篙綠明月當戶清風颯然琴樽在席簡編卷舒子孫日侍賓客時來足以怡神情而悅情話養衰疾而延頹齡雖無綠野輞川之豪館香山嵩少之林泉子文後堂之絲竹然亦非栗里之荒涼玉川之索漠庶幾可以優游而卒歲也嗟夫謝太保風流文雅常欲角巾而返東山尋薔薇之舊游卒不遂志而不逆乎寶星綾綸家爽然溺志於平泉樹石遺戒子孫惓惓、而不覺卒貽己于玩物之譏儼以不肖荷蒙

列聖之恩遂得終老于家為幸多矣涼暑風暖冬日玉堂天上惟有抱孫騷填詠歌

聖化於無窮也因閱舊迹得謝攝所為畫圖遂命名城南別墅而序其所以凡有鄙述書于左方云

梅花百詠詩序

刑部主事前江西參政浦城潘賜文錫以其梅花百詠詩寫書于布政使孟公求余序之文錫永樂初余謫卷將進士也其學富其才敏其施于政治亦有猷有為也當

朝廷清明六官政簡而文錫乃於政事之餘優游暇日發其所蘊見於詩章吟詠其性情舒寫其懷抱其用心勤矣余少宦游吳中見故元馮海粟及釋中峯嘗有是作彼此相誇海粟卒為中峯所屈已不直於君子也朋游盡皆傳誦以資談論而所謂百詠者遂行於世矣今觀文錫所作雖不拘・於體物而諷詠之間其心志亦未嘗不在乎梅也好之而不足詠之而無已是必有可好可詠者矣雖然昔人之於梅好而詠之者不少矣何遜之詩宋廣平之賦杜甫林逋之作皆見稱於世而近代詩詠梅者獨以逋詩為二虞部警則、以少陵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之句視踈影暗香昏月淺水之語為何如其氣象固有遲庭矣學者知此乃可與言詩也余知文錫之百詠特寄興焉耳至於發揮事業涵泳膏澤美教化移風俗達乎公平廣大以鳴乎

國家之盛於無窮豈止於詠物而已哉昔左太沖三都賦成有頼於皇甫士安之序余休致山林日就衰朽勉強執筆言實無文抱士安之疾孤文錫之意秖自懷慚曷以增重姑述所聞以為序云

包氏說文解字補義序

進賢包希魯先生博學君子也當元之季嘗著說文解字補義藏于家今其孫彥孝刊梓以行謁余序其端先生之

為此書謂文字該乎天地間事物而理寓乎其中人能因文字以明理由理以循道、、以成德行、、成而施諸事業則人主以遂人極以立後漢許叔仲為說文解字之書以及唐宋諸公其說雖多或猶未允逮從而申其義允係諸人心世道之大者則加詳焉此其著述之本旨也余嘗考六書之學自周官保氏掌教國子其來尚矣漢法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然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命諸儒修蒼頡之法終不能復故逮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揚雄作十三章而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至許叔仲又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乃作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十四篇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六藝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唐太曆中李陽冰復刊定說文修正筆法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然其篆迹殊絕學者宗之至南唐徐鍇以許氏學廢又作通釋四十篇韻譜十卷當時言小學者惟鍇名家宋元以來繼有作者雖詳略不同而考訂得失未為無補近時通其學者臨江吳均仲平閩人陳登忠孝而登為優二人已沒知六書者益鮮矣余在

京師時嘗語仲平曰字書之學雖曰小學然通知古今該貫物理亦豈易言哉苟有所述俾三蒼之學復續而不絕顧不美歟仲平既往忽覩此編訓詁之義簡明切當誠有裨於許氏所謂開物成務嘉惠後學者亦豈小補哉故為之序

賜老堂詩序

僉都御史吳興沈晏如尊公前鄭州知州彥能當洪熙改元推

恩封吏科都給事中宣德丁未加封右僉都御史公之致仕而歸也名其堂曰賜老

朝之公卿大夫既榮公父子之遭逢復歌詠其盛美者富矣公乃謂晏如曰稼章胡先生黍有斯文之雅汝曷不為我求一言以為斯堂之光乎晏如於是因監察御史尹子禁按治兩江寓書來請余亦衰老賜歸之人也養痾山林尊公以故舊不鄙千里見存雖非空谷足音之比然亦不能無同道同志之喜也徒以江山悠邈莫得侵尋坐茂樹與濯清風臨方塘對明月悵然有懷安得如香山洛社與公周旋於其間耶昔在翰林見晏如清修玉立溫淳而有文喜公之有子也今聞賜老之堂為郡邑之表遠邇歆豔則又喜晏如之能顯親也大凡人生不以富貴為足而以有子為足孰不有子而賢者為難仕宦而建功立業矣然不以馳車馬耀声勢為榮而以歸故鄉為榮此陳泰公韓康公父子所以卓然傑出於前代冠冕當時留芳後世者也余今乃於賜老堂見之噫若斯堂可謂三善具矣一則

朝廷優老能以禮一則公能於子能教一則晏如於親能孝也余雖不獲登斯堂請以是為詩之序若其履歷

恩榮則有少傅楊公之記在

記

萬山草堂記

天下之山原於西北表於中原而蜿蜒盤礴之勢尤雄於蜀故天下言山之嶄嵬峗巖嶕嵤嶮巇者必曰蜀焉有若岷嶓蔡蒙大方玉壘赤甲白鹽武都雪嶺西傾三峨之屬迺其翹然而壯觀者至於邃峽崩崖幽巃巨缸長陵峻坂有不知其幾千萬計亦不計其幾千萬名也古之騷人墨客放臣羈旅其詠歌懷慨之情悽苦其間者豈其心哉蓋觸於景者異則感于心者深感於心者深則其所發無非幽憂抑鬱之思而已若杜甫元稹劉晏賈島黃庭堅之徒豈能留一日之驩哉此數子非無一日之驩於蜀也奈何去國懷鄉之思自不能如在中州者耳華亭胡鼎文始由

銑之剸駑遲

晉府録事由録事倅安州其在安州也所處與前数子同所樂則異焉山川之險阻道路之幽絶往来其間不能不同然值

朝廷更化之日遐迩一德鼎文用能撫循其俗民以樂生凡虎嘯熊啼猿號鴂鳴當風日晦明之景撫事興懷載之歌詠怡然自得此其樂有不得與前數子盡同焉今歸十有餘年蜀之山川景物常形夢寐間乃作草堂于佘山之下為終老之計名曰萬山示不忘蜀也夫佘之山培塿壚岏其高不能踰丘陵堂之命名蓋不繫於佘也不繫於佘而繫於蜀高情遠致游於物之外矣游於物之外其樂豈有窮乎

聽雪齋記

孫子讀書于淞泖之陽顏其齋曰聽雪客或過而哈之曰吾子所其無逆心有高明之居無息之箴以儆戒其怠情荒寧之志故几杖盤杅户牖觴豆皆著之銘今子之齋何取於雪、非恒有又何覩德焉孫子曰噫窮於化者不局於物達於道者不涅於跡子何求其蹤、者哉嚮昔之夜玄陰冱積太空冥、振以長風萬竅響含既而蕭、颼颼如木葉之初脫也飄、颻、如驚沙之載揭也龠綠瑟縮淅瀝、淅瀝如郭索之行蟹忽春蠶之喫未休也吾、方掩殘編披木、榻危坐而聽之乃知其為雪之作也大凡声之在天地間其始也無形而生於有形其終也有聽而歸於無聽蓋有形者無形之著無聽者有聽之兆以有形求有聽則固而陋以無形求不聽則僻而野吾以無形者應於有形無聽者接於有聽則天下之理在我其不窮哉、雪於斯際均声也人於雪均聽也膠、擾、者既不得所聽荒閑寂寞之流又不知其所以聽苟聽之或取其聲之清以悅其耳未必能研幾主靜以存夫不息之功也吾於聽雪得靜之理以名吾齋奚為不可雪之來以候吾用覘其時焉其積也以攷吾用師其謙焉其隨物而賦形也吾用擬其圖方焉其光潁而不緇也吾用致夫日新焉以是觀德孰曰不宜此吾雖不能几杖盤杅户牖觴豆之銘總之不離其道奚必求其鑿、者乎苟求其鑿、則雪且不能我有豈暇計其恒存乎哉客嗒然而去孫子以告因記其說俾書之齋壁

約齋記

翰林庶吉士蕭山俞廷輔以約名齋蓋取聖人之言以為操修之要余喜其學為己乃為之記曰凡人之有失者莫非所為之過也事親狎愛而忘敬事君怙寵而忘忠夫婦燕昵而無別朋友淩傲以相高長忽其少幼不遜弟與夫居室之華麗輿服之侈靡食飲之奢縱逸樂之無度凡日用事物之間口鼻耳目四肢之欲俟然以自肆者孰不為過哉過則失矣是以聖人之教抑過以就中君子務焉嘗觀天地之化四時之序陰陽推遷氣機闔闢過者必約、、則收斂、、則發生萬物始終之道於是乎備矣君子於斯觀物理盛衰之際參盈虛消息之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必也約乎中而精神心術為之操存約乎外而形骸筋骨為之檢束約乎言而榮辱樞機不敢易也約乎行而擇善固執不敢輕也以至一物之微一事之細吾皆有以約之夫豈有失也哉廷輔自幼聞父師之訓操持其身心者有素矣行將顯融推以及物余知其必有濟焉大抵性靜者和平、、者寡欲志驕者放肆、、者任情能寡欲作惟己得所養亦且於物無傷苟任情非特有損於物亦將不利於己也廷輔守聖人之言終身行之則所以成己成物者余深有望焉若夫是齋靜幽山水清美足以軼紛華而暢神情者廷輔必有自得於其中余莫得而言也乃所望願相與勗諸

上清宮北真觀記

上清嗣教真人四十四代天師張公宇清作北真觀既成具本末告于儼曰上清正一萬壽宮所宅者龍虎山也宮之後有象山、、之支為臺山、、之陽為後源峰巒秀拔巖谷深窅相傳有古仙人嘗熊星于此後即其地為北真觀歷年久觀廢而故址存永樂十一年秋至北京得北斗像於崇真宮極精妙蓋宋畫苑良工筆也遂持歸以明年三月某日乃於其地擇勝復營觀宇祀北斗為閣高若干尺奉祖師為祠廡若干楹東西周以廊廡以奠雷嶽諸神至於憩游之所有丹室有藥圃又其東有雲塢其西有林泉南則有鶴峯北則有松巒煙霞明滅嵐光吐吞喬林陰森微風遠響四時之景不窮子為我記之余嘗謂太史公天官書北斗天之璣衡也分陰陽以建四時移節度以定諸紀天地萬物無所不統故曰天之有北斗猶人君之有尚書其所繫豈細故哉真人際遇

聖明眷顧深至寵錫駢蕃恩禮之厚莫加焉故居山林之間未嘗一日忘報

上之心登斯閣也對神明之如在望

九重於天上思所以報者惟有祝吾

君盛大光明之福萬億年之壽而

聖子神孫永保民於無窮然則斯觀之作也豈徒然也哉至其山水之美足以棲神保真而登覽吟詠寄高情於物外真人必有自得之者余不復道初觀之經營道錄左演法鄧景韶實贊襄之今主其觀者道士張原芳也

弋陽縣重修儒學記

弋陽縣儒學舊為南山書院宋季疊山先生謝君直所建後罹兵燹書院遷于弋陽

國朝洪武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以造士書院遂改為今學也永樂丙申山水驟發溪流漲衍學宮漂潰故址獨存師生講肄春秋祀事居廢禮儀一切遷就而已宣德丙午會稽王尚鏞宰斯邑釋菜之日顧瞻徘徊惕然于中固已默有經營之志矣期月之間政修令行民用化孚迺度材撤拆鳩工庀事自禮殿門廡以至講堂齋舍謹飭規制作之新之加丹堊於楹鏤飾金碧於棟宇高明靖深擴增於昔於是聖賢有像衮章炳煥德容儼然講習有所周旋進退禮文秩然藏書有室而簡冊崇具峙有祠而先總著與丈垣藩籬之環衛庖廚庫庾之完具卓然壯觀于淺山之域而邑之士庶得有所瞻仰而依歸矣是役也從容不迫工有程而民不擾越二載而告成教諭李暘訓導楊清吳智寓書於新建教諭王采介其徒丁習方惟矩具本末謁余記之且以表王尹之有功于學也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宮之修復固有司之善政學者從事於斯宜徒尚夫宮室之美觀也哉藏焉脩焉一志慮之專以戒夫游惰之失胥告胥訓味聖賢之言以求夫義理之奧磨礲切磋深造自得乃有以開明其心志而義精仁熟則於應事接物之際皆得其宜矣施於有政特舉此而措之耳此明體適用之學諸君子篤志不倦必獲其效獲其效庶上不負

朝廷教育之深恩下不孤王尹作興之美意而師友道義之相承足以紹疊山之風軌他日賓興于于然而來弋陽之士必有可觀者矣余雖衰老尚拭目焉若夫相其事而贊其成者縣丞杜琰曾觀主簿胡智典史任智皆可書也

饒州府重修府治記

饒自吳芮為番陽令號番君則饒故番陽縣也兩漢皆屬豫章郡建安十五年吳孫權析置番陽郡梁置吳州至隋始改饒州歷唐五代宋元以至于今所隸雖不一而饒之為郡則如故也其置郡時仍治番君故城郡志則曰舊府治在城西南桃源山麓世傳滑郭景純所遷元季之亂吳宋據之為行省今為千戶所矣今之府治故安國寺也

國朝洪武二年郡守胡乾祐即其故址而營建焉距今六十餘年亦嘗更徙而旋復故堂宇廨舍彼入敝壞為政者習於因循莫克修治宣德戊春知府前公通理偕同知馮郁來蒞是邦慨然有志新之閱歲政修事舉民安其治而通判李儀諸忠林祖推官唐定相繼而至於是合謀而作之積材庀事董石陶甓工獻其能民效其力經營締構易故就新光華增於昔而人不知其勞正堂五間高二丈六尺有奇深稱之前加於深者六之一後堂三間高一丈八尺深殺於正堂者五之一廣視正堂不及者七之三堂之南面儀門五間堂之前東西曹舍十間堂之左右經歷司照磨所各為廳三間戒石有亭豐衍有庫覆蔗有樓巍然煥然傑立于郡邑之中撫綏乎斯民臨御乎屬邑下待威驅勢迫而郡人得於瞻仰者莫不於此起敬焉是役也始於辛亥八月落成於明年四月相其事者經歷樂中信知事饒亨照磨鄧禮司淇會計董其役者府史王忱也功既告成郡之僚寀又相與謀曰苟得文字以紀成績則黃

公先事之勤得以表章且俾後之來者相承而勿墜也謂鄱於余宿昔相親迓遣邑治生吳偉奉書來告饒江右名郡也自昔文物之盛彬、焉論勳業忠義則有陶桓公父子論節行文章則有洪忠宣父子論爲相不苟則有趙忠定及江馬二公論道學相承則有雙峰饒氏較之他郡未能或之先也郡治之新豈獨爲郡之人瞻仰也哉爲政者於斯宜其教化則禮義廉耻之風興焉政刑則懲獷暴衣之徒戢導其生養則御寒備荒之情遂詩云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之謂歟有若唐之顏魯公宋之范文正公元之韓伯高諸賢中國初之陶主敬皆嘗治饒澤被斯民、劉子今稱之諸君子追惟前哲論世尚友其、人、雖遠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苟求其故心有合焉施於有政今之民猶昔之民將見其得於觀感形諸歌頌流聞後世而不泯滅予雖衰老嘗備史官抑將秉持筆而下一書也姑記此以俟

容膝軒記

容膝軒者平江伯陳公燕休之室也公膺分閫之寄總漕運之師自江淮以達于

北京其任大其責重言出而信孚令行而政肅舉措合理人無或違勞心焦思亦有年矣自公退食於茲軒乃欲優游於暇日蓋有不可得者然其心謙卑巽順未嘗以貴富驕人省察克治獨能以滿盈爲戒宜其收斂于中者肅然而有臨檢束於外不復然以自放從容鈐閤有羊叔子之遺風忠順勤勞有陶桓公之經濟綜理精密有劉士安之規模令是數者見諸行事快、乎其有餘裕矣而公之心不自滿假是以享爵祿於高年著功業於明時流声名於後世此其所以自致者豈淺、哉一室之內左圖右史羽扇綸巾徜徉乎其間所居雖廣不踰尋丈而胸次廓然含弘光大誠有過於高堂大廈者矣彼有不知者固未信公之倫約余忝侍同朝嘗見公之服御猶儒素寵遇無矜耀接人以敬恭固已重公之雅度矣及休致南歸舟次淮浦勞公枉顧餞送殷勤不以不肖屬爲軒記別來八載養病山林才思荒落無以塞責侍郎趙公復致公命感愧蓋之結言猶當時之諧謝引領託懷乃所願於公者名軒之意始終無替而已敢書此以復公、幷取耶其無取也

廣州府儒學重修雲章閣記

廣州府儒學重修雲章閣既成監察御史五河丁公寧合藩臬諸公走書幣來徵記且曰閣成之日適

朝廷命下武臣子弟皆得受業學官無資文武誠千載之盛事一時之嘉會苟得記之則嶺南之士得於觀感者益勵厥志而於治化實有裨焉按是閣初曰尊經庋置簡冊在南山之下講堂之北故元泰定丁卯憲使呂禎更曰雲章取詩之義蓋雲漢昭回天之文也法言大訓聖賢之文也舊曰尊經者天下之所同然經無待於尊也至於雲章則藏、獨昭揭乎斯名深有以起發乎學者之心志歲既久風雨侵蝕侵剝摧敗傾圮孑然莫支宣德壬子丁

公巡按是邦祗謁

廟庭會講之餘目擊心存慨然與諸公僉謀新之於是各

捐貲俸鳩工取材範石陶甓易其腐敗加以彩漫興作於夏訖秋告成高六仞有奇廣倍之深五尋為楹有七焉規摹弘敞棟宇輪奐繪構堅緻丹碧焜煌遠近瞻仰誠為壯觀矣太常冠登斯閣也海日初旦天光發新抑思有以洗滌濯雲月新其德者乎超然遠覽出乎塵氛抑思有以脫略凡近而游高明者乎若然則斯閣非直為觀美乃所以為吾成德之地也前部使暨方鎮諸公作新之意所以期待於諸君子者其亦在茲乎將見教修於戶庭化行於嶺海其所及者遠矣昔者張公九齡余公安道實是邦之先哲也嘉言善行彪乎金石流風餘韻蓋可想見嗣二公事業表〻偉〻文武兼資論世尚友豈無其人耶余養痾山林衰朽之餘不能有所發揮姑記此以俟

手

素軒記

都督沐公偕其兄太傅黔國公膺閫外之寄撫綏雲南世濟其美矣乃名其燕居之室曰素軒來徵記或者曰公之所居廣廈華構公之所服錦衣繡裳公之騶從高牙大纛公之曰素殆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余曰不然余昔忝侍同朝見太傅公與公雖身都富貴而服御器物泊然儒素處己以約接人以恭事

上敬謹遇下無驕若不知有富貴之在其身者也雖曰由居養之素有以異於人亦其天性之美不為侈靡之所移爾雅歌投壺祭征虜之素也輕裘緩帶羊叔子之素也子不釋卷杜征南之素也公於斯三君子者蓋有不事矯拂而脗合者焉政修於金馬碧鷄之間令行於赤水銀沙之外以他人居之正意得志滿馳騁之日公乃脫略紈綺不為表襮敬巧返樸推誠待人茍非其天性之美曷克臻茲雖然余嘗承之太史見

國家之取南詔命將出師皆承宥密之經綸敵愾奮威遂致折衝於萬里論其成功豈一朝一夕之力哉公之父子昆弟保釐滇土而遠人傾心嚮化圖報邁越于今四五十年此固

國家深仁厚澤之所致然亦公伯仲能弘世業統御有方恩威並布有以服其心也詩曰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夫豈偶然也哉願公永堅素志無替厥服則勲猷著于旂常福慶流於後世前所謂三君子者豈得專美於昔耶公不以余之衰老山川萬里屬為之記勉強執筆無所發揮他日論功臣之世勲者或有取焉

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新建縣儒學乃元之宗濂書院也按郡志宋淳祐間江丞相萬里典藩于洪以濂溪周子嘗尹南昌乃建祠祀之表其額曰宗濂精舍其地在望雲門外龍沙岡之上後燬于兵元立學官天下郡縣皆有學元統初邑令薛方即龍岡故址以為邑庠將省臣賈鹿泉監司劉宣因郡士萬一鶚熊朋來之請謂精舍既為邑庠而周子之祠不可湮沒乃相與出貲得民間廢宅於東湖北涯復創宗濂書院元季龍岡之學復廢而東湖之書院存

國朝洪武五年遂以書院為新建縣儒學于今六十餘年矣其居講席者非一人而興造修復者亦屢矣然更歲月

風雨震陵而殿堂門廡齋舍祠宇不能不傾撓敗剝有志於斯者存乎其人焉宣德七年春三衢江珍來為教諭慨然有志新之珍丞相公之族孫也即以其事請于當道時吏部侍郎富春趙公巡撫兩江監察御史安岳王公亦按治于茲合藩臬諸公及郡邑長吏詢謀僉同即其故而更以新於是自禮殿達于門廡自講堂及于齋舍若藏修之室若江公之祠鳩工鋳材加髹鏝堊丹碧照耀輪奐增美巍然傑出於淵光天影之間猗歟偉哉工始於八年春二月再閱月而告成可謂役不煩而民不勞也董其事者主簿桂陽袁景春朝夕在野克勤所事既落成景春與珍謁余記之竊惟是邦濂溪先生過化之所而相江公所以祀先生者豈徒然哉誠欲學者知所依歸而光風霽月高山景行千載猶一日也故學舍雖有遷易而道則無古今求其道者圖書具在圖衍太極書體夫誠而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推之於用則修齊治平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亦舉而措之耳學者果能於先生遺書講求而盡心焉則日進於高明不流於汙下日歸於中正不惑於邪說而凡馳騖於文藻役志於功利者皆非先生之學也吾黨之士幸相與勗之是為記

詩禮庭記

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日游家庭常懷祖訓乃揭詩禮二字於門屏之間出入觀省如聞聖謨將以措之躬行見諸實用可謂善學者矣來朝

京師徵記於儀。聞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況於聖人之子孫乎無已勉述其所聞而應命焉予所雅言詩書執禮天下古今之所共知而共學者也至於教子亦曰詩禮而已詞氣從容恩義篤至比陳亢所以喜幸而世之為父子者於是而有法式焉凡人之修身莫先於得其性情之正躬行莫要於循乎規矩之常詩三百篇不越乎六義六義之詞有善有惡或勸或懲而諷詠之間悠柔浸漬善心由是而感發逸志因之以懲創得於其心發於其言。洵天下必無口過此性情之得其正者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天典民彝之實精神心術之所寓爾戒謹恐懼敬之而不違造次顛沛守之而不失約以持己推以接物行而天下必無怨惡此規矩之能循其常者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由是而之焉孝於親忠於君和於族以達於人、無非詩禮之發用也雖然詩之篇雖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之義雖廣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公其勉之雖然識又有告焉古人有言曰若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學者之通患也為子孫者則不然

聖靈洋、日在其上趨蹌於庭周旋進退悠悠若有聆乎金石之奏肅然必有聞乎其容声可不敬乎可不勉乎儼既衰且疾言無文理公不鄙棄苟有取焉或亦可為高明之一助云是為記

禮齋記

大凡士君子之行施諸人而不悖傳諸後而無斁者必有其道也亦曰禮而已禮者參天地之化貫古今而不息自

身而教子孫自家而治天下擧不外此道焉于越劉均立氏溫厚謙謹尚禮之君子也嘗以禮法於四方而人化之矣及既沒其子則庸能嗣其志循・雅飭撙修繼述于其宗族于其鄉人一以禮為之本於是名其所居之室曰禮齋非有得於過庭之訓者能之乎大家世族非無勢利紛華以遺其子孫往、驕驁之氣盈紈綺之習驟至有以驕奢覆其宗湮佚僨其家者其故何哉不知以禮為之防耳仲尼立教必稟約禮其雅言必曰執禮其命伯魚必勅以學禮、之於人不既重矣乎今夫視之不思明而眩於惡色聽不思聰而亂於姦声言不思道而妄發行不思敬而妄動足為棄禮之人無禮之人必至於滅天理窮人欲其不流於禽獸者幾希故粗而灑掃應對始於童幼之習精而道德性命終於聖人之歸無不有禮焉則庸於此盡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者蓋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與夫吉凶軍賓嘉之儀文具載之書遭秦滅學雖其間不能無傳會參錯之說要之其文富其義廣隨其所得博而約之庶幾先王之遺意或可因有以考見焉斯為善學者矣均立既能以禮導之於前可謂得其道者則庸復能以禮繼之於後可謂守其道者禮文之懿光輝乎父子之間此固君子喜聞而樂道之也因則庸之請故不辭而記之俾其得於覽觀之間亦思所以施諸人而傳諸後矣其富貴福澤豈有窮乎

永嘉大羅山黃公壽藏記

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以其子貴推恩受封壽考尊崇高出當世天下榮之以其獲於天者非偶然也嘗凝其歸藏之兆於大羅山祖塋之測卜吉之日甘露降于松柏休徵之至此又不期然而然者矣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故凡言死者人多諱之況預為墓兆者乎人生宇內不過百年七十者稀況九十者乎九十者難而位極人臣此尤不其難乎夫死生猶夜旦爾不惑於死生而原始要終預立於事非智者不能五福以壽為先既壽且貴非仁者不獲天之於人豈屑、然哉然作善降祥惠迪而吉天固有不能違乎人者黃氏世德至公父子食其報其所以然者人莫知之雖黃氏亦莫知之而天固知之矣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休徵之符豈虛也哉昔桓司馬作石槨三年不成君子謂其不情楊王孫不畢衣棺而從裸葬亦非人情也惟杜征南見邢山之墓而有取於祭仲謂其制得中焉公之壽藏必遵法制非苟作者山高水清豐草茂林鬱、佳城過者必欽儼泰交公之子少保淮又嘗同禁侍數以記請辭不獲歸次通州復以書促之曰必得子文朝正使還俾歸刻石得慰老親之心於是不以衰陋遂執筆記之公字思恭別號靜庵夫人某氏壽藏之作永樂庚寅冬十月廿有六日也

守一齋記

左通政鄖城樊公名敬字守一乃以其字額其齋居出入觀省顧名思義檢身修行求協於克一而得有所守屬余記之以廣其義余謂精一執中者堯舜禹授受之心法聖聖相傳千萬世守此而天下治孔子不得其位明此道以

淑諸人千萬世學者由此而得所宗此公之素所聞素所學者余何言哉雖然天開於子而終於亥自時日月歲積而為世為運為會皆統乎一元之數也乾闢坤闔五行布四時行而百物生形、色、者皆本乎一元之運也君子法天之經因地之義原其始而要其終知萬化之一原也萬事之一理也萬殊之一本也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操存省察擇善而固執守約而施博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然必精粹而無一毫私欲之雜始終而無一息懈惰之間則所守者篤而不為事物之所侵奪矣於此苟非敬以將之所謂涵養其本原者又烏能必其主一而無適也哉若夫鄉鄰鬬而不知閉戶同室鬬而不知救此執一者擧一而廢百君子不由也請以是為齋之記

養恬齋記

中書舍人王仲庠取莊周氏之言名其齋曰養恬謁余為記昔周當戰國之時大朴既散巧偽日滋游談之士縱橫捭闔馳騁辯難於諸侯而天下之俗日趨於知術囂、然以詐力相高而先王仁義之教泯焉不絕如綫矣周於其間欲矯其俗謂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以知養恬其大概欲反其性而已以周之澹泊寧靜視彼之紛紜馳騖者其跡固高矣然於聖賢之道未免半塗而廢似是而非也恬之為言安也周之意謂雖知周萬物而恬澹自適止乎安而已聖賢大學之教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而后能安、而后能慮、而后能得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平天下則國治而天下平豈若周之養恬而已哉仲庠職司乎文翰日居乎承明簪纓佩玉從容於法從之間所謂養恬者亦惟安其職業無所願乎其外耳蓋取其名不取其義也雖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是皆安於所遇非善養者不能仲庠以英年邁往之資養之有素所以揭德振華者將為邦家之光豈放栖、者屛知黜聰為虛無之守也哉余於仲庠以鄉人一日之長既為之記并以寓遠大高明之望焉

樂靜齋記

永嘉謝環庭循以江左名族自十一世祖某乃徙居渥洋至曾大父某仕元為湖廣儒學提擧大父某石門書院山長考某隱居弗仕皆樂渥洋山水幽勝居則養性讀書出則以道淑人而庭循景仰先德好學而有文清修玉立迥出流俗嘗於所居名其藏修之室曰樂靜其所資者深矣永樂之初以藝事薦入

京今

扈從寓於京之昭回坊仍以樂靜署其齋居來徵記人之志各有所樂流水游龍綺紈富麗貴豪者所樂也靡曼妖冶絲竹謳吟宴游者所樂也耕鑿作息仰事俯育農夫之所樂也長林絕澗考槃詠歌幽人之所樂也樵之樂山林漁之樂江湖市肆貿區則百工負販之徒之所樂也君子之樂蓋亦有之遠塵囂之紛糾安素履之閑暇貽雅志於典墳寄高情於千古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其靜也必有所事其樂也豈徒枯槁尸默而已哉庭循居

京師之都會日與高人賢士交接於其間方將延声譽于四方致功業於遠大雖欲靜且不可顧可溺志於樂乎雖然此于其跡不于其心也苟其心不為物累無往而不靜亦無往而不樂也矣必高蹈遠引絶類離倫而後為靜耳無所聞目無所見而後為樂哉彼憧、往來於膠、擾、者固不足以語此余亦靜者人或以為簡亦各從其志耳庭循之志適與余合故為之記且以自儆云

光霽堂記

吉水周子勉今翰林侍讀學士之叔父故家桑園舊有堂曰光霽元季燬于兵其諸父嘗有志於斯而未就今年戊於子勉子勉發資畜率族人於故址作堂若干楹深廣若干尺雖無雕刻藻繪之飾而高明開壯則加於昔矣每歲時記事徹饌燕饗必聚族於斯而父兄子弟驩欣怡愉於一堂之上非特可以表一家之休慶而和樂之風亦足以儀刑於鄉人矣堂之名故有詹孟舉書而記則今以屬余昔宗家濂溪先生元公以高明之資發精微之藴而千萬世道統之傳實有賴焉故其胷次悠然真與天地同流而當世賢士大夫獲見顏色或承緒論莫不灑然如挹光風朗然如臨霽月脫略羈束超然物表誠有如黃太史之所言者然自程夫子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繼之者未有聞焉今子勉欽先賢之高義擴先世之遺構揭華扁於新堂可謂善於繼述者固將景行、止豈徒尚其名而已哉雖然居敬窮理為入德之門孝弟忠信乃踐形之實居安資深反身而誠充實之至光輝發焉若夫樂於求志而尚友千古推意林壑而歌詠先王之道此濂溪夫子之所以高出百世而光霽斯文者又在君子之自得者何如耳子勉父兄子弟之間凡數十百人若崇述孟簡崇厚皆為聞人余故樂為之記抑以余言為然否乎

集虛庵記

集虛庵者道士許全義修真之所也庵在千越之京則觀其曰集虛者取莊周假託之辭唯道集虛之義也以余昔教其邑乃來徵記余進而問焉虛之為言空也道何由寓既虛矣庵何以居且方外之士黜聰明去健羨外形骸又焉事余文全義對曰吾嘗觀諸水矣虛則流實則滯觀諸火矣虛則明實則闇觀諸室中虛則適實則窒物皆然心為甚初吾之未入道也驅馳乎俗務奔走乎塵勞擾、擾擾困於物者屢矣曾不與之化者幾希幸而去此託跡方外翛然獨處乎是庵以脩吾道當一氣之存同天地之根滌除玄覽八荒洞達恬淡希遐虛室生白固知真道實集乎虛也此吾南華老仙蓋將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豈徒為是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也哉然亦述仲尼所以告顏子者心齋之要不外是矣昔吾得於師者如此願有以教之余告之曰子之言子之道也周之書周之言也必曰吾道率性者是已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雖遊乎方之外歸而求之必有得於性分之內者亦非余之所能強也雖然彼有徇於外者日奉其教應酬鄉井閭閻之間往來屑、終身而不悟者視全義大有逕庭矣余嘉與其師徒遊觀其居山林之幽蕭散閒曠皆能攻苦食淡勤於其業以興

廢學蓬有可尚者故為之記

味菜軒記

從子驍今年春來省侍閒語及故廬對曰新築室、之後闢小軒為修息之所未有名敢請適福建參政熊本誠遺菜圃遂以味菜名且為記以昜之在禮曰六十宿肉又曰六十非肉不飽而孟子亦曰七十者食肉古者制民有恒產故飲食衣服宮室器用皆有恒制苟年未六十者不肉食雖食肉亦不恒也七月之詩食鬱及薁亨葵及菽食瓜斷壺此民之恒食也至於獻羔殺羔登與奉上焉已爾自周衰戰國縱橫敗先王之制違秦阡陌開而地利盡井田廢而恒產亡民無恒產則無恒心故於僻邪侈無不為矣放僻邪侈由不知約也約則儉、德之共也反儉則侈、惡之大也君子非淡泊無以寧志吾家世儒素吾父遭元季喪亂由金川徙南昌辛勤立業遺子孫以忠孝勤儉子孫當世守也吾承祖宗遺澤德薄能尠叨沐

聖恩有位于朝自筮仕至于今三十有四年矣未嘗一日敢忘先人之訓也又嘗見鄉里故家未有不由祖宗勤儉積德而興至其子孫亦未有不以奢侈驕情而喪今之名軒亦惟子孫本忠孝務勤儉守先訓而已昔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文定公聞之擊節歎賞驍尚念之哉

瞻衮堂記

君子居江湖之遠則思其君處廟堂之上則思其民此固忠愛之心不能自已然亦職分之當然也前太常丞贈少卿袁公廷圭嘗以尊學呂公之術受知於

上遭遇寵榮人鮮能及既老得致事乃名所居之堂曰瞻衮其志蓋可見矣夫衮龍衣也衮冕九章以龍為首天子享加廟臨明堂朝會諸侯之法服也昔者廷圭之在

朝廷從容簪紱班鵷鷺之行覲

天顏於咫尺親道德之光華則繪畫絺繡煥乎天章無日不接乎目而亦無待於瞻也及其退休于家優游暇日望蓬萊之五色想翠華於天上雖跬步心懷乎

恩眷雖一飯不忘乎周旋蓋其忠愛之心為無窮而筋力則不逮矣猶其力之不逮而欲寓其無窮之心此瞻衮之堂所以名焉今公雖榮而逝已十年餘而堂固在其子尚寶少卿忠徹數以記請余嘗接公緒論毅然正直皆中理道知公為儒者而公嘗以遠大相期余雖不敏寧無一言以酬知己邪故勉為之記庶幾表公之風志使不泯於後而忠徹不違其親之仁於此亦可見矣

重修徐高士祠堂記

水經酈元云贛水北徑南昌縣西歷白社其西有徐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孫盛續志云孺子亭即孺子宅也舊宅在州東北三里許徐廣古今志及寰宇記皆云在梅福宅東陳蕃為建於塘東百步湖南際小洲上即酈元所云者自唐以來固已於其所作亭宋初王明為守更新之易為齋廢未知何時復毀及南豐曾公鞏為守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而祠之亦曰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蓋曰宅曰亭曰臺皆即

其實而世易其名耳元初江西行省參政東平徐琰重作之至正末燬于兵故處沒為民居高橋之南有孺子亭者蓋自唐有也考之郡志唐宣宗時橋東有三亭曰澄虛曰孺子曰碧波乾符中俱廢洪容齋曰碧波後為孺子祠高橋之孺子亭余幼時嘗游其下土阜屹立有亭巋然祠孺子範土為像乃漢衣冠也洪武甲寅郡指揮宋晟以其當行道平之太守許方遂遷祠于碧波亭之故址而碧波之孺子祠亦從於湖矣碧波亭者宋淳熙中張帥子顏即澄虛亭所建後亦廢故高橋之祠遷而為祠枕湖風雨所會歲既久而祠蕪壞永樂癸卯秋監察御史張公甫謁祠既而有志新之郡庠生熊奐當陳紀因勸率好事者鳩工聚材以成其志於是參政樊公敬憲副戒公均各以其祿助之作祠堂三間廣二十四尺深加廣之數二尺甃其壁而繚以垣中新肖像外樹門屋規制一新丹碧煥然于湖光煙水之間五閱月而告成既成又五年而求余為之記嗚呼孺子平生志行見諸史其高風清節竟於當時稱於後世千百載無異詞誠獨行之君子哉抑嘗論之伯夷之清柳下惠之介孺子有焉若孺子者蓋夷惠之間也君子論世尚友況居其鄉者乎故不以鄙陋記其本末使來者有徵焉

梅雪軒記

梅雪軒者行部主事洪璵宗器所寓之室也洪氏世居嚴之青溪東晉時曰紹者仕為門下侍郎進階金紫自是子孫累以武事顯至宋曰嘉瑞暨子嵩皆由進士歷官為閣人數傳至凡齡仕為江陰州僉判僉判五傳至源洪武中由太學生教諭饒之安仁即璵之先君子也璵嘗從其先人還青溪指故廬曰此僉判所立據溪山之勝四時朝暮之景皆在几席僉判性嗜梅故左右前後皆樹梅歲寒冰雪之時粲然芬芳頓視山林草木摧落而此獨秀潔於是扁其讀書之室曰梅雪蓋儗德焉璵因識之故隨其所寓亦以梅雪名聊先德且述事也昔李贊皇以經濟之才起邁之氣為能寧樹溺於玩物眷、乎平泉樹石遺戒子孫卒不能守君子以為愚昔寄賞之石嗜好尤篤奔走趨附之徒不亦愚乎二人皆君子所不取何哉於德無觀焉耳至於幽人逸士之所好尚以為風月吟詠之資亦徒取其清而已洪氏之居自僉判至今已六七世矣溪山堂構不改舊觀而梅之植者益蕃教諭父子文學相承藹然蔚然其名位雖非昔人之比然砥行礪操獨可嘉也覩嘉樹於百年寄遐思於所寓而璵方將播其流馨俾其清白無愧於梅雪無忝於前人豈非善紹述者乎是皆可書也余昔在干越璵之先君子在安仁聲聞實相接今喜璵以進士發身能世其家蒞官才敏有聞於時因其請也故為之記

墓誌碑銘

熊先生墓誌銘

永樂元年十一月一日豫章熊先生卒于家其孫翼之走京師來徵銘嗚呼先生之歿也儼弗克弔哭尚忍銘其墓耶雖然儼竊知先生又嘗從校藝鄂渚往返同儔者踰月其平生履歷嘗聞之矣且不鄙期待以斯文甚至今其

已矣銘可辭乎乃敘而銘之先生諱釗字伯幾姓熊氏其先江陵人後徙南昌中葉有諱建者南唐時贅居豐城之挐岡生延福仕李氏得賜、官六傳至本俊遷南昌本生亨亨生開乃遷進賢、之杜山再傳至純有文學仕宋為儒學官知名當時辛稼軒極推重之寔、先生之高祖也曾祖夢齡祖立信俱、以德操表鄉邦考元誠篤志雙峰饒氏之學故先生自幼所得聞已大過人矣既長父命從廬陵王先生克柔受書經陳先生抗受春秋蕭先生益翁受詩經元至正甲申遂以春秋領鄉薦為學仁學官釋褐之日虞文靖公弼諸學兩淛與諸儒交慶得友又酬諸生慶得師由是声稱翕然淛考復典教進賢適鄉邑驗然絃誦遂寖既而徐壽輝兵犯江西江東之民相啗而起先生乃與里人樊明仲合謀倡義立營柵阻大湖以守北山時江西被攻甚急圍守者五十四日外援絕先生出奇兵與戰連捷其黨稍卻夜遣壯士持洞書踰城入告城中得報乃併力出擊圍遂解省臣嘉其功承制署南昌主簿自是將水陸軍守禦指揮凡七寒暑以積勞授將仕郎臨江路知事再陞登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未幾陳友諒以兵攻省城、陷守臣出亡先生聞道之臨川以策干司徒公道童營國公火你赤皆不能用徒受命収兵故部而事無及矣友諒既得志欲招致之先生隱匿山澤中不出者數年廬陵劉仲孚聞而嘆曰倡義有為蹈義有守足以表見于世而北山遂有忠義之英名不其賢乎初丞相意憐真班將兵帆艘由江東而來声威赫然愬民墨誤賊中者多死先生潛指諭使復業百里之間全活者甚衆當統禦之際鄉邑饑人相食先生力請于省得米麥賑之民賴以生者又甚衆蘄黃富民数百艘避江杜山下鄉之豪士恐其作亂將捦取之先生令人密伺知非為亂者即白于衆事遂止嘗私謂曰吾平生無過人者世亂而遺千家之命年幾而起遊竄之煙如斯而已矣入

國朝先生老於江閭日與學者講論經義、不勉及其門者皆以文學知名四十年間江右士大夫論老成碩德禮文之所取法後生之所依歸興賢校藝

朝廷四方之所徵聘必之先生洪武癸酉校書會同館書成宴錫甚厚嘗與儒論學及敬齋箴曰其要在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句反覆推論乃一篇之關鍵昔雙峰饒氏得之於弘齋李氏李氏則邇紫陽朱子以接夫濂洛之傳者也今豫章學者多宗饒氏而饒氏之學蓋自敬始釗幼承父師之訓及登虞文靖公之門得公指喻亦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終身之欲也求諸聖賢之心必考乎儒先之教凜、乎其可忽哉嗚呼先生之源委若此其綱領旨趣可得而見矣其所著述有學庸私錄論孟類編春秋啓鑰杜子美詩註及虞亭文集若干卷儀皆得而讀之宏博精切各極其底裏其卒也享年八十有三其葬也以卒之次年十二月某日祔校渚龍馬洲先人墓側母吳夫人衣冠世族初娶漢氏繼室周氏子男四人長安石陝西平涼上郡遞運大使次實次鈞俱蚤世次櫻女二人長適樊榮昌次適張端夫四子二女皆周出也孫男三

人長即翼之次長生次公受孫女四人實錡嘗以事赴理
爭就逮竟相繼死君子謂實死於孝錡死於篤孝雖皆
出於天性然亦教所及也先生善書東關虞公題其堂曰
介福且為文以美之叔父元明死于外收瘞盡禮撫其遺
孤俾克成立姑氏適人貧窶存則賙給之歿則資歛之與
鄉人處一以德讓遠近化服嗚呼入則孝出則弟仕則致
其力守聖賢之學淑諸人以終其身若先生者歿可祭於
社矣銘曰
猗與先生德懋而崇學粹而業道精厥躬四方式宗有猷
有為而卒不施休聲用昭引物運類大疑獻辭猗與先生
令聞永垂

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鄭公神道碑銘

國朝混一區宇禮樂教化唐虞三代之盛也公卿大夫由
科第發身業文章炳炳烺烺近代所傳者尚書鄭公之
深沉敦厚恢廓有為尤進士之傑然者今其已矣其可得
弐公諱賜字彥嘉姓鄭氏世為閩之建寧人曾祖諱食邑
祖諱蘭芳俱有隱德稱善士考伯仁初娶張氏久無子祖
母范憂之禱于神已而公生側室陳氏出也生有異徵族
里皆奇之既失所怙張夫人愛之猶已出訓育教誨進于
成立俾入郡庠充弟子員郡博士嚴教條以束諸生諸生
多不能堪而公獨安之磨礲淬礪不懈益勤至不知飢渴
寒暑以蓄其有下筆為文日演以肆居憂有禮言動不茍
雖尋常几格間圖書筆研亦秩然有序名公鉅士一見皆
器重之由是聲譽藹蔚出於行輩洪武甲子遂以易經領
鄉薦明年擢進士拜監察御史時天下郡邑吏多以浼冒
獲戾逮繫無虛日
朝廷有遣戍邊特命公於龍江編次其行伍值暑甚公召
詰械者諭以
主上恩意開示大信脫其械俾各僦居止息每旦一來見
衆感悅如期無敢後其有疾病羸弱者日歸祿米具饘粥
湯藥以給之獅子山有道士某僧某見曰鄭御史法官也
能惠施若此吾徒寧無愧乎於是相率出資設行竈為飲
食諸戍徒賴以全活者甚衆以至道路往來困乏之人亦
獲其濟皆歎曰此鄭公之惠也秩滿陞湖廣布政司右參
議始至諸曹吏多驕蹇肆縱公召立庭下訓飭而約束之
吏斂手不敢為非多滿考擢用為材官於是皆感公之德
公於政利有當興害有當去施罷不竢日諸峒苗獠反側
不常隣境郡縣數被侵毒公召其酋長布告
恩威結以信義寬其傜賦諸酋感激拜謝誓不再為患隣
境之民悉得按堵丁張夫人憂去官居家杜門謝賓客疏
食飲水三年之制哀毀如一日服除至京轉北平布政司
右參議舉措施為咸得其宜吏民胥悅
今上時在藩國公將事惟謹尤被
眷愛復以事相連謫置安東屯行次冀北山谷間父老數
十輩拜于路曰吾儕小人仰感德者久矣今獲一見幸甚
各載食與漿相迎勞又攜鈔千貫來獻公力拒不納遂行
未幾授為工部尚書
上即位轉刑部尚書賜內廄名馬踰數日以陳夫人憂懇

請去位

上初政圖任舊人勉留公乃止每旦出則正衣冠視事久入則易服就位哭奠如儀永樂三年遷禮部尚書凡朝會祭祀貢獻禮儀多所準式從、文彬、奏議詳雅人謂其能

嘗病暑

上數遣人賜藥物省

詔命儒臣纂修永樂大典公嘗為監修官公為人有容往來交際不失其敬接士有禮御下有恩以寬厚平直聞于天下號稱名臣公為文有聞一齋集若干卷適興集若干卷又有汶鄂諸縣林廣紀湘漢覽平校紀行諸詩皆清雅和平之製為總前四日公侍湯直廣夢神人有一龜遺之公覺以燭視之乃木龜也歎而語同列曰吾其不食已越三日侯朝

內廷日將晡忽眩暈不能支僚吏扶出杰有乩輿至部喉中有声轟然湯藥不下咽夜二鼓嗒然而逝寔永樂六年六月廿四日也享年五十有八

上聞之嗟悼甚命工部製棺槨遣官諭祭

寵遇之隆終始如一君臣之義至矣夫人蔡氏淑而賢有子一人曰中女三人長適楊壽夫次適鄒魯璧次適李浩皆士人孫男二人長曰綱先公卒次曰某在襁褓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子中持狀求碑銘儼忝知公舊辭不可乃為之銘銘曰

猗與鄭公為時名臣巍巍紫芝寔降其神維京之豐維積之隆敷施振邁有赫其達孰不為仕公獨

湯赴天官尚書以先生老儒引見

上大悅賜冠帶衣衾特授

周府長史先生以老辭改授右春坊司直郎以書經侍講

經筵明年十月臥病、痊入謝拜不能起

上閔其老賜歸四方來徵文者日益衆於是積以成帙凡為文若干詩若干雜著若干足以示後矣先生初娶于氏子一人女一人皆夭後娶蔣氏女一人歸邑人吳洪嗚呼生、寄死歸猶夜旦之必然能順理而頹、立於事者幾何人哉、先生可謂不惑者矣因宜銘銘曰

維志、千、維學訥、維文燁如庶幾不祀以昌厥豐

張處士墓誌銘

余昔寓華亭得為善之士老而彌篤者一人焉余所游者字示鄉諱文璉姓張氏後山處士其號也自余去華亭十有三年矣每與賢士大夫論善人富而好禮若處士者不多見聞余言者雖不及識處士蓋亦想見其人焉今年春友人趙友同來京師賫天台陶九成狀一通致處士之孫完之意來請銘按狀處士之先世為中州人有仕宋從南渡遂居杭七世祖某嘗游華亭愛其山水乃結廬於干山槐珠涇而徙家焉五世祖某又遷鳳凰山之陽曾祖通好施予每大雪中掃地布粟以飼飢禽壽九十有三祖顯通天官陰陽之學壽八十有四考俊勤敏有才畧壽七十處士器宇魁岸天資穎發每自策勵務進於善其事親也奉養無違居喪毀瘠哀慕終身其處昆弟也無間言於親戚務盡恩意其自奉也衣止布帛食無重味其教子孫也以

忠孝勤儉為本其於鄉黨州閭或婚喪或患難或凶荒或疾疫或貧不能存凡以急告者悉應之無愫色晚年喜與方外之士游羊豕鷹鷄之畜非賓祭不殺或出見漁獵輒市其所獲而縱之過杠梁圯弗治者亦完而新之以故人咸稱長者永樂元年九月十四日以微疾諸孫扶掖端坐問日支干了及他事爽然而逝享年九十配孫氏先處士十九年卒子男一麒亦先卒女一適盧祥孫男二林完曾孫男三體聰陳以是年十月二日卜兆余山之原與孫氏合塋焉葬之日遠近傾赴執紼者屬路僉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余所聞所見於張氏自其先世以來及處士之身家故多資皆以康寧而享壽考將不謂之積善之慶乎若處士克全五福以昌厥後天之報施善人有由然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善之積慶斯獲昭壽康後逢吉識諸幽琢茲石

故承事郎曲阜知縣孔公墓表

故承事郎曲阜知縣孔希範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歷官十有七年以目眚致仕踰年而終享年六十有五既塟之五年其子詢寓書奉狀來徵墓文公字士則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諱克堅之子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illegible]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諱思晦之孫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浣之曾孫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妣張氏元濟寧總管子仁之女封魯郡太夫人公天資秀穎器宇高邁自少侍中奉讀書成均精勤惕沫已為人所器重元季兵亂侍中奉歸闕里入

國朝王師下山東首詣闕里起中奉公偕行當是時朝廷尊崇先聖於中奉特加

恩禮而公之兄希學仍襲封衍聖公族人咸賢公欲薦知曲阜公曰先聖德澤均被後胤吾兄弟豈得專其美於是讓其從叔父克常先爵卒又讓其從兄希文希文卒而族人率薦公遂拜世襲之命實洪武二十八年春二月也公為政直道而行於宗族於鄉人不以私廢公不以恩掩義遠近之間小大細咪或懷其忠邑嘗有豪強誣細民代戍邊者其人上下關節民被鉗制受誣不能自直公歎曰吾為令民枉而不理非職也乃具本末力辨於上官由是細民得直而罪其豪強其他然充者遂欲辭初五季時有外孔氏嘗冒聖緒因亂肆毒幾絕孔氏至其子孫亦假託世胄覬竊繼續公曰是亂吾宗今不明後世莫知矣乃力斥其非絕不與通遂以宗譜重刻石顯庭本支源委粲然別白千百世之下雖有黠胄不能奪也四代祖考墓隧之碑闕公皆建立上以昭先德下以詒孫謀其志勤矣哉凡族有喪不能斂者有窮獨死無後者往往具棺斂以塟之人有孤子女貧無以嫁娶者又給資妝為之嫁娶今襲封衍聖公彥縉公之從曾孫也初在襁褓而孤公保育調護俾克成立歲時祭享皆主於公而事無大小不避受憎一切視為己任由是內外族姻無不順適當禮往來各得其宜

至於賢修廟宮而著其功能墾復土田而增其嵗廩擀先陵而申禁採之禁替公府而杜請謁之私凡於宗家無不盡心焉乃以永樂十年十一月八日終于正寢是月丙午葬祖林之原淑人畢氏有賢德克相其家後公五年卒其葬也祔于公墓子男三人曰詢曰誠曰訔、蚤夭女四人俱適賢士孫男八人公貞公英公欽公良公錫公恕公禮公澄孫女四人皆在室嗚呼公之心純而正行潔而方才敏而周政通而和孝友忠信出乎自然高懷雅量不見畛域而又文以詩書節以禮樂雍容揖讓於其間信乎神明之裔卒然不可及矣而遺愛之在人者詎可泯耶謹論次其德善用表諸墓以告來者

贈右春坊右庶子楊公墓表

聖天子纘承大統臨御萬方治定功成乃永樂十年春三月詔天官錫誥執政與侍從之臣於是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揚榮得推恩及其考妣考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妣贈太宜人榮既拜寵嘉遂叙次公之行實求為墓表公諱伯成字士美其先關西大族唐末遠祖某仕于閩後子孫遂為閩人有諱達卿者積仁絜行孜孜不勤雖昆蟲草木不忍傷其生嘗讀范蔚謙庶右戒范氏義田記愛之令善書者揭之壁間俾子孫出入觀省以為訓實公之考也公為人謹厚事親能致孝處昆弟能友愛教子姓以義方遇內外族姻衆雍穆無間言接鄉人能以禮下之讀書每至忠孝節義之事又喜慰、為人誦說遇人窮乏誠賙之不獨宗族子弟資給而得所教養業於外氏甥姪貧不能立者亦皆指麾授業撫育而婚嫁之不獨內外之親為然至於鄉里之間寒者賴以衣飢者賴以食貧困者賴以周急歲時伏臘祭其甚窮迫者鷄豚衰漿鮮擬以遺之而賴之者尤衆其有鬬爭持而訟然公平之皆得其平而去嘗卜居近雲際峰與龍津諸灘相望山水明秀喬林清池森碧可愛乃立堂曰雲山樓門識書日優游於其間為所知樂茂村徵書累至以母老力辭不起後復以孝廉徵例以子官得賜歸既歸當道者以其子列官于朝數數見之公固以疾拒自是足跡不至城府六年春燕子家賜上尊臘肉嘉果乃遣家童馳獻公家童至未聲前六日也越三日公遂薦之家廟合宗黨設宴以饗之酒既行舉酒祝曰荷先世積德衍慶于吾子而吾獲沾恩賜何其幸也今日與諸公固當盡歡人生宇內寓形爾恐後會難期聞者皆驚愕其言莫究所以然亦不敢詰又三日復趣家人具酒食召諸弟姪至凡飲且嗚曰吾平生無德以人承先人遺澤以有今日今其已矣死生命也若等無庸戚慎毋厚葬所斂衣衾止以布帛擇地止溫厚及時襄事毋拘術數人有假貸而不能償者平行書棄券語訖遂就枕至夜分奄然而逝實是年四月廿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配劉氏有子五人長即榮也次富次惠先公卒次信次貞女四人孫六人某年月日葬其處嗚呼昔連處士應山一布衣終于家惠山之人思之而不忘爽考其

行之大端不過散貲以賙鄉里出穀以平市價而已至其子舉進士為縣令人皆以為陰德之報今公世有善行視連過之遠矣而應予之題融上及其親其視連又可同年而語哉況死生之際亦大矣公預囑於事而不亂非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者能之乎是皆人所難能者乃揭以為世之勸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墓誌銘

永樂十六年三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以疾在告

上命大醫視藥遣中使勞問無虛日而公之疾日篤未卒

旨前三日召嚴曰廣荷

朝廷厚恩無以報稱今至此其命也惟其不朽將子是託既卒翰林侍講鄒公緝狀公之世代履歷其孤穆奉狀來請銘公諱廣字光大姓胡氏其先居金陵曰公霸仕南唐為吉州刺史子勝徙居廬陵之薌城七世至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以忠義表見于世又五世曰敬之宋修職郎始徙吉水之大洲遂家焉曾祖鼎亨祖彌高皆業儒以德行稱鄉里父子祺洪武初以儒學進官至延平知府延平公昔遭喪亂於鄉人有陰德其仕也於民有惠政公生八歲而孤母吳氏故元進士來豐縣丞師尹之女賢而能其家公教育於母自幼恭謹不縱為子弟遨嬉事及長知好學日記數千言能自策勵卓然有成嘗游閩廣閩賢士大夫見其才氣皆折行輩與交謂他日必成大器既歸慨念先德不肯隨人後乃入邑校為生員未幾以詩經領鄉薦遂中進士甲科為翰林將擬一時名声大振衆謂延平有子矣又遇

上龍飛入正大統公首被選擢為侍講轉侍讀預代言之任日見親信公為人重厚寡言小心慎密

上尤重之永樂二年三月由侍讀陞右春坊右庶子五年十一月拜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而寵任益隆公既以文章為職業於群書百家之言博極其底裏傳蓄深廣發而為文志趣高邁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制誥命令訓諭告戒文辭爾雅上宣

德意下達人情莫不快動感悅故倚注之重錫賚之厚加於等倫七年二月

上巡狩北京公與左春坊左庶子楊公榮右春坊右諭德金公幼孜皆扈從明年二月

上征北虜三公亦從出居庸踰野狐嶺渡興和以入沙漠其道塗山川之所經風氣之所接與夫

王師破虜功烈之烜赫皆命公紀文勒石鏗訇炳燿超越古今

上既還南京諸大臣暨公等並錫誥而延平公得贈翰林學士母封太宜人十一年春

上復幸北京明年再扈從出塞滅虜而還是年冬公遭母喪特賜內帑

敕令喪事起復既至入見

上慰勞甚至十四年三月進公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

坊大學士楊金二公俱為翰林學士公前後為試官考第
進士皆合公論得人之多
上嘗命儒臣纂修
國史公為總裁官書成既進公在疾
上命即公家賜文綺襲衣鈔錠公既拜賜竟不起以是年
五月八日卒于北京官舍春秋四十有九
上悼惜之命有司治棺歛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
賜祭者再哀榮始終之盛縉紳之冠也公娶嬰氏封宜人
子男三人穜穆穗女四人長適陳年餘在室孫一人善桐
女一人有司具舟遣官與扶護喪南還將以明年月日塋
某處公平生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藏于家於戲
國家六合混一人文昭宣民物康阜而論道經邦佐理贊
化措天下於乂安則有公卿輔弼股肱之臣夙夜匪懈以
修厥職至於論思宥密侍從左右以學術文章潤色
鴻業黼黻
至治於其間亦必有英偉特達高世之才而後能化今傳
後垂之無窮若公者今其已矣烏可以泯故叙次其始終
而銘焉銘曰
有美胡公質茂而豐發承家艱允迪孝恭種學績文不同
為工揭德振華譽望日隆既漸既舉蔚為儒宗飭其才能
掌
帝之制鳴玉曳組荐膺寵寄孜、竭心登崇禁林論思左
右
恩顧益深

盛德至治歌詠鋪張
宗廟朝廷郁、洋、誕敷
文命洽于群情昭示四海遠揚
天鼓生既尊榮歿加顯名始終之
眷貺之減京維德維績于時有光勒銘斯石來世不忘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呂公墓碑

聖天子即位以來四海寧謐庶政咸和乃嘉股肱之臣能
協恭于理燮明顯功
特詔錫六尚書誥追推本其祖考而褒崇之於是禮部尚
書呂公震得贈其考呂公為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求惟對揚
休命光昭潛德以垂示久遠乃來請文將歸而刻之墓石
按呂氏其先系出姜姓封於虞夏之際子孫因以國氏歷
漢魏晉宋隋唐世有聞人自宋以來在河南者以相業顯
在京兆藍田者崇厲行義著聞天下而僕射為元祐名臣
公蓋藍田裔也諱宗信字子節世為咸寧人祖諱某父諱
敬甫贈禮部尚書母張氏追封夫人公自幼端恪長益敦
茂諸經史究大義凡古人行事得失曰善吾法不善吾戒
以自修飭長安漢唐舊都習尚侈靡公一切屏去不混流
俗內孝父母外睦隣族篤交鄉閭一以忠厚積善為本嘗
曰居鄉不能力善為政不能濟物非丈夫也以是勗諸己
亦以是訓諸子弟以是行於家亦以是語諸鄉郡親友以
故人咸仰重咸謂公長者公平生志趣超邁遇山水佳勝
輒命酒賦詩自娛怡然也生五子長即尚書次萃齊昱文
嘗告諸子曰吾不幸早值元季弗克有所成今汝輩幸遭

聖明非學不足以立身宜勉之洪武甲子尚書以文學取
科第累官山西北平按察僉事今
上入正大統擢為大理卿繼陞刑部尚書復改禮部忠直
自信惟寅惟清
上嘉其能士推其正槩公之教然也尚書為刑部時公尚
無恙祿養榮厚士大夫歎慕之以永樂三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于槐陽之原既葬之七年有褒
贈之命配孟氏封太夫人嗚呼惟公見善明故行之也恪
積德厚故發之也大天道之報善人非偶然也尚書既克
顯揚其親祖承
寵光復謀刻石以詒後世可謂至孝銘曰
昌為著姓世有顯聞中晦而蟠族益茂蕃惟公承之克濬
其源不有于躬乃啓後昆是生令子遭時
明聖遂躋顯庸以孙世慶鐵冠繡衣斧節煌煌出應晉冀
不遠其猷乃司廷平乃掌邦憲乃秩宗伯薦膺
寵眷懇懇蒞堂珮玉瑲瑲侍
帝左右邦家之光惟此顯榮惟忠與孝惟子之賢惟公之
教
帝念本始有錫自天煥乎龍章賁于九泉生崇令名沒有
褒錫莫榮于爵莫大于德刻文茲碑惟後之式

宣聖五十七世孫襲封衍聖公神道碑銘

公諱訥字言伯姓孔氏世家魯曲阜前資善大夫襲封衍
聖公諱希學之子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諱
克堅之孫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魯郡文肅公諱思晦之
曾孫實宣聖五十七世孫也公魁梧厚重寡言笑篤學恭
謹不以貴胄驕人士大夫喜與之游樂善好施遇孤貧不
克婚葬者雖傾貲濟之無難色又能詩工篆法人得之者
皆傳誦誇美相貴重華聞益彰洪武癸亥居父憂以
國哀赴京祭
孝陵既竣事入見
天眷甚隆顧謂廷臣曰孔訥先聖人子孫遂賜膳光祿命
禮官館于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繼廩復賜衣物
鈔錠乞扣合館將俾襲爵以居喪乃止服除丙寅正月朝
京師既至
上大喜即命禮官卜日授爵於是以二月二日拜襲封之
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太學
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嘆羨光榮
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又明日釋奠于學廟以拜
命告
恩禮之加古未有也初行誥詞吏部奏用資善階
聖諭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為異耳遂為
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臣首厚其廩祿下
及僕從此又古未有也公天性仁孝待宗族克盡禮意奉
祭祀極其嚴敬至於廟庭修作朝夕程督竭其心力不以
為勞洪武庚辰九月十六日竟以疾終得年四十有三以
某年月日葬祖林祔考墓也夫人陳氏繼商氏王氏子男
四人鑑鐸鈞鏜鑑襲封衍聖公後公幾年卒女五人長適

李添祥次適宋平次適王騏次適侯正次適辛鑑之子彥縉今襲封衍聖公々之冢孫也曾孫一人東嗣公歿後二十年墓無文秀縉將樹碑墓道以昭先德來請銘其詞曰維道之高維德之厚金聲玉振以昌厥後歷世五十而又七葉偉矣闕孫克紹先業宇量恢々威儀怗々明詩習禮光華煜燁天之所與族之所宗保佑申錫格于宸衷榮名尊爵超軼顯融寵恩異數維聖之崇佩仁服義如蹈憲律終始惟一靡有愆忒由來龍蛇賢人之嗟遺爾長逝德音孔邇祖林之原楷木蒼々若斧若堂昭穆相望維公之兆樹芳宅幽既封且固世德作述延及後昆惠澤斯流刻詞樹碑永昭厥休

灌城阡碑

永樂六年戊子九月十日先公宜翁先生卒于家是年十二月丙申葬南昌灌城鄉懸榻里施家窯之原先是洪武癸酉六月十五日先孺人卒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卜葬是原至是先公遺命葬右壙而孺人次左也初有表誌無貞石未刻今得錄于梅溪之石謹述隱德懿行用誌諸阡云嗚呼胡氏之先系出不一公之族近出新淦之城口自經喪乱族遠繼迺不知始所從莫適其系也自六世祖十三承事宋端年間始還邑城之南高祖紹父曾祖祿賜祖子復考諱叔惟世懷德弗耀委祉後徵公諱鼎字重器自幼恪慎端莊屹然如老成人從鄉先生聶則正受春秋業成值元季兵乱與先孺人奉二親避乱田野間竭力致養未嘗乏絕以戚其親々沒雖喪乱中葬必以禮不敢苟且以俟其親既寢事時南昌為龍興當省治有兵衛乃與兄虞部府君徙家焉復遭亂家毀于兵入國朝沐浴濟化始寧厥居前進士鄱陽程國儒來為郡守造就人才立賞試格進諸儒生第其業之高下而激勸之於是虞部與公各以其業就試連得高等而虞部且既多士後虞部以薦徵與公握手別曰兄出而仕君臣之義也弟教子孫世隆先業孝弟之道也公自是日取詩書禮樂用教導其子若孫雖祁寒溽暑不懈儼如紫閣公程督之兄打汶令桐鄉迎公就食時民有儲假欵資諸決公聞之曰此愚民教未決爾遽寘諸法於政云何且為政不可不慎一或過當傷和累德非細故也儼凜然佩服終身不敢違公嘗以僑寓違遠丘隴每歲春和不遠數百里挐舟歸故里具牲酒上塚退合族里之人敘宴而還家居祭享祭時備物俯仰齋肅雖老亦悲戚慶鄉里恂々然未嘗有所忤雖僕奴輩待之無嚴辭厲色與人交忠信篤敬衣食有餘樂於人之窮急貸不能償者亦置不問人有善輒樂稱揚道之有不善者誨掖勸戒開其善端而率德改行者亦多有焉其有爭頌長曲直於不平者得公一言而釋以故君子喜其公小人樂其和而忘義尊於綿傳先生箕熊先生劉與公交久重公為善始終無間乃相與稱號曰直翁先生嘗以子官封桐城知縣享年七十有八以壽終葬之前期雨親賓祖餞者咸以為憂至夜中雨止風冷然詰旦發引日皎然如春儒泉大夫郡邑官僚與凡執紼人士載道咨嗟及壙定工人執事者皆汗浹背咸以為此公之

素行獲乎天者非偶然也孺人徐氏先十五卒儀闕之公曰汝母性純惠蚤喪母事繼母能篤於孝敬既婦於我事舅姑凡衣服飲食奉養之事必躬理之蚤暮不怠二親深自慰悅歲壬辰兵變鄉里焚掠殆盡人少食家蓄亦亡汝母幸存服飾之具日以易粟奉二親不異平居不幸二親繼殁女外宗姻朋儔獨與汝母匍匐襄事中午猶飢加之疾疫邑井蕭條遂從龍興凡治居舍生業立家之道汝母能以勤儉助我未嘗而憂戚之色凡若此者汝兄弟蓋未之知儀幼在先孺人膝下孺人口誦孝經論語教之及長知事事見孺人歲時左右祭祀牲醴粢盛必豐潔待賓客酒食必精旨接親戚無不順適遇子婦嚴而愛雖疾病無廢容卒之年春秋六十也後八年以子官贈孺人子四人長曰壽次發次即儀次慶女二人長壽慶與二女俱夭孫七人旭昱暕杲暐曦昭昱昊蚤卒今存者五人孫女七人長適劉正學次適劉朝英次適進賢令餘杭吳英次適徐用中次適劉鎮次適王恒次適毛寅曾孫九人訓讓諲謹詢訥訢詡詠曾孫女六人距先公之葬十有八年先孺人之葬三十有三年實為洪熙元年歲在乙巳正月十一日復蒙推

恩賁于冥漠先公加贈朝議大夫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先孺人加贈恭人踰月儀以疾休致而歸又踰月乃克告于墓深懼衰朽筋力不任恐一旦泯沒則考妣之德善鬱而不彰不孝之罪莫大焉謹啣哀具述本末叙次如右俾後之子孫庶得以為憑藉之資也男前史官嘉議大夫　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致事儀謹誌

故元集賢司直曾公墓表

永豐曾氏系出鄫國公遠有代序為吉名族至元集賢司直諱如瑤字尚賢乃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諱巽申之子宋監察御史兵部侍郎江西安撫制置使諱希顏之孫宋主管浙西帥司文字贈通直郎諱元老之曾孫母胡孺人生公有異微幼與群兒處不為嬉戲屹然如成人從師學日授數千言輒背誦不失一字人皆以應奉為有子矣既長通書經天曆間侍應奉居元都用選補太學生其校集賢司直攝文安公之薦也未幾以應奉憂去官奉喪南還遭元季之亂慨然有康濟之志時進士吳伯都剌佐江西省幕率師討寇公以策干之不能用郡別駕蕭也先舊與公同監舍薦之郡守梁克中乃檄公主永豐縣簿公歎有為而事已去不可復振即挈家去隱玉笥山中入

國朝喪亂既平乃歸葺田廬復先業洪武初遂應詔長鄉之田賦征斂以時不為暴刻或勸之加量公曰吾祖父以來量如是卒不易後以事還鍾離年六十有八洪武丙辰正月三日以疾卒殯天井岡某年某月日自天井岡啓葬于鄉之某原配周氏子四人長洵次源次潛次潼女三人孫男幾人曰棨翰林侍講曰棐曰隙棨懼公之潛德不耀乃以狀請余惟公以文獻世美力學踐行故能安於去就垂休燕後豈有涯哉乃本厥初著其實表諸墓上以昇厥胤

如　胡　訃

所棲而公之勞乃鬱而不彰悲夫又嘗承之禁林得見公應制詩文徒為之慨然公平生喜為詩宋學士景濂尤愛其長句謂有唐人風格公記憶僅得若干篇殆存一二於千百嗚呼惜哉公之德操行義凜然無愧於古人至遇事理之曲折在他人累百千言不能別白公片言剖析則了然開釋合乎衆公人皆稱之曰能然其所就卒如斯天乎人耶莫可得而知也所可知者其可泯乎謹述其大槩知右後之覽者即斯文亦可知其人矣夫

故延平知府贈翰林學士胡公宜人吳氏墓誌銘

永樂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有四日故延平知府贈翰林學士故公宜人吳氏卒于家其子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廣聞訃即設位哭儀既畢而退越三日乃命其門人述宜人之世系德美來告曰廣生甫朞月先府君拜御史之命仕于朝時兄姊俱幼太宜人專家事教子女讀書事女紅課僮奴治田圃種植畜養皆有條理先府君守延平不幸棄諸孤廣生八歲也太宜人喪葬盡禮悲哀成疾幾不能起及瘥日時纔置論語膝上以教廣曰汝無父吾寧必汝之有成也廣雖幼無知然聞太宜人言極悲痛謹識之不忘廣兄弟不天鞠育教誨皆太宜人之德與凡扶持門戶官府之供賓親之禮男女長幼衣食百需之具又皆太宜人經理維持之力及廣際遇

聖朝叨列侍從荷推

恩特封太宜人遠垂教訓懇〻一旦至此極終天之痛何有已也然所以昭後世者幽室之誌惟子是圖按宜人諱瑞慶姓吳氏世為廬陵永新人父師尹故元名進士永豐縣丞母龍氏宜人生衣冠族自幼聞禮訓通經史又善筆札至於剪製紉縫之事皆極精緻父母甚愛之為擇婿少得如意者獨延平君在生徒中器其端方學問篤實遂以歸之宜人自入門金珠綺紈悉脫去不御躬操井臼執婦道以相其夫子於喪亂艱難之日人以為難延平嘗撫育其從孤弟妹數人為之婚嫁宜人能推所有與之宗族皆稱其賢仲姊寡居無子宜人迎歸奉朝夕暇時二母坐一室講詩書論古今亹〻不厭傍置諸子誦讀與正句讀訓難字鄉閭之間尤賛其賢今學士以文章黼黻至治為邦家聞人有由來矣宜人常恨不及事舅姑遇節忌嚴祀事于家命子孫拜埽于墓終始如一又性聰明善記族黨兄弟有所遺忘即咨詢雖數十年事歷〻舉之無毫髮差爽享年八十有二以壽終實永樂十二年十月三日也明年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子二人長直次即廣也女四人長適劉子仍次適黃忠榮次適徐崇敬〻〻宿州知州次適解與高孫四人種禩導綫女五人長適劉誠次適陳年餘在室曾孫二人善裔善繼女一人銘曰

猗歟宜人風鍾淑德爰及于行克修內則延平之終厥家孔艱諸子在幼鞠育以安訓之書詩俾克嗣胄婦功毋遺族閭思效維誠懿美受天之祐寵章命服光于眉壽訖〻孫子蘭茁玉滋厥後式穀衍慶流輝猗歟宜人世實罕儔刻此銘詩用昭厥休

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盧公墓誌銘

永樂十四年十月六日兵部左侍郎夏公卒年五十有六自公卿大夫以及掾史執事之人與凡鄉里交游之士莫不痛惜之將殯遂自北京挽柩以歸其家人携其七歲孤欽持公世系狀歷拜而來乞銘余與公友也且子壻於公義不可辭乃叙而銘諸公諱淵字文淵南昌之新建人曾大父蘗大父德父彬世業儒有隱德公幼孤母某氏教育之既長入邑校為諸生清苦力學遂以詩經充貢登胄監歷事兵部洪武二十五年夏五月選授司馬主事二十七年秋七月陞員外郎再陞郎中三十一年夏以疾勞擢本部右侍郎未幾罷十年又有詔復起為左侍郎公為人篤實操履端正遇物和而蒞事勤故自為主事員外為郎中歷年多而知故實凡視事劄文簿間列進公獨秉燭治文書不少懈侃々自將未嘗矜伐以此人皆心服之至為侍郎專檢校貼黃其條貫節目文理浩穰不得要領者其事多繆戾獨公任之貫穿錯綜皆有條理人又服其能嘗督工運木河上咸惠兼濟事集而人不勞永樂十一年賀進表至北京居會同館病發背瘡篤上遣中使賜以善藥日往候疾寖輕以聞凡兩月疾瘳入謝又賜物甚厚既還獨領部事知無不為僚屬稟承政修事舉乃以子敬夭死悲感成疾逾年竟不起哀哉卒之日朝廷遣官諭祭憫其遺孤特給米五十石鈔三千貫恩禮隆矣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某鄉某里配胡氏子男二人今所存者欽也女六人長適某人次適胡騰餘在室銘曰

維壽不躋維德有餘維澤不渝以遺其孤

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夏公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廖氏其先荊州人元處士諱瑞可之女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夏公諱時敏之夫人今少保戶部尚書原吉之母也元季處士寓湘陰之玉沙以經學教授生徒時資政公之父某為湖廣行省都事聞處士學行命資政從之游以兵變不果行未幾鄂城陷都事死於義資政奉其母入湘日處士與語大器之曰都事義士也可謂有子矣其後必昌遂以夫人歸焉入國朝喪亂平資政乃徙居長沙之湘陰洪武初教諭邑庠復以母老歸養而卒夫人奉其姑盡孝敬雖處窮約未嘗有幾微不足之色其姑安之教諸子嚴而愛嘗訓之曰吾見汝父辛勤一世手不釋卷今已矣汝幼孤何恃復歎曰人生世間其業有四惟士為貴汝等得為士非惟不墜先業亦汝父之志也於是遣原吉入邑庠為弟子員又訓之曰吾聞與善人居如就芝蘭久與俱化與不善人居如就蕭蒿久亦與化汝其識之姑疾夫人侍湯藥惟謹朝夕不離寢處姑執夫人手泣曰汝事我係極勞苦我老矣必不起念無以報汝願汝壽過我子孫事汝同汝事我姑既卒夫人葬祭如禮及原吉領鄉薦仕為戶部主事迎夫人就養後七年原吉陞侍郎夫人以子貴誥封太淑人又五年原吉拜尚書考贈戶部尚書夫人進封太夫人々々慈

惠温恭而有賢子經綸通變出納和鈞以掌邦計為時名臣而太夫人壽考尊榮世稱賢婦賢母焉享年八十以疾終于北京實永樂壬寅四月十九日也後二年奉
命給舟檝第三子原禮載柩歸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子三人長即原吉次原啓次原禮女二人長壻世玫適常州府照磨蔣興讓孫四人琮瑛琪璨女四人長適監察御史傅霖之子俊次適宗人府經歷虞進之子瑀餘在室昔韓洸識楊於陵為作士謂此有後遂以女妻之生嗣復卒為相方之處士之於資政及今尚書公豈不信哉儼旣交尚書公嘗拜太夫人於堂上見太夫人禮貌從容辭氣詳雅固知其風秉然教督尚書公乃以墓銘見屬謹按林諭德誌所述事略敘次如右而為之銘其辭曰

懿〻夫人生于德門克媲君子陰教式遵遭家孔艱夫先其歸上下老幼養育于嫠姑疾不起寢食不離勤勞孝順姑祀有雍撫字諸孫慈訓懇詳善積慶衍世澤其昌表〻尚書贊理廟堂推恩顯親命服用章祿養式崇既壽且康湘山蒼〻湘水泱〻惟卜之吉夫人之藏刻銘寘幽永世不忘

晉侍中大將軍温忠武公廟碑

豫章城南之有晉侍中大將軍温忠武公廟者以公之墓在也公咸和初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豫章乃江州刺史治所也公至豫章親祭徐高士之墓仰其風節愛其山川言于朝曰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單車刺史居之事雖不行而心實重焉故臨終之日與陶侃書蓋公之葬豫章侃從公之意也後朝廷追公勳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侃上表并公書得停移葬今廟之後有坎隱然實公之墓故老相傳舊碑載墓去廟三十步初廟近排岸司瀕于江歲久為水嚙今廟從臨墓矣而舊碑亦湮沒世俗無知者閒訛為宋司馬温公豈以公嘗為劉琨右司馬故耶鄉人歲時祀事惟謹有以事禱者輒不得卜復請曰廟無碑豈非欲得祭酒之文乎遂得卜嗚呼公之事載諸史册章〻然輝映今古公之精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千載猶一日公豈以余言為足傳耶特以余能正其訛耳謹取公之履歷始終大概書于後使讀者知公不復訛為涑水先生也按傳公諱嶠字太真河東太守憺之子也初為都官從事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夫人公之從母也琨請公為參軍復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公為右司馬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以公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帝嘉之尋拜散騎常侍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侍中轉中書令王敦逆謀表補丹陽尹公還都奏之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及敦兄王含同錢鳳奄至都公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擊含敗之封建寧縣開國公進號前將軍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公遂有江州之命未幾峻果反公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公乃遣王愆期奉征西將軍陶侃為盟主於是侃率所統與

公同赴京師戎率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峻聞公將至逼大駕幸石頭公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侃督水軍向石頭公與庾亮率精勇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戰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公公從別駕羅洞言進攻擂杜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登公舟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公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議將留公輔政公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武昌公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公之本末如此嗚呼公當晉室之微能以勞定國豐功偉績不獨著于王室而豫章之人不受王敦蘇峻之禍公之利澤深矣公不棄豫章而安甯於此豫章之人豈能忘公此所以世世祀公而不絕也公之祀應祭法余故表而出之求余文者鄒鵬南復作詩以遺之俾與其鄉人歌以祀公其詞曰

五馬浮江與午徽中原雲擾竟莫支棋公天授豪傑資弘毅有猷復有為仗劍南來歷嶮崎翼戴王室昌厥詞群賢滿朝揚光儀王事靡盬勞驅馳逆敦憑陵肆侮欺神器振撻綱紀隳斷析拒險[illegible]出奇指顧之間舒風扶凶峻結約逼部戲乘輿播越徒嗟咨公復奮身舉義旗感激將士張國威羽書四發如星飛征西遂下荊州師指麾嶽膽與慫

先伯父戶部府君行述

公諱璉字汝器姓胡氏世家新淦自幼有大志當元季見為政者尸賊官貨徒縱橫蠹蝕民奮然欲有所樹立以利夫人而不得自效居常悒悒聞廬陵翊先生選與其弟連講學于清江封溪之上即束書往受業每下筆為文章有奇氣翊先生輒稱善業既成而世難作矣遂與先公自淦徙家龍興孝經兵亂乃隱跡曹寓人荐知其儒者也及我太祖高皇帝廓清海宇儒術淵興於是郡守鄱陽程國儒進諸儒生課其藝之高下以行勸賞公乃與先公各以其業就試適丧乱之餘程侯延諸儒師擇公昆弟文字於多士中嘉歎不已特貢公第一再試三試皆在高第洪武初與廬陵劉子高清江張仲譓俱以明經薦至京擢授工部水部主事兩考陞本部員外郎又三年轉戶部員外郎公性剛毅論議確然遇事矯枉輒欲以直繩之同列多不喜譖于宰執々々亦不喜因中以他事遂左遷通判廣州居二年復以事辭官歸卜築清江往來豫章忽一日吉其從子僎曰昨夢賦詩末句云歸去來々々山中故人久相待吾其歸矣遂挈舟泝江而上至生米遇風濤而沒實洪武十八年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從子發督水工操二舟自後所至彭蠡湖往返七日求公竟不得嗚呼痛哉配劉氏子男三人顒顯顗穎蚤卒顒為盧龍丞卒于官顯亦繼卒有二孫戒選方公文集若干卷在二孫所存亡不可知公為政嘗聞其大者若工之陶冶常之河渠吾之海運淮之海艘皆為劇務公實經理於權輿之日後來者得有

期白石之役天冏之殲厥醜類無孑遺策勳錫爵同三司
廷議欲留公固辭旋臨南紐牛渚磯犀光下燭鼉蛟螭翻
然歸鎮曾幾時奄忽神遊哲人萎逝遽聞訃淚漣洏丘墓
千載江之滸祠宇雖存人莫知神明貽格於赫赫井邑庇
庥民實思有牲載俎酒載卮頤公朝々無我遺

頤庵文選

卷上終

頤庵文選下序

按六書故曰儒者講六藝之文明先王之道經緯天地之理也詩六藝之一也詩之乎志有諸中而形諸外則知其人矣故詩所以道性情詠物理叙風化者志之所發也孔子刪詩以明教化是使異端邪說不得以害正道其功大矣後濂洛諸儒而又發明其理以開萬世至中至正之道而學者得其宗焉如唐韓子爲浮屠文暢送行之序柳子首倡其事以告韓子韓子乃爲文以告之曰有以儒名而墨行者正爲柳子之也其以墨名而儒行者爲文暢之也其間未嘗無一字爲送行之說蓋以聖人之道正之耳其旨微矣近世儒者又作浮屠詩

文碑記張皇誕謾之說以謟吾徒以隆戎狄以為博學以隳名教孔子所謂學中國而攘夷狄者安在乎宋太宗所謂孔門之罪人宜矣今是詩五百三十餘篇皆得詩人之體而其之無一字為浮屠之說得儒者之正孟子曰我知言吾故於是詩喜而有取焉使後之作者不流於淫辭詖說則亦可以思無邪矣故為之序宣德壬子正月十九日涵虛子臞仙書

序

國子祭酒孫章胡公以所著頤菴詩集若干卷示洪俾為之序洪因作而言曰詩三百篇盛矣五言之作出于蘇李唐山夫人之歌則駸駸乎雅頌之遺意至于建安悲壯而激烈君子不能無世變之感及乎齊梁而侈靡極矣唐詩倡于陳子昂遂有李杜韓柳之盛若宋諸大儒其精深造詣蓋亦可以求其本焉元起於朔漠文制疏略至元天曆之間若趙文敏公虞文靖公范文白公揭文安公亦各鳴一時之盛及其衰也學者以粗豪為壯以尖新為奇語之纖濃音律浮濫焉自晚唐皆然末世文弊固其勢之然也

聖明混一四海肇復先王之制興禮立學以風厲學者至于今五十餘年之間政教之隆兼乎三代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夷賓服瑞應薦至麒麟騶虞嘉禾芝草之祥日獻月進

聖天子方舉唐虞巡狩之典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推恩惠于萬國公卿大夫文學

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鋪張洪休洋洋乎雅頌之音盈于朝廷而達于天下當是時公以儒學德行由翰林侍讀泰和論德爲大司成師表四方之士而文章卓然名于一時蓋其所作必溯追蹤古人事核而詞切辭醇而旨遠渢渢乎春容正大之音可以無愧于古而公則歛然自視若不足也烏乎堯舜之盛尚書載之商周之興詩人頌焉文章有關

於

于世道尚矣洪與公同游禁林十有餘年朝夕承公之誨至論古之作者未嘗不慨然于斯惜乎以洪之昏陋而莫能進也姑序諸卷端俾觀公之詩者有以發焉

永樂十四年丙申八月翰林侍講錢
唐王洪序

頤菴文選目錄

古詩
述古十首
擬飲酒效陶淵明十首
古春歎寄鴻真人賦
閱杜詩漫述
春晴緩步
池上納凉
暮雨過晚涼蟬聲深葉底有感意
外江老人詩（并序）
涼夜理琴
村居秋興
雜詩
賦貧士效陶淵明二首
擬遊仙
效楊小傳（四首）
雨後
踏青
次韻一木集杜句見寄
客中詠懷
五言律詩
豫章十詠
聞角
雨後
對酒效樂天體（二首）
次韻胡學士（十首）
題陳宗淵畫
登沛縣歌風臺
除夕
夜過呂梁
寄馮得中（二首）
送王彥歆赴交阯僉事
夜宿京口
夜坐
題畫
長垣謁蘧伯玉墓
驛中夜宿
清口驛
高唐道中
晚眺
舟中雜詠
望許君墓
題鑑湖閣

寄士奇學士
胡學士山居八詠
雨雪中獨坐懷楊學士士奇（二首）
寄示從子旭
試闈增前韻（五首）
代菊答（五首）
積雪
病中秋思（八首）
雨後詠懷（四首）
送陳文質赴石首知縣
送周庸卿赴鎮蠻通判
不寐
立秋
感秋
昨承呂命以大疾不能行感激之賦此
東里學士攜酒答就前韻對酌賦此酬寄
石
題子昂枯木竹
甲辰初度前一夕夢先妣製衣綵奉二枕甚喜
賦歸（二首）
過揚州
過南京（一首）
遊白鹿洞詩（二首并詩序）
過樅陽留題（二首）
次韻答吳司業
九月二十六日拜謁長陵
拜謁獻陵
曉出昌平
留寓通州
楊少傅士奇自京以詩惠酒答隨韻賦答
黄少保用楊少傅韻亦以詩惠酒有賦答
曾學士亦用楊少傅韻以詩惠有題賦答（二首）
立春後二日楊少傅餽以惠節物賦答
通州除日
月夜
新安舟中望下邳見歸鴻鶯發
夜過小孤
雨中發彭澤驛
江上（二首）
幽栖
暮春口號（五首）
六月五日入新
春興（四首）
池館（二首）
元夕懷舊
春雨述懷
寄于御史謙
久雨喜晴明日立夏
雨夕偶書
秋興（四首）
春日村居（四首）
獨吟（二首）
江村早秋露坐即事
有感（二首）
癸丑元日試筆
驚蟄夜大風雪落驚寢
題包參曾祖母送學士要品
池上納涼

七言律詩

二月一日早朝
秘閣書事簡諸同志
華蓋殿讀卷放進士榜
元夕侍宴
閱子榮行卷
禁中對雪次韻
次韻仲熙侍講元夕侍宴
六月十日迎詔
朝回喜雪即事
和胡學士扈從獵陽山
和胡學士扈從示觀武闈
端午東內擊毬射柳應制
九日登高賜宴應制
北京八詠
滄江夜泊
次韻胡學士內閣新成（四首）
城南草堂
東過盧溝簡夏尚書
題畫
孔士祥輓詩
過德州寄胡揭金三學士
病起獨坐
送呂尚書歸省
方尚書送櫻桃用杜詩

胡學士臥病賦簡二首
雲巢
題趙尚書卷使交南卷
胡學士輓詩
草堂即事四首
題文忠叔道酬卷
送劉子偉之雲南參議
酬寄袁學遜
題參洲卷
送段副使旦赴交阯
送龔子誠之雲南僉事
遣興
苦熱者
送黃惠美赴東阿教官
雲山小隱
送劉智安主事赴南京
追輓[illegible]巖山張孝子詩
閱文山集從上二首
寄游莫試伯思安明軌
寄黃尚書
士奇少傅以詩及紙絹度一十六韻奉答二首
村居即事十首
憶昔四首寄士奇翰林二少傅幼孜少保
追次吳部御史伯[illegible]見寄詩韻二首
次韻答楊少傅絕句二首
次答楊少傅見寄二首

歌行

卯山書屋圖
琴清軒
題顧輝[illegible]火出獵圖
題余侍郎墨梅卷
為竹軒為胡員外賦
冬夜吟
題古木脩篁為黃學士宗豫賦
題黃子久畫
題黃子萬竹圖
樂琴書處為[illegible]作
送陳侍郎洽鎮撫交阯
題王孟端畫竹為[illegible]侍講賦
顧菴圖
善人[illegible]鼓歌
文衡依韻詩
題胡學士長林書屋圖
題王晉卿江山[illegible]樓圖
題竹鶴圖為金學士賦
題謝德墨竹
題[illegible]泉圖
雉雞圖
錦雞圖
白鷳圖
題梅為羅侍講賦
四時詞
開紹辭
詠十二支詩
寄吳都御史
二友圖為楊學士題
題畫龍
秋雲樓
題秋江獨釣圖二首
題胡庭粧畫
竹下讀書圖
居庸關
還鄉行

題畫

廬山歌簡王安侍講汝由余思
驟雨戲作
踏車行
短歌行
雨中對溪燕
燈蛾歎
繡山四時樂
題張真人雜畫為[illegible]給事中賦
晚涼步月
月下聞鄰卒吹小角
開紹辭
寫思
草書歌
題亭白月夜泛舟圖
寄答馮員外敬熙簡尚書胡公
一翁歎
四時吟三五七言

七言絕句

題宋元暉畫
寄李用初
秋夜
秋雨
白鷺
過開州
過興州
[illegible][illegible]四詠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題貞節堂卷
題靜山詩卷
月夜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題梅竹
過文[illegible][illegible]謁遺像
中秋雨
過滹沱河
謁[illegible][illegible]公墓
過大名
過白溝河
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竹石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于[illegible]侍講賦
送陳[illegible][illegible]歸任[illegible]衛
過[illegible]州
下邳
上呂梁洪
夜過[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曉過彭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過儀真
雷塘
過[illegible][illegible]
放鶴亭
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書
舟中紀[illegible]一首
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寄[illegible]韻奉答二首
題[illegible]鴝鵒[illegible]圖
題[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圖
徐州十二詠
東平道中
題畫二首
重過揚州
召伯埭
重過戲馬臺
題竹
題[illegible][illegible]秋意圖
[illegible][illegible]
聞[illegible]學士[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松鶴[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賦
題[illegible]明秀[illegible]
己亥人日是日[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賞[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題[illegible][illegible]侍郎[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送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題梅二首
閒[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題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梅雪金雞圖
[illegible]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首
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葉[illegible]圖
題[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題[illegible]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目錄終

頤庵文選　卷下

豫章胡儼若思撰

古詩

述古

圖書出河洛羲禹闡幽玄列聖繼有作人文日昭宣仲尼感鳳鳥至理寓微言自從秦漢來但見枝葉繁寥〻千載後濂洛探其源紫陽具條理垂裕啟後昆前修去已遠來哲未有聞瑣辭逞葩艷無復歸本根

嬴姬既訖錄炎劉勃以興詩書煨燼餘禮樂邈難徵區〻叔孫子莫能致兩生守文遵漁議俗吏事章程賈董失經紀二戴紊禮經迄今千載下儼述徒紛爭三儀有定位八風無姦聲公旦去已遠萬世思典刑屈子變風雅驗經寓孤忠光華並日月耿〻垂無窮後賢襲軌轍長卿詩其宗招搖臨邛市放曠托絲桐淳風日以靡齊梁更纖穠遠游謝紛濁超逸等冥鴻馬遷述世業博洽靡不通旁搜燕趙間飄〻氣豪雄發憤乖制作獨見不相蒙馳騁更逸駕凌厲六合中豈不念筆削斧袞齊化工藏室有餘悲隱辭寓深衷緬彼班范流潘籬守遺蹤

聖神御宸極朝宗眾流奔三正乃迭建萬化歸一元〻經大一統表揭開蒙昏周綱既陵夷七雄相併吞晉紀忽中絕雜胡漲妖氛唐風復不振五季尤紛紜商丘肇火德星緯煥奎文遺化儼三代經術規典墳一朝胡騎來更馬渡河津王業寓南服繼統啟後昆如何太史氏儕之犬羊群紀傳雖並列薰蕕難共陳是非百世下至公終不湮

焦僥不可舉侏儒不可援矇瞍不可視嚚瘖不可言玉人事雕琢所貴得瑛琨菉竹興君子猗〻美淇園相觀與俱化豈不尚芳蓀所以歎譏善乃在公子騂驊良皆今美浦大川有源吁嗟嬰然子任簡非所敦

閩渺談天衍文具雕龍奭公孫持堅白李悝盡地力荀卿獨老師著論推儒墨紛〻溷濁世龍虎互吞食大道隱不見居然心惻〻余嘗豈易錯奈此眾口鑠向使無春由焉餘魚訇訇汨〻數萬言性惡殊道德遂令上蔡兒西遊為黑賊齊語昌黎生匪惟不精擇

揚郎

炎綱失其馭孽豎玆日滋楊郎獨持戟三歲乃不移閉門事草玄抉摘窮幽微高者躋蒼天下者入黃泥一朝弄神器鬼怒人不怡如何守道叟亦復為詭隨伊周頌功德投閣良可悲中天二百載小數寧逆知凜〻紫陽筆師辨同一辭稽首素王字為君懷忸怩

鴻門宴高張虎奮龍委蛇拂劍光凌亂雪花芙蓉姿起舞為君壽誰知伏危機欻然坐中人宛轉來相隨天意應有在人心徒嶮巇酒酣日將暮壯士直披帷一怒千人廢何為惡陳詞以彼蓋世雄未易向客卑武成二三策多聞須闕疑

國風美王化關雎正彝倫結髮諧伉儷恩愛日相親窈窕慎淑儀嬿婉非所欣甘從冀子耨不厭黔生貧如何會稽婦吹〻醜買薪亦有薄行士殺妻求將軍所貴閨門內相

敬如友賓擧案重高義斷然感微言嗟々白頭由悉作清
路塵

雜詩

大化運無極四序迭終始旋々堪輿間萬物羅戢春青陽
振其華玄冬抱根柢物理有盛衰人生貴知止謙光乃自
卑上善誠若水昧者徒紛紜達士甘窮皆孰云悲翹々損
者滿之招

神龍絶嗜欲靜默藏深淵含和抱眞陽珠光燭重玄一朝
吐雲氣甘澤霈九天夭矯烟霧中變化出自然孰知積精
至造化為按搏如何勞生者役々事多端豈復念終始宇
宙浩漫々

倉庚鳴幽谷伐木正丁々春風日載陽時聞求友聲若有
一介士揄揚稱達生對面抗高義中心藏甲兵並猶不同
器申椒輒見憎巧言實亂德美色徒傾城嗟哉同心友獨
立何煢々安得玉川子為爾著門銘

長松生澗壑矯々抗丹霄根株蟠厚土雨露沃其條蒼翠
太古色逍遙非一朝清風四時至白鶴千歲巢如何燕雀
群喧啾乃見嘲翱彼山椒赤亦欲凌高標嚴冬霜雪降氣
類各已銷獨此歲寒姿青々終不凋

幽谷有芳蘭綠葉紛旖旎光風泛藂薄香氣被華灌本無
黷陽姿蜂蝶何斐々既自遠荊棘乃復襍蓬枲佳明殊未
央臨風益嗟只

達士不偶俗棲遲在林丘孫登琴調古盧生草堂幽藥苗
手自鋤長嘯天地秋人生貴適意吾道復悠々

屈子賦遠遊一氣中夜存柱史妙觀復萬物徒芸々澹泊
寧心志嗜欲皆棘矜端居達運卷自得多所欣莫々碧堵
草靄々青空雲吁嗟燕雀伯何如鸞鶴羣

吾愛裴晉公眇然如子房功成廊廟上退身綠野堂飄々
芰荷衣蕭散遺軒裳佳賓日宴會高詠著文章清風激壺
矢曲水泛羽觴涼臺抗高雲綺席合秋霜烟館通窈窕嘉
樹迎朝陽豈不念所事乃序迭相當達觀天地間為樂殊
未央

擬飲酒效陶淵明十首

偶爾得名酒日夕斟酌之頹影忽復醉回飆吹我衣頹然
即枕席覺來還命觴歸興返大壑栖鳥戀故枝人生貴知
止汨々將奚為以心為形役寓形復幾時

人生匪不營所營在衣食田疇雖久蕪常業當自力有男
種桑麻有女事紡績畔織亦云勞歲功幸已畢閑軒弄書
琴游泳得閒隙區々百年內所樂在朝夕

幾日不飲酒飲酒歡相親村墟寡輪鞅柴門晝常閉幽蘭
吐辭花榮々生竹間白雲何處來日暮有鶯端流盼不覺
瞑明月出東山

秉耒事西疇固為攏畝民所憂在飢餒豈不懷苦辛々
有時息田園遂吾眞披逕攜童幼斗酒即比鄰相見多好
言鮮顏共欣々詩當積雨霽樂此天宇新

春風扇陽和草木咸敷榮山川被德澤天宇流光晶游魚
泳清川鳴禽變新聲亦有五男兒抛書事力耕田疇既霡
霂更願桑麻成所資在口體粗給宜餘羸

凱風自南來颯然入吾廬翻〻動書帙素琴聊自娛好鳥
鳴前檐竹樹交映疎北窗適開曠美酒湛清壺南山天際
明浮雲空野如
門前五株柳離披叢菊抱衰枝易跡荊榮葉更綠故人
值良辰相邀慰心曲丘園發叙首席頭酒初熟引觴還共
斟寒花發照自脩然適悟曠遂爾忘局促
朔風何烈〻於爾已新築相與納禾稼壺漿鮮往復且醉
舒傑類形跡謝拘束雞犬鳴深巷牛羊散平陸老稚諧笑
談和樂知歲足熙淡與粔粒擾曲走童僕
四序更代謝流光去如馳顏匪金石堅詎可千歲期昨日
顏如花今朝鬢成絲寓形宇宙間為樂須及時有酒不快
飲徒起雍門悲
時運達其會達生貴自然聖遠道斯在豈必羲皇前悠然
得真趣采菊見南山凜〻懷光烈脫屣如玄爗嗟哉避俗
翁高風此其時也

賦貧士效陶淵明二首

車牛遠服賈刀錐競市區農工各有業而我獨何居栖遲
衡門下白首誤詩書源流仰洙泗渾噩窺唐虞終歲不勤
動經訓豈羞畚祁寒礬凌單暑雨節淡跡門前長蓬蒿室
内無貯儲壺漿枉交親裘葛甘妻孥守拙塵土中幸免形
跡拘質烹隨物遷心與化俱
田園久蕪穢解組賦歸來辭〻三徑中稚子柴門開匪我
與俗違俗情不我諧種苗雜稊稗種豆生草萊生計日已
疎懸磬實可哀田父攜酒至慰我且舒懷偶茲值未登方
春奚可涯感父愍動意不覺倒樽罍酒中有真樂陶然百
憂排

古春意亭為張真人賦

茫〻堪輿間熟究太古初天地混沌中一元根化樞運啓
攝提格條風始吹噓句萌茁萬彙人備三才俱至今千萬
年元貞迭歲輪龍馬出河洪羲皇彰爻圖對待三十六淑
氣總昭蘇初陽發重泉黃鍾動葭莩太音閟清廟玄水湛
方諸達人契玄理作亭靜以居和順自由積德音暢以敷
蔓〻階前草一箇生意舒園林度鳴禽柔蕙藹芳映懷哉
庚戌子至道不疏逕

擬游仙

野水際平蕪汀洲渺芳杜鶯湍激頹波日夜自東注巨鼇
戴三山方諸隔烟霧仙人白玉樓紫房映朱戶宴景演太
霞遨游入雲路弱水三萬里可望不可渡吁嗟塵土蹤後
援空馳慕

閱杜詩漫述

閱閱老杜詩態〻浮佳趣雖後率爾為玄酒有真味倉皇
侍從時流落艱虞際百年朋友交萬世君臣義吐辭輒驚
人引物動連類虞廷簫韶奏周廟瑚璉器鯨翻碧海波月
照珊瑚樹勇決龍虎爭窮愧鬼神避千花與萬卉各鬪春
光媚倦娣及孫兒共淒凄涼淚丹山翔鳳凰赤汗騁騏驥
氣排嵩華高力救風雅墜殷勤稷契心漂泊生涯寄斯人
已云亡遺編獨傳世寂〻宇宙間詩史孰能繼餘波漾清
川蘭苕鳴翡翠

答楊少傅四首

布政孟公朝京還同閩憲諸公相過出楊少傅勉仁所寄詩賦此謝答

幽居寡儔侶終日無與言忽聆鳴騶振飛蓋集丘園入門叙綢繆故人乃見存遺我尺素書煥若浮璵璠灑然滌清風藹然被春温黃鍾大呂奏使我塵襟翻謬玷君子班帳然思昔年賜背坐衰朽中心徒殷勤山川隔良晤時蒙遠簡分古人重金蘭古道今人敦矯首寄遐思悠々空白雲霖雨澍靈源七閩欣來蘇逸々白鶴山千載鍾靈異隆德謨晰微英賢出名世乘時偶興運秉鈞典中秘超遷三十年齊與風雲際會贊化工中外仰經濟乘休暨後昆清白永無替

徽

囊中孤桐琴負病久不彈玉軫暎金暉（徽）徒絙朱絲絃成連去不返烟霧迷海山々水久寂寞諒彼知音難陽春固寡和別鶴亦辛酸泣々牽牛渚相望一水間璇霄靡纖翳朗月流素輝不寐愛清夜步月臨前池故人隔千里宿昔共襟期川途雖云邈相思同此時相思不相見中懷浩無涯仰視列宿拱紫垣正巍々萬類荷甄陶嘿運玄化機真宰亦何喻中心應自知何由得披豁一寫睽違思

春晴縱步

策杖隨春風冥々芳草綠陌上花正開田中雨新足彩鳩呼其婦烏犍紛孤犢雙雉何翩々翻飛起林藪紫燕尋白巢倉庚出幽谷柔桑葉始抽蚕種猶未浴野人自耦耕稚子相戲逐忽逢一老翁招邀過茆屋指顧兒與孫床頭酒初熟瓢分勝醅清不用葛巾漉一杯復一杯醉後說鄉俗禮義日衰謝詩書少人讀田園苟歲時人情多反覆天道亦好還此俗終當復老翁何時見庶幾豁蒙目臨別重丁寧莫向他人讀

雨後

時雨布甘澤光々黍苗興渙然紓民瘼匪惟散鬱蒸陰陽運元化飢寒仰歲登露坐息槐影皎々涼月升清風動脩竹橫野多流螢雲霧沾我衣仰見高天澄絡緯鳴不休蟲飛復蕭々頓匪添潤更幽夢同化冥

池上納涼

展齊臨方池垂楊散綠陰清風颯然至驕陽赫流金竹光搖翠羽荷氣薰葛襟黃鳥何處來交々弄好音雖非求真遊已無塵俗侵平生狀喧囂始得諧素心

驟暑

端居逼煩燠策杖散幽襟逍遙池上行愛此嘉樹林游鱗泳微波黃鳥囀好音遙瞻高原綠欣然諧夙心疎雨忽飄灑浮雲生夕陰坐來屏明燭空對窗間琹閑然即枕席焉知古與今

暑雨過晚涼蟬噪落葉宛有秋意

時雨陰復霽漸覺暑氣消野色將欲秋蟬聲迴蕭條白髮非故吾黃葉下今朝老懷空浩蕩往事若驚飈

外江老人詩（并序）

龔海言越浙溪之東二十里曰外江口乃進邑鄙也近

偶過其處荒村寂然遥望林中孤烟起遂穿逕至其處見一老翁衡門之下童頂雪鬢舌鮑蒼頭於竹間取衣迎客入坐問其姓曰劉問其年曰九十八矣尋一老嫗逡巡而出方瞳長頰乃老翁之妻復問其年又加於老翁蓋百餘歲也二子相見亦七十餘諸孫皆蒼然曾玄雜侍羅膝前唯唯可念須臾出茗飲客覺復脫衣挂竹上縛笱白若二子亦返舍結網諸孫取魚飲客老翁勸飧語雖俚而意甚真酸冷之際飄然若不知有人間事也余謂而歎曰若斯人者雖功德不加于時名聲不昭于後壽考康寧長子老孫亦休休焉有餘裕矣蘇長公嘗云山人多壽蓋五藏真氣不為五味鹽醯所奪信哉

外江有山人幽居桃湖塽青山日對門山下有良田問其歲幾何屈指殆百年老妻壽更過方瞳神炯然草屋八九間兒孫列曾玄湖中種荷芰園内收木綿桑麻綠野布榆柳清溪漣取篠日縛笱網魚時詩錢兒客禮數簡鬖鬖雪垂肩葛衣偶一披旋復竹上懸須臾出新茗洗盞向客傳呼兒具盤飧粲粲錦鱗鮮勸客加飧飯語俚意甚虔問客居何處客云漸嶺邊漸嶺我嘗到歲月知幾遷城市多人事山中常晏眠不識府與司但願邑令賢前年賜東帛稽首戴堯天欲效康衢歌山野無詩篇松間吠乳犬草際卧烏犍雞栖日將暮暝色起蒼烟山頭月華白夕露涼涓涓頹然即倚枕脩脩若蛻蟬我聞客此語泠然身欲翾乃知寂寞濱有此長年仙何必烟霞外去問桃花源

次韻、本集杜句見寄

山林氣蕭瑟颯爽涼飈起緬懷滄洲趣迢迢隔秋水哀容日益枯短髮還自理素懷玉壺冰敢謂凍漣虔昔玷蓬萊班忝細金匱史出入承明廬激翔綵雲裏夾座侍

宸旒廉閑宮扇啓九成鳳鳴韶兩觀雉層壘高步接夔龍傾心竭螻蟻抱疾困沉綿歸來竟如此賦食求金丹神仙渺何許誅茅傍江郭脩竹映清渚窓含梧葉風坐對芭蕉雨雖非諸葛廬頗似蘇公圃登覽悲早秋蟬聲咽殘暑司空即王官六一思頴汝玉笥白雲深矯首瞻天宇貂蟬樹功勳蹤爵公侯伯我獨事文翰於世寡才識驅馳四十年白首空自惜

橋山隔紫烟蒼梧斷再覲謝病遂歸休苦被形骸役時時倚孤松引領瞻天北幸爾托絲蘿數陪幽栖蹤瓊章詩律清履齒苔痕碧鬟顏各老蒼燈火思宿昔得諧今日謹免使遥相憶

涼夜理琴

涼飈驅浮雲萬里天一碧遠響振寒廊林木聲槭槭閑軒散幽襟坐延月華白抽琴理故曲操弄輙閻格山水有遺音悵然心不懌

齋宮接清宴俯仰思宿昔矯首望 鈞天泫然淚沾臆

暑中詠懷

翳翳榆柳間幽栖遂洞情蕨簡掩殘編燕寢淒餘馨園林足生意城市多喧爭桑柘新綠遍好鳥對我鳴華老任光覺尼父異後生歸來幸無事松竹有餘清但看盛炎赫臨池愛清漣瀟瀟素絲短皦皦白紵鮮葛風

飄葉羽林影悲玄蟬冷然淺響至黃落當我前人生匪金
石流光如激川頹歡思往日壯心非昔年
故交日淪謝真共天難遺倏然綠樹間野服頗相宜賓客
亦與吾經句故來携獨酣清沚上嘗洪忘是非遙海上明
月幽林生夕露人生常擾閑取適能幾時

村居秋興

閑居南郭外水竹清且幽芳草被曲徑遠樹浮滄洲出門
臨方沼欣然見魚遊賓客時一至無談敘綢繆閑構共斟
酌真率無猜時日暮各自歸新月上林丘
有
人生在衣食營々無時休江湖多風波識畝者無秋穫子
雜灌咲老翁亦醉誠日暮截禾去禁車繞隨閭我獨閒況
綿然何所求田野絶追呼卒歲聊優游

五言律詩

豫章十詠

西山遠翠

萬古不改色千峯黛饒染空寒欲滴映日暖還飄窅々
猿啼暝靄々鶴去遙望中天路近飛佩入烟霄

南浦飛雲

南浦千年在滕王歌舞休江烟同漠々潭影共悠々不學
化蒼狗長留伴白鷗朝々與暮々還送水東流

徐亭煙柳

高士去已久清風不可攀惟留數株柳長伴翠烟閑陰連
芳草碧色映古苔斑虛榻無人掃鳧鷺自往還

蘇圃春蔬

湖上蘇公圃青々春雨餘何須抱甕灌自可帶經鋤獨客
生涯足故人音問疎如何松逕裏今日有來車

鐵柱仙蹤

非鐵亦非石屹然方沼中本因驅洞象謾說是兒翁雞犬
攜家遠蓬萊有路通千秋萬歲後八索著神功

洪崖丹井

聞有古仙客紫髯九尺軀浴丹洪崖井晚候白玉壺碧鮮
春陰合寒泉夜月孤不知千載後還飲雪精無

滕閣秋風

帝子何年去城頭高閣閑秋風起南浦夕照在西山蕭瑟
青蘋末凄清紅蓼間酒闌歌舞散吹送綵雲還

東湖夜月

月出海東頭澄湖百頃秋人家燈火靜漁艇釣絲收雲浸
金波冷星搖素練浮徐亭與蘇圃清景復悠々

章江曉渡

月
江平新水濶丹落落烟横沙上人初集渡頭天已明青山
開霽色白鳥度春聲舟檝無風浪何妨日送迎

龍沙夕照

龍堆截復環隱映夕陽間落霞迷翠渚霽雪對青山津晚
人爭渡林寒鳥獨還漁翁收經去幾箇釣舟閑

夜宿京口

聞水聽無聲沉々鐵甕城落帆先過壩繫榜浮休程地擁
南徐壯山連北固横如何今夜月還似故鄉明

聞角

銀漏初傳箭長河已桂城忽聞鳴咽弄總是別離情獨客
驚秋盡他鄉自月明燈花空有喜對酒不成傾

夜坐

移席當脩竹開軒敞素屏夜分人已靜風入酒微醒促織
悲清露飛螢送落星脩然絶塵想何必念郊坰

雨後

急雨洗炎蒸空齋病骨醒華巢棲溪漢明月瞰踈櫺客夢
家千里蛩聲露一庭煩襟應可問不用聚衰螢

題畫

聞道稽山好千岩秀色分樹連秦望雨帆入鏡湖雲高卧
留安石隸書憶右軍崇虛猶似昔還可問鵝群

對酒效樂天體三首

何處難忘酒離人思故鄉青山隨遠道白髮在高堂絡緯
庭前月蒹葭野外霜此時無一琖歸夢引愁長
何處難忘酒芭蕉夜雨時鑪烟殘翠裊漏水澁銅池窓下
拋書勸樽前得句遲此時無一琖燈影獨離〻
何處難忘酒故人天一隅昨宵驚入夢今日喜收書楚水
孤烟外吳霜落木初此時無一醆何以慰離居

長垣謁蘧伯玉墓

衛昔多君子斯人實我師下車存篤敬寡過在知非荒隴
一坏土高情千載思至今伯玉里遺俗自熙〻

次韻胡學士春日陪
駕遊萬歲山十首

鳳輦晨遊日祥雲夾道紅香風傳別殿飛翠繞行宮徑轉
千岩合波廻一鏡空忽看鸞鶴起聲在半天中
澗道苍苔合房櫳繡戶分碧涼晴欲雨錦石暖生雲嘉樹
千尋秀靈蒲九節芬廣寒宮闕近
天語半空聞
山春風日麗景物自多奇露濕竹間草泉從松下岐落紅
飄碎纈空碧罥游絲登覽逢真境都忘足力疲
古木蔵幽洞深林映好花擷芳雲欲動涉澗路還賖春色
浮瓊島晴光燦翠華誰如玉堂客八餅賜新茶
雨晴山色好太液暖浮春遊鯉邀吹浪飛花逐着人列筵
深龍浸載筆煥綠綸頻繼周南作騶虞詠至仁
聞道雲為幄仙山玉作臺更無凡跡到只有異香來柳拂
金輿度花迎寶扇開太平多樂事扈從得徘徊
小山多勝槩傳
勅更追遊碧靄浮空起清風似水流樹籠香殿古泉出畫
橋幽何處聞天樂瓊林最上頭
並立春風裏紫鸞遠度篁枝分金露碧石載紫瓊霜靈籟
生岩壑流雲出洞房真成對圖畫樓閣倚青蒼
玉梁凌漢遠朱榭入雲高曲水含蒼霧孤峯聳翠鰲路廻
縈月殿賦就賜春醪盛事千年遇登臨豈憚勞
仗外香風起楊花點繡羅綠陰啼翠鳥碧海泛蒼鵝歸路
煙霞迥中天雨露多晚來歌吹發雲際轉纖阿

監中夜宿

秋風瀟竹枝涼氣入練衣鶴背月中冷螢光雨後微紫垣
當講席玉漏隔彤闈良夜清如許思親苦夢歸

題陳宗淵畫

瀑布落雲端松杉六月寒攜琴曾有約涉澗不辭難野水
無人渡青山獨坐看此中多逸興投老擬盤桓」

清口驛

夜度清口驛寥寥犬吠幽人家散墟落舟楫倚汀洲漁露
浮空起長河帶月流悲歌何處發不覺動離愁

登沛縣歌風臺

雲緩歸秦土英雄泣楚垓金湯千里固社稷萬年開故老
樽前舞朔風天際來高歌激雲漢終古有層臺

高唐道中

行李飛塵外鄉心落日時路遙憐馬困野曠覺車遲碧草
寒烟色黃花夕露滋千年夸子冢獨起後人思

除夕

客裏逢除夕燈前若憶家不聞鳴爆竹寧復頌椒花鬢髮
非春事風霜老歲華一杯聊灑酒涕淚隔天涯

晚眺」

東書辭薊北乘傳過山東帆送孤舟急河流百折通夕陽
殘雨外寒草落煙中無限詩人意何勞覓畫工

夜過呂梁」

亂石奔流處扁舟正急操月斜灘影落風勁鼓聲高客枕
驚殘夢鄉心悚怒濤但今無險阻來往不辭勞

舟中雜詠用杜子美秦州詩韻

平生真浪跡到處喜追遊美酒堪乘興清時不解愁鴟鳴
淮甸月鴻別薊門秋莫道關河晚山陽更少留

遠乘青雀舫近傍碧雲宮宿霧依林薄清霜映月空暖傾
鸚鵡酒寒怯鳳樓風心似長淮水無時不向東

水落山留跡潮回岸擁沙望鄉勞客夢沽酒問人家天闊
蒼隼鷙風高白雁斜自慚才力薄詩就敢云誇

鳴玉辭金闕南來許幾時舟行人事減水宿雁聲悲驛近
催程速詩成得句遲歡樽有清酌時復一中之

憔悴緣多病深慚少日強俗情輕利重歸思道途長整頓
趁鷗盟看裘弊驢騮五雲新滿眼獨立向青蒼」

遷除千年盛恩承一檄歸不才孤世望報國念身微東去
河流急南來樹影稀休文多病後不覺減腰圍

承乏詞林日長趨玉陛間湛恩霑雨露歸夢涉河關水落
魚先蟄霜寒雁未還他鄉逢故舊相對一開顏

路遂淮南去人從薊北回青山看漸近白鳥過還來候吏
依沙立征帆背月開誰家烟霧裏風笛弄清哀

楚州英傑地客路短長亭河水奔流濶淮山隔岸青高歌
懸白雪行李隱華星邵葛畔農足牛羊散澗垌

河水自崑崙奔流萬派分朝宗終到海奉使舊尋源極目
此時意閒歌何處村漁人事經器皆肉老柴門

淒淒漁唱晚歷歷雁聲低澤國遙通海湖田半是泥帆懸
風正北山迥日沉西萬里同煙火無人事鼓鼙

隱隱烟中樹泠泠石下泉露筋當日事遺廟後人傳節梃
青雲上神留綠水邊往來空悵望為爾輒悽然

茅屋烟村裏漁人十數家磯頭魚在笱門外鷺翹沙濁酒
深浮蟻扁舟小似瓜不知江月落和醉臥蘆花」

舟度淮南境迢々水接天有懷鴻序入不待鴈書傳共載
人如玉相歡酒似泉此時心一寸飛墜五雲邊
黃葉凋踈後滄波宿霧間天寒鴻在渚日落鳥歸山桂樹
知何處仙翁去不還丹砂如可問寧復鬢絲斑
湖水渺無際霜天鴈叫序畫船猶載酒清興浩凌雲風月
漁樵得烟波鷗鷺分此中有幽趣不許俗人聞
維揚江上路冬日好風光遠樹猶青幔居人多画墻醉忘
身是客坐憶玉為堂望々蓬萊近吟夢繼日長
共駕扁舟去相傳遠客歸江寒飯度影山月淨流煙且傍
鷗羣宿應憐蟾子飛金盤澒璞露取醉敵霜威
正是東方會何當道路難月涵江影靜風落葉聲乾玉爵
春容暖青絲物色寒吳郎詩句好俊逸許登壇（給事中吳登林）

白髮隨年長丹心益自知趙宗懸鳳翮子美念熊兒蒲質
堪多病神樓之上池歸來對樽酒細看菊花枝」

寄湯漫中二首

故人居海上花竹繞幽栖水檻晨呼鴨風簷晚祝雞客來
樽有酒歌罷醉如泥謾說書連屋書籤總懶題
吏隱海東頭閑情付狎鷗公孫生好歛子產說多憂樁石
韻題句看山獨倚樓遥知相憶處月色滿神州

望諸君落（在吳縣治南三里）

高丘枕長坂爾古起遐思義感先王重書存烈士悲落花
縈碧草幽樹語黃鸝欲問當年事盧溝有斷碑（近盧溝堤
畎間役夫與隻碑築堤恐後無徵故志々句識之）

送王處敬赴交阯僉事

拜命出朝端重裁寄角冠花驄萬里去霜鶚九秋搏海霧
連山濕蠻雲着雨寒莫言風土異須使遠人安」

題鏡湖圖

昔聞鏡湖美今向画圖看百里晴空映千峰秀色攢荷花
明月曉鷗鳥白雲寒投老吾狂客扁舟興未闌

寄士奇學士

同是侍經帷三年語笑違病來驚夢數老去故人稀日暗
時揩眥身羸日薄衣相思意無限欲逐鴈南飛」

胡學士山房八詠

芳洲春草

聞說芳洲上春來生意多微風交遠翠細雨漲滄波徑沒
人稀到泥香燕屢過康成讀書處碧帶晚烟和

竹塢雲林

脩竹藏深塢白雲生遠林雨晴添暖翠月落度秋陰野老
頻攜客幽人獨鼓琴何時來掃石相對一開襟

滄江烟雨

渺々滄江上冥々煙雨來幾家茆屋掩一箇釣船回岸花
紅欲放沙鳥白相偎薄暮明霞出清風掃霧開

玉山泉石

白石何齒々流泉亦清々泉聲寒作雨石氣暖生煙把釣
溪邊去看雲窓下眠麋鹿相見熟來往草堂前

石屋晴瀾

幽居隣石屋碧水漾晴瀾淨蹙縠紋細清同練影寒文章
含露藻氣勢歷風湍幾度携節去臨流不厭看」

墨潭秋月

夜深潭影黑秋淨月華明游女珠頻弄潛蛟卧不驚蘇公
赤壁賦杜老渼陂行千載神交處高吟興共清

螺岡晚照

暮色蒼々起螺岡斂夕暉樹林初晻靄彩翠忽霏微川瞑
漁樵去村深烏雀飛誰家事機杼燈火出柴扉

芙蓉寒雪

千疊芙蓉秀朝來玉削成風泉寒有韻陰壑凍無聲學士
龍圖貴仙人鶴氅輕長林書屋下課誦到天明

雨雪中獨坐懷楊學士士奇二首

獨坐聽春雨蕭然興味孤病多親藥裹睡少問茶鑪未了
三生夢惟存一字符故人在深巷相過畏泥塗

雨止雪復作珊々聽瓦鳴爐存經劂暖水漾硯池清喜得
青春至驚添白髮生共傳楊子宅山樂勝黄精

寄示從子旭

記得分攜處夕陽明出船含情望天末洒淚別江邊為客
嗟吾遠承家賴汝賢步兵詩句苦喜有阿咸傳

試問堦前菊五首

試問堦前菊花開何太遲秋容非老圃晚興似東籬已是
重陽後那堪夕露滋鵝翎與鶴頂莫遣一時披

試問堦前菊何能獨傲霜不隨春競秀直到晚騰芳采々
衣襟潤盈々金玉相病來長廢酒對爾興難忘

試問堦前菊何如陶令家門無五株柳坐對一庭花寂々
秋將盡蕭々鬢已華幾時歸故里稚子引柴車

試問堦前菊南陽泚若何花開金布地葉落翠浮波黄髮
人多壽華軒客少過自憐纏末疾安得起沉痾

試問堦前菊湘潭秋已殘靈均去不返騷客竟誰餐花老
青山暮叢深白露漙儁逸還代舞姱女不勝寒

代菊荅五首

衆卉凋零後孤芳自許遲託根依賁砌競秀勝踈籬祇恐
嚴霜至難煩細雨滋歲寒無所伐不自歎離披

日精鍾秀氣故自傲風霜晚節甘同凋春花不共芳無煩
驗客詠長得逆人相老向軒楹下栽培誼可忘

昔日柴桑里獨憐徵士家寒衣徒釋子隨處看幽花把酒
秋山淨餐英夕露華陶然乘醉後策杖不將車

有酒不暢飲人生能幾何既無錢先術空羡菊潭波歲久
荆榛雜山空樵牧過黄精同服餌亦足愈寒痾

洞庭風力勁草木半摧殘逐客傷秋盡初英向夕餐淒々
霜未降瞅々露先漙澤畔行吟處黄消衣袂寒

積雪

積雪照虚堂塵消几席光體寒添褐重炕暖煮茶香寫字
無人問新醅待客嘗梅花開處遠衰鬢老何郎

積雪覆墻陰天寒氣轉深空虚瓶貯粟藥盡囊無金對酒
長妨飲消愁只苦吟伏生經欲授誰解口傳音

積雪映窗明浮雲陰復晴硯冰輕欲解庭樹凍含聲得食
烏頻下需芻馬屢鳴孫康書久廢頭白愧無成

積雪壓檐端風飄墜藥欄不愁荳帶折祇恐菊根殘麥漬
宜三白迎寒老一官病軀猶強起肯作卧袁安

病中秋思八首

流年如逝水何日去堂〻爽氣今朝入秋風昨夜涼候鴻排紫塞歸燕別雕梁凝緒閑居賦潘郎鬢已蒼伯當悲未休大火又西流驚鵲繞空急螢光傍戶幽仲宣長作客宋玉獨悲秋抱疾不能賦何能更倚樓秋風起颯〻秋意日蕭然螢泣蒼苔露蟬號碧樹煙青鐙憐故物白首事陳編却憶東湖上垂楊老釣船只是經年疾歸休未得休索錢渾有限藥餌只空投向秀山陽笛奏宗月夜舟故人何處在無復少年狂遠樹金飈動高天玉露涼豆花披草徑梧葉下銀床野際寒煙薄山來夕照長誰家砧杵急過鴈不成行未及重陽節黃興已空無雨便燒藥塞風折護花欄暫飽雕胡飯長吟苜蓿盤近聞禾黍熟頗得老懷寬暮天搖落迥山色有無中籬槿含花紫池蓮墜粉紅江清波湧練雲淨月流空閒中倚虛幌老病念衰翁秋雨催寒早秋霜着物殘天高雲影落樹老葉聲乾白髮憑誰染黃花只獨看杜陵與彭澤却自嘆儒冠

雨後詠懷四首

絕無人迹到一室淨纖塵樹老風猶折階寒露菊新少陵悲舊雨尼父嘆孤隣吾衰亦如此吾道未憂貧日上風猶靜蜘蛛綴網絲無依檻草紅落過墻葵臥疾妨趨久懷恩報國遲素餐新謝綠蘇米難糠炊秋雨一番過秋風轉覺清捲簾黃葉落倚杖白雲生學省虛官署綵省計客程砧聲何處發偏動老夫情抱疾形容改無情歲月侵草深栽藥圃人老讀書床洲渚蒹葭白山林橘柚黃幾時筇竹杖去踏釣魚航

送陳文璧赴石首知縣

杪秋離闕下千里赴荊州桃李迎潘岳蒹葭惜又侯酒酣青雀舫霜重黑貂裘民事須勤恤功名起壯猷

送周廣節赴鎮贊通判

拜分為通守遠〻赴鎮贊謠明軟政易撫字得宜難洪海春風來山雲擾日寒比來多計吏毋惜報平安

不寐

病久渾無寐更闌氣轉凄露寒蛩響歇月落鴈聲低老厭身為患魂銷夢欲迷篋中袍笏冷空自聽朝雞

喜秋

黍稷開齊秀雞豚喜漸肥野人能足食游子悟忘歸雨後夕陽好風前秋葉稀沈郎多病久一任減腰圍

感秋

雨腳疎還密雲頭暝復開殘蟬辭夏去一鴈送秋來白髮人空老青雲心已灰閨中刀尺冷砧杵又相催

昨承 召命以末疾不能行感激追賦此

老病新看鏡形容太瘦生昨承前席召只益負恩情白髮千莖短丹心一寸明玉堂天上近終日繞雲橫

東里學士携酒肴訪適對酌賦此酬寄

雨晴風正急霜葉下紛〻黄菊瀉秋色青山深暮雲芳樽携共酌獨客悠離群臨别不知醉醒来夜已分

題子昂枯木竹石

碧海珊瑚樹晴窗彩鳳翎紫苔封琬琰翠袖倚娉婷秋色淡華屋涼風生画屏玉堂留老山松雪漂餘馨

甲辰初度前一夕夢先妣製春衣儀表二桃甚喜

三十六老親常逢夢寐在劬勞初度日慚愧百年身白学春衣潔紅桃露顆新恍然携袂上相對泪津〻

清夜夢悠〻門闌臨初度期桃從環圍獻身逐綵雲飛無復慈烏哺尚憐游子衣平生愛少子多病負春暉

賦歸二首

謝病賦歸休官河幾易舟水平帆力緩風細櫓聲柔豹每藏山霧狐猶念首丘有懷踈傳達不為子孫謀

昔日乘傳去今年乘傳還從教妻子咲落得鬢毛斑讀易方知損休官始得閒有懷向平達老去入名山

過揚州

千載繁華地青山今古同楼臺明月在歌舞綵雲空草没雷塘路花殘隋苑風經遊求古迹人事苦悤〻

過南京三首

扈從身猶健歸来發已皤山園形勝地風湧大江波昔侍
金鑾宴今乘画舫過
孝陵松柏茂雲際鬱嵯峨

繆忝司成席從巡二十年来書頻北上謝病獨南還一寸丹心在千花紫誥鮮
長陵望益遠老淚落潸然

金水繞龍河春風溢綠波鰲頭膺日近撫已受
恩多不負青山約猶懷紫陌珂龍盤與虎踞下世萬年過

遊白鹿洞詩三首并序

閏七月二十日舟抵南康風限明日偕正安侍講汝申僉憲廣文讀原福司訓黄楚京國子生蒲詢同為白鹿之遊訪昔時之遺蹤挹流風於百世俯仰之際不勝慨然諸公剪莭剃蔵間為芳酬退就風泉雲壑之間觴詠而還暢一時之雅懷酬平生之夙志遂賦短述以紀勝遊

騎從金節發肩輿畫戟開路穿芳草邏山倚白雲隈秋色淨如洗晴嵐翠作堆昔賢遺教在尋訪洞中来

路入匡山裏遥〻五老峯緣崖披綠草涉澗轉蒼松野果樵時落嵐煙積處濃平生林壑興今日得從容

訪古求精舍縈迴石洞幽何人今養鹿有客昔騎牛雲谷千年境風泉萬壑秋剪莭為芳酬勝友喜同遊

過樅陽留題二首

画舫朝天去經過訪舊遊青山只如此華髮已堪羞陶侃棋閑日潘郎花縣秋兒童應不識父老獨能留

昔忝桐鄉令曾鳴單父絃重来新物色不改舊山川往事從人説虚名愧我傳司農今已老白首益蕭然

次韻答呉司業

京國分携後江湖歲月餘鄭虔家少粟玄晏架多書為託

金蘭重莫（休）嬾音問踈茂陵秋色老多、病愧相如
九月二十六日拜謁
長陵
蓋世英雄主恢弘事業多南分交阯郡北控斡難河玉帳
鑾輿遠
神宮紫翠羅小臣瞻拜處有淚落山阿
拜謁
獻陵
學富千秋日
龍飛萬國春重華生濬哲大業秉經綸無切勤民志深懷
守位仁老臣漣執紼抆淚向蒼旻
曉出昌平
曉出昌平縣含悽別
二陵清霜橫塞草旭日上雲屏野水氷花白孤村霧氣青
軍都當直北寒早樹先零
留寓通州
獨坐轉岑寂他鄉留未歸疾風聲燦ゝ寒日影輝ゝ火冷
鑪煙歇茶香酒力微天時與人事相值輒相違
楊少傅士奇自京以詩惠酒肴隨韻賦答
衰疾事朝謁遽留不忍離恩深
明主眷義重故人思燈醞分官甕羔肴侑客炊金鑾登宰
輔白首愧儒師
黃少保用楊少傅韻亦以詩惠酒肴賦答
十載重相見那堪又別離空梁殘月夢春樹暮雲思縣拜
分甘恩終非接淅炊太原閔仲叔口腹媿為師
曾學士亦用楊少傅韻以詩惠肴麪賦答二首
老辭
天上去故舊歎分離短述難煩和殘燈獨繫思氷俟春來
解薪難雪後炊白頭孤世望慚愧作人師
張叔紫
恩澤江淹賦別離玉堂千里夢丘首百年思樹對氷花結
甑非埃墨炊養心惟寡欲鄒孟是吾師
立春後三日楊少傅勉仁惠節物賦答
瓦灑雪俱消東風入戶飄河氷將解凍野樹不鳴條勝裹
金花重釵頭綵燕嬌青山與綠水相憶思迢ゝ
通州除日
衰病身先老淹留歲又除桃符循度索竹葉漬屠蘇樽俎
人情好風霜客思孤官河氷已解發傳儗旋艫
月夜
已是逢人少那堪夜更幽水光清不凍月色冷如秋未熟
還家夢旋登過驛舟經由雖快意老病却宜休
新安舟中望下邳見歸鴈鴛鴦
一棹隨流水孤城望下邳沙寒殘雪在山遠夕陽遲鴻鴈
知時節鴛鴦不別離老夫行已久計日定歸期
夜過小孤
一柱中天起扁舟雙櫓鳴月籠山影靜風帖浪紋平蕩漾
星河動淒迷煙霧橫更闌過彭澤問驛是龍城
雨中發彭澤驛

江平風不起一棹泝中流坐對桃花雨行從杜若洲老方
知靜樂病豈為身謀不見陶元亮閒情付狎鷗

江上二首

歸到西江上扁舟若泛槎青々香附草的々野棠花斷岸
幾千尺孤村三兩家水生魚正美飽飯試新茶

解纜雨初晴覺來聞鳥鳴江雲飛不斷岸草淺還生欲向
洪崖住誰同洛社盟獨憐鷗泛々相對兩忘情

幽栖

避喧南郭外地僻稱幽栖樹色參天起花枝入戶低風雲
時變化灘瀨自東西隣曲經過少陰々竹覆堤

暮春口號五首

村々農事急好雨不愆期蠶起桑初長鶯啼花已稀夢中
隨物化詩裏送春歸客欲無榮辱忘言絕是非

鄉人皆力作稼穡願年豐野水日無際浮雲時復空誰能
拜床下我獨戀丘中花閒蜂與蝶各自領春風

臨鏡理衰鬢蕭疎雪一簪加餐惟糲飯策杖散幽襟藹々
花乘樹森々笋出林物生各成性人事苦經心

雨霽曉風清春鳩幾處鳴落花粘履齒飛絮拂簷楹徐孺
湖邊宅龐公隴上耕吾猶逐人事時復有逢迎

安得名山去追尋向子平煙霞無俗跡林壑遂幽情大藥
終難就衰顏或可更長鑱與短褐採藥過餘生

初月五日食新

老病安田里偏於藥裏親昔年愁不臘今日喜嘗新止酒
同元亮躬耕愧子真農書占歲稔薺菜見初春

春興四首

門外草萋々東西路欲迷鶯梢穿樹蝶燕拾落花泥深翠
籠長薄流雲度碧溪獨携節竹杖不覺過橋西

墟里人烟少茆茨八九家杜鵑啼夜月鸂鶒下晴沙江海
空遺夢園林坐落花病來長廢飲對客只烹茶

帶雨教移樹分畦學種蔬淺陰勞灌溉栗里賞耕鋤看竹
特呼鶴臨淵不羨魚芭蕉舒綠扇高映碧窓虛

地僻幽栖處有時聞馬嘶莊勞京國使常過杜陵溪逕轉
蒼苔滑門臨綠樹齊相看忘野逸旋復惜分携

池館二首

池館寂無塵翛然物外身已知生是幻一任老隨人暑去
園林淨秋來月露新平生耽逸趣始得遂吾真

池館寂無喧清風水竹村牛羊閑遍野鳥雀動成群碧樹
初黃葉青山半白雲悠然墟里外秋色淨衡門

元夕憶舊

雲澹月朦朧人喧古廟中山林無故舊燈火聚兒童宮闕
鰲峰起星河鳳管通奉陪恩宿宥
錫宴萬民同

春雨述懷

老疾交進少幽栖童僕親社前猶似臘雨裏不知春淺薄
乖鄉論蕭條愧罔賓詩書空滿架問字竟何人

寄于御史謙

一別又三年長懷按部賢繡衣還
闕下黃髮泣江邊行李惟霜簡清風滿畫船老夫前太史

彤管記遺編

久雨喜晴明日立夏

一月厭雨苦〻逢今日晴春從花上去風過竹間清賸美
新茶熟身閑野服輕〻來多坦率客至倦逢迎

雨夕偶書

碧樹西風動虛堂暑氣收砧聲孤枕雨蛩響一庭秋桂席
江湖遠芸窓簡冊休豐年多樂事擊壤滿林丘

秋興四首

郭外烟霞中林間風日清罷琴看鶴舞倚杖聽蟬鳴稍得
園池樂已忘兒女情玉堂遺舊夢白髮淡餘生

數日新秋雨蒙籠竹樹交世緣雖未了塵事已全拋黃葉
隨風下清砧帶月敲何時同李白五老結雲巢

西風吹雨過江郭迴清幽不歎交游少喜聞禾稼收暗蛩
莎草暮殘蝶豆花秋野服心如水蕭條老一丘
水天同一碧秋色淨江山歸燕翩〻急浮鷗簡〻閑虛懷
游物外隨分在人間却笑樓船客如何去不還

春日村居四首

春興渾無賴詩篇亦漫吟老來安散逸年少憶登臨碧艸
蔓〻發浮雲忽〻陰洪崖好山水悵望滿幽尋

今年六十八白髮奈渠何風雨連朝夕烟霞深薜蘿交游
天上遠人事眼前多清江與碧嶂欲往竟蹉跎

浩〻東風起微茫晚日寒老翁鳩社米稚子送春盤齒痛
常妨飲花開竟懶看兒孫日一至聊復慰衰殘

鳥鳴時雨霽微物亦欣然江山空有待物色為誰妍傍樹
安魚釣閑窓理蠹編已諳蕭散趣不必更求田

獨吟二首

幽懷每不愜何處可登臨芳甸滿春雨浮雲留夕陰山林
安石興江海子牟心此意同誰語沉綿只獨吟

樗櫟材虛扶桑榆景已殘天涯春色遠窓下雨聲寒獨自
空玄守何人問字難薔薇花又發却笑酒杯乾

江村早秋露坐即事

翳〻景將入涼風生夕襟暗蛩連野逕驚鵲繞疎林已與
交游息都無俗事侵杜陵空老大短髮不勝簪
枝梢纖月白江上晚風清禾黍千家聚梧桐一葉驚銀河
垂綠野瑤露滿金莖宋玉雖能賦都無少日情

有秋二首

頹齡淹困疾却喜見豐年露積村〻穫官租疊〻蹋牛羊
連下澤鳧鶩際平川本自無桴鼓幽居且熟眠
太平本無象有象在田疇禾黍閑皆熟雞豚散不收池塘
梧葉雨籬落豆花秋樂歲人歡聚熙然不外求

癸丑元日試筆

倏忽驚年換頹顏喜見春逢迎吾已老經過客來頻雪壓
塵氛淨花含雨露新却思供奉日 恩禮倍精神
頹齡躋七十世謂古來稀禮俗多從簡塵勞久息機春前
雲黯澹雪後雨霏微却憶少年日看人扶醉歸

驚聲夜大風雪落驚寢

急霰灑窓紙颯風翻竹枝劃然余覺冷正是夢醒時曉起
見皆白春回花不知老來肌骨瘦無那被寒欺

題包希魯祖母送學延望圖
髫齔憐兒幼詩書仰母慈過橋分野色極目送春暉座右
陳情表窗前斷杼機試看圖画裏淚落老萊衣

池上納凉
徂夏暑方盛已聞寒蟬鳴風搖水花碧日落林影清虛懷
散煩襟獨坐念平生入夜羣動息池塘惟月明

七言律詩

二月一日早朝
曈曨初日曙光浮鍾鼓聲傳下九霄萬國衣冠趨象魏兩
階千戚奏簫韶天清
華蓋雲中見風細繖煙仗外飄朝出金門還北望鍾山蒼
翠正岧嶢

秘閣書事簡同志
秘閣清嚴接觀臺九重佳氣護蓬萊宮牆樹近鶯聲度金
水芹香燕子來行傍朱闌吟細雨坐分瑤席絕浮埃太平
無事多休暇忝列詞林愧不才

華蓋殿讀卷放進士榜
御前讀卷重掄材香動紅雲寶扇開銀燭光深傳刻漏玉
階班列總瓌瑰深澂[illegible]辭依
宸極況復承
恩接上台闕下兩行陳法樂送迎金榜自天來

元夕侍宴
風清華月麗晴空湛露筵開
聖澤濃燈火遙連丹闕外簫韶只在綵雲中九重瑞靄浮
金雀萬樹銀花綴玉虹光祿傳宣催進酒烏紗都拱醉顏
紅

閔子榮行卷
扈
駕從容上北京東風千里馬蹄輕行宮日暖花爭發御路
塵清草正生烏帽趨朝晨載筆紅旗分隊晚催營歷觀卷
裏多佳製端有才華屬長卿

禁中對雪次韻
晝漏沉〻禁苑清花中飛雪入簾輕天低玉樹連雙闕風
送瓊花下五城紫陌乍驚寒信早白鷗影落凍雲平晚來
同出金門道光映西山積倍明

次韻仲熙侍講元夕侍宴
黃繖高張寶扇開教坊初進鼓如雷星移珠斗雲中下鰲
戴仙山海上來歡宴稱聞傳夕漏遊觀總喜到春臺侍臣
獨有金閨彥即席裁詩不待催
馳道
金輿駕六龍鳴鑾遙下五雲中星來紫隊香飄席聽徹清
歌月轉空樹擁蓬萊浮暖影花含火發照春紅
聖恩浩蕩深如海歲〻年〻樂未窮

六月十日迎詔
天書遙降自燕都五色雲隨使者車裊〻雞竿懸象魏亭
亭鳳蓋簇龍輿黃沙部落提封遠紫塞氛埃汛掃除早晚
王師歸振旅千官仗外擁瓊琚
朝回高會卯事

闕下朝回散錦韉窓前獨坐擁吟氊一爐松火春生席萬
點燭花雪滿天臘蟻泛甌傾綠醑香鯉戴俎割紅鮮微才
碌〻嗟無補飽食徒今愧俸錢

和胡學士

扈從獵陽山

曉隨
萬乘出城東列校分屯部伍同雲裏六龍移綵仗風前一
鴈落彤弓露凝松柏垂〻白日映旌旗獵〻紅遥見下綏
傳令發控軍從騎總英雄

和胡學士

扈從再獵武岡

武岡蒼翠鬱崔嵬日上千林曙色迷馳道鳴鑾聞澗谷期
門立表近雲霄角弓飛鏑寒偏勁獵火依山晚更燒萬騎
前頭笳鼓發長歌吉日喜聯鑣
霜清黃路浄無塵甘露凝珠萬樹春曠野飛鷹騰獵騎
行宮舉學錫詞臣仲冬大閱昭詩典此日三驅仰
帝仁莫道角端曾應瑞由山今已見麒麟

端午東內擊毬射柳應　制

鑾輿親御日華東令節涼生苑樹風列綵分明人似玉流
珠飛鞚馬如龍讙呼共賛超騰捷揮霍爭誇變化工合樂
開筵歌在鎬蔥〻佳氣五雲中

右擊毬

青絲為鞚錦為韉萬騎騰驤過
御筵花挾烏紗簪綵勝箭飛金鏑發鳴弦插青蘢〻分行
遠剪白欣〻得意先宮錦
賜來霑沛澤嵩呼拜徹九重天

右射柳

九日登高賜宴應　制

玉帳無塵輦路清山開圖畫壯神京黃花泛露迎丹仗錦
樹籠霞映綵旌萬里關河秋色浄中天
捻鑾輿日並明時巡幸際豐年樂錫宴高岡荷
聖情

北京八詠

居庸疊翠

雄關積翠倚崔嵬碧樹經霜葉未凋萬里風烟通紫塞四
時雲霧泛青霄層城宿靄山連雉絕磵霏微石作橋南北
車書今混一行人来往豈辭遥

玉泉垂虹

山前樹底碧迢〻試問源頭出處遥斜落石梁疑飲澗遠
翻滄海欲吞潮聲從夜雨添來急影逐晚風吹不消太液
池邊春似錦綠波長帶翠烟飄

太液晴波

画橋鳧鴈動春聲波散寒煙日正晴游鯉暖依芳藻出飛
花時拂綠漪輕好同榮水浮龍馬不比昆明隱石鯨幾度
天顏分瀉出甘霖到處濟蒼生

瓊島春雲

萬歲山高玉作臺卿雲乘彩畫圖開九重天上從龍起太
液池頭伴鶴回松靜晚煙同縹緲花深晴影共徘徊何須

更說蓬萊境不是飛仙不肯來

薊門烟樹

都門烟樹鬱青葱樹底人家處々同遙近樓臺空翠裏往
來車馬綠陰中曉寒花影留殘月日暖鶯聲度好風薊北
從來佳麗地相逢陌上莫怱々

西山霽雪

雪霽西山玉作屏瓊林瑤樹曉光凝清風晴灑千岩雨碧
澗春融萬壑氷策杖此時宜蠟屐斷崖何處有篝燈從來
北土多才傑不獨山陰興可乘

盧溝曉月

半輪紅月落青山々色微茫馬上看水落石梁雲影淡沙
中茆屋夜燈殘雞聲鳴曉客將渡宿羽翻林露正寒舉首
神京東望近天邊紅日上金盤

金臺夕照

獨上高臺斜日紅遙天極目思無窮迢々關塞微茫外簇
簇山河錦繡中鴻雁數聲催暮色牛羊幾處散秋風黃金
銷盡人何在青史傳來事不空

潞江夜泊　時與予洪同舟

霜清石出見波痕歲晚江湖日易曛雲氣壓空寒欲逼灘
聲到枕靜偏聞一汀烟雨魚吹浪千里蒹葭雁叫羣不有
故人相慰藉他鄉愁絕更銷魂

次韻胡學士內閣新成四首

玉堂新闢禁垣西苑樹陰々秀色齊觀闕日長宮漏靜蓬
萊天近綵雲低編摩十載紬金匱出入常時候玉圭粉署
清幽花影轉嬌鶯自在向人啼

叨陪侍從已多年人羨儒紳勝列仙曉對紅雲生翠島晚
分甘露出瓊筵內臣捧進雙龍硯學士書成五鳳箋
金殿玉樓天咫尺御香長有好風傳

雍々花底度和鑾視草堂深日轉闌內侍傳
宣開獨召大官供饌許同飡立
射風裁當時見名世文章自古難地位清高誰得似金盤
玉露照人寒

宮樹無風晝影沈階前雨過碧苔陰閒看粉蝶來新暑靜
聽鳴蟬噪遠林撫已自慚才力薄瞻天共荷
寵恩深蘭臺盛典千年事老去惟勤一寸心

坡南草堂

草堂新築海東頭占得坡南景物幽桑葉遮門春雨暗豆
花垂遶夕陽秋角巾醉後騎黃犢拄杖閑來看白鷗知憶
昔年遊覽處芙蓉兩岸照行舟

重過盧溝簡夏尚書

凌空高起玉梁橫萬古桑乾水自清文軌會同當
盛世山河表裏壯
神京幾株細柳藏鶯囀一路飛花送馬行今日重來陪
鵷鷺春風酒上接珂聲

題畫

誰結茆亭倚澗濱琅玕瑤艸碧森々白雲影裏青山熟黃
卷聲中綠樹林晴雨半空飛瀑布春風五葉長人參故園
亦似圖中景老去看圖思轉深

孔士祥輓詩
世家自古高東魯道德流傳福澤深扶老日携楷木杖觀
書時傍杏壇陰沂南别墅花如雨泗下孤兒淚滿襟相見
昔曾交一臂臨風那忍寄哀吟
過德州寄胡楊金三學士
霏微涼露濕征衣葦路風清旭日輝玉帳横秋金氣肅紅
旗拂曙綵雲飛看山立馬應頻賦載筆隨
鑾每後歸愧我舟行催傳發臨流相憶思依〻
病起獨坐
濕雲晚收天宇淨露坐兩鬢如飛蓬蜘蛛仰面弄明月絡
緯鼓翼吟秋風但看節序隨流水不覺形容成老翁養生
幸得少人事何必絶粒趁鴻濛
送呂尚書歸省
尚書車騎動如雲特拜
天恩出紫宸華髮遠迎諸父老高堂歸覲太夫人錦鮮繒
縷銀絲細黃菊杯香綠酒新想得到家稱壽日章〻忠孝
表西秦
方尚書送櫻桃用杜少陵詩韻
薊北櫻桃五月紅尚書分送出筠籠霜刀剪處驪珠落冰
盌盛來火齊同不隨渭水潮丹頰剩有神光入絳宮獨坐
槐陰清晚渴一時詩興動飛蓬
胡學士臥病賦簡二首
憐君臥病已兼旬獨坐那堪憶故人一代文章公論在百
年交誼白頭新窗前幾度抛書倦室内惟聞煮藥頻人事
髭

卻來須自愛
聖恩深厚日咨詢
人生轉眼過青春老至偏於樂裏親詩興卷中題句懶客
來窗下煮茶新清齋已罷銷塵慮日鍊還須養谷神幾對
維摩無一語誰知金粟是前身
雲巢
一片閑雲卷復舒高人遥致結巢居朝含雨氣松杉潤夕
颭山光枕簟虛劉伶短鍤醉從荷陶令晚歌生自寄萬物
芸〻終有復百年寧未歸歟歟
題胡尚書奉使安南卷
昔承
丹詔赴交州使節煌〻壯遠遊豈假橐金傳後胤直標銅
柱繼前脩山連勾漏蠻雲濕日上龍編瘴霧收南土即今
皆郡縣尚書所歷著嘉猷
胡學士輓詩
嗟君已作月臺仙鳳馬雲車路杳然鎔鑠平生心似鐵文
章昭代筆如椽人聞名譽流千載天上
恩光賁九泉遂使交游成隔世幾回淚落玉堂前（公昔與
予言僚者多後當作月臺仙故詩由及之）
草堂即事四首
詞垣兼秩日從容
處從重來又涉冬懶性喜逢人事少不才虛負
聖恩濃夜窗時聽金門漏曉枕頻驚海印鐘誰謂元龍多
意氣空將短鬢櫛鬅鬆

老來多病務藏脩還對琴書意未休窗戶日高緗帙展硯
池氷薄墨花浮湖邊秋水芙蓉閣江上春風畫舫記得
攜琴行樂處幾回清夢繞滄洲
風捲寒雲陰復晴樹頭烏鵲聚還驚卜居未得親王翰掌
故空憐老伏生塵靜閉庭人跡少茶香虛室客懷清近來
物累都消遣何待幽棲不用名
風簷日影小窗幽野馬絲々晝不收榾柮火溫占土炕木
綿衣冷换貂裘幾家催釀春分酒何處能來雪夜舟
覃穀無依多暇日琴書無事可銷憂

題袁忠徹瀛洲卷

老親昔典容臺禮令弟今為尚寶丞父子一門真繼美田
園百世亦相仍烏犍細雨春郊笠粉蠹殘編雪夜燈長日
桑榆雞犬靜含哺鼓腹樂豐登

送劉子偉赴雲南參議（子偉故尚書俊之弟）

尚書接武喬相知今弟才華老更奇拜命一朝辭
帝闕東書萬里赴滇池柳邊問驛雲藏樹花底尋山酒滿
卮藩府日長公事簡題詩還到碧雞祠

酬寄袁學謙

與君執別十年餘念我能通尺素書清禁敢忘依日月故
園新喜有田廬平生消得幾緉屐半世都來下澤車最是
相思寒漏永梅花雪落夜窗虛

題桑洲卷

方洲宛在水中央不種閑花只種桑戴勝降時春雨足吳
蚕熟處夜燈忙豳風王業開千載河漢天孫漫七襄頗借
繅絲三百丈虞廷先織舜衣裳

送殷副使且照赴交阯

除書先拜赴交州采々芙蓉照去舟千里西風隨憲節萬
年南服仰
皇猷驊騮度嶺朱崖曉鸜鵒橫空白露秋莫道霜威真鐵
面仲搭儒雅更風流

送龔子讓赴雲南參事

望斷南雲山萬重嗟君此去逐飛鴻扁舟夜載琵琶月短
髮涼吹蘆荻風夢入碧雞瀧樹合路經銅柱瘴烟空繡衣
玉斧諮詢日一吾車書總會同

遣興

少年書劍別龍沙老至逢秋苦憶家一寸丹心惟自效數
莖白髮已先華西風客裏梁茅屋落月樽前對菊花庾信
何須賦蕭瑟韓山片石亦堪誇

九峰樵者

九峰幽處結茅廬晝拾荊薪夜讀書林下日尋高士傳山
中先共野人居只留子敬青氈在莫歎虞卿白髮踈六十
年來無一事仙翁棋局近何如

送黃重美赴東阿教官

老携書冊赴東阿千里驄駒派玉珂故舊樽前憐白髮諸
生館下詠菁莪項王墓在寒烟積黃石祠荒落木多幾度
皋比分講罷閒來吊古有悲歌

雲山小隱

南山千仞秀芙蓉家住山前一水通松下荷鋤隨野叟雲

還攜藥候仙翁捲簾坐對芭蕉雨拄杖行吟木葉風更喜兒童耕作後書聲不斷月明中

送劉智安主事赴南京

仙郎乘傳赴南京滿眼青山雪正晴臘蟻驅寒時獨酌征驂踏月夜兼程高堂蟢子春光動小閣燈花喜氣盈努力功名須報國忠勤端不負平生

追輓謝疊山張孝忠詩并序

宋謝枋得字君直信之弋陽人以文學知名當世號疊山先生咸淳間為江東提刑改知信州師旅劻勷之際又為江西招諭使聚勤王之師守安仁時有張孝忠者乃江陵偏裨江陵陷孝忠率麾下百人走洪都未至洪已降元遂歸枋得會元將武良弼攻安仁孝忠出戰死之枋得退保信州宋亡其臣有仕元者連舉枋得枋得逸於閩妻李氏執繫建康獄後枋得被獲拘以北行在道不食七日死李氏聞之即自經其女嫁周氏聞父母死痛苦乃鬻其奩裝構橋於所居之旁橋成投橋下亦死時人義之名其橋曰孝烈橋余嘗見疊山與鐂丞相書曰大元治世民物一新宋室舊臣只欠一死鐂丞相即夢炎薦疊山者又嘗見疊山江東十問詞氣懔慨激昂當時之士其忠義之志蓋已素定矣惜其妻女及忠孝之事史皆略之抱疾居閑因考前聞遂賦追輓之詩并孝烈橋庶繼忠義不泯俾為人臣為人婦為人子者知所勸云

潮過錢塘王氣收兩宮北去竟誰留褰旗獨倡勤王義當軸曾無負國羞幽憤千年遺涕淚孫忠七日死拘囚江東十問今猶在可惜英雄志不酬

右輓謝疊山

得脫鯨鯢遂突圍驅馳不解戰時衣此身報國心常在遠道投人事已非一旅奮戈猶敵愾亡龍浮海竟何依當時閩帥忠貞士誓死同歸志不違

右輓張孝忠

父死家亡母自經可憐形影獨娉婷奩金盡散橋初就旅櫬無歸淚飄零自分寒流沉白璧誰從夜月見輜軿一門三節人間少安得穹碑與勒銘

右賦孝烈橋

閱文山集謾述二首

誓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鷹揚虞淵日落山河慘吳苑春歸草木長萬里羈囚拋骨肉百年忠義見文章可憐有客王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二龍南去海茫茫社屋寒來烏啼霜萬死攀旗還舉義千金脫險竟浮洋都城不泯忠臣祀國論猶傳政事堂志士悲歌多感慨後人誰識謝翺狂

寄謝襄城伯惠玄明粉

天語丁寧近御筵彩舟同載記當年芝眉長仰雲千里蓬鬢那堪雪一顛玉帳談兵書滿腹玄霜化液乘投鉛山窓忽見緘題至接對令人思惘然

寄黄尚書

曾共掄材讀卷時中天華蓋漏聲遲金蓮炬暖龍光動寶扇雲開雉尾移樂奏九成班玉佩臚傳多士拜丹墀如今憶着當年事北望橋山淚獨垂

士奇少傅以詩及絨纎慶七十次韻奉荅二首

隔千里兮共明月相思兩地寸心懸仙郎使節来江上少傅題緘自日邊遠荷絨纎温我老輙將珠玉向人傳已經四百廿甲子潦倒徒誇絳叟年

千杌白髮如霜染一寸丹心向日懸夢斷雞聲茅屋裏朝回鳳闕綵雲邊壽徵遠致高賢祝詩句頻煩過客傳靜坐窓前推物理梅梢消息又新年

村居即事十首

天上歸来葺弊廬買松移竹事幽居喜從鄰里園新社得教兒孫讀舊書芳草池塘清漲溢落花門巷綠陰初莫言踈傅金都盡頗似顏含樂有餘

兩霽群芳各鬪妍傍花隨柳艷陽天何如杜老栖夔府一似王維愛輞川紫燕入簾尋舊壘黃鸝繞樹喜新遷兒童咲謂村居好榆莢飛来滿分錢

日照園林草木新眼前生意足怡神竹根小筍留遮壁墻角枯株析作薪無事自尋稚子樂有疏莫咲庚郎貧幽居好似王官谷未必今人非古人

光風轉蕙日初長旋取菰蒲過小塘桑樹葉柔鳩羽拂橋梢花落燕泥香踈籬編早苔侵砌壊壁修遲筍過墻公子從来善居室人生底事為誰忙

了却人緣已白頭卜居喜得林塘幽軒窓小潤偷梅雨簾戶輕寒迎麥秋往事經心空有夢此身遠俗自忘憂春歸已是吾歸後怪得啼鵑叫未休

山翁採藥西山裏移植白頭遺老家帶土可憐初析甲連枝還惜未開花渠邊築圃教栽竹墻下分畦膌種茶却咲盧鴻耽逸趣養生不解事桑麻

依鄰高士傍東湖巖遠人家雜處居城市從来多泆隘村園新卜儘寬舒薔薇弄影春風裏布穀催耕曉雨餘屋後門前盡農圃閑時扶杖看犁鋤

異卉奇花旋覓栽便看粉蝶過墻来紫蘭破萼風前吐紅藥翻增雨後開兒子學琴初授講鄰翁携酒強啣杯人生得遂幽栖願不管黃雞白日催

村居雖僻喜高明連日雨々陰復晴藥隴引雛雙雉過桑林喚婦一鳩鳴已將履歷同春夢且得清閑了此生門外草青人迹少杖藜隨步惬幽情

從人說似浣花溪小逕通村路不迷樹底綠深清鵲々池邊芳草碧萋々有時門巷来騶從終日園林聽鳥啼抱疾歸休非吏隱兒童莫訝任東西

憶昔四首寄士奇勉仁二少傅幼孜少保

昔者承
恩共拜官兩班分日直金鑾曉来歸舍星同戴曉起趋朝漏未殘墨點龍箋濡綵筆燭傳庭燎擁金盤如今憶着當時事獨望橋山淚不乾

聖祖巍々功德高曾紬石室筆同操始終纂述多從故事

業鎖張敢謂勞丹禁清風傳玉漏瑤階紅日轉金鼇閑来
極目釣天上却憶蘭臺愧濫叨
聖主崇儒冠古今辟雍還逝，龍光臨百年禮樂昭文運
一代儀章著德音釋菜周旋華袞盛授經敷暢講筵深鑾
輿一去，神游遠乘石昝封杏樹陰
接武青宮列兩坊，恩榮兼秩實非常追陪瓊閣春風暖
進講文華晝景長每切葵心傾曉日竟同蒲質老秋霜，
賜書獨拜歸来後留與兒孫永不忘
追次處都御史伯益兄寄詩韻二首
風憲持衡廟柏臺每聯丰采獨徐徊片言折獄真能事樽
酒論文愧不才落月空梁驚夢覺西風遠道寄詩来料應
薊北河冰解正是江南使節回
新詩往〻見清才懷抱相逢幾度開，
帝座，
龍顏長共仰天孫鳳錦獨先裁跛牂蹀躞難同驥布鼓尋
遇
常恥過雷今日思君鄙詩見和應夢裏一飲来
次韻答楊少傅勉仁二首
蕭然一榻病相如獨卧城南水竹居玉筍松楸懷故里青
燈風雨課殘書眼前文物交游少窗後園林橘柚餘樂裏
尋常筋力盡敢勞谷口有来車，
之武平生信不如衰年懷土事幽居山中已迫桑榆景天
上重煩故舊書伏枕摩勞成百念傳家生計在三餘鄰翁
花木春來好扶杖看花當小車
次答楊少傅士奇見寄二首

幽栖已出塵寰外老疾偏憐見在身萬里交游空對月半
生風雨不知春當年玉署曾分直今日烏紗獨製巾共道
同時六學士香山居士一閑人
夢中握手不知勞頗我猶穿舊賜袍茅屋江頭真野老玉
堂天上實仙曹每見杜陵懷李白何如若士望盧敖自憐
多病雲霄隔敢謂山林遂養高
歌行
卯山書屋圖
金烏出海扶桑紅流光正照山之東千岩宿霧浮飛翠半
嶺晴煙明太空一雙喬松蔭華屋中有幽人美如玉青鞋
布襪芰荷衣坐看碧草無塵俗黃鸝嘯處樹陰多白鳥飛
時溪水綠沐頭錦囊琴一張架上牙籤書萬軸長年讀書
究典墳不知春暮花紛〻緋桃隔竹迷蒼雪紅藥當階動
綵雲昨日山中酒初熟故人早過清溪曲呼兒洗盞具盤
飧莫厭山肴并野蔌太平無事不出門白鶴生雛竹有孫
男長須婚女須嫁仙家何必說桃源
琴清軒
斑簾半捲爐烟綠時有涼風灑脩竹明窗石几絕流塵横
琴試鼓瀟湘曲瀟湘水雲連洞庭木葉微脫秋冥〻東皇
司命迎帝子赤豹文貍趨百靈改絃轉奏凄涼調楚聲激
烈軍心悄拔劍悲歌傾美人霸王力盡英雄歎須臾翻出
離騷經孤臣孽子難為情玉鸞啾〻翔廣漠雲霓冉〻從
遐征佩蘭白雪相間作座中百斛驪珠落風雷猗氣變軒
昂六丁髣髴搜天荒收拾哀吟凄雉語七絃颯〻飛山雨

莊周蝶夢添園深芳草落花何栩〻誰知偶有秋鴻譜寫出清和并淒楚幾回剪燭夜中彈況疑舟泊黃蘆渚我生不省絲篁音奉親高堂唯鼓琴高堂一夕萱花老落月烏啼愁思深烏啼月落銀河影碧玉踈星光耿〻抱琴惆悵發孤吟梧桐露寒滴金井

題顏輝沙漠入出獵圖

朔風捲地吹白草陰山八月霜信早胡（塞外）人馬肥弓力強什伍〻避沙塢〻〻迢遞千萬里白鳥高飛天似水翻身滿引烏角弓須臾血濺楜林黑淵手交馳疾若風馬蹄踏鐵如游龍嵩岳高〻雙眼碧狐裘蒙茸驄毛赤不覩羣胡画更有誰知秋月筆通神衫令塞上烟塵絕羣胡（胡鄰）俱來貢金闕買絲欲寫王會圖幾度臨風憶秋月

題金侍郎墨梅卷

屈鐵交柯春十丈冷蘂踈花點相向玉為肌骨氷為神不受東風驛路塵自信平生心鐵石歲寒長與氷霜敵相看東閣好吟詩寄語高樓莫吹笛何當青子結長條商家和羹須爾調侍郎此画殊清絕展卷索題慙句拙他時乘興過幽軒抱琴對鼓黃昏月

萬竹軒為胡貢外賦

高軒亭〻蔭脩竹萬箇琅玕翠如束紅塵一點不飛來白暖晴烟散虛谷〻中風動四山鳴耳邊颯〻生秋聲綠陰滿地收不起秀色倚窗寒更清石床碧几淨如洗拂拭孤桐汎商羽蛟龍舞落蒼梧雲鷓鴣啼破瀟湘雨自從作官登曲臺林間一〻生錦苔〻深落葉無人掃白石清泉為誰好幾回飛夢到家山騎浮青鸞月下還覺來滿眼尖蒼翠空遺雜珮聲珊〻

寒夜吟

金壺水澁銅龍咽百尺樓頭〻新月一陣霜風入戶來紛紛吹轉墻陰雪曲屏坐擁紅地罏沈水烟清浮睡鴨錦衾不暖客窗夢可憐夜半聞啼烏〻啼夜永孤琴悲淒〻燭影搖寒翠家在江南過鴈稀憑誰為寄平安字

題古木脩篁圖為黃學士宗豫賦

銀河八月仙槎影丹穴千年翠鳳毛何人寫入画圖裏便覺氣勢凌雲高〻堂素壁淨如拭對此令人心獨逸鑪烟茗椀清晝閑滿地綠陰涼瑟〻風霜摧落百草枯老幹直挺青珊瑚日暮佳人倚空谷翠袖天寒誰與徒昔年曾過洪崖蕭喬木踈林繞脩竹紫髯逢着古仙人邀我山中騎白鹿白鹿呦〻南澗濱石床丹竈至今存當時騎採藥遺踪跡此日看圖勞夢魂

擬黃子久畫

我昔趨召上北京巨山五老遥相迎太守邀我開先行籃輿十里松風清溪流涓〻石齒〻採浮菖蒲雜芳芷讀書堂前空翠寒溦玉亭邊古杏紫高〻瀑布落懸崖千仞玉梁何壯哉飛流響徹碧潭底睥睨分奔萬壑哀山人石上展瑤席坐對雲屏倚空碧浩蕩長吟李白詩登臨不用謝公屐此時正值七秋月短髮蕭〻受林樾輕雷送雨過前山一襟爽氣飄寒雪同行佳人晚相呼月明歸路聞啼烏揚帆直度九江去回看山色青糢糊每憶茲遊清興發夢

入仙家白銀闕仙人邀我宴瑶臺桃上嘗來猶恍惚大癡老人絶俗塵畫圖最得住處真青天削出芙蓉秀香鑪可望不可親看圖非知歲年老山中木落秋風早昨日人来問舊遊白雲滿地生瑶草

題楊庶子萬竹圖

庶子宅中萬竿竹颯〻清風動蒼玉輕烟霞拂碧雲寒初日捲簾晴雨綠開窓展席激銀屏琅玕直節高青〻湘靈鼓瑟與仙降翠鸞縹緲花冥〻游塵影絶爐烟静坐中彷彿瀟湘景隕露翻林鶴夢驚滄波激石龍吟冷退食歸来月在門此中幽興與誰論風前自把琴三弄月下還傾酒一尊酒闌琴罷月將落夜久秋聲生屋角翻思昔在故園時留客烹茶更清酌堂中老親年愈高蕭〻華髪宫錦袍林間几杖從孫子輙向蒼苔拾鳳毛画圖瀟洒誠清玩何以得之錦繡段他年燒筍共晨餐一咲相看還噴桉

樂琴書處歌為沈脩撰賦

沈郎結廬吳山岑平生讀書多苦心更将綠綺徽黄金七絃泠〻山水音我昔作官住吳下曾見沈郎最瀟洒葛巾長愛北窓開柴車懶入東林社親戚何曾折簡招輙向花前傾盞斝蒪菜類分碧梭羹鯉魚新熟芙蓉鮓一朝欵起登天衢環珮珊〻拱翠袍廣陵不作中散操蘭亭臨得右軍書却憶牙籤三萬軸燈火幽齋隔脩竹幾回歸夢逐西風落月分明照秋屋抱琴客裏時相訪琴中寫得神人暢一片青山雲渺茫萬里白鷗波浩蕩他年致事歸故林飄然更賦還山吟白頭抱孫椿樹陰教讀舊書還鼓琴嗟我此樂超古今

送陳侍郎洽鎮撫交阯

大將南征統六師臨軒授鉞當赤墀時来氣盛風雲會義重恩承雨露滋侍以瀟洒温如玉佐戎妙選招鉤軸清水寒霜射金臺鬢烟瘴霧消煩燠富良江頭秋日清舳艫千里塵旌旗旋綠波夜赤旌旗落龍驤曉日照天兵樓船昔者誇楊僕廟策今知得孔明總督日轉憑油幕儲劍風生細柳營赤帝翩〻歸素旗兩階千氣生光彩已賞德教被殊方更播天聲揚四海策勳宜列太常銘千載我家乘今名器思業紫宸須發肯待蕭〻華髮生然行又揖天書夫遠人致爾思令然黄金臺前花亂飛請君且把征驂駐莫厭當歌勸酒頻明日相思隔烟樹

題王孟端墨竹為鄒侍講賦

堂前颯〻秋氣高王郎醉晚宫錦袍銅盤和露墨花墜寫出江南金錯刀〻〻紛披風雨急瀟碧都含烟霧濕翡翠飛來棲苔甜鷓鴣啼斷湘娥流一雙琅玕千尺強空山歲晏饒水活傍有孫枝亦無實會看翩〻儀鳳凰素菴無塵絶瀟洒幽居如在青林下興到高歌淇澳篇閑來擬結山陽社更斷落苔三徑閑拄杖時〻好客來顛狂却咲劉伶鍾爛熳時傾阮籍杯綠陰棋罷還誇敎綠筆詩成呼待催幾回夢繞青原蒼洲前春巻玉夢回花候玉堂清忽對画圖洗心目何因買我綠綺琴為公一彈風滿林

頤菴圖

上清真人方壺徒寄我幅卷之畫圖游濡猶帶元氣濕筆
力直與造化供蒼松入雲幾千尺石壁倚澗青糢糊其中
茅庵絕低小綠蘿陰ゝ忽然疑在几書連床終日怡
然却紛擾青山萬古不改色下有雷鳴合羲畫逢人須是
慎樞機養生豈在究夜候息終宵潮覓飢寒兒孫尚硒保
清白閑來石上横鳴琴時有黃鶴相和吟天風不斷飄寰
籟山高ゝ兮水何深流雲滿地直堪把瑤臺玉樹秋瀟洒
紫綠九尺古仙人獨踏丹梯如行馬紅葉之衣輕盈ゝ欣
然邀我吹玉笙丹霞明滅浮仙侶浴聲沉淡愁山精際身
凌空不可執七十二峰開霧濛ゝ翩直度翔鳳遥落漢翻
飛雲雨急自從作宮三十年素食無補心茫然樂天老夫
思香社摩詰平生愛輞川幾回欲繫洪崖圖今日圖中忽
驚起悅然境遇神明交一如夢裏游天姥可憐多病髮星
星個向天池接鳳翎真顏漸覺同蒲柳徒對秋風想茯苓

唐人羯鼓歌

手如白雨點頭若青山峰受床不動花樹急太簇聲越凌
高空小殿風清日初旦雲母屏開細霧散千葩萬蕊淺含
春一曲未終俱燦爛花奴秀瑩玉無瑕研光帽子紅槿花
絕倫之藝誰得似梨園弟子空諮嗟苑中正奏春光好如
何翻作秋風早沉香亭畔老妖狐凝碧池頭宴芳草長安
日冷夜沉ゝ舊曲聽來悲不禁嗣姿色難短無尾却憶開
元淚滿襟

文簫綵鸞詩

游帷觀前風日清衣冠雜還仙凡并蹈歌不作赤陽聲步
虛縹緲隨鸞笙就中有一女飄長瓔翠娥嬋娟顏玉韻藻翹
金雀鏤瑱珩天香兩袖羅衣輕素袍公子求玉英偶來一
見魂日成松陰滿林空翠生步入烟蘿誰使令山頭宮殿
開崢嶸雲屏玉按簾水晶夜寒桂冷風盈ゝ白鶴下撒玄
猿驚蒼猴雷電驅六丁綉襦黍亂狀霞流洞中群仙不敢
偵倘與公子相隨行ゝゝ復踏羅浮紫金光時見芝草瑩
忽謂人間其恆更天難嘲嘆扶桑晴紫極宮前江水平欲
渡不渡心異營宮中道士懷憐名欲然一咲東楊迎綺窗
虛敢華軒檢其泄波暖凝光精八龍雲篆隱不呈硬黃錯
落華是明珠中東馬藻軒鞠倚闌閣筆吟蕉拼藥王山空
啼曉鶯闌却芝田春不耕歸來山下枕樵荊倘竹笑花當
戶極樂嬉窗對非卿ゝ豈有人間兒女情ゝ朝雲外來霓
旌於笐高舉搖擒攘手把芙蓉朝玉京下視野馬喧蚊蝱
桃花亂落紅雨傾村童野叟走奧ゝ黃斑化作山石硬般
勤寄謝豫章城老鶴千年還一鳴

題胡學士長林書屋圖

螺川之東芙蓉樵長林一帶滄洲曲滄洲蕭瑟無氛埃垂
柳陰ゝ翠華森先生世胄忠簡家百年扣閣凌秋霞時積
詩書綿慶澤更閑攏龍栽桑麻豫章一隻出林樾六月清
風瀟蒼雪平生讀書不離楚有時乘興登高樓ゝ上看山
樓下酌故人詩句頻相酬閑來垂釣坐溪上亦有山花咲
相向流水消ゝ映碧沙白雲冉ゝ生青峰幽棲只說山林
好讀書肯向山林老伊尹耕莘說築岩致
君堯舜應須發翩然鳴佩登玉堂手披雲漢携天章黼補

造化妙莫當漣〻灑〻如虞唐幾回夢繞長林下脩竹千
竿千箇把釣來諧告歸滄洲流水依然山更幽鄉里兒童
呼爲丈不是當時司釣游松谷華亭滄洲上舊種庭槐日
應長例得詩書付子孫戲寫新圖寄遐想寄與槐陰忘歸
樂天自約香山社却待他年老綵衣

題王晉卿江山疊嶂圖

都尉平生饒高興書畫流傳兩清絕此圖點染出天機萬
疊千峰生夕霏秋江浪白秋風急碧樹依微空翠濕北渚
沙寒霜雁稀南岩煙樹歸舟集山人何如栗里翁松間石
上絕相從悠然笑別東林去溪外猶聞精舍鐘看圖不覺
幽興發渺渺秋光動林樾會須努力盡
王事他年歸之東湖月

題竹鶴圖爲金學士賦

吾聞畫鶴貴寫神此圖貌得青田真琅玕森〻洒蒼雪縞
衣皎〻離紅塵露下疏林涼影薄一聲清唳穿簾廓高人
枕簟小窗幽彷彿夢回驚月落高人自是仙之徒日弄綵
毫坐蓬壺玉堂晝永松篁靜時聞白鶴聲相呼歸來愛鶴
玩瀟碧虛窗秋生風淅〻飄然便欲挾坡仙相與翱翔遊
赤壁我昔桐溪結竹亭養鶴曾讀浮丘經仙都九老今寂
寞對此白髮徒星〻

題楊謙德墨竹

王郎潑墨寫錯刀滿堂陰森風雨號坐中賓客皆歎息一
葉一葉秋蕭騷恍如舟泊瀟湘浦湘娥泣血蒼蛟舞錦瑟
無聲暮色寒翠旌縹緲雲漫〻酒醒推蓬月初上恒消湘

水平如掌此君陽江呼不來至今令人勞夢想先生清白
世相傳苦節由來金石堅世上繁華俱不愛獨與此君同
歲年

題孔雀圖

有鳥〻〻名孔雀文彩光華動樺翟修頸昂〻翠羽翹大
尾斑〻金錯落由來麗質產南方丹山碧水多翱翔芭蕉
花開風正軟枇杷葉暗日初長忽聞都護啼一聲山中百
鳥皆不鳴松篁引領窺箏奏顧影徘徊舞翅輕炎荒暑熱
時多雨尾重低垂飛不舉一朝籠養近簾櫳可憐猶如美
人衣永嘉謝環善寫生畫圖貌得逼真清老眼摩挲石苔
紫渾似枇杷樹底行

雉雞圖

有禽〻〻曰華蟲錦衣繡翼紛蒙茸從來耿介出天性顧
盼矯然勇且雄山茶花開雪初霽竹光滿眼搖寒翠一聲
啼罷自梳翎石上雪花無數墜驍媒影絕虞羅休飲啄山
中得自由羽毛英麗從人羨爪距收藏不妄投待得春來
風日暖四野麥苗青茸〻桑下兒童總不驚飛來飛去樂
時清老我山林跡如掃題詩空對丹青好不學援琴作苦
吟漫想調羹躋壽考

錦雞圖

昔聞楚人不識鳳忽見山雞重購之我今畫圖寫生態羽
毛五色光陸離扶桑天雞啼一聲陽烏散彩天下晴此時
山雞亦出谷喔〻飛來耀林麓千岩萬壑含東風杏花吹
香春雪紅顧影徘徊自愛惜揭翹衛翅紛蒙茸竹上花間

日正高向陽吐絞垂花條呉綾蜀錦織不得戴勝偷眼鶯伯勞切莫臨溪照碧流對鏡逢人舞便休舞多目眩終顛仆世人空說韋公賦

白鷳圖

白鷳縞衣而玄裳白鷳身玄羽如霜斑々素飾襯紅頰一足起跂莓苔蒼黃赤葵開花照林總有向日之丹心山深絕無羅網入山禽幽棲謝羈鞦飲啄飛鳴得自由風泠々芳山大秋蕉郎賦感會稽遇李白詩就黃山求璞池水曉蠟桃熟時此紅顏凌鬢絲闌風臺樹月高低夜深曾伴青鸞宿高帝昔坐未央宮南越走獻凌雕籠聖明四海皆寧一嘉祥疊應無虛日

題梅鶯羅侍講賦

碧玉枝頭春一丈千花萬蕊森相向羅浮月落參正橫夢回酒醒氷紈輕姑仙飛遊瑤臺曉萼綠華來青鳳小々暗香隔斷世間塵玉簫吹動瓊枝影誰知傳岩有老翁平生心腸鐵石同一朝試展調羹手坐令宇宙生春風老眼看圖臨素縷陽和似得真消息呼兒把筆謾題詩他日流傳渾浪跡

四時詞

海棠睡足東風曉金爐香燼餘烟裊遊子傷春未得歸追綠遍天涯草錦屏闌暖樹交花清露流珠濕絳霞窗前有夢隨蝴蝶門外無人啼乳鴉

綠陰門巷垂青子庭院深沉凌燕語金縷鶯穿楊柳風白頭人臥芭蕉雨林中新笋已文如猶自階前有落花長卿多病心如雪開却平生書五車

銀河星淡流雲濕蒼苔露滴莎雞泣久客蕭條未授衣誰家搗練聲々急啼蟋驚聞過鴈低更堪烏鵲又爭棲援琴欲鼓清商調月冷風淒意轉迷

開遍梅花雪初落深寒尚覺貂裘薄紙帳偏宜白髮酣茶甌却被青娥譴閑來索咲對湯婆枕席相從年頗多莫怪老夫今冷落故衾猶是賜兜羅

閑砧短述

涼風嫋々天宇清寒蟬無聲促織鳴鄰家入夜動砧杵正是滿空秋月明々月高照雨初歇閑中白練新如雪總聞遠使客心驚々斷續更闌轉淒切老夫家息有賜忝授衣不起故園思即今幸逢太平世古來多奇邊城兒

續十二辰詩

颸風歎河々不乾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兎天漢々驪龍有珠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為累老馬何曾有角生羝羊觸藩徒恐懷莫咲楚人冠沐猴視雞空自老林丘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

寄虞都御史

今之副都古中丞寸草超然衆所稱清如金壺貯寒露皎如玉樹含春氷昔年錢塘作太守千里湖山歌杜母一琴一鶴鎮相隨籍々聲名在人口萬里秋空一鶚摶昂々風來動朝端胸中文史三冬足座上氷霜六月寒鶚來詩篇爛盈

軸錯落明珠閒清玉方斯丹鳳鳴朝陽豈比白駒在空谷嗟余才薄老蹉跎每愛新詩佳句多幾度相思不相見其如屋梁落月何」

三友圖為楊學士題

蒼山歲寒冰雪深草木搖落惟枯林黃鸝無聲幽谷凍誰歟伐木求知音青牛老翁羅浮仙此君心同鐵石堅千岩萬壑風烟滅直向山中徵冰雪夜來篝燈香茯苓還將錦瑟衆湘靈天寒翠袖酒力重於撫月落風泠〻覺來陡覺兩湖晚暗香春動苔枝幽禽鳴飛下五龍吟孤山千尺節瀟小日起閒籬欹鶴唳水光山色靜依〻高樓蕭瑟華陽遠短棹平安對曲歸平生不雜侵此熟勁節勞心共高潔圖画流傳學士家華堂一見真奇絕

題畫龍

神龍三十有六鱗變化莫測時為人欻然騰身入霄漢黑雲湧墨波翻銀阿香推車震天鼓不辭辛勤作霖雨田野茫〻長禾黍天下豈積慶有秋白叟黃童盡歌舞功成斂跡還故山萬壑千岩煙霧寒雲去雲來自舒卷從人寫入画圖看

抗雲樓」

會稽之山鬱峩峩若耶之水清揚波王家高樓入霄漢綠水青山佳致多看山長倚雕闌立衣袂不知空翠濕入窗瀟灑絕紅塵捲簾直放流雲入四時雲霧宿檐楹玉宇寥寥灝氣清手接北斗天樞近歌動銀河織女驚海波翻霞初日曉空明迴接扶桑表青鳥西飛呼不來瑤池坐見蟠桃小越王臺空啼鷓鴣范蠡扁舟隔五湖東山人去風流遠泰望兩家煙樹孤德祐平章遺白紫子孫流傳今七葉喬木陰〻世澤深文獻足徵光煜爚褐來從仕寓聞師詣我求賦新樓詩杜陵右臂偏枯久展卷長吟兩鬢絲

題秋江獨釣圖二首

放舟不向蘆花宿醉後獨持一竿竹青山兩岸暮猿深風蕭蕭湘水綠白鷗慣聽古滄浪息鷺却散隨波逐

右用柳子厚漁翁詩韻柳詩云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謂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真有奇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可愚謂必得二句庶趣遠而意足因題此圖漫及之耳

漁家幾世住林塘朝〻暮〻見鷺鷥蘆花雪暗門前路楓葉紅垂屋角霜黃〻柳籟吹清樾隱〻青山樹如髮烟開一棹度中流持竿獨釣秋江月

右用蘇養直清江曲韻

題胡庭燿畫

兩舟繫榜依林樾隔岸好山青一抹時〻舉網得新魚衣食無憂生計活朝〻賣魚收百錢烹鮮沽酒醉即眠蘭苕無烟風日美綠水滄溟漾青天蓬上收魚蓬底吁舉室讌諧雖歡咲想當開元全盛日漁家豈識租庸調百花爛熳曲江頭樓船簫鼓侍遨遊漁舟此地誠敵貴何不移去生處樂

江上載書圖

兩崖壁立懸空翠瀑布千尋落天際蕭蕭碧樹已驚秋矯
矯長松不知歲素練橫江清接天落霞流綺漾晴川灘蕪
杜若無人採秋鴈凄兒亦可憐有書不藏廬山麓有書不
載孫華穀都將萬卷付扁舟一如李愿歸盤谷西風日夜
吹瑤草流光冉冉催人老自少讀書今白頭抱疾守株空
潦倒有期不覺心苦辛蕭散深慚畫裏人
聖恩若許歸茆屋有書還教兒孫讀

居庸關

居庸關山蒼蒼山頭雉堞連雲長一夫臨關萬夫莫當古
稱秦關百二強何如居庸厭朔方氈裘編髮俱來王此時
正值天雨霜龍虎臺前沙草黃
天壽峨峨冠中央拜謁
三陵心孔傷恣恣佳氣浮蒼茫神遊不返涕泗滂天寒落
日照大荒飢鶻嘯風秋兎藏肩輿復度氷河傍僕夫顛淡
顏無光皮裘貂帽凍欲僵舉頭但見南鴈翔居庸關山蒼
蒼

還鄉行

東書辭
玉京乘傳從綠舟抗手別知己謝病歸林丘春日初暄時
雨霽舟舟揚帆芳草細萬里滄波赴海長一點青山與天
際回首蓬萊隔
帝鄉深懷恩遇非尋常九重金闕空遺夢一寸丹心祇自
傷忝竊榮名四十年素餐無補亦徒然野人只知芹子美
菲薄難登白玉筵自從卧病心如水却愛歸來花滿川入
門童稚牽衣喜一一從前問鄉里少者添丁壯者衰老者
丘荒多已矣山川不改色松竹應如故卜築向林泉穩道
安吾素杖榮漫言稽古力杜甫莫歎儒冠誤玉筍峯金牛
步青鞋布襪簪笏路

題畫

米老畫圖真絶俗淡來房山繼其蹤意匠經營入渺茫一
見令人豁心目秖今此圖作者誰筆意彷彿房山為層巒
日出翠浮欹深谷雨過雲生遲流泉涓涓落淺灘節堂六
月清風寒綠陰滿戶不受暑上有好鳥鳴閒關讀書長年
不知老白首為儒空潦倒下帷獨坐懶窺園落花只遣蒼
頭掃瓮中酒熟今朝開故人有約應須來無令行逕生青
苔有酒可斟書可讀於人不求貧亦足

盧山歌贈正安侍講汝由愈憲

鮮帆落星渚正對五老峯五老呼不起鮐背雲溶溶白雲
無心自舒卷雲端秀出青芙蓉香爐捧日聳雙劍瀑布倚
澗生長風昔年浪迹遊開先鑑潭十里松陰連讀書堂深
鎖空翠漱玉亭荒生碧蘚山人坐我展瑤席石上題名多
古跡我思古人欲見之後人視我今猶昔別後重來十七
年翔風三日同留連時時舉首候風色千里江湖浪拍天
歸來栗里思陶令高卧松巢愛謫仙嗟我懸車能幾月又
復趍朝向金闕君恩義重不可留白頭悲與西山別同舟
幸得黃叔度促膝清談忘旦暮買魚沽酒不論錢錦囊更
有新題句頻邀侍講來舟中酒酣擊節意氣雄劃然草書

忽揮灑筆势一揮飛鳥空人生如萍蓬嘉會良難得百年幾回開口咲須信光陰如過客明朝風止水無波一棹東猶宗别何處望洋羨佳氣多重来却尋水玉澗[illegible]和凝之牛背歌

驟雨戲作

颶風吹過雨如織黑雲壓空電飛急青山漏江煙霧深野水瀰漫新漲入忽聞身挺鱗甲稀變形潛蟄枯樹枝天書夜下霹靂迫忽龍走出樹鮮枝劈空挐雲捲江水瀧畝茫茫波浪起天公為民驅忽龍〻〻雖若田家喜龍兮〻〻爾勞慎勿辭歲豐民足爾乃無事遊天池

踏車行

低田已無水高田乾欲死北風暫歇復南風田頭日〻黃塵起朝踏車暮踏車朝暮踏車休怨嗟太歲在酉覓漿作酒田家五行其理或有可憐僧道行日中口誦經唄心忡忡青天雲黑雨將至翻然又被風吹去惟天聰明豈不念農三日甘霖天下乃豐迎神賽社村鼓鼕〻此時家〻扶醉翁白雲紅樹迷西東焉知閭閻由化工

短歌行

江村雨洗新秋出江上青山嶄落日蕭〻涼影下梧桐唧唧暗聲鳴蟋蟀却思年少攻讀書坐延爽氣入吾廬當時漫學屠龍技抱疾閑來真守株既不能為隴畝之耕夫又不能作烟波之釣徒獨携一枝節竹杖綠樹陰[illegible]時有魚秋來春去只如此徒有虛名在人耳玉笥山前好墓田何不歸歟空老矣

紅

雨中對雙燕

東風吹雨花冥〻雨中不聞啼鳥聲翩〻但見新歸燕春江浩蕩春水生門前泥滑不可步落花亂點蒼苔路雙燕㗸泥数往來〻〻只恐琴書污穿花掠水不辭頻巢成哺雛良苦辛衆雛長大各飛去茫〻雲路知何處人生世上亦辛勤紛紜擾攘忘朝昏何如向長了婚嫁一去名山無垢氛

燈蛾歎

睡鴨燒殘烟一縷桐花亂飄清明雨村居有核亦隨時脩以新蔬薦芳醑沉〻夜色入疎欞銀缸結花金粟〻有蟲翩〻撲紅燄飛去飛來不暫停此蟲趁光不知止須焚翅焦身乃已翻身竟墮蘭膏中汨沒須臾寧復起嗚呼負蝂不虛傳我亦因之戒貪鄙

歸田四時樂 效歐陽公作

自從辭家四十年鬢来華髮已盈顛玉笥山前有先業初因喪亂皆棄捐歛廢舊傍東湖曲城市塵埃常碌〻歸来卜築向江村茂樹清池貧亦足去時書冊獨蕭然今見兒孫繞膝前落花芳草春風裏策杖閑看人種田

布穀聲高時雨足田中水滿新秧綠麥穗黃時雉引雛桑葉稀來蚕上簇架上雕琹久不彈書笈堆床亦倦看鶯啼燕語清晝永竹簟徹展青琅玕博山烟細茶初熟午睡醒來聞啄木門前驚從忽傳呼驚起池塘雙屬玉

梧桐雨洗塵歎清涼入虛堂白苧輕床前月色明如畫酒醒夢回聞雁聲嘹〻西風芳草欲登山臨水傷離別我獨

C.

歸來守一丘閑看飛螢自明滅東皋南畝黍離〻好景從
來是此時清池露白芙蓉發碧樹霜黃橘柚垂
鄰翁相勸酒新漉家〻籬塲逕歲熟田頭雞犬自成群原
上牛羊還共牧桴鼓不聞烟火同青山遠近霜葉紅論文
時枉青雲士擊壤偶隨黃髮翁樹幸出囂塵外樂軒日
與梅花對子孫竊復荷
召恩老夫復游聊卒歲

題張真人雜吟為彭給事由賦

上清真人高丘發筆端變化多奇作清泉白石鏁烟霞果
壁丹崖臨江郭何人開道當翠微滿目山水含清暉不見
當年謝安石誰復載酒尋幽蹤老翁一棹依林樾投竿獨
釣寒江雪山中故人門巷深枉知予歡清興發金烏刷羽
扶桑晴江上青山開畫屏回送浮雲歸絕島坐延孤月來
滄溟仙家洞房夜不扃玉樓朱戶流霞青碧綺當窗孤鳳
語天風吹雨秋冥〻巘谷春寒深莫測谷中琅玕動蕭瑟
緬彼猗〻淇水深千載衛風昭德音鷓鴣無聲雷雨急湘
娥錦瑟烟中濕回首巫山十二峰竹枝歌斷行人泣銀河
一夜飛秋霜老樹蕭條秋葉黃枯槎上漢誰得見支機石
爛篩苔蒼棠棃枝重壓青〻子菰蒲露白蓮房紫一雙鸂鶒
何處來相對白頭照秋水蘋花搖蕩水行青江上鯉魚吹
浪腥釣取新鱸薦芳醑當筵不數五侯鯖滋蘭九畹蕙偏
多蕙多其如荊棘何騷人作賦不堪續洞庭日暮生微波
歲寒山空雪滿〻獨有梅花照晴昊西湖處士句新奇疎
影橫斜月中好真人奕世舊游從忽見新圖思乃翁飈輪

一去不復返東遊蓬瀛西閬風真人謁來善繼述乃知仙
才不世出仙岩宿負幾時償霧閣雲窗幽夢長錦袍給事
洋金門客索我題詩壯行色聲淺老眼洗新吟一樹梧桐秋
撼〻

晚涼步月

綠槐初謝花芙蓉葉已飛燈燕引雛急相將辭我歸伏暑
困如酒涼風忽吹衣陳其散寥廓明月照書幌芭蕉窗下
流螢入簾牛遂上莎雞泣入荒蕩〻清無塵獨望天河且
西立

月下聞郵卒吹小角

綠樹繞江郭槿花照籬落地偏無喧囂入夜更蕭索月出
海東頭飛光照林薄望仙亭中郵卒歸手把小角行且吹
夜靜時聞斷還續嗚〻徒爾驚鄰舟江城不見落梅花誰
辨衛公三十六

聞絡緯

白露下銀床梧桐一葉黃月華冷於水枕簟淨凝霜西家
籬上絲瓜蔓夜深絡緯聲〻急今年多雨蠶薄收窗下寒
機不成織

寫思

紅槿花開秋葉飛青山日落蟬聲悲美人娟〻隔河漢玉
佩明璫將遺誰別來歲久音塵絕徒有相思寄明月〻
照人不照心海枯石爛思轉深抱琴欲鼓無人聽掩抑冰
絃直至今

草書歌

懷素草書如行雲將軍揮洒下筆覩星河塗地孤月曉霹
靂破雨千岩春亞栖癡俗不足數壯士拔山真絶倫近來
學者失其真游然走絲繞紛紜

題李白月夜泛舟圖

夜郎長流無歸期得歸不受拱籠鸞采石江頭好山水鸕
鷀留連花滿枝幾回泛舟渦半渚星河浮空月當午醉披
宮錦倒芳樽何處有人歌白紵樽前對影成三人八荒蕩
蕩清無塵灧瀲杯邀月〻將落桂樹倒接波灔〻沉香亭前
昔聞宴獨鼓蘂萬花影鮮一時寫就清平詞白璧生蠅那
詩知自泛棄置不復道綠水青山空寄傲春去苔生沽酒
壚夜寒突按燒斗竈詩卷空留天地間騎鯨一去竟不還
君非瓊玉烟霞韜定在蓬萊齊鶴班馬蔥魂斷音塵絶終

古長庚光不滅一杯黃壤桃江邊至今猶照當時月

寄答馮員外敏兼簡尚書胡公

眼中之人吾已老馮郎俊逸聲名好珊瑚騰彩千仞淵圭
璋獻瑞五色纈昔年過從在直廬每有新詩多起予近聞
製作才華盛却念山林風月孤人生七十古亦少抱膝長
吟幾昏曉長卷無心理蠹魚鉤簾鎮日聞啼鳥過客稀疎
門半閉春風幽逕長營苔眼前無限開桃李松竹青〻手
自栽使者遠來傳尺素讀盡寒深冰雪涵目昏手痺倅難
書回緘莫訝來遲暮南宮宗伯我故人音信雖踈心獨親
燕閑接對如相問爲道蕭〻雪滿巾

二翁歎

一翁行年七十八背似槖駝頭少髮雨晴池上偶相逢揖
我依頭還結襪問翁此出往何方年〻行販走都邑問翁
何自苦如此爲言無兒身故忙翁今年老無官府又言有
孫當門戶昨夜縣帖遣催科侵晨持帖下鄉去平生逐末
不耕織力盡身疲爲衣食今年不似去年時血氣又枯行
步澁此去若鞾鞋復往只恐他鄉不得歸人生有身還有
累在家無兒固在外
一翁雖貧身尚强數年不見今還鄉奔波道路何爲者爲
人駕船走湖湘〻〻米穀賤如土〻人家急糴輸官府商人
得利不知止滿船又載新昌紙日夜行船不得休還〻換
船赴章秋〻〻留連竟不歸春來幾見落花飛今年里甲
頻催逋催得歸來頭盡白家中歲久償人錢庫且都還償
未得不如近處賣釵環長過一月又得還

四時吟三五七言

春禽鳴春雨晴門外落花急池邊芳草生故人高閣誰相
待童子小車空復情
白苧輕紈扇清艶疾同玄晏傳經非伏生綠陰滿堤紅塵
外獨自微吟獨自行
高雲涼清露瀼秋聲生遠樹月色滿虛堂賓鴻叫過滄洲
去綠綺陳來曲已忘
楓葉乾菊枝殘山林已揺落霜露不勝寒東風傳得春消
息一樹梅花雪裏看

七言絶句

題米元暉畫

江波日夜赴滄溟烟樹微茫島嶼青獨汎扁舟江海上信

知天地一浮萍

画舫虹流月滿空釣竿微颺一絲風烟波萬里秋無際還見三山碧海中

落霞秋水映長空千里江山入望中未觧虎頭丘壑意画圖那識米南宮」

題梅竹

雲母屏閒翡翠鋪水晶簾外玉嬋娟夜深吹徹玲瓏曲渾似孤山月下聽

寄李用初

秋風雞黍画楼東十載江湖一夢中見說三韓風俗好只令人物故鄉同

一簪華髮老秋霜遼海歸來逸興長夜雨燈前思舊處誰家玉笛似山陽

過太白墓謁遺像

古墓荒凉半野蒿丹青遺像識英豪當時唯有江心月曾照仙人舊錦袍

秋夜

金爐香燼翠烟收凉月蕭〻夜館幽夢破梧桐乾葉落誰家長笛倚高樓

中秋雨

黑雲低樹影沈〻銀箭金壺漏已深不見玉盤生夜海空聞黃葉下秋林

芭蕉葉上雨珊〻秋滿華堂燭影殘遙想瓊樓風露冷天[illegible]香不動羽衣閑

秋雨

客舍蕭條興味清練囊猶有讀書螢一簾細雨梧桐老閑寫劉郎陋室銘

鴈雲漠〻作秋陰水簟新涼夢不禁窓下草虫相和起一聲〻似伴愁吟

朝来白苧快新涼雨脚無情拂畫堂坐對紫薇花落盡何消一曲舞山香

過滹沱河

曉渡滹沱覺有霜白沙官道草茫〻秋深不見河氷合猶聽行人說漢光

白鴈

茫〻沙草朔風高一片孤飛句錦毛四野已無狐兔穴碧天空闊恣雲遨」

謁河内公墓

結纓不負升堂日厚祿何如負米時自古生民皆有死一抔黃壤令名垂

過開州

空將往事記前聞獨有萊公此策勲試問帝丘都不省殘碑只載鎮寧軍

過大名

古郡荒凉半水波昔賢名蹟亦何多沙丘望斷秋風冷荷芰飄摇满御河

過冀州

倦騎遲〻過信都滏渠霜落草先枯州人為說賢良吏古

有蘇章今豈無

過白溝河

往事悠々逐逝波幾多英傑此經過征驂斜日西風裏猶
聽行人說界河

桐溪四詠」

一溪流水碧於藍日暖溪花醉欲酣山鳥獨鳴人跡絕時
看瀑飛下烟嵐

溪上山光翠欲流雲邊泉落石岩幽千竿竹影都無暑一
路松聲已報秋

屋上青山々下泉溪頭流出碧涓々風清月冷虛堂夜時
有寒聲到枕邊

一夜溪風萬壑哀幾多黃葉覆蒼苔等閑只有寒梅樹冷
蕊疎花獨自開

題鄭侍講竹石

瑤影輕寒篠露青天風吹動鳳凰翎珊瑚影裏無塵跡月
色秋聲酒半醒

舟行晚詠

月出長河浪湧金船爽不怕夜寒侵鴈聲落處風初起兩
岸蘆花霜滿林

曹氏八詠為子榮侍講賦

九峯疊翠」

九朶芙蓉擁翠鬟捲簾相對綠雲閑更疑李白題詩去宛
在夕陽秋浦間

雙溪流水

一逕綠陰清杳々雙溪流水碧溶々如何画得溪中景花
映青山柳映橋

龍潭出雲

百頃澄潭細吐雲碧沙流水不生塵若為喚起龍行雨散
作千岩萬壑春

虎溪積雪

小々溪堂雪覆檐梅花枝上玉纖々山頭月落人初睡猛
虎一聲風滿簷

平湖夜月

湖上烟消一鏡平荇花風淡渚蒲青夜深獨有湖心月還
照當年學士亭

喬木春陰

喬木千章蔭碧溪春深門巷綠陰齊楊花雪落東風軟時
有幽禽自在啼

武城絃歌

當年精舍韻絃歌樂育菁莪雨露多共說故家文獻在金
鷄聲裏又登科

竺臺蘭若

石頭細路長蒼苔古木陰々寶刹開莫道山中無惠遠時
時人訪虎溪來

題共卽堂卷

翠袖天寒雪滿林幾回空咏白頭吟夜深獨有幽閨月照
見共姜一寸心

送陳宗顯致仕還鄉

一別桐鄕已十秋別來相憶思悠々至今烏石岡頭路並
轡多應夢裏遊
薰風拂水洪火斜五月輕舟定到家紈扇烏紗行樂處逢
人笑折石榴花
致仕歸來白髮明麻姑酒熟日頹傾醉時童稚相隨去擊
壤康衢有頌聲
題鄭山詩卷
寥々靈響遠盤空竹上流雲竹下風尖對城東無一事青
山幾處夕陽紅
過揚州
舊說揚州天下闊繁華如夢欲銷魂可憐杜牧多情思曾
向樽前問紫雲
月夜過鍾吾口號
兩岸虫聲夜轉多他鄕無奈月明何碧天萬里河流急倚
棹長吟一鴈過
下邳
日落長河野水昏青山遙望下邳門舟人謾說圯橋近黃
石于今廟尚存
上呂梁洪
亂石穿空叢浪驚烏犍百丈上洪輕扁舟載雨西風急試
問徐州一日程
細雨斜風拂画船々頭恠石起蒼烟仰看白浪排空下始
信河流遠自天
徐州十二詠

百步洪
九里山前百步洪河流如箭石當空黃頭伐鼓穿洪去宿
雨初收日影紅
戲馬臺（城南一里）
蓋世英雄酒一杯悲歌只使後人哀平生廢盡曾能技今
日空留戲馬臺
華佗墓（城南一里）
徒把金鍼事老瞞千年荒塚朔風寒後來枉郤神琳撤到
底西陵淚不乾
亞父塚（元將塚有光氣盜發塚得寶劍）（城南一里）
三尺青銅從寔知只因虹貫草萋々鴻門玉斗空如雪拂
袖歸來路已迷
向魋墓（城北二十里）
荒丘淺塚草斑々事在遺經不可刊石槨成來功已竭後
人有法說邪山
陵母墓（城西南一里）
匆々窓下取吳鈎使若星馳不肯留遂使鴻毛輕一死却
存馬鬣重千秋
子房墓（城北六十里）
辟穀何勞祿萬鍾功成志就却辭封分明古墓埋青草始
信空言托赤松
劉向墓（城北二里）
千年封事遺編在三尺荒丘宿草摧鴻寶浪傳誰見得藜
燈一去不重來

留城（張良所封之地城北百二十里）
偶然相遇圯神交多少奇謀勝六韜辟穀歸來應却掃如
何四皓又重勞
彭祖樓
錫封曾與大彭城千古傳來事不虛明月滿樓塵影息仙
人曾駕五雲車
燕子樓
妙舞清歌一夕休繁華銷盡綵雲收多情只有烏衣侶終
歲相看不下樓
黃樓
浩〻河流晝夜馳長懷太守築堤時當年賓客黃樓飲今
日荒涼讀斷碑
夜過汶上馬尚書墓
華表蒼〻立墓門百年翁仲至今存行人爲說尚書墓何
處流傳有子孫
東平道中
蛩
最
白雲飛盡碧天寒夾道青山馬上看鈴是動人愁思處
聲滿地葉聲乾
曉過穀城黃石公廟（今東阿縣北）
月落青山露氣清山頭巖石立崢嶸蕭條古廟無燈火惟
有雨風草木聲
題畫四首
青山千疊復萬疊碧樹前村連後村頻得松花酒初熟故
人相與欵柴門

碧沙流水漾清溪〻口時聞谷鳥啼兩岸好山明鏡裏扁
舟如在繪東西
遠山疊翠橫溪上流水浮花出石根時有漁舟來復去等
閑莫認作桃源
故園雨後西山萬壑千岩翠黛環今日看圖隔烟水西
風吹夢繞松關
過儀真
迎鑾驛前江水平落帆適攔暫休程人家兩岸垂楊樹時
有飛花拂酒觥
載得圖書滿画船傾壺況復酒如泉東風十里儀真路江
水江花亦可憐
南北飄檣會此津滿江簫鼓載陽春相逢盡是他鄉客莫
厭樽前勸酒頻
重過揚州
百丈牽江夜未休那知夢裏過揚州春風二月蕃釐觀不
爲瓊花一少留
雷塘
吳公臺下是雷塘望斷春山碧草長却笑相逢追往事樽
前猶說舞腰傷（煬帝聞張麗華事見大業拾遺記）
召伯壩
召伯津頭江水斜茅茨竹裏有人家當年謝傳甘棠樹今
日春風野草花
渺〻湖田草半青鷺鷥風裏立亭〻忽驚船上金鉦發飛
過春山點画屏

過邦溝

春草萋〻春水流行人此日過邦溝想得都城車駕發五雲繚繞護宸旒

重過戲馬臺（在徐州）

拔山力盡楚聲哀戲馬千年尚有臺若使後人傷往事何妨更醉菊花杯

放鶴亭（在徐州石佛山）

昔者高亭石佛山只今煙暝鳥聲閑千年白鶴歸何處惟有文章落世間

隱〻青山曉霧開望中誰識有亭臺山人一去無消息空想仙翁看鶴来

題竹

一雙琅玕勢千尺滿壁清風動幽室坡翁老可不復見夢入篔簹秋瑟〻

不受紅塵半點侵月中時聽鳳孤吟潯陽望斷蘭旌遠錦瑟一彈秋滿林

題子昂書嵇康絶交書

飄〻絶俗嵇中散咄〻逼人王右軍書罷瀟然無一事鷗波亭上看晴雲

題一片秋意圖二首

嫋〻西風生夕波蕭〻碧樹得秋多潘郎未就閑居賦白髮添来奈爾何

欲擧芙蓉上采舟浦雲煙樹濕滄洲眼中秖覺秋光好何事騷人都怨秋

月

士

舟中縱目二首

秋來蕭〻弄晚晴朔風吹起鴈行驚牛羊滿野無人問盛世中原見太平

長河不斷送行舟百丈遥牽晩未休望盡天涯秋一色蓼花蘆葉水悠〻

棹歌

一灣〻復一灣河流百折皆迴環歸舟盡日[illegible]中去只見黄蘆不見山

下第新成胡學士以詩見寄就韻奉答三首

老来消處作顛庵容膝何妨小似龕終日掩關人跡少絶無雄辯與高談

小〻茅齋不厭低頻来乳燕欲啣泥亦知階下難旋馬肯向雲中學養雞

百尺高槐連禁苑絶勝花竹下郊居時將前輩列頻題句容裏官閑懶著書

題鳴鳩拂羽圖

日暖風喧淚竹斑鳴鳩拂羽樹林閑眼中正是春光好喚雨呼晴莫等閑

題故元端本堂殿臣王熙臨宋徽宗雪鴈圖

端本堂中酒未銷侍臣圖畫寫前朝豈知夜半征車發雪落沙場鴈影遥

聞楊學士奇卧病賦詩寄簡十首

昔年我病公南去公病今令我北思悵望停雲千里隔竹

窓樽酒負佳期
東里先生懶著書新栽花竹似郊居病来對客無談咲塵
尾高懸室自虛
近見緘書到玉堂忽聞伏枕意難忘形容不是緣詩瘦坐
卧多因愛竹涼
詞垣罷直已多時窓户流塵生硯池事業到頭須努力年
過五十未應衰
見說新来坐不眠重屏閑暖擁青氊但開予敬歌桃葉豈
有楊枝伴樂天
不見堂前雀送鱣只開幽室藥頻煎愁人亦有方堪寄却
恐桓侯笑未然
聞道維摩両欲焦他鄉相憶客魂消亦知松栢蒼々色縱
使經霜未肯凋
先生何事最關情人道如今太瘦生故舊年来多老大題
詩不覺淚縱橫
看々臘盡又逢春想見春来氣象新造物小児徒自苦先
生已辦逐儺人
昔年染翰共承、
恩今日青雲憶故々両鬢蕭々空自老不才未有報涓塵
松鶴閣為師侍郎賦
玉雪森々披羽毛一聲清唳入雲高翛然獨步長松下曾
載仙人醉碧桃
梅雪金雞閣
暗香疎蘂曉凄迷正是山中雪漲溪咿喔一聲紅日上滿
林驚起泉禽栖
題明秀楼
江流一碧際長空江上青山秀色重幾度高楼讀、書罷畫
闌秋水看芙蓉
紫霞碧樹繞滄洲滿目江山入畫楼想得楼中賓客散携
琴還載木蘭舟
己亥人日是日壬子上表賀海平二首
風不鳴條海不驚千官拜表雪初晴人々共說逢壬子預
喜豐年應太平
三日東風淑氣生謳歌簫鼓滿都城亦知客裏春盟好還
憶西江七寶羹
題師侍郎畫四首
紅白山花相暎開山中逕路久無媒老翁不是看花客只
共扁舟載鶴来
幾樹垂楊覆水亭雙々白鳥度雲屏飄然一棹来相訪正
是山人午睡醒
遥看瀑布落寒青野服烏巾自在行好似匡廬讀書處滿
林紅葉夜猨聲
千山萬壑凍無聲一棹衷猶溪上行興盡歸来卿莫咲多
情何似不留情
題平林烟雨閣二首
昔從三泖載舟還風起湖心煙滿山白鳥滄波春浩々暗
紅垂緑雨斑々
舊游長憶在餘干幾對琵琶煙雨寒白髮無情人易老畫

中渾似夢中看

送胡文善還金華二首

蚤登科第入詞垣謁告南歸又拜恩莫向雙溪看明月白雲深處有丘園

都門三月柳垂絲歌徹桃夭賦遠歸想得到家春似錦英營孔雀欄生輝

都門三月柳垂絲知品

題許由棄瓢圖

先生高致出塵寰爵祿當時不可邀但使此心如止水當年何必棄瓢瓢

送朱孟德還寧夏五首

擔簦負笈出西陲兩夢金門射策時今日淒涼歌陟屺客窗清淚只空垂

天涯望斷白雲飛洒淚那能賦式微澗路楊花春欲暮不堪飛雪點麻衣

念子相從今幾年歲寒能守舊青氈揚雄已老侯芭去獨立春風思惘然

匹馬征衫西入秦行人何處最銷魂夜聽青澗城邊雨曉望烏崳山上雲

官道風清雨歇時青山如黛柳如絲丈夫不洒離群淚無柰于今我已衰

題郭文通溪莊二首

千尺長松山館清小橋流水淨無聲落花啼鳥春風後野服烏巾獨自行

天際樓臺望欲迷青山雨過綠陰齊商人載酒遊何處不是那溪即別溪

題梅二首

冷蕊疏花雪半乾溪風嶺月共盤桓不隨桃李爭春色獨向山林守歲寒

平生雅操冰霜潔一寸芳心鐵石堅莫咲根株空老大年年開向百花先

題龔竹鄉手卷詩并序

故宋尚書吏部侍郎竹鄉龔公墓銘一卷乃廬陵鄧中齋所撰其清風偉節具載誌銘獨念自喪亂之來鄉人文獻故家零落無幾公之孫與賢當兵塵澒洞之際寶藏斯銘若勅若公之所為詩文凡若干臨終分畀子務且曰不獨守斯文而不失尚當思繼其志紹其業乃為賢子孫其視世之分金帛委姪受者賢不肖為何如今與賢之孫鍵字子諫由科第發身仕至給事中才且賢他日所就未易涯量持此卷求題詩以紀其實云公名昇字子懽宋理宗朝進士竹鄉其別號也

其一

當年擢擬佐湖湘蓮幕風清化日長從此飛騰霄漢近羽儀光采姓名香

其二

郎官花縣鳴琴日御史蘭臺袖簡時惟覺繡闈心如水白日青天事不欺（袖簡謂彈留夢炎）

其三

五馬庭前列繡鞍桃花流水興漫漫七松閑甘露何誰採松

下芝英只獨看（竹卿知常德有甘露芝艸之瑞）

其四
胡騎南來國事休錢塘王氣一時收英雄多少風塵隔豈
獨文山志不酬

其五
萬里間關赴行在天官聊復拜崖山當時空有虞淵志龍
去滄溟竟不還

其六
黃楊山深風露涼徙步歸來閉草堂閉門讀書人事絕澹
遠閣中荷芰香

其七
華表蒼烟鎖墓田竹卿喬木尚依然承家幸有賢孫子翰
墨流傳過百年

閱古作寄簡子啓八首
讌壇莫咲應傾老旦故長兵接短兵批亢擣虛聊復爾堂
堂正〻鬼神驚

不施雕琢貴天然綺靡猶慚泰始前到得雨風塵土盡笑
蓉秋水淨涓〻

聲律精嚴格調難更兼詞氣有波瀾性情吟咏隨時見雕
琢何須刻肺肝

險怪雕鎪閒駭人何如平淡見天真若教查滓消融盡自
是氷壺不染塵

鳳語梧桐鶴唳松龍吟秋水月當空夜深雲響生銀漢都
付奚囊詠不窮

李杜詩篇今古豪只緣體裁具風騷崑崙萬折歸滄海到
底方知出處高

人愛新奇學晚唐弊貪猶謂作於涼若驅纖巧還純古蘇
李當年獨擅場

句戀清奇體益卑辭工靡敝氣還萎要知玉振金聲變廣
樂鈞天萬舞時

戲作次藥名十首
老樹兜絲猶獨活破窗故紙豈防風不聞海馬肥羊霍只
恐牽牛踏鹿葱

碧雲丹砂空想望天門遠志竟蹉跎紅娘不見當歸容老
却菖蒲半夏過

鐘乳岩前石燕飛空青谷裏麝香肥琅玕芝草應難覓蘑
菌薔薇露滿衣

商陸幾年莨蕩子車前馬動知回鄉預知已有宜男兆夜
合頻燒安息香

芙蓉露白菊花黃枸杞霜晴橘葉香金線重樓人不見景
天海月夜茫〻

蚯蚓結來成百合海羊開處即蝎牛莫認夏枯為益母須
知萱草解忘憂

蒼耳蕤遙尋馬勃桂花香裏取蟾酥虎頭蝎尾須知避苦
酒酸漿不用沽

休把天仙同鼠婦可憐地錦雜蛇銜山頭黃蘗心知若井
底青鹽味更醎

若乃苦

憶別瓊筵蘇合香忍將昆布作衣裳梧桐淚落渾如雨躑

獨花開空斷腸

香殘薰陸留雲毋凍結瓊枝勝水晶海蛤羊蹄都謝却不貪五味谷神清

題曹編脩節山攬秀圖四首

松陵 草

茅句金之山嶜嵯峨獨倚高樓攬秀多節若來龍上天去芝艸琅玕奈爾何

千仞芙蓉秀入天絲〻空翠落簾前山人無事來相訪仙浮黃庭內景篇

霧閣雲窗隔杳冥華陽深處有金經山中楊許今何在多少殘碑斷蘚青

風生岩壑度松聲百尺樓頭月正明萬物忘來心似水白雲何事獨閒情

題畫龍

曾將一寸滄溟（溟）水化作甘霖遍九垓捲甲歸來能幾日又隨煙霧上蓬萊

頤庵文選

卷下終